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九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EB 18/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九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九一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紀善錄一卷

〔明〕杜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一

三家世典一卷

〔明〕郭勛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九

淮郡文獻志二十六卷補遺一卷

〔明〕潘瑱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四年淮安府刻本

二八

金華先民傳十卷

〔明〕應廷育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鈔本

五七二

紀善錄一卷

〔明〕杜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紀善錄一

卷》提要

紀善錄

吳門杜瑀

黃采字宗素蘇之嘉定人由監生任兗州府知府永樂末山東唐賽兒作耗被提將置極典采謂其僚佐曰此照卷收人尔曹皆可易去某獨當之但令子弟一人相隨以收吾骨歸先壟幸也既而蒙宥復官闕五年而令終

王幹澤州陽城縣人洪武間由監生錄囚除刑部主事陸兩湖益運司同知泊益得府嘗諭屬吏曰賈人於天涯海角運米入倉以求利不亦勞苦之甚乎

庸可以不中者報之幹平生與取一介不可飲食亦不妄食子弟亦不許妄食人之食後被誣繫獄吏將置之以贓罪案成幹書枉字於其下受榜掠終不服認既又得運土石之役幹自負荷人或俾令其子弟代之幹曰子弟未受吾富貴安可以勞苦及之或俾卑隸幹曰非其罪也卒自竟其役平居以禮律已妻妾視之若嚴君焉其澹泊惡貪漬雖遭困繫志節不少挫終于思南府同知

陳氏女名年二十聰惠知書其父良紹卒親長欲以乘喪嫁之女曰死者何人而欲吾膏沐衣綺乎衆慙

而退其居父喪猶能哀禮事在正統四年

吳山僧勝善庵號知幻道人讀書能詩善行草平生能揚人之善如云某有某德某有某才未嘗一語及人之短海虞陳符原錫亦不言人之短殆與此僧無異

吳僧瑋伯瑩嘗主雙逕退居蘇城萬壽寺杜經歷以銀三十兩寄其處經歷死瑋訪其子曰師正付之

吳僧墳大章居南禪寺鄉人褚中行以金銀等若干寓托而守行坐事家破身死子德淵成永平墳不遠三千里負其物抵成所付之千得泉之女許贅徐景仁未婚

而景仁劓景仁之父以其子殘廢欲已其婚得泉甚悅其女不從曰彼初非殘者竟成婚事夫甚謹後數年景仁以前事例成雲南其弟千祿謂曰若也適可免否則死萬里矣于氏曰此奚難遂自經

吳人金德孺先生之女名淑寧年二十又二嫁禮部員外郎張槩槩得罪吏具辭將寘于法淑寧聞之曰吾雖歸張未及暮月義不可使夫獨死謂死于夫死之後孰若死於夫未死之前使其無疑憾于地遂經後三日槩得省葬婦於先隴事在洪武十九年

王叔英詩人生宇宙間所貴大節全為子在祇順為臣必

恭度嗟予事君父省身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

相纏泄痢徹晨夕藥石瘳非痊賓朋具球美對之不能

咽意者造化仁有命歸九泉曾聞古夷齊餓死首陽巔

周粟豈不嘉所見諒有偏高蹤逸難繼偶似無足傳千

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叔英字元米黃岩人任為漢陽

知縣一言一動不愧古人縣境旱陳詞禱於山川與神約

一日不雨則減一饒二日不雨則減二饒三日不雨則立以

待神顯戮夜則寤苦枕塊於齋宮二日果大雨壬午歲作

此詩自經死蓋托疾而隱其迹如泰伯採藥之意云聞之陽仲舉

潘純字粹中長洲人由監生拜監察御史永樂中居北

京娶穆氏為妾穆氏之祖前都督父指揮使兄千戶皆

不知其有妻於蘇也即而妻黃氏自蘇至純懼館於別

宅亦不知其有穆也越五日穆氏知之具鞋帕之儀執妹

禮以見禮意甚勤妻曰吾初不知有汝也吾自有子婦

在蘇家有庄田生計吾當還矣汝其善事君子乃以

以珠 兄弟皆曰吾家女不與若為妾將論純而歸女

女曰不可吾既事人庸可易也乃以禮諭其父母其黃

氏又女禮事穆氏之母母感動遂和好如一後純改信

知縣二室同處一十六年始終無間黃得疾穆侍疾甚

勞及卒哭之哀致成心痛疾

彭烈婦諱慶字宜君姓鄭氏崑山鄭有林之女年十八而嫁期年而夫彭餘闕疾再期而夫死其侍疾甚勞哭夫甚哀後夫六日竟付屋後之地而死其事在正統八年十月

蘇州府通判陳信字履信杭州人先任大理評事轉兵馬指揮陸今職在任二年有惠政廉而公直正統十一年年六十又乞老致事蘇之富人以重贖追送一毫無所取而其實貧予有詩送之曰力辭榮祿賦歸田又却蘇民餽贖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吳城西士人張文綱年二十九而卒未死時謂其友朱明仲曰吾死不恨而吾妻貧不能守但得白金三兩可為絲線經營足矣明仲隨與其銀納文綱懷中遂氣絕

顧德華吳人也洪武中以富戶實京師居儀鳳門生長女曰婉字 贅婿陸某相處有賓敬不二年夫卒喪畢父母嘗其志文曰事夫言有再乎淚雨下父母亦泣不能休遂不復言居父家極盡孝道保養孤姪猶有恩年五十二其居為隣火所燼父結小屋居之父尋卒其他欲迎養焉女曰吾生於斯豈宜他哉有死而已越十日而卒事在正統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長洲人卓氏之女諱清字永潔既笄適同里士人徐宣洪武壬午宣卒清年二十有一遺孤男女二人越二載其孤盡死清矢志守義其操益堅既而舅姑皆歿盡孝道母疾篤巫醫無所效清焚香密室額天割股作糜以進母母食而甘疾遂愈母年八十而終猶盡哀人稱節孝之婦云

洪武中嘉定縣民三人其一姓黃其二姓吳姓其同未郡中輸稅絲至通閩坊茶肆飲茶見肆中卓上有小包裹捫之有物知其為他人所遺者乃坐良久須其人至已果有老嫗蒼黃而來云有金首飾數種皆他人之物吾賣婆也吾何以償弟有死耳三人詢其數而還之嫗願其二償馬三人者意却之

松江上海縣民徐文通妻陳氏嫁五十七日而文通死越三日陳自經有司上其事正統三年旌表門閭

天台李讓字居定為蘇州府學訓導廉介異於流俗其弟子贄見之禮一皆不受而於束修止納其富者於貧者反與之錢米以勉其學有弟子莫鉉以不受其贄取古人畫時苗圃求揚尚書仲舉題咏其上以贈之讓曰苟如此使我為市名矣竟拒之但錫揚公之詩而已秋滿即出外舍而居其父茂弘任考功員外郎一塵

不緇未老致仕蓋有家法云

吳人姜公實同知汝州時有部民陽某者居其父復初之喪廬墓三年衰經日不去身三年不茹葷血不爐不茹不澡浴日擔土加墻備受哀苦其妻憐而省之大罵而逐鄉人高其行者或饋之粟拒而不納惟許家僮送米新則臬王清字一寧臨清衛指揮請書能詩有文武才正統間以大臣薦陞都指揮備倭廣東十四年剿賊王蕭養作亂朝廷命安鄉伯將兵誅之安鄉初得一捷大肆貪婪船載賄賂船重黏沙以為賊所殺初清諫安鄉宜從山路賊不知我虛實安鄉以昧故不從卒以取敗賊執清曰公賢者吾不敢加害公能使廣東開城門足矣清許諾乃以書射城中使民固守賊且退賊惡之遂遇害賊退城民百萬獲全

蘇人趙廷珪洪武末以閩右居京其子大子婦有遺腹子曰俊字以能至孝能順適乃祖之意祖年七十餘怡怡而樂可謂順孫矣司留務者遇有不仁之人則曰汝何不學趙俊南京之人則直稱為趙孝子云

華公懌南齊孝子實之後自常徙長洲下維濱為人重厚長者有李姓者以胡椒一畧為寄謂其沉重藏之密所其人死其子來謁公懌問曰得無取若公懌所

寄乎答曰無所事也取出付之封記宛然及剖其封中黃金八兩銀二十兩其子不敢取懌再三勉慰乃受之楊先生壽字仲舉吳縣人隨元成湖廣以訓蒙為業修身謹行號旃顏生言動不妄與物無競隣人蓋屋以簷水滴其家家人欲與之論先生曰曷多雨少何足較也狂士有罵之者先生若不聞傍人皆怒先生徐曰世豈無同姓名之人乎自是人感其德無敢慢焉里婦有憤爭者聞先生過其里輒散去曰我何面見楊師父耶其德化人如此

仁宗皇帝聞其賢遣使驛召之授翰林編脩居北京時先生所乘驢善鳴一日令人急驚之家人問其故先生曰隔壁某官老而得子恐驚之殘疾也壽八十有五終禮部尚書子為吳縣主簿

工部侍郎羅汝敬奉使江南看詳蘇郡糧稅之重計二百八十餘萬石天下之田糧皆無此者蘇民輸納轉運不勝其困官府止存虛數而實未嘗充足遂奏請于朝減糧三分計減七十萬石以紓民困戶部移文復征前數知府况鍾復奏之奏詞有失信於民之語

朝廷乃許民力稍寬者二十餘年矣然猶有困苦於其中者蓋富者多五升輕田貧者皆重額雖減三分尚

多輕額教倍景泰初都御史陳泰來撫蘇常等郡
得以便宜從事乃以五升倍之重額者止收平米而又
不虧原教官民兩便易於經收富者亦不之怨天順
元年都御史李秉代之一遵其法今永為定制矣

沈順昌吳縣人少孤母氏守節保養順昌奉母至孝
家雖貧母衣食皆如意母卒再暮之內日携飯抵墓
所哭盡哀而返衰裳不脫破碎如鶻顏憔悴見者為
之改容

吳縣字公度鄞縣人福建布政吳福之嫡長子也母烏
氏夫人沒奉庶母張氏孝謹撫庶弟三人皆交愛三弟

驕縱張不之禁反害憲憲愈孝謹既而以新營之
宅與其弟而自居弊廬張復逐之促外間民屋而居
焉予嘗有詩贈之人皆以為老舜今日重逢薛侍
中持此盛心行事業前程萬里自亨通士林傳誦以
為美事未幾受薦授高郵州儒學訓導今其三弟
日貧所占新宅已屬他姓憲復却縮俸給亦少津潤焉
汪許字清夫陝西人由進士累遷戶部郎中用薦為
蘇郡太守郡有小偷守與錢二千俾之改行為生郡人
以為貴盜賊飢饉設鬻食之郡人以為不能飽而益死
民意小盜與錢如漢王烈與盜者布後能改行之類

往往有之儒者之也初未故時飢民相聚行將
劫富家既聞施粥遂已使無此舉其禍有不可言
者豈但死一二哉郡人之尤汪守者事未之思耳

長洲縣丞劉幹懷慶人治縣愛民如子而惟恐傷
之民亦不忍欺也日給之外分毫入秩滿改他邑
長洲之民赴京請復本任幹復來清修邑甚維得
疾日夜以民事為念人為求醫藥禱祀無虛日
終不愈民哭之哀柩歸之後收其衣冠葬虎
丘之東題

曰劉公塚金山衛指揮王子奇其先合肥人
事母至孝人稱為王孝子母有疾子奇吞有
其痰即愈母卒再暮之內苦塊從事冬不絮
夏不扇後遇期日必流涕平生素行堅如鐵
石一介不取諸人遷都指揮總戎福建凡閩
地所產荔枝礪黃等味皆不食曰吾母未嘗
得食此味吾不忍食也子奇初未有子夫人劉
氏欲以婢妾侍之為嗣計子奇不納竟使之
有家厥後買一女為事子奇外至詢其父為
金千戶患難故表而遷之其在軍與士卒同
甘苦公暇接士大夫好讀書手不釋卷其恤

孤貧葬極艱掩骼汲汲不暇行海遇風賦詩曰我心如有愧天意肯相饒又曰料得老天

知我又須臾風霧自然開既而果無事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為御史出巡貴州得代而還例言三司得失其都司官以黃金若干兩於人迹不到之處追而送之訥不啓其封作詩題其上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難若有賊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後以副都御史致仕年九十而終

馬致安其先西域人致安生中國讀聖人之

書用變夷俗遂不忌猪犬等肉訓蒙自給貧不能取儻弊廬而獨處隣之嫠婦莫夜扣門即之致安曰汝為士人妻今則未亡矣乃不自檢如此又欲浣我潔士手而况吾與尔藁砧為交乎堅扞其戶隣婦慙而去

長洲人沈勝五無子以連襟之子孟達為嗣改姓沈名伯剛奉父至孝洪武中勝五年老以連坐當誅伯剛請伐之父不許強代之同類二十人皆致極典伯剛年十七

太祖憫其少而問故伯剛以年老對賢其孝

而宥之居伯剛年七十有五而卒其子浩今復孟氏云

吏部郎中陳銑溫之樂清人正統末嘗使朝鮮其國王贈以珍玩奇貨巧奪人目者不可勝數其價直不但金千兩計而銑固卻之一毫無所取而還

常熟人張有定稱其鄉貧人陸氏以吹笛為

其妻田家女也陸久病不痊親友無一人肯

闖其門者乃歸父母家求升斗之粟而還其

夫已外死矣哭之甚哀乃具羹飯祭之遂自

徑死於夫屍之傍

蕘水東顧氏女父母早亡鞠於叔父初許嫁

王氏未及醮而夫死誓不再適叔父以其年

少不之信復許嫁徐氏擇日畢姻叔逼之行

不得已至其家謂徐氏子曰我非尔婦乃故

王郎妻也竟不肯成禮徐生義之不敢強至

夕遂盜死既視其尸則通身纏束甚固原其

意蓋恐其既死之后無以明故也

長洲縣五都小民錢海以撐船為業天順二

年五月初六日裝載太倉人徐棊來蘇既登

岸遺金銀首飾數種於舟中徐方驚駭計無所出忽錢海馳至奉其首飾如教還之因問其姓名縣里而稱其德於人人云

陳符字原錫海虞人少從吳山吳文度先生學先歿無子原錫臨其喪盡哀葬祭之如禮養文度之妻以壽終葬亦如之每歲登隴凡五十年

袁政字文理吳縣人湘陰縣典史有善政用夏尚書原吉薦陞遂安縣令未朞築宿於驛亭夢小兒數十輩皆血淋漓者挽縣令之衣

堯諸問父老荅云此邑人家生女不舉恐為貲裝故也乃下令嚴禁之后邑人所生之女皆名曰袁留云

尤安禮字文度蘇人少與同邑陳文學俱為庠生交甚密洪武末文學以考察當遠戍臨行泣謂文度曰吾此行必不生還吾妻吳氏必不能守我有幼女將何所托乎文度荅曰安禮在母以此為憂也吾有子當妻之未幾果死於戍而吳氏克保其孤文度無子以第文節之子遂娶文學之女將成禮而其女有

疾弟不可文度怒曰吾豈食言於死友耶卒娶之生育男女奉其外祖母以壽終文度由教官歷兵部車駕司郎中遷貴州布政司參議致仕終于家

徐德用洞庭人與吳城周宗禮交好宗禮携其子尚行貨湖湘不幸父子皆死于客携厝江邊無有歸其骨者德用必欲歸之舟人曰死骨凶穢蛟龍所憎凡過江湖則有覆溺之患德用不惑其說卒歸之而舟亦無恙俾得還葬先隴

吳邑人王璠王琳兄弟早孤奉母黃氏孝謹母守節不嫁而性恠嚴璠婦不當其意必逐之而后已未幾子婦皆死琳娶而黃復惡之備極凌虐琳順丹志亦復逐焉母子二人欣欣以屈不欲再娶迨母年九十而卒而隣老不能娶矣不敢怨其母

正統戊辰之歲盜起南閩蔓延于括蔡氏避難東岩賊逃若羣殺人將汚蔡婦曰吳曰王相繼投火死于為作詩云潘氏積薪聞百世閨妻自燦表千年

蘇城織染局匠李伯順之姪李茂四歲而失
怙恃叔撫之成人茂篤孝敬一日伯順病將
死醫巫不能救茂於密室操刀破膺下三寸
許以三指探心而出剖心肉如小指大一塊
復納於內用香灰封其創乃以心肉和猪肉
煮之叔食而甘疾遂愈茂亦無恙但面色黃
瘦而已茂亦未嘗學問故為人所不能為之
事夫人苟傷內膜者即死况邵心傷損者乎
然卒不死者得非由鬼神護持也乎然雖不
可為訓亦可以敦薄俗哉

紀善錄 終

紀善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杜瓊撰瓊字用嘉吳縣人以孝聞知府况鍾兩
薦之固辭不出自號鹿冠老人是書皆載吳中循
吏先賢其婦女有操行可紀者亦並見焉自洪武
迄正統凡四十人蓋隨所見聞錄之故多節取一
事不為全傳亦表微闡幽之意也

三家世典一卷

〔明〕郭勛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家世典

一卷》提要

三家世典序

國朝典故四十三

三家者開國勛臣追封中山王謚武寧魏國徐公達追封黔寧王謚毅靖黔國沐公英追封營國公謚威襄武定侯郭公英之家也世典者輯其世緒歷履勲伐遺遺本末為一編以貽其世者也輯之者今總鎮兩廣武定嗣侯太保郭公勛也一清嘗竊觀我

太祖高皇帝之諭勳臣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功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群策畢舉所以克其大勲肇啓隆祚大哉

皇言斯其至矣粵自

天厭胡德我

太祖應運挺生奮神武之威志除開闢以來非常之大禍天復生英傑瑰奇之士以左右之用能廓清寰宇建立開闢以來非常之大功今鳳陽

帝鄉也佐命之臣胥此焉出三家其尤卓卓者耳計當時剖符分券爵上公位徹侯者亡慮數十人其間以罪黜奪及絕而不續多矣而勳爵世繼享貴盛安榮之福於百六十年之久引之無替若魏黔武定三公者復何人哉我

聖祖保全功臣至仁大德三公創造之難垂裕之善為其後

人者皆不可以不悉此家與之所由轉也古謂經之以將者
曰智曰信曰勇曰嚴而仁實貫乎其中然三代而下以
名將表見於世者若漢鄧禹唐郭子儀宋曹彬穆存
仁恕不妄殺戮故其徇獨昌自餘專事攻伐刈人如草
菅食憐之報不于其身必于其子若孫矣稽之傳記武
率師有紀律所過推恩郵民進取元都號令士卒無得
侵擾居人安堵市肆不易昭靖之入雲南秋毫無犯其
留鎮也定貢稅均力役興學校脩水利開屯田百萬頃
恩惠並施至于今賴之歲衰攻克州郡必禁擄掠或殺降
其鎮河南後輯流亡鎮北平開示誠款以安反側夫三公
皆有不嗜殺人之仁其忠政與勳烈心並著昔人所稱
不獨可將蓋可相者蓋無愧焉豈徒奔奏禦侮擅
摧鋒陷堅之長於鋒刃天石間所可擬倫傳曰仁者必
有後其子孫之多賢為

朝廷虎臣為四方良翰河山帶礪之明與國同休乃天道報
施之長非倖致偶得者也太保公書來請序予謂三
公勳烈之盛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能言之而其完心之仁
及人之惠或未及致詳也故特著之以詔其後之人俾
家法世守焉太保公才畧器業儼有祖風是典之輯足
知其所守所存矣

正德乙亥正月上元吉旦先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兼經筵官石滌揚一清序
又
帝王乘運而起必有命世之才為之運籌獻計開拓攻取
故動輒如意而大業以成何也蓋君能擇臣臣能識
主
主風雲魚水際會一時用力少而收效衆理固然也經曰
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傳曰五百年必有王者
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真主不出世名臣不常有虞周之
盛而倚以成治者數人此又見明良會合之難也洪惟
我
太祖高皇帝以天授之聖不階寸土不藉一民憤辮髮左
衽之俗奮跡淮甸一時名將虎臣雲合景從東征西討
所向無前故削平僭偽逐胡君而北之創萬萬年無
疆之業即而論功行賞所謂名將虎臣若魏國徐公
達然寧沐公英武定郭公英皆爵上公位列侯聲光
流顯傳世無極嗟夫世之論者以謂漢高帝以一亭
長間關戎馬不數年而成帝業與我

聖祖規模畧類余則以為不然漢高取天下於秦六國或以夷狄畜之實非夷狄也雖華苛法除弊政亦數亂反正之常若元以北胡入據中國撤羊夷之大防倒冠履之大分變亂之慘開關以來未有而我

聖祖起而整頓之驅犬羊而熄腥羶綱常復振人道以立而天下耳目一新漢高誠不能彷彿而徐沐郭三公世有稱其言簡慮精今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者有稱其寬泓沉毅用兵如神者有稱其小心謹慎行師動有紀律者凡此固不足以盡三公而三公亦用是獲居輔成王業之首爵焉開國元勳銘功鐘鼎垂名竹帛家傳人誦如前日事非幸也宜也而三公又有私幸焉

聖祖功臣無慮數百十傳街至今或以事廢或以世絕所遺者可數三公之子若孫繼繼繩繩愈昌愈熾而感激思報之心千載一日因有以表見

聖朝報功之典蓋隆無替是則可慶也正德甲戌余承乏奉總督之命駐節蒼梧而武定之六世孫世臣巍然以位望隆重德茂斯土已二載有餘奇威行令廟兩地之民夷風靡草仆不暇戎政之餘時多閑裕以三公同功一體間取三公從

聖祖戎馬中履歷本末撮其大要類為一編名曰三家世典屬余引其端余何人斯而敢泚是筆以辱來命况

聖祖掃清區宇扶植人極之功絕出前代萬萬人人類能讚頌余雖縷言之固當無異於人也但三公當真主龍興之日建開國輔成之功且後嗣又皆恪守前矩光增舊物斯則可慶而幸者獨異於人而余自不容己於言也抑世臣是舉又能知所好尚者乎因書以歸之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新正之吉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括蒼周南書

又

天惟純佑

皇明篤生我

太祖高皇帝於淮甸間蓋欲滌腥羶以清宇宙而為萬世開太平也一時英傑之士雲集若魏國武寧徐公黔國昭靖沐公武定威襄郭公鞏皆是也各盡竭忠率披瀝肝膽相與輔弼贊襄協謀併力以創建億萬載一統無疆之大業雲龍風虎自然之應有

如此者當是特有六公十八侯之封百餘年未論謝殆
盡其綬綬繼繼得如當日者惟徐氏沐氏郭氏三家
而已蓋亦有致然者三公精忠粹德上格

聖祖享有爵位之隆其為子若孫者又皆忠真世篤
罔敢忘荒子承乏戶曹於南都會五寧公五世孫字
公輔者見其忠

君之念耿耿不忘孝親之誠惓惓不懈至于恤軍愛
民尤推恐或傷南都軍民恬冒之真若父若天
然子濫領巡撫之命於滇南會昭靖公六世孫字
鎮之者見有言有典章動無過舉端嚴肅靜凡

事一循先世之舊六詔之民夷愛而戴之子繼總督戎
務於西廣會威襄公六世孫字世臣者見其憤於操行
銳於進學聰明才識過人遠甚至於威令之布德化
之行猶之秋殺而春生也百粵之民夷憚而懷之
三公世愈遠而代不多人宜其慶澤綿長有隆無
替而非尋常所可擬也古云德厚者流光子比益
信其非妄世臣於戎政之暇思榮沐沐世承華
簪皆自先公百戰勞苦中未而深有所感也爰為
開國功臣錄中稽三公勳烈之詳類為一編名曰三
家世典俾各子孫收之意蓋有在而言未之及

也屬子序之子深知其然嘉世臣志大而才優見
高而識遠且慶威襄公有此賢子孫於百年之下
也故不辭而發之且惟祖宗有已行之事而可發後
人當有以述其事古稱為達孝武寧公昭靖公威襄
公頌報國之功輔翊

皇明成撤天揭地事功非但可法而已世典之集蓋敘述
其事也不謂之達孝可乎且表彰先烈固編集世
典之本意然敬垂示子孫使皆知先公創業之難而
慎於守成則又意外之深意也後之今即今之昔
後之子孫思世臣今日追先烈慎守成而咸同此心焉

則祖宗之豐功茂烈求世帝存而

聖祖神宗崇德報功之典亦與之俱存真可與

天地相為始終而未世無窮矣世典之集豈不大於三家
為有功耶書曰汝克昭乃顯祖又曰追孝於前文子
敢以是為三家後嗣子孫望之

正德十一年歲次丙子冬十一月之吉

賜進士太子太保榮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支正一品
俸奉

勅總督西廣軍務兼理巡撫前總制江西福建廣東廣西
湖廣浙江南直隸等處軍務南京戶部尚書應城陳金書

三家世典

國朝典故

徐達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察軍國事食

祿五千石

賜諡命鐵券子孫世武承襲進封中山王謚武寧濠

州今鳳陽縣永豐鄉人元至正癸巳天下大亂

我

太祖集義族達未廢下年二十有二初授鎮撫周旋二

年

上視其動靜語默悉起群英於是位諸將上凡有微征

皆以代行乙未以身隨

上於危難已而從渡江下采石定太平命為將東取溧

水溧陽擒陳也先於太平城下丙申二月破蠻子

海牙舟師三月從征入達康命為大將軍浮江東

下取京口一日克其城授鎮江翼元帥府統軍大

元帥未幾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同僉將數萬人

攻圓毗陵張士誠遣其弟九六盛兵來援迎擊破之擒

九六既而厄于牛塘與帝遇春夾擊敵衆擒其將張德

復圖毗陵敵食少戰不力丁酉三月遂克之陞僉院繼

克寧國宣城亦附八月取馬駮沙戍戊戌十月克宜興十一月

上親征婺州命守建康己亥四月池州捷聞陞奉國上將軍
同知密院六月

上自剡還遣西征晚城既旋首無為登路至浮山岩擊敗趙普

勝部將胡德管因克潛山庚子五月陳友諒寇池州設

伏敗之斬首萬級生擒三千餘張士誠兵寇宜興城陷率

帥復之獲其衆三千餘皆戰死辛丑三月拜江南等處行

中書省右丞八月從

上征江州陳友諒棄城走武昌乃屯兵漢陽之夏口以遏之

守江州尋召歸次中途奉使守江州比至陳兵已入達遣兵

與戰陳兵潰浮斬數千獲其春屬戰騎壬寅下豫章

命征武昌豫章內變旋師討平之癸卯三月張士誠北

寇壽春從

上往援為前部張兵敗北轉攻廬州將下屬友諒大率兵寇

豫章罷圍歸整舟師從

上討之七月師次彭蠡友諒逆戰達身先諸將敗一巨艘死者千

五百人命還守建康自是諸將效勇竟殲友諒由達作

其氣甲辰正月陞左相國二月武昌平遂取廬州江陵

常德夷陵衡州等處乙巳拾月取淮東泰州丙十三

月克高郵四月克淮陰安豐八月總甲士二十萬東取

越慶戰于湖州卓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一卒

赴京師十一月師抵姑蘇營于葑門分遣別將軍于晏晉
閩諸門又作長圍困之架木搭與城中浮屠等築臺
三成名曰敵樓下撤城中設火筒其上發連中又設棗
陽礮者物無不糜碎礮風著人皆死城中震恐明年丁
未二月遣人自軍中請事

上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伐罪
鷹揚奮與炎漢仗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擊
故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手天注然且沉毅
有謀端重有武效能過絕亂畧消群孽應建無前之
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悉欲果命而行

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
者而誠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
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
從宜行之時姑蘇城堅難碎破無錫莫天佑與士誠為
聲援其步將楊茂善游水天佑遣為偵邏卒獲茂
送達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於是屢遣茂游水往來
因獲其被此所遣書報得士誠天佑虛實知城中困乏
乃親督兵攻破之九月轉士誠送達康得兵二十五萬論
兵召見於殿門封信國公賜養優厚降褒諭十月命
為征虜大將軍將帥縣北取中原

上諭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
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聞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
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宜專主中軍
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十一月克沂州降王宣
取益都充東郡縣相繼款附十二月下濟南所過輒兵
守樂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位加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
相信國公善太子少傅誥曰命將出師立與王之大業
邦登士資佐運之能臣仗斧鉞而威顯功秉鈞衡而若
右樞才為吳等賞亦非常乎在

朝廷誕宣綸綸某剛姿英傑遠量雄深巖巖山嶽之重
矯矯虎貔之猛從子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
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氣貫萬人而無敵援幟
摧城威行四壤而推恩極民接堵牙旗指顧淮海澄
清雷電鏗轟湖湘率服西連巴蜀東際滄洋有征則
總水陸之兵戎所向則收郡邑之圖籍削平二豸國古之
名將何以加乎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定墨表蘇湖之
捷俘其君主而歸允謂元勳宜膺上爵尊榮相府仍加
開國之褒輔導諸宮九重無官之選於戲太公論魯當
弘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周頌寵數尚克

欽承二月克樂安三月引兵上黃河取汴梁守臣李景
昌適父老壹漿以迎四月下洛陽長驅嶺亟直抵潼關
守者拒戰命馮勝拔之五月車駕幸汴梁諸行在
謁見七月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趙州由臨清上德
州取長蘆至直沽獲其海舟作浮橋以濟師又令副
將常遇春都督張興祖各率舟師行河東西以進令
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達等捍禦海口望風奔
走克河西務通州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北走八月庚午進
取元都至齊化門命將填濠壑城而入建登齊化門
樓執其堅固宗室淮王帖木兒不花及太尉中書左
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扑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
御史中丞潘川等戮之并獲宣鎮南威順諸王子六
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
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侍護視疏令士
卒無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人謂曲彬下江南伯
顏入臨安不是過也既而順得守將吉右丞胡察政等
皆自西山來降復獲前洛安逆將俞勝及南察政等
乃遣使赴京獻捷
上大嘉賞是月承詔置燕山等六衛以守禦北平九月命將
略保定中山河間真定懷慶俱下十一月達發北平取

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及平未附山寨十二月將圍太原謂
諸將曰聞擴廓帖木兒以元主命率師遠出太原取道
保安經居庸關以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
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
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恃虛者也若彼還軍救
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
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聞之果還兵其鋒
甚銳達遣精銳夜襲其營擴廓聞變倉卒不知所
出急踰帳後乘驛馬遁去遂克太原得兵四萬人馬
四萬餘匹復遣薛顯傳及德擊賀宗哲等軍於石
州而呼忻霍絳猗代平陽等處皆平二年取慶堂河
中關中進克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
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達曰不然慶
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四通番夷北界
河隍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關其土產足以供軍儲今以
大軍處之思齊不西走胡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
傍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克隴州秦州至鞏昌降其
平章梁子中總帥汪靈真保乃遣右副將軍馮宗
異征臨李思齊果不戰出降獻銀印等物張良臣
聞而惧亦以慶陽降達征平涼良臣復叛達怒趣至

涇州諸將咸以師會達命願特陳德傳友得俞通源
率精騎抄其出入之路以絕其聲援復令馮宗異湯
和等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開門恣人馬馳騁城下
達慶共擊敗之久之良臣志不得逞戰復不利遣人
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平
章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達勤兵入北門良臣
投井中引出斬之陝西悉平十二月

上大賞定中原諸將以達克敵制勝振揚國威撫綏軍
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十兩幣五十表裏三年復
總兵征沙漠大破王保保軍於定西達將取興元樓

西平上著征哨極于西北始還是冬大封功臣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
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賜
誥命鐵券其文曰朕聞自古帝王創業垂統皆賴
英傑之臣削群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
率而成大功如漢唐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特難得中
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
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起兵以來為朕首將十有六
年廓清江漢淮楚電掃西瀾席捲中原威聲所振
直達塞外其間降王轉將不可勝數頃者朕令班師

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大今天下已定
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
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諸
若謀逆不省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三死子免一死以報
爾功於威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
常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論及子孫世世為國良臣
豈不偉歟仍賜文綺及帛一百疋四年賜地若干頃佃
戶若干戶守墳人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復賜弟京

師表其累日天功坊五年北征還命沿邊輯守歲鎮於燕
口外餘民自是收盡生養休息海內無虞七年召還
冬至疾作

上遣使馳召名醫視之及禱于神祇弗瘳明年二月十七
日薨年五十四

上恻悼罷朝親為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
山之陰

上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
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朕方
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
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卻歎流
涕思盡心報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敢
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勲烈宣于金石永

肅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神道

碑既備其功又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授兵之時令

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無戢凡

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于封姑蘇之府

庫置胡宮之美人才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

疵昭明乎日月復命配享

太廟塑像祭于功臣廟位皆第一其上三世皆封王爵王夫

人子男四人皆

上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勳衛增壽左都督鷹

緒愈中軍都督事女四人長

仁孝皇后次代王妃安王妃孫茂先周府偵賓景昌定國

公欽襲魏國公爵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病故洪熙元年

三月初九日長男徐長孫賜名徐顯宗襲爵有誌正

統十二年正月初七日病故弟徐承宗正統十三年七月

初四日襲爵天順七年十二月病故嫡長孫徐備奏

襲天順八年十月初二日題奉

聖旨准他爵欽此弘治九年南京守備兼掌中軍都督

府事正德五年加太子太傅正德十二年七月內病故加

增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傅徐鵬舉奏襲該部正德十三

年十二月初二日題奉

聖旨是徐鵬舉准襲公爵欽此

沐英封西平侯

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勳柱

國食祿二千五百石授以鐵券俾子孫世襲

詔封黔寧王昭靖濠州定遠人八歲而孤遭元末大

亂居室燬于兵隨母逃難母亦病故博無所歸謁

上濠梁

上為測然與

孝慈皇后撫之為子賜姓朱氏英天資忠孝厚重簡默

雖在亂亂不樂兒戲歲壬寅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

京口甲辰轉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加昭勇大將軍改

廣信衛指揮使勤於軍政令行禁止洪武元年帥兵

取鉛山下崇安遂從大將克延平擒陳友定復日援

閩溪十八寨轉馬谷保恭是漳泉等州咸附闡地悉

定詔復沐姓調守建寧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衛授

鎮國將軍兼大都督府事四年陞都督同知進榮

祿大夫都府總握天下兵馬機務浩繁英處決無

滯稱

上意馬九年鎮撫關西威望大著十年命為征西大將軍

總畿兵伐蕃部川藏抵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

五千牛十三萬關地數千里以功封西平侯賜號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勳柱國食祿二
千五百石授以鐵券俾子孫世襲十二年授征西將軍
總京師河南陝西山西征西蕃朶朶之地降其萬戶
迄夫迦夷其部落禽洮州十八族蕃猶曰三副使汪舒朶
兒只白瘦膝子阿烏都兒行其教二萬獲馬牛羊二十
萬納隣七站之地歸於職方選鎮關中十三年春
上以元偽國公脫火赤偽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為邊患命
英總陝西兵取之畧以集乃路渡黃河經寧夏歷
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
為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號勇當其前夜銜
枚以進合而圍之脫火赤愛足駭惑不知所措皆俯首
就禽獲其全部以歸仍鎮關中十四年領兵同諸將出
古北口經畧公主山長寨英獨當一面克灰山萬州全
寧高州四部過駙駒河獲知院李宣俘千餘口回京
天下以大定而梁王把匝刺丸爾密寔元之遺孽獨
恃雲南險遠執我信使納我連進
上命穎國公傅友得為征南將軍英為副將軍率師三十
萬討之旌旗蔽江而上自辰沅陸出羅鬼善定善安
皆下之苗蠻抗捷迎降恐後楮格孤山之南奇兵襲

畢節擊可渡河皆克之梁王遣其司徒達里麻以精兵
十萬拒我師罷於曲靖英曰彼謂我師於深入未有虞心
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未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
霧及江而止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
乘至因擁兵陳水上傳征南急欲濟師英曰未可別遣
一軍泅流潛渡出其降後鳴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
間達里麻軍歛亂英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
長刀蒙有砍其軍而奪之氣却數里而後敢陣我師
既濟整列而鼓砲聲振天地戰數合英從鐵騎持其
中堅連斬數十百人遂大敗之主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
馬萬匹死者橫屍十餘里乘勝直雲南梁王聞達里麻
敗遁滇池島中先殺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
爭出金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杖虜無犯市不易
肆收梁王金印拜官府符信圖籍撫其民實是年冬
十二月二十四日也自秋九月出師至是百日雲南平分兵
下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十五年畧建昌徼江臨安
沅江尋甸楚椎洱海火第皆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
洱海為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首龍尾二關號險要
土酋段世聚衆五萬搤關英自將取之牢不可破英
乃以一軍付傅將夜從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

緣崖而上立我旌幟遲明我軍踴躍斗諸彼軍驚亂
英策馬渡河水及馬腹將士隨之斬關而入山上軍亦
下樽之彼軍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禽段世育從者
悉縱之分兵取鵝慶掠麗江下全盛收三忠若破石
門關由是摩步和泥車里平緬相率來附雲南以幅
員之廣分烏撒以東越嶺以北隸泗川餘列為郡邑
計府州縣宣尉司長官司一百八籍其戶九七萬四千
有六百設官以治其民立衛以守其地烏撒東川建
昌謀變英還與傳征南合攻下之併克芒部斬首
三萬級獲馬牛羊數萬王師已東雲南諸蠻部
乘之以殘圍城二十萬衆都督馮成以孤軍固守伏
弓弩於埤賊近輒射之賊少怠則出擊之賊不敢即
攻城英將銳兵一萬赴援至曲靖遣一建步懷撒入城
約為內應為賊所得詰之賊皆錯愕轉相告報解
圍宵遁英既入城賊散走安定羅次邵甸富民普寧
大棋江川諸山猶據險立柵分兵殲滅斬首六萬級生
擒四千人諸部復定奏聞
上天悅詔傳征南班師英普鎮雲南辦方物以定其貢稅
視民數以均其力役疎其節目以寧便其人麓川之
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十

七年征廣南特磨道按兵不進遣人諭以禍福而招之
其酋降二十年通寇集浪穹鶴慶劍川輒相應為亂
遣大理衛指揮鄭祥掩而殲之二十一年春正月平緬叛
諸岩松馬龍他即甸之磨沙勒道都指揮審正擊破
之斬首千五百級三月平緬衆三千萬寇定邊英自將
兵二萬討之與寇對壘以輕騎三百當寇寇出萬衆
乘二十象以戰一戰而殺寇數百人獲一象以還笑曰
吾知賊不足破也明旦寇悉衆驅百象皆背負欄
楯左右以大竹筒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勢恃以張
笑分軍為三馮誠領其前審正領其左都指揮同知
湯辰領其右乃下今日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
一隊必盡賞退而劬者一隊必盡戮於是鼓而合刃機發
流星流煙飛雷擊電走象皆驚北寇之勇而力者
曰昔利亦殊死戰我左隊小却登高望之英命左右
取師之首未左師遂少一人援刀飛騎而下鹿衆復
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磨不移時寇大敗斬
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象被箭如刺矧
以死渠師刀思郎斯郎埋各被百餘矢矧象上餘
黨走死生還者十無二三自是平緬歲入貢賦不復
反矣秋八月東川羣叛據烏路山為砦山極險峻上

下三百里遣審正率雲南兵與京畿大兵相為犄角討之賊已降復有二志悉誅之冬十月廣西阿亦部酋長曰者滿曰矣情結越州酋阿資叛英自將持阿亦者滿矣情皆伏誅俘男女五千口馬牛稱是阿資亦降明年春阿資復叛遣審正討之殺大頭弄宗等五十九人俘男女數百獲馬牛羊以千計阿資亦出降是冬英入朝

上宴之奉天殿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十四鈔七萬五千貫文

文絲百尺別賜鈔五萬為鳳陽建第費

上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恭爾宜亟回以安之英回雲

夷酋長越境款迎軍民室家相慶二十三年教化三部

不供租賦遠臨安衛指揮王執討平之善安酋峯即

作亂遣貴州都指揮張泰討之俘殺二千餘衆獲馬

牛數千得糧四萬斛二十四年順寧潘蠻猛吳馬感因

爭龍移怒傷官軍遣都指揮俞輔往問其罪感向服

阿資復叛親提師至補衝殺獲賊衆殆盡阿資僅以

身免方搜捕逃匿俄有

旨諭英還鎮以金都督何福為平羗將軍審正為衆將代

領其兵阿資遣子乞降英請於朝立衛越州鎮之遂

罷兵初英留鎮之明年

孝慈皇后三日不食踴勵幾絕及再鎮之三年

皇太子號慟失聲飲食為少一月而薨二十五年夏六月丁

卯也年四十有八官俸士庶胥吏卒伍緇黃髮白其不

奔號其門泣語于路訃聞

上哭之慟輟視朝親制文遣祭命嗣子春奉喪以歸詔

發兵護喪出境所過官司設祭如禮樞出金馬山送

者數萬人喪自至雲南詔封黔寧王謚昭靖贈三

代考皆王爵妣皆王夫人冬十月庚午以王禮葬江

寧長泰北鄉觀音山之原自喪歸至葬

上諭祭者三

皇太孫親王遣祭者再既葬命春襲西平侯嗣鎮雲南

仍賜白金若干萬兩明年詔塑英像于功臣祠又

配享

太廟復立廟雲南城中英為人寬弘沉毅識明而見高

謀深而慮遠臨事果斷用兵如神戰則勝攻則克守

則固有功不伐居貴不驕事

上必忠必誠待人接下每假辭色使得盡其底裡疎財

篤義凡得

上賜悉以給將士置屯田其守京口調廣信節制既聞巡

撫關陝皆有遺愛其總大軍免大敵賞罰明信不

妄殺戮其鎮雲南也簡官僚脩惠政剔茲蠹撫兵
 農興學技治水利嚴城堡謹斥穢通隘井米商旅
 墾田至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贏足恩威行施德化大
 行暇則延儒講明經史愛讀通鑑綱目大學衍義
 每不釋卷大書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朱子敬齋箴
 孔明出師表揭于座隅朝夕對又以太極圖及白鹿
 洞規刻置學宮以端士習可謂聖賢之學將相之材
 大蘊蓄大設施體用兼備者矣子四人長即春襲
 爵鎮守雲南三十一年九月病故無嗣次昂任都督鎮
 守雲南次斯尚公主授駙馬都尉次晟原授標騎
 將軍流官都督僉事後陞流官左都督本年九月內
 襲爵封西平侯永樂六年七月平定交陞有功封顯
 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黔國
 公食祿三千石子孫世承襲有誥券本身免二死子
 免一死仍鎮守雲南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加太傅有誥正
 統三年十月奉
 命征勦麓州查寇正統四年三月內回至楚確府病故追
 封定遠忠敬王有誥正統五年三月內長男瀛賜名沐
 斌襲爵有誥景泰元年十月內病故景泰三年二
 月二十五日庶長男淶未出幼奏奉

欽依准理給本月二十日奉
 欽依與他丰祿母梅氏奏要照清平伯吳璽等例冠帶
 天順三年三月十六日本部題奉
 欽依准照例成化元年淶奏要襲本年八月二十五日
 本部題奉
 欽依准他襲有誥成化十九年調兵削平鐵索等
 處強賊有功加太子太傅有誥弘治九年九月病故
 諡武僖弘治十年該沐淶妻夫人王氏奏稱夫沐
 淶存日無嗣將姪孫沐崑撫育在己乞要承襲父
 爵行核鎮守雲南太監等官保勘無碍本年十一
 月十一日本部題奉
 聖旨沐崑既該鎮巡等官保勘明白准襲黔國公著就
 彼掛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正
 德十二年四月內加太子太傅郭英封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柱國武定侯食祿二千五百石
 賜誥券子孫承襲追封營國公謚威襄鳳陽濠州
 廣德鄉東湖村人生有異毅徵沉毅多智身長七八
 臂力過人尤精騎射至至癸巳年十八即從
 太祖起義兵甚見親信每令直宿帳中首取徐泗甲午從
 克滁州乙未克和州渡江克采石太平攻溧水溧陽丙

申破陳也先嘗取南臺及鎮守丁酉克常州黃德寧
圍宣州江陰其露回征無錫鎗傷右脇攻破常熟傷
左足進攻安慶前哨與敵交戰傷左臂取杭州戰於
北辛橋及攻高郵勢傷石藤戊戌克宜興己亥攻安
豐壬寅取隆興癸卯克帶刀舍人應援安豐敗張士誠
兵屢立戰功

上嘗以郭四呼之

上親征僞漢陳友諒大戰蕃陽湖相持連晝夜莫時金

瘡未瘳力疾乘海舡鏖戰敗賊於禁江口燒沒偽寇

將知院紅已而友諒中流矢死有言英之功者

上問之英曰天威神筭臣何力焉

上益重之將友諒子理復奔武昌自立甲辰二月征武昌英

戰於保安門傷手足理之將陳僉同者駭捷善槩馳

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床遽呼曰郭四為吾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臂

一呼則應手殞墜

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蔚遲敬德不汝過也攻岳州

凝張領兵來援敗之生擒偽省都屠鎮撫一名克管軍

頭目回克廬州乙己克襄陽丙午陞駝騎衛管軍千

戶克淮安濠州安豐吳元年陞宣武將軍駝騎左衛

指揮僉事從大將北定中原攻破沂州益都獲元將王

子宣及保平章軍馬克濟南洪武元年克東昌棣州

殺獲申愈二平章折部擊敗也速迨至長路克汴梁平

河南府與詹同戰於塔兒灣傷臂同敗走獲馬一百六

餘匹迨至嵩州又於汝州敗王保保外兒平章獲馬一百

匹進取陝州攻潼關回軍渡河北彰德取廣平至直沽

戰走達朶兒平章生擒達達院判抵河西務中義城遇

卷下平章大戰敗之俘獲人馬甚衆距通州城三十里

為營深溝高壘為持久計衆請速攻之英曰吾師遠

未敵以速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

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

十八圖公帥敢死士萬餘張兩掖而出與戰而久英祥

敗彼乘勝未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為兩道斬首數千級

擒元宗室守羅梁王遂克通州元君開建德門乃北遁

攻破北平敗和尚太子於城西擊殺偽四川丞相盡獲其

士馬克永平也速敗走取真定守將孫平章棄城遁獲

馬二百餘匹迨至平定州生擒其將湯洞愈得馬五十復

從常遇春取太原守將王保保軍於城西英憑高望之

謂常公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常公

深然其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炮為期至夜

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常公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保軍大潰自相屠戮乃乘夜遁去遂克太原獲馬三百下興州二年克大同至沙淨州生擒偽將竹平章渡河取鹿臺西安鳳翔翠昌慶陽追敗賊將賀宗哲於亂山降前平章高崇得其人馬駝羊無算西與偽王戰俘獲甚衆箭傷面足三年陞本衛指揮副使征進遠西克定西攻破王保保營討西夏察罕憐兒撫安忽辰平章沙淨州復叛討平之克登寧州斬首二千級獲牛馬數千陞昭勇將軍本衛指揮使賜金龍衣一襲四年陞驃騎將軍河

南都指揮使將赴鎮

上以寧妃為其女第遣至其第餞之且謂英素清儉賜白金二十壘廢馬二十二匹特河洛新羅兵燹邑井蕭條居民艱食盜賊充斥英宣布威德接輯流亡申寬條明賞罰遠邇未歸者日以千計未期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六年處治王總兵下漫散軍士選其驍勇者一百八十名懸銀牌充先鋒以備調遣餘尚六千餘人悉遣赴京九年移鎮北平河南士女不思其去逸馬數十里不得行甚至泣下既去為立生祠北平初定群胡反側不寧英開示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元左承柯

尤中等聞其德未降者凡九十餘人

上遣使勞以上尊羊馬授龍虎將軍北平都指揮使賜諡命十三年召選進大都督府僉事更定官制改前軍都督府僉事灰山賊友承命討平之賜馬七匹十四年從穎川侯傅友德征雲南既至命與都督陳桓胡海分道進討道多險隘諸將欲深入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豈策之上耶遂先攻赤水河路距河二十里為營特久兩河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斫木造筏夜半濟河北曉賊始覺遂大驚潰生擒烏撒并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賊破膽進攻曲靖六梁州擒帖木兒王子父兄擊虜越州龍海山寨及關索頗偽石元帥寨皆克之十五年至南江川攻椅子寨：依山英先遣騎兵五千攻其前空寨迎戰復以精騎數擣其後斬門而入大砲連發烈焰張天賊乃亂悉破城之進攻大理金齒降為偽官段平章督軍脩其城克廣南是冬大理等處復叛回西平侯沐英討平之攻安寧州賊將不花帖木兒棄城敗走破富民山寨攻靖寧州壘七寨一日夜破之傷左腹攻牢撞山寨取仁德府破哨店山寨圍姚安賊賊將李自久援楚雄十六年同傅友德平蒙化州

川州破三營復光寨過金沙江攻北勝府生擒偽平章
 高生獲三臺銀省印一顆平麗江府平津等州前後
 斬首一萬三千餘級生擒二千餘人收積兵人馬數萬
 千餘艘蠻民降者數十萬戶雲南諸路平論功進封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賜諡恭食祿
 二千五百石子孫世承襲十八年加靖海將軍鎮守
 遼東二十年同大將軍米國公馮勝討北虜納哈咄降
 之師孫王保保弟彥同追襲之英與戰鎗左脇箭復
 中右脇英佯呼虜傷吾甲我衆異奮連戰數十合虜
 遂却已而進征虜右副將軍仍鎮遼東二十二年出討
 北虜至捕魚兒海選騎偵虜營不遠莫乃令諸軍少
 憩飲馬銜枚卷甲倍道而馳直抵虜營虜主覺乃率
 十餘騎潰圍出其將蠻子太尉未拒我師英子刃之
 獲西營所積金寶珠玩圖書馬四萬餘匹降其衆
 五萬餘人復往迤北生擒虜將咬司徒及叢家太尉
 奧古達兒古不達刺王子等四萬餘人馬駝一萬五
 千匹牛羊輜重無算師還 賜白金十四鈔八百錠
 綵帛四十四匹明年春
 上以天下無事且閱諸將老故全之原加賜養遣歸其鄉
 英亦就遣又明年獨召還京賜座與語歡甚命統禁

兵及在京諸軍蓋
 上春秋高知英忠謹特倚重馬二十四年虞首何剋失里
 寇邊也朵顏山命充總兵討之俘其人口五百餘馬
 千餘匹遂北至雅寒山而還三十年川陝寇發勢張甚
 上顧曰非卿無能勝其任者授征西將軍印往往至馮之
 後河生擒賊首高福興及黨四千餘人既其同謀者
 請誅之有從者勿治且言有司不恤民宜正其罪
 上可之自初至兵至是總計擒斬獲俘人馬二十七萬餘大
 小五百戰身被七十餘傷永樂元年二月十七日卒年
 六十九轍朝四日遣官致祭賜卹有加進封營國
 公諡威柔
 賜葬京師聚寶山英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於天性
 事母夫人疾嘗顧天求以身代疾遂愈人孝感所致
 後夫人卒廬墓側泣不絕聲哀痛之情三年如一日平
 居兄弟怡怡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任人其苦同之攻
 克州郡必禁擄掠或殺降封府庫收簿籍一錢尺
 帛不敢私擅北征軍法夜必令親軍更直荷火環帳
 立一夕風雪大作英悉罷遣歸營其愛恤部曲類此家
 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靡不通曉教訓子
 孫以儉素力學為務事

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春暹難隆而

自處益謙

上嘗御便殿賜坐適有奏事者英趨避之

上曰卿第坐朕自理事不汝闕也其見敬愛如此特公卿多

治田產英獨不治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仰荷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

饒安敢贈益俾生侈心

上善之嗟歎良久曰廷臣若謀之忠誠樸實諸人不及也

金瘡遍軀每陰雨痛甚及聞征討之命即日就道未

始以老疾辭其事上竭忠蓋如此自祖三祖聚父山

甫累贈營國公曾祖妣何氏祖妣趙氏母單氏贈營

國夫人配馬氏封營國夫人兄與以軍功封肇昌侯

贈陝國公謚宣武子男十二人鎮銘鑄鑑鑄銓銜銜鈔

鑄鋼鑰長鎮駙馬都尉尚

永嘉公主銘遼王府典寶追封武定侯鑄中軍都督府

右都督糧中宣副留守鑄散騎舍人鈺贈尚寶司丞

鈔旗守衛指揮使女九人二為遼郡二王妃餘適貴戚

指揮等官孫男二十有八珠琮琤璧瑄瑤瑛瑤瑛瑤瑛

瑾玗琕瑤瑤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

侯珠府軍衛指揮僉事玗襲封武定侯琕尚寶司丞

玗襲封武定侯琕尚寶司丞

瑤梁王府典寶璽即登正統間以勳衛征進雲南及

鎮守大同等處累立軍功特授奉天副衛宣武力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定襄伯鎮守其州繼奉

命提督神機營掌中軍都督府事兼督十二團諸軍

事成化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卒

上報朝三日遣官諭祭十有七壇造墳安葬于南京聚寶

山祖營之火追封定襄侯謚忠武景勳衛填南京旗

手衛指揮使孫文十六人長為

仁宗昭皇帝貴妃餘通戚里名家曾孫昌襲封武定侯

左軍都督府帶俸總錦衣衛指揮僉事高襲封定

襄伯奉

勅掌南京前軍都督府事專管操江頭奇南京旗手衛

指揮使玄孫良襲封武定侯僉右軍都督府事效勇

營坐營管操正德二年六月十六日卒

上報朝一日諭祭三壇造墳安葬于廣源閣祖塋之火祭錦

衣衛指揮使祿錦衣衛指揮僉事元勳南京旗手

衛指揮使六世孫勳正德三年三月內襲封武定侯是

年十二月內奉

今聖天子命管五軍圍子手帶刀侍衛四年七月內該兵

部推後軍都督府僉書管事兼五千營坐營管操

繼奉提督三千營操練軍馬五寧夏安化王叛逆平
奉手勅加太保六年西廣缺員該兵部會官推舉
節奉

欽依郭勛着掛印充總兵官鎮守西廣地方勛之弟四
人曰勳授勳衛帶刀侍衛曰勳以曾祖駙馬都尉

恩廕授錦衣衛指揮僉事曰勳隨鎮獲功歷陞錦
衣衛前所正千戶曰勳以勳累功

恩廕錦衣衛中所世襲副千戶正德七年廣西梧州府
北流岑容等縣撞賊李通寶等倡造妖術煽誘民衆

借稱名號偽授官職聚黨數千攻劫城庫殺虜軍
民肆行搶掠會議鎮巡分布文武副參方面等官

窮追極搗抵其巢穴生擒斬首一千餘名俘捉三千有
餘及撫散安種三千九百餘衆捷奏赴京荷蒙

天恩降勅獎勵及蒙賞賚正德十二年廣西府江西岸接
連平樂陽朔脩仁荔浦富賀懷集永安五七等處糧

糧倡擬奏蒙
勅諭調集湖廣西廣漢連官軍土兵分布副總兵參將都

布按三司等官分爲七哨剋期抵巢生擒斬首六十有
餘俘獲賊屬男婦一千五百有餘奪獲器械一千一百有餘

馬牛一百三十餘隻奪回被虜男婦十九名口徒秦

朝廷荷蒙降勅獎勵歲加祿米四十石正德十二年八月內
該兵部爲缺官事推舉勳奉

勅馳驛回京仍提督三千營操練軍馬及命兼掌左軍都
督府印錄云郭英開國重臣其功業之隆子孫之盛

富貴壽考始終令節世爲半儂人以此之郭汾陽
云跋

太保武定侯郭公世臣雖在軍旅不忘文事茲二廣兵
政之暇以其始封之祖營國威襄公暨當時同事戮

力今日同享尊貴者魏國武徐公黔國昭靖沐公鄉
里系勳列粹爲一編題曰三家世典三功臣皆始事

高皇帝者嗟夫當元之季天造草昧天下士負豪傑之
才者莫不欲求輔其主各出一力以代暴吊民僞事

武寧公年二十二威襄公年十八昭靖公年甫齠齒
出而遭風虎雲龍之會並能披肝瀝膽奮不顧身其

功烈之概揭茅土之光榮子孫之赫盛夫何怪其然
哉抑大封功臣在洪武庚戌冬于時封功者六人魏

國其一也封侯者十八人其特昭靖方愈大都督府事
後七年始以平關陝功四平侯威襄方爲指揮副使

又十三年始以平雲南功肇封武定而西平改封黔
國則其子諱晟者以平交趾功也功以次成爵非驟

國則其子諱晟者以平交趾功也功以次成爵非驟

進如此於戲

高皇帝奮起布衣手提一劍不二十年而成大一統無疆之業深懲元政不經臣下借亂每伸神武於寬仁之餘當日諸將恃勲勞而忘謙謹者有之今其所謂六公十八侯子孫得如當日者不啻日中之斗也而徐氏沐氏郭氏傳一百五十餘年有如當日固

聖祖神孫保全功臣之德然非其功愈高寵愈隆心愈下有如范文子之代師後入馮異之獨止大樹曹彬之勾當江南者其能然手廷舉益有感於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

好謙之戒也抑是編之輯太保公益不忘國家錫賞之重父祖積累之艱譬之飲井泉而其而思鑿者之勞沒者之苦尤歎浚之益深堯之益固卑功收於勿暮澤被於無窮也公款言謹書其末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閏四月望日
賜進士第中奉大夫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南楚吳廷舉謹題

三家世典

三家世典一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明郭勛撰勛營國威襄公郭英六世孫襲封武定侯正德中奉命鎮兩廣因輯中山王徐達黔寧王沐英及其家世系履勲閭遭遇本末為此書大抵本實錄國史於專蹟無所增益考英在諸功臣中猶居其次以配二王似乎尚非其倫自明以來亦無徐沐郭三家並稱之說也

淮郡文獻志二十六卷補遺

一卷

〔明〕潘瑱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四年淮安

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淮郡文獻

志二十六卷補遺一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而登朐山則闡化源相禮而會	夫谷則立政本過化存神之妙	有旋乾轉坤之功自是而後風	气漸開人文日著初盛於東海	再盛於蘭陵久而漸被又莫盛	於淮陰睢陽及宋中衰黃河南
--------------	--------------	--------------	--------------	--------------	--------------

入於淮而清流濁矣寒涼偏駁
之氣歸宿於東海而氣運一大
變矣然而海山如故餘韻猶存
豪傑之士能自拔乎風氣之外
精志純孝高文亮節卓々手不
可及迨入我

朝為畿輔上郡龍驤虎躍比隆豐
鎬肆于今垂二百年

列聖之所甄陶吾

皇之所內羅豪傑聞風又從而興起
海山砥礪之氣不因河變乘時
瀾倒蓋有前輩之遺烈焉今其

人性矣而聲華膏馥但寄之口
耳而不託之載籍吾恐無徵弗
信弗信弗傳此聖人所忌有取
於文獻而歎杞宋之不足也嗟
嗟吾淮猶夫杞宋求國史則遠
而散考郡乘則舛而略取諸近

代亦頗放失吾何從而徵之哉
乃不自量振起衰慵自春秋訖
於

皇明正德蒐羅傳記櫛拾見聞間
與水部倪子伯雨太學吳子汝
忠商詳校訂凡得名臣碩儒忠

孝文節遺老貞媛之屬共三百
有九人上下數千年德業文章
會於一書蓋經一寒暑乃成夫
古者今之鑑也往者來之軌也
吾淮文獻既足後學取而激之
將鼓而及之一變而文教興再變
而道化洽海濱鄒魯復盛於前
矣頃以聞之撫臺默泉吳公既
而質之澹泉鄭公皆純心正學
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亟命有司
刊布而侍御雙南蔡侯初縮郡
章亦以鼓教作人為首務而樂

成之固此書之幸也其先事經
費則郡倅濟西党君訖事程督
則郡博謙、仇子司凱鐵山杜子
皆有功於文教者
嘉靖乙卯春正月人日

淮郡文獻志

凡例 一

長子郡
縣志

一取人之濼行為先文次之推原過化之妙歸重孔子示有本也行取大節文取純正求有補風教否雖經邦之業華國之文不取

一鄉賢列傳依朝代編次忠孝節義貫乎其中儒林文苑則表而出之各以類從有賢子孫者不拘朝代牽書本傳後以表世德應入各類者止繫其名曰見某

類錄流寓所以尚賢也方技列女所以廣教也

一六朝五代文字率用駢儷閎秀之作亦多婉媚間載一二可誦者以備一代一家之體

一前代史傳載鄉賢行實有經名公論斷評品者附入本傳後間有疑議亦妄箋數語其近代無傳者取行狀誌銘墓表序記刪節冗長并據所見聞以補之共九卷詩文照體裁分類共十三卷其有傳

者行狀誌銘亦不可廢併取褒寵論薦

讚頌等作別為行實餘錄及取贈送序

記題跋等作別為詩文餘錄共五卷

一志中錄一齊孝武帝取其賢也在當時

則君之在後世則賢之然舉而加之齊

諸賢之上即以致其尊也齊梁君臣禪

代非堯舜之心廢立無伊霍之志去取

之間不敢不慎

一蘭陵諸蕭避地武進因僑置南蘭陵彼

不忘故鄉吾敢忘故鄉人乎我

朝進士登科錄備書鄉貫正此意也漢蕭望之

唐徐有功宋魚崇諒諸賢故此

一郊城諸賢唐貞觀以前收入本志以後

不收詳見郡縣沿革考

一淮北州縣漢隸東海郡故史傳諸賢聚

稱東海人後代分割不同宜各書本縣

孔門弟子鄭國史傳不著郡縣因封胸

山侯郡志遂指為海州人緣古今封邑

未必本所生地諸如此類不敢憑

一後學景仰前修當致推尊之意况於鄉

先生政斥其名今倣朱文公註書例於各標題或稱官稱爵稱謚稱號曰某姓某公於吾先祖加一諱字以致其私若夫本傳本志則因其舊文錄之或剛潤之事有不關切者鑄去之亦前輩修書例也

一前代鄉賢自春秋而下史籍浩瀚考索未詳近代訖正德年為止又子孫散失搜訪不盡止據

大明實錄一統志通志新舊郡縣行狀墓誌參

互乘輯不敢私也愧于老荒尚竢耒耜

凡例終

頃聞記事者必提其要故古今作志必先之以凡例文獻志志人物也人物散出於州縣而歷代分割不同名稱亦異故次之以沿革沿革明則貫址真而其人可考故次之以爵諱爵諱定列傳附而德業傳又參之以文章斯為全才故次之以詩文目錄文行媿美才德兼全無媿於聖人之徒也故本其源流而歸之孔子云

郡縣沿革 二

淮安府

本射陽縣地

漢置臨淮郡

晉山陽縣

劉宋南兗州

南齊山陽郡

臨淮郡

隋楚州東同

唐東楚州

南唐順化軍

淮安軍

元淮安路

山陽縣

漢置淮陰縣

莽改嘉信縣

晉山陽縣

南齊山陽縣

後魏淮陰郡

東魏淮陰州

北齊懷恩縣

壽張縣

新城縣

僑立東平郡

鹽城縣

漢鹽漬縣

射陽縣 晉唐同

北宋鹽城縣

南齊隋唐五代宋元保同

後齊射陽郡

陳鹽城郡

隋射州

新安縣

安樂縣 俱併入

清河縣

本泗州清河口地

宋清河軍

桃源縣

本宿遷縣桃園鎮地

宋淮濱縣

元桃源縣

安東縣

漢襄贛縣

晉同

昌慮縣

南魏海安縣

隋漣水縣

唐宋同

唐漣州

宋漣水軍

安東州

沭陽縣

本漢厚丘地

潼縣

宋同

梁潼陽郡

魏沭陽郡

東魏同

懷文縣

後周沭陽縣

隋元同

下城縣

陰平縣

俱省入

海州

春秋郟子國地

秦郟郡

漢東海郡

東漢晉隋唐俱同

漢分置朐山縣

海曲縣

成縣

梁北海郡

魏郟縣

唐同

宋西海州

元海寧路

海寧府

海寧州

舊東安縣

東海縣

廣饒縣

龍苴縣

曲陽縣

俱省入

贛榆縣

本秦鬱州地

漢東海縣

贛榆縣

祝其縣

利城縣

宋僑置沂州

魏懷仁縣

歸義縣

武陵郡

東海軍

邳州

夏邳國

春秋並東海為郟子國

秦下邳國

漢良城縣

下相縣

取慮縣

陵縣

東漢下邳國

晉武州

後魏南徐州

梁東徐州

魏東楚州

郟郡

周郟州唐金元同

後周郟縣

隋下郟郡

宋淮陽軍

淮浦縣唐入

睢寧縣

古睢陵即夏丘地

漢承縣隋同

蘭陵縣東漢三國南北朝隋唐俱同

睢陵縣晉同

隋置郟州

郟城縣

金睢寧縣元同

嶧州

宿遷縣

春秋鍾吾子國

秦下相縣

朐猶縣

漢司吾縣

東漢司吾侯國

晉宿預縣隋同

下郟郡

梁朝陽縣

臨沐縣

後齊晉寧郡

楚州考

本春秋戰國時楚地分沛郡陳州汝南

楚東海吳郡廣陵為東楚衡山豫章長

沙為南楚漢起豐沛垓下之國羽曰

人之多蓋合東西楚人後封元王交王楚

生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則專指東楚人

當時故人近親必多在近地不在荆楚陳蔡

間也

淮郡考

淮水東流入海凡經行之地皆曰淮隋以淮

蔡桐栢等處立淮安郡西魏立淮州隋復改

桐栢縣為淮安縣宋以陳州立淮寧府而吾

郡則為楚州不謂之淮也然則隋唐歷宋史

稱淮人者皆彼中人而非吾郡人也唐以淮

蔡為淮西漢唐以壽州臨淮廬州為淮南宋

復以揚州為淮南而淮之山陽鹽城二縣隸

焉我

淮安府兼治淮之南北不謂之淮陽也漢以

陳州為淮陽國隋以陳州為淮陽郡宋以下

郡為淮陽軍而吾淮則謂之淮陰以其在水

南也淮陰即今山陽之境古今山陽有四

山陽在泰山之陽今山東金鄉等處是范

張元伯皆出於此晉山陽在嵩山之陽

今河南修武等處是彭城劉伶嘗寓於此我朝山陽一在商山之陽今陝西商州是一即吾淮山陽或者其僑置與漢唐清河郡皆在冀州之域今山東武城等處及廣平府清河縣是淮之清河以清口得名非古清河也故取淮郡山陽清河人物者不可不考其地

郟城考

海州為漢東海郡即春秋郟子之國境土延袤直抵下邳秦置郟郡於朐山朐山即今州治魏移置下邳後周改為郟縣唐貞觀省入瑯邪郡臨沂縣自是始不隸東海宋金元因之我

朝洪武元年置郟城縣隸濟寧府五年改隸濟南府十八年改隸兗州府故取郟城人物者不可不考其時

郡縣沿革終

先賢爵諱 列傳附

三

第一卷

春秋

楚大夫伍公舉

孫吳行人員

西楚霸王項公籍

漢

淮陰侯韓公信 附本傳解

第二卷

漢

將軍季公布

弟中司馬心

太中大夫陸公賈

楚相爰公盎

少府陳公咸

太傅疎公廣

從子少傅受裔孫晉博士

東晉避難去疎之足載儒林

郡決曹于公

子丞相謚安侯定國定國

子御史大夫永永子恬俱

封侯

御史大夫薛公廣德

南郡太守母將公隆

諫大夫翼公奉

太子太傅給事中蕭公望之

子光祿大夫執金吾育大

司農咸中散大夫由

丞相樂安侯匡公衡

太師兼司徒馬公宮

高陽侯視尚書事薛公宣

侍御史嚴公延年

弟太傅彭祖載儒林

第三卷

漢

大司徒司直王公良

議郎給事中桓公譚

平鄉侯謝公安

潁川太守趙公興

荊州刺史吳公樹

永樂少府陳公球

子吳郡太守瑀從子中二

千石珪珪子東城太守登

中郎將臧公晏

子太原太守洪

東郡丞陳公容

三司使陳公耽

太傅劉公虞

魏

司徒謚成侯王公朗

子贈衛將軍謚景侯肅載儒林

肅子贈車騎將軍封

承子恂曾玄以下孫晉光

祿大夫儀同三司雅齊尚

書左丞擄征虜長史謚梁

中郎謚參軍僧孺擄僧

孺載文苑

揚州刺史劉公馥

子封建成鄉侯謚景靖靖

子晉車騎將軍弘弘子越

騎校尉璠

蜀

安漢將軍麋公竺

吳

丞相步公騭

吳郡太守吳公展

第四卷

晉

中書令繆公播

弟散騎常侍太僕卿胤

江州刺史徐公寧

丹陽尹劉公悛

六世孫齊彭城郡丞璠射

聲校尉璠璠族子諮議參

軍顯顯從弟國子祭酒敷

俱載儒林

封安城郡開國公鎮南將軍何公無忌

南宋

封新寧縣男蒯公恩

太子右衛率望蔡縣子虞丘公進

領軍將軍謚元侯趙公倫之

子丹陽尹謚肅伯符

征西將軍謚穆侯蕭公思話

子惠開惠明惠明子梁南

徐州從事眎素惠明弟贈

金紫光祿大夫惠基惠基

子司徒左長史洽從子光

祿大夫介子陳光祿大

夫允允弟吏部侍郎引惠

開從子特進光祿大夫謚

平子琛

齊

世祖武皇帝

尚書左僕射李公安人

子度支尚書元履

驍騎將軍桓公康

散騎常侍衛將軍曹公武

子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

謚壯侯世宗

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周公盤龍

子青州刺史封曲江縣男

奉叔

贈車騎將軍謚壯王公廣之

豫章內史劉公休

長沙太守王公沈

梁

昭明太子統

贈特進右光祿大夫謚簡肅徐公勉

子晉安內史掌書記悝載

文光

長城縣令何公敬叔

祖宋御史中丞承天自有

傳子錄事參軍思澄思澄

子國山令朗從子尚書水

部郎遜俱載文苑

中撫軍司馬何公遠

陳

侍中驃騎大將軍徐州刺史蕭公摩訶

北齊

太尉錄尚書皮公景和

子武衛將軍信

隋

潭州總管張公滌

第五卷

唐

贈越州都督徐公有功

祖曠自有傳載文苑子恭

陵令謚忠正倫五世孫太

子太保商商子清海軍節

度使彦若

中書令蕭公至忠

萊州司戶參軍謚顯節侯王公義方

昇州刺史張公雄馬弘昇附

南唐

贈太師中書令封越王謚忠肅劉公

仁贍

子宋都官郎中崇諒從子

壽州刺史崇俊

袁汀刺史統軍張公雄

晉

祈州刺史沈公斌

第六卷

宋

兵部侍郎魚公崇諒

涼州觀察使贈太傅劉公福

少傅謚忠定孫公傳

知楚州謚忠壯魏公昧

參知政事胡公松年

知汝州贈集英殿修撰張公耒

知康州贈光祿少卿趙公師旦

大慶年

楚州教授謚節孝徐公積

義士蔡公彥規

龍圖閣學士沿江制置使丘公岳

徽猷閣待制王公資深

子鄱陽太守洋

布衣贈秘閣修撰歐陽公澈

左丞相謚忠貞陸公秀夫

環衛官知梅州繆公朝宗

翠岩先生龔公開

通判楚州劉公晟

忠義黃公文政

神勁統制扈公再興

帳前都統制米公立

忠義張公孝忠

檢校太傅謚忠肅劉公承規官者

元

建武軍節度副使匡公才

子歸德府判國政

沿海巡檢使嵇公安

蘄州路總管中大夫趙公貫翁

四川行省左丞贈高陽郡公韓公渙

孫明戶部侍郎寬

知海寧州湯公福新

子中書省宣事通遵

從事郎蕭縣尹王公君

淮安路醫學教授古逸先生潘公諱

思誠

五世孫明武昌府同知

諱亨

提領杜公佑

南康令金公原舉

第七卷

皇明

駙馬都尉兼淮安衛指揮使黃公琛

刑部尚書楊公靖

孝子岑公義

鴻臚寺少卿郇公旃

廣寧侯謚忠武劉公江

給事中丁公珏

廣東按察司僉事宮公安

大統

興化府通判丁公泰

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劉公安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封洙陽伯謚榮襄

金公灑

南京戶部尚書沈公翼

子太僕寺少卿瑤

孝子楊公旻

子工部侍郎理

行人張公和

青州府知府潘公洪

太原府知府尹公珣

子浙江按察司副使京

雲南布政司右叅議趙公沄

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史公敏

觀復田公潤

杭州府知府陳公讓

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葉公洪

從子刑部侍郎贊

福建按察司副使韋公斌

漕運叅將錦衣衛都指揮周公瓚

大統

子大河衛指揮同知守備

歸德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正

山東按察使石公溧

河陰令張公素

子經明行修雍

陝西行太僕寺少卿顧公達

第八卷

儒林
列傳附

漢

大儒孟公卿

子丞相掾喜 同郡白光少子沛
羅牧子兄附

博士后公蒼

郎中令王公臧 終生附

太傅嚴公彭祖

腹中翁

大儒母將公永褚公大

大儒王公良髮公福殷公嘉陳公鼓

議郎衛公宏

魏

贈衛將軍謚景侯王公肅

吳

太中大夫裴公玄

晉

博士東公替

齊

彭城郡丞謚貞簡先生劉公瓛

弟璉族子顯 鼓

文苑

列傳附

漢

弘農都尉枚公乘

魏

子待詔阜

司空軍謀祭酒陳公琳

博士繆公斐

子尚書光祿勳襲

安成令桓公威

給事中陳公邵

南宋

參軍鮑公照

行參軍掌書記何公長瑜

御史中丞何公承天

曾孫思澄 朗 遜

南學徐公秀

齊

餘抗令丘公巨源

尚書左丞王公摘

裔孫僧孺

梁

學士蕭公文瑛

晉安內史徐公暉

贈侍中太子詹事諡貞子徐公摘

子左光祿大夫陵陵子御

史中丞儉太子洗馬份著

佐佐郎儀陵弟國子博士

孝克孝克子太子洗馬萬載

吳興太守贈侍中中書令蕭公子顯

子太子家令愷子顯弟侍

中國子祭酒子雲子雲子

海鹽令特

諮議參軍徐公君蒼

信州刺史鮑公象

弟均州刺史宏

文德省學士鮑公至

陳

尚書蕭公濟

諮議參軍徐公伯陽

隋

雋才蕭公春

國子博士蕭公該

國子助教包公愷

太子學士劉公臻

唐

國子博士徐公曠

起居舍人知制誥吳公通玄

弟通微

渭南尉趙公嶽

侍郎吉公中孚

皇明

樂安令李公文

廣信府知府金公銑

南京禮部郎中高公雲

第九卷

流寓 列傳附

漢

文成侯張公良

楚中大夫申公積生白生附

諫議大夫江公革

大鴻臚包公咸

齊

梁郡太守封公延伯徐生之附

宋

贈諫議大夫謚忠肅陳公瑾

贈太子太師謚康靖趙公槩

進士馬公存

方技 列傳附

異人

秦

黃石公

晉

南海太守鮑公觀

隋

緡雲山人徐公則

仙

晉

袁真君

北齊

諫議大夫沐陽縣公由吾道榮

宋

莎衣道人

狼范者

皇明

嚴淳子

景仙王公宗道

釋

宋

婁道者

聖僧

僧進公

晉

南宋

神醫徐公文伯

曾祖濮陽太守熙祖射陽

令秋夫父蘭陵太守道度

季父叔嚮道度子鄱陽王

常侍文伯文伯子奉朝請

雄叔嚮子正員郎嗣伯

卜

漢

司馬季主

宋

韓仙衛公朴

列女 列傳附

魯

漆室女

漢

漂母

嚴延年母

孝婦竇氏

• 吳

步夫人

晉

文明王皇后

何無忌母劉氏

唐

王羲方母

樊孝琛妻魏氏

南唐

劉仁贍夫人薛氏

宋

淮陰蕤婦李氏

北辰烈婦

陳公緒妻劉氏

陸丞相夫人

元

匡才夫人高氏

身明

韓氏五節婦

韓氏別有傳
丁氏

賈氏
金氏

貞女侍小花

貞烈何氏

中進妻徐氏附

梁 以下闕秀

劉令嫻

隋

劉臻妻陳氏

唐

張夫人

先賢爵諱終

詩文目錄 四

第十卷

賦

菟園賦

枚都尉

忘憂館柳賦

喜霽賦

繆尚書

舞鶴賦

鮑參軍

蕪城賦

芙蓉賦

遊思賦

飛球賦

尺蠖賦

觀漏賦

并序

野鷺賦

并序

傷遊賦

園葵賦

窮鳥賦

何水部

大禮慶成賦

張宛丘殿撰

齋居賦

鳴鶴賦

雨望賦

鳴蛙賦

哀伯牙賦

病暑賦

蜘蛛賦

燔薪賦

第十一卷

詩

四言古詩

補亡詩

東博士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餘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五言古詩

古詩九首并序

枚都尉

遊覽詩二首

陳軍謀祭酒

雜詩

鮑參軍

學劉公幹體二首

擬阮公夜中不能寐

學陶公體

擬古二首

詠史

行藥至城東橋

還都道中作

數詩

既月城西門解中

江上望月

鮑潤岳

秋日

冬日傷志篇

贈內

徐內史

對房前桃樹詠佳期贈內

答唐娘七夕所穿針

古意彌到長史漑登瑯邪城

春日寄鄉友

王中郎僧孺

侍宴景陽樓

侍宴

春日

應竟陵王教任

蕭光祿

錢謝文學離夜

擬古

何錄事

與蘇九德別

何水部

學古三首

望新月示同羈

行經孫氏陵

宿南洲浦

青青河畔草

日夕望江贈魚司馬

悲行路孤墳

七夕

雪

與胡興安夜別

從鎮江州與遊故別

詠白鷗

行經范僕射故宅

日夕出富陽浦口和朗公

見征人分別

夕望江橋示蕭諮議楊建康江主簿

答高博士

登石頭城

九日侍宴

落日前墟望贈范廣州雲

下方山

酬范記室雲

夜夢故人

望廨前水竹答崔錄事

詠早梅

詠春風

擬古三首

相送

閨怨二首

離夜聽琴

昭君怨

侍宴餞陸倕應令

贈海濼師

別毛尚書

秋日別庾正員

山池應令

蕭中書令

蕭祭酒

徐左光祿

日華

詠日

詠舞

山齋

征虜亭送新安王應令

河邊枯樹

書齋雪後

贈處士幽居

旦起

感遇

昭陵六馬

賀兩拜表

春日雜書

斑竹

寓陳詩

花下飲

漁磯獨釣

飲申氏草堂分韻得影水二字

雲山清趣卷

答外二首

徐節孝

金省庵知府

劉令嫻附

聽百舌

光宅寺

題甘蔗葉示人

摘同心梳子贈謝娘因附此詩

柳絮

張夫人附

第十二卷

七言古詩

秋來

鮑潤岳

寒夜

張宛丘

謁客

有感

北鄰賣餅兒每五更未旦即繞街呼

賣雖大寒烈風不廢而時略

不少差因為作詩且有所警

示秬秸

奉先寺

美哉

磨崖碑後

望淮篇示門人

徐節孝

管春風

高樓春

和蔣龍圖

恨君不住洛陽客

楊柳枝

漁者

題梅二首

潘米壑

送劉彥珩通判九江

秋江橫笛

史松泉參政

宮遊圖

六峰書屋

題王少卿竹畫

韋行素憲副

題夏時勉所藏山水圖

金省庵

送錢惟謙遊湖南

顧貫初苑馬

古意

張夫人附

第十三卷

雜言

和楊掾月蝕篇并序

徐節孝

李太白雜言

項羽別虞姬

虞姬別項羽

偶題	夢李白	勞仙	淮南逢故人	贈王朝用	題聚禽圖	贈下邳索信古	拜新月	歌行古辭	垓下歌	勞歌	孫彥古畫風雨山水歌	七夕歌	瓊花歌	歡樂辭	遊萊水歌	栽菖蒲行	青山白雲圖歌	城南美人歌	樽雨金牙龍潭歌	
			潘水壑	全省庵	張檜泉知縣	顧貫初	張夫人附		西楚霸王	張宛丘			徐節孝		潘水壑					顧貫初

樂府	飲馬長城窟	擬作萬里曲	楚之平	戰榮陽	獲呂布	克官渡	舊邦	定武功	屠柳城	平南荆	平關中	邕熙	應帝期	太和	梅花落	東門行	放歌行	煌煌京洛行	白頭吟	
	陳軍謀	繆尚書													鮑參軍					

東武吟	採菱歌	白紵歌六首	出自薊北門行	君子有所思行	白馬篇	升天行	壯風行	苦熱行	結客少年場	鳴鴈行	空城雀	行路難四首	王明君二首	淮南王	朗月行	堂上歌行	朱鷺	思悲公篇	雍離篇
																		何中丞	

戰城南篇	巫山高篇	上陵者篇	君馬篇	芳樹篇	有所思篇	雉子遊原澤篇	上邪篇	臨高臺篇	遠期篇	石流篇	將進酒篇	將進酒篇	長相思	江南曲	龍笛曲	採蓮曲	擬白馬篇	朱鷺	班婕妤怨	
																			王中郎	何錄事

擬輕薄篇

何水部

門有車馬客

銅雀妓

美女篇

蕭中書令

長相思

徐左光祿

劉生

關山月三首

隴頭水二首

長安道

洛陽道二首

鳥棲曲

出自薊北門行

江南曲

張宛丘

牧牛兒

于湖曲并序

田家詞

江南春

徐節孝

妾薄命并序

將進酒

潘水壑

禽言五首

雨中鴉

楊家女兒曲

婕妤怨

劉令嫺

第十四卷

五言律詩

虎丘寺贈魚處士

趙渭南

送韋處士歸省朔方

靈巖寺

長洲

經無錫縣醉後吟

陪崔璞侍御和崔珣春日有懷

東鄉道中二首

旅次商山

越中寺居寄上元主人

送友人鄭州歸觀

送權先輩歸觀信安

洛中逢盧郢石歸觀

贈越客

風蟬

江邊

垂柳拂金堤

簾蕪葉復齊

水溢芙蓉沼

花飛桃李蹊

採桑秦氏女

織錦竇家妻

關山別蕩子

風月守空閨

恒歛千金笑

長垂雙玉啼

大雅志
卷五

蟠龍隨鏡隱

綠鳳逐帷低

驚魂同夜鶻

倦寢聽晨鷄

暗牖懸蛛網

空梁落鶯泥

前年過代北

今歲往遼西

一去無還意

那能惜馬蹄

曉發

重寄盧中丞

秋日吳中觀貢藕

種圃

張完丘

近清明

晨興

都梁亭下

舟中曉思

暮春遊柯市人家

和應之盛夏

夏日二首

歲暮書事

和西齋

冬夜

冬至後

臘日晚步

臘日二首

兩中二首

和應之細雨

偶折梅數枝置案上盎中芬然遂開

二十三日立秋夜行泊林里港
發長平

正月二十日夢在京師

晚泊襄邑

赴宣城守吳興道中

白羊道中

少年

神宗皇帝挽詞二首 徐節孝

進太皇挽詞五首并表

宮人春睡 楊尚書

馬八司務夜話 潘水壑

山行

新安江行

七里灘

丹溪山

廣安道中

鄰水

蟋蟀

落日

謁墓早行

和金尚德見贈 金省庵

題三峰寺壁

題畫

題便面小景

南莊獨坐

宜陽曉發

五言排律

送歸中丞使新羅

雙頭芍藥

七言律詩

送僧歸廬山

贈天卿寺神亮上人

降虜

平戎

宿楚國寺有懷

早發剡中石城寺

寒食遣懷

長安晚秋

齊中早秋

東望

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故山

題橫水驛雙峰院松

發剡中

登安陸西樓

九日陪越州元相燕龜山寺

經漢武泉

寒食新豐別故人

寄歸

始聞秋風

送令狐郎中赴鄂州

曲江春望懷江南故人

憶山陽

送張文新除溫州

送剡客

送盧絨歸揚州

李先輩擢第東歸有贈

送李裴評事

送同年鄭祥先輩歸漢南

送沈單任尉江都

送李蘊赴鄭州四獻盧郎中

送韓縫歸淮南寄韓綽先輩

送薛耽先輩歸謁漢南

和令狐補闕春日獨遊西街

廣陵答崔琛

答友人

早出洞仙觀

題崇聖寺簡雲端僧錄

別麻氏

代人贈別

二像寺肅元秘書

重遊楚國寺

浙江陪元相公遊雲門寺

陪韋中丞宴扈都頭花園

新先輩宴集必資清談

送陳擬登第任尉歸觀

送裴延翰下第歸觀滁州

李侍御歸山同宿華嚴寺

寄歸

道中寄舒州李珣相公

舒州獻李相公

獻南李相公

山陽韋中丞罷郡因獻

杜陵貽贈杜牧侍御

下第後上李中丞

浙東贈李副使員外

宛陵寓居上沈大人

贈李從貴

下第寄宣城幕中諸公

代人贈杜牧侍御

山陽盧明府以雙鶴寄遺伯氏以詩

大雅志

卷

七

為答因寄和

草堂

春盡獨遊慈恩寺南池

夏日三首

張宛丘

夏日雜興二首

和晁應之大暑書事

送推官王永年致仕還鄉

和即事

和范三登淮亭

次韻盛居中夜飲

同周楚望飲花園

暮春

春日遣興

臘日二首

上元思京輦舊遊

寒食贈遊

梅花

題裴晉公祠

自海至楚途寄馬全玉

登城樓

大雅志

卷

七

歲晚有感

卧病月餘呈子由

喜七兄疾愈

春日

春暮

示諸君

徐節孝

妾薄命

天下風流無綠楊

誰把閒愁付綠楊

一生多恨瘦纖纖

荷花

題紫極宮

華山二首

宿山館二首

過望思臺

望淮亭和君錫并簡鼓復

漁者

題朱秉常錫山清趣卷

冬至展墓

冬夜

用韻復鮑同知

冬日偶成再用前韻

蘇州唐道士蒼雪軒

青居樵唱

夜飲閔惟敬宅鄒克和以酒狂索題

口占以復

舞鳳山謁帝君祠

神龍山遇雨

龍榮寺貽主僧積燈

宿慈濟寺

劉教授明書屋

史松泉

汝西登眺

送陳白沙歸隱

韋行素

贈姚叅戎

寄象山李文顯先生

金省庵

和山谷道人快閣詩

茶竈春烟為宣城楊彥桓題

和湯叅將節遊紫霄宮

夢遊申氏草堂覺而復作

竹友

蓮友

宜陽龍王春瀑布泉

顧貫初

病中思鄉

塞上燒荒吟二首

贈河南張大叅文璧

次韻春遊漫興

高靜齋郎中

次韻陸靖之

太安驛次沈東山題壁二首

鏡中燈

宿瓮城驛續翁應乾起句

次韻香奩詠

復和香奩詠

七言排律

題錦屏山二十韻

顧貫初

第十五卷

五言絕句

為人妾怨

何水部

為人妾思二首

苑中

竹石圖贈別

史松泉

松聲

雪暮

釣者

牧童

題蘭竹二絕

金省庵

山居

張檜泉

郊行

張淮川

江行

秋夜

村居

六言絕句

登山望海

張宛丘

七言絕句

漢陰亭樹

趙渭南

聽蟬

官島曲

寄遠

經汾陽舊宅

靈巖寺

題僧壁

江樓書感

發青山館

落第寄沈詢

贈別

淮南丞相座贈歌者虞姁

東亭柳

經王先生故居

送蕭倪相公歸山

送王龜拾遺謝官後歸澆水山居

尋僧

江行晚泊

度商山

宿四祖寺

婺州宴留上蕭員外

南園

題宣州後堂壁

張宛丘

桓武公

漫成

絕句二首

寄管又中

徐節孝

示諸生

釣者

漁翁

不可知

莫回頭

漁者

織女

題浮漚集

金水橋釣魚應制

楊尚書

題山水二首

潘水壑

題扇面

次韻蘇廷玉遊雲閣寺

春意

和日章見寄六首

金省庵

舟中三首

京中擬破虜凱歌四首

張檜泉

牧馬圖

詞 風流子

張宛丘

漁父樂六首

徐節孝

綠頭鴨

高靜齋

風入松二首

第十六卷

對

童華臺對

伍大夫

圖項羽并三秦對

韓淮陰侯

使南粵王佗對

陸大中

雨雹對

蕭太傅

伐匈奴對

諫

諫吳王許越成

伍行人

諫伐齊	諫吳王書	重諫吳王書	救第五種書	諫何進引兵誅宦官	上皇帝尊號疏	諫射獵疏	收還武庫兵疏	論知人邪正之道疏	論地震為后舅疏	白鶴館災上疏	乞遷都成周疏	論諫官補郡疏	論日蝕地震疏	守瀘正內二事疏	戒妃匹觀經學威儀疏	論部刺史疏	論陰陽不和疏	論園是疏
	救都尉		減中郎	陳軍謀	韓淮陰	薛御史大夫	母將太守	翼諫大夫				蕭太傅	匡丞相			薛高陽		桓議郎

論信讖記各爵賞疏	育民省刑疏	節省疏	諫游獵疏	諫征吳疏	諫營修宮室疏	廣胤嗣疏	諫征蜀疏	政本疏	論漢主稱皇疏	時政疏	陳儒訓疏	獎勸用賢疏	論中書呂壹典故糾舉四疏	侍郎滿辭閣疏	侍郎上疏	征壯世子誕育上疏	開漕渠疏	五品以上議言赦前事疏	論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歷使愆
	王司徒						王衛將軍				劉鄉侯	步丞相		鮑參軍		昭明太子	徐都督		

失疏

時政疏

蕭中令

劾李義府疏

王司戶

又廷劾李義府疏

第十七卷

疏

上經國十策

歐陽布衣

再上十策

三上十策

第十八卷

議

入粟贖罪議

蕭太傅

待單于議

贖死罪議

烏孫持兩端議

竇太后配饗議

廣農議

射鳥傷人棄市議

母償子債坐不孝議

子不宜隨母補兵議

久喪不葬議

新婦覲見之儀議

楚議

表

叙功銓德表

劉車騎

專輒討奕請罪表

謝隨恩被原表

鮑參軍

為柳令謝驃騎表

謝秣陵令表

上五禮表

代文潞公謝太皇太后表

牋

答東阿王牋

為孔道辭建安王牋

書

答陳琳書

與許文休書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登大雷岬與妹書

辭司徒記室書

徐侍中

張宛丘

徐光祿

張宛丘

陳軍謀

何水部

臧太原

王司徒

陳軍謀

鮑參軍

劉郡丞

與尚書令袁粲書	丘餘杭
為衡山侯與婦書	何水部
論子書	徐光祿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求	還書
代武皇帝任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徐左光祿
與王僧辨書	
答諸求官人書	
答李推官書	張宛丘
上趙敬院書	徐節孝
下婿夏侯陟教附	劉車騎
第十九卷	
啓	
謝賜藥啓	鮑參軍
謝假啓	
論國制啓	
答林學士啓	張宛丘
潤州謝執政啓	
賀潘奉議致仕啓	
檄	

為袁紹檄曹操	陳軍謀
檄吳將校部曲	
盟辭	
舉義誅除董卓盟辭	臧太原
與海神誓辭	王司九
序	
文選序	昭明太子
陶淵明集序	
玉臺新詠集序	徐左光祿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宛丘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賀方回樂府序	
李德載字序	
說	
復河說	徐節孝
頌	
河清頌	并序 鮑參軍
佛影頌	
復古頌	并序 徐節孝

椒花頌	劉臻妻陳氏附
記	
進齋記	張宛丘
冀州州學記	
冰玉堂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咸平縣丞廳醑醢記	
雙槐堂記	
戶部題名記	葉尚書
既豐亭記	顧貫初
銘	
凌煙樓銘	鮑參軍
藥奩銘	
飛白書勢銘	
石帆銘	
第二十卷	
論	
達性論	何中丞
安邊論	
遠慮論二首	張宛丘

用大論	
知人論	
馭相論	
將論	
禮論三首	
治術論	
陳湯論	
李郭論	
邴吉論	
第二十一卷	
設論	
應譏	陳軍謀
玄居釋	束博士
七	
七發	枚都尉
七召	何水部
雜著	
瓜步山搗文	鮑參軍
誓海文	王司戶
禍福戒	徐節孝

安叟訓

嗣孟

諱言

敢言

藥戒

題跋

書鄭茶傳

書韓退之傳

書宋齊丘化書

識洞天圖後

春宵透漏圖攷

墓誌銘

司徒章昭達墓誌銘

商瑤墓誌銘

歐陽伯和墓誌銘

明道雜志計八條

徐節孝語錄計一十八條

第二十二卷

先賢行實餘錄

詔

漢宣帝賜蕭望之爵邑詔

成帝報匡衡詔

晉武帝答劉弘討并詔

何無忌死節贈官詔

誥

宋楚州學教授徐積改官告詞

宣教郎徐積賜謚告詞

皇明授黃寶駙馬都尉誥

授黃琛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兼准

安衛指揮使誥

授楊靖刑部尚書誥

追封金瀛沐陽伯謚榮襄誥

奏記

漢鄭朋奏記蕭望之

谷永奏舉薛宣

宋臣寮薦徐積乞以判官充教授

吏部符徐積充楚州教授

發運使蔣公薦徐積乞改官

知楚州蹇序辰薦徐積乞改官

發運使王宗望等薦徐積乞異寵

運司章公再奏徐積乞異寵
知江寧府曾公薦徐積乞處以太學官
開封尹王革奏為徐積請謚
書

漢楊興說史高薦用匡衡書

班嗣報桓譚書

魏應璩與劉靖書

周昭著稱步騭等書

隋晉王廣召見徐則書

晉王送葬徐則書

贊

漢張良遇黃石公贊

周庾信

韓信贊

晉孫楚

二疎贊二首

唐李華

宋蘇東坡

隋縉雲山人徐則贊

柳詒

宋節孝處士徐先生真像贊

潘壝

陸丞相贊二首

明宋濂

學士

張詡

左丞相忠貞陸公真像贊

潘壝

元淮安路醫學教授潘公畫像贊七首

元蒯丘趙瞻

新安王節

洛陽朴全樞子後先節

豫章熊夢祥

河陰熊樞

燕山野先溥

明山東張申浙江有改

潘壝

武昌府同知潘公像贊孟鳳南水別部尚書

宗後學潘壝

傳

元淮安路醫學教授古逸先生傳

家乘

武昌府同知水壑先生傳

家乘

第二十三卷

行狀

節孝徐先生行狀

王資深

南京戶部尚書沈公行狀

明翁世資工部侍郎

浙江布政司參政劉公行狀

白圭

墓誌銘

趙公師旦墓誌銘	宋王安石
尚書楊公墓誌銘	亡名氏
尚書金公墓誌銘	明高穀 <small>大學士</small>
武昌府同知潘公墓誌	金銑
尚書葉公墓誌	李東陽 <small>大學士</small>
知府陳公墓銘	顧達
參議趙公墓銘	
副使韋公墓銘	
檜泉張公墓銘	葉天球 <small>戶部</small>
淮川張公墓銘	邵經濟 <small>工部</small>
參政史公墓銘	金銑
參將周公墓銘	楊循吉 <small>禮部</small>
少卿顧公墓銘	蔡昂 <small>禮部</small>
第二十四卷	
先賢詩文餘錄	
騷	
弔伍子胥辭	高啓 <small>戶部</small>
古歌辭	
渡伍員歌	楚漁父
匡衡歌	漢諸儒

東哲歌	晉元城邑人
詩	
四言古詩	
贈王僧孺赴錢塘令	梁任昉
忠烈詩 <small>并序</small>	徐節孝
五言古詩	
淮陰祠	明楊基
淮陰祠弔古	涂相 <small>御史</small>
擬魏太子鄴中集	南宋謝靈運
詠春雪寄族人治書思澄	何水部
贈王左丞僧孺	
贈鮑參軍服戎行	江淹
贈何殷記室	王僧孺
次徐仲車因婁行父見寄之詩	宋黃庭堅
酬徐仲車見寄	秦少游
徐仲車食於學官吏或以為不可欲	
罷去之太守不聽禮遇如初	
感之而作	
北辰烈婦	徐節孝
次韻答張文潛病中見寄	

感秋和張文潛三首

題湯福新墓碣

明李叔荆

七言古詩

韓信

黃庭堅

韓信荒城

蔡昂

過漂母墓

明唐肅

上趙少師

徐節孝

淮陰義婦

次韻徐仲車

蘇東坡

節孝書院

蔡昂

奉橘圖二首

明危素

高啓

五言律詩

漂母墓

唐劉長卿

次長卿韻

元張楷

韓信城

明卞榮

淮陰侯廟

宋梅聖俞

淮陰祠

明馬卿

韓信城

胡連

淮陰祠

潘頊

漂母祠

入蘭臺贈王治書僧孺

梁吳筠

晚春送吉校書歸楚州

唐李嘉祐

節孝書院二首

胡建

謁節孝先生祠

明楊谷

七言律詩

淮陰侯廟二首

宋韓魏公

讀韓信傳

元陳孚

楚王信廟二首

宋楊庶夫

韓信廟

張建

韓淮陰廟

傅若金

韓信廟

史瑾

韓信荒城

楊茂

韓信釣臺

潘頊

過陳琳墓

唐温庭筠

洛陽春憶吉中孚校書因寄清江

上人

盧綸

浮雲樓和趙嘏

宋曾肇

寄張文潛右史

秦少游

次韻徐積

蘇東坡

淮陰義婦

徐節孝

哭彥規

明張時

拜徐節孝墓

再謁節孝祠

潘壝

拜節孝先生墓

謁忠孝祠

元夕前一日謁昭卹院忠孝祠訪雙

烈祠有作

文節書院亭名以活水易止水避江

木

木

木

木

萬里故事也安得起津老泉

下一矣

陸秀夫抱帝入海圖

元姚燾學士承旨

悼陸秀夫

明謝士元都神

昭卹院落成讌白山太守

潘壝

昭卹院落成奉次潘熙翁

張鼓仁知府

挽金太保二首

何喬新刑部尚書

挽沈尚書克敏

金銑

寄史叅議德敏

壽楊克彰先生

史敏

寄顧存道

五言絕句

和張文潛晚春四首

徐節孝

陸樞密秀夫有序

文文山集杜

繆朝宗

七言絕句

淮陰廟四首

唐劉禹錫

張宛丘

明錢諫議

姚廣孝

木

木

木

木

題淮陰侯祠二首

周全漕運副使

漂母墓

陳孚

漂母祠

儲巖戶部侍郎

趙嘏宅

沈叡

哭少叅趙先生

李元參政

長短句

沙圍茶洮州綠石研贈無咎張文潛

黃庭堅

淮之水示門人馬存

徐節孝

觀省菴集奉題

明金文行人

第二十五卷

賦

韓氏五節婦賦

明大同侯傑

序

非齋先生文集序

陳中前人監

奉橘圖序

丘民

省菴集序

錢溥學士

省菴詩集序

孫原貞兵部尚書

松泉集序

劉翊大學士

送武昌府太守潘公考績序

王達武昌府知府

冰壑遺藁序

郭韶山東布政

三老問年圖序

潘壙

記

伍子胥廟記

宋王文公

淮陰侯廟記

蘇東坡

井陘韓侯廟記

明楊先韓

東海孝婦竇氏祠記

劉昭附山人

重修唐侍御史顯節侯王公廟記

李元

楊谷

楚州教授廳題名記

宋李昉

重修節孝祠記

明唐龍清運都御史

節孝先生遺像記

沈彬理刑郎中

重修文節祠記

潘壙

遼陽備倭記

祝允明野記

雙烈祠記

馬駿淮安府推官

重修烈女墓祠記

潘壙

初建昭邨院記

第二十六卷

碑

忠孝書院碑

胡璉

文節書院碑

潘壙

沂邨東河元帥建武軍節度副使匡

公碑

元管程鉅夫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楊公神道碑

張欽仁

檜泉先生遺愛碑

明石玠尚書郎

祭文

初主文節祠舍菜告文

潘壙

文節祠時祭告文

論

重修文節書院落成釋奠告文
昭邱院成祭鄉先生楊尚書文

韓信論三首

宋陳亮

明趙弼

說

前輩風範

潘壝

前輩議論

考

陸丞相墓二首

厓山志

跋

題宋歐陽澈告身後

楊士奇 大學士

書宋丘公岳家傳後

吳訥

冰壑遺藁跋二首

梁穀 吏部

潘壝

手帖

蘇東坡帖

黃山谷帖

秦淮海帖

張宛丘帖

贊

上玉泉亭

宋江三十六贊有序

龔聖與

行實餘錄

雙燕履 衛朴

詩文餘錄

詩

贈葉公政

元江陰王逢

文獻源流 五

春秋左傳

仲尼問官於郟子

昭公十七年秋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
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也郟子曰吾祖也我
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
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
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
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
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
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
鷓鴣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
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
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
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
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
尼聞之往見於郟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
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孔丘相禮於夾谷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
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
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
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奮夷之俘以
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不謀夏夷
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
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
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
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
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

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
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馬事既成矣而又享
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稅稗也用
批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
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
鄆謹龜陰之田

頃按東海郡即古郟子之國今為淮之海
州孔子問官於郟子因登山望海故古今
相傳稱為孔望山海州屬邑曰贛榆即祝

其實夾谷夾谷之會孔子相馬即此二事
孔子蓋嘗兩至東海其過化存神之妙實
萬世風教之源也志淮郡文獻而不推原
乎此豈知本者哉

淮郡文獻志卷第一

先賢行實列傳

春秋 西楚附

楚大夫伍公舉

伍舉者伍參之子下相人也其先食采於椒亦
曰椒舉參嬖於莊王莊王之圍鄭也晉師救之
王聞晉師既濟河欲還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
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為無事矣戰而不
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
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

文獻志

卷第一

一

轅反旆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其佐先穀剝懷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
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
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
北之戰於邲晉師敗績參死舉以公子牟故奔
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四年令尹公子圍將聘
於鄭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舉遂聘公
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使赴於鄭舉問應
為後之辭對曰寡大夫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
圍為長公子圍既立是為靈王三年使舉使晉

求諸侯與
於宋曰臣
願結驩於
則願假寧
年晉楚人
歸禮以受
否在此命
命周武去
之朝穆去
踐土之明
才廉忠
之良也丑
左師與子
薦聞獻公
不薦守也
以規過在
者有六已
久而弗已
武城寡及
舉曰夫上
侯所由

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常讒惡太子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居城父守邊無極又日夜讒太子於王曰自無極入秦女太子亦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馬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問之伍奢知無極讒太子乃對平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恩乎無極曰今不制後悔也王遂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告太子使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奔宋無極曰

文獻志

卷一

四

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伍奢聞之曰胥已亡楚國其危哉楚人遂殺奢及尚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至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逃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今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濼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釐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還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

文獻志

卷一

五

王伐楚者亦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說也五
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
外事乃進密計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
勝畊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
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
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
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公子光乃令
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
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
誅其大臣卻宛伯氏皆出伯州犁之孫伯嚭亡
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
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闔廬弑王僚自立遂
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與師
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
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
年吳伐楚取六與滿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
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
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
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
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

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
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槩王將兵從
王及戰夫槩王以其屬五千人先擊子常子常
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
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鄭鄭公幸之弟懷
曰此其父實殺吾父吾殺其子可也鄭公恐其
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
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
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惠報周室施及寡人
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昭王
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以
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
辭吳初子胥與申包胥為友其亡也謂申包胥
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
能興之及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不獲乃掘楚
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
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
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
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
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包胥曰吾日莫塗遠

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如秦乞師曰
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
守杜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
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
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
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
而以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
敢即安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
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
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
乘與楚師會於稷大敗吳兵於沂又敗於雍澨
吳王乃歸昭王入於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
差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郢十
九年闔廬伐越越王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
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
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赦於
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
目句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
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
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夫差立二
年伐越敗越於夫椒遂入越句踐以甲楯五千
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夫差將
許之子胥曰不可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
聚而十年殺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吳王
不聽乃與越平十二年夫差將伐齊句踐率其
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
胥懼曰是秦吳也諫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
氏為王孫氏太宰嚭素惡子胥因讒之於吳王
曰子胥為人劉暴少恩猜賊王不可不備焉臣
聞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為人臣內不
得意外傳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
居常鞅鞅顛王蠶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
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子
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託將為亂矣王乃反誅
我我今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
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
半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聽諛臣言以殺良
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今可為器
而抉吾眼縣吾東門之上以觀越之入滅吳也

乃自到死吳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其後越王句踐竟滅吳殺吳王夫差誅太宰嚭以其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

西楚霸王項公籍

項籍字羽下邳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灑籍大喜

大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十

畧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標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標陽吏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後及喪梁嘗主辦陰以兵灑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十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

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惟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數十百人府中皆讙伏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論以所為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狗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勝狗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乃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為乃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屬事成

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主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主景駒大逆亡道乃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粟

九

第一

三

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次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儻於臨菑田假復自立為齊王儻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王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儻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寤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殺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亦

九

第一

三

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
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
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
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
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
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
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
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此所
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
懷王曰宋義論武信軍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
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
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
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
不進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
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
曰不然夫搏牛之蟲不可以破蠱今秦攻趙戰
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
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
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
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宋襄

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
餓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
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
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
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故之
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
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
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
誅之諸將皆服莫敢杖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
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
使人追宋義之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
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
咸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
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乃
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潛船破釜燒廬舍持三
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
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
不降自燒蒺藜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
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

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
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
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
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
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
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
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
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相國趙高穎
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
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

才

第

六

南并鄢郢北阮馬服次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
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
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濫誅之今
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
竝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
世誅之故欲以濫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
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誅亡功亦誅
且天之亡秦無憑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
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
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

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
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
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
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
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敖虛上已盟
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為雍王
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前行漢元年
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
新安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秦中吏
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

大

第

七

多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多竊言曰
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
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
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
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
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
夜擊阮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
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
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
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擊士

且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
項伯夜以語良良乃與伯俱見沛公沛公因伯
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
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寇
盜不敢背德羽意已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
樊噲得免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
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婦女而東
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
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
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

文獻志

卷八

七

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
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懷王者
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顯主約
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
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
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故當分其地王之諸
將皆曰善羽乃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
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乃分天下
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

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

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
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
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
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
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為翟王
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
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
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為殷
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

文獻志

卷八

七

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
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帥百粵佐諸
侯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
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
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
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
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
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
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
封陳餘素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

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
銷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伯王王
梁楚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
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
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而走楚市畏羽乃亡之
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予彭
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田
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項王聞
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
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
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
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激兵九江王布布稱
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項王陰使九江
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
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羣
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以為
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顛大王資餘兵
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殺齊王許之
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常山大

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
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
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
郭室屋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
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
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
王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
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
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
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
破漢軍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漢軍皆南走山
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
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流漢王
乃與數十騎遁去太公呂后間求漢王反遇楚
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
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
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
年羽數擊絕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
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
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漢滎陽漢王患之乃與

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王以故疑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顛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得出此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臯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阮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

阮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翼肯下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即令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怨耳羽從之乃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顛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曰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迺羽也漢

王大驚羽於是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皋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主進兵追羽至故陵復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

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乃後死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而為圍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今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即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止兩騎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

羽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公得乃自到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躪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揚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蒯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漢

淮陰侯韓公信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廼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廼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

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望報乎陰少年有侮信者曰信雖長大無勇力劍擊耳因辱信曰信能死刺我不能也信下於是信熱視俛出於下一市皆笑信以勇於及項梁破淮信乃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弟屠者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楚生楚信新其時十三人皆已新至信信乃作視遠見公曰王不欲就天下乎而新壯士聽公言其言壯其義釋之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高油果和射亦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置南鄭諸將道亡信數十人信度何等已難言土不我用即亡何信亡不及以聞自道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上怒如失左右手履一二君何來揚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死數亡連亡者耳上曰所道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道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

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
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
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
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
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
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
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
擇日齋戒設壇塲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
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
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
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
豈非項王耶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
孰與項王漢王黥然良父曰弗如也信再拜賀
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
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
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
言語恂恂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
當封爵刻印利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

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
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
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
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
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
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
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
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
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
除秦苛濫與民約濫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
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
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
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
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舉兵東出
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
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
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不
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
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豹

豹不聽乃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軍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阪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類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開與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口號

大獻志

第一卷

手

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余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類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類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

曹魏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憑什

圖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
襲我亦以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
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
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
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
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革山而望趙軍
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
漢幟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
嗚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

大獻志

第一卷

五

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
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
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旗鼓走水上軍復疾
戰趙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
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
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
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
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
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趙

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諸校効首虜休皆賀因問信曰兵瀆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瀆顧諸君弗察耳兵瀆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校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馭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

大略志

第一本

五

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類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

敗鄆下身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勅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為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當今之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書

大略志

第一本

五

以使燕燕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擊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得九江王布入成軍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軍渡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

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
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
趙地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
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
止蒯通說信令擊齊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
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
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
救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或說龍且曰
漢兵遠鬪窮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
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
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
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
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
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魚人之勇不足畏也
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
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為
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
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
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
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

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
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為假王以
鎮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人臣請自立
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
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
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
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
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
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
遣張良立信為齊王激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
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
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
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
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
金石交然終為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
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
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
王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
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
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

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屢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荷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涉已去崩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陳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項

本紀

卷之

項

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信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挈其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

本紀

卷之

項

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死群臣皆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吕后使武士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又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歿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吕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

朱子綱目

漢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韓信傳解

頃曰子熟複韓信傳參伍情詞推見至隱蓋信因請為假王王齊徙王楚因變告帝偽遊雲夢禽之赦為淮陰侯再變告相國給信入后縛信斬之夷三族時帝討陳豨空國而往信獨留京師帝豈不防信而變告與斬不於帝乃於后后不待報輒斬之何其專也意者帝必先有以教之而相國實與聞之若信果反帝既禽之何乃赦之乎果再反何變告者不追告於帝帝何不勒兵以待之而乃遠征

相國與后何乃誘而執之遽斬之乎傳稱帝畏惡其能則知帝欲去信之心久矣去信之心久則計將百出變告之言若必有使之者徘徊展轉假手婦人以見殺信不出於已信死帝聞之且喜且哀蓋深幸去其所畏惡而猶惜其有犬馬之勞也然則信果不反乎曰信知勇權力足以自王而不為既平齊請為假王以鎮之雖為漢計抑亦承戰國諸侯客貪封賞陋習無足怪者而信固亦嘗勸帝以天下城邑封功臣矣何良平深計遂躡足附耳語以啓帝膠固不可解之疑然而信則已安於王齊矣傳稱信不忍背漢又自故武涉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我背之不祥此蓋肝膈之言柰何帝疑忌滋深屢趣之使反庶幾有名而信自度無罪中傳乃斬楚亡將鍾離昧謁帝帝遂縛信械至雒陽赦為淮陰侯信從此知必不能免居常鞅鞅此固人情之常何足深罪後世儒者挾書生淺識責信大過謂漂母不望報而信乃務施報酬母千金下鄉亭長百錢曰公小人

為德不竟遂斥為駟儉之見而因以測信之心望報於人自詒伊戚夫信之於漂母於亭長貧賤之遇義當報而不報報之不稱其施以是為君子則孔子所謂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者非邪若夫君臣則不然臣固不當望報君則不可不報三王之世以刑賞馭臣書之懋賞雅之彤弓頌之賚春秋之覺報宴皆是物也君或屯膏吝賞為臣者固不敢貪天之功而君乃因其能也從而畏之惡之設罪以陷之名其為亂臣賊子夷滅三族使不得自

本傳 第一卷 字

澆於天下後世苟有英雄之志者能甘心乎哉不能甘心而曰悔不用崩徹之言悔者悔其不反也益可以自白矣太史公懲已嘗以言懼禍今為信立傳不敢直書其叙事若有而無其推情若隱而顯彼我兩見是非兼存其叙與陳稀謀不具反狀但載口語果孰聽之而孰傳之也夫淺之則直筆可信深之則疑端可尋遷之用心亦勤矣

淮郡文獻志卷一

淮郡文獻志卷第二

漢

將軍季公布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顛先自剄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拜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竄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侍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推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嫂呂太后不遜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

本傳 第一卷

臣顛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吕太后意以噲爲然布曰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陳等起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文帝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邸留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闕陛下上嘿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且僕與足下俱齊人使

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羨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迺大悅引入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弟心
心布之弟也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嘗殺人亡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
太中大夫陸公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召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粵王賈至尉佗魁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誅暴逆將相欲移

其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
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
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
主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
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蹶然起
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
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
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疆
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天下
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
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
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
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
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
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
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
千金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
高帝大說拜賈爲太中大夫賈時前說稱詩
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
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

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
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
之高帝不憚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
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祖
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
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孝惠時呂
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
不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畷田地善往家焉有五
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三
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
者十餘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
女給八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
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宅客率不過再
過數擊鮮毋父酒女爲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請
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者丞相平患之力不
能爭恐禍及已平嘗宴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
坐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
何念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
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

曰然為之秦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語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十萬遺賈為飲食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使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太史公

第五卷

七

楚相爰公盎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故為群盜徙安陵高后時盎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盎兄噲任盎為郎

中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太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讓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盎曰吾與汝兄善今兄乃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緊請室諸公莫敢為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時為中郎將諫曰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鼎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

太史公

第五卷

七

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
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蓋曰陛下居代時大
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湯藥非陛下口
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
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然
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貴育之勇
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
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
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
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

大戴禮

卷三

九

事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騫車敗陛
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
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
布席蓋引却慎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
起蓋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
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
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
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入
語慎夫人慎夫人賜蓋金五十斤然蓋亦以數
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皆
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蓋曰吳王
驕日久國多奸今緣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
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說王母
反而已如此幸得脫蓋用種之計吳王厚遇蓋
蓋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
上謝蓋蓋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
相丞相良久乃見蓋因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
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即
私邪吾不受私語蓋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
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蓋曰善君即自謂

大戴禮

卷三

九

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以益聖而今君自閉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又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容盎素不好龜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景帝即位龜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龜錯謂丞相曰爰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豫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寶嬰為言吳所以反顛至前口對狀嬰言上上乃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上拜盎為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

中初盎為吳相時有從史盜私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去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爰盎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盎校為司馬乃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辟吾親君何患乃以刁夾張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背盎解節麾懷之屐步行七十里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以盎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

聞之皆多盜盜雖居家景帝時使人問蕪策
梁王欲求為嗣盜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
盜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
乃見盜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
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盜心不樂家又多
怪乃之梧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盜
安陵郭門外

少府陳公咸

陳咸字子康沛郡相人也年十八父萬年任為
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

太康志

第卷

十一

為左曹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
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
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
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
下咸素善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於是石
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滅
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
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
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
北海東郡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

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
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然操持掾史郡中
長吏皆令閉門自歛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即
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
吏畏之豪彊執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
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
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
滯於郡守後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
皆鈎校發其姦滅沒入辜權財物官屬及諸中
宮黃門鈎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
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坐免頃之紅陽侯
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
之

太康志

第卷

十一

太傅疎公廣

疎廣字仲翁兄子受字公子東海蘭陵人也廣
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
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
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
傅受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
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

奉觴上壽辭理閑雅上甚矚說頃之拜受為少
傳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
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
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求天下英俊不宜
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
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
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
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數受賞賜
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
為師傅朝廷以為祭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
歲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
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
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
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
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
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
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
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
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設酒念請

本志

卷五

古

十五

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
幾所趣賣以共具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
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願立產業基
社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大人所勸說君買田
宅老人即以間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
諱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
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
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
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所怨也吾既無
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
王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
福以盡吾餘財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
壽終廣曾孫孟達避難徙居沙廬山去疎之足
跡始東傳至混為隴西太守龔馮翊太守龔二
子環智

本志

卷五

古

十五

郡决曹于公

于公東海郡人也為縣獄史郡决曹决獄平羅
之法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
之公初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
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

其亡子守寡我老父系丁壯柰何其後姑自經
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
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
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
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
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
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
咎黨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
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赦重于公見
子定國傳

本傳志

第卷

上

定國字曼倩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為獄
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
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
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
宣帝立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條奏群臣諫昌
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由是為光祿大夫平尚書
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
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
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
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

矜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
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
寃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獻飲酒益
精明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
霸為丞相封西平侯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
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
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
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然上始即位
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
臣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

本傳志

第卷

上

責以職事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
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丞相御史定國惶恐
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不許遂稱篤固辭上
乃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年七
十薨謚曰安侯子永嗣
未少時耆酒多過失年且三十乃折節脩行以
父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
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
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
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

嗣始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干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御史大夫薛公廣德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罷之薦廣德經行宜克本朝為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及為三公直言諫

大康志

卷九

十九

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諫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曰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毆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輿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

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南郡太守母將公隆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與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

大康志

卷九

十九

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上不說頃之傳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與則虞芮之訟息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還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袁帝崩莽

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寃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今史立侍御史丁玄自與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為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為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諫大夫翼公奉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博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數言事宴見天

文獻志

卷七

主

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執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饑疫尤甚上迺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太_上膳減樂府負省苑馬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

穆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位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_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憐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減振掠貧民群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䟽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䟽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䟽書奏天子異其意荅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慧狂惑唯陛下

文獻志

卷七

主

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
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
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
以學在儒官

太子太傅給事中蕭公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
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
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
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焉是時大將
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

大康志

多事奉

手

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
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
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闔
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
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
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
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
公相成王躬吐握致白屋之禮於是光獨不除
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
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

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盧兒下車趨門
禮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
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
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
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
馬兒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
夏京師兩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閑之宴口
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
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
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
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
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
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
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
誅望之變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
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
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書聞徵入
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
宰相欲詳試以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
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

大康志

多事奉

手

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指曰所用皆更治
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
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
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
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
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
之虞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
有臯非盜受賕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
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
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於是天子復
下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
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
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
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滅臯以
誅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又諸盜及
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
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
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
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
何盜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

本傳
第五卷
第五

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
尚有饑乏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
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
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
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時丞
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
累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
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
羅侯常惠上書類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
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
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畢結婚非長策也
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
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
立惠從塞下上書類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
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
望之復以為不可徵少主還復烏孫雖分國兩
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
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
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
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

本傳
第五卷
第五

盡光祿勳楊惲大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奏後竟遣兵護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困乏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策免望之左遷為太子太傅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天子采之詔以客禮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崩太子襲

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周堪本以師傅見尊堂上即位數燕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今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遠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令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蹀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權擅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

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
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
將軍望之傳朕八年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
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
更生皆免為庶人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與
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
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
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
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
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

大戴志

第五卷

子九

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
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為
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
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
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
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
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
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
等封以付謁者勅令召望之手付因今太常急
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

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
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
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
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
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
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
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動左右於
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
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
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時歲

大戴志

第五卷

子九

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之世望之八子至
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
郎病免後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
材能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為茂
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發見責問育為
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
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
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
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

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指免官復為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

文獻志

第三卷

手

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

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

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

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

尚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

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

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

終故世以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

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

金後免官復為越騎都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

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

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

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

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

哀帝崩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

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守元始

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

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

文獻志

第三卷

手

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丞相樂安侯匡公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

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

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願衡射策甲

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

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

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

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

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

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遺衛歸官而皇太子見衛
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
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
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
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
典說高高然其言辟衛為議曹史薦衛於上上
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食地震之
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衛上疏上說其言遷衛為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
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
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衛復
生衛術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
故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由是
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蕭玄成為丞
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衛
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及朝饗群臣威儀之則上
數納其言頃之衛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皆
可采用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蕭
玄成及衛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
衛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行

大戴禮 卷之五 第五卷

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衛譚居大臣
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
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
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
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自詔勿劾衛慙懼
上疏謝罪因稱疾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
詔報不許衛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
群下多是王尊者衛默默不自安每有風雨水
旱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尉撫不許
久之衛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衛免
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衛冠履而有司奏
衛竟坐免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
多為博士者

大戴禮 卷之五 第五卷

太師兼司徒馬公宮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
甲科為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
丹薦宮行能高潔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
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
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宮復代
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

雜議帝祖母傳太后謚及元始中王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以侯就第卒

高陽侯視尚書事薛公宣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吏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悅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幽州刺史

大戴志

第奉

古

舉茂材為宛句令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跡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上徙宣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檄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

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教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今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累葢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申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檄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檄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

大戴志

第奉

手

上賦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已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海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今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栗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今鉅廉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栗宣即以今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

趙魏而不宜勝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憐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顯勉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

大魏志

第三卷

三十一

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樞以顯其魂府掾吏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慚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畧利用而

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張職辦月餘御史大夫于未卒谷永上疏陳宣行能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會中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

大魏志

第三卷

三十一

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宣子况為右曹侍郎後有罪爵減完為城旦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于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素行舍中處置什物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

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

侍御史嚴公延年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立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

按卷中收錄槩指楚人者三其說見前楚州考如兩龔一居武原一居廬里皆彭城地名乃西楚人也不敢妄入

淮郡文獻志卷第三

漢

大司徒司直王公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尚書王莽世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信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蕪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无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嘆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榮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爲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病告不能言對召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議郎給事中桓公譚

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
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
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
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
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哀平間...
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是時...
高安侯董賢寵倖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踈晏...
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
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
至愛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
驚動曰為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
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娶君女以媚道求主...
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伎此...
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
借以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慙...
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
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諷太醫令真欽使...
求傅氏罪過遂遠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
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司馬...
譚名欲與之交譚先書於賢說以請

大康帝 第五卷

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
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
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更...
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
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
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書奏不省時帝方信讖...
多以決定嫌疑又醜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
復上疏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
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嘿然良久...
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
大怒曰桓譚非聖無灋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
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
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
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光武善焉琴道一篇未...
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
六篇元和中肅宗東巡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
里以為榮

大康帝 第五卷

平鄉侯謝公安

謝安下邳人建康元年陰陵人徐鳳冠畧郡縣...
白稱無上將軍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斬之封

平鄉侯邑三千戶見滕撫傳

潁川太守趙公興

趙興下邳人也肅宗時司隸校尉不邱諱忌每入官舍輒更修繕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魯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見郭躬傳

荊州刺史吳公樹

吳樹下邳人為宛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

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鴆之樹出死車上見梁冀傳

永樂少府陳公球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父臺度漢太守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

太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督郵不肯

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

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

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群聚寇鈔陸梁荆

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守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

球到設方畧期月間賊虜滿散而州兵朱蓋等

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濕

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

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

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

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

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

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

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

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徵

并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

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為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

罪會赦歸家徵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遷

南宮雲臺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

南宮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

殞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忠省球議作

不廉志

第五卷

七

公出自宗室位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父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節許諾亦結謀陽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脇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因共白帝曰節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執受取狼藉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節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從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竝知名

不廉志

第五卷

七

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見謝承書

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為沛相時袁術僭亂欲結呂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讓告布并求迎婦珪恐

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
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
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
將有累印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
追還絕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
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
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
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
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中二千
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
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
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
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
竝顯重但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
不為動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
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
譬如養鷹餓則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
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大將張勳喬蕤等與
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有兵
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

卿之由也為之柰何珪曰還表與術之師
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這鷄執
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還奉書曰二將
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
帛今袁術造逆謀宜共誅討柰何與賊還來伐
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天下此
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還奉
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喬蕤餘
眾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見呂布傳
登字元龍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畧少有扶世濟
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
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有幼視民
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
尉登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稅稻豐積後與
父珪俱事呂布珪知布不足以共事乃遣登為
布奉使到許營操用為廣陵太守使於郡詔宗
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
薛州之群萬有餘戶東手賜命未及期年功化
以統有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曾操至下
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

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殺張弘懼為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希既伏誅登以功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荷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軍初到桂甲覆水群下咸以今賊象士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陸居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群狄吾既不能過除凶惡何逃寇之謂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伏葦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執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詣敵營步騎抄其後敵象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敵象遂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策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曹操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今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敵象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

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援郡隨登老弱襁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登既去孫權遂跨有江外登年三十九而卒曹操臨大江而歎曰恨不用陳元龍計而今封豕養其爪牙乎初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止夾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魏文帝世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見呂布傳

中郎將臧公晃

臧晃廣陵射陽人也有幹才熹平元年會稽妖

賊許昭起兵向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賡擊破之昭遂復更屯結旻等進兵連戰三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為使匈奴中郎將子洪見洪傳

旻達於從政為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其國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

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見謝承書

洪字子源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為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拉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完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

大傳

第三卷

十一

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於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減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畧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盤歃血而盟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減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遠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

大傳

第三卷

十一

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舍明府去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食者土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衆分歎之殺其

文獻志

第三卷

十四

愛妾以食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賊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乎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何為擁衆觀望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讎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已用乃殺之

東郡丞陳公容

陳容洪邑人少為諸生親慕臧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袁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柰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莫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見臧洪傳

文獻志

第三卷

十五

三司使陳公耽

陳耽東海人以忠正稱漢桓靈時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採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馱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官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亂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馱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

遂誣陷耽死獄中見劉陶傳

太傅劉公虞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獫狁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疏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逋懸皆畔還本國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泰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

女獻志

第壹卷

六

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民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眾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掠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眾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勅公卿奉迎純又別使烏桓峭王等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

恩積北方明年復示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

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為太傅時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朝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

女獻志

第壹卷

六

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魚肉遠近豪俊夙儲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眾以自彊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渤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

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勦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汚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解于銀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驕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

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過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勅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精銳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司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脇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祝曰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

虞首歸葬之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眾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子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雄之際舍諸天運激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魏

大獻志

第五卷

千

司徒謚成侯王公朗

王朗字景興東海郟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事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皆不應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以為治中朗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若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祀於是

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其儒雅詰讓而不害留置曲阿朗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朗策遣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既見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太祖問朗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也

大獻志

第五卷

主

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太祖然之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時鍾繇明察當瀆俱以治獄見稱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以育民省刑為勸及帝踐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切諫帝優答之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讓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以為天子之軍當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今權之師

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鵜鵠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詔不許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竟不至車駕臨江而還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轉為司徒於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帝報納之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太和二年薨謚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有詔聽許肅子恂

才力終後將軍虔子康隆仕亦宦達為後世所重肅曾孫雅
雅字茂達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頽弊無復廉耻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將拜遇雨諸以繳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談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

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見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而朝廷方亂內外攜離但愼默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雅

玄孫

諶字仲和祖慶員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為徐州辟諶為迎主簿又為州迎從事湘東王或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或即帝位是為明帝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諶有學義見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諶屢諫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園基置園基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園基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

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為清定訪問後為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黃門郎齊永明初累遷豫章王太尉司馬武帝與諶相遇於宋明之世甚委任之歷黃門郎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諶貞正緜謹朝廷稱為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江王中軍長史又徙西陽王子明征虜長史行南兗府州事諶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責後每為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卒

大統志

第長表

重

揚州刺史劉公馥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威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為司徒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暨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乾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

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
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
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
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
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苦藁覆之夜
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
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
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子靖

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
昔為彼州今卿復典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

大赦

第

三

五

任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為河南尹散騎
常侍靖為政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使之有馥
遺風母喪去官後為大司農衛尉遙封廣陸亭
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後遷鎮北將軍
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濼莫
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
又修廣戾渠陵大竭水溉灌蒯南北三更稻邊
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
鄉侯謚曰景侯子熙嗣熙弟弘

弘字和季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

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
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
由是為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
於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為幽朔所稱以勳德
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
蠻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驥等討昌自方
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
弘代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餘官如故
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參軍蒯恒為叢
軍都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

大赦

第

三

五

弄軍圍宛敗趙驥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
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遁其眾悉
降荆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
張奔領荊州弘至奔不受代舉兵距弘遣軍討
奔斬之表請專輒之罪優詔答之張昌竄於下
雋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眾時荆部守宰
多缺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乃叙功銓德隨才補
授甚為論者所稱乃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
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
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餘並

從之陟弘之婿也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
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
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
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
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
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
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衆共其利今公私
兼并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濫又
酒室中云齋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麩米而優
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
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
糧弘移書贍急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
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
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
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
自固於時流人在荊州十萬餘戶羈旅貧乏多
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資才隨資叙
用時總章太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
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
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

原缺第二十九葉

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
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
敢闖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
官如故弘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
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
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
為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既旋弘自以老病將解
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表上卒於襄陽士女
嗟痛若喪所親矣子璠
璠追遵父志墨經率府兵討勸戰於濁水斬之
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於己雖
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穎璠又斬勸朝廷嘉
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謚曰
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為順陽
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
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為主表陳之由是
徵璠為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
洛陽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
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
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蜀

安漢將軍麋公竺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
貲產鉅億後徐州牧陶謙辟竺為別駕從事謙
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
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
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
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於時困匱賴此復
振後曹操表竺領羸郡太守竺弟芳為彭城相
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

本族志

第五卷

手

劉表相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及益州既
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
啟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
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
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
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
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
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
射御云

吳

丞相步騭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亂避難江東單
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
晝動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
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脩刺
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
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疆也而今舍去
欲以為高祗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
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耻之
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穀膳重沓以

本族志

第五卷

手

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
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
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
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除海鹽長還辟
車騎將軍東曹掾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
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
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
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
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燮兄
弟相率供命南出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

閻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樊相聞求欲內附
隲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
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隲隲將交州
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
權遂命隲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
驚擾處處阻兵隲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
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
涇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
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
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夢人好善與隲書曰夫

大獻本

第五本

書

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
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
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死後之宜猶或緬焉未
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
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隲於是條列賢士
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
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
因上疏獎勸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
隲上疏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隲前後薦達屈滯
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

言多蒙濟賴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猶誨育
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在西陵二
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眾喜怒不形於
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隲所領
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
吳書曰晉有大夫揚食萊於步後有步叔乘字
子車與七十子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
者以功封淮陰侯隲其後也

吳郡太守吳公展

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則厲俗信可
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
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
明時之儔也

見梁劉孝標世說注

淮郡文獻志卷三

淮郡文獻志卷第四

晉

中書令繆公播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恭為司空以播為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胤顥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顥令奉帝還洛約與顥分陝為伯播胤素為顥所敬信既相見虛懷

本傳

卷四

十

十

從之顥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為誅首謂顥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顥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為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為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顥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顥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顥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顥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為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即帝位是為懷帝以播為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

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為已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嘆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獻歎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害焉其能終手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從弟胤

本傳

卷四

十

十

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畧齊初為尚書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越使胤與播俱入關而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胤為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胤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胤不受胤乃還洛懷帝即位拜胤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既而與播及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為東海王越所害

江州刺史徐公寧

徐寧字安期東海郟人也少知名通朗博涉為輿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常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

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訪之云是與縣彞乃造之寧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彞大賞之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彞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彞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爲叙之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見桓彞傳

丹陽尹劉公悛

劉悛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弟潢字仲嘏吏部尚書皆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悛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織芒屨以爲養雖華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唯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悛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悛復喜母又不聽及悛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悛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

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悛盛素敬服悛及至便與抗荅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悛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交善郗愔有僮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于悛悛問何如方回也羲之曰小人耳何得此郗公悛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温嘗問悛會稽王談更進邪悛曰極進然故第二流耳温曰第一復誰悛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悛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爲荊州悛言於帝曰温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温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唯悛以爲必尅或問其故云以揄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温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也尤好老莊任

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
悛曰丘之禱久矣遂卒官年三十六孫綽爲之
誅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
以爲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悛流涕曰可謂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
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爲名流所
敬重如此

封安城郡開國公鎮南將軍何公無忌

何無忌東海郟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
不稱其心者轉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
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
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
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害
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恸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
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
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
靖之有舊請莅小縣靖之曰玄不許無忌乃
還京口初劉裕常爲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
結至是因家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
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疆盛其可圖乎

本傳

第五

五

五

毅曰天下自有種弱苟爲失道雖彊易弱正患
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
也毅曰所見唯劉下邳無忌笑而不荅還以告
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與舉義兵襲京口無
忌僞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初桓玄
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
合之衆勢必無成顛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
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擄捕一擲
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
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
制以無忌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
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
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
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淦
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
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
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
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
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一
鼓而敗也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

本傳

第四

本

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逕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據潯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祀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崢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既而爲桓振所敗退還潯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尅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仗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拒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卵未

足爲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蟄之毒邾魯成鑿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以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既及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起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詔書傷悼贈侍中司空謚曰忠肅子邕嗣初桓玄尅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尅濟爲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勲皆以筭畧攻取爲效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宋

封新寧縣男蒯公恩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恩

伐馬芻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
大丈夫彎弓三石柰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
器仗自征妖賊常為先登膽力過人甚見愛信
於婁縣戰箭中右目平京城定建鄴以軍功封
都鄉侯從伐廣固破廬循隨劉藩追斬徐道覆
與王鎮惡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又從伐司馬
休之自從征討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錄其
前後功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
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
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為
司馬後入關迎桂陽公義真沒於赫連勃勃傳
國至孫無子國除

太子右衛率望蔡縣子虞丘公進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郟人也少時隨謝玄討
苻堅有功封關內侯後從宋武帝征孫恩頗戰
有功從定建鄴除燕國內使封龍川縣五等侯
及廬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
可面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陽太守後隨劉
藩斬徐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
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追論討司馬休

之功進爵為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領軍將軍謚元侯趙公倫之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宋孝穆皇后之弟也
幼孤貧事母以孝稱宋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闕
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
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峽柳大
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
縣侯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領軍將
軍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又居方伯公
私富貴入為護軍之資卒謚元侯子伯符嗣

大秋志

卷四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為寧遠將軍總領義徒
以居宮城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輕身貫甲胄助
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
州刺史為政甚嚴吏人畏懼遠近劫盜無敢入
境元嘉十八年徵為領軍將軍後為丹陽尹卒
官謚曰肅

征西將軍謚穆侯蕭公思話

蕭思話本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
字君洸歷徐兗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贈前將
軍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

侵梟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
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後襲爵封陽縣
侯元嘉中為青州刺史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
黨謀為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
年魏軍大至乃棄鎮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
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用銅斗覆在藥厨下
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
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
失和氏帥揚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
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取侵地置戍
葭萌水思話遷鎮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也過
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少府為益州刺史法護
委鎮之罪為府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
任一方命言法護病卒文帝使思話上定漢中
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
史南蠻校尉文帝賜以弓琴手勅曰前得此琴
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
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夫人真無所與讓也
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
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

間意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徵為
吏部尚書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侍府軍身九
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為田父於閭里何憂
無人使邪未拜遷護軍將軍是時魏攻懸瓠文
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思話固諫不從魏軍
退即代孝武為徐兗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
為圍碣磔城不拔退師歷下為江夏王義恭所
奏免官元凶弒立以為徐兗二州刺史即起義
以應孝武孝武即位徵為尚書左僕射固辭改
為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劫掠二
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後拜郢州刺史加
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侯
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挾節監督
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
才好士人多歸之子惠開惠明惠基惠明子眎
眎素梁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金
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司徒左西屬南徐
州中從事性靜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
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

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為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為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即齊太尉王儉女又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述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梁書惠基惠明弟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歷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弈碁齊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高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高帝頓新亭壘以惠基為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為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後為長兼侍中袁粲劉彥節起兵之夕高帝以彥節是惠基妹夫惠基時直在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彥節相知由是益加恩信任齊為都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

大獻志

第四卷

十一

大獻志

第四卷

十一

所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為善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洽齊書洽字宏稱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及長好學博涉善屬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更數十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累遷臨海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人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勅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於官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惠基弟惠休惠休弟惠朗惠朗弟惠倩齊左戶尚書子介齊書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為揚州刺史以介為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類無良守可以介為之由是出為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為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關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仕帝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

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帝勅助防常黠納之介聞而上表致諫極言不可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朏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滅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滅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介第三子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

醜籍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教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弗為也乃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陳永定中侯安都為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宣帝即位為黃門侍郎晉安王為南豫州以為長史時王尚少未親人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為光祿卿允性

大康志 第四卷 五

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鎮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子徵脩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為列曹何為方辛苦蕃外荅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榮勢如此至德中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為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以叙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為人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尋拜光祿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時南士至長安者例皆授官允與尚書僕射謝伯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賜帛尋卒年八十四允弟引陳書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與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頔為衡州刺史乃往依焉頔遷廣州病死子紇領

大康志 第四卷 六

其衆引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表曜卿亦但安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何憂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宣帝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旨遣兒弟爲質後主即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

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子德言最知名引弟彤位太子中庶南康王長史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也琛少明悟有才辯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與語大悅儉時爲丹楊尹辟爲主簿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北使還爲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處來使齊武帝譙之琛於御筵舉酒勸處處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悅服處乃受琛酒累遷尚書左丞時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亦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前人多耻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違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

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自
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
自奉勅之後已行舍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
無不入懷慙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為儀適
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今史有異以彰優
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東昏
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
皆為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梁武在西邸與
琛有舊梁臺建以為御史中丞天監九年累遷
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
南度唯齋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
書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
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
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書餉都陽王範獻于東
宮後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王
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牀幕為神坐公私請
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
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
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
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頗

莅大郡不事產業有關則取不以為嫌歷左戶
度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讌接琛以舊恩嘗犯
武帝偏諱帝欽容琛從容曰二名不偏諱陛下
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
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棗擲上正中
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有人不得如此
豈有說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
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呼琛為宗老琛亦奉陳
昔恩以早蓬中陽夙忝同閨雖迷與運猶荷洪
慈上答曰雖云早契關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
初且道狂奴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
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
自解龜事畢餘餒必陶然致醉位特進金紫光
祿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
葬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謚曰平
子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
萬言子遊位少府卿遊子密字士幾幼聰敏博
學有文詞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塤按齊高帝道成梁武帝衍同出晉淮陰令
整為五世從兄弟是一蕭也思話為宋洮陽

令封陽縣侯卓之子孝懿皇后之弟又一蕭也夫以一族而開兩朝帝王之業以一姓而擅三朝帝后之尊且同出一方時相先後魏手赫然盛矣卒也帝之家多覆敗后之族多才賢天之報施豈不昭昭矣乎

世祖武皇帝

蕭齊字宣遠本蘭陵人齊高帝長子也仕宋為齊令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反曠不從命南康和沈蕭之義子鄒嶽族入蕭欣祖門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遂率部曲百餘人起義避難揭陽山及為廣興相嶺南積旱水阻涸商旅不通上鄒任既至無雨而川流暴起遂得利涉元微四年蕭暹晉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暹帝立徵晉熙王燮為撫軍揚州刺史以上為左衛將軍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即據湓口城為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我子也上表求西討不許乃遣偏軍援郢平西將軍黃回等皆受上節度昇平二年事平遷江州刺史封闡喜縣侯其年徵

侍中領軍將軍尋加督京畿諸軍事三年又加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給班劍二十人齊國建為齊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給油絡車羽葆鼓吹增班劍為三十人以石頭為世子宫官置二率以下坊省服章一如東宮進為王太子高帝即位為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壬戌高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永明十一年七月戊寅帝不豫崩于延昌殿年五十四群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世祖九月丙寅葬景安陵上剛毅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為先頗喜游宴雕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臨崩又詔凡諸游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釐金粟繒纈故人已甚珠玉玩好傷俗尤重嚴加禁絕史臣論曰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恭始開運大拯時艱及蒼梧暴雷繫結朝野而百姓懷慄命縣朝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方戮力實懷尺寸之望豈惟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此武帝雲雷伊始功參佐命雖為繼

體事實艱難御衮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由已出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內充鮮人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象庶所同幸亦有齊之良主也

尚書左僕射李公安人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嶷衛軍將軍父欽之薛令安人少有大志常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剋安人尋率部曲自援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簿蒲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爲廣陵太守行南兖州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人遣軍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

素爲安人所親盜綸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歛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時蒼梧縱雲齊高帝憂迫無計安人白高帝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高帝即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自宋恭始以來內外頗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下安人上表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於家國

密事上雅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爲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詔安人禦之魏軍退安人泐淮進壽春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大號自云垂手過滕州郡討不能禽積十餘年安人生禽之斬建康市高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爲丹陽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今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尋表以年疾求退爲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謚肅侯子元履

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為司徒竟陵王子良
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勅元履
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廣之先為安人所厚
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
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
之賜也仕梁為吳郡太守度支尚書衡廣青冀
四州刺史

驍騎將軍桓公康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
高帝為軍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

大康

第

手

為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橈一頭貯穆后一頭貯
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
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郡追
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膂
力絕人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
寺中病瘡者寫形帖著牀壁無不立愈後除襄
賁令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
事已平除賁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
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
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

高帝所養健兒虛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
旦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
拔白刃欲出仍隨高帝入宮高帝鎮東府除武
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高
帝誅黃回回時為南兗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為
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
人為之語曰欲併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閣
將軍南濮陽太守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侯高帝
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
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年魏軍動康大破魏
軍於淮陽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大康

第

手

散騎常侍衛將軍曹公武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齊高帝鎮東
府使虎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為屯騎
校尉帶南城令石頭平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
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即位累遷驍騎將軍帝以
虎頭名鄙勅改之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
元年為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為侯東昏即
位為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暹光
反武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散騎常侍衛將

軍武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
七千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
蔬食膳無膏腴嘗為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伎金
翠耀眼冠服精華蟲兒等因是欲誣而奪之人
傳武毒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武雖武士
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
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
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
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
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

文選 卷之九 孝 孝

夢如田膝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
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爾忘我
顧託之言邪我兒饑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
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
子世溘世宗並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為大郡
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未遂封侯富顯歷位太
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謚曰壯
侯

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周公盤龍
周盤龍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

中以軍功封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構難盤龍
時為冗從僕射隨齊高帝頻新亭稍至驍騎將
軍改封沱陽侯高帝即位進號右將軍建元元
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為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
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
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
杜明年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王成買
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衛門
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
答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便為

文選 卷之九 孝 孝

孝子孝子則門加素至世子則門施丹楮至是
買被園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勅盤龍率
馬步下淮陽就李安人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
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首見
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奉叔單馬
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
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素筋馳馬奮
稍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馳名
莫不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
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

不出復躍馬入戰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遠永明五年為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嘗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騁稍後以疾為光祿大夫尋出為兗州刺史進爵為侯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因大霧乘船入溝中採樵載魏人直向城東門盤龍坐為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坐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堯整盤龍曰此貂蟬從堯整中生耳尋病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盤龍征討隆昌元年出為青冀二州刺史既而封曲江縣男

贈車騎將軍謚壯王公廣之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為馬隊主隨劉劭征殷琰兵既盛而合肥戍又阻兵為寇劭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制之劭幢主皇甫肅謂劭曰廣之敢奪節

大業志

卷四

五

大業志

卷四

五

下馬可斬劭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及行合肥果拔劭大賞之即擢為軍主廣之於劭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邪廣之由此知名初封蒲圻子肅有學術善舉止廣之亦雅相推慕劭亡後肅更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啓武帝以為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廣之後以征伐功位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齊高帝廢蒼梧出廣之為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頭仍從高帝頓新亭高帝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高帝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勳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為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為其啓聞政恐得與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啓依法今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為侯武帝即位累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為豫州刺史豫廢鬱林後拜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應城縣公建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謚壯公子珍國仕齊為南譙太

守梁改封宜陽縣侯累遷丹陽尹

豫章內史劉公休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初為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為湘東國常侍不為帝所知襲祖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恭始初諸州反休素能筮知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授吳喜為喜輔師府錄事參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

鼎味莫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勞彦遠以善筮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斷之何如彦遠率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妻勅與王氏二十枚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荚掃帚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負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為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齊建元初為御史中丞頃之啓言宋世載記六十歷斯任者

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四年出為豫章內史卒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輕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長沙太守王公沈

王沈字彥流東海人歷錢塘山陰秣陵今南平長沙太守皆有能名清廉戒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憇故吏為營棺柩見傳

梁

昭明太子統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強仕方有冢嗣時徐元瑜降又荊州使至云蕭穎胄鼎病卒時人謂之三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有一月立為皇太子時年幼依舊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未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宮太子生而聰敏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

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
便留未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
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
學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獄事問左右曰是
皂衣何爲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
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
罪以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爲
具言於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
縱者即使太子決之建康縣獄誣人誘口獄讞
縣以太子仁愛故輕當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
便合家孥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
已可付治十年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
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游冠金蟬翠綵纓
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
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
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
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
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
三諦法義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
以爲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

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
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
太子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
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
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
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
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
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
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
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
哀者踰月不舉劉僕射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
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
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
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
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
今止云多歷年所忍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
常未安近亦嘗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
慕悼之言張不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
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爲國章
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

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
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射議即情未安可令
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
議稱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
為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未福省
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
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勅中書舍人顧協
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
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
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

大戴志

第卅卷

五

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
政為汝如此胃中亦填塞成疾故應彊加饘粥
不俟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逼終喪日止一
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
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
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
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
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
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
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

與學士商權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
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
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
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
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
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
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少時勅賜太樂女
伎一部畧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
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遺腹心左右
周行間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

大戴志

第卅卷

五

振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
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
歛則為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歛
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郡屢以水
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
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節發吳吳興信
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踰帝優詔以喻焉太
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
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
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游後池乘雕文舸摘

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疾恐貽帝憂
深戒不言以寢疾聞武帝勅看問輒自力手書
啓及稍薦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
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舉惡馳啓武
帝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欽以
袞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
長史王筠爲哀冊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
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毗庶及疆徼之人聞喪者
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荆子者問之
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
大藏志
手
頗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梓邊恐厨人獲罪不
令人知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
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
犯公物此科太重今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
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所著
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
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薨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
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
譽封岳陽郡王警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

各三千戶女悉同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儀
別立金華宮焉異

贈特進右光祿大夫謚簡肅徐公勉

徐勉字脩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武帝霸府
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
屬霖雨家人祈霽勉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
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驎
必能致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
而行之年十八召爲國子生便下帷專學精力
無怠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
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
甲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
勉理證明允莫能貶奪司官咸取則焉遷臨海
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俄徙署都曹時琅邪王
融一時才雋特相慕悅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
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弊衣裾融後果陷於法
以此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
王游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
林謁見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即位拜中
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直內省遷臨川王

後軍諮議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稱職天監三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王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群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曹彞倫有序既閑尺牘魚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為避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曷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

本家本

卷九

三九

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為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弱見沒矣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勅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內講孝經臨川王宏尚書令沈約備二傳勉與國子祭酒張克為執經王瑩張稷柳愷王暕為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畫人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首迎主簿盡選

國華中正取勉子崧為南徐選首帝勅之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耻以其先為戲答旨不恭由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後為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詹事如故時民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言之宜依古三日大斂詔可其奏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為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

本家本

卷九

三九

儉居職以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昏冠吉凶勉皆豫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表上之詔有司案以遵行尋加中書令勉以脚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决勉患脚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選省勉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積蓄奉祿分贖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駟如其不才終為他有膏為書誠其子崧勉第二子忤卒痛悼甚至不欲

久廢王務乃為答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
筭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賚勉
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之外月別給十萬信遇
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二年以疾自陳移授特
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扶如故
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
皆資天府有勅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
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大同元年卒時年七十
武帝流涕即日車駕臨殯詔贈特進右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

本紀

卷

第

謚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心決斷曰肅故謚簡
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
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勉善屬
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嘗以起居注煩
雜乃撰為流別起居六百卷左丞彈事五卷在
選曹撰選品五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
釋二教殊塗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
二集四十五卷又為文章表集十卷皆行於世
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
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焉

長城縣今何公敬叔

何敬叔東海郟人也任長城縣今有能名清廉
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
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見思澄傳
中撫軍司馬何公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
仕齊為奉朝請豫崔慧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
懿懿深保匿焉會赦出頃之懿遭難子弟皆潛
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發覺遠踰垣以免
融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遂亡渡江因降魏入

本紀

卷

第

壽陽見刺史王肅求迎武帝肅遣兵援送武帝
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
未易及也武帝踐阼以奉迎勳封廣興男為後
軍鄱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
志力知無不為恢亦推心伏之恩寄甚密遷武
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
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
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
以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迹雖似偽而能委
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雕漆江左水族甚

賤遠毒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爲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罰遠已無職就罰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杖除名後爲武康令愈勵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皆盛供張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雙鸞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自縣爲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

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以此多爲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後爲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陳

侍中驃騎大將軍徐州刺史蕭公摩訶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父諫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陳武帝赴授建鄴路養起兵拒武帝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侯安都常從征討安都遇之甚厚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武帝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

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以平留異歐陽紇功累遷巴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顏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椶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殺之未發摩訶遙擲銳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以功封廩平縣伯尋進爲侯位太僕卿又隨明徹進圍宿豫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從橫奮擊

斬誠甚衆及周遣大將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鑿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鑿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中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耻願公率步卒乘馬輿徐行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朕專征今被圍逼慙寘無地且步軍旣多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夜發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之比旦達淮南宣帝徵還授右衛將軍及宣帝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主遂奔東府城摩訶入受勅乃率馬步數百趣東府城斬之以功授車騎大將軍封綏建郡公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閣聽事置鴟尾後主特詔摩訶開黃閣門施行馬聽事寢堂並置鴟尾仍以其

女爲皇太子妃會隋遣總管賀若弼鎮廣陵窺江左後主委摩訶禦之授徐州刺史禎明三年元會徵摩訶還朝若弼乘虛濟江襲京口摩訶請率兵逆戰後主不許及若弼進鍾山摩訶又曰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壘整未堅人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尅之又不可許至隋軍大至後主謂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克賞賜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之南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

大業

卷

七

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八千初無戰意唯魯廣達田端以其徒力戰賀若弼及所部行軍七總管揚牙韓洪負明黃昕張默言達奚隆張辯等甲士凡八千各各勒陣以待之若弼躬當魯廣達麾下戰死者二百七十三人若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後主求賞金銀若弼更趣孔範範兵暫交便敗

走陳軍盡潰死者五千人諸門衛皆走黃昕馳燒北掖門而入員明禽摩訶以送若弼若弼以刀臨頸詞色不撓乃釋而禮之及城平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若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若弼哀而許之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取食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隋文帝聞摩訶抗答賀若弼曰壯士也此亦人之所難摩訶訥於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獵無

大業

卷

七

日不畋游及安都征伐摩訶功居多子世廉世廉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爲之歔歔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之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功爲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智深收其屍手自殯歛哀感行路君子義之

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畧亦匹夫不可奪志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徒歟

頃按蕭摩訶臨遣對後主曰從來行陣為國
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白土岡之陣國之
存亡係焉後主於是時乃辱其妻孰與於辱
其身遂令摩訶無戰意以至於敗身亡國國
亡而入隋又陷於不義而死豈其初志與惜
哉

北齊

贈太尉錄尚書皮公景和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
中兵參軍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

大曆本

善本

見

四

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
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
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
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
異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
縣子景和趨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黃龍征
契丹定稽胡討蠕蠕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
侍中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
故頗有美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嘗令景和
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

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治嘗令景和按覆據
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
遷領軍將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關內
外莫知所為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今事
平除尚書右僕射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
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成郡王又有平陽人
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麵不多供贍甚
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為神力見信於
魏衛之間將為逆亂謀泄乃潛渡河聚眾自號
長樂王已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

大曆本

善本

五

隋

潭州總管張公滄

送鄴亨之及吳明徹圍壽陽勅景和與賀拔伏
恩赴救時拒明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
還除尚書令武平六年卒贈太尉錄尚書長子
信機悟有風神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
勳貴子弟中稱其識鑒齊亡降周軍授上開府
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
達開皇中通事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
哭而絕爰而復蘇不能下食三日而死

張滄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刀楯周時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寇滄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滄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滄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惠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三百匹歷撫齊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滄乘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淮郡文獻志卷四

淮郡文獻志卷第五

唐

贈越州都督徐公有功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宗皇帝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灋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為政寬仁不恐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勳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鈞逮桎梏護送楚掠凝慘又汙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竊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瑯邪王冲責息錢于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及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濼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為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

與他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
曰穢厥渠魁律以造意為首尋赦已伏誅則魁
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為首
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
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答
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為魁
首答曰若魁首者他貞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
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
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伏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
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巖然不撓有韓紀
孝者受徐敬業偽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瑛
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
亡即無斬濫無斬濫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
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如此獲宥
者數十百姓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
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
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可知
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
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
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

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為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
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濫附下罔上者斬面
欺者亦斬在古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及囚
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為左肅
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廉走山林而命繫庖厨
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濫官用臣臣守正行濫必
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灑然相
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
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
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
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
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
濫論即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為陛
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后納之
實孝謹妻龐為其奴怖以妖崇教為夜解因告
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瑛訟
冤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
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
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
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

然龐得斌死有功免為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
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
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
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
公澆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
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為獄常持
平守正以執據寃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
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
為少衰然疾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
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
第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開元初竇希瑊等
請以已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由是自大理
司直遷恭陵令會昌中追謚忠正初麻城主簿
潘好禮慕有功為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為廷
尉天下無寃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寃人然
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澆而已有功居
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
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
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
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

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商
史臣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
澆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
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罔不使天下殘於燎可
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信夫
商字義聲或字秋卿客新鄭再世因為新鄭人
幼隱中條山擢進士第大中時擢累尚書左丞
宣宗詔為巡邊使使有指拜河中節度使突厥
殘種保持峨山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
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人發紙為鎧勁
矢不能入持節山南東道襄多山柵為粟賊商
取材卒為捕盜將別為屯營寇所發輒迹捕捕
必得遂為精兵江西都將反韋宙乘傳抵山南
發兵商命部將韓季友以捕盜營士往賊平宙
表留季友所部為綱紀咸通初以刑部尚書為
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莞縣子四年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出為荆南節度使累進太子太保
卒子彥若
彥若事僖宗為中書舍人昭宗立再用為御史
中丞張濬師敗太原以彥若為戶部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俄代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還為御史大夫乾寧初復當國進位太保齊國公崔胤專政以彥若位已右不悅以平章事為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中書令蕭公至忠

蕭至忠沂州承人祖德言為祕書少監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衆歎服仕為伊闕洛

陽尉遷監察御史劾奏鳳閣侍郎蘇味道賊貪超拜吏部員外郎至忠長擊斷譽聞當時中宗神龍初為御史中丞始至忠為御史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勅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至是承嘉為戶部尚書至忠劾祝欽明竇希玠與承嘉罪百寮震悚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節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諡侍御史冉祖雍上變

言相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往者天后欲以相王為太子而王不食累日獨請迎陛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下貴為天子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竊為陛下不取帝納其言止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疏陳時政帝不納俄為侍中中書令時楚客懷姦植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微工部員外郎萊州司戶參軍謚顯節侯王公義方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且寡事母甚謹淹究經術性褻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以遺不問姓名而去由是譽振一時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尚書員外郎獨孤慙以儒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慙確論義方引逮百家異同出慙之上左右為慙不平輒罷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娶徵薨乃娶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素善張亮亮抵罪

故貶吉安丞道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爲開陳經書人人悅順久之徙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來依義方將死諉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遷雲陽丞顯慶元年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麗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雖死不恨義方即上言具灑冠對仗三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年五十五以疾卒宋崇寧間追謚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與之錢其不貪類此始魏徵愛其才每恨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

於時所謂一世英豪而殞草萊既歿門人員半千何考先輩治喪蔣松栢塚側三年廼去皇明御製五倫書

王義方高宗朝爲侍御史以彈李義府貶萊州司戶參軍將行義府謂之曰王學士得御史是義府所舉今日豈無媿乎對曰義方爲公不爲私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姦臣於雙闕之前實以爲媿

昇州刺史張公雄 馮弘錚附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錚皆爲武寧軍偏將弘錚爲吏辱雄爲辯數竝見疑於節度使時濤二人懼禍乃合兵三百渡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肅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闌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與之蘇州雄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散多降暉衆數萬雄即以上元爲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爲府旌旗衣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啗雄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是

時揚州圍久皮囊韋帶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
纔千錢聞雄至間道挾珍走軍以銀二斤易斗
米遠糠粃以差為直雄軍富過所欲即不戰去
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
初以上元為昇州詔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
人思之為立廟弘鐸代為刺史

馮弘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弘
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迺
進說行密行密不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膝幾
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頔在宣州陰圖弘鐸募工

文獻志

卷五

十

治艦工曰上元為舟市木遠方堅緻可膝數十
歲頔曰我為舟於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
也弘鐸介宣揚間不自安而州數有怪天復二
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主大
將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嚮聲言討鍾傳實襲
頔行密知之遣客說止不聽頔逆擊於曷山弘
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振遣人迎犒
東塘好謂曰兵有膝負今衆尚彊乃自棄于海
奈何吾府雖隘尚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
弘鐸舉軍盡哭行密挈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

弘鐸手慰勉遂以歸表為淮南節度副使見尚
公迺曰頗憶為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尚邪謝曰
臣為君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憂

南唐

太師中書令封越王謚忠肅劉公仁贍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吳濠州刺史
仁贍少喜兵書略通儒術其性輕財重誼仕先
主歷黃表二州刺史所至以治辦聞進武昌軍
節度使中主伐楚仁贍帥舟師克岳州撫納降
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南戍兵潰歸楚地全失

文獻志

卷五

十

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作人
言中主聞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值亢旱長淮可
涉我民流入周境遮殺之不能禁由是增修邊
備以壽州最為要害徙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
自楊氏有吳每歲暮淮泗輒增戍以備謂之
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無事徒費糧餉罷之仁
贍表陳不可未及添戍周已遣將李穀等帥師
大入詔書暴我誘納叛將結約契丹之罪報至
上下失色仁贍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如
平時十一月出兵破城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中

主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州次來遠鎮軍容甚盛李穀燒營夜遁保正陽彥貞遂率戰艦沂淮而上仁贍謂曰敵已畏君矣要當持重養威以俟間若遽求戰倘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進戰敗死伏尸三十餘里亡戈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淝水之陽激丁夫數十萬備攻擊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進攻填塹陷壁晝夜不少息如是者累月鼓角聲震墻壁皆動援兵屢敗仁贍意氣彌壯周人以方舟載駁石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爲棧上施板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仍決其水若俾入淝河凡此殫盡其力竟不能下周兵多死世宗益忿坐城下督攻愈急仁贍素善射引弓射世宗箭至胡床前數尺輒墮世宗命移床進前箭至數尺前復剝去仁贍投弓于地曰天果不佑唐耶若然吾有死耳世宗遣中使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自正月至四月不能下子崇諫泛小舟渡淮將謀自全爲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

薛曰崇諫吾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遂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服聞者皆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屢戰皆克唐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衆不復能整朱元叛降元帥景達亦潰會周將李重進張永德不協兩軍相疑仁贍意有間可乘再請會師不報由是扼吭憤嘆遽成疾不能理軍世宗知壽州且下獨心嘉仁贍之忠下詔使自擇禍福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仁贍已困篤憤不知人周廷構等乃爲之署表請降世宗次城北受之昇仁贍至幄前撫勞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昇歸理疾越三日晝晦雨沙如霧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殉者數十人薛氏哀慟五日不食亦死世宗遣使弔祭贈卹加厚中主閔仁贍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忠肅或言周亦加贈中主嘆曰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贍子崇諫爲進奉使宋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爲都官郎中仁贍至今廟食壽春不絕從子崇俊

歐陽脩五代史死節傳贊曰嗚乎天下惡梁父
矣士不幸而生其時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
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
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隨死而變節者乎
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
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
下其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
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
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
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
嘆哉可勝嘆哉

本朝志

第五卷

高

陳霆論曰劉仁贍於唐臣既死忠妻亦死義
於戲何劉氏夫婦之竝懿也按仁贍死後家
世零落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仁
贍生前告身遂為一金姓者所得噫忠貞之
後於今竟絕天之栽培微亦不稱矣史言世
宗下壽州廢為壽春縣而徙壽州於下蔡然
則今之壽州即仁贍所守之故土也正德初
予自諫垣謫倅六安壽州蓋嘗經行之地所
謂下蔡者廢墟蕪址隱約于淝淮之濱聚落

無跡鷄犬寥絕壽州則在下蔡之南約三十
里而遠仁贍之廟位其城中之西北隅額
旌忠香火維盛然自仁贍之死迄今幾六百
年訪求其故則生長其地者皆不能知而考
論其忠則脩舉其祀者訖不敢廢嗚呼人臣
死國之報先王顯忠之典其流遠哉

崇俊字德修祖金事吳有功為濠州刺史振威
名於境上世典濠梁崇俊弱冠嗣父仁規位為
濠州刺史頗務仁惠數年後漸不拘文灑郡中
畏憚政亦甚理嘗招集騎士得數百人被以精
甲貢於金陵俄升濠州為定遠軍遂拜節度使
其子節尚元宗女太寧公主會壽州姚景范崇
俊移鎮壽州而使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
代之卒年四十

本朝志

第五卷

左

頃按南唐書五代史載仁贍彭城人而南唐
書載崇俊又為楚州山陽人父子貫址不同
及考吳興陳霆脩唐餘紀傳則曰仁贍淮陰
洪澤人淮陰即山陽而洪澤乃其境土霆嘗
謫判六安與仁贍所守之壽州實為隣壤其
去洪澤不遠而近皆霆車轍所嘗經行之地

其訪求必真然則仁贍父子為山陽人無疑

袁汀刺史統軍張公雄

張雄武云李姓淮人中主時周師南伐雄為義軍首領拒周有功歷遷袁汀二州刺史後主嗣位進為統軍仍守二州宋師取江南金陵危急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曹勉之時國被重圍雄不忍端坐以地介西偏不復遇敵遂糾兵東下以救之至溧陽與宋師遇猝與戰雄師失利父子俱歿于陣他子不從行者亦死于別戰一家狗國凡八人云

晉

祈州刺史沈公斌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拱辰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號州刺史吉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祈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祈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

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歿於虜云

大獻志

第五卷

七

文獻志卷五

淮郡文獻志卷第六

宋

兵部侍郎魚公崇諒

魚崇諒字仲益其先楚州山陽人徙於陝崇諒初名崇遠避漢祖諱改之幼能屬文弱冠相州刺史辟為從事會魏帥楊師厚卒建相州為昭德軍分魏郡州縣之半以隸之魏人不便禪校張彥及帳下囚節度使賀德倫歸款莊宗崇諒奔歸陝明宗即位秦王從榮表為記室從榮誅坐除籍流慶州清泰初移華州俄以從榮許歸

本縣志

卷六

上

一

葬放還陝三年起為陝州司馬仕晉歷殿中侍御史鳳翔李儼表為觀察支使奉方物入貢宰相薦為屯田員外郎知劄誥開運末契丹入汴契丹相張礪薦為翰林學士契丹主北歸留崇諒京師漢祖之入盡索崇諒所受契丹詔勅焚於朝堂復令知制誥俄拜翰林學士就加中書舍人隱帝即位崇諒以母老求就養除保義軍節度副使領台州刺史食郡奉會舉師討亡叛節度使白文珂在軍前崇諒知後事凡供軍儲備調發皆促期而辦近鎮賴之崇諒親屬盡在

鳳翔城中踰年城破李穀為轉運使庇護崇諒家數十口皆無恙崇諒請告自岐迎居於陝未幾王仁裕罷內職朝議請召崇諒為學士周祖踐阼書詔繫委皆崇諒為之廣順初加工部侍郎克職會充州慕容彥超加封邑彥超已懷反側遣崇諒克使賜官告仍慰撫之時多進策人命崇諒就樞密院引試考定升降崇諒以母老

思鄉里求解官歸養詔給長告賜其母衣服緡帛茶藥緡錢假滿百日令本州月給錢三萬未幾十五斛俄拜禮部侍郎復為學士詔令侍母歸闕崇諒再表以母老病乞終養優詔不允世宗征高平崇諒尚未至陶穀乘間言曰魚崇諒逗遛不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歸陝州就養訖太祖朝不起太宗即位詔受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致仕歲餘卒

本縣志

卷六

二

涼州觀察使贈太傅劉公福

劉福徐州下邳人少儻魁岸有膂力周顯德中世宗征淮南福徒步謁見於壽春世宗奇之因留麾下每戰則令福率衛士為先鋒與破紫

金山若淮南平歸以...德指揮使宋初遷...
海指揮使率所部...劉光毅由峽路征蜀
比至成都孟昶已降大將王全斌部送降卒歸
京師至綿州降卒...兵劫蜀舊將全師雄以
叛焚廬舍剽財貨以去刺史成孝能以同華兵
百餘人守其城全斌遣來光緒將七百騎及福
所部以屯護之光緒...師雄妻孥師雄領叛
卒益聚村民十餘萬眾攻城益急會龍捷指揮
使田紹斌率精銳百騎由東山西北行福領所
部由山南行出賊不意夾擊之賊眾大潰斬首
及滿江死者以萬計以功授虎捷都虞候繼隸
曹彬麾下平江南...使領蔚州刺史從
太宗克并汾遷馬步都軍...州圍練使端拱
初出為洛州防禦使二年改雄州防禦使兼本
州兵馬都署雄州地控邊塞常屯重兵福至部
按行城壘調鎮兵以給繕完出私錢以資宴犒
寇雖大至而恃以無恐矣淳化初遷涼州觀察
使判雄州事二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傅福雖不
學而御下有方畧為政簡易人甚德之領雄州
五年郡境寧謐福既責諸子嘗勸起大第福怒

曰我受祿厚足以飽舍以庇汝曹既無及...
以報朝廷豈可營度居室為自安計乎卒不...
既死上聞其言賜其子白金五千兩使市第宅
少傳謚忠定孫公傳
孫傳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
為秘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
時蔡修為尚書傳為言天下事勸其亟有所建
不然必敗修不能用遷秘書少監至中書舍人
宣和末高麗入貢使者所過調夫治舟騷然煩
費傳言索民力以妨農功而於中國無絲毫之
益宰相謂其所論同蘇軾奏貶蘄州安置給事
中許翰以為傳論議雖偶與軾合意亦亡他以
職論事而責之過矣翰亦罷去靖康元年召為
給事中進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濬度欽宗
問之傳曰祖宗濬惠民熙豐濬惠國崇觀濬惠
姦時謂名言十一月拜尚書右丞俄改同知樞
密院金人陷都城欽宗詣金帥營以傳輔太子
留守仍兼少傳帝兼旬不返傳屢貽書請之及
廢立檄至傳大慟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
苟立異姓吾當死之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

妃主傳留太子不遺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
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
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之誤傷太
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
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傳曰吾為太子
傳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求
覓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傳寓直皇城司
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邪吾已分
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益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
人以身殉國兒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
而從太子出至南薰門范瑀力止之金守門者
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
太子傳也當死從是夕宿門下明日金人召之
去明年二月死於朔廷紹興中贈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忠定

知楚州謚忠壯魏公勝

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多智勇善騎射
應募為弓箭手徙居山陽紹興三十一年金人
將南侵聚芻糧造器械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
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連水軍宣布

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
州郡守渤海高文富聞勝起遣兵來捕勝距海
州南八十里大伊與金兵遇勝迎擊走之追至
城下衆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閉門
守驅民上城禦之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
為疑兵又遣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
無名與師本朝寬大愛民之意城上民聞之即
開門勝遣勇銳者登城樓餘自門入莫有禦者
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勝遣軍與安
仁父子戰離門內殺安仁及州兵千餘輸文富
民皆按堵勝權知州事遣人諭胸山韓仁沐陽
東海諸縣皆定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餉戰
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都分如宿將勝
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
應旬日得兵數千即具其事報境上帥守冀給
軍裝器甲時帥守雖知金人將渝盟未有發其
端者莫敢以聞左軍統制董成謀出西北取沂
州勝先遣間還知金兵數萬至沂以我軍器甲
未備戒城勿動成不從勝率所部千餘人直入
沂州巷戰殺其守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

甲數萬金人生兵復集競登屋擲瓦擊之成軍
幾敗勝欲斬成以其驍勇釋之金人遣同知海
州事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
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陣以待衆殊
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
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
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人圍
之久不下砦首勝晷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
陣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
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
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
陣開復闖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刃出圍金兵
追之馬中矢踏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
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
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
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
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
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
去勝嘗出戰矢中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戰勝
起義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

本傳卷一 第十

公佐由海道規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緒道
詣行在白勝姓名於執政始知勝之功焉金主
亮舉兵渡淮慮勝睨其後分軍數萬來攻會李
寶帥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
擊金人於新橋大敗之金兵未退寶知金舟將
遁復以兵登舟備海道金主初命造海艦欲分
軍入蘇杭悉以中原民操舟械民家送衣裘者
相告語俟王師至即背之及寶舟入島中適北
風勁舟不進有頃反風金人艤舟於岸操舟者
望見寶舟謬云此金國兵也俾皆入舟中舟忽
至金人不知寶縱火焚其舟舟以赤油絹為帆
風順火熾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
以待縛載之檻車悉獲其舟寶既捷勝亦還州
為捍禦計金兵至營於城北砂巷列陣將攻關
門先遣人說勝使降勝開門出諭之曰汝主叛
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
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時金
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
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
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飲

本傳卷一 第十

兵入城金兵追將及勝獨乘馬逐之叱曰魏勝
在此聞之皆辟易士卒後入者不復敢追勝軍
已入城金兵徑趨城東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
先已據堰備之金軍不得過拒戰竟日終不能
近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遽過河勝恐絕
河路亟收軍入城金兵追至東門外黃土坂勝
單騎逐之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
十數里士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
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從後叱之金兵駭散手
殺數人秦功授閣門祗候差知海州魚山東路

本紀卷

第十卷

十

忠義軍都統遣其子昌同峒崑山首領張榮持
旗榜往結山東忠義金兵自新橋關子門砂堰
之敗殺傷者衆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薄城急
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城上鎔金
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距海
州為長垣包州城於中使不能出及亮死乃解
去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
人望見即退走勝為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
將遇塵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
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

課酒權鹽勸糶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
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
至方糾集遠邇犒勞士卒期約有日會金主亮
被弒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初亮聞勝在海
州知不可取曰少頃他時取之易耳亮既殞勝
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銳獲金謀者犒以酒食
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
食示以不疑周其窶貧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
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
義女功能假授官資因李寶轉達於朝悉如所

本紀卷

第十卷

十

請金人遣山東路都統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
時寶帥海舟水陸並進抵城北砂巷勝率衆舍
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為之不流餘悉
奔潰勝獨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盡
獲其鞍馬器甲寶亦駐濰州為進取計金人復
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先
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
千餘騎拒於石閘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
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
十人餘皆遁去下令守險勿追報寶寶以防海

道登舟不復發兵金兵盛集勝力拒之自口至暮金兵不能奪勝令步卒整隊前行自為殿百姓以寶既登舟懼金兵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城門不納人民牛馬蔽野呼號動地城中亦懼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之狀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盡納之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

大敵

第

七

都督張浚在建康招勝詢以軍務轉閣門宣贊舍人差克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兼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仍知海州勝還隆興元年詔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督府亦遣賈和仲克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軍馬海州駐劄和仲忌勝陰誘忠義軍使不安勝與辯是非和仲又讒勝於都督惑之呼勝至鎮江許事罷其職改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建康府駐劄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誣罷之復勝舊職仍遣鎮江御前後軍屯海州代前軍

大敵

第

三

還鎮江勝既還海州鎮撫一方民安其政改忠州刺史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穗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簇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督車當陣門其上寘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

原缺第十三葉

於鎮江府江口鎮立廟賜號褒忠仍俟事定更
祠於戰沒處且令有司刻木以斂葬於鎮江官
其二子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昌承信郎賜銀
千兩絹千匹宅一區田百頃其後使者過淮東
始得其詳還言於朝以劉寶不出救兵削兩鎮
節鉞沒入家貲貶瓊州死勝所糾集忠義有為
賈和仲誘隸別屯及撤戍隔絕者尚五千餘人
入京口屯駐前軍郊添差揚州兵馬鈐轄淳熙
十五年孝宗語樞臣曰魏勝之子當與優異又
曰人材湏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
其才詔郊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參知政事胡公松年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貧母粥機織
資給使學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易政和二年
上舍釋褐補濰州教授八年賜對便殿徽宗偉
其狀貌改校書郎兼資善堂贊讀為殿試參詳
官以沈晦第一徽宗大悅曰朕久聞晦名今乃
得之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謂
邊釁一開有不勝言者時相意提舉太平觀
建炎間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府

未入境貪吏解印斂跡以興利除害十七事揭
於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
一曰立國無藩籬之固二曰遣將無首尾之援
三曰不攻敵技之所短召為中書舍人言武昌
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水戰士
三千以為備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松年繳奏
曰靖康之禍何粟輕脫寡謀宜為罪首去年秦
檜還朝力稱其抗義守正遂被褒贈已大噉士
論今恪子琢自陳其父不獲伸迎請二帝之謀
飲藥而死此事凜然追踪古人宜詔有司詳考

實狀庶不為虛美以示激勸除給事中會選將

帥松年奏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在上
之人識擢何如爾願陛下親出勞軍即行伍蒐
簡之必有可為時用者又奏恢復中原必自山
東始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
忠義且有通泰飛艘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
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重臣來計議以松年試
工部尚書為韓肖胄副克大金奉表通問使時
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然而往至汴京
劉豫令以臣禮見肖胄未答松年曰聖主萬壽

豫曰聖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復故疆而後已使還拜吏部尚書岳飛收復襄漢令松年籌度守禦事松年奏乞飛班師徐窺劉豫意向若豫置不問其情巨測當飭將士謹疆場可也又條戰艦四利一曰張朝廷深入之軍勢二曰固山東欲歸之民心三曰震疊疆敵使不敢窺江浙四曰牽制劉豫不暇營襄漢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勤收子奪之柄察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效又薦張敵萬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於淖敵得解者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焉別為任使庶幾外間漸多名將不獨仗倚三四人而已謀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陽昌務粟欲憑藉金人侵我邊鄙議者謂劉岳各當一面可保無虞松年奏三人聲勢初不相屬緩急必不相救况海道濶遠蘇秀明趙最為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五千屯明

州平江控禦江海或無人可遣臣願疾馳以赴其急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進討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參知政事專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提舉洞霄宮卜居陽羨雖居間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歛防秋利害帝皆嘉納十六年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六十松年平生不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陳請或勸其白於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喜賓客俸入不足以供費或請節用為子孫計松年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况俸廩主上所以養老臣也自持囊至執政所舉自代皆一時聞人所薦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方秦檜秉政天下識與不識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無不曲意阿附為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之

知汝州贈集英殿修撰張公耒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為

文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為太學錄范純仁以館閣薦試遷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為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為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未在潁聞蘇軾計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未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歿未獨存士人就學者眾分日載酒殺飲食之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

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為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知康州贈老祿少卿趙公師旦

趙師旦字潛叔楚州山陽人祖和尚書比部郎中父應言太常博士師旦美容儀身長六尺少年頗涉書史尤刻意刑名之學用季父樞密副使稹廕試將任監主簿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山縣斷治出已吏不能得民一錢素物道上人無敢取以薦者改大理寺丞知彭城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順

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矣乃大索賊謀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安席師旦即卧內大軒運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弄貴害之賊既去州人為立廟事平贈光祿少卿賜其母王長安縣太君冠帔錄其子觀右侍禁官弟子試將任監主簿弟師陟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師旦遇害時年四十二

數百里不絕

楚州教授謚節孝徐公積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裹腹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苦枕塊衰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為榦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瞶疾屏處窮理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踈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歎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授其子嘗借人書筴經宿還之借者始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賣衣償之鄉人有爭訟多就取決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

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欽祗敬聽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嶽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諡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宋卓行傳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也少孤事母盡孝年四十不婚不仕不婚者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鄉人勉之就舉遂偕母之京師既登第未調官而母亡遂不復仕其後監司上其行以爲郡教授一時陳瓘鄒浩

皆禮之久之致仕歸山陽於是始娶而操履彌篤矣積爲文怪而放耳曠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也積嘗與蘇軾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爾軾然其言始三歲時喪父哭之甚哀及居母喪尤盡禮廬墓側十餘年晨昏奉几筵如事生每歲甘露降於墳城必逾月木爲連理郡守迎入學甘露又降其舍鄉閭化之州具以聞賜絹三十匹米三十石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孝

後以壽終政和三年部使者言積蘊德丘園聲名顯著諡曰節孝處士蒙訓云仲車先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積思六經而善爲文詞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返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又安定言行錄云了翁嘗問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

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
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
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安定先生海
陵人今遠孫
一丈寓淮表背書畫
不知遷自何時也

義士蔡公彥規

蔡彥規楚州山陽人居與徐仲車為隣彥規為
兒時與兒曹群行仲車在簾箔間見其氣貌異
於群兒意甚念之後一日忽來刺謝知為彥規
取其所為文讀之與時輩不類蓋其辭皆所自
出又能自立意理不蹈不襲凜凜可畏以為才

文獻志

卷五

五

固出於性至於克積盛大如此宜其名冠東南
之秀而賢士大夫所以親慕者不獨在乎文而
已仲車外氏在關中自祖父母而下凡八九喪
積數十年未葬彥規却有關中官即與買地又
為之謀葬其棺衾器皿一切所須自首服而下
裳衣舄履無一物不具葬有月日而彥規病即
以成事付其孫正正行其所未了者獨未為埋
銘一事不見其棺就窆耳蓋彥規平生用心其
義大率類此及彥規卒官京兆其守呂公哭之
甚哀喪事所須盡出于呂至於謀及家事有二

主簿者唐君劉君亦忠於其事彥規兒女六人
以四人自隨自寢疾至屬纊常在骨肉眼中同
官問訊朝夕在門食飲藥物不問可知其得所
易衣而後斂擇木而後具棺舁歸兒女護喪道
中早晚饋食其伯兄與二季率內外親屬迎喪
於洪澤葬于先塋既葬而虞設几筵饋食如平
生時彥規官為主簿隨所居以行其義面無邪
色口無邪言身無邪行幸生於平世何所戚耶
君子謂彥規生為有義死為正命故謂之有終
見節孝文集

文獻志

卷五

五

龍圖閣學士沿江制置使丘公岳

丘岳海州人端平初趙范趙葵復三京廷臣多
以為不可時岳為參議官亦謂必開釁致兵不
聽卒如其言知真州部分嚴明守具周悉嘗敗
元兵於胥薄橋殺其驍將後為淮東制置使理
宗以其在揚與元戰多捷間職修舉命兼淮西
親書忠實二字旌之

徽猷閣待制王公資深

王資深字取道山陽人遊平牟海楚間受徒常
數十百人省試第二名中和祐二年進士除尚

書即時趙諗叛于恭州獄事追逮歲餘不竟微宗憂之詢諸在廷往往請以一歲或半載決者公知上意不欲多殺越次進曰畧小節而治首惡臣請以一月決之上嘉之即命權御史決獄多所全活遂入臺為御史公以主上親擢思振風憲首論在廷一二大臣醜狀草具將上蔡京遣所親謂曰謹勿言當以此位相處公不答異日有旨除知揚州未幾改明州時有張懷素者來謁授公道術書一緘公不啓封既而人告懷素挾術不正指為從公處來詔捕繫獄一時名

大廉下

第五本

五

士坐其事或至極刑公獨事狀明白追秩安置新州宣和第四子洋中甲第上閱其卷見公姓名曰王資深有子可嘉命復元官徽猷閣新建上令執政選名士十人以進公以美髯上常愛公因目之曰美髯翁覽奏不見公名問美髯翁何不與執政不得已再擬置公於尾御筆首以公克待制靖康中金人犯關公以病歸楚有密旨以蠟丸召公欲以為樞密院使路梗不通公嘗著周書述周興至于戰國又著方言數十卷見嘉定志子洋

洋字元渤待制公子也亦以省試第二名中宣和六年甲科紹興初以右贊善命直徽猷閣歷典三郡所至有異效官大學為博士時實代秦丞相而直道正辭亦擯弗用晚守番陽洪忠宣適以說虜歸人無敢過其居公獨修舍坐免去葉少蘊嘗為公言劉貢父為漢史詩以為杜詩功曹非復漢蕭何為誤用事信乎公曰高紀蕭何為主吏孟康註曰功曹也王定國猶知之時史豈誤哉蘊歎服有東牟集三十卷行于世周丞相益公為之序曰以六經為美材子史為巧

大廉下

第五本

五

工傍所取騷人墨客之辭潤澤之掖之以剛大之氣行之乎忠信之塗浩浩乎胸中滔滔乎筆端故賦大禮則麗而法傳死節則贍而勁銘記則該洽而精粹奏議則切直而忠厚至於感今懷古登高望遠憂思愉佚摹寫戲笑一皆寓之于詩並見嘉定山陽志

希衣贈秘閣修撰歐陽公澈

歐陽澈字德明年少美渾眉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制條澈政陳安邊禦敵十策州未許發退而

復采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為保邦御俗之方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十事復為書并上聞已而復論列十事言臣所進三書實為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之迂天聽者有之或結怨富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書為三巨軸廡置卒辭不能舉州將為選力士荷之以行會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激聞輒語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強於百萬之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穹廬御親王以歸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忠義

鄉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徒步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死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罷朝問潘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因寃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潘善故不得以相視遂力求罷為東澈著哀詞澈所著輿論集六卷傳於世紹興四年加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朱文公語錄云汪黃用事事無能却會專殺如置馬伸於死地陳東歐陽澈之死皆二人為之又云熹族叔祖居高郵時一日使人

往楚州鹽城小村買物事乃云彼中三四日大雪叔祖甚怪之時八月安得有雪後人自彼中來問之果然乃歐陽死時也然史以澈為撫人據文公之言澈為楚州鹽城人焉的

左丞相謚忠貞陸公秀夫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人孟先生學孟之徒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忠義

廉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罷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

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踈畧揚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慟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

本傳

卷

手

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族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伏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方秀夫海上時記二

王事為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公四子當謫潮時一子繇好漁獵放跡海島得不死以壽終見厓山志

環衛官知梅州繆公朝宗

繆朝宗淮陰人文山集杜詩序曰朝宗以環衛官知梅州有意氣嘗為常熟邨氏客從予於平江余歸福安自婺間道來相從精練幹實孜孜奉公軍府器械悉出其手空坑之敗自經於山

本傳

卷

手

間哀哉

翠岩先生龔公開

龔開字聖子淮陰人少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驟霧鬣豪軒蘭勛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之藉是不饑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嘗為文宋瑞陸秀夫二傳人以爲類司馬遷班固陳壽以下不及也見桑

海遺錄序

通判楚州劉公晟

劉晟楚州山陽人以氣槩名鄉里嘗與鄉薦紹興初假從事郎權本州錄事司時通判劉晏先以劉光世將敗降敵後擁兵復歸本朝命通判楚州晏大缺望復與祝友且謀再叛亮焰甚熾晟數諭以禍福晏不聽晟性剛鯁寡言語晏敬憚之見嘉定山陽志

忠義黃公文政

黃文政淮人戍蜀軍潰間道走靜江馬堅邀與同守城破文政被執大詬不屈元軍斷其舌以次剗刑之文政舍胡叱咄比死不絕聲見郡志神勁統制扈公再興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袒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犯襄陽棗陽京西制置使趙方檄再興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郟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授神勁統制又

犯棗陽再興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既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羨藜者十踏七八敵却走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兵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薄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壩者佯走金人爭壩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初對樓鵝車革洞夾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毳列陳以侍之金人計無所施而去棄樓甲輜重滿野大戰于范家莊金人敗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檢元師禮酒都監納蘭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甚衆自是與宗政世興無日不戰再興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千破浙川鎮殺金人三百追至馬礮砦焚其城柵又敗其護駕騎軍于漢河入鄧州破高頭敗其步軍五千騎軍五百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騎軍二千步軍七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金將從義者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興據門拒戰斬從義遂圍唐

以河南淮蔡桐栢陳州為淮安郡為淮安縣
為淮寧府則恐三朝史傳稱楚州人者為吾
郡人稱淮人者為淮蔡等處人即如隋楊士
林攻破朱粲實桐栢淮安郡人張德興見元
昂克兒傳實舒城人其餘可推但載在我
朝一統志淮安府新舊志并入祀典已久不知
何所據姑志於此

檢校太傅謚忠肅劉公承規官者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父延翰內班都知
承規建隆中補高班太宗即位超拜北作坊副
使時泉帥陳洪進歸朝遣承規疾置封其府庫
會土民鬻聚為寇承規與知州喬維岳率兵討
定之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內衣庫使張紹勅等
六人率師屯定州以備契丹又護滑州決河雍
熙中勾當內藏庫兼皇城司出為鄜延路排陣
都監改崇儀使遷洛苑使至道中與周瑩同簽
書提點樞密宣徽諸房公事仍加六宅使承規
懇辭帝雖不許而嘉其退讓真宗立瑩為宣徽
使以承規領勝州刺史簽書宣徽院公事尋讓
宣徽之務加莊宅使咸平三年遷北作坊使時

宋史本傳 卷六

邊境未寧議修天雄軍城壘命承規乘傳經畫
又命提舉內東崇政殿等諸門遷宮苑使上詢
承規西事請益環州木波鎮戍兵以為諸路之
援從之俄兼勾當群牧司景德二年與李允則
使河間按視嘗經戰陣等處將卒之勞是歲置
官提舉京師諸司庫務以承規領之所創局署
多所規制改皇城使與林特李溥議更茶法四
年三司上言新課增羨承規以勞加領昭州團
練使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掌發運使遷昭
宣使長州防禦使會修玉清昭應宮以承規為
副使紀汾陰復命督運議者以自京至河中由
陸則山險具舟則湍悍承規決議水運凡百供
應悉安流而達自朝陵東封及是皆留掌大內
禮成當進秩表求休致手詔敦勉仍作七言詩
賜之拜宣政使應州觀察使五年以疾求致仕
修宮使丁謂言承規領宮職藉其督轄望勿許
所請第優賜告詔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寵之班
在客省使上仍改新州觀察使上作歌以賜承
規以廩使月粟歸於看司手詔褒美復定殿使
奉以給之本名承珪以久疾羸瘵上為取道家

宋史本傳 卷六

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為規疾甚請解務還私聽之仍許皇城常務上印日內藏庫有初制就取商度又再表求罷官檢校太傅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七月卒年六十四廢朝贈左衛上將軍鎮江軍節度謚曰忠肅承規事三朝以精力聞樂較簿領孜孜無倦自掌內藏僅三十年檢察精密動著條式又製定權衡法性沈毅徇公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瑞命修祠祀飾宮觀承規悉預聞作玉清昭應宮尤為精麗屋室有少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所費二聖殿塑配饗功臣特詔塑其像太宗之側承規遇事亦或寬恕鑄錢工常訴本監前後盜銅瘞地數千斤承規佯為不納因密遣人發取送官不問其罪咸平中朱昂杜鎬編次館閣書籍錢若水修祖宗實錄其後修冊府元龜國史及編著等校之事承規悉典領之頗好儒學喜聚書間接文士質訪故實其有名於朝者多見禮待或密為延薦自寢疾惟以公家之務為念遺奏求免贈賻詔葬上甚嗟惜之遣內臣與鴻臚典喪親

為祭文玉清昭應宮成加贈侍中遣內侍鄧守恩就墓告祭子從愿為西染院使
填按承規宦者也錄之何所以媿天下士大夫具體而生而無宦者心也承規職在掃除奴事人主而乃能好儒書勵儒行驅馳中外為國家宣力一事不憚於心不能自巳其優寵之延賞之固宜何世之士大夫吏而商儒而閭內則欺君外則欺人寵幸已極貪黷無厭問之國事則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加之意獨何心哉
元
建武軍節度副使匡公才
匡氏漢丞相衡之裔世居勝後有諱友者與其子珍耕于下邳鄉人慕其賢號其居曰匡家鎮珍一子才多智勇好讀孫吳書仕金為武畧將軍徐邳兵馬都巡使金亡率所部歸國令招散亡還守邳邳徐逼宋北邊而銅郡孟山宿遷桃源淮口皆要地不早乘勝攻取則徐邳不可守乃與裨將百家奴益兵進擊不旬月五城皆破援授沂邳東河監軍邳人袁萬作亂陰連宋兵

襲邳公出戰大破之加監戰兵馬使徐守張名
叛合宋兵來攻復敗之禽其將卒二十餘人進
沂邳東河元帥兼建武軍節度副使壬子宋兵
大入境戰不利死之年六十五子國政

國政六歲而孤所依惟母一日宋兵暴至母子
相失母乃於亂屍中求國政得之幸余中統三
年李璫叛宋人伺間擊破邳俘國政母子居之
淮安至元十三年宋亡國政率其民三百餘戶
北歸朝于上都賜宴便殿錫以衣服鞞帽授承
事郎揚子縣丞歷睢寧汶上主簿丁母艱起佐

濮州遷睢州判官虞城縣尹歸德府判所至以
廉惠稱事母極孝母病剖肝活之復癩復剖肝
病竟愈母八十九而終廬墓終喪有野麋時至
廬所若素秦者郡邑聞而異之上其事表其里
曰貞孝見史臣程鉅夫碑文

沿海巡檢使嵇公安

嵇安字寬濟祖大成自北海遷居漣水自幼喜
弓矢精騎射金末集義旅樹堡柵以護鄉井宋
淮東置帥府承制授承節郎統義兵為制將沿
海巡檢使明斥堠禁侵掠以安境內公畫策請

于州增陂堰六十四所水旱有備流離
可勝計人皆德之中統間以疾卒見本縣志

蘄州路總管中大夫趙公黃翁

趙黃翁字維清宋丞相趙忠簡公鼎六世孫也
鼎絳州聞喜人宋末子孫遷淮焉山陽人元
祐甲寅始設科取士黃翁首膺鄉貢第二名會
試第五名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授泗州判官未
幾入國子助教尋陞博士黃翁每念故祖忠簡
公嘗謫於潮秦檜使人逼殺之潮人立祠祀焉
乃願入廣訪求遺祠朝廷可其請授潮州路推

官秩滿授蘄州路總管官中大夫中書以太常
雅樂廢闕辟召乘傳詣杭補製遂歿于杭號知
非有覆瓿集今擢桂坊即貧翁故居也見郡志
四川行省左丞贈高陽郡公韓公渙

韓渙字叔亨元初自開封遷淮為山陽人才資
警拔登延祐丙辰進士初授御史歷陞刑部尚
書嘗奉命轄浙藩督海漕經國濟邊中外倚毗
稱為社稷臣遷四川行省左丞卒贈高陽郡公
詳見學校志子教早卒孫肅寬
寬字元季隱居求志入我

皇朝洪武改元以才行被選授戶部員外郎遷侍儀司使累陞戶部侍郎先是祖左丞公拜命入蜀肅以長孫侍行寬奉祖母太夫人留江南者十七年及寬入官于朝時太夫人壽踰八十定省日跣毒俸入及

朝廷頒賜輒走使馳獻為太夫人壽仍作奉橘圖以繫孝思一特在公卿皆咏歌之傳以為盛事見韓氏家乘

知海寧州湯公福新

湯福新河南杞縣人元初徙居山陽後遷桃源

赤鯉湖居積甚富淮安府及清河沐陽本邑公署皆所創建邑令賈汝礪以海運糧戶逃追徵不完代為償米五千石淮水泛溢清河以東盡受其害乃募人築堤四十里捍之患遂息後亭羅鳩各縣民開濬邗溝故道惟山陽工不就復以米二千石助之天曆間歲饑賑粥兩淮之民多所全活以次子推恩贈奉訓大夫知海寧州事洪武初沒編修李叔荆題其墓碣今鯉湖多遺蹟鄉人稱為湯王云子三通遵暹通福新長子中書省宣事

遵福新第二子脫脫南征遵傾家貲以糧料濟大軍十萬者三日後為觀音奴所誣下獄值歲旱御史買住奏釋之大雨隨降歷陞淮安路總管皆不就

暹福新第四子淮安城被紅巾賊圍中外隔絕幾二年糧餉已匱暹乃率義兵殺賊通道運米三萬石以濟之楮不花以聞賜龍衣御酒至正十七年為觀音奴所害見縣志

從事郎蕭縣尹王公君

王君王子比干之後因以為氏世為宿遷人高曾以下代以宦顯君生而資質淳厚恂恂寡言流轉入宋楚州祖留宿遷隔越不相見時楚州被圍垂破君思徒死無益且祖老須已侍養至至元十二年八月初三日率親信斬門而出奪舟渡淮投入元軍遂獲見祖人以忠孝稱之勅受承直郎賜緋衣宿遷縣尹職業修舉滿九載勅受如故兩任滿陞授從事郎蕭縣尹兼管諸軍臨民發政以愛養存心卒朝廷遣官葬祭今碑碣石獸尚存見縣志

淮安路醫學教授古逸先生潘公諱思誠

先生姓潘氏諱曰思誠先世江南人
兵衣冠奔越不知何代祖始來山陽
相傳遷自新安云先生素儒者元世左儒
其國人不任而中華之士亦不樂為元用乃
祖業隱於醫未幾醫大振至正間以薦者上其
名因授淮安路醫學教授先生受之安焉平生
既與世違委蛇退匿托神農黃帝之言然終不
能自隱四方賢傑高其風者皆翕然與之游先
生日常坐肆中得市藥錢持入奉母斥其餘擊
鮮酤酒會賓客談古今道德豁如也故雖在韋
布而出入俯仰望之若神仙云身既歿其名大
著郡中學者追稱之曰古逸先生
野史氏曰余嘗於先生八世孫中丞熙臺公家
拜先生畫像歎其容不乖物服不詭俗而煥然
天采龍麟瑞世之姿也使遂其逢可量乎殺機
天發海水四飛唾彼戎腥懸壺俟運抑玩世之
謂矣於戲儒醫嗣業不貳其風自我幾傳寶鐘
名烈豈惟素梓昭贊
國家仁者之澤優執射陽吳承恩撰見家乘三
世孫諱亨

大藏

第卷

第

第

第

惟准有父曰水壑潘公厥諱亨厥字從禮粵始
祖曰思誠在元董醫教於淮肆厥後惟醫是承
還諒醫用丕顯厥儼曰程式克相迺篤生公公
英懿穎敏厥父母咸器之曰汝曷儒迺授以禮
肆育於庠學日懋景泰丙子賓興於南畿丁丑
計偕上春官弗第肆肆於辟雍學日遠迺旋惟
慎厥脩日砥腴洗於厥父母惟時康豫肆惇厥
宗族以協於鄉鄰胥訓迪胥保惠胥勸相俾贍
俾減時庸式之成化丁亥罹厥父憂日號泣擗
踊惟弗逮祿是盡式克襄事罔或不備服闋越
五載壬辰上春官弗第迺歸天國惟父過矣幸
茲母在曷其弗仕迺謁天官考厥言優俾貳牧
於順慶順慶厥地惟僻厥民惟畊肅公往執惟
夙夜劬志圖厥政迺廉減否禁罽越贖難阮迺
課樹藝慎財賦弊獄訟迺建清戎之法申保甲
之令躬遞舖以達命濬畎澮以濟農百姓如獲
怙恃時有不譽以延至於今日休越七載已亥
厥母違養於官公扶櫬旋哀毀彌篤式克合室
亦罔或不備服闋越一載癸卯復貳牧於武昌
武昌隸省厥政惟繫公往執亦惟夙夜劬志圖

大藏

第卷

第

第

厥政時牧闕署厥章俾庶耒庶穡庶慎惟脩時
 鳩俾功上下咸有丕譽丙午九載考績需晉於
 天官忽遽疾興歸惟四月望越一日遷易簣享
 年五十有九公偉而修溫而裕簡而文孝而睦
 恕而恭愛而威教而斷重厥有常德執且夙好
 脩詞自風雅以至選律固不是詠是式時乃廣
 歌以彰厥志惟和所著有冰壑遺藁藏於家越
 厥子曰全克紹賢素曰善克訓厥胤肆躋秩於
 諫垣亦越厥孫曰城自庫貢制履礪士曰坤自
 庫貢肆於辟雍曰增自諫垣肆於魯伯曰增曰
 坦胥克家亦越厥會孫胥純真曰沐采式懋儒
 業以基臚仕君子胡冰壑其有後執
 論曰學非政固庸政非學同責學政故兼厥惟
 艱執惟公夙懋厥學以教厥政惟休若俾者而
 顯其克有勳惟弗引厥年運弗克崇厥秩於戲
 匪身則教惟後斯昌肆厥孫岳伯克紹厥武碩
 學敏政為時畫臣繼自今宅模厥載以介業我
 皇明尚流光於有來故論人不惟其身惟其世
 工部侍郎仁和江曉撰
 提領杜公佑

杜佑下邳人河南行省署為三汊水馬站提領
 父成病於家佑忽心驚舉體沾汗即棄職歸父
 病始三日請禱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
 三年見元史

南康令金公原舉

金原舉鹽城人美儀容善吟咏博通經史尤工
 於楷書篆草年弱冠為郡學錄後參贊總兵擴
 廓平山東陞吏部掌銓科駁歷州郡守元末歸
 鄉後薦授江西南康令終於家有雲谷集數卷

淮郡文獻志卷六

淮郡文獻志卷第七

皇明

駙馬都尉兼淮安衛指揮使黃公琛

黃公琛舊名寶本武昌人歲壬寅以帳前參隨擢兵馬副指揮

上慶其謹厚 命尚皇兄蒙城王女甲辰為聚

寶門店官乙巳授管軍千戶尋改龍江驛守禦

千戶累從王師征討及鎮守畿甸多著勞績洪

武元年 封皇姪女為慶陽公主授寶駙馬都

尉既而兼明州衛指揮使未幾改淮安衛指揮

使三年改名琛後禮部奏稽古公主之制 皇

姪女宜改封郡主夫止稱所授官琛當上駙馬

都尉誥

上念 皇姪女惟此一人不忍遽加降奪仍稱

公主歲給祿米五百石琛亦稱駙馬止食本官

之俸十四年擢 中都正留守授驃騎將軍至

是卒年四十九訃聞

上為之悼惜 賜墓鳳陽白塔之原見

皇明實錄今子孫一支留於淮名其坊曰駙馬

卷

刑部尚書楊公靖

楊公靖字仲寧淮安山陽人洪武十八年乙丑

舉進士為庶吉士試事吏科十九年丙寅擢戶

部試右侍郎實授左侍郎在職公勤

詔有司復其家因進士監生犯罪不悛

御製大誥指示而激勸之曰如通政使韓宣左

通政茹瑄戶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逵皆同

時由進士監生而登顯職各能率職以稱朕心

其操也恪遵先聖先賢之道故能伸於群職之

上其犯罪不悛者終於殺身二十三年庚午

五月陞刑部尚書二十四年辛未 命以尚書

兼 太子賓客給兼官俸公資性明敏有識善

敷答理刑平恕

上數獎勵之尋以事免 命出使安南還改左

都御史 郡志云以布衣振安南先是國王威吳

威德輸其首輸 至是鄉人坐事繫獄家人擊登

聞鼓訴狀靖為改狀草御史劾之

上念其才不之問御史論不已迺 賜盡於家

父懋兄安奉

上命歸葬於淮年三十八公平生自負忠赤東

書入京不十年位崇台輔以布衣奉使海外蠻
貊敬信則其人可知矣其生也死也莫非天也
而何預於人哉作誌者隱其詞諱其姓名亦過
矣

墳謹按

大明實錄南畿通志新舊郡志墓誌參互采掇
立此傳不敢妄增一語示傳信也追憶四十
年前嘗為公收養遺孤修葺遺塚奉藏遺像
而天奪其孤竟不能愬遺近復白諸撫鎮募
諸鄉人建昭卹院於墓左召僧住種以奉香
火庶我公之神其不死矣乎

孝子岑公義

岑公義邳州人幼以孝行聞父母在朝夕問安
必拜跪進飲食湯藥必親調母疾禱神願減已
年以增母壽母背公朝夕餽之雙目復明及卒
葬距山下公跣足負土壘墳廬墓三年洪武間
有司上其事旌表門閭見州志

鴻臚寺少卿郇公旃

郇公旃沐陽人洪武丁丑進士永樂間任給事
中性警敏有吏才機事慎密受知

太宗文皇帝察官邪釐弊政言無不聽寵遇之
隆冠於一時陞鴻臚寺少卿卒遣官 諭祭蓋
特恩云見縣志

廣寧侯謚忠武劉公江

劉公江宿遷人永樂中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總兵鎮遼東歲已亥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艦
直逼望海碣下登岬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
兵率眾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令犒師秣
馬畧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劉伏兵於山下百戶
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

本獻志

卷三

四

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瀆從事既
而賊至塌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
兩翼而進賊眾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眾奔櫻
桃園空堡內我師追逼環舉者皆奮勇請入堡
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
生擒者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艚者又
為隆等所縛岬無一人得脫凱還之際將士請
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
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竊
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治

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
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
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
故縱其生路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機顧諸
君未察耳事

聞進 封廣寧伯明年卒進 封廣寧侯謚忠

武子孫世襲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
貨殺虜生口自遼東山東南抵閩廣濱海無歲
不被其害官軍卒不能制往往有至失機死罪
者至是寇害屏息傍海千餘里民共獲安以至

於今見保齋餘錄

給事中丁公珏

丁公珏淮安山陽人居淮北鎮授徒鄉校有澄

清天下之志

文廟渡淮獻十二策

宣廟時以人材就徵授監察御史奉 命抄廣

右豪族公潛往廉其實一舉撲滅之奸臣紀綱

竊權亂政公率諸御史廷劾之奉

旨處斬

朝廷肅然敬憚改給事中以言事請戍雲南所

著奏議數卷侍郎葉公贊嘗手錄之未及傳塤
聞諸故老云然今詞翰類選錄其詩傳於世

廣東按察司僉事官公安

官公安山陽縣人父早喪母改適北商攜之去
公稍長讀書遊郡庠宣德間貢入京陸行避雨
店舍店嫗問及鄉貫知其為淮人因問汝知舊
城南門官家否及復詰問母子互相認抱持慟
哭不忍舍時母子相別踰四十年母已生二三
子立家業公欲相依無以為計近之不能致養
遠之不能迎養恨踰終天嗣後往來定省不缺

入選授温州府推官陞廣東按察司僉事以清

慎勤敏稱恒自謂天地間罪人因致其事歸囊

橐蕭然家徒壁立杜門却掃不問人間事貧無

生業恒養豬資薪水有司歲取其一供祀翌日

巡撫都御史王公竑過其家扣所以為生公以

實告王公深加嘆異責問有司有司曰不知其

為僉事家曰不知為僉事僉事尤可重矣每有

所遺公亦不受吁若公者可謂卓行矣塤自幼

聞之長老云然惜乎郡志畧而不書

興化府通判丁公泰

丁公恭字時亨號吉齋海州人性警敏過人言
笑不苟工楷書以正統辛酉舉人試吏部第一
授戶部主事立朝以剛正自持未嘗與人款洽
嘗論劾同事御史某御史既黜公亦謫判興化
清慎愛民賑歲饑弭虎患卓有善政莆民到今
思之卒於官學士林文爲之誌見州志

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劉公安

劉公安字志康從高祖母姓乃姓高其先泗州
人六世祖仕宋爲宿州安撫使

聖朝混一之初祖再八徙居山陽因家焉父楚

本縣志

事本

七

善公幼警敏過人父曰他日顯劉氏者必此子
也九歲喪父母既長質貌魁偉舉止端重嘗撫
松楸嘆曰有親而不得養與夫有子而不能顯
揚者同一不孝因肆力於學入郡庠爲弟子員
累舉不第貢入太學補上舍生宣德癸丑擢知
南宮縣慎於操守勤於撫字教民以樹藝之灋
聯士子以進修之方置義倉義塚貧者有養死
者有歸北方賢有司莫能或之先也甲寅夏境
內旱蝗率吏民禱三日乃雨蝗亦頓絕是歲鄰
邑皆饑惟南宮大熟明年鄰邑復蝗獸不入境

又大熟民歌之曰侯宰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
境今之魯恭頌聲播諸遠邇時有賊張普祥等
號白蓮會河北騷動

朝廷索之急公補其黨仲伍等檢其家得簿書
錄妖者姓名吏欲送府窮治之曰不可亟火之
全活者幾萬人邑南有李陽水廟碑高丈餘歲
久祠頽碑且仆公一日率僚屬祈雨至祠下見
碑石甚巨非數百人弗能起告於神曰神如有
靈碑自立安當新其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露
足碑亦起立公以銀觚奠神就付諸廟中因具

本縣志

事本

八

其事上

聞且請新其祠

詔許之召工薙草萊增基址興版築掘地獲錢
六十萬緡遂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成正統辛
酉春公慨科目久乏人乃割俸資市巨木送學
官語諸生曰吾以科目望汝輩不負吾所望者
當以此木表其坊是秋白圭領鄉薦舉進士歷
官學士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遂以所市木立
鄉貢進士坊又出俸金厚贈之自是人才輩出
科目有人九載秩滿民攀號塞道車不得行既

又詣 闕借寇不果留尋被薦陞知杭州府府
衝繁難治公處之易易如庖丁解牛未幾陞浙
江布政司右叅政二年病卒年六十有二公有
士行有吏才英敏果斷寬裕有容其在南宮公
與圭有父師造就之恩在浙藩圭與公有僚友
交承之誼處之各盡其道而報之不失其情可
以為難矣白圭撰行狀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封沐陽伯謚榮襄金公瀛
金公瀛字宗翰其先北平灤縣人曾祖誠洪武
初徙淮之山陽公博聞彊記志欲有為未樂聞

登進士拜監察御史激揚繩糾有能舉巡按廣
東江右正己正物豪民史慶真猖獗兩浙間人
莫能制衆推公往捕獲寘於濼居父憂
詔起為陝西按察司副使虜酋朵兒只伯寇邊
不靖公督運軍餉未幾陞僉都御史提督西夏
兵馬素閑孫吳濼與諸將論兵指授方略某何
如取勝某何如取敗凡受成算者往無不克尋
陞副都御史仍掌兵柄西虜不敢南犯逾年召
還陞刑部尚書推謙疑獄發無不中外雖嚴而
內則平恕閩人鄧茂七聚衆稱亂

本職志 卷七

本職志 卷七

十

朝廷遣將征討 命公輔行軍中事悉聽處分
惟以安輯撫順為心誅其不用命者弗逆弗奔
全師而還過淮聞母喪匍匐攀號純道陞 太
子太保兼戶部尚書用言者改工部尋復戶部
上章懇辭兼俸不許進光祿大夫多事以來邊
儲匱乏籌畫出納不敢徇人人或有所不便則
曰今邊塵瀕洞兵非食不飽馬非牧不壯為國
任大臣之責苟可以安民生拯時艱者寧受謗
不辭羣議頓息其公忠愛國類此公襟量弘濶
權度精明博識高才勤於問學尤喜汲引士類
人有一善必獎譽之平居威重凝肅而接物愈
恭晚年有痰疾一夕夢寐間彷彿見郎吏持簿
書答以有疾不行閱三日而卒年六十三公歷
仕五朝精忠偉望卓然為一代名臣卒之日朝
野士大夫及將校胥史兵民商賈莫不哀慟訃
聞

上為之震悼遣官 諭祭
詔有司造葬及議平鄧茂七功追 封沐陽伯
謚榮襄大學士高穀撰墓誌少保陳循撰神道
碑弘治十三年刑部尚書何喬新書公碑陰曰

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追封沐陽伯謚榮襄
淮陽金公先公之同年友也自初仕為監察御
史晚歲同以宮保兼六卿相得甚歡先公每稱
公為一代偉人公之薨少保兼太子太傅芳
洲陳先生為撰神道碑其家久未刻蓋有所忌
也至今三十有八年矣予托淮安太守徐侯用
和求諸其孫得錄本於故篋字多脫謬侯錄示
喬新且礮石置隧道屬喬新校定其文將刻之
以圖永久喬新乃取東魯許先生所述公行狀
校其訛缺竊惟芳洲與公仕同時碑文宜詳實
然叙公平閩寇之功甚畧而自戶部左轉工部
又似有所諱者喬新公通家子也敢述耳目所
及者以補碑文之缺初公受命南征兵抵浙
江遣都督劉德新以偏師繇杉關進自與寧陽
侯陳公帥大兵繇分水關進刻期會於延平及
兵至建寧賊首鄧茂七已敗死餘黨立其姪為
主勢益熾公揭榜招諭降者日數千惟兇徒負
固不服公乃進兵沙縣勇貢川艾掛口夷陳山
而尤溪將樂諸邑以次破降遂分遣偏裨解汀
漳之圍不數月八閩肅清其策畫皆出於公諸

將受成算而已及在戶部南北用兵儲峙不足
公經度擔拾未嘗乏絕浙東大姓有輸歲賦綿
綱至京者適有
詔蠲逋賦乃匿其半而以其半賄權貴屬公以
救蠲之公言此乃已徵在官者力持不可權貴
怒喉臺諫劾公文致其辜請下廷尉
景皇帝察其誣不許都御史王文素與公有隙
抗言詆公以為不可宥
景皇帝不得已乃落公太子太保改工部尚
書時先公為吏部尚書上言北虜未臣南夷復
闕所急者軍儲耳金瀛有經濟才其計度財賦
以克邊儲非為私也自古理財之臣多招怨謗
如唐之韓滉宋之趙開是已惟
陛下察之書上
景皇帝嘉納還公戶部尋復太子太保此二
事皆喬新所睹記者不敢誣也嗟夫諛說殄行
古有之矣何必諱哉謹識於碑陰使來者有考
焉見椒丘集
南京戶部尚書沈公翼
沈公翼字克敬其先自東魯徙居淮安占籍山

陽公生稟穎異日誦千萬言弱冠入郡庠嘗于編三場問答後學皆宗焉宣德己酉以詩經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正統初擢南京刑部主事改戶部丁母憂起復仍拜戶部公長於計畫凡所部倉廩之盈虛戶口之登耗山川之險易賦稅之多寡無不周知時雲南土官思任發梗化地方弗靖

朝廷命靖遠伯王驥率師討之以公為轉輸使適連歲荒歉糧餉匱乏公區處有方供饋弗絕乙丑北虜來庭

勅徙置東昌平山等處撫綏得所丁卯勘問廬州民爭田各得分願又奏減額外稅五萬餘石人皆悅服己巳陞郎中當虜寇犯順京師戒嚴芻糧少積

朝廷以公久在戶部計慮精詳超拜本部右侍郎自慶遭際彈心策畫軍儲以克尋奉

勅協同總兵平江侯陳豫疏築臨清等處城隍訓練士卒防遏姦宄仍兼督漕接濟京儲癸巳陞南京戶部尚書適山東饑民流徙奉

勅暫留賑濟民用救寧比到官持公道祛宿弊

部政一新倉庫空虛多方儲峙未幾有歸志天順元年

勅令致仕抵家日與宗黨父老賞會燕游不知老之至而力之疲也尋病卒年六十有六公性鯁介不阿雖有善者稍不義即面斥之不善者能改過即稱許不置故人人敬憚而悅服焉工部侍郎莆田翁世資撰行狀子珪

珪字廷實天順丁丑進士歷陞吏科都給事中在諫垣十餘年多所建白舊制四品以上官由吏部推陞忽儻

旨四品以上官如大臣例

朝廷擢用吏部不敢執奏公慮中官專擅曰是吾責也上疏極論如是為守成灋如是為亂舊章言甚剴切竟得 俞允時有大臣某謀陞冢宰公力阻之不能奪既得吏部首推公陞太僕寺少卿時人為之語曰官高五品權減十分卒於官見郡志

孝子楊公旻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之長老交游之士夫未嘗名之字之雖田夫市卒廬見費

婦咸呼之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之名達
京師聞諸四遠也孝子天性端慈自幼事父
母孝事兄極恭父蚤世而哀毀甚母陸慰解之
即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
無厚資而甘腴賙饋必如母志母酷愛其孫肯
奉率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
業某當任官以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
戚不即告母嘗愉色婉容在左右以安母心暇
則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孝必以躬行孝
弟為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
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無所
不至晝夜未嘗安寢飽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
不入口者數日及葬遂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
奉櫛頽夕奉浣濯如生昔不少廢哀號之聲聞
者感動為之翔獸為之伏左布政使蘭陽丘
陵嘗為太守兵部尚書王竑時為都憲鎮淮聞
孝子名廉得其實遂

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
孝子則皆能道其居處指其里巷噫孝子之孝
誠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
考其事親則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初無
剔肝剖股之奇白鳥紫芝之瑞也噫此其所以
為孝也得曾閔之遺者耶不鼓虛以釣名惟踐
其實也若廬墓之事禮經所不載未可以為訓
特孝子之誠心可矜也故備錄之見東海翁集
墳按孝者庸行也事生事死一於禮不苟所
謂孝也若舜文曾閔可也吾淮節孝先生之
孝如斯而已矣近代旌舉孝子亟稱事疾事
死解及事生何也甚者剖肝剔腦近於誣白
兔紫芝近於誕不可以為訓我朝
太祖高皇帝因青州府江伯兒割肉療母又殺
子禱神有司以聞亟命捕治謫戍下禮部議
凡割股卧冰不在旌表之例真
聖人之見也
理字貫之舉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刑科給事中
左給事中都給事中叅駁詳允有所舉奏不務
急刻克 宣寧王府冊封副使不受餽賚同考

禮部時稱得人奉命嚴大同宣府閒地為豪勢所侵者請給貧民入其租遷鴻臚寺左少卿尋改大理寺左寺丞詳讞任平恕勸陽曲王府獄事涉疑閣陳

朝廷親親之義王以下感泣服罪解誣逮者若干人領武選貼黃事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值歲歉河大決汴城幾墊有議遷改者民心洶懼公曰遷豈易事乃增築汴隄高厚禱於河水亦去又禱雨於南陽諸府雨輒至湖廣饑民流入盧氏永寧將構亂躬往撫諭發銀

穀賑之有司請俟奏報曰事在不測俟奏報民且死且盡去為盜如以為罪某當之比

勅至悉如所議全活不可勝紀趙王府獄事尤重為陳父子慈孝之道王寤事遂寢姦人以民田詐為閒地投獻諸王府朦朧陳乞一疏其情請申禁例汴多貨集官先立市魁為行頭商賈受制乃一切革去民皆便之禮遇羣吏詢民疾苦暨政令得失人人得盡陳所見因采用之尋陞工部右侍郎階通議大夫徵書至民老稚遮道不忍釋在部愈勤慎修沙河橋旅

差旁舍軍夫赴役者時致慰勞會苦寒請暫停役及春從祀南郊歸得疾訃聞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年六十公遠經學為文簡勁言溫氣蘇若無官者尤好汲引後進有片善獎藉不容口僕吏非大故不加箠撻卒之日無貴賤疎戚咸悼惜焉

行人張公和

張公和字宗禮山陽人游太學嘗資同業之貧者後其人補縣有所餽遺不受且勗之曰可善自持此非所望登成化己丑進士試政工部差

保定抽分時宦臣世據關隘常盛筵厚餽以啗分司墮其計者輒為阻撓公至禮以自防盡釐其弊宦臣傾囊市木以償官時以劉方稱之除行人卒於官見郡志

青州府知府潘公洪

潘公洪字裕夫宿遷縣人性淳朴不事矯飾由進士歷陞吏科都給事兩受勅冊立藩王餽金悉却之時憲宗皇帝天威嚴重言事者輒得罪公獨受知眷丙午春天變

詔內外言得失科道畏忌不敢言公已秩滿注籍休沐疏弊政數十條上之言甚激切

上深加勸獎舊給事滿九年例陞京秩吏部援例上請時公疏適入

上語中官蕭敬曰是潘給事耶京秩固清赤子痾痛則目所不及須給事為我卧治乃批曰可與做知府遂出守福建邵武府勤政愛民禁制豪猾衛帥楊鐸兇狠貪虐弄有司殘害下人與公不協交通巡按御史呂炯据撫郡事欲以中公不為動廉得炯納賄事捕其關節三人

并賊案甚夥乃疏鐸炯罪狀上聞而公亦為

二人誣奏并逮

詔獄炯鐸竟抵罪公得釋以憂歸事具邵武志甚詳後改守青州遇新封藩王建造宮府具有欽制而中貴因公圖賄撤毀民居號泣赴訴公親為丈量不少假借奪還所侵民地大與中貴忤未幾復以祖母憂歸服闋吏部推陞太僕寺少卿適以疾卒今邵武青州俱祀名宦祠見縣志

太原府知府尹公珍

尹公珍大河衛人剛方不苟合成化間以進士授工部主事出監徐州洪盤詰漕舟無遺瀆雖淮大兩衛官軍無一毫私貸時官署廠局為大水漂沒公設瀆重建五百餘間植柳鑿井以便行人三月而成事竣改刑部主事陞員外郎公性剛不欲少挫於人時同鄉同僚葉公贄陞嘉興府知府以舊所用牌槩執事贈之公退食見之怒罵其子曰此不祥之物彼何以贈汝何以留未幾公亦陞太原府知府到官為按察使某所不容訐奏被逮公直接察使曲調官公復任病卒喪車回妻子貧甚不能為生孔子曰棖也愆焉得剗然則公之剗豈有愆者耶子京京字兆之舉鄉薦登進士亦為工部主事監寧陽七十二泉以清謹稱改刑部主事員外郎時權姦擅政執瀆無所撓司寇雖苦其梗然陰重之陞山西僉事巡冀寧冀北兩道有妖賊聚眾潛謀據城作亂密擒其首惡餘黨解散孟城礦賊大閔乃招土人諭以利害不發兵自平陞浙江按察司副使署司事有奸人秦普美以妖術惑眾謀不軌止罪其魁首餘釋不問人心自安

每臨大事善謀能斷類此以暴疾卒於官提學副使前翰林院修撰何瑯誌其墓

雲南布政司右叅議趙公云

趙公云字汝遠其先河南衛輝人吳元年占籍山陽為淮人云始就外傳即脫去嬰兒態比長入邑庠為弟子員任文章典雅有奇氣嘗默坐一室吟誦不與同儕嬉戲成化辛卯領南畿鄉薦壬辰會試中乙榜授順天府儒學訓導督教有瀟分巖而氣蘇貧者助以膏油四時饋遺一介不取啜粥飲水澹如也名動京師閣老東劉先生嘗對朝紳嘆曰訓導小官清苦如此他日當為國器太宰東魯尹公少許可書其名黏於堂壁以勵多官歷典山東江西文衡所得皆名士辛丑陞山東長山縣知縣益堅清操催科聽訟不亟不苛本之以誠而行之以恩真如父母保赤子民亦不忍欺不敢緩庶事亦辦累以卓異旌丙午 欽取陞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乙卯陞郎中在部九年梯媒阻絕都人稱為趙青天丁巳陞雲南右叅議舊分守官有年例錢吏如例檢奉怒執之白巡按御史罪其人遂革

前弊偶稱疾疏乞骸骨得報即日束裝上道家杜門靜養家徒壁立蕭然如寒士時論多之乙丑蒙

恩詔進階中憲大夫以疾卒年七十三貫初子顧達撰墓誌

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史公敏

史公敏字德敏號松泉宋八行太師追封越國公之裔

國初祖谷平遷於淮為山陽人公天性剛敏博聞彊識中正統戊午應天鄉試乙丑會魁登進士第除刑部主事陞員外郎天順紀元

英宗皇帝降旨兩瀆司選好官公用薦陞河南布政司右叅議

賜勅提督撫治許擊問貪暴官吏有妖人革寇相機調兵辭之日蒙

召入文華殿密諭 賜酒給鈔既之任撫流移

鋤寇盜地方寧謐三載奏最

賜誥命進階朝議大夫先是河南南陽地方歲饑寇賊蟻聚公翻山刊谷不避險阻革竊山妖

無所伏匿九年考績鎮守副都御史賈銓巡按

御史趙致交奏公撫治有方庶勤幹濟乞
應職仍守地方以慰人望又蒙

賜勅陞右叅政六年公以母壽百有一歲奉
日短懇疏乞歸從之卒於家公平生秉禮執誼
耻逐時好於聖賢書無所不讀雖古今傳奇亦
無所不知詩文詞曲各臻其妙篆隸真草咸通
於古所著有松泉集傳於世大學士劉翊叙公
為人光明純一詩文高古雄深新意疊出真知
言哉省菴金銑誌其墓

觀復田公潤

田公潤字德潤號觀復安東人神情疏爽性度
溫餘隱居教授環堵蕭然蓋多聞以為富道克
以為貴翬翬如也日課童蒙得錢數十文纔足
薪水雖深居陋巷門多士大夫車暇則鼓琴咏
詩自樂其樂尤長於六壬課言人休咎多依於
忠孝殆嚴君平邵康節之派亞與

杭州府知府陳公讓

陳公讓字德光別號雲軒先世蘇之嘉定人曾
祖大洪武初戍於淮遂為大河衛人公天分
高器宇英邁剛正不阿疾惡太甚蚤歲遊山陽

縣學由鄉舉登進士拜寶坻令民俗健訟公聽
斷明決羣惡竊視皆遁去卒擒首惡寘之灑一
縣帖然歲凶勸富民出穀賑貸及歲稔果如約
給還成服其威信陞尹宛平縣都人倚勢包攬
糧差積年殃民牢不可破乃均定賦役公收糧
稅權貴請托一切不行擢知杭州府息器訟均
賦役抑驕侈敲薄俗境內大治時海勢漸內徙
逼海寧城部使者詘羣策莫能治乃請去城一
里許開支河築內堤延袤十里以寬制猛不與
海爭利海果至堤而止上下神其識鑿海寧人
立生祠以祀省城奸人多托奉勢家避匿糧差
悉查覈歸正無敢怙終者大理卿夏時正居家
挾老姦持上下官短長彊占孤山三賢堂并祀
田民田力奪還官給主夏銜之誣奏勘官朱守
孚不察其為清白吏望厚賂欲妄加參論人心
不平有二三義民潛欲出金賂之公聞之曰吾
本為利民而今反不利不可竟被參奏落職都
御史楊繼宗上章論救不報閩郡吏民冤號攀
總不忍其去貧居二十年杜門不出一介不取
予一刺不入公門會

赦復官病卒年六十八年之日室如縣磨親交治其喪事三十年後太僕卿仁和邵銳言於浙省巡察祀於名宦祠過淮言於撫鎮應祀鄉賢祠而時已祀矣可見天下之公也行太僕少卿顧達撰墓誌

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葉公洪

葉公洪字本清其先金華人宋宰相衡之後曾祖顥以詩鳴有樵雲歌唱集傳於世祖士廉洪武初戍淮遂為淮安衛人公長身脩髯見者知為偉器景泰間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天順間

工部

李本

李

坐累景帝時有同姓名御史議加南城天順復其人已外補公誤承面極慘內廷知其枉之黜公知武陟縣改清江寶坻皆有惠

政成化初用薦超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南丹土

官侵掠臨邑躬為撫定城柳城洛容以過流賊

蓄水通粟以濟饑民賊據南寧奉勅督捕擒

其首惡攻荔浦率兵勦平之俘一幼兒七歲

詔賜綺帛後監軍者道遺一俘婦詢之即兒母

也乃以配園丁改山東遷陝西副使領岷州兵

備松潘賊久為邊患撫綏乃定又會兵勦洮州

賊斬首甚衆擢河南按察使拜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巡撫山西兼督鴈門諸關歲屢歉發廩賑卹全活者衆垣曲流民嘯聚至數千督有司撫之亂竟不作調大同兼贊理軍務請設井坪千戶所又增築諸堡城加徵革數罷土兵戍邊之不便者

孝宗即祚召為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進尚書

加太子少保有姦民獻大名川地為皇莊

貴臣主之牢不可解力排群議卒歸於官哈密

為土魯番所陷守臣請暫給廩食處之內地公

曰是自貽患也遂弗給中帑告乏議折鈔錢清

文獻卷

第七卷

李

船料起存積及王府田租從有司徵納以省

侵擾其額外陳乞者後先相繼多據理止之間

以疾告

上命醫診視遣中官禮問於家疾再作具疏乞

休

詔許給驛歸鄉卒年七十六

朝廷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如制特贈為

太子太保蓋異數云公亮直無偽言論灑然每

事持大體不務瑣屑初仕連蹇自為縣以至臬

司回翔二十年以內憲領鎮又數年久在外服

皆稱事與職入陟曹省及為尚書愈自奮厲中
有操執不奪權執章奏剴切皆憂民愛國語誠
一代之良臣也雖幾先歛退未竟厥施而其所
自見豈不偉哉文淵閣大學士長沙李東陽撰
墓誌從子贊

贊字崇禮天順甲申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
嘉興府知府再知台州廣信公少體弱氣清不
能誦習默識之而已嘗官外蘇而內嚴庶獄緣
情定濫人不敢干以私送遺母喪歷守三大郡
孜孜盡職不拂情以招怨不立異以邀名所至

無赫赫聲每有去思歷陞江西布政司叅政左
右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進
工刑二部侍郎宦情政體不改其舊操履堅定
貧約終身自入官以至歸隱四十餘年出入供
費皆出於其弟實可謂難也已居鄉世味澹然
近則徒行遠則買舟或干以官府事則握手不
欲聞有前輩之風焉

福建按察司副使韋公斌

韋公斌字彥質號行素淮安大河衛人少穎拔
瞻於文辭成化戊子中南畿鄉試戊戌登進士

第己亥選授戶科給事中封駁論奏補過拾遺
雖批逆鱗遭廷辱不懈於位嘗曰假彈劾以快
私讎掇細緩以賣公道吾所深耻丁未春同考
禮闈有取當軸子孫以媚竈者公力持之不可
當軸者銜之尋處公以廣東提學僉事鼓率生

徒恢張風化治心以培其本養氣以達其枝明
經析理通其窒塞含英吐華藻其枯淡杜梯媒
路開公道門優劣次第錙銖不爽政聲徹京師
弘治癸丑陞福建副使仍督學政奉新例沙汰
學校生員目短視不能辨堂下左右奸人因而

行詐事覺公曰人將謂我老而私也遂白諸部
使者投劾而回未幾卒年六十五有詩文數卷
藏於家養浩居士顧達撰墓誌

漕運叅將錦衣衛都指揮周公瓚

周公瓚字朝獻先世江都人高祖鏞以元平章
鎮撫吳元年歸附授西安衛百戶曾祖玉累戰
功陞大河衛指揮僉事祖鑾伯景繼襲公為景
後得襲初委造軍器弊剔器良稱幹濟才三年
總本衛糧運時船少軍困負運累萬嚴鉤考節
浮費禁侵漁宿貸一清士有餘積成化乙巳山

陝河南三省饑奉兩府檄部粟十萬往賑沂河西上經歷百險卒無稽程當時賴之總漕都御史薦其端謹公勤熟知漕務命把總管領淮安等八衛運糧未幾進署都指揮僉事遇

恩詔實授公統馭有濼撫綏有恩士不告勞嘗患疽危甚部下有請禱願以身代者其得士心如此會參漕協守缺員廷議合薦

上曰可遂以都指揮克漕運參將兼守淮安援例改錦衣衛帶俸感一時知遇事有當為力勤不怠有當言從容贊翼外示恂恂而中懷蹇蹇

舊各總歲運多掛欠恒稱貸奉要輒倍其息而運官因以為利公防檢嚴籌畫精糧無掛欠官有餘羨二三年積至數萬前此未嘗有也公有心計因而積勞嘔血上疏乞骸骨少保尚書馬公留之甚力

詔果不允且加勗馬明年又力疾備運江南再疏行勤而疾日增劇總督張都御史冀其起而緩其奏遂卒於官年五十七公天性仁孝恭儉好禮愛人室無姬妾事伯母太淑人尤謹既喪哭盡哀至負土封墓君子善其知所報撫遇士

卒有恩嘗市善藥療其病死則歛而歸之尤務掩人過使知自改一時莫不以為長者蓋武臣之翹楚也吳郡揚循吉誌其墓子正

正字元貞別號與石少喜讀書負大志選克郡學弟子員應文舉未就以廕襲大河衛指揮僉事卓立矯厲既專衛政則先聲奪人疇昔賄驕訟隸者皆歛縮惠窮卹困部中長老嘖嘖歎賞

督撫都御史李蕙表薦遮洋運糧把總不少貶損以狗倉曹倉曹趙郎中媒藥致穿罷歸安時養晦無所怨尤客至則與劇談神仙星氣五行

妮妮多辨博若事關國紀民隱則又凝情動色都御史陶琰督漕廉公無罪表復遮洋之任條上便益數事至今行之會河北山東劇盜起遮

絕運道時都御史張縉在漕府以謀勇奏領兵事時漕舟千艘阻於白洋河出奇制勝賊不得逞會官兵大集賊逸而南奔悉眾追襲擒斬五十餘功申解總制軍門為左右掩蔽不見錄事

平漕府辦於

朝進階三品官指揮同知

勅守備歸德兼管武平等處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至則簡什伍時教閱會諸生談經講藝有古
儒將之風馬居九月忽不樂輒引疾東歸買田
漣水之陽結廬躬稼寓情墳典五經三式及諸
外家之說靡不歷覽詳說所著有皇極經緯六
壬祕并集古奇方諸書藏於巾笥未行後陶公
再鎮淮以漕運叅將薦不果尋復起為湖廣運
糧把總累疏辭免江西寧藩稱亂留科復以將
村薦終不起刑家孝友與人尤篤信誼父病疽
嘗口吮毒液弟久瘵與同卧起夜授溺器遼左
張都御史文錦死大同之難奴獻計欲分其所
寓篋金怒叱之俟其妻子歸完壁馬父貧時有
所稱貸主者多物故乃召其子孫授之力田所
入歲與鄉井通有無海濱彊獷得所露丐者皆
欲盡死力性輕財好施予苟赴所急則倒囊傾
困愛客喜過從雖吐茵罵座亦不之厭又善獎
寒雋常折行輩納交尤克念貧賤之交每顧郵
師友妻子惟好惡太明一言以立然諾至死不
變嗟乎勲業不著旂常材猷徒膏未耨命也可
謂金玉君子者與卒年六十有七戶部侍郎潼
陽胡璉誌其墓

山東按察使石公渠

石公渠字翰卿別號天全道人世為泰州人祖
希永高邑令改掌山陽縣學教遂占籍清河縣
卜居淮之清江浦公穎敏超卓副毅老成舉成
化乙酉南畿鄉試登丙戌進士擢刑部主事遷
員外郎平允守濼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遼
海東寧道兼管糧儲遼陽倉糧腐爛者半首按
究官吏奏黜為民州衛貪婪者聞風落膽有改
行自新者即加獎藉以勸其進人皆感服在遼
陽數年撫郵官軍禁革奸弊邊境賴以安謐擢
本司副使改巡他道一日郊行遙見人影出沒
林木中近復不見命部卒搜叢林中得頂包僧
十餘人解其包有銀物在馬鞠問之昨宿尼寺
殺商人而奪其貨驗尸賊皆伏辜奏毀其寺尼
配諸鰥夫癸卯山東大饑奉巡撫牟都御史檄
齋銀五萬兩糴穀江南太平府渡揚子江風浪
大作舟幾覆人皆號泣公默神色不變焚香祝
曰此行為救數百萬民命渠何足惜神其鑒之
言未既風浪頓息載穀而歸上下胥慶分賑饑
民賴以全活未幾陞本司按察使審核重囚日

有平反察舉會廉憲體貞肅雖老吏進呈文案
惴惴焉莫敢仰視黜姦得壽文者數輩令行禁
止丁未會朝

觀考察主其事者頗有宿憾必欲置之散地先
期有聞遂拂衣而歸置萬柳莊奉二親正德丙
寅

恩詔進階一級病卒年七十一行太僕少卿顧
達撰墓誌

河陰令張公素

張公素字玄卿別號檜泉其先為吳人父景儀

嘉善

嘉善

嘉善

嘉善

嘉善

嘉善

嗜詩書工楷篆豪邁特達僑居京師三楊學士
欲薦授中書辭挈家南徙占籍淮之山陽寓居
清江浦公年總角志趣不羣性資穎敏通五經
大義尤長於書旁通陰陽醫卜之說雖專門者
所不及貧遭父母喪力所得為一準於禮領成
化乙酉鄉薦為太學生以天下士自期大司成
王公見其所為文器重之五上春官不利謁選
授河陰令初到官道歲大侵餓殍載途又承凋
弊之餘百蠹孔棘憂形於色亟求拯揀之方曰
是不可以他求也為之在我由是簡訟獄罷追

呼節厨傳平市市價禁和買停權稅裁靡文息

風征徭之缺且亟者不可已者勸民以次而辦

其可已者已之得用一緩二之道與民休息民

賴以安歲餘病者興困者蘇民津津若有生氣

由是士教以學農教以畊翕然大治庭無獻朴

之煩齋有垂簾之靜隸卒倚其杖於壁兩兩立

左右結絲網資用有太古之風焉要之皆推誠

心本直道無一毫作偽以罔民之意至於勵清

操甘苦節不改儒素尤人所難者邑有廣武山

政暇邀一二邑博登山酌咏此又俗吏所不暇

太秋志

嘉善

嘉善

嘉善

嘉善

嘉善

及者上司聞而嘆賞將薦之於

朝翻然嘆曰化行一邑吾道可槩見矣何必天

下哉因和陶靖節歸去來辭以見志遂連章乞

休踰年得請即日戒行囊篋蕭然如逆旅中人

上司益賢而嘉之給舟遣贖以行百姓依依如

失慈母礪石丐大司徒濬河石珮撰遺愛碑以

繫去思歸卧林下三十年踪跡未嘗入城府田

園廬舍不改其舊若未嘗為官然日以文墨自

娛有檜泉集叙姓千文和續咏史詩咏物詩各

數卷藏於家冲淡典雅有陶靖節之風卒年八

十有九戶部主事新安葉天球誌其墓子雍
雍字堯化號淮川弘治間以璧經發策南畿未
就逮正德年復以經明行修徵逮補尋乞終養
又弗就踰十年厥考檜泉養終焉定跡深棲終
老弗起鄉人賢之稱曰淮川先生卒年八十有
一菁華塵埃芳馨草野不其惜乎工部主事武
林邵經濟誌其墓

陝西行太僕寺少卿顧公達

顧公達字存道號貫初子晚號養浩居士先世
居蘇州崇明西沙

大蘇志

卷五

五

國初曾祖行十從戎隸大河衛十歲通韻學精
算數二十為府學生提學御史戴珊方以識操
取士甚器重之成化甲午舉於鄉戊戌登進士
第授宜陽知縣乙巳春以徵至京被簡將入中
臺會有沮之者不果丙午陞兵部武選主事弘
治辛亥遷車駕員外郎癸丑當進郎中同官有
力者欲得之因出公為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在
宜陽一意惠養遇事可否不以利害為前却先
是郡守檄縣月欵甲首直錢十餘萬縣丞希守
意為自殖地公初到官詢知民瘼乃絕口不言

直錢守入丞諧銜之既乃知無他意加稱獎夏
旱構於龍母洞得雨又旱躬勸富民出粟以賑
饑者多至三萬餘石期以歲豐溢其數償焉給
未盡已報秋成矣人皆頌公拯民之惠格天之
誠事載去思碑中銀礦洞在萬山中有孫參政
者懼貽民患封之又請於

朝設官以守孫後為都御史秉中官意有異議
公曰公為參政則封之為都憲則開之何也孫
威怒欲辱之以眾請掾不得施中官欲起礦課
乃力爭曰礦非宜陽所賦有而宜陽賦受其害

大蘇志

卷五

五

若復起歲課有死而已不敢承命中官不能屈
事得寢決獄有不可者則以理折之未嘗輕用
刑威民服誠款往往樂輸其情虞學政久弛仕
進路塞暇日則進諸生講經義且丞加厚賞以
風厲之尋有舉於鄉者自是科第不乏人在兵
部守濼惟謹有武官子因幼假職從兄久不得
歸年五十始謁部選同官難之其族遂誣為異
姓賴公核實領選以去郎中徐仲山歎其用心
之密奉命冊封代府潞城王贈物甚厚悉
還之故王贈行有辭金楊震堪為相之句在

太僕奉

勅視事不遺餘力所督榆林西寧洮岷諸處稱險阨番夷出沒不常必親歷其地又考牧一出於公事外畧無所擾沿邊諸節鎮皆歎息以為不可及且冀其當大用而乃以疾上疏乞歸不可留矣公為人外和内剴不喜華飾性孝友痛祿養不逮其親每獸坐則泫然淚下舉宗族之不能葬者四喪為古文宏博明健不拘繩檢詩祖盛唐諸人而陶寫已意為多卒年八十有五翰林院編修同郡蔡昂誌其墓而序之曰往歲觀風諸公疏貫初翁清節於朝請加優禮示風厲事下吏部不報未嘗不憮然以歎也嗟乎士大夫國家之元氣也所以養是元氣在國家而亦繫所自養觀公之所自養則厚矣彼當國者默無風厲之責歟而乃若是何也雖然公所自得亦已多矣

淮郡文獻志卷七

淮郡文獻志卷第八

儒林列傳

漢

大儒孟公卿

同郡白光少子沛

孟卿東海蘭陵人也事肅奮以授后蒼魯間丘

卿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

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

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

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

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

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

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苻卿為博士州牧郡守

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

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

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卿二子喜

喜字長卿父卿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疎廣世所

傳后氏禮疎氏春秋皆出卿卿以禮經多春秋

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災

變書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師易文以為

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荑茲

也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病免為丞相掾
授同郡白先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為博士繇是
有翟孟白之學

博士后公蒼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
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
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衡授
琅邪師丹伏理君穎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
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由是齊詩有翼匡師
伏之學

大獻志

第卷

中郎令王公臧終生附

王臧蘭陵人從申公受詩事景帝為太子少傅
免去武帝即位臧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
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
請天子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
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
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
繆生亦蘭陵人申公弟子為博士至長沙內使
治官民有廉節俱見申公傳

太傅嚴公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
睦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
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
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
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
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
曰天時不賤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意亡貴人
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顛少自勉彊彭
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
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

大獻志

第卷

王中為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

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

復中翁

復中翁東海人宣帝取鼎室嗇夫許廣漢女因
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中翁見
宣帝本紀

大儒毋將公永褚公大

二公俱蘭陵人永以明易至豫章都尉大宗事
江都相董仲舒受春秋仕至梁相俱見高相傳

大儒王公良髮公福殷公嘉陳公敦

四公俱東海人良習小夏侯尚書福受韓詩於泰山栗豐嘉受易學於京房敦舉有道之士對策除郎中見楊倫趙子京房謝弼等傳

議郎衛公宏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

大略志

第八本

四

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魏

贈衛將軍謚景侯王公肅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二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太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肅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費皆可蠲除帝嘗問肅曰漢桓帝時白馬今

李雲上書言帝者諱也是帝欲不諱當何得不

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念

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

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守於天

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帝又問司馬遷以

受刑之故著史記非貶孝武對曰遷之記事不

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

才漢武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怒

投之於地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下

盤室此為隱切在孝武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

大略志

第八本

五

年出為廣平太守徵還拜議郎頃之為侍中遷

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

與太尉蔣濟等論及時政肅曰此輩即弘恭石

顯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

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為光

祿勳時有二魚集武庫之屋肅曰魚生於淵而

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有棄甲也

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徒為河南尹嘉平六年

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是歲白氣經

天大將軍師問故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

有亂乎君若脩己以安百姓則樂安者歸德偶
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
史文欽反師謂肅曰霍光感夏侯臧之言始重
儒學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安在肅曰昔關
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事天
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之士衆一
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
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師從
之遂破儉欽等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
三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縵經者百數追贈

太康志

卷八

木

將軍謚曰景侯子惲嗣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
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勲肅
朝改封恂為承子肅善賈馬之學不好鄭氏禮
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
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
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及作周易春秋
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註又著書
十餘篇頗傳於世

吳

太中大夫裴公玄

裴玄字彥黃下邳人也官至太中大夫常與嚴
峻張承問管仲季路其說皆傳於世又問子欽
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荅所見與玄相反
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見
嚴峻傳註云丞相步騭薦賢士諸葛瑾等十一
人甄別行狀裴公為之最

晉

博士東公哲

東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
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
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
父龕馮翊太守竝有名譽哲博學多聞與兄琴
俱知名少遊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
誰乎志曰陽平東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
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琴娶石鑿從女棄
之鑿以為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哲等父不
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哲為邑人請雨三日而
雨注衆謂哲誠感為作歌哲與衛恒厚善聞恒
遇禍自本郡赴喪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
以擬容難張華見而奇之石鑿卒王戎乃辟琴

太康志

卷八

七

以擬容難張華見而奇之石鑿卒王戎乃辟琴

華召哲為掾又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為司空復以為賊曹屬時欲廣農上議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季蓋魏國之史書大畧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季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

文獻志

第八卷

上

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恠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

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劄文既殘缺不復銓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哲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

文獻志

第八卷

九

以為惟乃招攜之水濱洗袂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哲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承皆為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一簡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趙王倫為相國請

為記室暫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
市里為之廢業門生故人為立碑墓側哲才學
通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
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
篇行於世云

齊

彭城郡丞謚貞簡先生劉嶽

劉嶽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悛六世孫也
祖弘之給事中父惠臨賀太守嶽篤志好學博
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

宋書

卷八

十

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
四季舉秀才兄遜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
東海王元曾與嶽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
間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
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
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表祭於後堂夜
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嶽曰人謂此
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
衰矣薦為秘書郎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撫軍行
參軍公事免嶽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表祭誅

嶽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帝踐祚召嶽入華
林園談語問以治道荅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
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
寶萬世又謂嶽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
嶽曰陛下親前執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
若循其舊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
曰方重乃平學士故自過人勅嶽使數入而嶽
自非召不至嘗到宮門上欲用嶽為中書郎使
吏部尚書何武前旨武謂嶽曰上意欲以風池
相康嶽曰武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
士便即除武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
書郎而武謂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
城郡丞司徒褚彥回宣旨諭之荅曰自省無廉
廟才薄難堪保彭城丞耳上又以嶽兼總明觀
祭酒除豫章王驥騎記室參軍丞如故嶽終不
就武陵王驥為會稽太守上欲令嶽為驥講除
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
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嶽與張融王思遠書辭
免除步兵校尉不拜嶽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
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

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
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
待荅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
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
七年表武帝為獄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
生徒皆賀獄曰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
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
子良遣從獄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績將厨於
獄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並弔服臨送獄有
至性相毋病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毋孔
氏甚嚴明謂魏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乎稱獄
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
徒褚彥回為獄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半落
孔氏牀孔氏不悅獄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佳墓
下不出廬是為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鷓鴣
鳥獄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
武帝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下詔為獄立
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獄講月
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
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考其退

讓時濟陽蔡仲能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
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故不能
感動木石獄亦以為然弟璉
璉字子敬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獄而文采過之
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齊建元初為武陵王暉
冠軍征虜參軍暉與僚佐飲自割鬻髮璉曰應
刃落祖是膳夫之事歿下親執鬻刀下官未敢
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暹同舟入東湯
留目觀岫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璉
夜隔壁呼璉璉不荅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獄
恠其父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
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
尉卒於官
顯字嗣芳獄族子也父融字仲翔博識強正名
行自居幼為外祖臧質所愛質既富盛恒有
音樂質亡後母沒十年許璉每聞絲竹之聲未
嘗不歎欷流涕梁天監初璉於晉安內史顯幼
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邪王
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伯獄儒
學有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為後特年八歲

本名顯齊武以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助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祭謁伯皆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書傳昭掌著作撰國史顯自兼廷尉正被引為佐及革選尚書五都顯以本官兼吏部郎後為尚書儀曹郎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書人題之於郊屋宅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後為中書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特波斯國獻生獅子帝問曰獅子有何色顯曰黃獅子超不及白獅子超魏人送古

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校季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園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邵陵王長史潯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凡佐兩府並事驕王人為之憂而反見禮重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為之銘誌葬於秣陵縣劉貞長舊瑩子考恁臻臻早有名載北史顯從弟毅

毅字仲寶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在蕃十餘年寵寄甚深嘗時文檄皆其所為位吏部尚書園子祭酒魏尅江陵入長安

文苑列傳

漢

弘農都尉枚公乘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恣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內乘去而之

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說吳王吳王不用卒見禽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既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孽子臯

枚臯字少孺乘死武帝詔問乘子無能為大者

大傳卷 第八卷 十六

後乃得臯初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見讒惡遇罪室家沒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關自陳枚乘之子得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為賦頌好嫖戲以故得媒躋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太子謀祝受詔

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臯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蹙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臯賦辭中有詆嫫東方朔又自詆嫫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談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

魏

司空軍謀祭酒陳公琳

大傳卷 第八卷 十七

陳琳字孔璋廣陵射陽人魏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王粲與陳琳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並見友善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以書諫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表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太祖以琳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其

所作草成呈太祖先苦頭風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徙門下督辟為丞相掾屬琳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傳也見王粲傳

博士繆公斐

繆斐字文雅東海人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

裴任侍中並無所就見唐先賢行狀子襲

繆襲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見劉劭傳唐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卒子悅字孔憚晉光祿大夫孫紹播徵胤等並皆顯達

安成令桓公威

桓威下邳人出自孤微季十八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景初中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見王粲傳

晉

給事中陳公邵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為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除給事中卒於官

宋

中書舍人鮑公照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道嚴初臨川王無子以長沙景王子義慶嗣義慶襲封南郡公加都督荊州性簡素寡嗜慾好文義招聚才學之士照與同郡何長瑜等並

有辭章之美引為佐吏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清河頌其序甚工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即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毅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

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見臨川王道規傳

行參軍掌書記何公長瑜

何長瑜東海人與謝靈運族弟惠連穎川荀雍
太山羊璠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時人
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為父方明所知靈
運推重惠連與為刎頸交時長瑜教惠連讀書
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
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始
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
載之而去長瑜才亞惠連雍臻不及也臨川王
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
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

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
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其文流行義
慶亮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
喪未宜以流人為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
為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
風溺死見謝靈運傳

御史中丞何公承天

何承天東海郟人也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
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宋武起義初撫軍將
軍劉毅鎮姑熟板為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郟陵

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
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丈
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効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
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
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
人三歲刑况不傷乎懲罰可也宋臺建為尚書
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後兼尚書左丞吳興
餘杭人薄道舉為刎制同籍期親補兵道舉從
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刎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
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為期親則子宜隨母補兵

承天議

承天議曰尋刎制同籍期親補兵大功則不在
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為刎
若其叔父尚存應制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
但為刎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
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為期親令代公
隨母補兵既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
之道由於主者守期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謂
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尋轉太子率更著作如
故時丹陽溧陽丁况等久喪而不葬承天議曰
禮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

備丁况三家數十季中葬輒無棺槨實由淡情
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等同伍積年未
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
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欵然相糾或由隣曲分
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
北尤為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所肅開其一
端則互相恐動臣愚謂况等三家且可勿問因
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
季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十九季立國子學
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

大慶志

卷八

十一

庶子顏延之同為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魏
軍南伐文帝訪群臣捍禦之畧承天上安邊論
凡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實內地其二浚復
城隍以增阻防其三募偶車牛以飾戎械其四
計丁課仗勿使有關承天傳見古今為一時所
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
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
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
左者惟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未又啓
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
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文帝知之應遣先戒曰善候伺顏色
如其不悅無須多陳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
拜上欲以為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
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
天刪減并各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并前傳雜
語所纂文及文集並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曆改
漏刻用二十五箭皆從之玄孫思澄

大慶志

卷八

十一

勤學工文為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
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
此詩於壁傳昭嘗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
天監十五年勅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
撰遍畧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
人以應選八年書成合七百卷自廷尉正遷書
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
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
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
軍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

並好思澄學常遽日招致之後卒於宣惠武陵
王中錄事參軍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
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
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
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從子遜

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
為敗冢賦擬莊周馬極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
中奏爽有子朗卒於國山今年二十四集行於

世
遜字仲言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自有傳父洵

大廉志

第本

年

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
才南郡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
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
質則過懦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
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才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
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天監
中起家奉朝請除安成王記室王愛之隨府江
州還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復引為賓客掌記
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
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

自是疎隔希復得見卒於仁威廬陵王記室初
遜為南平王所知深被恩禮及聞遜卒命迎其
柩而殯藏焉并餼其妻子東海王僧孺集其文
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謂之
何劉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
能者謝朓何遜遜從叔憺字彥夷亦以文才著
聞官遊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曰東方曼倩
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粟賜不殊位至臺

郎

南學徐公秀

大廉志

第本

年

徐秀東海人宋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
司徒長史劉斌為丹陽尹文帝不許乃以何尚
之為之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帝所知
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秀與廬江何曇黃等
六人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見何尚之傳

齊

餘杭令丘公巨源

丘巨源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
所知大明五年勅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
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即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

自南臺御史為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高帝自啓勅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臨幾新亭獨能抽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使桂陽得志身若不軋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竟不被申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為餘杭今

尚書左丞王公摛

王摛謀從叔也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少者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葦白團扇坐葦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手摛操筆便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葦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為秣陵令清直請謁

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傾人主婦弟犯法敞為之請摛摛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請之明日而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尋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為永陽郡後卒於尚書左丞五世孫僧孺

王僧孺以字行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任貞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

文獻志

第八卷

二十七

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類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誦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為大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丹陽尹召補功曹使撰東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羲立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寅俱為學林文惠太子聞其名欲以為宮僚乃召入直崇明殿文惠薨

出為晉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遙光表薦之曰前候官令王僧孺季三十五理尚棲約知思悟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照螢瑩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於是除尚書儀曹郎遷書侍御史出為錢塘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其為士友推重如此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待詔

文德省

卷八

王

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于溝中及是拜日前驕清道僧孺悲感不自勝是時武帝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勅在朝詞人沈約以下同作帝以僧孺詩為工歷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為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後為安成王參軍事遷西中記室參軍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嘗以石為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鍼春秋美狄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齊書北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為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季以至於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相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寔可寶惜位官高卑皆可依索宋元嘉二十七季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檢籍置郎令使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

文德省

卷八

王

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在愚下不辨
季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
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
唯有二季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
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
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
謂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
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
中負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
衆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
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畧無遺闕藏在秘閣
副在左戶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
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
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為選曹
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畧齊衛將軍王
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畧僧孺之撰選范陽張
等九族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為
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普通二季卒季五十八
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
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

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博僧
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
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
入集內別為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

學士蕭公文琰

蕭文琰蘭陵人初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
文學僧孺與太學生餘姚虞羲吳興丘國賓丘
令楷濟陽江洪彭城劉孝孫及文琰並以善辭
藻游焉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
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頽燒一寸燭而成四

文獻志

第八卷

三十一

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
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世傳以為奇見王僧
孺傳

晉安內史徐公悱

徐悱字敬業梁特進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
勉之子幼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
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
足疾出為湘東王友俄遷晉安內史悱與妻劉
令嫺並有詩集傳於世見勉傳

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徐公悱

徐摛字士秀一字士績東海郟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監初位負外散騎常侍摛幼而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起家為太學博士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德行欲令與晉安王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乃以摛為侍讀普通四季王出鎮襄陽遷諮議參軍大通初王總戎北伐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帝聞之怒召摛將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帝意乃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又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荅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蚤為之所遂承間白帝曰摛季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願養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卧治此郡中大通

三年逐出為新安太守為政清靜教人禮義勸課農桑期月風俗便改秩滿還為中庶子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簡文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眾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觀用幣戊寅即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觀簡文以問摛復更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太清三年侯景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眾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幽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年七十八長子陵最知名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府上已而誕陵沙門釋寶誌有道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唵陵早就謂之頽回八歲能屬文十三通莊老義既長涉史籍縱橫有口辯父摛為晉安王諮議參軍王又引陵參寧蠻府

軍事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克其選遷尚書度支郎出為上虞令久之為通直散騎侍郎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為序又令於少傅府述已所製莊子義太清二季為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朝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荅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及侯景寇京師陵父攜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恤會齊受魏

大魏志

卷八

手

原缺第三十五葉

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皆出聖衷非臣之力領國子祭酒七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二季為中書監領太子詹事陵以季老累表求致仕帝亦優禮之乃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季卒季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為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是謚曰章偽侯陵器局弘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故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置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與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過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精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

大魏志

卷八

手

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
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綠裁
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
誦遂被之華夷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
者三十卷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報幼而脩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
重其為人妻之以女梁元帝召為尚書金部郎
中嘗侍宴賦詩元帝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
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
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喻旨

大統志

第八卷

二十七

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懼儉沮衆不許入
城置儉於祗園寺紇嘗出見儉儉曰將軍業已
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
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儉從間
道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討紇以儉監昭達軍
紇平為兼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再遷潯陽內
史為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
侯入為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
總望重一時為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禎明二
季卒

份少有父風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
幼屬文亦不如此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
洗馬性孝悌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
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黨皆
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儀少聰警仕為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塘之
親山隋煬帝召為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
季卒

孝克陵之弟也少為周易生有口辯能談玄理
既長徧通五經博覽史籍亦能屬文起家為太

大統志

第八卷

二十七

學博士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寐喪事所生母陳
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大饑死者十七
八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臧氏領軍將軍盾
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饑荒如此
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
如何臧氏不之許時有孔景行者為侯景將頗
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遂
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
孝克又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克給
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

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
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
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後東游居錢塘
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旦二
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
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季徵為
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
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除園子祭酒孝克每
侍宴無所食取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
記以問中書舍人管祗祗曰每見孝克取珍果
內紳帶中羹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選以遺母
帝嗟歎乃勅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
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
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
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
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
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之
省西抵閣道季代久遠多有鬼恠每昏夜之際
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
沒或門閣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確

文獻通考 卷八十九 孝九

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涉兩載妖變
皆息時人以為真正所致孝克性清素好施惠
故不免饑寒後主勅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
用設齋寫經隨盡二季為散騎常侍侍東宮陳
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為
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常啖麥有遺粳米者
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開皇十二季長
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
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
十九季以疾卒季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
有非常香氣隣里皆驚異之子萬載位太子洗
馬

吳興太守贈侍中中書令蕭公子顯
蕭子顯字景陽齊豫章文獻王嶷之子也幼聰
慧嶷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監初降為
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
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
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
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又啟撰齊史書成
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後除黃門郎中

文獻通考 卷八十九 孝九

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為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子顯嘗為自序其略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鷺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

能已也且前代賈傳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佐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暉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尤善於文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弟子雲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為子及長

勤學有文藻弱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群年三十方起家為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為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為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答宜改之勅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勅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勅竝施用子雲善草隸為時楷灑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勅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佐論草隸灑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澈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遠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竝驅

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亡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各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太清元年復為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人間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於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

大藏志 卷之

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持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啓簡文求為墓誌銘帝為製銘焉

諮議參軍徐公君禕

徐君禕字懷簡東海郟人也祖孝嗣齊司空父緄入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軍君禕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絃歌為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飲酒數升便醉每遇歡謔則飲至斗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

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舊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憂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舊文冠一府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信州刺史鮑公泉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字景玄家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為春陵令後為明山賓所薦為太常丞以外兄傳昭為太常依制總服不得相臨改為尚書郎終於相東王諮議參軍泉美鬚髯善舉止身長八尺

怪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為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為通直侍郎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世弟宏宏字潤身事梁官至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差賞不已引為中記室遷鎮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於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於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

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對曰我疆齊弱勢不相侔齊王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起瀾令嚴明事等建旆何憂不剋但先皇往日出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川為謙將達奚其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刺史進爵為公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遲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為金氏訪及羣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為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於家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踈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文德省學士鮑公至

鮑至東海人庾於陵弟有吾初為晉安王國常

侍王每徒鎮肩吾常被命與劉孝威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爲安西湘東王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至與徐摛子陵肩吾子信六人充其選見庾於陵傳

陳

高書蕭公濟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好學博通經史仕梁爲太子舍人預平侯景功封松陽縣侯陳文帝

本傳

第參

史

帝爲會稽太守以濟爲宣毅府長史及即位授侍中太建中歷位五兵度支祠部三尚書卒見

顧野王傳

諮議參軍徐公伯陽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懽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秘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年十五以文筆稱家有史書所讀近三千卷試策高第授東宮學士梁大同中爲候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太建初與中

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戶部賀轍學士阮

黃門郎蕭銓三公郎王田禮處士馬樞記室

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剛等爲文會之友後

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

遊宴賦詩勸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

後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別

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嘗奉

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酒酣命

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

婢雜物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聞姊

本傳

第參

史

喪發疾卒

隋

雋才蕭公春

蕭春蘭陵人也有雋才住青楊巷安住白楊頭

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安青楊蕭春

其見美如此

國子博士蕭公該

蕭該亦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

梁荊州臨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

禮記竝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游所禮開皇

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安正定經史談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

國子助教包公愷

包愷字餘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於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為起墳立碣焉

太子學士劉公臻

劉臻字宣擊沛國相人也父顯梁潯陽太守臻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復歸蕭詧以為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為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頴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爵為伯皇太子勇引為學士甚蒙狎之臻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嘗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

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按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噉覘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其踈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唐

國子博士徐公曠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父徽梁秘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以西客偃師貧不能自給兄文林鬻書於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耆儒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覆研辯嗟賞其能性方正舉動純重實威楊玄感李密王世克皆從受學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與漢王諒受經會諒反除名為民大業初禮

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
達為學官擢國子博士愷等為太學博士世稱
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
皆一時冠云文遠說經徧舉先儒異論分明是
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勞越王侗署國子
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為李密所得
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
日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
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
若欲為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猶願盡力如為
莽卓乘危迫險則僕老矣無能為也密頓首曰
幸得位上公思所以竭力先征化及刷國耻然
後入見天子請罪於有司惟先生教之答曰將
軍名臣子累世盡節前陷玄感黨迷未遠而復
今若終之以忠天下之人所望於將軍者密頓
首曰恭聞命俄而世克專制密又問焉對曰彼
殘忍而意褊促必速於亂將軍非破之不可以
朝密曰常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至善大計乃
明畧過人密敗復入東都世克給稍異等而文
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邪

荅曰密君子能受鄙生之揖世克小人無容故
人蒞相時而動可也世克僭號以為國子博士
子士會奔長安世克怒絕其巢文遠餓幾死數
矣身出樵為羅士信所獲送京師仍為國子傳
士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
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帝異之封東莞縣男奉年
七十四孫有功見列傳

起居舍人知制誥吳公通玄
吳通玄海州人官至起居舍人與弟通微皆以
博學文章稱於時善畫及書於行草尤長通玄
舉神童補秘書正字復擢文辭清原科調同州
司戶參軍德宗立與通微相繼召為翰林學士
頃之遷起居舍人知制誥通玄不獨以章詞照
映士林而字畫固自不凡德宗每有誤述非得
通玄筆卒不滿意其詞翰之妙為時器重如此
故當時名臣碑刻往往得其書則誇以為榮至
於文藁斷幅殘紙人爭傳之

渭南尉趙公嘏
趙嘏字承祐楚州山陽人會昌二年進士杜紫
微見其早秋詩吟咏不已因稱為趙倚樓又贈

以詩曰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為名流賞異
如此宣宗嘗索擬詩首卷題泰皇云徒知六國
隨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不悅由是功名不顯
每懷歸志嘗有詩曰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
冠學楚囚又曰早晚簾扇身事了水邊歸去一
閑人幸於渭南尉

侍郎書公中孚

吉中孚楚州山陽人與河中盧綸南陽韓翃廣
平司空文初當發崔峒耿緯夏侯李端皆能
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貞元初與陸贄章執誼
等同視草見吳通玄傳具與名賢錄書中孚
都陽久偶讀唐詩李嘉祐晚春通古校書歸楚
州則為楚州人無疑

樂安令李公文

李公文字方平鹽城人任本縣儒學訓導陞江
西樂安令號非齋善吟詠有易辨疑讀書記四
書直解并雜文若干卷藏於家詳見縣志

廣信府知府金公銑

金公銑字宗潤號省菴山陽人領鄉薦授蘄州

知州以文學著稱聘典江西文衡甄拔多名士
文可為式擢禮部員外郎克中秘編纂官書
成超拜廣信府知府訟簡刑清暇則登臨賞會
嘗自謂公事湖中了稱疾乞歸日以詩酒吟弄
自娛四方走幣謁文者應鼎不暇性和易與物
無忤所著有省菴集漫叟日錄行於世

南京禮部郎中高公雲

高公雲字從龍號靜齋淮安山陽人舉鄉薦登
成化辛丑進士授行人歷陞南京禮部郎中性
沈靜寡言笑學本自得尤長於詩公暇常閉門
覓句或對客揮毫興致不淺平生言動必循禮
灑而喜咏香奩無題乃一反也所著有靜齋集
香奩百咏藏於家

淮郡文獻志卷八

淮郡文獻志卷第九

流寓列傳

漢

文成侯張公良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悼惠王二十三年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錐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遊下邳圯下遇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墮其履圯下命良取之老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授良書一編曰讀此可為帝者師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廼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廩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

遂從不去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

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

萬戶廼封良為留侯及上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

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吕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吕后曰留侯善

畫計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劫良曰君嘗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

而卧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

何益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婢士故逃匿山中養

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

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

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二年上從破布歸

文獻志

第九卷

二

疾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及宴置酒太子侍
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
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并對各言其姓名
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
乎四人曰陛下輕士藉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
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
顛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
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
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
動矣呂氏真廼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

本傳

身

三

筆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
以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繒繳
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歔歔流涕上起去罷
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廼
稱曰家並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
仇疆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
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耳廼學道欲輕舉高帝崩呂后
欲自廼疆食之曰人生一在間如白駒之過隙
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疆聽食後六歲薨諡曰

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
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
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子不疑嗣侯

楚中大夫申公穆生白生附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
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
業元王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郢客嗣初
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
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馬穆生

大獻志

第九卷

四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
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獸不
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
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
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
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
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
謝病去申公白生默留王戊稍淫暴乃與吳通
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春
於市見楚元王傳

諫議大夫江公革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竝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季與母歸鄉里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常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臣

文獻志

第九卷

王

性殆滅常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為吏永平初舉孝廉為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傳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與朝會帝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恒目禮焉時有疾不會輒太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

告歸因謝病稱篤元繇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以縣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大鴻臚包公咸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謙署

文獻志

第九卷

本

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謙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賜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乏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季七十二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齊

梁郡太守封公延伯徐生之附

封延伯字仲連勃海人也世為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丘同財為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為兗州請為長史不就崇祖軼其門不肯相見後為豫州上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為政清靜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於峕四川入魏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建元三年東海徐生之五丘同居詔表門閭蠲租稅

宋

贈諫議大夫謚忠肅陳公瑾

陳瑾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為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守蔡下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瑾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明州職田之入厚瑾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瑾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瑾曰請以乘舟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公為政敢問將何先惇

白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瑾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績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瑾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為太學博士下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瑾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遷秘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瑾奏

大觀志

第九卷

八

哲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承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覆究問意感悅約瑾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為左正言遷左司諫瑾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下章惇安惇邪恕之罪御史龔夫擊蔡京朝廷將逐夫瑾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童鼓逸

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
將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
已歸政璣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
士交通使物議藉藉謂皇太后今猶豫政由是
罷監揚州糧料院璣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
宣仁誣論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
勿遽去界十僧牒為行裝改知無為軍明年還
為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
布使容告以將即真璣語于正彙曰吾與丞相
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
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
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
祀不遠被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
乎正彙願得書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
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評語璣
色不為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
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知秦
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廬州移郴州稍復宣德
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搖東宮迹杭守蔡薺執
送京師先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制獄

併逮璣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璣曰正彙聞京
將不利杜稷傳於道路璣豈得預知以所不知
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
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
禍璣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聞也
內侍黃經臣莅鞠聞其辭失聲歎息謂曰主上
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
告失實流海上璣亦安置通州璣嘗著尊堯集
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
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矣以正君臣之義張
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璣又徙台州
宰相福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
走告且命凶人石忒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
將將以死璣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
制旨邪忒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今取尊堯集爾
璣曰然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
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
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
議干犯名分乎忒慚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
終不能害宰相猶以忒為怯而罷之在台五季

乃得自便。纔復承事，卽帝批進以爲所擬未當。今再敕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瓊弓生論京下皆搜適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蘇六季卒，季六十五。瓊蘇不與物競，間居矜。迨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瓊昔爲諫官，甚有讜議。近時所著專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灋。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瓊宜特賜諡以表之。」議上，謚曰忠肅。

贈太子太師諡康靖趙公槃

節孝徐先生上趙少師詩序曰：自宋之楚千里之遠也。趙公少師致政之六季，季且八十，乃眷然東顧，束裝載舟，順流而下，浩然而來。山陽公布衣時所居也。自薦紳大夫諸生官府之吏，下至幅巾閭巷之人，識與不識，皆喜而相告，邑人

徐積寔辱公義方公之來室，其率先衆人，拂几杖而操之，從諸孫之後，視飲食起居之節，何如？與夫鄉人父老日呼子弟灑掃朝夕以伺公出入，肩輿安車，唯公所御，角巾鳩杖，唯公所之。新阡廢圃，唯公所問，深林大木，唯公所識。臺池園榭，城閣燕遊之觀，唯公所指，故居菊舍對廬同巷之人，皓首黃髮，其存爲誰？唯公所訪，念故追昔感之爲嗟，歎娛之爲笑，樂童子左冠者在右，二三父老奉卮酒進湖魚淮蟹洞庭之，搗雜以脆甘，盡東南之美。唯公所欲，然後取公之德述而爲樂章，使琴工奏之，公憑几而聽之，可也。坐則公侍行，則公隨，此公之遊，故鄉人修子弟之職，義當然也。乃不幸而有疾，不獲少如所願者，切自恨，憫顧無可爲，因言而爲詩，爲公一笑也。

宋史列傳曰：趙槃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少篤學，中進士第，通判海州，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賜銀緋。出知洪州，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免。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召修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求知蘇州，終母喪，入爲翰林學士，聘契丹

還兼侍讀學士以龍圖閣學士知鄆州應天府代韓絳為御史中丞擢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求去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轉吏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為諫林百二十卷上之元豐六年薨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康靖槩秉心蘇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為不少議者以比劉寬婁師德槩初名裡嘗夢神人金書名簿有趙槩遂更云

進士馬公存

馬存字子才鄱陽人寓居楚州慕節孝先生道德從之游卒業於其門先生嘗作淮之水賜之稱為秀才又曰進士存亦作長淮謠奉荅見節

孝文集

方技列傳

異人 仙釋

異人

秦

黃石公

黃石公初無姓張良嘗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

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鷄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迺太公兵灋良因異之常習讀卒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見張良傳

晉

南海太守鮑公親

鮑親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親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為廣州刺史

入廁忽見二人着烏衣與機相捍良久禽之得
二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
機尋誅死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年百餘歲
卒

隋

縉雲山人徐公則

徐則東海邳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
正善三玄精於議論聲擅郡邑則嘆曰名者實
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
山從學數百人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中褐

大康本

身本

三

一

陳太建嘗應召憩於至真觀暮月又辭入天台
山因絕穀養性所資唯松朮而已雖隆冬沍寒
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
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
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
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
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
道灋則辭以昔日不便一夕命侍者取香火如
尋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
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贊嘆使人送還

天台定葬是嘗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人多見
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灋分遺
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
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尸柩至方知其
靈化昔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賜物千段
遣畫工圖其狀貌今柳詵為之讚

仙

晉

袁真君

真君嘗與淮郡煉藥成丹三自服其一常袖二

大康本

身本

五

丹遊於漣城以度有緣者過化龍橋見一白鯉
喞然而迎真君異之凡三過其鯉亦如之真君
以為有緣遂擲與之鯉吞而化龍潭於橋下後
遣一丹於井泉遂甘潔因名丹泉真君仙去後
人建祠井傍見縣志

隋

諫議大夫沐陽縣公由吾道榮

由吾道榮琅邪沐陽人少為道士入長白山秦
山又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灋術乃尋之
是人為人家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

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禁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道禁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傷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禁所不得也道禁仍歸本郡隱於琅邪山中辟穀餌松木茯苓求長生之秘又善洞視蕭執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禁

文獻通考

第九卷

十一

宋

莎衣道人

道人姓何氏淮陽軍朐山人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道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中紹興末來平江一日自外歸條若狂者身衣白欄畫丐食於市夜止天慶觀久之衣益敝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休咎罔不奇中會有瘵者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衆翕然傳莎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遠近異之見郡志

狼范者

文獻通考

第九卷

十一

狼范者失其名始監海州倉歲饑私貸糧以活多人事覺將刑於市忽見神人披髮仗劍衛護之所司異焉乃開釋其罪先在獄時有老母旦夕饋食遂尋詣之至城東門見母而謝母曰我驪山老母也緣汝有陰德名在仙籍故來佑汝往當修行言訖不見遂入山苦志精修與豺狼同處人見而神之稱曰狼范建遇真觀奉焉不知所終見州志

嚴浮子

嚴衣師者姓張名志朴號嚴浮子兗州泗水人性明悟學玄黃飛煉之術聞東海山水奇秀遂

隱於溪雲山清霄洞畫惟一食身則一蓑衣人
故呼爲蓑衣師者常山行羣鹿隨之有蕭均者
聞而見焉師曰爾國器也終當持節不輸年以
功授洪都統制膠西守趙德義將之官患航海
往構之師曰吾助汝無憂也既登舟白龍隨之
一夕而達淳祐間夏旱鄉人叩之師爲之禳已
而大雨嚴冬會容指南園郁李曰未日可共觀
花及朝視之花已爛熳又嘗一日赴數齋會皆
題詩書字與之及人往謝乃知師未嘗出舍蓋
神遊也實祐甲寅二月八日有鹿啣竹枝來獻
師語人曰吾將逝矣此其兆也是年六月果終
葬之日人見其在漣水化齋蓋尸解去今長春
庵是其藏身之地見州志

皇明

景仙王公宗道

王宗道字景雲一字景仙孝友沉默蚤學仙結
菴東鄙瀕澳之西杜門靜坐有雲水道士何無
垢者相攜遊嵩華歸一日獨坐菴卉忽一人負
笠露髻麻衣策杖自東南來長揖就坐景雲視
其鬚眉漆光唇頰丹渥目如曙星音聲清響竊

大蘇志

第九卷

十九

大蘇志

第九卷

子

意必異人也與之語畧露風旨景雲曰得非三
丰先生乎道士曰子非景仙乎邀入菴再拜執
弟子禮道士授以導引嚙漱秘術教以步虛洞
激之辭遊戲市肆題詩飲酒餘光同塵無異庸
俗惟飲食竟日不見其醉飽因言山行得獐皮
製裙汝其慕之及歸具飭飭之遂失所在景雲
尋至海上復西經徐汴雒陽以及嵩華終南大
白崆峒諸山將往遊青城復遇於漢武臨軒之
所因諭之曰汝子在泮宮待其成名相會未晚
言訖授笠杖而別事在洪武壬申歲也永樂改
元子孚任給事中乃往視之會國子助教王達
善於鷄鳴寺偶語道士事越三季
太宗文皇帝咨及廷臣有見張三丰者達善以
景雲言對即日遣使乘傳召見
文華殿奏對稱
旨賜食禁中復
賜金冠鶴氅給以全真牒齋捧
御香函書訪遊名區足跡殆遍天下終不可得

釋

宋

婁道者

婁道者連水人姓婁氏字守堅修佛行人以道者稱之生而異相掌中一手中指七節嘗為承天寺僧天性穎悟不事誦習惟以觀心見性外示愚呆佯狂人莫能識有大智慧能逆知吉凶宋真宗嘗召入禁中時欲立章獻乃曰陛下可善遇此人能為陛下主家計上奇之意遂定仁宗初生宮中晝夜哭不止召師至師摩其頂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遂止及章獻垂簾又召之錫賚不費復歸郡有白龍潭於澳河師

不家志

婁道者

三

恐久而蕩溺居民以錫挑之曰逢柴而止龍歸去東南四十里至紫溝潭而居焉有新知軍入境雅不喜道者遂告其徒曰緣盡當滅於乾元元年季正月十一日右脇側卧而化知軍疑其詐死擇寺西淨地命焚之凡三日衣衾不動其徒禱曰師不違衆惡不若聽其火化忽雷雨驟作薪火皆滅口中出白煙自焚立盡而獨留目睛與舌根不壞舍利無數邦人葬其骨淮岬舍利等物藏塔下焚火之處有五色光自地而起亘天邦人以為化佛昧地建浮圖於其上稱為卧

佛大中祥符間錫號謚因大師勅賜塔額曰通寺曰能仁見縣志

聖僧

聖僧往來乞食於城人有疾病求祝呪之即愈事多前知故社人異之呼為社大聖時安撫使丁公守城僧一日左持斧右持釘行擊於市大呼曰釘壞我斧無人解者踰數日丁果叛去若此類者非一圓寂後州人相與葬之城西塚如阜今呼為七里墩水旱往禱猶獲感應是州志

僧進公

不家志

僧進公

三

僧進公不知何代人築庵居朐山之麓晝則行於市敝衣垢面人多異之振暮則隨五大山巔而返囊置餅果沿路飼之後因歲旱僧曰我能致雨人戲請之果獲甘霖而犬不復見矣山巔有潭當時謂犬即潭之五龍也僧復住廬山歲早郡人往請之請為說瀝致神物異魚出水中及夜衆聞庵外馳逐飛走之聲出視之見龍鬣人有一男子一婦人衣白衣禮僧求名僧乃以善澤名其男子以善孺名其婦人住禮而退翌日大雨人謂求名者蓋潭之龍也見州志

醫

南宋

神醫徐公文伯

徐文伯字德秀東海人濮陽太守熙之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獻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

大業

身本

章

志

曰云何厝瀝鬼請為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其言為灸四處又針有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為諸皇子療疾無不絕驗仕至蘭陵太守文帝常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寓錢唐謂杜道鞠彈碁范悅時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性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術自業吳郡張融謂文伯嗣伯曰昔

大業

身本

志

王微嵇叔夜竝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固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雖富貴亦能救療人疾卿此便成不達答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爲深累既鄙之何能不耻之文伯為効與嗣伯相埒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效文伯診之曰此石博水賜耳乃為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遇隆重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發輒氣欲絕衆醫以為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也以油投之即吐得一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遂挂門上滴盡乃一髮而已病即差後廢帝出樂游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醫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以刀斧恐其變易請針之胎自落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果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為貴游所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殞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

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為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於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有諫者撻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即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著單禪衫體更肥壯常帶姬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為診之曰此尸注也當以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塚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患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魃耳極難療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下得大利有魃蠱頭堅如石者五六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問之曰三病不同皆用死人

枕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鬼氣飛越不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魃者久魃也醫療既僻魃蠱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服之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魃魃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而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篔屋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一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之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

漢 卜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

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
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
天新兩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
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
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
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分別
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
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
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
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
行之污乎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
道術者何言之陋也今天子所賢者何也所高
者誰也今何以卑污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
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
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污夫卜筮者世
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
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
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
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污也司馬季主曰公且
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

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
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
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
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
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
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
其罪也雖累辱而不媿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
為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吉相引以勢相導以
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
濫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濫為機求利逞暴譬無
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
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
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
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濫
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
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殺君未伐者也
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
能攝姦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蘇不
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
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

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
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
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
今夫卜者必灋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
卦旋式正碁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
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敢代正時
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
義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越王句踐傲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
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
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
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
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
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
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老子
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
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
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而不
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
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

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
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
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
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生
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
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
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
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
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
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
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
不厭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凰不與燕
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同列故君子處卑
隱以辟衆自匿以避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
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
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
失正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
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
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
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

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不見
奪精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
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
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
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
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
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墜馬薨誼不食毒恨而
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宋

瞽仙衛公朴

衛公朴楚州人病瞽居北辰鎮一神祠中與人語
雖若高闊而間有深處類有道者莫能測雖病
瞽而說書遣人讀而聽之便達其義無復遺忘
每筭曆布筭滿按以手略撫之人有竊取一筭
再撫之即覺其市物擇其良苦雖毫釐不可欺
有取其已棄者與之朴即怒曰是已嘗棄矣由
是人無能欺亦莫知何以能若此也頗言人未
來休咎亦屢中曾布令海州沐陽來楚見監司
求舉狀不遂因試問朴以休咎朴曰公何憂自
此三年當為翰林學士已而信然朴年七十餘

卒或言朴能養性導氣仙去不死也朴嘗令人
聽其腦中有聲常若滴水云見張宛丘明道志
列女列傳 閻秀附

魯

漆室女

漆室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曰魯君老太
子幼隣婦曰此卿大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
客馬逸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飽葵吾聞河潤
九里漸洳三百里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
婦女獨安所避乎

漢

第九本

主

按漢書註東海郡蘭陵有次室亭地道記曰
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有漆室之女漆即次

漢

漂母

漂母淮陰人亡其姓氏嘗漂絮城下韓信家貧
釣於其側母見其饑而飯之信喜曰吾必有以
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
進食豈望報乎後信事漢封楚王報母千金見
韓信傳

嚴延年母

母東海下邳人宣帝時延年為河南守每論囚流血數里適母從東海來見報囚大驚止都亭不入府因責延年曰幸得備郡守專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人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甚邇不意我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東歸掃除墓地耳遂歸後歲餘延年果敗東海人無不賢智其母見嚴延年傳

孝婦

孝婦東海人姓竇氏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從姑自以不死妨婦嫁乃自經死姑女告婦殺之吏捕婦自誣服獄成于公以為冤太守不聽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咎當在是祭孝婦塚天乃大雨見于公傳

三國吳

步夫人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騰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

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侍權為王及帝意欲以為后而群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修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於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未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於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蒐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晉

文明王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郟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持不

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母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并歸於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冲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為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宮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為衛尉太僕劉原為太僕宗正曹楷為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鼓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謚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喪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

光於邦族誕啓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蒸蒸未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為縣君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謚為平陽靖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將遷柩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為哀策

何無忌母劉氏

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定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是吾雖耻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見晉列女傳

唐

王義方母

母連水人顯慶元年義方擢侍御史將論李義府之奸意必得罪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

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死何恨義方遂劾義府
奏以諫顯見王義方傳

樊彥琛妻魏氏

魏氏楚州淮陰人彥琛病篤將卒魏泣而言曰
幸以愚陋託身明德奉侍衣裳二十餘載豈意
釁妨所招遽見此禍同入黃泉是其願也彥琛
答曰死生常道無所多恨君宜勉勵養諸孤使
其成立若相從而死適足貽累非吾所取也彥
琛卒後屬李敬業之亂乃為賊所獲賊黨知其
素解絲竹逼令彈箏魏氏歎曰我夫不幸亡歿
未能自盡苟爾偷生今爾見逼管絃豈非禍從
手發耶乃引刀斬指棄之於地賊黨又欲妻之
魏以必死自固賊等忿怒以刃加頸語云若不
從我即當殞命乃厲聲罵曰爾等狗盜乃欲污
辱好人今得速死會我本志賊乃斬之聞者莫
不傷惜見唐書

南唐

劉仁瞻夫人薛氏

薛氏不知何許人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瞻妻
初周世宗坐壽春城下督戰攻唐愈急仁瞻素

善射引弓射世宗箭至胡床前數尺輒墮仁瞻
校弓於地曰天果不佑唐耶若然吾有死耳子
崇諫泛小舟渡淮將謀自全為軍校所執仁瞻
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
仁瞻妻薛氏薛曰崇諫吾幼子固所不忍然軍
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其死則劉氏遂為
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促命斬之
然後成服聞者皆出涕後仁瞻兵敗被執死之
時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徇
者數十人薛氏哀慟五日不食亦死見仁瞻本
傳

宋

淮陰義婦李氏

義婦姓李氏乃淮陰大義鄉富商之妻有妾色
邑人有同商者見而悅之因道殺其夫厚為棺
殮持其喪以歸給云溺死且盡歸其財無一毫
之私焉於是伺其除喪謀為婚媾且自陳有義
於其夫義婦亦為之感泣遂許而嫁之迺一日
家有大水水有浮漚其夫輒顧而笑義婦問之
未應遂固問之恃已生二子不虞其妻之讎已

也即以實告之曰前夫之溺我之所為已溺復出勢將自救我以篙刺之遂得沉去所刺之處浮漚之狀正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始悟其計而復離之心生矣即日伺其便即以其事奔告有司卒正其獄棄其離子夫離既復又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離二子離人之子也義不可復生即縛其子赴淮投之於水已而自投焉蓋以謂不義而生不若義而死也故謂之義婦或者以其生事二夫不得謂之義是大不然是責於人者終無已也東漢時蔡文姬者喪夫之後一

本傳

卷九

五

為胡婦一再嫁之其傳名為烈婦攷其心迹與義婦不同遠矣嫁蓋其心出於感激謂其人真有義於其夫也既嫁之後凡再生二子閨房帷幄之好已固於人情無毫髮可以累其心者故能復離殺子又自殺其身雪沉寃於既往豁幽憤之無窮昭乎如白日之照九泉也如此之義是豈可不以為義乎故聞其風者壯夫烈士為之凜然至於扼腕泣下也而姦臣逆黨亦可以少自訕矣故君子謂劉歆為苟生王倫任昉范雲之輩為賣國褚彥回之輩何足道哉蓋自魏

晉而下佐命之臣教人持兵以殺其夫者多矣使義婦視之以為何物耶惜手事不達於朝節義不旌於里哀哉見節孝集

北辰烈婦

烈婦有美色夫為小商舟行上下載以自隨至於北辰其夫病死貧無以殮同舟富商者假貸與之喪費所須一切皆具商自恃有恩顧其妻以為已物烈婦既葬之三日復墓以歸勢且甚迫遂取其嬰兒縛置胸前母子號赴淮而死是其所以自度者勢終不得免焉與其被汙而生

本傳

卷九

甲

不若潔已而死也嗚呼其決烈如此是豈可不謂之奇女子乎古之賢女藉其家世因性而習之淵源漸漬其所從來者遠矣此詩人所以賦莊姜與夫韓侯之妻也至於負販之家見聞之陋安知義之所在乎乃一日猝然變生不幸毅然不顧如泰山之不可搖是其知義之分死生之輕重故至於殺身而不悔也惜哉亡其姓氏且不知何許人也以其死於北辰故號為北辰烈婦見節孝集

陳公緒妻劉氏

劉氏海州朐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東郡縣震響公緒倡義歸宋偶劉歸寧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後累功至正使劉留北方音問不通或語之曰人言貴易交富易妻今陳已貴必他娶矣蓋改適曰吾知守吾志而已遣郵手他公緒亦不他娶子庚浸長輒思念涕泣傾家贖結任俠奔走淮甸險阻備嘗如是者十餘年遂得迎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嘗緯蕭以自給見郡志

陸丞相夫人

夫人與丞相浮海至厓山已卯二月北軍大至戰於厓山自曉至午海潮不退兩軍死戰君實知不可為取舟中物悉沉之仗劍驅夫人與子先赴水夫人挽舟不肯赴水君實曰而去怕我不來遂沉焉宋史謂夫人有難色或謂挽舟不可嗚呼夫人從丞相流離海島忠義之言聞之熱矣非有難色亦非有不可也但以丞相尚存而生則俱生死則俱死耳及夫丞相論以怕我不來之語然後死之豈有一毫顧戀也耶

厓山志

元

匡才夫人高氏

夫人高氏下邳儒家子適匡公才負奇操歲庚子公計事幕府邳賊夏興乘虛襲破邳執夫人以去夫人大罵不屈賊怒拔刀斫面仆地賊以為死獲免百家奴破賊分其產以畀之幕府名其田曰夫人莊以旌之公死時夫人年始四十五子國政六歲而孤所依惟母一日宋兵暴至母子相失母哭曰天乎吾子死匡氏絕矣我生不如死乃冒鋒鏑求於亂尸中得之幸全母聰

明康強年八十九歲而終見程雪樓碑文

皇明

韓氏五節婦

韓氏自開封徙淮至渙登元延祐丙辰科進士第歷階四川行省左丞配史氏宋太師丞相越國忠定王浩之孫女生女惟秀子敏惟秀年二十有一適耶律文正王四世孫養正任劉莊場鹽司令甫六月而歿無所出韓氏三年服闋以夫族俱絕貧無所依乃還父母家會弟敏亦以疾卒弟婦賈氏時年二十一遺孤長曰肅次曰

寬俱童幼韓乃與賈約曰吾聞烈女不更二夫而與若皆簪纓家子苟念慮或差再醮失節異日何面目見亡人於地下賈曰此素志也於是與賈奉母太夫人史氏備盡孝養朝夕弗怠撫育肅寬尤盡恩義歲壬辰賈氏卒韓哭之慟不火食者三日奉母撫孤一如賈存未幾肅又違世肅婦楊氏年十九誓不再醮寬自

國朝洪武改元以才學選授戶部員外郎轉陞侍儀司使累陞戶部侍郎歿於官配丁氏時年三十生子一曰立與楊氏娣姒同守志節補綴

紉箴奉祖母史氏老姑韓氏孝養彌謹撫孤立有成洪武七年甲寅韓氏年六十有六有司以其事聞於

上旌表其門翰林學士太史金華宋公景濂傳其事實洪武甲子壽年七十七而終立亦蚤世立婦金氏年二十四承繼志操守而不渝紡績織紉以為家業終無他志事伯母楊氏姑丁氏如韓賈之日雖家居澹泊菽水之奉藹如也洎撫摩子昱成立楊氏年八十有一丁氏年七十有五俱以壽考終金氏壽至四十而卒今昱生

子三長文次質又次彬俱已婚配家業昌盛子孫蕃衍皆祖姑祖妣母氏令德懿範之所遺也不巧以名筆垂示永久使先世往行浪馬無聞非所以為孝也昱以廣西副使李公景哲薦於鄉誼轉謁予傳記其事予固重同寅之請且以敲節義者知所勸不辭嗚呼姑婦娣姒一門五人俱不幸蚤寡砥礪操行冰玉聯輝不惟楷範於閨門而且儀刑於鄉邑惜乎旌門之典止及於韓氏而賈氏楊氏丁氏金氏俱泯沒而未顯豈非有司者之責哉昔漢陳孝婦夫當行戍囑

以養母夫果不還婦養姑盡孝以天年終魏曹文叔妻令女文叔蚤世恐家嫁已乃斷髮截耳斷鼻為信且云養人老母而不能終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及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為辭之二婦者名昭簡冊耿千古不磨今韓氏五婦其不幸而喪所天幸而全志節無所事於矯揉蓋軼於孝婦令女之所為者矣豈不韙哉姑識其略以俟當代秉筆者採擇云廣西按察使四明謝瑾撰韓氏惟秀別有傳

韓節婦

節婦韓氏名惟秀開封人元四川行省左丞渙之女也年二十一歸耶律文正王四代孫養正養正時為劉莊場鹽司令甫六閱月沒於官節婦行三年喪乃還父母家適其弟敏以疾卒二子肅寬俱幼節婦與敏妻賈氏約曰吾聞古之烈女不更二夫吾與汝皆簪纓家子宜則效之苟或失思慮再醮於人縱死為鬼亦當有餘羞耳賈氏悅曰此妾之志也朝夕乎父母舅姑之側若甘恐或不備也衣與衾恐或不完也教肅與寬又恐不知其方也左之右之同心弗少懈歲壬辰賈氏亡節婦哭之慟曰尔何遽去予而死乎予寧與尔俱亡乎不火食者三日已而又曰吾苟死其柩父母何遂割情忍泣奉尊撫卑如賈氏存時見寬以才學被選列官

大康志

第九卷

單

名昭晰於無窮視彼夫骨未寒輒棄之他適為人唾去而弗齒者果孰為亨而孰為不亨乎况節婦無子可依毅然堅其苦志於母家此尤卓異可書者故備列之然賈氏能與節婦同志卒以節終亦賢婦也傳載宋學士文集

頃按傳稱節婦開封人考淮安府志節婦父渙徵時遷淮為山陽人登第入官起家於淮而子女皆從之則節婦當為淮人

貞女侍小花

侍小花海州民家女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洪武間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時黃巖徐宗實為兵部侍郎奉使兩淮多所建明乃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為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筮嫁之初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雖矧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廷論建其言下郡邑旌之見黃文簡公集

貞烈何氏 中道妻徐氏附

何氏女本泗州人年甫十五美姿容父歿母病

乃為娼家誘買為子婦徙居淮之滿浦坊居歲許教之歌舞為娼何拒之曰我本良家女原約為子婦今若此有死而已後其家延一富商逼使事之乃泣告鄰母遂自刎而死是年旱甚或言何氏寃未雪時掌府事推官馬駸求其尸封其墓祭告之天果大雨申請建祠墓左又奏請賜額貞烈 命有司每年清明致祭祝詞曰維靈生於閭里賦此貞姿不憚殺身竟能全節有司具疏

天聽弗違有 詔表祠庸激薄俗維茲春暮祀

事聿脩不忘者存庶其歆格先是大河衛申進妻徐氏年十九而嫁夫以漕卒挽舟溺死同漕者寄還其夫故衣徐即踊哭不食衣其衣投河死正德四年有司竝祀於府東貞烈祠更其額曰雙烈

頃按郡志載

國朝已未旌表烈女節婦近百人今志文獻不能盡錄蓋太上達節其次苦節又其次不失節此輩皆淮海靈秀所鍾吾何擇焉昔孔子刪詩於十五國風采一共姜君子曰可以興

矣

梁 以下開秀

劉令嫺

令嫺彭城劉孝綽妹所謂劉三娘也文思清拔適侍中中衛將軍徐勉子恠位洗馬中舍人掌書記出入宮坊遷晉安內史卒喪還都令嫺為文祭之辭甚悽愴勉初欲為哀辭見此文乃閣筆令嫺與恠俱有詩竝傳

隋

劉臻妻陳氏

文獻志 第九卷

哭

陳氏者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又撰兀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見隋列女傳

唐

張夫人

夫人山陽人侍郎吉公中孚妻性聰慧文詞婉麗為唐詩女流之冠有拜新月等作傳於世

淮郡文獻志卷九

淮郡文獻志卷第十

先賢文藝

賦

菟園賦

枚都尉

脩竹檀欒夾池水旋菟園竝馳道臨廣衍長坂
 故徑於崑崙觀相物芴馬子音有似乎西
 山西山隍隄邨馬隗隗卷路峩峩巖巒同從
 巍跡音馬暴燁激揚塵埃蛇龍秦林薄竹遊風
 踊焉秋風揚焉滿庶庶焉紛紛紜紜騰踊雲亂
 枝葉聲散摩來幡幡馬谿谷沙石洄波沸日爰

大蘇

李本

十

二

雞蛄蛙音

倉庚密切鳥名

別鳥相離哀鳴其中

若乃附巢蹇鷺水鳥之傳於列樹也櫛櫛若飛雪

之重弗麗也西望西山山鵲野鳩白鷺鶻桐鸛

鴉鷓鴣翡翠鴿守狗戴勝俱鳥名巢枝穴藏被

塘臨谷聲音相聞喙尾離屬翱翔羣熙交頸接

翼闌而未至徐飛狴狴注未霞水離散而沒合

疾疾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也予之幽冥究之

手無端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陽俱地名之

容麗人及其燕飾于相子雜選而往歎馬車馬

接軫相屬方輪錯轂接服何驟披銜跡蹶自春

增絕怵惕騰躍水意而未發因更陰逐心相秩

奔隧林臨河怒氣未竭羽蓋繇起被以紅沫濛

濛若雨委雪高冠扁馬長劍閒馬左扶彈馬右

執鞭馬日移樂襲遊觀西園之芝芝成宮闕枝

葉榮茂選擇純蕪擊取含苴復取其次顧賜從

者於是從容安步闕鷄走兔俛仰鈞射煎熬炮

炙極樂到暮若乃夫郊采素之婦人兮桂音楊

錯紆連袖方路摩馳長髮音便始數顧芳溫往

接神連未結已諾不分縹併進靖儻音笑連便

大蘇

李本

二

不可忍視也於是婦人先稱曰春陽生兮萋萋

不才子兮心哀見嘉客兮不能歸素萎蠶饑中

人望柰何

忘憂館柳賦并序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

枚乘柳賦路喬如鶴賦公孫詭文廉賦鄒陽

酒賦公孫乘月賦羊豚屏風賦韓安國作几

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

乘路喬如緇人五疋

忘憂之館岳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

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
衣而絳足調蟾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
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群
英而說之小臣瞽瞍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
樽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庶羞千族盈滿
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彫鎗鐘啾啾蕭條
寂寥雋又英髦列襟聯袍小臣莫効於鴻毛空
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喜霽賦

繆尚書

嗟四時之平分兮何陰陽之不均當夏至之勾

本草

本草

平

萌兮或早乾以歷旬既大麥之方登兮洎注潦
以成川忍下民之昏墊兮棄嘉穀於中田悼彼
昊天兮旁魄后土育我黎苗兮降之伊祐既垂
曜於辰角兮申勸之以九厲何災沴之無常兮
曾窳盛之弗顧覽唐氏之洪流兮悵侘僚以長
懷日黃昏而不寐思達曙以獨哀白日時其皓
旭兮雲滂勃而交回雷隱隱而震其響兮雨霖
霖而又隕察長雷之潺湲兮若龍門之未開賴
我后之明聖兮獨克躬而罪已發一言而感靈
兮人靡食其何恃咨天鑒之遄速兮猶影響之

未彰屯玄雲以東徂兮翕凱風以南翔穹蒼皎
其呈色兮羲和粲以揚光農夫欣以歛川田畯
畊於封壇

舞鶴賦

鮑參軍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
抱清迥之明心指蓬壺而繞翰望崑閬而揚音
匝日域以迴鶩窮天步而高尋踐神區其既遠
積靈祀而方多精舍丹而星耀頂凝紫而煙華
引圓吭之纖婉頓脩趾之鴻博疊霜毛而弄影
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厭江

本草

本草

中

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寂歸人
寰之喧早歲崢嶸而催暮心惆悵而哀離於是
窳陰殺節急景凋年涼沙振野箕風動天嚴嚴
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群山既而霧昏
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鷄之
早晨憐霜厲之遠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
照灼喚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闈始連軒以
鳳踏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驚身
蓬集矯翅雪飛離網別赴合緒相依將與中止
若往而歸颺沓矜顧遷延遲暮逸翮後塵翺翥

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
奔機逗節角矇分形長揚一作緩鶩竝翼連聲
輕迹凌亂浮影交橫衆變繁姿參差游密煙交
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恣既散魂而
盪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
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愴惕而驚思當是時也
燕姬色沮巴僮心耻巾拂兩停九劍雙止雖邯
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
都而傾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蕪城賦

灑也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拖以
漕渠軸以崑崗重江複闕之奧四會五達之莊
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轄人駕肩屢閉撲地歌吹
沸天孽貨鹽田鎗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
故能侈秦瀆佚周令割崇墉列濬沍圖修世以
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
五嶽表廣三墳崒若斷岍蟲似長雲製磁石以
禦衝糊頽壤以飛文觀基高之固護將萬祀而
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割而豆分澤葵
依井荒葛罨途壇羅虺蜮階闔齧廳木魅山鬼

野鼠城狐風啤兩肅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
赫雛伏越藏虎乳血餐膚崩捺塞路崢嶸古旭
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
自振驚沙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
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
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高黼帳歌堂
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
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
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純質玉貌絳唇莫不埋
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之愉樂離宮之苦

芙蓉賦

辛弘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
歌歌曰邊風起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
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芙蓉賦

感衣裳於楚賦詠憂思於陳詩訪羣英之艷絕
標高名於澤芝會春陂乎夕漲寒芙蓉而水嬉
抽我衿之桂蘭點子吻之瑜辭選群芳之微彌
抱茲性之清芬稟若華之驚絕擅蘆陽之妙手
測流池之光潔燦彤輝之明媚粲離霞之繁悅
顧椒丘而非偶豈園桃而能埒彪炳以積藻翠

景而紅波青房兮規接紫的兮圓羅樹妖燒之
弱幹散菡萏之輕荷上星光而倒景下龍鱗而
隱波戲錦鱗而夕映曜繡羽以晨過結游壺之
湘吹起榜妾之江歌備日月之溫麗非盛明而
謂何若乃當融風之暄盪承暑雨之平溼被瑤
塘之周流繞金渠之屈曲排積霧而揚芬鏡洞
泉而含綠葉折水以為珠條集露而成玉潤蓬
山之瓊膏輝惹河之銀燭冠五華於仙草超四
照於靈木雜衆姿於開卷悅羣貌於昏明無長
袖之容止信不笑之空城森紫葉以上擢紛湘

藥而不傾根雖割而瑄徹柯既解而絲縈感盛
衰之可懷質始終而常清故其為芳也綢繆其
為媚也奔發對粧則色姝比蘭則香越泛明絲
於宵波飛澄華於曉月陋荆姬之朱顏笑夏女
之光髮恨狎世而貽賤徒愛存而賞沒雖凌群
以擅竒終從歲而零歇

遊思賦

雲徑兮海衝上潮兮送風秋水兮駕浦涼煙兮
冒江暮氣起兮遠岫黑陽精滅兮天際紅波泛
泛兮無底山森森兮萬重平隰兮亘岬通川兮

瀉壑仰畫兮天經俯窟兮地絡望波際兮曇曇
眺雲間兮灼灼乃江南之斷山信海上之飛鶴
指煙霞而問鄉窺林嶼而訪泊撫身事而識苦
念親愛而知樂苦與樂其何言悼人生之長役
捨堂宇之窳親坐江潭而為客對薰葭之逐黃
視零露之方白鴻晨驚以響湍泉夜下而鳴石
結中洲之雲蘿託綿思於遙夕瞻荆吳之遠山
望邯鄲之長陌塞風馳兮邊草飛胡沙起兮厲
揚翻雖燕越之異心在禽鳥而同戚悵收情而
投淚遣繁悲而自抑此日中其幾時彼月滿而
將蝕生無患於不老奚引憂以自逼物因節以
卷舒道與運而升息賤賣卜以當壚隱我畊而
子織誠慶秦王之竒勇不願絕筋而稱力已矣
我使豫章生而可知夫何異乎叢棘

飛蛾賦

仙鼠伺關飛蛾候明均靈舛化詭欲齊生觀齊
生而欲詭各會性以憑方陵燠煙之浮景赴熙
燄之明光拔身幽草下卑命君子堂本輕死以
邀得雖糜爛其何傷豈學山南之文豹避雲霧
而巖藏

尺蠖賦

智執尺蠖觀機而住申非向厚屈非向薄當靜
泉淖遇蹠風驚起軒軀以曠跨伏累氣而併形
水炭弗觸鋒刃歷在逢險感躋值夷舒步忌好
退之見猜哀必進而為蠹疾驥首以瞰途常佇
景而翻露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必觀於
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是以軍
筭慕其權國容擬其變高賢圖之以隱淪智士
以之而藏見笑靈蛇之久螫羞龍德之方戰理
害道而為尤事傷生而感賤苟見義而守勇豈
專取於弦箭

觀漏賦并序

客有觀於漏者退而歎曰夫及遠者箭也而
定遠非箭之功為生者我也而制生非我之
情故白箭而為心不可恃者絃因生以觀我
不可恃者年憑其不可恃故以悲哉况乎沉
華密遠輕波潛耗而感神嬰慮者又自外而
傷壽以是思生生亦勤矣乃為賦云
佩流歎於馳年纓華思於奔月結蘭若以望楚
弄參差以歌越撫凝肌於滯滯鑑離容於鬢鬢

景有墜而易昏憂無方而難歇歷玳階而升隕

訪金壺之盈闕觀騰波之吞寫視驚箭之登沒
箭既沒而復登波長瀉而弗歸注沉穴而海漏
射懸塗而電飛墮戶牖而知天掩雲霧而測暉
創百齡於織隱積千里於空激被崢嶸而行溢
此卉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光而永違
昔傷矢之奔禽聞虛弦之顛仆徒嬰刃而知懼
豈潛機之能覺惟生經之霍靡亦悲長而懼促
橫證古而秉心抱空意其如玉波沉沉而東注
日滔滔而西屬落繁繁於纖草殞豐華於喬木
對吳離而後歌據寤蹊而方哭雖接薪之更傳
寧絕明之遺蹟貫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
時不留手生乃急於走丸既河源之莫壅
又吹波而神林迥而多慮心韃轆而歡
望天涯而佇望雄劍而長歎嗟生民之永迷
躬與後而皆恒落而無二生差池之非一
理幽分於化前算定終與艾骨而招病
猶剗腸而興疾情事離方而同失
聊弭志以高歌順煙雨而沉逸於是隨秋鴻而
汎渚逐春鶯而登梁進賦詩而展念退陳酒以

排傷物不可以兩大運無得而雙昌薰晚華而後落槿早秀而前亡姑屏憂以愉思樂茲情於寸光逐江河之紆直委天地之圓方漏盈兮漏虛長無絕兮芬芳

野鷺賦并序

有獻野鷺於臨川王世子愍其樊繫命為之賦其辭曰

集陳之隼以自遠而稱神棲漢之雀乃出幽而見珍此瓌禽其何取亦厠景而承仁捨水澤之驩逸對鐘鼓之悲辛豈徇利而輕命將感愛而投身入長羅之逼脅悵高繳之樊繫邈辭朋而別偶超煙鶯而風行跨日月以遙逝忽瞻國而望城踐菲迹於瑤塗升弱羽於丹庭瞰東西之繡戶眺左右之金高貌纖殺而含悴心翻越而慙驚若將墜而墮谷况不知其所寧惟君困之珍麗實妙物之所殷翔海澤之輕鷗巢天宿之鳴鶉鵲程材於梟猛蠶薦體之雕文既敷容以照景亦選翮而排雲雖居物以成偶終在我以非羣望征雲而延愆顧委翼以自傷無青雀之銜命乏赤鴈之嘉祥空穢君之園池徒慙君之

稻梁願引身而翦迹抱末志以幽藏於是流歲遂遠慘節方崇雲纏海岱風拂嶠嶺飛雲馳靄飄沙舞蓬視清池之初涸望綠林之始空立菰蒲之寒渚託隻影而為雙宛拔啄而掩昔悲結悵而滿宵處朝晝而雖念假外見而遷排涉修夜之長寂信專思而知哀風梢梢而過樹月蒼蒼而照臺水依岼而早結霜託草而先摧斂雙翮於水裔翹孤趾於林隈情無方而兩集事有限而星垂在俄頃而猶悼矧窮生之所懷聞宿世之高賢澤無微而不均育草木而明義愛禽鳥而昭仁全殖卵而來鳳放乳麋而感麟雖陋生於萬物若沙漠之一塵苟全軀而畢命庶魂報以自申

傷遊賦

晨登南山望美中阿露團秋槿風卷寒蘿悽愴傷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煙離若剪絃如影滅地猶星殞天棄華宇於明世閉金高於下泉永山河以自畢眇千齡而弗旋思一言於向時邈衆代於古年遊稍遠而變體浸幽明而改時覽篇迹之如旦媿遺意而在茲忽若謂其不然自憫

帳而驚疑循堂廡而下降歷幃戶而升恭服委
襟而褫帶器蒙管而韜絲志存業而遺績身先
物而長辭豈重歡而可觀追前感之無期寒往
暑來而不窮哀極樂反而有終燧已遷而禮華
月既逾而慶通心微微而就遠跡離離而絕容
白日藹而回陰閨館寂而深重冀憑靈於前物
佇美目乎房櫳徒望思以永久邈歸來其何從
結單心於暮條掩行淚於晨風念沉悼而誰劇
獨嬰哀於遊船草忌霜而遇秋人惡老而逼衰
誠衰耄之可忌或甘願而志違波一息之短景

本賦志

卷末

王

乃累恨之長暉尋平生之好醜成黃塵之是非
將滅耶而尚在何有去而無歸惟桃李之零落
生有促而非天觀龜鶴之千祀年能富而情少
反靈質於二塗亂感悅於雙抱日月飄而不留
命倏忽而誰保譬明隙之在梁如風露之停草
髮迎憂而送華貌先悴而收藻共甘苦其幾人
曾無得而偕老拂埃琴而抽思啓陳書而遐討
自古來而有之夫何怨乎天道

園葵賦

風暖凌開土冒泉動游塵曝日鳴雉依隴主人

拂黃冠拭藜杖布蔬種平圻壤通畔修直膏畝
夷敞白莖紫蒂豚耳鴨掌溝東陌西行三畦兩
既區既鉏乃露乃暎勾萌欲伸藜牙將散爾乃
晨露夕陰霏雲四委沉雷遠震飛雨輕瀟徐未
及晞疾而不靡柔乎爰秀剉甲以解稚葉萍布
弱陰斃抽萋萋翼翼沃沃油油下蕨蕤而被溼
上參差而覆疇承朝陽之麗景得傾柯之所投
仕非魯相有不拔之利賓惟二仲無逸馬之憂
顧董茶而莫偶豈蘋藻之薦羞若乃鄰老談稼
女嫗歸素拂此葦席炊波稜梁甕壺援醴曲馥

本賦志

卷末

古

卷漿乃羹乃淪堆鼎盈筐甘旨蒨脆柔滑芬芳
消淋逐水潤胃調腸於是既飫徹盤投筋回小
人之腹為君子之慮近觀物運遠訪師聖聲教
後彰律理前定鳥非黔黑鶴豈浴淨波圓行而
方止固行之於天性伊冬楚而夏裘無雙功而
竝盛盪然任心樂道安命春風夕來秋日一作月
晨暎獨酌南軒擁琴孤聽篇章間作以歌以詠
魚深沉而鳥高飛孰知美色之為正

窮鳥賦

何水部

嗟窮鳥之小鳥意局促而馴擾聲遇物而知衰

翮排空而不矯望絕侶於夕霞聽翔群於月曉
既滅志於雲霄遂甘心於園沼時復捨榆決至
觸案窮歸若中氣而自墮似驚絃之不飛竄鷄
墀而共宿啄鴈糈以爭肥異海鷗之去就無青
鳥之是非豈能瑞周德而丹羽成燕悲而素暉
雖有知於理會終未悟於心機

大禮慶成賦

張宛丘殿撰

惟宋六世皇帝踐祚之七年所以和同天人綏
靜中外垂鴻鬣裕增高累厚以對神祇祖考者
固已蒙被充塞光融翕赫六合一意四海一口

無得而言矣粵以壬申之仲冬將有事於南郊
乃詔列位恪職賦事而有司建言惟我國家因
時施禮郊丘之位天地咸在牲幣竝薦禮樂合
舉而古者乃以陰陽之至即南北之郊別位殊
時薦獻異數有司其何從於是天子惕然深思
祗畏敬戒曰茲大事我其敢專群公卿士典
之官竭思和會以訂不易於是議者曰先王
明以享帝而帝之享否雖聖人末由知之惟
福者其享之占也恭惟國家合祭天地於茲六
世矣惟我太祖躬膺駿命以遏亂畧堂皇二儀

拓落八極以定萬世之業太宗威定宇內震蕩
大鹵以一九有定天下於一尊真宗熙洽富盛
符瑞委積南牧之獮不戰請命威加北荒奏功
岱宗仁宗席安據厚不動指顧孽獠獨羗含毒
內向吏士未頓藏竄屈伏終始太平垂五十年
英宗入纂百姓與能神考有為六服承德此可
謂受天地之福矣然則神祇之安吾享也其久
哉於是天子乃翳青雲之屋乘雕王之輿應龍
受轡招搖翼輶建虹霓之修竿兮颺彗星之飛
旂太乙執節以先駟兮二十八星拱手布武經
營而周流魏駮六師雷霆萬乘初海沸而雲湧
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粹然玉溫倜然天運望
宮門而動色顧執策而命進惟烜赫之靈源兮
實鼻祖於神明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宇之嚴
清張咸英之廣樂備千籥之盛舞景光交徹鸞
鶴來下神嬉靈豫醉爵飽俎翼翼清廟觀德之
宮七聖在天時降於宗時降於宗世有哲孫豈
弟無疆惠我文人瞻祖祏而念功兮顧禰室而
感親聖考油然發中兮在位望而含辛霽暘告
旦祥飈掠塵送我髦士來祗精禋御史肅吏司

馬飭兵既逶逶遲遲雲流而日行兮又滄海業
業海運而天聲靈旗洪布翕赫歛霍兮攫拏龍
虎而亂龍騰維奮威而震伏兮柔良化禮而
肅清強敵既戰則野國已熄滅其尤而折撻
槍執飛廉圍商羊屬之有司兮靈廟胡披拂
靈獻其光輝蓋傾摧空野燄散燭輝履綦
儼堪佩玉者感厥不矧之德兮成祝也
於是神靈擁衛惟靈郊壇其趨避發場圓既
寒而畢功頹趨雲沫連屬靈電之緜緜縹微
下屬於兩階忽陳錯施於萬物之神作立
而拱翔德統龍下抱而曳疑神變之歎戒兮涌
九地而出峙連廉千柱廣殿萬於飛堯闕補洞
瞻屹壁酸股之隅眩目之極唐洛執算而莫計
班倬操斤而自感者類非資財於斷墁而皆機
存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溫一家一宮之費
何啻衣一國驚霆之蹕既震濤壑之聲成寂敞
齋寢之靜深兮何清虛而邃容天子方端而虛
儼而一多儀未舉精意已塞甲夜始晦嚴鼓載
作飛歛走伏神靈鬼愕望舒騰精以燭宵兮玄
冥收威而布德靈暈五震軫車將中天子乃被

袞執玉兮齋明莊栗之誠動於進趨表於形容
千燎具揚萬炬畢融上揜熒惑旁爍爛龍近為
朝暘遠為融風赫赫曦曦煌煌輝輝列次之士
野屯之師靡如酌醇醪而御羔衣黃流汪洋璧
玉照徹祥侵衛布協氣下浹音為樂和形為人
悅白質之獸蕭聲之鳥紛披雜沓應奏而舞節
陟降既周燎燵始升奔星走虹奉璧薦牲豐隆
奔馳而仰鶩兮祝融焜煌而上征開閭闔兮闢
清都后帝燕兮百神愉圓錫蓋兮方獻與岳輸
固兮溟効濡於是禮備樂成整車而旋萬類環
極端門闢天賞出千庾恩流百川北包大壤南
盡島蠻西越流沙東窮海壖令未脫口雷運風
傳野無窮人獄無宿愆破械解縲負帛囊錢車
及其舍士復其伍効技呈才千鏡萬鼓天子舉
酒以屬羣公咸曰休哉天子之功系曰於穆聖
主建皇極兮嚴恭精禋帝來格兮柔祗並位儼
牲璧兮太祖右坐臨有赫兮於惟祖宗有常則
兮諱兵畏刑後貨食兮政有損益茲不易兮帝
則鑒之哉穀錫兮兢兢業業日一日兮三載一
祀年萬億兮

齋居賦

仲夏之月陰氣始至陽既盛而初剝陰浸亨而用事水伏畏涸火燎方熾其於人也心實過炎而賢受其弊惟人之生受命在子推卦曰坎於行為水激陽所潛元氣之始故火甚烈則水受害正氣或因而衰君子之所深戒於是優游燕息莊敬齋居既靜事以無形又遠眺而凭虛却紛華而弗陳與淡泊乎為徒絕嗜慾愛精蓄神聲色不御滋味罕親冲然與和俱遊湛兮以道合真故能體彊志寧愉樂壽考遠去疾病保此難老嗚呼苟能推此以盡道考此以察物則豈惟齋戒以御時宜其顛沛而勿失且夫冰炭相乘利害交至隕真盜蘇豈獨陰冷道心惟微易失難常困於侵陵有如微陽則浣心滌志以却外垢虛中保蘇以全天君故能涉至變而不濡更萬變而常存蓋將窮年以齋居豈特養生而善身手

鳴鷄賦

先生閑居學道昧旦而興家畜一鷄司晨而鳴畜之既老語默有程意氣或毅被服鮮明我我

雨望賦

朱冠丹頸玄膺蒼距緇縷秀尾翹騰奉職有恪徐步我庭啄粟飲水孔肅靡爭山川蒼蒼風雷宵凝黯幽窓之沉沉恍余夢之初驚萬里一寂鐘鼓無聲聞振衣之膈膊忽孤奏而冷冷委更篝之雜亂和城角之淒清應雲外之鳴鴻弔山巔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分而既更萬境皆作車運馬行先生杖屨而出觀大明之東生淡海天之蒼茫觀驟雨之霧霈飄風擊而雲奔曠萬里而一蔽卒然如百萬之卒赴敵聚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駘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夫雲霞風月之容雷雨電電之變非巧力之能為蓋人間之絕觀必也登雄樓傑閣之崢嶸憑高山巨海之空曠徹除耳目之障蔽而後能窮極變化之奇狀嗟我居之卑湫兮東視聽於尋丈顧所欲之莫得兮徒臨風而惆悵

鳴蛙賦

余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

計聲鳴不絕夜為不能寢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曰投余藥一丸蛙無類矣童子將用之予曰不可復為賦示之夏兩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互出幸此新霽夜月清溢我勞其休歸偃於室于時蛙鳴若嘯若啼若訴若歌若歡若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若噉而嘔若咽而嗽瘡者之呼吃者之鬪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羗絲野鼓雜亂無節兮又似夫蠻歌獠語詭怪之迭作也尔其困於泥濘失其所處而悲又若夫旱暵既久得其所處而樂也爰有童子持燭來謂曰蛙羣夜鳴君寢其聒考之周官洒仄駘給君其教之余得盡殺余語童子尔無是酷尔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曲聚語羣爭引吭而呼一日之間不寧須臾蛙不汝嫌汝奚蛙誅萬物一府誰好誰惡尔莫自私已厚蛙薄參通彼已樂我自然拜尔怒心置燭而眠夜半張子援枕而吁顧謂童子記吾言與前言未究請率吾說物各有時失誰敢過尔觀夫春露初霽朝華始粲文羽清喙飛鳴自如若奏琴箏而和笙芋清耳悅心聽者為娛及夫陽春既徂炎

火將極惡草蕃遮淫潦瀦積蛙於此時生養蕃息跳梁號呼噫氣橫逸子如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惡皆然當其盛時誰得而遷及其雪霜既降木實草衰飛蠅聚蚊孽無所施於是此蛙飲吻收足兀然土中一聲不出黨散巢披不可終日盛不可常與衰迭來子姑忍之奚以殺為哉

哀伯牙賦

伯牙鼓琴後世無如我哀伯牙似智而愚天地之間四方萬里知尔琴者一人而已鍾子既死其一又亡欲彈無聽泣涕浪浪已奏已聞欲語不可幅塞滿懷無所傾寫折楊黃華卷歌里曲入邑娛邑入國悅國回視伯牙面有矜色夫操至伎者必不和衆人之耳而媚衆耳者又善工之深耻違衆者常予子其無與而冒耻者乃身安而獲利則亦安知夫至藝之非禍而庸工之非社也嗟夫將為至巧者必無顧於終身之無與則至巧之於人乃不祥之上器操不祥之器終身而不知則伯牙者乃後世之深戒

病暑賦

吾將東走於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峰
陰白雲之搖曳兮聽石溜之玲瓏
松林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多悲
風逸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
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
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沒視日
月之隱晦披閭闔之清風飲黃流之
巨派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
舉身而下墜既欲泛乎南溟兮瘴毒
流膏而鑠骨何異避喧之趨市兮又
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手北荒兮飛
雪層冰之所聚鬼方窮髮無人迹兮
乃龍蛇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
生

蜘蛛賦

魚遊假淵鳥棲求木而我所宅獨取
諸腹巢於

墻屋人不予取朝蠅暮蚊食人所惡
彼殘物所養而無益於世雖名人兮
斯蠱是愧

燔薪賦

歲暮苦寒烈風不休先生家貧衣無
重裘讀書夜闌爐炭已灰先生瑟縮
淒然不怡顧謂童子與薪皆來童子
曰是薪也陳之壁間自春徂冬風日
所燻埃塵所蒙固瀋液之乾竭朽外
槁而中空唯利從燔無所獻功與火
相得赫然大烘堅拚勁節久而後燃
復群枯而効技又熒熒而不燵於是
先生欣然環坐皆喜或裸股出足或
引手張臂窮谷蕭條薪炭如土蓋取
之而不竭顧此樂之甚富又何必琴
材脩直獸形攫搏漢壁之椒効暖魏
宮之金辟寒誰知空山寒夜之叟敢
傲温於狐貉之前

淮郡文獻志卷十

淮郡文獻志卷第十一

詩

四言古詩

補亡詩

東博士

南陵孝子相戒以養也

循彼南陵言采其蘭春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固或游盤馨爾夕膳絜爾晨餐循彼南陵厥草油油春戀庭闈心不遑留彼居之子色思其柔馨爾夕膳絜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鳥受哺於子養隆

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情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仕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壺壺忘劬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蕪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華黍時餘歲豐宜黍稷也

黜黜重雲習習餘風黍華陵顛麥秀丘中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奔奔玄霄濛濛甘雷黍發稠華亦挺其秀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

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穡稽我王委克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於草魚躍順流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纖阿按歌星躔其變五緯不逆六氣無易惜惜我王紹王之跡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洽王猷允恭漫漫方輿回回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恢恢大圓茫茫允壤資生仰化於後不養人無道天物極則長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魚游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時之餘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五言古詩

古詩九首

枚都尉

詩以古名不知作者為誰或云枚

乘而梁昭明既以編諸蘇李之上

李善謂其詞兼東都非盡為乘詩

陳徐陵集玉臺新詠分西北有高

樓以下至生年不滿百凡九首為

乘作而上東門宛洛等篇皆不在

其中仍以冉冉孤生竹及前後諸

篇別自為古詩蓋十九首本非一

人之詞徐或得其實者也大選第序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窻阿閣三

重堦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

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

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為

雙鴻鶴奮翅起高飛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

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漫浩同心而離居憂

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

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

鳥遊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

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

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庭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

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

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

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

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

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

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

化榮名以為寶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

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古心蹉

蹉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燕趙多佳

人笑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

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沉吟躑躅

思為雙飛鸞銜泥巢君屋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

與墳古墓羣為田柘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

蕭愁殺人思還故里問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
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
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以等期

遊覽詩二首

陳軍謀祭酒

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為心慙懷從中發悲感激
清音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肅肅山谷風默
默天路陰惆悵忘旋反歎歎涕霑襟

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閑居心不娛駕言從
友生翱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迴
顧覽園庭嘉木凋綠葉芳草纖紅榮聘哉日月

遠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鍾鼎何所銘收念
還房寢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雜詩

鮑參軍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
秦宮側觀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說窮舌端五
車摧筆鋒羞當白璧貶耻受聊城功晚節從世
務乘郵遠和戎解珮襲犀渠卷袞奉盧弓始願
力不及安知命不終

學劉公幹體二首

白日正中時天下共明光壯園有細草當畫正

含霜乘榮傾如此何用獨芬芳抽琴為爾聲絃
斷不成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上飛舞兩
極前絃辰自為芙蓉避豔陽天豔陽桃李節皎
潔不成妍

擬阮公夜中不能寐

漏分不能卧酌酒亂繫憂惠氣憑夜清素景綠
隙流鳴鶴時一聞千里絕無儔佇立為誰久寂
寞空自愁

學陶公體

長憂非生意短願不須多但使樽酒滿朋舊歡
相過秋風七八月清露潤綺羅提琴當戶坐歎
息望天河保此無傾動寧復滯風波

擬古二首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象孤挿
離服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遊雁門上暮
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虜方未
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符竹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
尹顧日晏罷朝歸與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

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南國有儒
生迷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湄設罝守兔免

詠史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
高位京城十二衢飛毫各鱗次仕子彩華纓遊
客竦輕轡明星辰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分廳
沓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
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行藥至城東橋

鷄鳴闔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迥陌延瞰歷

城闌蔓草綠高隅修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
路塞飛塵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送
利撫劍遠辭親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閑芳
及雅節含采吝驚春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
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

還都道中作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
可留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
獵晚風道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登艫眺淮
甸掩涕望荆流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條悲

坐還合俄思甚兼秋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遊
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數詩

一身仕闕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
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輕
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
坐祖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鍾八珍
盈離俎綺殺紛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
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翫月城西門廨中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鈎末暎東北墀娟娟似
娥眉娥眉蔽珠櫳玉鈎隔瑣窓三五二八時千
里與君同夜移衡漢落徘徊帷戶中歸華先委
露別葉早辭風客游歇苦辛仕子倦飄塵休澣
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
敬乾酒未闕金壺啓夕淪迴軒駐輕蓋留酌待
情人

江上望月

鮑潤岳

客行鈎始懸此夜月將弦川澄光向動流駛影
難圓蒼蒼隨遠色漾漾逐漪漣無因轉還帆迴

首春前賢

秋日

露色未成霜
梧秋欲半黃
燕去簾恒靜
蓮寒池不香
夕鳥飛向日
餘蚊聚逐光
旅情恒自苦
秋夜漸應長

贈內

徐內史

日暮想清揚
躡履出椒房
網蟲生錦薦
遊塵掩玉牀
不見可憐影
空聞黼帳香
彼美情多樂
挾瑟坐高堂
豈忘離憂者
向隅心獨傷
聊因一書劄
以代九迴腸

卷之九

卷之九

九

對房前桃樹詠佳期贈內

相思上北閣
徙倚望東家
忽有當窓樹
兼含暎日花
方鮮若紅粉
比素若鈿華
更使心增意
猶令想狹邪
無如一路阻
脉脉似雲霞
嚴城不可越
言折代踈麻

答唐娘七夕所穿針

倡人助漢女
親粧臨月華
連針學竝蒂
紫纈作開花
嬌閨絕綺羅
攬贈自傷嗟
雖言未相識
聞道出良家
曾停霍君騎
經過柳惠車
無由一共語
斲看日升霞

古意

甘泉警烽候
上谷抵樓蘭
此江稱豁險
茲山復鬱盤
表裏窮形勝
襟帶盡巖巒
巒修篁壯下
屬危樓峻上
干登陴起
遐望回首見
長安金溝朝
灞澹甬道入
鴛鴦鮮車
駑華較汗馬
躍銀鞍少年
負壯氣耿介
立衝冠懷紀
燕山石思開
函谷九豈如霸
土戲羞取路
傍觀寄言封
侯者數竒
良可歎

春日寄鄉友

王中郎

旅心已多恨
春至高離羣
翠披結斜影
綠水散直文
魚戲兩相願
遊鳥半藏雲
何時不憫然
是日最思君

侍宴景陽樓

金鋪燦可鏡
桂棟儼臨雲
沾觴均飲德
服道驗朝聞
詎論禹無間
非耻堯為君
小臣亦何者
短翮屢追群

侍宴

迴鑾避暑宮
下輦迎風館
溼漫卿烟浮
霏微商雲散
蔓草亘巖垂
高枝起天半
迴風稍驚水
落光漸斜岬
妙舞駐行雲
清歌入層漢
醉頰暢有

惲德音良已榮

春日

雪罷枝即青水開春便綠復聞黃鳥聲全作相思曲

應竟陵王教作

琛在八為八友之數即夕被酒無詩此

落日總行轡薄別在江干遊客無淹期長洲有

急瀾

吉湖至

分手信云易相思誠獨難之子兩

特達伊余日盤桓詠此式微歲共賞階前蘭

錢謝文學離夜

執手無還顧別渚有西東荆吳眇何際煙波千里通春筍方解籜弱柳向低風相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

擬古

何錄事

故交不可忘猶如蘭桂芳新知雖可悅不異茱萸香妾有鳳雛曲非無陌上桑薦君君不御抱琴自悲涼

與蘇九德別

何水部

宿昔夢顏色咫尺思言偃何況杳來期各在天一面踟躇暫舉酒倏忽不相見春草似青袍秋月如團扇三五出重雲當知我憶君萋萋若被運懷抱不相聞

學古三首

長安美少年羽騎暮連翩玉羈碼礪勒金絡珊瑚鞭陣雲橫塞起赤日下城圓追兵待都護烽火望祁連虎落夜方寢魚麗曉復前平生不可念空信蒼浪天

鞏洛上東門薄莫川流側渾渾車馬道行人不相識日夕棲鳥遠浮雲起新色寸心空延佇對面何由即飛輪倘易去易去因風力

昔隨張博望辭帝長楊宮獨好西山勇思為北地雄十年事河外雪鬢別關中季月邊秋重嚴野散寒蓬日隱龍城霧塵起玉關風全孤君已復半菽我猶空欲因上林鴈一見平陵桐

望新月示同羈

初宿長淮上破鏡出雲明今夕千餘里雙蛾映水生的的與沙靜灩灩逐波輕望鄉皆下淚非

我獨傷情

行經孫氏陵

昔在零陵賦神器若無依
逐兔爭先捷倚鹿競
因機呼噏開霸道叱咤掩江畿
豹變紛奇畧虎視肅戎威
長蛇血巴漢驥馬絕淮淝
交戟無內禦重門豈外扉
成功舉已棄凶德愎而違
水龍忽東驚青蓋乃西歸
竭來已永久季代暖微微
苔石疑文字荆墳失是非
山鶯空曙響壘月自秋
暉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
閨寂今如此望望沾人衣

本集

卷末

十一

宿南洲浦

幽栖多暇豫從役知辛苦
解纜及朝風落帆依
暝浦違鄉已信次江月初三五
沉沉夜看流淵淵朝聽鼓
霜洲渡旅雁朔颼吹宿莽
夜淚坐淫淫是節偏懷土

青青河畔草

春蘭日應好折花望遠道
秋夜苦復長抱枕空向床
吹臺下促節不言於此別
歌筵掩團扇何時一相見
絃絕猶依軫葉落纔下枝
即此離云別方我未成離

日夕望江贈魚司馬

溢城帶溢水溢水縈如帶
日夕望高城耿耿青雲外
城中多宴賞絲竹常繁會
管絃已流悅絃聲復淒切
矜帶慘如愁舞腰凝欲絕
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
早雁出雲歸故燕辭簷別
畫悲在異縣夜夢還洛汭
洛汭何悠悠起望登西樓
的的帆向浦團團日隱洲
誰能一羽化輕舉逐飛浮

悲行路孤墳

行路一孤墳路成墳已毀
空疑年歲積不知陵谷徒
幾經秋葉飛驟見春流瀰
金蠶不可織玉樹何時葉
陌上驅馳人笑語自侈靡
今日非明日可憐詎隣此

七夕

仙車駐七襄鳳駕出天潢
月暎九微火風吹百和香
來歡暫巧笑還淚已沾粧
依稀猶洛汭條忽似高唐
別離未得語河漢漸湯湯

雪

瓊林玄圃葉桂樹日南華
豈若天庭瑞輕雪帶飛斜
三農喜盈尺六出舞崇華
明朝闕門外應

見海人車

與胡興安夜別

居人行轉軾客子暫維舟共此一筵笑分為兩
地愁露濕寒塘草月暎清淮流方抱新離恨獨
守故園秋

從鎮江州與遊故別

歷念共追隨一旦辭群匹復如東流水未有西
歸日夜雨滴空街天曉暗離室相悲各罷酒何
時更促膝

詠白鷗

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何言竝栖息雌住雄
不留孤飛出淞浦獨宿下滄洲東西從別去影
響絕無由

行經范僕射故宅

旅葵應蔓井荒藤已上扉寂寂空郊莫無復車
馬歸激灑故池水蒼茫落日暉遺愛終何極行
路盡沾衣

日夕出富陽浦口和朗公

容心愁日莫徒倚空望歸山煙涵樹色江水暎
霞暉獨鶴凌空逝雙鳧出浪飛故鄉千餘里茲

夕寒無衣

見征人分別

淒淒日暮時親賓俱竝立征人拔劍起兒女牽
衣泣候騎出蕭關追兵赴馬邑且當橫行去誰
論累屍人

夕望江橋示蕭諮議楊建康江主簿

夕鳥已西度殘霞亦半銷風聲動密竹水影漾
長橋旅人多憂思寒江復寂寥爾情深鞏洛予
念返漁樵何因適歸願分路一揚鑣

答高博士

北憲涼夏首幽居多卉木飛蝶弄晚花清池暎
疎竹為客得快性安閒聊鼓腹將子厭蹠塵就
子娛耳目

登石頭城

闕城乃形勢地險差非一馬嶺逐紆回犬牙傷
隆宰百雉極襟帶億度兼量出至理歸無為善
守竟何恤眺聽窮耳目遠近倘幽悉擾擾見行
人暉暉視落日連櫓入迴浦飛蓋交長術天暮
遠山青潮去遙沙出薄宦惡師表屬辭慙愈疾
願乘敝鯨牛還隱蒙籠室

九日侍宴

皇德無餘讓重規入帝勛垂衣封比屋曠顧慎
為君翺飛悅有道卉木荷平分宸襟動時豫歲
序屬涼氛城霞旦晃朝槐霜曉細縵鸞輿和六
龍鳳駕越千群羽觴謹湛露佾奏承裡禁林
終宴晚華池物色曛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
晴軒連瑞氣同惹御香芬日斜迢遞宇風起岷
峨雲運偶參侯服恩洽厠朝文於焉藉多幸歲
莫仰遊汾

落日前墟望贈范廣州雲

綠溝綠草蔓扶煖禱華舒輕煙澹柳色重霞暎
日餘遙遙長路遠寂寂行人疎我心懷碩德思
欲命輕車高門盛遊侶誰肯進改漁

下方山

寒鳥樹間響落星川際浮縈霜白曉岬苦霧黑
巖流鱗鱗逆去水瀾瀾急還舟望鄉行復立瞻
途近更脩誰能百里地縈繞千端愁

酬范記室雲

林密戶稍陰草滋塔欲暗風光蓋上輕日色花
中亂相思不獨懽佇立空為嘆清談莫共理縈

文徒可玩高唱子自輕繼音子可憚

夜夢故人

客心驚夜寃言與故人同開簾覺水動暎竹見
秋空浦口望斜月洲外聞長風九秋時未晚千
里路難窹已如臃腫木復似飄飄蓬相思不可
寄只在寸心中

望解前水竹答崔錄事

蕭蕭菴竹暎澹澹平湖淨葉倒漣漪水漾檀
欒影相思不會面相望空延頸遠天去浮雲長
墟斜落景幽病與歲積賞心隨事屏鄉念一遠

迴白髮生俄頃

詠早梅

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暎雪擬
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
駐臨卣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

詠春風

可聞不可見能重複能輕鏡前飄落粉翠上攀
餘聲

擬古三首

家本青山下好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

惆悵

匣中一明鏡好鑑明鏡光明鏡不可鑑一鑑一情傷

少知雅琴曲好聽雅琴聲雅琴不可聽一聽一沾纒

相送

客心已百念孤遊重千里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

閨怨二首

竹葉響南牕月光照東壁誰知夜獨覺枕前雙

淚滴

閨閣行人斷房櫳月影斜誰知北牕下猶對後

庭花

離夜聽琴

別離既有緒琴瑟返成悲美人多怨態亦復慘

長眉

昭君怨

昔聞白鶴弄已自軫離情今來昭君曲還悲秋

草生

侍宴餞陸倕應令

蕭中書令

儲皇餞離送廣命傳羽觴侍遊追曲水開宴等清漳新泉已激浪初卉始含芳雨罷葉增綠日斜樹影長

贈海濠師

蕭祭酒

直心好丘壑偏悅幽棲人忽聞飄山林萬里自相親沈寥晚霖霖重疊晴雲新秋至蟬鳴柳風高路起塵動予憶山思惆悵惜荷中

別毛尚書

徐左光祿

願子勵清規歸來振羽儀嗟予今老病此別畏長離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詎知徒勞脫寶劍空

掛隴頭枝

秋日別庾正員

征途愁轉旆連騎慘停鑣氣凌疎草木江風送上翔青雀離帆遠朱鷺別路通唯有當秋月夜夜上河橋

山池應令

畫舸圖仙戟飛艫掛采旂揚人事輕漿釣女理銀鈞細萍時帶檝低荷乍入舟猿啼知谷晚蟬思覺山秋

日華

朝暉爛曲池夕照滿西陂復有當畫景江上燃
光儀時延高浪歌乍逐細波移一在雕梁上詎
比扶桑枝

詠日

岬烟起暮色岬水帶斜暉逕挾橫枝度簾搖鷺
燕飛落花承步履沈澗寫行衣何殊九芝蓋蓬
暮洞庭歸

詠舞

十五屬平陽因來入建章主家能教舞城中巧
畫粧低鬟向綺席舉袖拂花黃燭送空邊影衫
傳鈴棄香當進好留客故作舞衣長

山齋

桃源驚注客鶴嶠斷來賓復有風雲處蕭條無
俗人寒山澗有雲石路本無塵竹徑朦朧巧茆
齋結構新燒香披道記懸鏡厭山神砌水何年
溜簷梅幾度春雲霞一已絕寧辨漢將秦

征虜亭送新安王應令

鳳輦臨南浦神駕餞東平亭迴漳水乘旆轉洛
濱笙地凍班輪響風嚴羽蓋輕燒田雲色暗古
樹雪花明岐路一回首流襟動春情

河邊枯樹

劉學士

奇樹臨芳渚半苑若龍門疾風摧勁葉沙岬毀
盤根將軍猶未坐匠石不曾論無復凌雲氣空
餘激浪痕可嗟摧拆盡詎得上河源

書齋雪後

趙渭南

擁褐坐茆簷春晴喜初日微風入桃徑爽氣歸
縹帙頻時苦風雪就景理巾櫛樹暖高鳥來窻
閑曙雲出鄉遙路難越道寒時易失欲靜苦不
能東山負芝木

贈處士幽居

陵陽北郭隱身世兩忘者蓬蒿三畝居寬於一
天下罇酒對不酌默與玄相話人生自不足愛
嘆遭逢寡

旦起

張宛丘

漫漫東牖白開帷納展光欠伸推夜枕扣齒被
朝裳瓦盎汲石泉漱甘齒頰涼維茲孟夏初宿
雨清高堂栖鳥起且啁露鶯鳴更藏悠悠晚花
殷落落古柳蒼西舍初鳴春東隣出求糧客馬
已別櫪商車欲踰岡羲和一揚輝羣動皆擾攘
有生無不求誰得偃於牀人生但如此勤苦亦

可傷况我病倦翻飄飄信風翔永懷中林士栖
志煙霞鄉願言寄旅跡栖託以徜徉

感遇

穰侯擅關中頗畏諸侯客搜車計已遲終困范
公策庸夫吝富貴百計私自惜勢移禍敗至智
巧竟何益至公覽英俊首補乃無隙請看桑林
餓亦脫趙子厄

昭陵六馬

天將剗隋亂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
骨開馳馳不及視山立儼莫回長鳴視八表擾
擾萬駑駘秦王龍鳳姿魚鳥不足摧腰間大白
羽中物如風雷區區數豎子縛取如提孩手持
掃天第六合無塵埃艱難濟大業一一非常才
惟特六驥足績與英衛陪功成鏘八鸞玉輅行
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蒼苔

賀雨拜表

群雲雨事畢振旅不復陣掃天無一塵千里還
綠潤晨朝大明賀沙路萬蹄即朝光泛翠瓦佳
氣去入近頗聞避斧哀侑膳徹龍笥願君慶物
心從此至堯舜

春日雜書

昨日為雨備今晨天乃風障風謹自保通夕
速空備一帶失計盡備力不供因之置之不為拱
手受禍凶當為不可懷任彼萬變攻築室如金
石何勞計春冬此道簡且安古來家國同

燕竹

重瞳陟方藉三紀蓋老人安肯茲路傷洒淚留
叢筠頗疑蕩波化點點蜀斑鱗慎勿脫水去人
世多煨塵

寫陳詩

我不知暑退但覺衣汗乾頗怪庭中天湛然清
以寬有物叫草根啾啾自相喧聞知已新秋木
火流金九天工變寒暑正爾事亦繁靜觀付一
嘆吾事寧相聞但無勛力健悠然佳意還喧喧
櫛隣里砧斝亂人眠

花下飲

徐節孝

我向桃花下立飲一杯酒杯酒先濡鬚花香隨
入口花為酒家媪春作詩翁友此時酒量開酒
量添一斗君看陌上春令人笑拍手半青籬畔
草半綠畦中韭閑鳥下牛背奔豚穿狗竇潛身

猶相雀引喙禽呼偶包麻隣乞火穿來兒餉糗
物類雖各殊所樂亦同有誰知花下情猶能憶
楊柳中心卒無累外物任相揉余方寓之樂自
稱閑人叟

漁磯獨釣

全省庵知府

青溪蔭垂楊下有鑿鑿石風含水氣涼露洗苔
花碧美人佳興適獨往日成癖坐石俯清流投
竿聊取適向晚滯還期月華滿川白

飲申氏草堂分韻得影水二字

草堂結構罷占斷山溪景簾櫳舍兩深一徑入
林颺紅雲覆渚蓮碧帶牽風荇波浸碧窻寒露
洗瑤琴冷市喧曼不聞萬慮息然屏詩侶時相
尋談笑情懷永蟻泛羅浮春冰薦槐芽餅風林
月纖纖星河夜耿耿何處來幽香滿身散花影
醉來發浩歌才氣各馳騁太史應奏占德星聚

東井

秦樓安在扒滕閣亦已矣何如申隱君草堂白
雲裏西望鉢池山北瞰長淮水憲涵萬頃秋篔
捲千峰紫野色豁吟眸泉聲滌塵耳香烹玉糝
羹膩切銀絲鯉啼鳥間清歌飛花送綠蟻向晚

弄烟波放舟聽所止浩浩天地間何樂可代此

雲山清趣卷

道人愛雲山溪得雲山趣結廬雲山中遠向雲
山住與山日相親與雲日相聚爽氣滿晴軒烟
花栖斷樹香烹澗下芹膩剝盤中芋憑高送鳥
歸賞靜俯泉注焚香誦素琴飄然遺俗慮披月
讀黃庭克然與神遇自酌還自吟無毀更無譽
松下日長時科頭復箕踞浩浩俯仰間綽綽有
餘裕我素抱幽懷久慕行樂處徒作憶山吟未
得拂衣去

答外二首

劉令嫺附

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教開簾對
春樹鳴鸝葉中舞戲蝶花間鶯調琴本要歡心
愁不成趣良會誠非遠佳期今不遇欲知幽怨
發春閨深且暮

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
洛妃還看鏡中色比艷似知非搗麝徒妙好連
類頓平遠智夫雖已麗傾城未敢希

聽百舌

庭樹旦新晴臨鏡出雕楹風吹桃李氣過傳春

鳥聲淨寫山陽笛全作洛濱笙注意歡留聽誤
令粧不成

光宅寺

長廊欣送目廣殿悅逢迎何當曲房裡幽隱無
人聲

題甘蔗葉示人

夕泣似非踈夢啼真太數唯當夜枕知過此無
人覺

摘同心梔子贈謝娘因附此詩

兩葉雖為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恨梔子最

文獻志

第十一

羊

關人

柳絮

張夫人附

藹藹芳春朝雪絮起青條或值花同舞不因風
自飄過罇浮綠醕拂幌綴紅綃那用持愁翫春
懷不自聊

淮郡文獻志卷十一

淮郡文獻志卷第十二

七言古詩

秋來

鮑潤岳

桐風驚心壯士苦青燈絡緯啼寒素誰看青編
一束書不遣花臣粉空蠹思牽今夜腸應直兩
冷鄉魂弔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
中碧

寒夜

張宛丘

暗空無星雲抹漆邑犬叫野人履霜歲云暮矣
風落木夜如何其斗挿江屋頭眠鷄正寂寂野

文獻志

第十一

十

縣嚴鼓先逢逢摩挲老面起吹火春色林頭酒

滿缸

謁客

入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執賓主
兩無語客起疾走如避燃我已不恭愧昔賢恐
使塗炭朝衣冠人生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
後先

有感

群兒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笞傍笑侮翁出坐曹
鞭復呵賢於群兒能幾何兒曹相鞭以為戲翁

怒鞭人血流地等為戲劇誰後先我笑謂翁兒更賢

北鄰賣餅兒每五更未旦即繞街呼

賣雖大寒烈風不廢而時略不少

差因為作詩且有所警示秬桔

城頭月落霜如雪樓頭五更聲欲絕捧盤出戶

歌一聲市樓東西人未行壯風吹衣射我餅不

憂衣單憂餅冷業無高平志當堅男兒有求安

得閑

奉先寺

文獻志

第卷

二

荒涼城南奉先寺後宮美人官葬此角樓相望

高起墳草間栢下多石人秋卑焚骨不作塚青

石浮圖當丘壠家家墳上住享亭朱門相向無

人聲樹頭土梟住人語月黑風悲鬼搖樹宮中

養女住子孫年年犢車來住主廢后陵園官道

側家破無人掃陵域官家歲給半千錢街頭買

餅作寒食

美哉

美哉洋洋清潁尾西通天邑無千里舸舫大輪

起危檣淮潁畊田倍收米芒芒陂澤帶平原古

時溝澗還相連昔人屯田戍兵處今日阡陌

丘墓今年雨足種麥多北風吹桑鳴空柯高城

回望鬱嵯峨豐年間井闡笙歌河邊古堤多老

柳去馬來船一回首百年去住不由人歲暮天

寒聊飲酒

磨崖碑後

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

高於山萬望君王蜀中老金戈鐵馬送西來郭

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為風偃為雨洒掃九廟無

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

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龍蛇字天遣二子傳將

來高山十丈磨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

見昏眸開百年廢興增歎慨當時數子今安在

君不見荒涼浯水棄不收時有遊人打碑賣

望淮篇示門人

徐節孝

開花落盡春無有脚踏青紅望淮走到淮適值

晚潮來滿懷鼓吹風波吼傳聲急喚釣魚船船

未到時洗雙手買得船中雙白魚便訪村前五

青柳旋烹野茗問村醪五柳陰中坐良久此行

大累類陶潛但乏黃花白衣酒操舟人去一點

鷗帆入雲開何處收孤鷗浴處依淺灘修竿放
餌投溪流豈無野婦荷而汲亦有老翁行且謳
君看此景直幾錢此時正是夕陽天便教金印
大如斗何似魚庵共釣船有人問君莫要說懷
中取出吟翁篇

管春風

我是蓬萊山上客為管春風歸不得今年更是
春來遲江南未寄梅花枝探春童子青霞衣時
時去上青雲梯春風消息苦不遠瑤臺瑤水冰
霜淺蟠桃花在海東邊此花不煩春一點東風

大蘇志

第三卷

四

日夜來人間到時先催草根軟大都紅紫心先
動小桃先覺枝頭重更有纖纖楊柳枝路傍先
得行人弄詩翁自愛蟠桃花鸞鶴不在無雲車
城南夜半無酒家和冰和雪吞月華有客笑中
攜劍去偷得銀瓶與肥羜詩公兩眼看浮雲為
管春風不回顧

高樓春

山陽有客似相如身著儒衣當酒壚塵埃市井
不到處烟霞注注生衣裾一竿橫掛數幅帛題
云酒味如醍醐三月高樓滿春色椒漿瓊液盈

金壺盤羅江舞烹淮魚櫻實赤玉梅紺膚彈絲
猷金半空裏醉揮玉爵撞珊瑚凭欄直下是烟
火坐上清風凌太虛夜深正然紅蠟燭羅幕遮
風留客宿是人俱愛何家樓自是何君德如玉

和蔣龍圖

鷄口銜波船過猛檣慢排雲北風緊聽吟俊老
繡衣寒傳詩急使筠筒冷詩筒使者送何來謝
安枕上吟哦回吟哦去望江南雪雪中往往梅
花開

恨君不作洛陽客

余雖不作洛陽客自有吟魂兼醉魄吟魂醉魄
御風行看盡千花萬花色寧知洛浦有人留挽
定春衫歸不得脫身誤入嵩山山中逢見白
鬚翁權然借我雙金童須臾引入花林中亂花
深處迷西東花光照天香薰空金盆挹酒雙瑤
鍾酒酣邀我吟春風紺雲千丈揮玉虹搜羅萬
變窮神功有人飛下紫霄峰爾詩解佩聲玲瓏
余方却步不與語笑余不似鄭交甫

楊柳枝

楊柳楊柳復楊柳舞罷青衫因垂手相如病思

最多情沈約才清更酣酒君看好鳥鳴枝間日
與春風問安否清明前後峭寒時好把香綿開
抖擻

漁者

縛竹編茆雜亂蓬四籬俱是野花叢莫道江湖
山色好籬落不禁秋後風秋後風從西北起身
上簾衣冷如水夫妻却在釣船中兒孫走入蘆
花裡夫妻不會作活計辛苦賣魚沽酒費兒孫
身上更貧窮白日無衣夜無被昨前村酤酒
處今朝忽見無人住聞道江南地更暖移舟急
望江南去

題梅二首

潘水壑

此風獵獵吹人倒萬卉千葩盡枯槁誰分清氣
到寒梅獨放銀花照晴昊小牖夜夢羅浮春覺
來枝上飛冰輪啼殘翠羽天欲曙江城笛弄驚
愁人伊誰善得丹青理寫向君家畫圖裡揮毫
索我一題詩似有餘香落牋紙

玉妃駕鶴來仙島銀海無波山月小霏霏香霧
濕霓裳朵朵冰花覆瑤草翠禽啣啣驚夢殘雲
鬢倦整凭雕闌一聲鐵笛不知處瓊樓十二東

風寒

送劉彥珩通判九江

銅龍漏斷天將曙匆匆有客辭朝去賜來銀帶
雪光寒金鼎香霏襲羅袂紫陌高樓十萬家綠
楊影裡藏嬌鴉笙歌處處揭天起長安自昔稱
繁華小橋酒肆紛如蟻萬點飛花落紅雨此時
送別難為情旋解吳鉤贈無語君今獨上潞河
船楊村月照蓬牕眠天津夜聽海潮起風高青
縣飛晴煙長蘆兩岫鷄聲早絕地輒河市民少
桑園候吏立沙頭雲樹蒼蒼安德杳武城喜聽
絃歌聲舟人又指臨清城青樓高結綵雲裏開
花滿眼爭鮮明東昌沾溉時雨足綠水新添二
三尺阿城七級無停舟筆架山從半空出揚帆
亭午過南旺太白樓高遙在望魯橋閣步訪靈
仙俯枕沙河聽漁唱攬衣獨上歌風臺南徐水
勢何雄哉桑麻綠映馬家淺春風北下回枯荻
鍾吾鷄黍還相約放棹桃源獨清酌韓信城邊
古木踈隱隱西湖見城郭紛紛賓從來相迎親
庭霽霽祥煙生綠衣拜舞獻親壽椒漿芬苾當
筵傾勸君莫為鄉園滯霖雨西江望無替黃堂

贊政展嘉猷不日京畿播芳譽九重宵旰需賢切時有天書下丹闕薦章千里忽飛來佇看龍墀蓮鶴列

秋江橫笛

史松泉參政

短蓬繫處秋滿灣天風灑髮滄浪寒醉橫玲瓏碧玉管欲邀黃鶴仙人還清襟豪興正飛越誰解呼船賞奇絕一聲叫住雲不流江上青峰掛新月

宮遊圖

瞳矓日散晴霞早十二樓臺報春曉珠簾揭處

大藏志

卷五

八

管絃鳴五色雲隨鳳飛繞女娥魚貫列兩行雲鬢高髻垂明璫遙瞻別殿出深院導引宮車過曲廊一時宛似神仙聚不識何因向何處漏聲疑在隔花閣樹影不隨流水去送來蓬島路難通誰得雲階見玉容拈毫感慨丹青畫知是吳宮是漢宮

六峰書屋

青年才子耽高趣結屋惟尋好山住天為安排六箇峰正對鈎簾讀書處一峰二峰翠斲成春雲弄影春日晴小桃洞口紅千點好鳥林間啼

一聲三峰四峰秀無比夏雨纔晴雲又起蘭芷香粘粉蝶鬚篋簪稍拂青鸞尾秋雲澹澹秋天清第五峰前涼月明飄香岩桂吹金粟瀉澗冰泉澎玉聲第六峰前雲不去雪花冷綴瓊瑤樹老梅期結鼎彝珍古栢已成梁棟具四時景物清且幽讀書暇日供遨遊有時攜酒入深處有時躡屐登高頭探奇覽勝興不倦箇箇峰前題詠遍雖說清難舍翠微須思策要登金殿于今天子急賢良豈宜此處終徜徉愔然早去佐堯舜與此六峰增寵光

大藏志

卷五

九

題王少卿竹畫

韋行素憲副

一箇兩箇青篔簹大枝小枝開琳瓊餘風微度珮聲細斜日閣陰鸞尾長澗濱千畝溼何許高節清風滿人耳會有湘江雷雨過橫飛定欲凌雲起三三兩兩來珍禽徘徊似識王猷心玄闕探得好消息嗟嗟日報平安音幾度披圖禁直處雪檢冰壺如在御分明精爽貫靈犀萬慮千思渾脫去黃陵祠已頽成坡竹枝詞曲將誰歌不如更作治平調鳳鳴萬載雲韶和

題夏時勉所藏山水圖

金省庵

玉堂學士笑且都朝回花底日未脯興來忽憶
江南好呼筆寫此滄洲圖元氣淋漓淡無迹秋
色滿林濃欲滴嵐凝幽壑作輕陰鳥啼白晝生
岑寂涼颺向晚發樹顛耳邊聒聒聞鳴泉遠峰
出雲露寸碧近山競秀浮青烟茂樹重陰蓋茆
屋小徑縈紆遠林麓芝田雨過澗水香苔砌人
稀被塔綠仙家更住白雲隈石磴懸絕山巖崑
去影飄飄忽不見珮聲但聽隨風迴潮生兩岫
江空闊浪花觸石飛晴雪目斷孤鴻天盡頭霞
彩波光蕩明滅中流一葉為誰過無乃訪隱岩

木獻本

第卷

十

十

之阿推蓬鼓柁託遺響放懷一曲滄浪歌翻思
素志在泉石失脚今為名利客情然坐我蓬壺
中便欲扶簪補雙履

送錢惟謙遊湖南

顧貫初苑馬

東風吹水銀花立凍解平沙軟猶濕紫駟南去
暫停鞭酒侶詩朋陡然集玉笛吹回楊柳春金
甌吸盡葡萄汁一聲大喚散離筵飛上征鞍留
不及嘉魚穴黃鶴樓六千里外雲悠悠仙蹤聖
蹟快所遊請君先弔鸚鵡洲曹瞞黃祖臭青史
令人唾罵何時休禰衡屈死名不泯千古萬古

直與江漢同其流對月毋勞惜圓缺歸來定是
中秋月

古意

張夫人附

轆轤曉轉素絲綆桐聲夜落蒼苔墀涓涓吹溜
若時雨濯濯佳蔬非用天丈人不解此中意抱
甕當時徒自賢

木獻本

第卷

二

淮郡文獻志卷十二

淮郡文獻志卷第十三

雜言

和楊掾月蝕篇并序 徐節孝

楊子常掾為月蝕篇示予辭義甚偉某不敢虛辱其貺迺吟哦而和之詩曰彼月而蝕則維其常春秋月蝕不書其非大變也可知矣形而為詩歌若無不可者遂卒賦之云爾

元豐之元歲戊午斗柄斜指西南維月行赤道

大康志

卷第十三

一

一

日南陸營丘分野星虛危昨夕既望復今夕感若不損盈不虧安知變起在頃刻突如有物侵其肌其始色變甚蒼黃須臾赤黑相合離良久烟焰極薰燎一團白玉燒為灰黃琮蒼璧不可辨枯株死兔將安歸孰鳥其吻吞巨皿孰丹其汗流墨池如食非食始為薄有物無物不可知蝦蟇何物敢張口麒麟何故敢爭鬪是何星耀敢侵犯自是其形不可久君不見對月數眉毛須臾引臂不見手嗟噓天上之神物乃有如此事所蔽至甚不可解凶而家室亡而身不然借



使幸而免後世譏笑遭惡名君不見漢朝賈生文有餘其心大勇其才疎當時如必用其術紛紛不免危其軀冕錯堂堂蔽於刻公孫規規蔽於諛谷永之才蔽權勢有若鷹犬供指呼霍光雖賢亦有蔽何不早去顯與馮子都劉歆致位為國師豈若楊雄久以為大夫蔽於大高李膺輩蔽於已甚陳蕃徒竇武不斷蔽可痛束之不忍蔽可吁王允所蔽在無權苟或所蔽不早圖蕭瑀之蔽入於佞王衍之蔽失之虛牛李雖奇蔽朋黨機雲雖俊蔽附趨王導蔽怨殺周顛遂良蔽誣殺劉洎崔浩蔽彊殺其身所蔽若此甚可畏我愛安世真朴忠匿名遠世歸至公有私見求堅不許以私求謝絕不通諸葛武侯為將相心迹皎然無所枉有罪至親而必誅有功雖讎而必賞謝安知嬌王國寶不以身蔽能辨早人自是悅而服不顧四肢與肝腦符堅之師彌百萬一戰而北若摧槁我吟此篇不足錄却憶唐衢忠義哭古人今人何擇焉大抵人心蔽多慾月之所蔽惟須臾須臾蔽去明如初人之所蔽何太甚至於終身不悟不可除月乎月乎

大康志

卷第十三

一

一

明哉明哉善去其蔽何速之如君子之所以所以
改過賢者濫之所以知非勇決之徒所以奮發
感槩之徒所以噓歎我雖勞且病齷齪無所為
猶能對月吟歌詩安得慷慨之士如桓伊把笛
為子吹

李太白雜言

噫嘻歎奇哉自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餘年至
於開元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
天不知何物為形容何物為心胸何物為五臟
何物為喉嚨開口動舌生雲風當時大醉騎遊

李太白

李太白

李太白

龍開口向天吞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後吐
出光焰萬丈凌虛空蓋自有詩人以來我未嘗
見大澤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萬化千變雷
轟電掣花葩玉潔青天白雲秋江曉月有如此
之人有如此之詩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賈生何
戚相如何疲人生胡用自縲繼當須拳拳不可
羈乃知公是真英物萬疊秋山聳清骨當時杜
甫亦能詩恰如老驥追霜鶻戴烏紗着宮錦不
是高歌即酣飲飲時獨對月明中醉來還抱清
風寢嗟君逸氣何飄飄枉教謫下青雲霄大抵

人生有用有不用豈可戚戚反効兒女曹採璫
挑於海上尋紫芝於山腰吞漢武之金莖沆瀣
吹弄玉之秦樓鳳簫

項羽別虞姬

垓下將軍夜枕戈半夜忽然聞楚歌詞酸調苦
不可聽拔山力盡無如何將軍夜起帳中舞八
百兒郎淚如雨此時上馬復何言虞兮虞兮柰
何汝

虞姬別項羽

妾向道向道將軍施恩義將軍一心斬財利妾
向道向道將軍莫要為人患坑却降兵二十萬
懷王子嬰皆被誅天地神人咸憤怨妾向道向
道將軍莫如任賢能却信姦言疑范增當時若
用范增者將軍早已安天下天下成敗在一人
將軍左右多姦臣受却漢王金四萬賣却君身
與妾身妾向道向道將軍不肯聽將軍雖把漢
王輕漢王聰明有大度天下英雄能駕御將軍
唯恃力拔山到此悲歌猶不悟將軍不悟兮空
悲歌將軍雖悟兮其柰何賤妾須臾為君死將
軍努力渡江波

偶題

輶車使者良苦辛手持漢節入紅塵青嶂斷時
初見日黃沙飛處不逢人妾身安在何足卹紅
簾翠幙遮羅裙男兒大抵貴忠義而况委質為
人臣不憂死節奉王事但恐偷生為妾身妾嫁
郎時尚癡騷可惜黃金如土賣誤將玉體與優
兒身卧汙泥佩蘭茝無禮無義將柰何但抱羅
衣千萬帶欲令高節比梁鴻說與墻間仍不改
莫嗟遠別離離合良有時所願君自愛養取胸
中奇莫恨別離久願君自持守所守義或非得
之適為醜君莫愛妾身妾以死奉君一片玉為
面百尺布裁裙子亦當何如為國愛其軀一節
死不變如妾事吾夫束帶人待行牽衣未能別
遺子酒一卮聽我歌三闋其一獻君壽白髮為
君偶其二祝康寧玉體和而平其三無累家無
令妾咨嗟不患不富貴所患入於邪

夢李白

烏紗巾紫綺裘夢中太白還吾遊陶陶爛醉江
山秋半夜起來覓不見頭背長安淚如霰

勞仙

朝採藥暮採藥踏盡閑雲一雙脚出一山入一
山先生如此何時閑有時兩脚不出戶不煉黃
金即煉丹先生手足已勞苦一心欲把河沙數
却笑閑仙無所為閑仙端坐亦相嗤大都世事
亦如此相笑相非無盡時

淮南逢故人

潘永

故人何處至遠自東山阿將軍知我契濶久走
卒折簡來吟窩當庭下馬見君面半神還似逢
鑿坡寒暄不覺忘爾我紛紛座客驚翻河主人
呼兒具珍膳擔頭買得山陰鷄烹鮮炙脯麟脂
泣割牲斫膾龍涎和有容有容與不淺花前飛
送金巨羅請君聽我歌人生會合能幾何莫辭
痛飲三百斛明日天涯芳草多

贈王朝用

金省庵

人生如洩雲聚散無定止記得分襟時三年隔
秋水潁川今歲幸重臨高軒忽枉來相尋握手
已知不是夢喜極顛倒還驚心呼兒張筵剪花
燭航船滿泛葡萄綠情深翻愛度曲遲歌狂擊
碎唾壺玉李太白杜少陵文章徒擅千古名數
月不一見顏色落月逸梁空復情與君此會豈

草草明日孤帆入雲杳好懷莫遣負青尊回首
東方天色曉

題聚禽圖

張檜泉知縣

江天雨霽江水清亂山突兀雲崢嶸怪石懸崖
勢欲墮松篁蒼翠秀且明地僻林幽少人到中
有百鳥闐春晴林鳥弓倉庚間闐巧作笙簧聲
慈鳥反哺鵲報喜寒卑學語鳩催耕溪鳥弓鵲
鴿振尾原頭呼弟兄屬玉捕魚鵠獨立鴛鴦鴻
鵠波間橫箇中何鳥最出色錦鷄華虫文彩交
相呈或栖止或脩翎或飲啄或飛鳴紛然雜選
各適情嗟哉羽物乃如此人類徒爾秀而靈奔
南走北不知息披圖閱歷感慨生孔門何事重
點也天機默默同流行他時若得了身事便就
滄浪一濯纓誅茆構屋倚林石願與此鳥溪結盟

贈下邳索信古

顧貫初

贈君以陽關三疊之曲醉君以淮城一甕之香
許君以赤心膠漆之義送君以紫羅古錦之囊
曲暢胸襟之湮鬱酒澆驛路之風霜義結斯文
之骨肉囊收錦繡之詩章丈夫欲作萬人傑正
須足跡遍四方長橋拔劍斬蛟子豐城掘獄收

龍光五湖煙月任吞吐直將天地胸中藏喜君
尚簡默口底無雌黃重君鼓篤實不效禰衡狂
一葉扁舟過楚陽與君樂笑傾壺觴握手郵亭
惜離別長風吹上淮天月歸家預約展柳之來
歲秋風桂花發

拜新月

張夫人附

拜新月拜月幽堂前暗鬼深籠桂虛弓未引絃
拜新月拜月粧樓上鸞鏡未安臺蛾眉已相向
拜新月拜月不勝情庭前風露清月臨人自老
望月更長生東家阿母亦拜月一拜一悲聲斷
絕昔年拜月暹容儀如今拜月雙淚垂回看衆
女拜新月却憶閨中年少時

歌行古辭

坎下歌

西楚霸王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驩不逝驩不逝兮
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

勞歌

張宛丘

暑天三月元無雨雲頭不合惟飛土溼堂無人
午睡餘欲動身先汗如雨忽憐長街負重民飢
骸長較十石弩半袖遮背是生涯以力受金飽

兒女人家牛馬繫高木惜恐奔驅犯炎酷天工
作民良大難誰知不如牛馬福

孫考古畫風雨山水歌

山溪巖高石壁青白日忽變天晦冥黑風驅雲
走不停驚電疾雨來如傾山前雨點大如手山
下水湧危槎橫崩崖古樹老有靈吼怒直與風
雲爭枝披葉偃闔不怯萬竅却欲藏雷霆鞭驅
疾驅者誰子石路險澀驢凌兢目迷心懾愈走
愈不及來憇樹下如寒蠅蒼茫直與鬼神接恍
惚不保龍蛇驚平居此樂忽入眼孫家古圖才
可辨柰何一幅一尺餘欲奪天地之奇變我心
愛之良有以昔日山行親遇此一生兩足不下
堂翰爾朱門貴公子

七夕歌

人間一葉梧桐飄蓂收行秋回斗杓神官召集
後靈鵲直渡銀河橫作橋河東美人天帝子機
杼年年勞玉指織成雲霧紫綃衣辛苦無歡容
不理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與牽牛夫自從
嫁後廢織絳綠鬢雲鬟朝暮梳貪歡不歸天帝
怒責歸却踏來時路但令一歲一相見七月七

日橋邊渡別多會少知柰何却憶送前歡慶
匆匆萬事說不盡玉龍已駕隨羲和河邊靈官
催曉發令嚴不肯輕離別便將淚作雨滂沱淚
痕有盡愁無歇我言織女君莫嘆天地無窮會
相見猶勝姮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

瓊花歌

徐節孝

素皇自厭花多紅欲得花顏如玉容春皇青女
淚相得先教斂與秋霜色乃有雪月供老星榆
獻白斟量銀漢琉璃濕人間美玉搗作仄荆山
崑山鬼神泣天上有人名玉女投壺之外能為
素姑射神人解種花先須此物為根芽天擘地
竅掬精神躡身驪領偷光華其時正是天地交
二氣上下陰陽調此花孕育得其正其間邪氣
無纖毫所以其色為正色出乎其類拔乎萃一
如君子有諸內粹然其色見於外三月將盡四
月前百花開盡春蕭然揚州日暖花開未春香
不動花房閉仙掌秋高玉露濃蛟人泣下珠璣
碎黃鸝本是花中客啼盡好聲求不得春皇費
盡養花心春風使盡開花力春歸鶯去花始開
誰入放出浚閩來唐家天子太平時太真浴罷

華清池紅裳繡袂厭君眼更作地仙披羽衣麻
姑睡起蓬萊島風吹玉面秋天曉洛川女子能
長生水中肌骨成瓊瓊衰奴不見諸侯兵盡日
不笑如無情宋玉移家安在哉東隣不畫臙脂
腮卓文君去成都速錦衣金翠慵裝束吹簫容
貌果何如見說其人名弄玉若比此花俱不足
淫妖怪艷女之累一如婦人有賢德不為邪色
辭正色孀居之女能自持終身唯着大練衣又
如正色立朝者不以柔媚為奸欺以此論之乃
可重人之不正將胡為論德乃是花之傑論色
乃是花之絕洛陽花名古云好看花須向揚州
道君不見去年花下吹黑風霹靂閃電搜玉龍
此時半夜花光中不覺屈曲蟠長缸又不聞天
上琳琅樹種在烟霞最深處白雲枝葉白玉英
此花莫是琳琅精此花愛圓不愛缺一樹花開
似明月裏王半夜指為雲謝女黃昏吟作雪杏
花俗艷梨花粗柳花細碎梅花疎桃花不正其
容冶牡丹不謹其體舒如此之類無足奇此花
之外更有誰世非紅紫不入眼此花何用求人
知詩人自與花相期長告年年乞一枝

花捲飛雪坐令毛髮寒舟師眼如虎一擲過重
灘漱漱報云近築水塊石如坪淺盈指衆客一
酌猶未已滿眼龍蛇落苔紙一點圓珍珠顆顆
藏深澗一畫高森森龍角干雲霄一撇長太阿
出匣增光芒糾糾形香爐象柳葉飄飄浮逆浪
河伯水官收不得留與人間為式樣曾聞此水
不時出出則豐登遍州邑衆客視此心懍懍痛
飲不知山月白

栽菖蒲行

夜半騎鯨視八極群仙邀我遊天宮瑤樓十二
碧霞繞琪花瑤草生香風趨朝直入通明殿紫
金雕柱蟠雙龍珊瑚環珮鳴丹陛嵩呼拜舞人
間同紅雲一朵捧香案上有奇石紋綉籠參差
寶玉世罕見燁燁光采昭天工傷生一草甚清
楚交加翠葉攢芳叢傳呼月妹出金剪整齊分
賜文章翁曰爾不識堯時韭上品九節通仙靈
相對豈但醫凡俗服餌還可增遐齡再拜携歸
竹深處海東覓得娥眉峰玉田有沙分半掬銀
河之水挽一泓珍重栽培近書几清芬便覺飄
吟蓬詩家得此倍增價何須更覓飛來紅

青山白雲圖歌

雲茫茫兮山蒼蒼木森森兮隱茆堂小橋濺濺
兮流水平沙兀兀兮孤航歌白雪兮飲瑤漿拂
紅塵兮着荷裳賦歸來兮成獨往溪頭無人兮
誰和滄浪

城南美人歌

城南美人年十五玉面黛眉花不數鳥雲一撒
寒鴉飛慣習瑤臺柘枝舞金蓮輕感石榴裙春
風步步吹香雲琵琶落拍走風雨紛紛咬嚼成
珠文尋前一見傾懷抱何用黃金買歡笑人生

大雅志

卷七

古

中

此樂能幾回肯怪西風側烏帽君不見紅拂妓
黃壤千年玉花碎開奩莫惜整殘粧為采芙蓉
伴春醉

禱雨金牙龍潭歌

顧貫初

錦屏之南有山屹立名金牙古祠神像未敢信
是漢廷嘔酒之樂巴但見絕頂龍池展青鏡定
知天造地設神龍家雷聲半空喧石壁墜下大
片小片之瓊花涼瞻光浮搖玉柱夕陽影動垂
金蛇分流散派潤田畝枯禾得此生萌芽世傳
神龍顯化真無比敬拜空瓶得神水山頭倏忽

吐雲煙翠雨滂沱傾百里商羊跳足邑民歌早
題潛踪田父喜我仕宜陽一載過才非明決將
如何操已冰霜固常厲照人識鑒何曾磨頻頻
遭早雪漸漸成蹉跎負慙黎庶重仰望龍君多
歌率官僚拜祠屋惟願龍君鼓舞雲雷出空谷
吸將潭水二三分噴作明珠千萬斛宜陽道路
有歌謳宜陽田野無愁哭

樂府

飲馬長城窟

陳軍謀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注謂長城吏慎莫稽

大雅志

卷七

古

中

留太原卒官任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
格鬪死何能佛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
千里邊城多徙少內舍多寡婦任書與內舍便
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
注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
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哺君獨不見
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憮憮心
意關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擬作萬里曲

繆尚書

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

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
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
然誰能離此者

楚之平

楚之平義兵征神武奮金鼓鳴邁武德揚洪名
漢室微社稷傾皇道失桓與靈閣官熾群雄爭
邊韓起亂金城中國擾無紀經赫武皇起旗旌
麾天下天下平濟九州九州寧創武功武功成
越五帝邈三王興禮樂定紀綱普日月齊輝光

戰榮陽

戰榮陽汴水陂戎士憤怒貫甲馳陣未成退徐
榮二萬騎壘壘平戎馬傷六軍驚勢不集衆幾
傾白日沒時晦冥額中牟心屏營同盟疑計無
成賴我武皇萬國寧

獲呂布

獲呂布殺陳宮艾志鯨鯢驅騁群雄囊括天下
運掌中

克官渡

克紹官渡由白馬僵屍流血被原野賊衆如犬
羊王師尚寡沙地傍風飛揚轉戰不利士卒傷

今日不勝後何望土山地道不可當卒勝大捷
震冀方屠城破邑神武遂章

舊邦

舊邦蕭條心傷悲孤魂翩翩當何依遊士戀故
涕如摧兵起事大令願遠傳求親戚在者誰立
廟置後魂來求歸

定武功

定武功濟黃河河水湯湯旦暮有橫流波衆氏
欲衰兄弟尋干戈決漳水水流滂沱嗟城中如
流魚誰能復顧室家計窮慮盡求來連和和不
時心中憂戚賊衆內潰君臣奔北拔鄴城卷有
魏國王業艱難覽觀古今可為長嘆

屠柳城

屠柳城功誠難越度隴塞路滂滂北踰岡平但
聞悲風正酸蹋頓頓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懋海
外永無北顧患

平南荆

南荆何遠遼江漢獨不清菁茆久不貢王師赫
南征劉琮據襄陽賊備屯樊城六軍廬新野金
鼓震天庭劉子面縛至武皇許其成許與其成

撫其民陶陶江漢間普為大魏臣大魏臣向風
思自新思自新齊功古人在昔虞與唐大魏得
與均多選忠義士為喉脣天下一定萬世無風塵

平關中

平關中路向潼濟濁水止高墉關韓馬離群凶
選驍騎縱兩翼虜崩潰級萬億

邕熙

邕熙君臣念德天下治登帝道獲瑞寶頌聲竝
作洋洋浩浩吉日臨高堂置酒列名倡歌聲一
何紆餘雜笙簧八音諧有紀綱子孫永建萬國

壽考樂無央

應帝期

應帝期於昭我文皇歷數承天序龍飛自許昌
聰明昭四表恩德動遐方星辰為垂耀日月為
重光河洛吐符瑞草木挺嘉祥麒麟步郊野黃
龍遊津梁白虎依山林鳳凰鳴高岡考圖定篇
籍功配上古羲皇羲皇無遺文仁聖相因循期
運三千歲一生聖明君堯授舜萬國萬國皆附
親四門為穆穆教化常如神大魏興盛與之為鄰

太和

惟太和元年皇帝踐祚聖且仁德澤為流布災
蝗一時為絕息上天時雨露五穀溢田疇四民
相率遵執度事務激清天下獄訟察以情元首
明魏家如此那得不太平

梅花落

鮑參軍

中庭雜樹多偏為梅客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
中能住花露中能住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
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花無霜質

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擯御皆
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
况異鄉別遙遙征駕遠杳白日晚居人掩閨
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
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
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放歌行

蓼虫避葵藿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
士懷鷄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
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
止鐘鳴猶未歸夷世不可逢賢君信凌才明慮

自天斷不受外嫌猜一言分圭爵片善辭草萊
豈伊白壁賜將起黃金臺今君有何疾臨路獨
遲回

煌煌京洛行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牕繡楠金蓮花桂柱玉
盤龍珠簾蕪隔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千所為
爾一朝容揚芬紫烟上垂綵綠雲中春吹回白
日霜歌落塞鴻但懼秋塵起盛慶逐衰蓬坐視
青苔滿卧對錦筵空琴筑縱橫散舞衣不復縫
古來共歌薄君意良獨濃唯見雙黃鵠千里一

相從

白頭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慚宿昔意猜恨坐
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丘
山不可膝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鳧鵠遠成
美薪芻前見凌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
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東武吟

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

漢恩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
虜出塞垣密途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
甲心思歷涼温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
一朝異孤續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鷄豚昔如韞上鷹今似檻
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慳疲
馮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寬

採菱歌

鶯舸馳控浦息棹偃椒淖蕭弄聲相吐菱歌清
漢南

白紵歌六首

吳刀楚製為佩褱織羅霧縠垂羽衣含商咀徵
歌露晞珠履颯香紉袖飛淩風夏起素雲回車
急馬煩客忘歸蘭膏明燭承夜暉
桂宮栢覆擬天居朱爵文牕翰綺疏象床瑤席
鎮犀梁離屏匝匝組帷舒素箏趙瑟挾笙竿垂
璫散珮盈玉除停觴不御欲誰須
三星參差露沾濕弦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
候蟲急荆王流歎楚妃泣紅顏難長時易戢凝
華結彩文延立非君之故豈安集

池中赤鯉庖所捐琴高乘雲飛上天命逢福世
丁溢恩簪金藉綺升曲筵思君厚德委如山潔
誠洗志期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

朱脣動素袖舉洛陽少童邯鄲女古稱淶水今
白紵催弦急管鳴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
驅鴈天兩霏夜長酒多樂未央

春風澹蕩俠思多天色淨綠氣妍和含桃紅萼
蘭紫牙朝日灼爍發園花卷幌結帷羅玉筵齊
謳秦吹盧女弦千金顧笑買芳年

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
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按劍怒使
者遙相望鴈行綠石徑魚貫度飛梁蕭鼓流漢
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
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昔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
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君子有所思行

西上登雀臺東下望雲閣層閣蕭天居馳道直
如髮繡甍結飛霞璇題納明月築山擬蓬壺穿
地類溟渤選色偏齊代徵聲匣叩越陳鍾陪夕

宴笙歌待明發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
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器惡含滿歌物忌厚生沒
智我衆多士服理辨昭晰

白馬篇

白馬駢角弓鳴鞭乘北風要途問邊急雜虜入
雲中閉壁自注夏清野逐還冬僑裝多闕絕旅
服少裁縫埋身守漢境沉命對胡封薄暮塞雲
起飛沙被遠松含悲望兩都楚歌登四墉丈夫
設計誤懷恨逐邊戎棄一作別中國愛邀冀胡
馬功去來今何道單賤生所鍾但令塞上兒知
我獨為雄

升天行

家世宅闕輔肱帶宦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
都情倦見物興衰驟觀俗屯平翮翻類迴掌恍
惚似朝榮窮途悔短計晚志愛長生送師入遠
岳結友事仙靈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風飡
委松宿雲卧恣天行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
暫游越萬里近別數千齡鳳臺無還駕蕭管有
遺聲何肯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北風行

壯風涼兩雪零京洛女兒多嚴妝遙艷惟中自
悲傷沉吟不語若有忘問君何行何當歸苦使
妾坐自傷悲慮年一作慮願衰情易遠恨難追

苦熱行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墮竟
來歸湯泉發雲津焦烟起石圻日月有恒昏雨
露未嘗晞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含沙射流
影吹蠱病行暉瘴氣晝薰體草露夜沾衣饑猿
莫下食晨禽不敢飛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
生軀蹈先地昌志登禍機戈船榮既薄伏波賞
亦微爵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結客少年場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
相讎追兵一旦至負劔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
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
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
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鍾陳鼎食方駕自相求
今我獨何為埽堞懷百憂

鳴鴈行

雖雖鳴鴈鳴始旦齊人命侶入雲漢中夜相失

當二十弱冠辰莫言草木委冬雪會應蘇息遇
陽春對酒敘長篇窮途運命委皇天但願樽中
九醞滿莫惜床頭百箇錢直須優游卒一歲何
勞辛苦事百年

王明君二首

既事轉蓬遠心隨鴈路絕霜鞞旦夕驚邊笳中
夜咽
垂羅下椒閣舉袖拂胡塵唧唧撫心嘆蛾眉誤
殺人

淮南王

淮南王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作梳牙
作盤金鼎玉七合神丹合神丹戲紫房紫房綠
女弄明璫鸞歌鳳舞斷君腸朱城九重門九闕
願逐明月入君懷入君懷結君佩怨君恨君恃
君愛築城思堅劍思利同盛同衰莫相棄

朗月行

朗月出東山照我綺牕前牕中多佳人被服妖
且妍靚妝坐帳裏當戶弄清絃鬢奪衛女迅體
絕飛燕先為君歌一曲當作朗月篇酒至頽自
解聲和心亦宣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氣間

堂上歌行

四坐且莫誼聽我堂上歌昔仕京洛峇高門臨
長河出入重宮裏結友曹與何車馬相馳逐賓
朋好容華陽蘇孟春月朝光散流霞輕步逐芳
風言笑弄丹葩暉暉朱顏酩紛紛織女梭滿堂
皆笑人目成對湘娥雖謝侍君閑明妝帶綺羅
箏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萬曲不關心一曲動
情多欲知情厚薄更聽此聲過

朱鷺

何中丞

朱鷺揚和鸞翠蓋耀金華玄牡飾樊纓流旌拂

朱鷺

朱鷺

朱鷺

朱鷺

朱鷺

朱鷺

飛霞雄戟關曠塗班劍翼高車三軍且莫喧聽
我奏鏡歌清鞞驚短蕭胡鼓節鳴笳人心惟愷
豫絃音亮且和輕風起紅塵溱澗發激波逸韻
騰天路積響結城阿仁聲被八表威靈振九遐
嗟嗟介冑士勗哉念皇家

思悲公篇

思悲公懷衾衣東國何悲公西歸公西歸流二
叔幼主既悟偃禾稜偃禾稜聖志申營都新邑
廷斯民廷斯民德惟明制禮作樂興頌聲興頌
聲致嘉祥鳴鳳爰集萬國康萬國康猶弗已握

雍離篇

髮吐冷下群士惟我君繼伊周親觀盛世復何求
雍士多離心荆民懷怨情二凶不量德構難稱
其兵王人銜朝命正辭糾不庭上宰宣九伐萬
里舉長旌樓船捲江濱駟介飛重英歸德戒後
夫賈勇尚先鳴送徒既不濟愚智亦相傾霜鋒
未及染駟郢忽已清西川無潛鱗北渚有奔鯨
凌威致天府一戰夷三城江漢被美化宇宙歌
太平惟我東郡民曾是浚推誠

戰城南篇

戰城南衝黃塵丹旌電燄鼓雷震勅敵猛戎馬
放橫陣亘野若屯雲伏大順應三靈義之所感
士忘生長劍擊繫弱鳴飛鏑炫晃亂奔星扇騎
躍華旄旋朱火延起騰飛煙驍雄斬高旗塞長
角浮叫響清天夷羣寇殪逆徒餘黎霑惠詠來
蘇奏凱樂歸皇都班爵獻俘邦國娛

巫山高篇

巫山高三峡峻青壁千尋深谷萬仞崇巘冠靈
林冥冥山禽夜響晨猿相和鳴洪波迅瀆載逝
載停悽悽商旅之客懷苦情在昔陽九皇綱微

季氏竊命宣武耀靈威
蠢爾逆縱復踐亂機王
旅薄伐傳首來至京師
古之為國惟德是貴力
戰而霍民鮮不顛墜矧
乃叛戾伊胡能遂谷爾
巴子無放肆

上陵者篇

上陵者相追攀被服纖
屨振綺紈攜童幼升崇
巒南望城闕鬱盤桓王
公第通衢端高薨華屋
列朱軒臨瀆谷掇秋蘭
士女悠奕睽隰原指營
丘感牛山爽鳩既沒景
君嘆嗟歲事逝不還志
氣衰沮玄鬢斑野莽宿
墳出乾顛此景景中心
酸生必死亦何怨取樂
今日展情愴

君馬篇

君馬麗且閑揚鑣騰逸
姿駿足躡流景高步追
輕飛冉冉六轡柔奕奕
金華暉輕霄羽翼蓋長
風靡淑旂願為范氏驅
雍容步中畿豈效詭遇
子馳騁趣危機鈇陵策
良駟造父為之悲不怨
吳坂峻但恨伯樂稀赦
彼岐山盜竇濟韓原師
柰何漢魏主縱情營所
私疲民甘藜藿廐馬患
盈肥人畜督厥養蒼生
將馬歸

芳樹篇

芳樹生北庭豐隆正徘徊
翠穎陵冬秀紅葩迎
春開佳人間幽室惠心
婉以諧蘭房掩綺幌綠
草被長階日夕遊雲際
歸禽命同棲皓月盈素
景涼風拂中閨哀絃理
虛堂要妙清且悽嘯歌
流激楚傷此碩人懷梁
塵集丹帷微颺揚羅鞋
豈怨嘉時暮徒惜良願
乖

有所思篇

有所思思昔人曾閱二子
善養親和顏色素淡
昏至誠烝烝通明神鄒
孟軻為齊卿稱身受祿
不貪榮道不用獨擁楹
三徒既辭禮義明飛鳥
集猛獸附功成事畢乃
更娶哀我生遘凶曼幼
罹荼酷備艱辛慈顏絕
見無因長懷永思託丘
墳

雉子遊原澤篇

雉子遊原澤幼懷耿介心
飲啄雖勤苦不願棲
園林古有避世士抗志
清霄岑浩然寄卜肆揮
棹通川陰逍遙風塵外
散髮撫鳴琴仰相非所
矧何況於千金功名豈
不美寵辱亦相尋冰炭
結六府憂虞纏胸襟當
世須大度量已不克任
三復泉流誠自驚良已
深

上邪篇

上邪下難正象枉不可矯音和響必清端影綠
直表大化揚仁風齊人猶偃草程王既已沒誰
能弘至道開春湛柔靈代終肅嚴霜承平貴孔
孟政弊侯申商孝公明賞罰六世猶克昌李斯
肆濫刑秦民所以亡漢宣隆中興魏祖寧三方
譽彼針與石效疾而稱良行葦非不厚悠悠何
詎央琴瑟時未調改弦當更張矧乃治天下此
要安可忘

臨高臺篇

臨高臺望天衢飄然輕舉陵太虛携列子超帝
鄉雲衣雨帶乘風翔肅龍駕會瑤臺清暉浮景
溢蓬萊濟西海濯滄盤佇立雲岳結幽蘭馳迅
風遊夷州願言采梓思舊遊傾霄蓋靡電旌降
彼天塗願窈冥辭僊族歸人群懷忠抱義奉明
君任露遺隨所遭何為遠想令心勞

遠期篇

遠期千里客肅駕候良辰近命城郭友具爾惟
懿親高門崇雙闕長筵列佳賓中唐舞六佾三
廟羅樂人蕭管激悲音羽毛揚華文金石響高
宇絃歌動梁塵脩標多巧捷九劍亦入神遷善

自雅調成化由清均主人垂隆慶群士樂亡身
願我醒明君週期保萬春

石流篇

石上流水瀟瀟其波發源幽岫永歸長河瞻彼
逝者歲月其偕子在川上惟以增懷嗟我殷憂
載勞寤寐遺此百罹有志不遂行年倏忽長勤
是嬰永言沒世悼茲無成幸遇開泰沐浴嘉運
緩帶安寢亦又何愠古之為仁自求諸已虛情
遙慕終於徒已

將進酒篇

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薦嘉肴榮枯換霜霧交
緩春帶命朋僚車等旗馬齊鑣懷温克樂林濠
士失志愠情勞思旨酒寄遊遨敗德人甘醇醪
耽長夜或淫妖興屢舞厲哇謠形僂僂聲號
首既濡志亦荒性命天國家亡嗟後生節酣觴
匪酒辜孰為殃

將進酒篇

昭明太子

洛陽輕薄子長安遊俠兒宜城溢渠梳中山浮
羽卮

長相思

相思無終極長夜起嘆息徒見貌嬋娟不知
有憶寸心無以因願附歸飛翼

江南曲

枝中水上春併歸長楊掃地桃花飛清風吹入
光照衣光照衣景將夕擲黃金留上客

龍笛曲

金門玉堂臨水居一頻一咲千萬餘遊子去還
願莫踈願莫踈意何極雙鴛鴦兩相憶

採蓮曲

桂楫蘭橈浮碧水江花玉面兩相似蓮踈藕折

香風起香風起白日低採蓮曲使君迷

擬白馬篇

徐內史

研蹄飾鏤鞍飛鞚度河干少年本上郡遨遊入
路寒劔琢荆山玉彈把隋珠九聞有邊烽急飛
候至長安然諾竊自許捐軀諒不難召兵出細
柳轉戰向樓蘭雄名盛李霍壯氣勇彭韓能令
石飲羽復使髮衝冠要功非汗馬報効有鋒端
日沒塞雲起風悲胡地寒西征馘小月北去腦
烏丸歸報明天子燕然石復刊

朱鷺

王中郎

因風弄玉水暎日上金堤猶持畏羅繳未得異
鳧驚聞君愛白雉魚因重碧鷄未能聲似鳳聊
變色如珪願識昆明路乘流飲復棲

班婕妤怨

何錄事

寂寂長信曉雀聲愁洞房蜘蛛網高閣駭薜被
長廊虛殿垂簾寂閑堦花蕊香悠悠視日暮還
復守空床

擬輕薄篇

何水部

城東美年少重身輕萬億柘彈隋珠丸白馬黃
金飾長安九遠上青槐蔭道植藪擊晨已喧肩
排暝不息走狗通西望牽牛亘南直相期百戲
傷去來三市側象牀杳繡被玉盤傳綺食大娣
掩歌扇小婦開簾織相看獨隱咲見人還斂色
黃鵠悲故群山川詠新識鳥飛過客盡雀聚行
龍匿酌羽方厭厭此時權未極

門有車馬客

門有車馬客言是故鄉來故鄉有書信縱橫印
檢開開書看未極行客屢相識借問故鄉來潺
湲淚不息上言離別久下言望應歸寸心將夜
鵠相逐向南飛

銅雀妓

秋風木葉落蕭瑟管絃清望陵歌對酒向帳舞
空城寂寂庭宇曠颼颼帷幔輕曲終相顧起日
暮松栢聲

美女篇

蕭中書令

章丹一作戰整輟舞已姬請罷絃佳人淇浦上豔
趙復傾燕繫穠既為李照水亦成蓮朝酤成都
酒暝數河間錢餘光幸未借蘭膏空自煎

長相思

徐左光祿

長相思望歸難傳聞更使戍樓蘭龍城遠雁門

本集卷

第...

...

...

寒愁來瘦轉劇衣帶自然寬念君今不見誰為
把腰看

劉生

劉生殊倜儻任俠遍京華戚里驚鳴笳平陽吹
怨笳俗儒排石氏新室忌漢家高才被擯墜自
古共憐嗟

關山月三首

關山三五月客子憶秦川思婦高樓上當牕應
未眠星旗暎踈勒雲陣上祁連戰氣今如此送
軍復幾年

月出柳城東微雲掩復通蒼茫縈白暈蕭瑟帶
長風羗兵燒上郡胡騎獵雲中將軍擁節起戰
士夜鳴弓

重關歛暮煙明月下秋前照石疑分鏡臨弓似
引弦霧暗迷旗影霜濃濕劍查此處離鄉客遙
心萬里懸

隴頭水二首

隴頭萬里外天崖四面絕人將蓬共轉水與啼
俱咽驚湍自湧沸古樹多摧折傳聞博望侯辛
苦題漢節

本集卷

第...

...

霧暗川中日風驚隴上秋徒傷幽咽響不見東
西流無期從此別更度幾年幽逼聞玉關道望
入杳悠悠

長安道

輦道乘雙闕豪雄被五都橫橋象天漢灑駕應
坤圖韓康賣良藥董偃驚明珠喧喧擁車騎非
但執金吾

洛陽道二首

綠柳三春暗紅塵百戲多東門向金馬南陌接
銅駝華軒翼葆吹飛蓋響鳴珂潘郎車欲滿燕

柰柳花何

洛陽馳道上春日起塵埃烟霧望如水河橋渡
似雷聞珂知馬蹀傷懷見覺開相看不得語密
意眼中來

鳥棲曲

繡帳羅幃隱燈燭一夜千年猶不足唯憎無賴
汝南鷄天河未落猶爭啼

出自薊北門行

薊北聊長望黃昏心獨愁燕山對古刹代郡倚
城樓屢戰橋恒斷長水慙不流天雲如地陣漢

文獻志

筆末

幸

月帶胡秋漬土泥函谷按繩縛涼州平生驚領
會自去得封侯

江南曲

張宛丘

江蒲芽白江水綠江頭花開自幽淑人家晨炊
欲熟時旋去網魚惟所欲往來送租只用舩未
省泥沙曾汗足有錢買酒醉鄰畔終日數口常
在目不學長安貴公卿每遣離心寄朱轂朝游
曝麻暮海鳥譴人未歸身自逐

牧牛兒

牧牛兒遠陂牧遠陂牧牛芳草綠兒怒掉鞭牛

不觸澗邊柳古南風清麥深蔽日田野平鳥隄
鴉角逐草行老特卧噍饑不鳴犢兒跳梁沒草
去隔林應母時一聲老翁念兒自攜餉出門先
上岡頭望日斜風雨濕蓑衣拍手唱歌尋伴歸
遠村牧牛風日薄近村牧牛泥水惡珠瓊燕趙
兒不知兒生但知牛背樂

于湖曲并序

蕪湖令寄示温庭筠湖陰田其序
乃云晉王敦反屯于湖陰帝微行
至其營敲夢日遠之覺而追不及

文獻志

筆末

幸

故樂府有湖陰曲按晉地志有于
湖而蕪湖陰本記云鼓屯于湖又
曰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于頃
遊蕪湖問父老湖陰所在皆莫知
之也然則帝至于湖當為斷句乃
作于湖曲以遺之使正其是非云
武昌雲旗蔽天赤夜築于湖洗鋒鏑巴滇綠駮
風乍蹄去如滅沒來不嘶日圍萬里纏孤壁虜
氣如霜已潛釋蛇矛賤士識天顏玉帳髯奴落
妖魄君不見銅駝陌上塵沙起胡騎春來飲渥

水浮江天馬是龍兒感踏揚州開帝里王氣高
懸五百秋弄兵老滯空白頭石城戰骨卧秋草
更欲君王分上流

田家詞

南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邊夜半
一犁兩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瀟瀟蠶簇寒蠶
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
獨難

江南春

徐節孝

今年是處春風早江南地煖春更好春風先把

江山掃次入梅花後芳草芳草春深更有情直
共江山到洞庭落花流水泛武陵湖中有山春
更青日欲落時一點明少年莫上岳陽城

妾薄命并序

妾有過江館題其辭作隱語詩者
其文甚哀且自言吳女也士大夫
相告而感之余嘗病吳風俗多不
嫁其女樂以與人而婢妾之至不
幸有良家子失身於人者甚可憫
也故因所感作妾薄命以告吳之

父老其亦庶乎憫而悔之悔而改
之也

妾家本住吳山側曾與吳姬鬪顏色膳脂兩臉
綠雙鬟有貌有才為第一十歲能吟謝女詩十
五為文學班姬十六七後漸多難一身困瘁成
流離爾後孤窮事更多教妾一身無奈何其肯
癡騷被人誤遂入朱門披綺羅朱門美人多嫉
妬教妾一身無所措眉不敢畫眼不擡飲氣吞
聲過朝暮受盡苦辛人不知却待歸時不得歸
羅衣滿身空挹淚何時却著舊時衣

文獻志

第壹表

四

將進酒

潘水壑

將進酒擊鼙鼓吹鸞蕭歌姬舞女花月妖寶島
夜乘芙蓉燒綵雲墮地隨風飄將軍送酒劍在
腰蒼龍聲吼千雲霄年光一去不可招此時不
飲孤良宵君不見漢韓信魏張遼身名千載俱
寂寥印山落木風蕭騷一瓢誰向墳前澆

禽言五首

喚起喚起日射牆西家婦機上忙滿路桃李夜
深醉睡殺東家黃四娘
提壺盧何處沽市酒初熟借問誰當壚文君一

去花零落猶向春風戀杯酌于今官府壺盧提

日日有人花下迷

姑惡姑惡婦不愁竭力事姑姑惡休革心細細

棘心輒秋霜莫點阿姑頭

子規子規宜趣裝天涯秋早多風霜山城昨夜

動砧杵家家刀尺催衣裳子規子規莫滯他鄉

官府十月追秋糧

行不得哥哥行不得哥哥前村有猛虎西江生

怪鼯虎食萬人肉鼯吹千丈波行不得哥哥愁

殺人柰何

大慶志

李春

望

雨中鴉

雨中鴉秋山木脫棲無家西風一夜鐵衣冷女

牆高處啼啞啞羽儀晴有時太陽一點春熙

熙奮身飛上萬年枝殮霞吸露巢靈芝日隨鸞

鳳鳴天池雨中鴉雨中鴉時不遇弓真可嗟

楊家女兒曲

楊家女兒花不如鬱金裙子芙蓉裾紅牙一拍

醉鸚鵡柳腰舞罷蛾眉扶銀壺夜剪同心燭掩

暎祥光奪人目麝蘭香散滿秋風鏗鏘咳唾傾

寒玉疑是蟾宮水月倦夜深偷下將軍筵只恐

乘鸞復飛去西湖何處尋婢娟

婕妤怨

劉令嫺附

日落應門閉愁思百端生况復昭陽近風傳歌

吹聲寵移終不恨讒枉太無情祇言爭分理非

妬舞腰輕

大慶志

李春

望

淮郡文獻志卷十三

淮郡文獻志卷第十四

五言律詩

廂丘寺贈魚處士 趙渭南

蘭若雲深處前年客重過
燉空秋色動水澗夕陽多
早負江湖志今如髻髮何
唯君閑睽我釣艇在烟波

送韋處士歸省朔方

暎柳見行色故山當落暉
青雲知已沒白首一身歸
滿袖蕭關雨連沙塞鴈飛
到家翻有喜借取老萊衣

靈巖寺

明月溪頭寺虫聲滿橘洲
倚船香徑晚移石太湖秋
樹老雲歸盡臺荒水更流
無人見惆悵獨上最高樓

長洲

扁舟殊不繫浩蕩路纒分
范蠡湖中樹吳王苑外雲
悲心人望月獨夜鴈離羣
明發還驅馬闕城見日曛

經無錫縣醉後吟

客過無名姓扁舟繫柳陰
窮秋南國淡殘日故

鄉心京洛衣塵在江湖酒病深
何須覓陶令乘醉自橫琴

陪崔璞侍御和崔珣春日有懷

詩家本多感况值廣陵春暖
駐寒牕日香餘醉袖塵浮名
皆有分一笑最關身自此容
依托清才兩故人

東鄉道中二首

平生事行役今日始知非
歲月老將至江湖春未歸
傳家有天爵主祭用儒衣
何必勞知已無名亦息機

靈巖寺

未明喚僮僕江上憶殘春
風雨落花夜山川驅馬人
星星一鏡髮草草百年身
此日念前事滄洲情更親

旅次高山

役役依山水何曾似問津
斷崖時避馬芳樹欲留人
日夕猿鳥伴古今京洛塵
一枝甘已失惆悵故園春

越中寺居寄上元主人

遙客疎林下斜溪小艇通
野橋連寺月高竹半樓
風水靜魚吹浪人關馬
下空數峰向日綠

照郡城東

送友人鄭州歸觀

為有趨庭意應忘道路賒風消榮澤凍雨靜園
日沙古陌人來遠遙天鴈勢斜園林新到日春
酒酌梨花

送權先輩歸觀信安

衣綵獨歸去一枝開更香馬嘶芳草渡門掩百
花塘野色亭臺晚灘聲枕簟涼小齋松島上重
拂讀書牀

洛中逢盧郢石歸觀

不堪俱失意相送出東山綠切倚門戀倍添為
客愁春山和雪霽寒水帶冰流別後期君處雪
原紫閣秋

贈越客

故國波濤隔明時心久留獻書雙闕曉看月五
陵秋南棹何當返長江意共遊定知釣漁伴相
望在汀洲

風蟬

風蟬旦夕鳴秋葉送新聲故里客俱盡水邊身
獨行噪軒高樹合鶯枕暮山橫聽處無人見塵

埃滿甌生

江邊

終日勞車馬江邊款竹扉殘花春浪闊小酒故
人稀戍鼓客帆遠津雲夕照微何由元與弟俱
及暮春歸

垂柳拂金堤

新年垂柳色嫋嫋對空閨不畏芳菲好自綠離
別啼因風飄玉戶向日暎金堤驛使何時度還
將贈隴西

蘼蕪葉復齊

提筐紅葉下度日採蘼蕪掬翠香盈袖看花憶
故蘆葉齊誰復見風暖恨偏孤一被春光累容
顏與昔殊

水溢芙蓉沼

綠沼春光後青青草色濃綺羅驚翡翠暗粉妬
芙蓉雲過牕前見荷翻鏡裏逢將心託流水終
日渺無送

花飛桃李蹊

遠期難可託桃李依依花徑無容跡戎裘未
下機隨風開又落度日掃還飛欲折枝枝贈那

知歸不歸

採桑秦氏女

南陌採桑出誰知妾姓秦
獸憐傾國貌不負早鶯
春珠履盪花濕龍鉤折
桂新使君那駐馬自
有侍中人

織錦竇家妻

當年誰不羨分作竇家妻
錦字行行苦羅帷日
日啼豈知登隴遠祇恨
下機迷直候陽關使
教勤寄海西

闕山別蕩子

那堪聞蕩子迢遞涉闕山
腸為馬嘶斷衣從淚
滴班愁看塞上路詎惜
鏡中顏儻見闕西鴈應
傳一字還

風月守空閨

良人猶遠戍耿耿夜閨空
繡戶流宵月羅帷坐
曉風魂飛沙帳北腸斷
玉闌東尚自無消息錦
衾那得同

恒欵千金笑

玉顏恒自欵羞出鏡臺前
早感陽城客今悲華
錦筵從軍人更速報喜
鵲空傳夫婿交河北迢

迢路幾千

長垂雙玉啼

雙雙紅墮淚度日暗中啼
鴈出居延壯人猶遠
海西向燈垂玉枕對月
灑金闈不惜羅衣濕惟
愁歸意迷

蟠龍隨鏡隱

鸞鏡無由照蛾眉豈忍看
不知愁髮換空見隱
龍蟠那怯紅顏改偏傷
白日殘今朝窺玉匣雙
淚落闌干

綵鳳逐帷低

巧繡雙飛鳳朝朝伴下帷
春光那見照暮色已
頻欺欲卷思君處將啼
淚時何年征戍客傳
語報佳期

驚魂同夜鵲

萬里無人見衆情難與論
思君常入夢同鵲屢
驚魂孤寢紅羅帳雙啼
玉筯痕妾心甘自保豈
敢暫忘恩

倦寢聽晨鷄

去去邊城騎愁眠掩夜閨
披衣窺落月拭淚待
鳴鷄不分連年別那堪
長夜啼功成應自恨早

晚發遼西

暗牖懸蛛網

暗中蛛網織歷亂綺牖前
萬里終無信一條徒
自懸分泛珠露滴愁見
隙風牽妾意何聊賴看
看劇斷弦

空梁落驚泥

春至今朝驚花時伴
獸啼飛斜珠箔隔語近
畫梁低帷卷閑窺月
牀空暗落泥誰能長
對此雙去復雙栖

前年過代北

代北幾千里前年又
復經燕山雲自合胡
塞草應青鐵馬喧
擊鼓蛾眉怨錦屏
不知羗笛曲掩淚
若為聽

今歲往遼西

萬里飛書至聞君已
渡遼祗諳新別苦
忘却舊時嬌烽
成年將老紅顏日
向彫胡沙兼漢苑
相望幾迢迢

一去無還意

良人征絕域一去不
言還百戰攻胡虜
三冬阻玉關蕭蕭
邊馬思獵獵戍旗
閑獸把千重恨連

年未解顏

那能惜馬蹄

雲中路杳杳江畔
草淒淒妾久垂珠
淚君何惜馬蹄邊
風悲曉角營月怨
春擊未道休征戰
愁眉又復低

曉發

旅行宜早發况復
是南歸月影綠山
盡鐘聲隔浦微殘
星螢共暎落葉鳥
驚飛去去渡南渚
村溪人出稀

重寄盧中丞

賤子未還去何人
伴使君放歌迎晚
醉指路上高雲此
夜鴈初至空山兩
獨聞別多頭欲白
情悵惜餘醺

秋日吳中觀貢藕

野艇幾西東清冷
映碧空寒衣來水
上捧玉出泥中葉
亂田田綠蓮餘片
片紅激波纒入選
就日已生風御結
玲瓏膳人懷拔擢
功梯山設多品不
與世流同

種園

張宛丘

儂舍亦為園從人
笑我擬自求佳草
木仍插小

蕪離吾事正如此人生聊自怡霜松未及尺猶
我見奇姿

近清明

斜日去不駐好風來有情江城過風雨花木近
清明水樹開照影山禽時引聲吾年行老矣淹
泊蹇何城

晨興

端居歲已晏杖屨亦蕭然雲露牕前日秋明樹
外天大江寒欲落諸嶺霽逾鮮白首無聊劇昏
昏只醉眠

本集

卷九

九

都梁亭下

金塔青冥上孤城莽蒼中淺山寒帶水早日白
吹風人事劇翻手生涯真轉蓬高眠待春漲鮭
菜伴南公

舟中曉思

樹色未啼鳥漿聲初度航容燈青映壁城角冷
吹霜飄泊年來甚羈游情易傷年豐清穎尾吾
計亦差良

暮春遊柯市人家

桃李雖先過林塘老景濃幽花冠曉露高柳拂

蘇風草木家家秀溝塍處處通况聞時雨足高
枕待年豐

和應之盛夏

驅馬畏炎暑杜門常鮮歡吳綉朝扇薄越布夜
衾單飲沼山禽渴沾泥雨果殘二年穰與蕨實
厭野人嗔

夏日二首

細徑依原僻茆簷四五家山田來雉兔溪雨談
乘麻竹籠展收果茅庵夜守瓜頗知農事樂從
子問生涯

本集

卷十

十

剝壤揀晴圓鴈涎印兩堦花鬢嬌帶粉樹角老
封苔問字病多忘過林慵却回晚涼還盥櫛對
竹引清杯

歲暮書事

風捲塵沙白雪垂雪意凝夜山時叫廟晚市早
收燈園栗炮還笑村醪醉不能三年官况味真
是冷於水

和西齋

秋色烘開鏡漢光照掩扉暗虫先夜響菱葉近
秋飛灌壠晴蔬出開籠暮鶴歸鳴琴坐朗月輕

露點秋衣

冬夜

歲晚轉無趣，席門誰駐車。
澗泉分當井，山葉掃供厨。
謀拙從人笑，身閑讀我書。
幸知霜霰晚，時得灌園蔬。

冬至後

水國過冬至，風光春已生。
梅如相見喜，鴈有欲歸聲。
老去書全懶，閑中酒愈傾。
竊通付吾道，不復問君平。

臘日晚步

喜覺陽餘近，山園策杖行。
草應知地暖，柳欲向人輕。
殘雪通春信，鳴禽報曉晴。
田廬未成計，搔首問春耕。

臘日二首

日暖村村路，人家迭迭迎。
婚姻須歲暮，酒醴幸年登。
簫鼓兒童集，衣裳婦女矜。
敢辭鷄黍費，農事及春興。
擊柝山城閉，踈燈夜店高。
疾風鳴夜谷，晴水動浮星。
霜翼歸何晚，鄰機織未停。
短歌聊自放，愁絕更誰聽。

雨中二首

手種階前樹，今朝亦有花。
春陰寒食節，陋巷逐臣家。
欲酌消愁酒，先澆破睡茶。
遊人歸踏雨，里巷晚誼譁。

節物即自好，客心何落然。
早寒清野市，夜雨暗江天。
破屋疎茆滴，空厨濕芋烟。
政須一盃酒，相與度流年。

和應之細雨

朝煙和雨細，病眼暗難分。
有潤物皆澤，無聲人不聞。
綠連平野稼，翠雜亂山氛。
晚霽復何有，飄飄神女雲。

偶折梅數枝置案上，盃中芬然遂開書燈見我粲初笑贈人慵未能將何伴高潔清曉誦黃庭

偶折梅數枝，置案上盃中芬然遂開書燈見我粲初笑贈人慵未能將何伴高潔清曉誦黃庭

二十三日立秋夜行泊林里港

浙浙曉風起，孤舟愁思生。
篷牕一螢過，葦岬數蛩鳴。
老大畏為客，風波難計程。
家人夜深語，應念客猶征。

發長平

歸舟川上渡去翼望中迷野水侵官道春蕪淡
斷堤川平雙槳上天閣一帆西無酒消羈恨詩
成獨自題

正月二十日夢在京師

客睡何輾轉青燈暗又明春雲蔽澤國夜雨嘯
山城許國有寸鐵畊田無一成朦朧五更夢俄
頃踏玉京

晚泊襄邑

月暗風林靜斗岳霜夜清踈燈隔樹下暗水歷
船鳴學字聲形苦紉書卜筮輕此身南北慣隨

大蘇志

卷末

十三

處有平生

赴宣城守吳興道中

秋野連雲靜三吳稻熟皆風江客帆疾晴楚鴈
行遲草木霜天曉山川澤國早宣城不負汝好
寄謝公詩

白羊道中

日出客心喜路平人足輕風高不成冷雨過有
餘清水落溪魚出村深田鶴鳴膝遊須秀句多
慙謝宣城

少年

朱繩縛天狗白羽射旄頭新佩將軍印初成甲
第樓絲蘿諸院夜鞍馬五陵秋惟有如霜鬢令
君覽鏡愁

神宗皇帝挽詞二首 徐節孝

顧託艱難後宮城晝閉闕師屯五校肅日馭六
龍閑易貯金莖露難尋玉府山裕陵人散後猶
望白雲間

啓殯龍輻動森森鳳翼移迎神帳殿遠背闕梓
宮遲日慘河山路草枯霜霰時綵庭覺瀟酒應
誦蓼莪詩

大蘇志

卷末

十四

代進太皇挽詞五首并表

臣某言得本道進奏官報太皇太后靈駕某
月某日發引者太皇以憂勤損壽主上以諒
陰不言事有司存舉無墜典中謝伏以大行
太皇太后以太母之尊攝本朝之政扶持大
業擁佑聖躬心至公而貫乎鬼神德甚盛而
格乎上下物皆受賜事有成功奄棄明時側
承遺誥陛下以嫡孫之義而持重以聖人之
孝而因心行已過哀動皆得禮外雖聽政內
服通喪奉几筵於晨昏用山陵之制度敢塗

啓殞日月有期儀仗所施吉凶皆備至於靈
輿發引挽士哀歌曲盡上心無遺一物臣官
雖補外孚實由中不惟螻蟻之微敢貢芻蕘
之語

九載憂勤事傾心爲繼明手扶天柱起身却日
車行大業真無負全功定有成生民正歌舞萬
丈王山傾

絳節排仙仗珠襦換玉衣不乘黃鵠去即御赤
鸞飛受謚心無媿朝真德有輝太元庭上客聞
義亦歎秋

本意

第百卷

主

一自姬周後難手有此才明將照幽隱澤欲被
蒿萊外屬私恩絕本朝公道開勒銘何處好嵩
嶽鬱崔嵬

王殿敢宮啓龍藩叩陛初嚴兵猶警夜列仗已
當車路指新陵闕總留舊簡書移班近東處風
月一簾虛

導騎鳴鞭去魂車戀闕遲梓宮何處宿暝殿夕
陽時天上有名姓人間無路岐三泉深百尺神
御復何之

宮人春睡

楊尚書

二八一嬋娟青春白晝眠衣沾香汗濕釵驪鬢
雲偏柳葉眉間嫩桃花臉上妍夢魂何處去想
在帝王前

馬八司務夜話

潘水壑

訪隱歸來後蓬門駐玉驄野花然暮雨亭竹亂
秋風白髮愁中短青尊笑裏空江湖廊廟意論
迷與君同

山行

泉石傷心巖崎嶇行路稀露花寒亦笑霜葉醉
還飛樵怯蛇蟠徑仙留扇占磯野禽迎我語勸
道不如歸

本意

第百卷

末

新安江行

江暖春風細晴雲颺柳稍沙鷗羣狎渚社燕巧
營巢詩酒閑中債鶯花客裏交半生慚落魄漁
父莫相嘲

七里灘

怒潮驚遠客帆落太湖陰夜雨他鄉夢秋風何
處砧渚煙籠樹杪澗水入溪深中有垂綸者茫
茫不可尋

丹溪山

極目翠微遠花香薰坐氈水流還漱石山簷不
遮天麩麥青連野桑麻綠被田吾民生意足擊
壤樂堯年

廣安道中

馬隊曉翩翩有與過石田兩峰常礙日一樹獨
撐天農務家家急書聲戶戶連此行重民瘼不
是愛遊畋

鄰水

侵曉發鄰水牙旗隊隊分雷驅灌田雨風約補
山雲路險人無跡林深鳥不聞浮名驅我在何

日謝塵氛

蟋蟀

愁對燈前影時聞牀下聲要知因物付何用不
平鳴斷續許多意淒涼無限情誰家急砧杵海
外已休兵

落日

山氣忽將暝登樓送落暉江村牧笛遠漁浦釣
船歸菰米翻匙滑車螯入饌肥脫巾聊散步醉
卧掩柴扉

謁墓早行

霜露趨先隴城南路轉賒樹頭搖病葉牛背立
寒鴉時序驚心切松揪淚眼花西風天未起吹
恨入哀笳

和金尚德見贈

金省庵

燕窠凝香處高軒冒露過只因青眼少轉覺白
頭多洗盞開滄滴投壺更雅歌知音逢豈易莫
問夜如何

題三峰寺壁

駐節三峰寺神融萬景幽野花粧寶地山色入
經樓好鳥啼還歇閑雲去復留濡毫題素壁聊

以記曾遊

題畫

咫尺蓬山景誰云萬里遙松亭臨野水菊屋隱
山腰嵐氣濃於染林花半欲飄道人心懶散倚
杖立橫橋

題便面小景

只訝百花莊還如華子岡瀑聲從磴響橋影跨
溪長樹遶山家綠荷熏水殿香高人初睡起俯
檻和滄浪

南莊獨坐

張淮川明經

南莊農事畢靜坐日沉西地僻無人到林深有
鳥啼黃花開草徑紅葉落蔬畦自愛村居樂肯
教勢利迷

宜陽曉發

顏貫初

晨興別錦屏春鳥正堪聽新草雨中翠亂山煙
外青鄉村疎密樹驛路短長亭民事關心急母
媪馬不停

五言排律

送歸中丞使新羅冊立弔祭

吉侍郎

官稱漢獨坐身是魯諸生絕域通王制窮天問
水程島中分萬像日處轉雙旌氣積魚龍窟濤
翻水浪聲路長經歲去海盡向山行復道殊方
禮人瞻漢使榮

雙頭芍藥

徐節孝

金谷栽培異春皇養育殊一枝輕篲翠雙萼密
承朱根是鴛鴦化生來姊妹俱同行雖有伴並
寢總無夫共鑑勺粧臉偷霞點絳膚東隣與西
子謝女共羅敷解佩還曾否為雲總解無情淡
難獨步力弱易相扶卓氏彌傷寡長門愈恨孤

闕誇紅粉面齊看繡羅襦盡好藏金屋誰堪作
舞姝郎須待劉阮家想住秦吳翠幙渾遮步離
關竝向隅黃金難買笑為爾倒金壺

七言律詩

送僧歸廬山

趙渭南

禪棲忽憶五峰遊去看方袍謝列侯經啓樓臺
千葉曙錫含風雨一枝秋題詩片石侵雲在洗
鉢香泉覆荊流却憶前年別師處馬嘶殘月虎
溪頭

贈天卿寺神亮上人

五看春盡此江濱花自零風日自曛空有慈悲
隨物念已無蹤跡在人群迎秋日色簷前見入
夜鐘聲竹外聞咲指白蓮心自得世間煩惱是
浮雲

降虜

廣武溪頭降虜稀一聲寒角怨金微河湟不在
春風地歌舞空裁雪夜衣鐵馬半嘶遼草去狼
烟高映塞鴻飛楊雄尚白相如吃今日何人從
獵歸

平戎

邊聲一夜殷秋聲牙帳連烽擁萬蹄武帝未能
忘塞北董生纔足使膠西冰橫曉渡胡兵合雪
滿窮沙漠騎迷自古平戎有良策將軍不用倚
雲梯

宿楚國寺有懷

風動衰荷寂寞香斷烟殘月共蒼蒼寒生晚寺
波搖碧紅墮疎林葉滿床起鴈似驚南浦棹陰
雲欲護北樓霜江邊松菊荒應盡八月長安夜
正長

早發剡中石城寺

大蘇志 五果 三
斃息勞生樹色間平明機慮又相關吟辭宿處
烟霞去心負秋來水石閑竹戶半開鐘未絕松
枝晚霽鶴初還明朝一倍堪惆悵回首塵中見
四山

寒食遣懷

折柳磯邊起暮愁可憐春色獨懷憂霑襟正嘆
人間事回首更慚江上鷗鷓鴣聲中寒食酒笑
蓉花外夕陽樓憑高滿眼送清渭去傷故山山
下流

長安晚秋

雲物淒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幾點
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紫艷半開籬菊靜紅
衣落盡渚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
楚囚

齊安早秋

流年堪惜又堪驚砧杵風來滿郡城高鳥過時
秋色動征帆落處暮雲平思家正嘆江南景聽
角仍含塞北情此日沾襟念岐路不知何處是
前程

東望

大蘇志 五果 三
楚江橫在草堂前楊柳洲邊載酒船兩見梨花
歸不得每逢寒食一潸然斜陽暎閣山當寺微
綠含風樹滿川同郡故人攀桂盡把詩吟向次
寥天

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故山

宅邊秋水浸苔磯日日持竿去不歸楊柳風多
潮未落蘆葭霜在鴈初飛重嘶匹馬吟紅葉却
聽疎鐘憶翠微今夜滿樓月故人相見一
沾衣

題橫水雙峰院松

故園溪上雪中別野館門前雲外逢白髮漸多
何事苦清陰長在好相容迎風幾拂朝天蓋帶
月猶含度嶺鐘更憶葛洪丹井畔數株臨水欲
成龍

發刻中

正懷何謝俯長流更覽餘封識嶮州樹色老依
官舍晚溪聲涼傷客衣秋南岩氣爽橫郭郭天
姥雲晴拂寺樓日暮不堪還上馬蓼花風起路
悠悠

登安陸西樓

樓上華筵日日開眼前人事祗堪哀征車自入
紅塵去遠水長穿綠樹來雲雨暗更歌舞伴山
川不盡別離杯無由併寫春風恨欲下鄖城首
重回

九日陪越州元相燕龜山寺

佳晨何處泛花遊丞相筵開水上頭雙影旆搖
山雨霽一聲歌動寺雲秋林光靜帶高城晚湖
色寒分半檻流共賀萬家逢此節可憐風物似

荊州

經漢武泉

芙蓉花裏起清秋漢武泉聲落御溝他日江山
暎蓬髻二年楊柳別漁舟竹間駐馬題詩去物
外何人識醉遊畫把歸心付紅葉晚來隨水向
東流

寒食新豐別故人

一百五日家未歸新豐雞犬獨依依滿樓春色
傷人醉半夜雨聲前計非絲繞溝塍含景晚荒
涼樹石向川微東風吹淚對花落顛顛故交相
見稀

寄歸

三年踏盡化衣塵只見長安不見春馬過雪街
天欲晚鄉迷雲樹淚空頻桃花塢接啼猿寺野
竹亭通盡鷓鴣津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
閑人

始聞秋風

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聽玄蟬我獨迴五夜颼颼
枕前覺一年顏狀鏡中衰馬思邊草拳毛動鵬
眄青雲睡眼開天地蕭清堪四望為君扶病上
高臺

送令狐郎中赴郢州

佐幕才多始拜侯一門清貴動神州霜蹄冷駐
秦雲曉野旆晴翻郢樹秋幾處塵生隨候騎半
江帆盡見分流大馮罷相吟詩地莫惜頻登白
雪樓

曲江春望懷江南故人

杜若洲邊人未歸水寒烟煖想柴扉故園何處
風吹柳新鴈南來雪滿衣目極思隨原草過浪
高書到海門稀此時愁望情多少萬里春流繞
釣磯

憶山陽

家在枚臯舊宅邊竹軒晴與楚坡連芰荷香遠
垂鞭袖楊柳風橫弄笛船城礙十洲煙島路寺
臨千頃夕陽川可憐時節堪歸去花落猿啼又
一年

送張文新除温州

東晉江山稱永嘉莫辭紅旆向天涯凝絃夜醉
松亭月歇馬曉尋溪寺花地與剡川分水石境
將蓬島共煙霞却愁明詔徵非晚不得秋來見
海涯

送劍客

兩重江外片帆斜數里林塘遠一家門掩在
餘水石路橫諸謝舊煙霞扁舟幾處逢溪
笛何人怨柳花若到天台洞陽觀葛洪丹井在
雲涯

送盧緘歸揚州

曾向雷塘寄掩扉荀家燈火有餘輝關河日暮
望空極楊柳渡頭人獨歸隋苑荒臺風裊裊
陵殘雨夢依依今年春色還相誤為我江邊謝
釣磯

李先輩擢第東歸有贈

金榜前頭無是非平人分得一枝歸正憐日煖
花飄路何處晏迴風滿衣門掩長淮心更遠渡
連芳草馬如飛茂陵自笑猶多病空有書齋在
翠微

送李裴評事

塞垣從事識兵機只識平戎不擬歸入夜笳聲
含白髮報秋榆葉落征衣城臨戰壘黃雲晚馬
渡寒沙夕照微此別不應書斷絕滿天霜雪有
鴻飛

送同年鄭祥先輩歸漢南

年來驚喜兩心知
高處同攀次第枝
人倚繡屏開賞夜
馬嘶花徑醉歸時
聲名本自文章得
潘閻曾勞筆硯隨
家去恩門四千里
只應從此夢旌旗

送沈單作尉江都

煬帝都城春水遶
笙歌夜上木蘭船
三千宮女自塗地
十萬人家如洞天
焰焰花枝官舍晚
重重雲影寺牆連
少年作尉須矜慎
莫向樓前墜馬鞭

送李蘊赴鄭州因獻盧郎中

僕射陂西想到時
滿川晴色見旌旗
馬融閑臥笛聲遠
王粲醉吟樓影移
幾日賦詩秋水寺
經年起草白雲司
唯君此去人多羨
却是恩深自不知

送韓絳歸淮南寄韓絳先輩

島上花枝繫釣船
隋家宮畔水連天
江帆自落鳥飛外
月觀靜依春色邊
門巷草生車轍在
朝廷恩及鴈行聯
相逢莫問揚州事
曾鼓莊盆對逝川

送薛耽先輩歸謁漢南

雲繞千峰驛路長
謝家聯句待檀郎
手持碧落新攀桂
月在東軒舊選牀
幾日旌幢延駿馬
到時冰玉動華堂
孔門多少風流處
不遣顏回識醉鄉

和令狐補闕春日獨遊西街

左掖初辭近侍班
馬嘶尋得過街閑
暎暎柳色微遮水
隨步花枝欲礙山
暖泛鳥聲來席上
醉從詩句落人間
此時失意哀吟客
更覺風流不可攀

廣陵答崔琛

棹倚隋家舊苑牆
柳金梅雪撲蒼香
朱樓映日重重晚
碧水含光灑灑長
八斗已聞傳姓字
一枝何足計行藏
聲名官職應前定
且把紅旌入醉鄉

答友人

詩家才子酒家仙
遊宦曾依積水邊
勸戶動搖三島樹
琴樽安穩五湖船
羅浮道士分瓊液
錦席佳人艷楚蓮
今日相逢朗吟罷
滿城砧杵一燈前

早出洞仙觀

露濃如水灑蒼苔洞口烟蘿密不開殘月色低
當戶沒曉鐘聲迥隔山來春生藥圃芝猶短夜
懸齋壇鶴未迴愁是獨尋歸路去人間步步是
塵埃

題崇聖寺簡雲端僧錄

暮塵飄盡客愁長來扣禪關月滿廊宋玉逢秋
空雪涕淨名無地可容床高雲覆檻千巖樹踈
落舍風一夜霜回首故園紅葉外只將多病告
醫王

別麻氏

曉哭呱呱動四隣於君我作負心人出門便涉
東西路回首初驚秋席塵滿眼淚珠和語燕舊
牕風月更誰親分離况值花時節送此東風不
是春

代人贈別

月自斜牕夢自驚乘腸中有萬愁生清猿處處
三聲啖碧落悠悠一水橫平子定情詞麗絕詩
人匪石誓分明會須攜手乘鸞去蕭史樓臺在
玉京

二像寺爾元秘書

官惣芸香閣署崇可憐詩句落春風偶然侍坐
水聲裏還許醉吟松影中車馬照來紅樹合烟
霞詠盡翠微空不因高寺閑回首誰識飄飄一
塞翁

重遊楚國寺

往事飄然去不迴空餘山色在樓臺池塘風暖
鴈初去松桂月高人獨來莊叟著書真達者賈
生揮涕信悠哉老僧心地閑於水猶被流年白
髮催

浙江陪元相公遊雲門寺

松下山前一逕通燭迎千騎滿川紅溪雲乍歛
高巖兩曉氣初開大旆風小檻宴花容容醉上
方看竹與僧同歸來吹盡巖城角路轉橫塘亂
水東

陪韋中丞宴危都頭花園

門下烟橫載酒船謝家攜客醉華筵尋花偶坐
將軍樹飲水方重刺史天幾曲艷歌春色裏斷
行高鳥暮雲邊分明聽得與人語願及行春更
一年

新先輩宴集必資清談

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
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迴飄雲雨外蘭
堂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
翠空

送陳嘏登第作尉歸觀

千峰歸去舊林塘溪縣門前即故鄉曾把桂誇
春里巷重憐身稱錦衣裳川迷翠羽雲遮檻露
濕紅蕉月滿廊就養舉朝人共美清資讓却校
書郎

送裴延翰下第歸觀滁州

失意何曾恨解携問安歸去秣陵西郡斜楊柳
春風岼山暎樓臺明月溪江上詩書懸素業日
邊門戶倚丹梯一枝攀折回頭是莫向青秋惜
馬蹄

李侍御歸山同宿華嚴寺

家有青山近玉京嵐流柱史早知名園林手植
自含綠霄漢眠看當去程處處白雲迷駐馬家
家紅樹近流鸞相逢一宿最高寺夜夜翠微松
落聲

道中寄舒州李珣相公

都無鄙俗隔塵埃昨日丘門避席來靜語乍臨
清廟瑟披風如在九層臺幾煩命妓浮溪棹每
許論詩駐酒盃延此微塵知感戀七貞壇畔照
三台

舒州獻李相公

野人買得五湖船丞相與歌去國年醉筆倚風
飄瀾雪靜襟披月坐樓天鶴歸華表山河在氣
返青雲兩露全聞說萬方思舊德一時傾望重
陶甄

獻南李相公

傳言高靜見台星廟略當時討不庭萬里有雲
歸碧落百川無浪到滄溟軍中老将傳兵術江
上諸侯受政經聞道國人思再入鎔金新鑄鶴
儀形

山陽韋中丞罷郡因獻

笙歌只是舊笙歌腸斷風流奈尔何煦物二年
春色在感恩千室淚痕多盡將冤夢隨西去猶
望旌旗暫一過今日鐔前無限思萬重雲月隔
烟波

杜陵貽贈杜牧侍御

紫陌塵多不可尋南溪酒醖一披襟山高畫枕
石床穩泉落夜牕烟樹深北道逢人嗟問計青
雲無路覓知音唯君懷抱安如水他日門牆許
醉吟

下第後上李中丞

落第逢人慟哭初平生志業欲何如髮毛衰盡
一枝桂淚血滴來千里書谷外風高催羽翮江
邊春在憶樵漁唯應感激知恩地不待功成死
有餘

浙東贈李副使員外

妙畫戎機坐上台少年辛苦自霜臺馬嘶深竹
關宜賞花拂朱衣芙蓉稱才早入半綠分務重晚
多是看山迴名高漸少翻飛伴幾度烟霄獨
去來

宛陵寓居上沈大人

溪樹參差綠可攀謝家雲水滿東山能忘天上
他年貴來結林中一日閑醉叩玉盤歌袞袞暖
鳴幽澗鳥關關能疊不盡須歸去路在春風縹
緲間

贈李從貴

白馬嘶風何處還鞭稍拂地看南山珠簾卷盡
不回首春色欲闌休閉關花外鳥歸殘雨暮竹
邊人語夕陽閑知君舊隱嵩雲下嶮桂從今幾
更攀

下第寄宣城幕中諸公

一醉曾將萬事齊暫陪歡笑便如泥黃花李白
墓前草碧浪桓壘宅後溪九月霜中隨計吏十
年江上灌春畦莫言春盡不惆悵有意孤眠到
日西

代人贈杜牧侍御

郎任東臺御史時妾長西望歛雙眉一從詔下
人皆羨豈料恩衰不自知高閣如天紫晚夢華
筵似水隔秋期坐來情態猶無限更向樓前舞
柘枝

山陽盧明府以雙鶴寄遺伯氏以詩

為答因寄和

緱山雙去羽輪輕應為仙家好弟兄茆固枕前
秋對舞陸雲溪上夜曾吟紫泥封處曾回首碧
落歸時莫問程自咲滄江一漁叟何由似尔到
層城

春盡獨遊慈恩寺南池

竹外池塘烟雨收送春無伴亦遲留
秦城馬上半年客潘鬢水邊今日愁
氣變晚雲紅映闕風搖高樹碧
遮樓杏園花落遊人盡獨為圭峰一舉頭

夏日三首

張完丘

長夏村墟風日清
簷牙燕雀已生成
蝶衣曬粉花枝午
蛛網添絲屋角晴
落落疎簾邀月影
嘈嘈虛枕納溪聲
久判兩鬢如霜雪
直欲樵漁過此生

李東

李東

李東

囊徑瓜畦經雨涼
白衫烏帽野人裝
幽花避日房房歛
翠樹含風葉葉涼
養拙久判藏姓字
致身安事巧文章
漢庭卿相皆豪傑
不遇何妨白髮郎

黃簾綠幕斷飛繩
午影當軒睡未興
枕隱海魚鷓紫石
扇涼山雪畫青繒
廊陰日轉雕欄樹
坐冷風生玉盞冰
滿座詩書塵盡甚
故應踈懶過炎蒸

夏日雜興二首

墻下溪流清且長
夾流喬木兩蒼蒼
裊風翠果

擊枝重照水圓荷
舞葉涼蝸角已枯
粘粉壁燕泥時落
污書床南山野客
閑相過贈我能攜
藥滿筐

蔬圃茅齋三畝餘
溪光山影動浮虛
病妻老去惟尋藥
稚子年來解愛書
中散無堪心放蕩
馮唐已老興蕭疎
全真養素安吾分
敢謂軒裳不我如

和晁應之大暑書事

蓬門久閉謝來車
畏暑尤便小閣虛
青引嫩苔留鳥篆
綠垂殘葉帶垂書
寒泉出井功何有
白羽邀涼計已踈
忍待西風一蕭颯
碧鱸青鱸意何如

送推官王永安致仕還鄉

為憶田園便拂衣
休官退隱似君稀
塵埃擺脫青衫去
閭里驚嗟白髮歸
南畝稻梁仍歲熟
舊山芝木入秋肥
百年從此皆閑日
莫語人間浪是非

和即事

溪如垣塹水如城
魚鳥從遊信有情
啅雀踏枝飛尚裊
仰荷乘雨側還傾
彈琴廢久重尋譜
種

藥多求旋記名千世久知無妙策直應歸學老
農畊

和范三登淮亭

身如客鴈寄汀洲北望休登王粲樓殘雪臘風
驚歲晚早梅新柳動春愁免遺斤斧甘燕用敢
向波濤較善游奔走塵埃欲歸去勒移恐作故
山羞

次韻盛居中夜飲

吳衣厭拂洛陽塵夢寐一樽淮海濱每願托車
常貯酒况逢投轄苦留賓蒼龍掛斗寒垂夜翡

本集卷

卷

五

五

翠浮花暖任春上界高真足官府追隨却逐散
仙人

同周楚望飲花園

杖藜攜手踏青苔瀟灑池亭為客開柳色漸經
秋雨暗荷香時為好風來斜陽似欲粧詩句新
月邀將入酒盃身世已甘長寂寞忘形賴有子
徘徊

暮春

夜雨輕寒拂曉塵牡丹開盡過清明庭前落絮
誰家柳葉裏新聲是處鶯白髮生來如有信青

春歸去更無情便當種秫長成酒遠學陶潛過
此生

春日遣興

流光向老惜芳菲搔首悲歌心事遠綠野染成
延晝永亂紅吹盡放春歸荆榛廢苑人閑牧風
雨空城鳥夜飛斷送一畚桃李盡可憐桑柘有
光輝

臘日二首

臘日開門雪滿山愁陰短景歲將闌江梅飄落
香猶在河鴈飛鳴意已還佳節再逢身尚健一
尊相屬髮生斑明光起草真榮事寂寂衙門我
且閑

本集卷

卷

五

且閑

異鄉懷舊人千里勝日難忘酒一盃不恨北風
催短景最憐殘雪冷疎梅江邊寒色鴈催盡天
上春光斗挹回獨我呼兒賸丸藥微功聊取助
衰骸

上元思京輦舊遊

萬雉春城逼絳霄上元離輦盛遊遨遲遲瑞月
低黃傘焯焯榮光上赭袍雲捲珠簾開綵雉山
盤玉闕枕仙鰲長安一別將華髮溪竹山城夜

寂家

寒食贈遊

陰陰畫幙映雕欄一縷微香寶篆殘寒食園林
三月近落花風雨五更寒箏調寶柱絃初穩酒
滿金壺飲未乾明日踏青郊外去綠楊門外繫
離鞍

梅花

壯風萬木正蒼蒼歌占新春第一芳調鼎自期
終有實論花天下更無香月娥服馭無非素玉
女精神不尚粧洛岍苦寒相見晚曉來竟夢到

江鄉

題裴晉公祠

獨持將鉞靜氛妖後世英名日月昭善聽聖君
非易遇將亡凶豎不難梟悲風蔓草移今古野
殿空庭鎖寂寥更有從軍老司馬勒銘文字配
咸韶

自海至楚途寄馬全玉

蕭蕭晚雨向風斜村遠荒涼三四家楚色連雲
迷稼穡秋聲催曉起薰葭愁如夜月長隨客身
似飛鴻不記家極目相望何處是海天無際落

殘霞

登城樓

沙雨初乾布褐輕歌披衰萼步高城天晴海上
峰巒出野晴人家燈火明歸鳥各尋芳樹去夕
陽微照遠村畔登樓已恨荊州遠况復安仁白
髮生

歲晚有感

疎梅點點柳絲殘臘新春氣候參天靜秋鴻
來塞壯雪收片月出江南青霄雨露將回律白
首江湖尚避諱未信世途無倚仗有時清鏡理

朝聚

卧病月餘呈子由

風葉鳴牕已渡朝喚回歸夢一人遙酒壺黯淡
浮塵集藥鼎青燄敗葉燒閉戶獨依寒蟬蟀
床更就雨芭蕉雪深更請安心術長日如年未
易消

喜七兄疾愈

淨名居士本非病五禽先生能養身家人但訝
少陵嘆鄉里不知顏子貧身內故知閑是藥人
間誰有道通神喜聞漸離烏皮几花氣晴來欲

中人

天下風流無綠楊

天下風流無綠楊半遮粧面出宮牆客醉任鋪
紅錦段馬嘶爭繫紫絲韁上東門外我迴首長
樂坡頭誰斷腸最好春溪山下路亂花薰與
身香

誰把閑愁付綠楊

誰把閑愁付綠楊我疑渾是別離腸每教啼鳥
呼春色更共垂蕪送夕陽山下行雲慘慘渡
頭船去水茫茫高樓亦有思歸客莫望天涯尋

故鄉

一生多恨瘦纖纖

一生多恨瘦纖纖染盡春華綠試圓十二樓臺
寒怕雨九重宮殿煖愁烟城邊放客尋花路溪
畔留人載酒船莫向灞陵橋上望白雲流水舊

山川

荷花

池上交加礙釣船漢宮新妓約三千綠羅枝葉
能承露紅玉肌膚不惹煙巫峽已曾縈客夢西
施何處擲金錢無人為把秋香惜聊向西風贈

此篇

題紫極宮

不須騎鳳跨鯨鯨來訪蓬宮是我曹玉笈著書
金簡重碧牌題字紫垣高因思大道閑閑意頓
覺浮生事事勞一榻清風曾畫卧畧無塵夢及
三刀

華山二首

華陽山仞五千餘便是蓬萊亦未如泉脉無聲
通渤海松梢有韻拂蟾蜍朝逢逋客談僊籙夜
聽真人習步虛見說猿猱猛似虎莫教山下養

黔驢

諸山偃僕復盤紆唯有三峰勢突如酒母下來
乘天矯藥娥飛去化蟾蜍可為立上殊方樂便
覺人間萬事虛安得注來巖下路不持鞭策駕
疲驢

宿山館三首

下馬開門日已沉旋尋村路乞樵燈隔雲吠去
誰家犬踏月歸來何處僧潭上風生千嶂吼枕
前泉落一床冰呼兒笑問今宵事身在危峰第
幾層

龍歸潭面千尋黑虎視林隈
兩炬燈執爨正燃
吹飯火乞煖恰值寄眠僧
倦聽雨後諸崑溜渴
憶春前一片冰卧看滿山紅
日曉碧瑤城闕鬱
千層

且喜破牕明有月不嫌壞壁暗無燈
解衣就枕
方成寐渡澗穿林忽夢僧
一榻寒雲身卧水半宵
急雨竹敲冰鷄鳴未曉鞭驢去
迴顧烟嵐疊萬層

望淮亭和君錫并簡談復

澤國茫茫似十洲有情空上夕陽樓
可憑流水
傳人意莫望遠山添客愁
南浦雪思乘棹注北
軒春負插花遊若論仕宦何非義
二子無容說
愧羞

漁者

家住前村蘆葦中一生無事是漁翁
眼看波浪
如平地身向江湖若斷蓬
小艇醉眠寒夜雨短
帆閑掛夕陽風營營市井應相笑
不道錐刀盡
是空

題朱秉常錫山清趣卷 丁御史

君住梁溪第一坡當年遊俠記曾過
門前流水
浮寒玉屋後長松裹翠蘿
幽栗眠雲新綠暗鷓

鷓啼雨落紅多君今已任青雲
客夢裏還思錦
繡窩

冬至展墓

潘水壑

霜露驚心又屆冬邨山悽慘
去年同城壕冰合
鴈烘日隴樹雲寒鵲避風
國典何時貶紫誥
親恩沒齒負蒼穹寸腸此日
絲絲斷不覺松楸
灑淚紅

冬夜

欲對梅花醉百壺牀頭爇火試紅爐
一天明月
將愁近半壁寒燈照影孤
鄉信不來常盼鴈歸
期未定尚疑孤男兒自有虹霓志
堯舜君民是
壯圖

用韻復鮑同知

燕市無錢醉一壺謾燒榾柮火盈爐
江湖十載
人易老忠孝一心天不孤
紫塞雲橫妨過鴈黃
河水合縱遺孤流民處處真堪惜
誰獻城南餓
殍圖

冬日偶成再用前韻

分得原泉貯玉壺掀翻孔子鑄顏爐
劃開萬里
陰霾去露出一輪明月孤
靜域不教馳意馬靈

臺何處着疑孤
鳶飛魚躍真堪樂
此是曾中太極圖

蘇州唐道士蒼雪軒

不假同雲醞釀成
渭川移近小蓬瀛
月明鶴舞玲瓏影
風細鸞驚珮玉聲
堆砌肯隨春日化
撲簾似趁晚煙輕
莫教童子輕除去
留伴王猷杖履行

青居樵唱

青居杳杳萬重山
日夕猿猴共往還
兩束棘枝山逕滑
半肩松葉野雲閑
落梅曲古還更調
伐木聲高亦解顏
聞說酒家春似海
一瓢歸去臥柴關

木聲

第

第

第

夜飲閔惟敬宅
鄒克和以酒狂索題

口占以稜

詩狂不似酒家狂
擊碎珊瑚氣愈昂
月下掉頭歌白雪
風前颺袖舞霓裳
雄吞滄海狂人笑
倒挽銀河縱客嘗
潦倒夜深俱散去
不知誰是賀知章

舞鳳山謁帝君祠

舞鳳山前觀帝君
虹光燁燁照斯文
花當三月

落紅兩鶴在九臯
鳴白雲壓屋遠山
隨處好過橋流水
到田分徘徊不盡
登臨與信馬歸來
半夕曛

神龍山遇雨

龍山萬仞逼天高
雨滑難行鳥道遙
草萊調高山鬼泣
杜鵑聲急旅魂消
泉衝石罅綠蒲葉
水滿江田長稻苗
頗喜喜民生意足
康衢側耳聽童謠

龍榮寺貽主僧積燈

龍榮古寺安禪處
萬仞危峰接上蒼
野衲久甘林壑趣
山花似笑路人忙
兩崖寒霧藤交樹
半畝涼雲竹護牆
最喜老僧能話客
蒲團相對坐斜陽

大藏

第

第

宿慈濟寺

不是閑遊是宦遊
晚來行李托陀頭
迅雷擊鬼雨聲泣
毒霧迷人山色愁
貼水小橋都入畫
吟風落木不禁秋
滿襟塵土無由拂
且把無生問月舟

劉教授明書屋

史松泉

廣文先生著書處
草堂門對青山開
活水通渠

有源委清風入座無塵埃手撲湘編蠹魚落筆
撐砥柱狂瀾迴案頭夜夜不秉燭太乙自植青
藜來

汝西登眺

一履巉巖得勝瞻翠筇隨步健須拈山藏鬼谷
雲封洞路隔僊源水作簾陰磴露華凝草滑石
林風信帶霜嚴歸遲忽送東臯月不覺詩襟興
轉添

送陳白沙歸隱

韋行素

力輓奔輪止峻坡矢心清節定如何濁流未許
大藏志 第壹卷 吳

汚牛口坦徑何妨置雀羅一榻松雲高卧穩半
溪梅月入吟多箇中識得真滋味萬事浮雲不
啻過

贈姚參戎

洗兵五指倒天河韓范奇功未足多取捷壘邊
豪氣壯受降城上醉顏酡山邀樹色迎征旆谷
應泉聲雜凱歌一自元戎平賊後桑麻赤子樂
如何

寄象山李文顯先生 金省庵

忽湧相違又十年幾回夢落講筵前南遊似坐

春風裏東望空慚北斗懸陶令歸來還有酒鄭
公老去更無艷可憐父執惟師在不覺封書淚
泫然

和山谷道人快閣詩

山谷先生已上征獨留快閣挹江晴藻香吹棟
微風入波影搖簾返照明無復容光瞻具美空
嗟老氣尚縱橫平生不識曹溪洞悵望詩壇一
問盟

茶竈春烟為宣城楊孝桓題

一旂初試竹爐湯滿目氤氳斷復颺亂散鶴巢
大藏志 第壹卷 吳

籠白雪輕粘畫棟有玄霜柳邊宿處濛濛濕花
底飄來細細香啜罷還能動詩興幾多新句入
吟腸

和湯參將節遊紫霄宮

聞道元戎小隊過尋幽深入碧雲窩上方樓閣
連霄漢前代衣冠鎖薜蘿花樹亂飛鷺老眼鶯
聲百轉雜清歌蹇驢不得陪吟賞追和陽春感
興多

夢遊申氏草堂覺而復作

偶向西湖訪卧龍草亭屬客意無窮刀飛鮮膾

銀絲細酒撒新醅琥珀紅簾影綠搖菰葉浪盃
香涼挹藕花風覺來惆悵題詩處不信登臨是
夢中

竹友

城西五畝幽棲地遠屋倚倚竹萬竿睡起綠雲
凝畫棟坐來蒼雪灑吟壇座中有客歌淇澳澗
底無人賦考槃相對相親更相狎不勞稚子報
平安

蓮友

花中君子是芙蓉千里移根自華池只恐淤泥
汙素質不嫌終日濯清漪容姿耻與昌宗比抱
負惟應茂叔知我為尋盟常獨往幾回池上滯
還期

宜陽龍王春瀑布泉 顧貫初

煙光日暮巖山峰頗與廬山氣象同水柱一條
垂雪嶺雷霆千古開秋空風吹玉蕊花初墜天
遣銀河路再通久旱只愁龍變化分將一滴作
年豐

病中思鄉

家住新城古剎傍小橋流水浴斜陽月明鶴影

翻松徑風煖鶯聲闌草堂一筋脆蔬蒲菜嫩滿
盤鮮膾鯉魚香病多欲去增慙愧未有涸埃報
聖皇

塞上燒荒吟二首

山空無樹鳥無聲野日荒荒似月明接地風雲
迷塞嶺燒荒金鼓振邊城旌旗影閃射狼遁劍
戟光寒鬼魅驚聞道胡戎相倣戒莫教輕犯駱

屯營

元戎牙帳出榆城濟濟軍麾簇隊行萬竈龜貅
雄吐氣五原狼廂寂無聲山前舉火煙雲合塞
外翻營隔令明捲甲歸來邊境靜大家傾酒慶
清平

贈河南張大參文璧

捲旆薰風天外飄離雲散盡馬聲驕長亭折柳
歌三疊孤館張燈酒半消山轉古嶠秦塞路水
平花縣孟津潮公劉洞酌卷阿什次第鋪陳上
九霄

次韻春遊漫興

高靜齋

悠悠身世縈浮名春遊復作徐徐行俯仰一時
弔千古洪纖萬狀觀羣生少年別去恍如夢白

雪歌時誰和聲獨立蒼茫摩醉眼好風吹送浮雲輕

次韻陸靖之

萬里乾坤一望餘江雲漠漠雨踈踈時非可仕誰歌風味不能兼我舍魚一歎可終千古事寸衷未罄萬言書春山不住時人態眼底青青獨顧予

太安驛次沈東山題壁二首

驛路逶迤歎遠程古今名利此中行客裝風雪詩囊冷村店人烟酒旆明衰草無情隨馬足夕陽有意顧鴉聲山前大樹撐雲立却訝相逢不識名

晚烟亭館暫休程水遠山迴我獨行此夜客懷徒自苦百年世事共誰明燭花輝映窓間影樓鼓飛傳枕畔聲輾轉幾迴眠不得自憐身世絆浮名

鏡中燈

一點春熙在玉臺空明元不着纖埃星侵月魄還成象水養驪珠未送胎蛾欲撲光徒睥睨鸞因疑影重徘徊憑誰挑撥看明滅炯炯丹心自

不厭

宿瓮城驛續翁應乾起句

山城更鼓聽分明清話連牀寐不成萬事盈虛休着意百年忠孝最關情星霜此夜念同事風雨前途經幾程此去鷓行相綴續海鷗未許怨寒盟

次韻香奩詠

縹緲爐烟透繡幃深沉庭院架蕃蕨紅消頰玉雙蛾斂翠斷釵金隻鳳飛竹下微風飄籜粉嬌頭細雨點垣衣碧峰十二行雲斷一片殘霞送落暉

復和香奩詠

水絃度曲不成腔煙雨孤舟已過江蛩砌有聲喧竹院獸爐無火續蘭缸顛風竟日搖珠箔明月今宵在綺牕神女夢回雲雨斷巫峰十二自成雙

七言排律

題錦屏山二十詠

顧貫初

錦屏天下大名垂青入瑤空類九疑玉柱峰高山骨險煙霞亭壞石臺危童童老栢鍾神秀小

小荒城挾控持召伯祠前流石澗觀音龕下是
 蓮池山頭月吐林巒淨谷口風生草木悲霞暎
 丹崖燒琥珀雨澆翠壁濕琉璃靈山西去連青
 嶂洛水東馳漾碧漪夏木陰濃眠紫麝春花香
 暖醉文狸千年碑倒埋深草三教堂空剩故基
 兩露洗空唐壘惡風雲鼓舞呂仙詩七裏文就
 天家錦一軸綉成水室絲露滴秋枝珠錯落雪
 橫冬嶺玉參差良辰我欲攜紅酒清世誰甘拾
 紫芝最喜地靈文物盛何妨山好士民熙頗思
 玉板開三徑不媿山英畏四知根占雲窩通氣

本集

李本

詩

脉面當花縣障流離休誇謝傳春遊日暫學羊
 元晚對時百鳥聲中宣 程化半山影裏判民
 辭 朝廷壯望懷深澤鄉國南瞻動所思來往
 使臣頻駐節登臨留句競新奇

淮郡文獻志卷十四

淮郡文獻志卷第十五

五言絕句

為人妾怨

何水部

燕戲還簷際花飛落枕前寸心悲不見拭淚坐
 調絃

為人妾思二首

魂銷形已去釵落猶依枕欲去淚無嘗不看悲

復甚

機中刺繡所牕下朝粧處未憶神已傷欲忘悲

不去

本集

蘇集

苑中

苑門閉千扇苑戶開萬扉樓殿聞珠履竹樹隔

羅衣

竹石園贈別

史松泉

王猷愛此君米老敬此友冰雪有襟期何為遽

分手

松聲

涼翠弄清風泠泠夜初發此際與誰聽惟因伴

明月

雪暮

馬蹄踏瓊瑤難尋歸路蹤吟邊正岑絕山寺一聲鐘

釣者

手持綠玉竿頭看青綸巾扁舟烟水闊豈是為魚人

牧童

牛羊隴上歸蒼茫日將暮一曲太平歌杏花村裏路

題蘭竹二絕

金省庵

佳人不可招歲晏在空谷日暮秋風生翠袖拂

湘竹

崇蘭香以清幽篁寒更綠回首問春榮紛紛總

凡俗

山居

張檜泉

茆屋青山下地幽人絕跡秋來兩三鴈點破空

江碧

郊行

張淮川

村落二三里人家四五重一川桑柘路雲鎖亂

山峰

江行

一望水無際滔滔日夜流斷猿啼五夜明月入孤舟

秋夜

夜入江山靜秋分風月清杵鳴帆宿處樵唱過荒城

村居

村落人烟少山禽遠屋飛柴門盡日掩流水帶殘暉

六言絕句

登山望海

張究丘

鳥去蒼煙古木人歸綠野孤舟信芙蓉雖非吾土

消憂且復登樓

七言絕句

漢陰亭樹

趙渭南

碧樹如烟覆晚波清秋欲盡客重過故園亦有

聽鐸

如烟樹鴻雁不來風雨多

噪蟬聲亂日初曛絃管樓中永不聞爭奈愁人

宮鳥曲

宮鳥棲處玉樓深
澈月生簷夜夜心香
輦不回
花自發春來空帶
碑寒金

寄遠

禁鐘聲盡見樓禽
關塞迢迢故國心
無限春愁
莫相問落花流水
洞房深

經汾陽舊宅

門前不改舊山河
破虜會輕馬伏波
今日獨經
歌舞地古槐疎影
夕陽多

靈巖寺

館娃宮畔千年寺
水澗雲多客到稀
聞說春來

本意

多意

四

倍惆悵百花深
處一僧歸

題僧壁

曉倚疎林露滿巾
碧山秋寺屬閑人
溪頭盡日
看紅葉却笑高僧
衣上塵

江樓書感

獨上江樓思渺然
月光如水水連天
同來翫月
人何在風景依稀
似去年

發青山館

鳥驚聲暖野塘春
鞍馬風高驛路塵
一宿青山
又須去古來難得
是閑人

落第寄沈詢

穿楊力盡獨無功
華髮相期一夜中
別到江頭
舊吟處為將雙淚
問春風

贈別

水邊秋草暮萋萋
欲駐殘陽恨馬蹄
曾是管絃
同醉伴一聲歌盡
各東西

淮南丞相座贈歌者虞姁

綺筵無處避梁塵
虞姁清歌白日新
來值渚亭
花欲盡一聲留得
滿城春

東亭柳

本意

多意

五

拂水斜烟一萬條
幾隨春色醉河橋
不知別後
誰攀折猶自風流
勝舞腰

經王先生故居

晚波東去海茫茫
誰識蓬山不死鄉
弄玉已歸
蕭史去碧樓紅樹
倚斜陽

送蕭侁相公歸山

眼前軒冕是鴻毛
天上人情謾自勞
脫却朝衣
便東去青雲不及
白雲高

送王龜拾遺謝官後歸澹水山居

水邊殘雪照亭臺
臺上風襟向雪開
還似當特

姓丁鶴羽毛成後一歸來

尋僧

溪戶無人百鳥飛石橋橫竹掛禪衣看雲日暮
倚松立野水亂鴉僧未歸

江行晚泊

茫茫霜霽失西東柳浦乘村處處同戍鼓一聲
帆影畫水禽飛起夕陽中

度商山

蘇如春晚靜如秋五月商山是勝遊當畫火雲
生不得一溪分作兩重流

大蘇

第卷

七

宿四祖寺

千株松下雙峰寺一盞燈前萬里身自是心猿
不調伏祖師元是世間人

婺州宴留上蕭員外

雙溪樓影向雲橫歌轉高雲晚更清獨自下樓
騎瘦馬搖鞭重亂入蟬聲

南園

雨過郊原綠尚微落花惆悵滿塵衣芳樽有酒
無人共日暮看山還獨歸

題宣州後堂壁

張宛丘

遇兩山亭暑氣微老人猶未試生衣滿園閑綠
無人到春日南風燕子飛

桓武公

北征談笑縛姚公靜掃諸陵見洛嵩不用登高
笑夷甫正緣此輩使君雄

漫成

閉門春風作往還誰家有花堪醉眠柳腰榆莢
爭入眼江梅一枝遠如天

絕句二首

亭亭畫舸繫春津直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
與風兩載將離恨過江南

大蘇

第卷

七

風掉浮煙匝地回兩將濃翠撲山來晚涼鼓角
三吹罷夕照江天萬里開

寄管父中

徐節孝

我頭未白心先老吐出精誠為君禱若無歸計
似陶潛學取蕭生抱闕好

示諸生

子莫為文學纖嚴須是渾渾有古氣本源要在
養諸中不然恐汝為時輩

釣者

有人口誦浮雲曲手把蒲湘一竿竹
荻花洲上作茆庵坐看江頭浪如屋

漁翁

白髮老翁心似鐵網盡溪魚猶未歇
船中渾是賣魚錢買酒烹魚醉明月

不可知

歌謠纔作彩衣童策杖俄為白髮翁
走過紅塵人莫問先生意在不言中

莫回頭

薄夫用意終歸險更有鄉原事可羞
多少古人遺恨在紅塵岐路莫回頭

本集卷

第八

漁者

漁者

枯笠搖風雪滿衣年年辛苦事漁磯
有時釣得鱸魚上又被行人買得歸

織女

此身非不愛羅衣月曉霜寒不下機
織得羅成還不着賣錢買得素絲歸

題浮漚集

淮陰婦人真決烈顏貌如花心似鐵
殺讐沈子須臾間身雖已死名不滅

金水橋釣魚失去綸餌應制

楊尚書

數尺絲綸落水中飄然一去杳無蹤
凡魚不敢朝天子萬歲君王只釣龍

題山水二首

潘冰壑

樹壓青山雲壓溪幾家茆屋小橋西
分明一段巴南景只欠猿聲與鳥啼
隔溪茅屋兩三家鷄犬無聲遠市譁
滿地白雲人不見東風開遍米囊花

題扇面

本集卷

第九

萬頃煙波一葉舟蘆花飛雪滿滄洲
酒酣一枕湖山夢只在西風渭水頭

次蘇廷玉遊雲閣寺

醫王寶殿白雲裏土花半蝕西來履
娑羅樹下看維摩獨拄長藤喚龍起

春意

柳條輕裊千絲雨燕子晴飛萬井煙
一段春光吟不盡隔牆誰送畫鞦韆

和日章見寄二首

金省庵

路入寒山一徑微梅花開處雪成圍
翠禽不解

詩人意驚起雙雙帶月飛

日華收盡翠烟微
山外丹臺樹半圍
羽客朝元歸去後
放他白鶴出雲飛

信州冬煖雪霜激
遶鄣青山綠樹圍
對此不禁詩思好
翩翩筆匣彩雲飛

寒烟漠漠日熹微
漸見前山紫翠圍
詩景可人堪画處
蕭蕭榕葉帶霜飛

荷葉凋零菰葉放
百株菴柳滿塘圍
外央侶與詩相約
故傷黃蘆深處飛

野人夢向山中住
屋後喬松幾十圍
我欲停車尋隱逸
白雲紅葉隔溪飛

舟中三首

晚發鏡陽向貴溪
好山疊疊入船扉
謝安勝有登臨興
卻怪征帆去侶飛

處處河橋曳酒旗
村村桑柘午鷄啼
隱然千里還三代
一路看山到貴溪

桃花灘下是圭峰
兩度經過挹翠屏
絕頂未能舒一嘯
裁詩珍重寄英靈

京中擬破虜凱歌四首 張檜泉

雲滿邊城雪滿關
嫖姚策馬過葱山
揮兵直擣

呼延窟手內金刀帶血還

黃沙漠漠草連關
漢將旌旗列滿山
一鼓羌胡俱破滅
馬前拴繫血頭還

元戎威震雁門關
殺氣橫秋暗虜山
談利望風奔敗北
三千鐵騎凱歌還

將軍平虜靜邊關
功勳燕然塞外山
聖主麒麟高建閣
画形直待板師還

牧馬圖

天下圖書屬一家
驂駟無事駕兵車
華陽縱放誰收拾
戲飽春風首藉花

詞

風流子

張宛丘

亭皋木葉下重陽
近又是搗衣秋
奈愁入庾腸
老侵潘鬢滂
替黃菊花也應羞
楚天晚白蘋煙

畫殿紅蓼水邊頭
芳草有情夕陽無
語雁橫南浦人倚西樓
玉容知安否
香牋共錦字
兩處悠悠空恨碧
雲離合青鳥沉浮
向風前懊惱芳

心一點寸眉兩葉
禁甚閑愁情到不堪
言處分付東流

漁父樂六首

徐節孝

水曲山隈四五家夕陽烟火隔蘆花漁唱歌醉
眠斜綸竿蓑笠是生涯

無一事

見說紅塵罩九衢貪名逐利各區區論得失問
榮枯爭似儂家占五湖

堪盡看

討得漁竿買得船歸休何必待高年浪裏亂
雲邊只看逍遙是水仙

誰學得

飽則高歌醉則眠只知頭白不知年江邊屋水

大蘇志

蘇東坡

十二

隨船買得風光不着錢

君看取

管得江湖占得山白雲同散學雲閒清旦出夕
陽還不知身在畫屏間

君不悟

一酌村醪一曲歌回看塵立足風波憂患大是
多縱得榮華有幾何

綠頭鴨

春思

高靜齋

倚危樓雲山不斷相思問春紅年年一度幾箇
日會芳時歎朝昏迅如去箭算勝負空對枯茶

清煉吟魂煖融醉夢爐烟一味共誰知向獨坐
鶯聲一轉紅雨隔簾飛良宵靜風依虛幌月浸
清池望清塵佳人隔遠對景空惜芳菲斷魂
隨鱗鴻杳渺望眼迷雲樹參差未擬何年風流
相遇碧桃花下喚相攜意戀戀詞翻白雪一曲
對瓊卮情緣在東君做主不負佳期

風入松二首春閒

畫樓朱箔捲春晴望斷遠山青東風特地撩蓬
鬢憑誰寫綠意紅情半壁夕陽門掩一灣流水
橋橫彩雲低過鳳蕭聲幽恨轉難平柳絲移

大蘇志

蘇東坡

十三

影金塘畔魚波冷閑蕩浮萍正是寸心千里歸
鞭未報兼程

綠牕清曉倦梳雲脂水冷金盆遊絲天遠春誰
挽穠華夢幾會東君芳徑翠烟草色幽庭紅雨
苔痕沉沉心事掩重門獨自續爐薰鞦韆架
上銀鈞月乘人靜早送黃昏問道塞鴻知否玉
梅合斷水魂

淮郡文獻志卷十五

淮郡文獻志卷第十六

對

章華臺對

伍大夫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馬曰臺美夫對曰
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以賢為美安民以為樂
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
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器庶為樂
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
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
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

文獻志 卷第十六

一

二

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馬則宋公鄭伯問
誰相禮則華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
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
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馬財用盡焉
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
諸侯與始升馬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
宰荅彊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
使富都那豎贊馬富當於容能都開而使長鬣
之士相馬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
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

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

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

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美不行則邇

者驩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

為官正而以仲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

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欲民利以成

其弘欲使民蒿馬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

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

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辛大

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

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

官祭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

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

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塵庶攸伏

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

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圓項羽并三秦對

韓淮陰侯

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
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

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利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廷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

不敵

秦末

二

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項王詐阮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鄲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漢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使南粵王佗對

陸大中

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

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粵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蜀漢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粵而不助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粵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粵即粵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佗迺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曹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迺大說賈曰粵中無足與

文獻

第七卷

四

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賈卒拜佗為南粵王今稱臣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為太中大夫

兩電對

蕭太傅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電是時季氏專權卒遂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惑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伐匈奴對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諫

諫吳王許越成

年元

伍行人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種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匄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收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沼乎

諫伐齊 一東十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馬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乃有顛越不共則剝殄無遺有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及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異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諫吳王書

枚鄒尉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

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鎖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敵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而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来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綆斷榦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

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礮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太王鑿計而身行之百代不易之道也

重諫吳王書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

大藏志

第六卷

九

向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羗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為大主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

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國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闔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壯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察焉

救第五種書

臧中郎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可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

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
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鈞之讐
勳効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
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
何由得中補過之功乎伏見故兗州刺史
第五種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
闕天性疾惡公方不回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
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
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
筋力未就罪至微徙非有大罪會虞舜事親大
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來家之路以
顯季布之會顧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今種有持
忠入地之恨

諫何進引兵誅宦官

陳軍謀

易稱即庶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
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
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
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
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
於他大兵合聚疆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以柄必不成功祗為亂階

疏

上皇帝尊號疏

韓淮陰侯

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
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
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
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
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
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
擬亡上下之分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
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
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
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
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
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
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
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
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
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與博士叔孫通謹擇
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

之陽

諫射獵疏

薛御史大夫

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收還武庫兵疏

毋將太守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減給末用以民力

大藏志

卷末

十一

其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減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論知人邪正之道疏

翼諫大夫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

正雖愚為用若廼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

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

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

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竝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

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

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况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

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廼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

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平昌侯比三來元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

容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執與邪日

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為容時為主

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

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減諸用露之則不

神獨行則自然矣

論地震為后舅疏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

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司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曰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自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減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

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

不亦宜乎

白鶴館災上疏

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問卒其終始

乞遷都成周疏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後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太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颺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榮陽扶河東南

北千里以為闕而入敖倉池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羗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壘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

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
忘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
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
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
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無以加此惟陛下留
神詳察萬世之策

論諫官補郡疏

蕭太傅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
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
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
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
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
若此不急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
憂哉

論日蝕地震疏

匡丞相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
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
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
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
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

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
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
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
綱紀失序疏者愈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
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
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
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
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
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
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
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
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
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
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
暴或杖笞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
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
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
聖之化溱故薦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
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
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

怒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
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
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寮敬讓
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
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
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
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
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
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
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
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稷有以相盪
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
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
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
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
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
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
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
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
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

速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
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
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
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
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
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守法正內二事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
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
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
思迷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
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饗鬼神祐焉其
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
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
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
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
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
民無所言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
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
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不足蓋聰明

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

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戒妃匹觀經學威儀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曰筑苑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閨睢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

無厭臣衛轉驚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
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
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
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
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
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
禮樂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
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
之禮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
法則孔子曰德薄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
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
惟道德昭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
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
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
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
立基楨天下幸甚

論部刺史疏

薛高陽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

侯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
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
臣竊伏思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
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
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
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
瘼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
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
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
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
頽若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使昭然知
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論國是疏

桓議郎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
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
論失時宜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
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
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
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
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

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勗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產山贖罪如此則讎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三業錮商賈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

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藏界告者如此則事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獨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無憚濫矣

論信讖記各爵賞疏

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惟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述之哉臣謹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

善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
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
導道術之士有難則責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
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
謀未得也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
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
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
下皆知取之為取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
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
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尅如此則能以狹為廣

本志

卷九

王

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育民省刑疏

王司徒

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
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
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鷄鳴狗吠達於
四境蒸庶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
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
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
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

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
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
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餓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
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
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
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
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彊
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并
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節省疏

本志

卷九

王

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
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
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
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
醲醑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
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十餘人中
廢則駢駟駟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二萬而
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
赤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
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

獄政克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粟慙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竝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禱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竝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墮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

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竝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竝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亡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奮於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費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群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喻

諫游獵疏

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

臨捕虎日晏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
萬乘之至慎也

諫征吳疏

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
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
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詔之叛亦不
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
嚴臣恐與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通
留是以為之與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動
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
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竝懷伊邑臣愚
以為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
外矚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
不可動計不可測

諫營修宮室疏

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
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眾徭役其可得蠲
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晏之聽以計制
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
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

廣其禦兒之疆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
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帝卷三江

廣胤嗣疏

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
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
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
桑用能彌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
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蓄足故能遂
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
第宅明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
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風闕猥閱德
陽竝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
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
閭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
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
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
滋息民克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

廣胤嗣疏

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
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
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

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有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與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為喻雖未為晚取譬伯邑則不為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為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為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慊懷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為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諫征蜀疏

王衛將軍

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歲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

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樂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政本疏

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竝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

關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論漢主稱皇疏

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觀歛之制與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

時政疏

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下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

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德音下明詔深愍後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

坐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為也漢時有犯驛驚乘與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灋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况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灋也

陳儒訓疏

劉鄉侯

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耻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灋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

不能則勸浮華交遊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

獎勵用賢疏

步丞相

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

論中書呂壹典校糾舉四疏

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壯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孽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伏聞諸典校撻扶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踴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車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

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
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
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陽黨神明受罪何恨
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
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
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
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
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鳥二年正月一日
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
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
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

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
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
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
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効課其
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
欺負所天乎

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奸任賢而使能審
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辦何聽而
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

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
有備吏更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
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臣愚
以為可一切罷省

侍郎滿辭閣疏

鮑參軍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收迹金閨雲路從茲
自遠鯨鯨沉藏方絕光景祗戀遲迴結涕濡泗
臣器機窳賤情嗜踳昧身弱涓蕘地幽井谷本
應守業墾膠剝朽牧鷄園豕以給征賦而幼性
猖狂因頑慕勇釋擔受書廢畊學文畫虎既敗
學步無成反拙歸跂還陋鷲雀日晏途遠塊然
自喪加以無良根孤伎薄既同馮衍負困之累
復抱相如消渴之疾士逐軍離事與襄合束馬
埋輪絕游息世宿福餘慶爰遵聖明煦蒸霜霰
草申雲落得從下走叨述人行操勒負羈班榮
扈隸矜愚訓短哀宥弗及奉此而歸足以沒齒
雖摩肌髮無報天德更冀營魂遠能結草不勝
感德之情謹詣闕拜疏奉辭以聞

侍郎上疏

臣言臣北州衰淪身地孤賤衆善必達百行無

一生丁昌運自比人曹操之端聚業謝成迹但
年空往瓊心靡述梳總投替於斯終志束菜負
薪期與相畢安此定命忝彼公朝不悟乾羅廣
汝圓明兼覽離軻飾笙倘雲和之品潢汗流藻
克金鼎之寶鏃羽暴鱗復見翫躍枯楊寒炭遂
起煙華未識激躬猥能及此未知陋生何以為
報祇奉恩命憂愧增灼不勝感荷屏營之情謹
詣閣拜疏以聞

征北世子誕育上疏

臣等言臣聞本枝無疆布諸前典衆多彌貴信

之華封故德積則慶深業昌則祚廣伏承王子
以中氣正月鍾靈納和誕躬紫閣膺祚朱紱
矢夙陳珪璋攸覲雲光耀輝澤昭采嘉祥爰
阜柔顏載晬凡在垠隸莫不忭悅臣霑恩踰物
慶倍自中不勝殊歡溢喜謹奉表以聞

開漕渠疏

昭明太子

伏聞當遣王奔等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渠導
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暫勞永逸必獲
後利未蒙難覩竊有愚懷如聞吳興累年失收
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

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
起在所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疆丁踈少
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登門動為民黨又出
丁之虞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粗
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為
弊更深且軍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
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離其弊不
審可得權停

五品以上議告言赦前事疏

徐都督

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
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
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
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
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
論即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為陛下
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

論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區使愆失

疏

陛下即位已來海內職員一定而天下選人漸

多掌選之費用捨不平補擬率次屬請公行顏面固懼遂使冀謗滿路怨讟盈朝浸以為常殊無愧憚又往屬唐朝季年時多逆節鞠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以來載祀遽積餘風未殄用法猶深今推鞠者猶行酷法妄劾斷臣即按驗奏而劾之獲其枉狀請即付法斷罪亦奪祿貶考以慙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寬使不速與奪致令擁塞有理不為申者亦望準前彈奏貶考奪祿臣昔處法緣蒙擢用臣無以上答至造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強禦猛噬鷙擊

本傳

卷五

五

是臣之分如蒙允納請降勅施行庶不越旬時亦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

時政疏

蕭中令

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凌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互為粉飾苟得即事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祗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

若以公器為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絕儉人逸進君子道消日削月朘卒見凋弊者為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幽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為美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賞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瀆狗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儉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歛分丘隴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效力而官匪其人欲求其理實亦難哉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屬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賚西人之子榮榮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非任之人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絃

本傳

卷五

五

易張之道愛惜爵賞審量材識官無虛授人必
為官進大雅於樞近退小子於閑僻政令惟一
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不撓法則天下幸甚臣
伏見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
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
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明勅令宰相已下及諸
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
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人安

勅李義府疏

王司戶

臣聞春鸞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
應時人有賤而言忠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
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
選未幾又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顧視生
涯隕首非報唯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伏以李
義府枉殺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應更有鞠問
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
交泰亦不可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失之
於四凶漢祖失之於陳豨老武失之於逢萌魏
武失之於張邈此四帝者英傑之主然失之於

前得之於後今陛下繼聖撫育萬邦蠻貊夷落
猶懼疎網况輦轂咫尺姦臣肆言足使忠臣抗
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縊彌不可容便是畏
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
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佞寵臣恐履霜堅冰積
小成大請重鞠正義死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
臣於白日

又廷勅義府疏

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
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
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
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駁王休策蹇勵
駑極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
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
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
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說不
可容金風屈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
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荅鴻私碎首玉階
庶明臣節

淮郡文獻志卷十六

疏

上經國十策

歐陽布衣

臣聞履大寶之尊位而能從諫如流樂取於人以為善者人君之德也當國家危急之際而能奮不顧身敢為人所難者人臣之義也忘布衣之賤而盡忠竭節以干斧鉞之誅者知死有輕於鴻毛也臣伏觀太上皇禪位之初金賊淪盟犯我京城太學諸生忠義奮發伏闕上書首建誅六賊之議姦臣怙勢妬賢嫉能欲塞言路以實之死諸生惶惶股慄性命垂於虎口賴陛下剴明果斷速降詔旨遣中使宣諭脫諸生於死地尋後諸生敷奏朝廷得失兼上用賢之請于再于三陛下俯加容察斷知元元被害國勢不振者皆緣六賊姦謀誤我上皇於是悉正典刑以謝天下黜白時中等而不用復李綱而相之臣以是知陛下非特能聽又能行正所謂從諫如流樂取於人以為善而備人君之德者也臣伏惟正月一日聖詔許士庶實封直言得失臣又知陛下果然能以堯舜為己任欲聞言路以

來天下之策欲却夷狄以安中國之勢正忠臣義士赤心事上之秋凡紀綱法度有不利於時不便於民者恨不知耳知而不言豈不負明天子勤求之意哉聖詔曰敵勢未已必欲割我土地殘我人民覆我宗社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為戰臣讀至此不覺涕泗交頤重念我宋隆興四方無虞人物滋富自古未有倫擬一旦為金賊侵侮臣恨無傑山之勇唱天下慕義之徒願持一戟一戈覆其巢穴措京城於奠枕之安臣曉夜以思蒙被國家教育雖不能奮力從事於鋒鏑之下然謀猷籌畫或有可採未必不能立尺寸功以報國恩於是博採於古參酌之方安邊禦戎之術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雖狂斐然上以應求言之詔下以據報國之誠非敢自謂其策之可用亦庶幾所謂當國家危急之際能奮不顧身敢為人所難者也臣生三十年矣幼失所怙幸有子可繼先人嗣每覽前史見忠臣義士奮身報國者未嘗不掩卷浩歎恨不能晞其蹤臣敢以草莽

書生妄議朝廷得失固知干犯天威罪必無赦然臣所以甘心於此者實願以一身而安天下也臣故曰知死有輕於鴻毛者此也伏願陛下留神省察無以萬乘之尊而驕之無以一介之微而忽之則天下幸甚臣聞三代而下帝祚綿遠莫如漢唐然當其內外之患未夷兵端四起師出無功則為之君者曷嘗坐視其困哉蓋亦躬行之矣若漢高祖伐陳豨于邯鄲唐太宗敗建德于虎牢以至高麗賊亂親駕六師一舉而遼東平凡此之類皆欲決策親征奮張天威所

文獻志

卷之

三

至克捷而後戒心沮喪恐懼遠遁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蹂幽薊之境殆無寧歲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當是時京師危於累卵真宗皇帝憂勤計無所出朝廷大臣動為身謀居江南者勸幸金陵居西蜀者勸幸成都曾無為社稷計者惟宰相寇準鯁峭不回獨以親征為獻天子可其奏於是銳然命駕既次澶淵諸兵大會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非天子乾剛決斷用寇準計必不能成功古語有之曰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

鬼神懼之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以虎符起天下兵決策親征殲夷醜虜則國威復振而後患不作矣臣竊觀陛下即位之初金賊犯順侮慢中國當時大臣亦有勸上他幸者賴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志下詔親征醜虜聞風深自悔禍兵戈未接敵已退師澶淵之後既驗之於前而此尤可以為近證臣今日所以不避罪責復以親征為獻伏願陛下奮獨見之明而必行之天下幸甚然慮善以動動惟厥時真而後發發必中矣萬一陛下以親征未可輕動必也以富國

文獻志

卷之

四

為先而選將練兵次之蓋兵家之策當先為不可勝以俟其必勝要之得人為用則何施不可借使富國強兵內無動搖民安如故有如大夫種之能轉輸供餽外無勞民擾攘之役有如范蠡之知臨機果斷折衝千里有如周瑜之勇度長慮遠收功於必成有如趙克國之守嚴細柳之軍有如周亞夫者奔項羽之營有如樊噲者致致奉國知無不為有如房玄齡者兼資文武出將入相有如李靖者則雖愚夫愚婦亦知其可以必勝矣方今朝廷之上士庶之間不無其

人在陛下擢而用之夫以中國全盛之富甲兵之衆加之得人以任將帥之職親征以挫蠻夷之威則掃蕩絕滅可指日而待也此臣願獻陛下下一策也臣又聞禦戎之術以戰勝為上割地講和皆其下策伏自朝廷為金賊所迫有議割地講和者臣深為陛下不取也以臣管見莫若遣詞命之使陽與之講和虛為之割地俟其有怠心乃掩其不備會諸道精兵以殲滅之此萬全之策昔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若非酈生先說齊王使為漢而稱藩乃罷歷下兵守戰備日與之縱酒則韓信雖有百萬之師未能以歲月破也詎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唐儉慰撫之李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以萬騎齋糧而襲之必得所欲公謹謂上已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於是擒之當時使韓信李靖惜酈生之烹憐唐儉之死小有所不忍則必不能成大功也臣今日之計正合於此伏願陛下無為猶豫而不決也臣復為陳祖

宗守土之艱難使陛下讀之寒心則尺寸之地不可與人羣臣以割地為請陛下必不輕許也臣聞昔者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中聚重兵壓境遣其臣蕭英等來聘仁宗皇帝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富弼即入對便殿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弼為接伴英等入境弼開懷與語英等亦不復隱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便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歲增幣且命弼報聘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抗辭不屈既陳利害而說之復宣皇帝之命以威之虜人感悟遂欲求婚然亦終為弼善詞以却之不過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復其後累年契丹君臣守其約而不敢敗者雖本於祖宗德化之所感然亦弼之功也嗚呼使地而可割則祖宗之朝已割之矣如其不可割而羣臣勸陛

家澧淵之戰醜虜請和諸將皆欲以精兵會界河上而殲之虜懼求哀既切真宗皇帝詔諸將接兵勿伐縱契丹歸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累年則講和之術非不善臣輒敢以爲不可者時不同故也何則戎狄服叛無常徒視中國之彊弱如何而已在祖宗朝國威素震醜虜懼服故與之講和則守約而不違今日國勢委靡士氣墮怯醜虜所以深入與之講和徒費金帛適以資寇師退未踰數月兵端又復蜂起臣以是知講和反墮虜計中也且如前日金賊敗壯种師道請以精兵臨河滅其餘黨儒臣介僻堅執祖宗故事而不許故有今日之禍宜乎种師道飲恨而死也國家若實與之講和則外示怯弱內費金資盟血未乾又將乘勢而攻矣孰若用臣之策使虜反墮我計中也伏願陛下採孟子用權之說旨破金人反間之機謀下令召四方之兵奉詞伐罪揚威絕漢若謂用臣之計則失大國之信者又未足以語權變也彼既渝盟而犯我京闕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犁其庭而掃其穴我以機而滅之固其宜也此臣願

獻陛下二策也臣又聞西戎之患大於金賊祖宗之朝羗人入寇固嘗彌年而不能解方今金賊入寇殘害滋甚西戎雖安堵未動然犬羊之性敢肆凌侮苟有以挫其威則垂頭掉尾去不復顧徒有譏誆之聲終無啞人之凶倘無以挫之則羣起而爲人害矣臣以是知西戎雖未動亦當預爲之防無使二虜合併爲患則難於支梧也今夫宅於山者必設窩窠以防猛獸宅於都者必峻墻仞以防穿窬此鄙夫野人之所共知也况西戎自熙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熙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則其費可謂厚矣帶甲荷戈者不可以數計朝夕引頸伺中國之便以恣其殘暴者殆有甚於猛獸穿窬也太平之時尚當爲之備况金人已爲患於中國安可不早爲之計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况於戎狄乎資育之不戒童子之抗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彼怯勇小大之勢不同非蚤正以待之猶且不能勝况二虜動欲與中國抗衡耶爲今之計莫若明詔守土之臣使嚴爲之備而又專委兵馬司脩車馬

備器械以圖志於未然則西戎不能入寇矣此
臣願陛下三策也臣又聞天下之大猶人身
夷狄者股肱也中國者腹心也股肱之疾既作
於外腹心之疾復攻於內則不問人之肥瘠其
亡也可待焉秦始聖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
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鉅師七百萬里胡
人不敵南下於是禮將軍蒙恬築萬里長城以
防胡自謂關中之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不
知禍起於蕭牆一旦陳涉以蹙蹙無賴之子奮
臂一呼天下響應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矣臣
以是知腹心之疾尤甚於夷狄也國家治平日
久冗食鮮手之民觸處有之敗軍亡卒流離散
步者紛如也日則博奕飲酒于市夜則結而為
盜賊推牛擊豚於虛落之間萬一有豪傑者為
之倡驅虜喪民以至擅名攻城邑取庫兵釋
死罪縱橫自肆而不可制則為腹心之患亦不
淺矣頃者方寇竊發血流通衢江浙井邑多為
煨燼兵卒不解所費巨萬始能致其頭於闕下
賊可為後來鑑也况今兵燹四起安知無方寇
之流欲乘隙而作亂者耶以臣觀之守令得人

此無足慮蓋州得一賢刺史則千里蒙其庇縣
得一賢令尹則百里受其賜德化足以格人心
威風足以挫強寇則頑民悍俗亦且惶懼恐伏
逡巡銷縮而莫敢動矣臣聞王嘉曰國家有急
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今
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二千石能自重其
威權以使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故尹
賞之治長安使吏民雜舉輕薄少年惡子解衣
凶服持兵刃者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之虎穴
中由是盜賊頓止張敞之治膠東明設購賞令
羣盜相斬捕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
縣令由是盜賊解散趙廣漢之治京兆善為鈞
鉅以得事情郡中盜賊聞里輕俠其根株窟穴
所在銖兩之姦皆不能逃朱博之治琅琊嘗令
屬縣各用豪傑為大吏一旦竊發縣則移書詭
責取辦其人盡力有效必加厚賞以是豪強慙
服韓延壽之治潁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悌閭
里阡陌有非常走報聞姦人莫敢入界而吏無
追捕之苦龔遂之治渤海移書勅屬縣罷捕逐
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於是盜賊悉平此數

子者可謂善治者矣方今之時其術亦有可用亦有可去者蓋彼一時此一時故也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明詔督責監司郡守常行舉察無以酒色昏其精神無以賄賂易其心志當斬仗節死義盡忠犯難以報國恩仍乞明詔郡縣有驕兵墮卒寤困亡命者有累負重罪常赦不原者有閭巷惡少不齒於人者有困迫饑寒剽奪衣食者竝許自陳不念舊惡仍仰州縣給賞召募有願奮力勤王捍寇立功者集官詣射圍試閱擇有股肱勇力之人收錄麾下常行禁約

李隆基

第七卷

三

應副軍期差使夫如是則舊染汚俗咸與維新人人自奮願以身報國况以此籠絡天下之豪傑皆為我用則嘯聚為盜者無有也臣竊見聖詔盡起天下之兵臣知州縣之兵本不足以禦寇今又起而之他則其勢愈殺矣若不早用計一旦有豪傑奮發而起為之應者羸糧影射攻城犯邑則守令不過提攜妻孥遁戢草莽為自全計誰肯為陛下守土者不若用臣之計則盜賊不作而國兵不乏守土者又得以安其身而盡忠竭節矣此臣願獻陛下四策也臣又聞

當一方之重寄百里之命所以保守土地全活生靈邦之治亂民之存亡實有賴焉當其平居無事享高爵厚祿處則華厦衣則錦繡雖駿馬而羅紅顏坐重茵而食列鼎高談闊視手揮指顧號令吏民則庸人懦夫亦可昧其任洎其遽有變故回惶失措不過嬰城拱手坐待其斃甚者望風而竄伏矣曾不聞有與之勅敵效死而不去者夫如是則生民何賴焉然則忠義之士卓然名節與秋霜烈日爭嚴使之當公家之任而能提孤軍守偏城臨大難而不奪其守者信

大曆志

第七卷

三

難其人臣觀唐明皇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得人而不為不感一旦祿山叛逆嗾無前河北二十四州之吏為賊誘引委靡從順者幾半不陷於賊者獨顏真卿一人而已故玄宗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使王師有進征之援者平原之守也繼而張巡許遠與城父令姚間以數千疲茶之兵抗百萬難制之虜孤寄一隅日戰數十挫賊之鋒解其喉牙使不得進而搏食江淮之地良以睢陽未下也此在當時亦未至於傑出然一旦遇變乃能

忠義奮發激昂有不可屈之大節使後世姦臣
賊子尸祿素殄者聞其風莫不慙汗脫或太守
縣令人人皆顏真卿張巡許遠姚闡輩則國勢
何患乎不振也夫以方今人材之盛而臣乃敢
昌言謂難其人者臣竊見曩者清溪寇起郡縣
之吏懷印綬挈妻子而先去者比比皆是當時
士庶咸謂不能守土之臣必遭誅戮以激貪懦
既而交結權貴第相汲引巧為詞說文過飾非
非特不正典刑又且悉與叙復故忠義之風不
震而臣子無所矜式遂使夷狄交侵幾危社稷
而河北守令罕與為敵者循前弊而已臣為今
日計莫若明詔丁寧告戒天下郡縣宜思患而
預防之過此以往或有內陵外侮攻犯城邑而
能捍寇自全者許擢用於朝而推恩於子孫如
或復循舊風即與斬首仍流竄其子孫於遠惡
之地縱累經赦不許原罪則人人思効死而莫
肯為逃遁自安之計矣此臣願獻陛下五策也
臣又聞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
無常產因無常心伏觀聖詔許諸路忠義之士
率眾勤王甚盛舉也然天下之民不能保其常

心以臣觀之河北河東京畿許其聚徒結眾捍
寇立功可也若施之於餘路則不可也何則民
無常情約之以法劫之以威則規規然不敢自
肆無以制之則若置猿於木投魚於淵安能保
其不恣哉臣觀今日應募而起者多豪橫之民
浮家泛宅而無所歸一旦雲集則彌令貴手有
威統御貴乎有法然後擊之無敵散之不亂而
可以立武功也如使擒縱不得其人本以治亂
反以致亂本以禦寇反以助寇安知無姦雄投
隙假勤王之名為叛逆之賊哉臣近觀福建路
發募兵經由臨川統御無術遂爾作亂強劫婦
女虜奪衣物破人家產莫敢誰何竊慮炎炎不
已遂為大患幸而州府嚴行禁約少挫其氣而
不復肆侮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速降詔止絕
餘路不許聚徒結眾所有已應募者仰同心協
力共立邊功當有厚賞如復欲召募即仰州縣
給賞自募擇其堪用者錄之仍繩之以法臣觀
孫武一斬隊長之首而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
矩若以為已下之令不可中輟則又非所以安
邦也臣觀兩漢英斷之主無出高祖鄴生謀撓

楚權欲復立六國高祖曰善趣刺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刺印銷印有同兒戲然其計足以安社稷無傷乎高祖知人之明也此臣願獻陛下六策也臣又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以臣觀之天下安危將相皆在所以注意將相和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乃所以為社稷計也是以宣王承周衰之後四夷交侵必有嚴翼之人以供武服又必有文武吉甫以為之將使吉甫為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輔王耳自而迪其心志則恐吉甫之身且不可保何暇議勝敵哉故必有張仲孝友者在內然後吉甫得以致力於外今日金賊之患殆有過於宣王之時陛下欲成中興之大業則伐之尤不可後時朝廷大臣如張仲孝友者想不乏人然未識宣威沙漠以統王師者有文武之吉甫耶借使有之又未識為宰相者同心同德以輔王耳目迪其心志有如宣王之時耶臣觀呂太后時陳平用陸賈之策交驩太尉卒誅諸呂而綿長漢祚陛下今日能使將相內外相和以濟國難

則醜虜無足慮如李綱者初無大過不宜置之閑散况綱之功業卓偉忠義奮發真社稷之臣天下之所樂從者也聞其譴請莫不咨嗟感憤以謂國家不能用人夫處之以將相之任則當取其大功而略其小過臣聞綱在上皇朝京師暴水文武百寮皆備船筏為避水計獨綱奮然敷陳災異忠言苦鯁雖旋被譴責而甘心無怨既而後患果符其語陛下明斷擢綱於御監之中處之以樞要之職天下知朝廷得人矣既而金賊勢迫羣臣有他幸之請獨綱毅然斷其不可于時朝廷大臣姻屬皆散而之四方甚若蔡京父子聞變舉族逃遁無毫髮為社稷計者惟綱全室不動仍肯以身當戰之先故天下皆知此時微綱為之宰制則京師已為丘墟生民皆為魚肉矣其功豈小補哉豈可以用軍之小過而黜之於外是失天下之望也臣聞漢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六年而成帝業蓋以其能知人而善用爾故嘗告于羣臣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以其能用三傑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臣以是知人各有所長用人者

常量能授職使蕭何而為戰勝攻取之事必不能矣昔房瑄自負天下為已任然一舉喪師遂不復振原瑄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以取宰相必有大過人者用違所長卒無成功後世所以惜之臣謂若綱者可鎮國家撫百姓安四夷者也至於用兵恐非所長然則今日之失非綱之罪也用綱者之罪也陛下謫之於散籍是棄蕭何房瑄也是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得無為金賊快其私忿耶臣又慮朝廷之上六賊死黨如白時中李邦彥之姻屬尚有大用者故陰為之

卷之九十一 李綱

含沙射影而陛下未之察也此輩或有之尤今日之所急去也臣聞王珪進見唐太宗有美人側廬江王姬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者乎珪因以郭公善善惡惡之事而諷之曰知廬江之亡而姬尚在正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臣即此以見陛下知綱而不能去是亦郭公之善善也知六賊之朋黨而不能去是亦太宗納廬江王姬也朝廷進見之臣不識有能如王珪之諷諫者耶臣為今日計莫若速降詔音復綱舊職則朝野同歡矣此臣

願獻陛下七策也臣又聞安邊禦戎之術在於擇良將選精兵求辯士尊謀士四者並用而不偏廢然後可以興大事也穰苴斬莊賈而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泝水上者得良將也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李靖將輕兵至丹陽而輔公祐擒者得精兵也陸賈使南越尉它箕踞能使之去黃屋而稱臣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潰圍而去王廷湊不追者得辯士也釋李左車之縛而師之遂收燕齊用侯君

卷之九十二 李綱

集之策而攻之遂降智盛者得謀主也臣常患世之論兵者徒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至於辯士謀主則略而不論正所謂知用兵而未知所以用之之術也臣伏覩臣寮上言謂今日邊患方滋殊乏虎臣天下之大未必無其人欲乞明詔州縣有拳勇股肱之力傑出於衆者及有兵謀武藝才堪為將者俾以名聞擢而用之甚盛舉也然以臣觀之未甚盡善何則自將而言之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斬蛟長橋刺虎南山走有追風之逸射有貫虱之

妙被堅執銳所向無前攻城破陣所至先服者
特可以將一軍而已千變萬化神出鬼歿或縱
之而後擒以負而為勝測之而益深運之而
無旁若金在鏹惟治者之所鑄若泥處堦惟陶
者之所埴所攻輒破所擊輒取無往而不利者
一國之將也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而人惟恐後者天下之將也又豈
特恃其股肱之力武藝之精而然哉古人固有
不持尺刃不操寸戈而能却百萬之師以至談
笑而折衝偃息而銷燬者在於臨機果料敵明

大廉志

第廿卷

子

運以籌策而已又况用人以安天下不專以文
辭取不可以家世論當考其行實究其才能如
何耳故季布遭髡鉗而有名將之稱婁敬脫輓
輅而建金城之固蕭曹起於刀筆之吏英衛起
於罪亡之餘酈食其乃監門狂生樊噲特鼓刀
僕御班超一腐儒耳薛仁貴特田家子耳一旦
依日月之末光皆能勒功帝籍振名後世借使
漢唐之君不能用之則數子者亦堙沒於無聞
矣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
勇者好行其志貪者要趣其利愚者不計其死

使人能收其長而棄其短則將帥何患乎乏人
也以臣觀今日募兵之衆則精兵不患乏人然
臣竊疑良將辯士謀主未必多多益辦也且如
仁宗皇帝時富弼却契丹割地之請是亦辯士
之功也臣竊意金賊雖暴悍然為之主者又豈
木偶人哉亦必知世道之安危識人理之盛衰
萬一得一辨士如儀秦之流圖機不礙掉寸舌
縱橫議論喻之以禍福之機陳之以利害之大
講隣國之好而啓之援信史之證而誘之使之
動心駭聽彼未必不一言悔悟復守舊約而不

本廉志

第廿卷

主

敢侵我疆土也臣為陛下計莫若廣詔京畿諸
路士庶有學足以敏古今識足以造天人才足
以供倚馬之求辨足以破傾河之論壓之以威
而益振恐之以死而愈新一人而兼得斯數者
仰州縣審實保明解發赴闕又乞詔天下有雄
材大略能畫安邊之策能知用兵之權守邊可
以賢於長城戰勝可謂國士無雙者並仰州縣
審實解發陛下親策於庭試其所長則良將辯
士謀主一舉而兼得之何憂乎虎臣之乏也方
今邊患日滋正廣收人物以備驅策之時無以

臣言為狂妄也此臣願獻陛下八策也臣又聞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臣以是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國之所以廢興存亡特在於得民與不得民之間耳臣竊觀天下之民似有離心蓋自太上皇臨御之日姦臣擅權蠹賊滋甚假奉土之名而割民之脂膏託崇道之勢而奪民之產業因花石之微而驅民於困厄之地緣名字之諱而擠民於罪亡之餘天下士庶陰懷怨恨之氣抑鬱而不敢吐上違天心下乖民和故頃者方寇竊發民樂其禍而有何獨後我之嘆則民心之離也久矣幸賴祖宗遺德餘烈尚有存者故紀綱未至於大壞去年春金賊入寇國勢幾危若非上皇明斷禪位陛下使人心懷則天下已非國家有矣何則黎元赤子皆知陛下在儲宮時恭儉仁孝故即位之初閭里相賀知天下可指日安也既而悉誅六賊天下又復相慶謂陛下能除民之害真安邦定國之主是知民心固樂從也比者聖詔起兵緣國家太平日久頌白之老不聞金鼓之聲一旦干戈擾攘固已

動心而駭目加之無識充徒簧鼓不根之語謂國家敗兵既數將下詔民間三丁選一以為用流俗易於搖惑雖家置長喙人為說鈴亦未能決其疑臣恐此語一煽民心又復搖動甚者預為生離之憂臣愚欲乞陛下速降詔旨安撫天下明斷此意以結民心仍乞天下所發遺募民見在京畿諸路屯聚捍寇者俟金賊掃蕩之日出厚賞以募有願住者留守京畿防後患仍約以歸期其不願留者悉遣之若抑而留之又致變矣夫天下所發至募兵所以忘身而犯難者不過希賞賜而已借使金戎已寧而遣之歸有功者固當厚賞無功者亦乞給賞以勞其來一則懷之使無異心二則誘之可以再用實良策也茲數者皆欲陛下結民心以長有天下者也此臣願獻陛下九策也臣又聞先王之理財也將欲養兵而禦戎其實不過安撫百姓百姓亦無怨言臣近觀詔下募兵諸路多科兵於民而烏合之衆又不足以立事至於忠義之士能率強勇之人以徇國家之急官府無錢以給餽餉聚而復散者有之以臣愚計竊謂萬一邊患未

寧欲募兵不若以稅額量情均科錢以助國用
應有官之家並不蠲免則所歛薄而均百姓皆
樂而從之所歛之錢存三之一以募兵而守城
餘者悉為起兵之費臣嘗以是徧詢於鄉老皆
善其計以是知民情之樂從也臣又慮兵餽不
給則臣有策於此所謂策者何也天下所納米
以造酒者不過欲市利而已為今日計者莫若
速降詔音罷賣官酒許州縣之民投狀召保均
分酒課任自造賣仍委局務者日計其利無使
虧折應諸路所入米悉以充兵餽則推酷不勞
而軍儲可給矣其策豈不良哉此臣願獻陛下
十策也臣於十策之外又有三事亦今日之不
可緩者臣聞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
則孥戮汝夫不用命必戮而不赦况望風降伏
者哉比者三軍臨陣將士或不用命遂爾降敵
臣愚欲乞陛下明詔嚴立軍法有不用命或降
敵者悉孥戮之則軍勢振矣此其一說也臣又
聞明君賢相所以動而勝人多用間術故兵家
之策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
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

寶也故三軍之事情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幸
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死間
非微妙不能得間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臣
竊意金賊强悍儻或末可以力勝則不若用死
間之術而滅之臣身雖不長六尺而智雄萬夫
辯雖未足以方儀秦亦可圖機而不礙者也
臣以忠義自奮何惜一死為陛下用此術以掃
蕩醜虜而安我社稷耶伏願朝廷借臣一介之
使遣臣見虜主而說之臣自有策能使醜虜倒
戈卷甲不復侵侮陛下如欲絕其種類則臣亦
願以死間伏望朝廷俟其有弛心而無備則遣
良將領精兵而殲之臣雖遭鼎鑊能以一身破
強悍之虜而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使萬世之
下姦臣賊子誦臣之名莫不掩卷而慙嘆則臣
雖死猶生也伏願陛下明斷而決行之無謂臣
布韋之賤不能立此功也古語有之曰猛虎之
猶豫不如螻蟻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
之必至取其能必行之臣前所謂使韓信李靖
惜鄴生之烹憐唐儉之死小有所不忍則不能
成大功者正謂此也此臣所欲言者二也臣又

聞陰陽家流有三奇八門之術天子庶人之式
足以自利足以厭人揚兵九天之上尸敵千里
之遠天神地示皆為我用則取勝之大要也今
何苦而不用哉精此術者安有其人陛下求之
未切尔臣願下明詔如求賢之急必得此輩以
濟大事天下幸甚此臣所欲言者三也臣聞馬
周以草莽一介之士為唐條陳二十餘事皆當
世所切太宗擢用以明佐聖不膠漆而固恨相
得之晚非王佐材疇能及此蕭銑據江陵屢戰
不克李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
軍政委焉師叩夷陵蕭銑遂降臣以鯁生恭誦
聖詔曰每聞邊報痛切朕心臣於是感激自奮
願以身報國故昧死獻十策臣無王佐之材非
敢望若馬周之擢用特願用臣狂計以擒金賊
之渠魁掃蕩邊塵復祖宗之境土庶幾不愧李
靖獻策以圖蕭銑則臣雖以直言犯逆鱗自取
誅戮亦沒齒無怨言臣所陳特今日之急務至
於朝廷之闕失政令之避遺甚有可言者臣以
陛下方今有北顧之憂故且置而勿論臣又竊
聞學古入官挾策登第者平居貪位慕祿惟恐

居後切切然常有不滿意一旦國家有變雖捐
軀以報尚何所惜奈何風俗衰薄忠義陵遲故
有官君子方且酣暢自適恬不以社稷為念甚
至赴關注調者纔聞變起不參部而歸者有之
及京畿而反者有之其間有能奮身為國者幾
何人哉間或有之則羣聚而笑指以為狂生臣
聞其語忿氣拂膺恨無上方斬馬劍以斷其腰
領臣恐此風一扇天下靡靡入於衰敗故願以
死間之術為陛下安天下之民庶幾少立忠誼
以振頹風伏願陛下函容之德天高地厚憐臣
愚忠恕臣狂斐以來忠直之言以激衰敗之俗
則萬世之幸也儻或以臣言為無足採而又以
草莽之賤上玷聖聰下觸權臣必欲置之死則
臣亦甘心焉

再上十策

臣聞唐太宗時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言得
失辭旨切至上善之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
之言故以藥石相報臣以是知太宗除隋之亂
致治之美貞觀之風高邁唐室者以其能聽藥
石之言故也臣伏讀聖詔曰惟藥石是求竊知

陛下盛德函容廣求諫諍直欲明四目達四聰與虞舜異世而同軌天下忠臣義士能以骨鯁之言上千天聽必蒙其藥石之報矣臣以是狂妄昧死忘其微賤於聖詔起兵之日條陳安邊禦戎十策撰成萬言書一封陳乞所部為奏朝廷臣之本意非有它望實欲奮身報國願效馬牛暴尸以立忠誼之名於天下庶使保位持祿輩聞風而慙汗適丁邇角不通州府未許發奏臣於是退處逆旅自恨宵中雖有忠誼之氣抑鬱而不達一旦餓死溝壑而名不聞則與草木俱腐與其飲恨而死於蓬蒿之間孰若抗直節而死於斧鉞之下臣於是復採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為保邦御俗之方可以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共十事再撰一書併為奏達伏願陛下明斷而必行儻或以臣為無補於世甘心就誅戮而不悔惟陛下留神省察則生民之幸臣聞為天子者貴乎聰明神武決於聽斷見善明用心劄不牽制於權臣則天下雖大四海雖遠可運用於股掌之上矣臣伏觀陛下不崇飾恩倖不聽任姦臣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民

居以營燕遊之地不竭民力以廣無用之費罷不急之務擢忠義之臣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聖德高妙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倫擬觀其初即位慨然志平僭叛悉誅六賊以謝天下太平之治似可指日而待豈意金賊復爾猖獗辱莫甚於今日臣竊知其所自矣臣聞陛下自誅六賊之後英斷不及前日朝臣擅權言路復塞朔方初寧恬不為備兵端四起茫然失措始募天下之兵以禦之則後時矣陛下若欲大有為於天下則當効漢武帝以雄才大略自任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共圖治功又當効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使吏稱其職民安其生則功業顯著帝祚無窮矣今也徒能為文景之恭儉服三浣之衣不能却百萬之虜臣願陛下乾劉果斷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使祖宗社稷不危於夷虜之手則萬世之幸也此臣所欲言者一也臣又聞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材之為難觀唐太宗責任大臣謀斯從言斯聽洞然不疑故人未始遺力明皇勵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

能圖回天下之治臣竊見陛下擢用大臣任之雖重而委之不專讒言一投其隙雖社稷之臣亦忘大功而植小過所以天下失望而國威不立臣愚欲乞陛下選用人才必精鑑而博採之知其可大用則任之勿貳若成湯之於伊尹若高宗之於傅說炳然與三代同風矣此臣所欲言者二也臣又聞諸葛亮之為相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善無微而不取惡無纖而不貶則天下平矣臣竊見朝廷大臣薦黜人材用之不過酬私

大慶志

卷之五

辛

恩謫之不過快私忿非所謂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如是則賞不以德罰不以罪殆有甚於上皇之時將何以厭民望哉臣愚欲乞陛下嚴降詔旨凡大臣有所升黜必詢于臺諫決其可否宰相曰可臺諫曰不可宰相曰是臺諫曰非則召館閣之臣而問之僉曰可然後用僉曰否然後去庶幾用舍合天下之公忠言聞于朝民情不屈於下矣此臣所欲言者二也臣又聞黃霸之材長於治郡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

則人之才能各有所宜古之用人者論德而定位置能而授職甚若蓬蓜蒙瑛戚施直錡聾者司視瞽者司聽雖小有所用尚且不違其所長矧欲任之以經營天下者耶臣竊聞耿南仲特能作章句儒至於臨機應變則智不足與有明識不足與有斷道德雖可尊而謀猷不足採其於謀王體斷國論決非所長而况妬賢嫉能懼人軋已則已非社稷之臣也陛下不忘其師傅之恩富貴之可也眷予之可也使之擅天下之權而與國家之大計則不可也臣愚欲乞陛下

大慶志

卷之五

辛

處之以講讀之職使論道經邦迪王耳目無以儲宮之私恩而壞祖宗之社稷臣嘗觀蕭望之身為儒宗真社稷臣藉師傅之恩歷位將相及其謀泄隙開讒邪遇之尚為石顯所譖竟飲鴆自殺况南仲智謀不及望之遠甚徒以文墨而位羣臣之上臣恐陛下本以報之反所以害之也此臣所欲言者四也臣又聞忠者社稷之衛故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汲黯在朝而淮南寢謀于木虜魏而諸侯息兵則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一賢

而制千里之難方今朝廷之上固不乏人有之
陛下尤不可輕用昔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
萬金以疏亞父則輕用大臣是中其反間也是
速我後患也臣竊聞李綱首建征伐之議聶昌
多秉帷幄之權則二人者元勳碩惠文武兼備
使常參廟堂之機必能使醜虜畏威而銷伏然
則社稷安危實在二人之掌握虜人視之不啻
讎敵其去就豈不係天下之輕重哉今也綱以
小過而謫之散藉昌以奉使而寘之虜庭是快
金賊私忿也是墮金賊計中也臣恐隣國得以
此窺陛下矣臣聞之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
聽季孫之說而退孔子宋任冉子之計而囚墨
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
危則衆口爍金積毀銷骨信有是理臣以是知
李綱之黜朝廷大臣必有陰為之譖者不然何
遽至於此耶陛下宜熟察之臣前書固嘗縷陳
其詳於此又申言之誠為國家惜此人故也方
今濟濟多士百僚師師豈無一人德望之重智
謀之多堪任遣使者何苦以聶昌為此行哉尤
為陛下惜也昔裴度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為中

本意

李綱

五

與宗臣當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蓄縮喪氣憚
度之威稜時有使絕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
年齡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其威名播於遠
俗為華夷畏服如是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
危者二十年凡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為首臣
謂若昌者正今日之裴度也其出處繫國之安
危陛下當引置帷幄使諷議左右震威華夷可
也豈宜遣之於外哉此臣所欲言者五也臣又
聞昔蕭銑據江陵李靖為行軍總管軍政委馬
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濤漲惡銑以靖未
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
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
震霆不及掩耳豈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
擒也臣聞金賊懼暖必退師而請和臣願於此
時乘其有怠心借朝廷一介之使遣臣奉咫尺
之書往見虜主議和臣必能口伐醜虜使之弛
廢而不為備伏願朝廷簡卒練兵遣良將統制
乘其隙而覆滅之必得所欲無謂肅王為質張
邦昌未還遂猶豫而不行小不忍則必致大亂
昔毛遂以三寸舌強於百萬之師定從於楚而

本意

李綱

五

使趙重於九鼎當其未用亦若囊中之錐及其既用則穎脫而出矣萬一用臣狂計必能却夷狄而安中國則臣與邦昌固不惜一死以報國恩雖肅王亦何足惜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歟此臣所欲言者六也臣又聞古語有之曰欲斷不斷反受其亂蓋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隨厥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儲者無御相之位計誠知之而弗敢決行者首事之禍也臣竊觀六賊既誅其子孫雖以罪誅臣竊留四方然實為大患也臣聞比者金賊入寇畫費麾下當時勝捷兵反乘勢作亂者數矣此雖將帥非人不能使之懷畏然亦貫之黨類尚未夷滅而為亂之招也蓋六賊門人碁布星列於天下者皆強藩悍將懷私恩而視國為仇敵者有之幸災樂禍而欲快私忿者有之反為內應而與賊同謀者有之甚者陰懷叛逆欲與子孫連衡而起以刷乃祖乃父之耻者有之嗚呼當時六賊黨與之爵祿皆國家之賜予今日反歸恩於私室而忘君父之大義臣子之心果安在哉無禮無義則殺之猶雀鼠可也尚何所

憐臣愚欲乞陛下睿斷應六賊子孫悉與穢滅仍乞籍記其當時死黨如鄧珣范致虛薛昂之流不許典名藩掌兵權庶幾變不生也其暴惡已章如前日蔡州之倖帶番人入城者即與斬首以謝天下仍乞滅族以絕後患臣觀頃者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為范家所告開封府制勣懷素等供言蔡京亦嘗與謀是時開封府尹林摠并御史中丞余深定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為掩覆凡文款及京者必盡焚毀京遂幸免其後京擢摠深於宰執者皆報其恩也臣謂若摠深之流亦國之賊懷私恩而背君父其罪莫大焉况不發京之惡則是與之同謀也今日亦當明告其惡梟首于市庶使姦臣賊子望風畏憚潛銷於冥冥之中也臣又聞崇寧間蔡京專權跋扈壞亂綱紀莫敢誰何于時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等乃能抗章數十論列其罪惡瓘等即被罪謫飲恨而死者多矣所存者惟何昌言一人也今日陛下雖能用之不過廢之工部非所以旌忠直之言而為臺諫之表也臣愚欲乞陛下擢之近侍以賞其直庶

使朝廷忠誼之臣肯抗章鯁切指摘權臣之失
今夫聖人有先見之明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凡臺諫之章有議權臣之失者彼必熟思審察
然後敢聞天聽其言必有益於國家非為身謀
也臣願陛下每覽奏章曲加省察無以臺諫之
言為輕也臣竊聞再昌頃時亦嘗疏蔡京之失
知其必致大亂上皇不加睿斷便行寬謫及御
製鳴鑾堂記反指昌為小人既而京罪惡暴露
窺伺神器動搖國本上皇悔寤擢昌於謫籍者
豈非思其言之當耶借使上皇英斷早從昌言

大觀志

卷五

十一

寬京於散地委昌以樞要之職使振舉綱紀國
家必不辱於醜虜矣臣言輕不足以取信於陛
下然臣所乞穢夷六賊之後及乞誅蔡氏死黨
林摠余深軫者蓋臣竊意梁師成王黼李彥蔡
京童貫朱勔當時勢傾天下陰結黨與誓生死
不相背負不滅其子孫則死黨尚有異謀死黨
既有異謀則朝廷不能無患陛下為社稷計則
縷織鞏何足惜朝廷萬一掣肘誰肯為陛下奮
身者耶臣所謂欲斷不斷反受其亂正指此也
臣願陛下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無猶豫而不決

無滯滯而不行禍如已迫悔之何及然臣書既
達天聽必有大臣為六賊子孫鑽皮出羽為之
掩覆者棄短取長而為之引援者陛下亦必狐
疑猶豫以臣之言為狂妄以大臣之計為可信
臣既知此而必欲獻其說者忠誼之氣不可遏
也陛下能用臣計社稷有福若為大臣誤不用
臣言則恐他日禍起陛下思臣之言又復若思
种師道勸滅金賊餘黨而不從其計矣機不可
失願陛下裁之觀夫螻之螫人也螫指則斷指
螫臂則斷臂所以去小而全大也陛下若欲長

大觀志

卷五

十一

有天下宜取濶於此此臣所欲言者七也臣又
聞諸路監司本以澄清天下之吏而為天子耳
目柰何擢用非人姦賊狼藉凡所按臨因緣為
姦賄賂公行以曲為直徒有舉察之名適滋擾
攘之患甚至其所舉舉職或以賂進或以勢取
挾親姻者有之公恩倖者有之真賢實能反沉
下僚不與收錄臣愚欲乞應選諸路監司必得
劉明果斷之士以膺此職應監司受職之日陛
下召而面遣丁寧告戒使無曠爾官則人人思
効死以報國仍乞立濬禁絕其出按州縣無受

官吏東聚金銀出界迎接先次交與謂之常例
所有歲舉之官亦乞嚴令審實才能因其所長
而舉之一不稱職則貶其舉之罪如是則內
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以公議取人而審舉狀
者無有也臣聞之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古之賢君其用人
也升降有法功罪各得其真今陛下選舉之法
非不善也臣輒以為不公殆奉行者非其人也
今監司徒知舉官未聞某人舉某官因其罪而
黜之縱有因而發擿者又交結權貴遷緩而不
行故監司州縣恬不知耻臣愚欲乞陛下嚴勅
諸路監司歲限發擿部下姦賊者畿員僉議允
當然後許奏若因讎隙而擠陷者反坐其罪仍
乞遴選臺諫公直之官埋輪如張綱者每路一
人為觀察使歲令巡察監司守令有受賄而舉
官者有姦賊而在法者有濫濁而不修檢者有
怠墮而不勤事者悉令密奏嚴行寬請民有大
屈抑許實封投狀於觀察使附遞以聞仍禁約
使臣所歷州縣除飲食外不許受燕和買私謁
如違禁令反挾勢而殘民許監司糾察申奏仍

大廉志

卷表

堯

乞諸路歲換一人慮其久則姦生如是則有官
君子莫不砥節礪行斬自標榜以援流俗矣此
臣所欲言者八也臣竊觀守令非人民受荼苦
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孱懦少斷無幹局之舉貪
饕不廉易地皆然甚者注調京闕即尋部下富
商巨賈預貸金以為費俟到任而償養俠客於
門陰令搜求賄賂於外或下車未逾數月收拾
金帛製造器皿已擬豪右酣酒嗜音夜以繼日
惟恨腹隘而不能恣口於飲力憊而不能肆情
於色至於聽訟理民則偃蹇而不暇民有屈抑
無所逞訴或本欲訴寃反受罪責良民周身銜
淺不幸罹於憲網為仇敵者又從而賄賂有司
下石傾擠或陰設于獄東南之民痛入骨髓嗚
呼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
應矣今日金賊之禍未必不原於此以臣觀之
守令雖多能盡忠竭節求民之瘼以聞于上推
君之澤以被于下者千百無一焉如是而欲郡
縣之治不亦難乎陛下久處東宮必稔聞而熟
講之即位之日天下欣戴自謂前弊可以頓革
夫何日甚一日守令姦賊殆有過於頃時臣愚

大廉志

卷表

堯

欲乞陛下躬攬萬機專委監司發擿諸路州縣
官有姦賊污辱之甚者誅戮數人以激貪懦所
謂懲一以戒百者也又乞戒勅吏部注差縣令
不以資格必審實其才然後授之庶幾銓選受
賂之弊仍許臺閣大臣歲舉堪試縣令者幾人
則令尹無患乎乏人矣其應拜刺史亦不論資
格第欲得廉潔明斷公直無私者仍召見試問
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則太守可
以得人矣昔漢宣帝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
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
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則太守之職尤不可輕
臣愚又乞陛下審察功勤宜加旌賞古者刺史
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第五倫擢自蜀郡而
為司空虞廷自南陽太守入為太尉劉寵自會
稽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則郡守入而為三公者
有之朱邑守北海入而為大司農召信臣守河
南數增秩賜金召為少府列於九卿韓稜守南
陽入為太僕則郡守入而為九卿者有之陛下
舉而用之豈不良哉縣既得人則貳邑之佐無
患乎不公也太守既得人則貳郡之倖無患乎

不明也郡縣之治可跬而待矣此臣所欲言者
九也臣竊觀入仕之源太濁天下冗官散職蠹
國賊民為甚陛下若欲立太平之基則當惜名
器而清品流如任子則世祿以賞有功鬻爵則
輸財以濟國用二者皆欲罷而不能至於流外
奏名權局三者皆非國家長久之策何苦而不
罷耶今夫姦胥猾吏平居舞文玩法以窺財利
及其晚節反授之以職則貪暴殘賊有過於平
時矣豈能為民之利哉流外胡為而不罷也布
韋之士當妙年取高第或能知自重然一有所
溺尚不惜名節矧夫桑榆晚景得薄祿小官豈
有遠大之望哉不過問舍求田規規為子孫計
苟可以趣利者無不為也臣愚欲乞應奏名者
例與文學之職以報稽古之勤見在任者並宜
放罷若諸路官司有關監司得授權局此尤不
利於國家蓋一官纔闕紛然交爭或鬻爵而未
補官者或授差而未代者或世祿而閑居者窺
伺有關則掃門求見而乞憐者有之持金行賂
而求者有之市書於權門而求者有之如是則
所費已不貲矣諛心措意宜如何哉臣愚欲乞

嚴行諸路有關急申部注差以補之如補官未到許同僚兼管則冗官可去仕路可清姦賊之風亦於焉熄矣此臣所欲言者十也臣又觀比者屢領詔旨停罷諸般科需然近自軍興以來安撫經制司每責辦於州縣或以金銀或絀絹或錢米或夫馬或起發應副或存留準備不一端而足諸州縣多以五等簿籍按之類責辦於上三等入戶胥吏追呼動以軍期急遽為言甚者半夜打門左手示引右手索物曹不肯旋踵借使上三等中皆富足溫裕之家猶云可也其間因於供輸昔富而今貧不得脫去等第者燕慮三之一雖欲賣妻鬻子以應之而迫於畧限不遑也况科目既繁源源不絕計無所出遂至棄去屋廬逃亡離散如東南土薄視他路為多貧去金戎為甚遠賦兵初不能撓而民已不克安堵臣深究其弊皆緣產去而稅存尔或居城邑有產業售盡戶籍稅錢隨以除矣其所以不得脫去於等第者三歲推排營運錢之法行之者非其人故也且推排本法每三歲會人戶于州俾共指證之曰某家富某家貧計其升降而

增損之各不許過分焉比年奉行之官徒懼減失和買課額欲增可也欲損不可也甲實貧而無所營運猶未從銷退必待乙之富者樂與之承替而後可然法意初不爾今一州可增者百人而可損者或倍之則半是虛存之人其或窶乏之輩直指一豪民而訟之彼恃賄賂公行請託勢要不可與為敵過此以注又遷三歲矣三歲之間其科需不知其幾端而三歲之後又安保其不復如是耶以是雖均謂之上三等而無其實者多矣至於四等五等有蓄財隱實素無差役科細者乃恬不知憂臣伏願陛下速降詔旨凡差役科需不得拘守舊籍可先勾集逐鄉坊五等入戶于縣使眾議供析本界有實富實貧者而籍之以備差科不限見存等次庶幾得其當而屈抑流遁之民將鳩類集族選土著矣待其推排之年有果可銷退者即與降等不必須有承替之人雖減少舊額官吏無罪夫惟銷退無難則承受者亦不憚矣臣伏聞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竊見曩者議臣多以利國為主有利於國亦必有害於民有害於民國家何利焉

善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衆非后何戴后
非衆固與守邦今橫目黔首乃膏流節離神呼
騰踊矣臣謂與其失人心孰若失和買之為少
也此臣所欲言者十一也臣聞之孔子曰法語
之言能無送乎改之為貴臣今日所論其言雖
荒唐繆悠不足以取重於世然搜羅天下利病
幾過矣矣陛下若送而不改則臣徒勞辭說事
孰若鉗口結舌以全身遠害哉臣非不知忠言
苦鯁必犯天威然所以甘心而為此者為天下
計也陛下若能任臣狂計以安天下雖肆諸市
朝固所願也干瀆宸聰惶恐無地伏惟陛下矜
憐之

三上十策

微又上書曰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
有官守者修其職臣希韋之職身在吠豕無言
責官守然慙慙不忘君父之義願盡忠竭節以
報國恩者臣竊見猶虜肆虐害及天下陛下北
顧垂涕頒詔起兵詞旨懇切讀之者莫不寒心
正宜忠臣義士感激自奮捐軀報國之時而州
縣之官尚且酣暢自適殊不以國家為念臣以

是知有言責者未必肯輸忠而陳謀有官守
未必能修職而効事布衣者若復緘默則民之
困苦無由聞於天聽矣臣於是忘其干鈇鉞之
誅摘當世之利害撰成萬言書兩封條陳二十
餘事一以投州府適丁道塗之艱一欲投經制
慮有浮沉之失臣身寄萬里之外何由聞於上
哉孰若拂衣而別故鄉擔簦而干帝里併攜三
書投于闕下則朝進而莫達矣於是羸糧重趼
而來投于安撫司乞為速達伏願陛下俯加容
察臣聞之昔者齊萬年及朝臣畏恐周處強直
乃使西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
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立臣幼失所怙
老母垂白今既割慈忍愛鬻臂而與母永訣則
孝道母復全矣若復忌憚權臣而不敢言人之
所難則是釣虛名耳臣所以矣冒自前後敢以
十事撰成此書上瀆宸聰臣前後所進三書言
頗訐直古語有之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良藥
苦口而利於病者惟陛下其聽之臣聞書曰終
始惟一時乃日新故唐有天下傳世二十所可
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終惟太宗以文武

之才高出前古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玄宗以功成治定後心一動溺所愛而忘可戒至於寵身失國而不悔憲宗晚節信用非人變生肘腋臣嘗即是而知人君之憂勤恭儉未足以為難惟終始不變者為尤難陛下即位之初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務以恭儉為天下先以至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疏剔衆弊雖古先哲王未易過此臣固知去年春金賊悔過而効順者實以天人之心歸于陛下故感格如此既而金

本意

第五卷

四

賊復爾深入踐蹂侵侮無所不至天下惶恐莫知所自無乃積弊既久邊隙創開而難於支持歟抑亦將帥非人不能預為之防歟不然則天意以此警陛下使不變其初心歟三者必居一於此矣臣遠方賤士妄意國家政事謫令必有未當天意未厭民望者百姓困苦官吏貪暴必有愈甚於前者故皇天以此警陛下不然何遽至於是耶且古之為臣者視儀而動聽唱而應文王勤勞則在位相率而為勤勞文王節儉則在位相率而為節儉如陛下既能以身先之宜

乎百官士庶莫不仰法今乃自上朝臣下及衆庶後靡之風過於前日州縣之官有請三月之俸不足以償一會之費者庶人之家有鬻二頃之田不足以克一女之聘者胥吏之衣儲於公卿倡優之飾擬於妃后騶從與士子無間伶人與良民混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聚而食者不啻十人如是而欲天下不饑不寒可得乎饑寒既切於肌膚欲其不為姦邪可得乎賈誼所謂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而庶人夔妾以緣

本意

第五卷

四

其履者復見於今日昔楊綰素性儉約輔政之初御史中丞崔寬毀城南別墅京兆尹黎幹省出入騶馭中書令郭子儀方大會散音樂五之四綰特為唐名臣躬行儉約尚能風化於當時而使之畏憚矧夫植一人之本形於天下之風者實在於陛下而天下臣子及僭侈而不逞其化則是我宋天子不及唐一名臣耳陛下萬一不然臣言試察在朝之臣有儉約守節如楊綰者耶朝廷既難其人則州縣之官不足道矣臣愚願陛下立為定制應有官之家及士庶胥吏

倡優服飾各有差等不容僭侈有不遵令者絃繩之以法此臣所願陳者一也臣又聞唐有天下絕而復續者屢矣德宗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忌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幽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拜於賊廷鋒鏑集于黃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兇不失舊物至於昭宗明僞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故唐之宗社遂不復振今日之禍殆有過於奉天之難朝廷大臣未必人人文足以附衆武足以勝敵而可使之出將入相也竊聞金賊退師之時大臣有許其割三關租稅之約以秋半為期知其至期無報必為我患蓋預起天下精兵以機而覆滅之不尔亦盍預為之防也反怡怡自如恬不為慮朝夕敷奏講論不過互相詆毀爭權怙勢辨詩賦經義之得失較王氏元祐之學術設春秋之科崇講讀之職此皆太平之事非國家之急洎其變起非常不識所謂締章繪句者可施於此耶高談虛無者能畫安邊之策耶學

春秋侍讀者肯奮身而死國家之難耶臣願陛下以德宗得人為法以昭宗失人為鑑知其所以亂則我斯治矣知其所以危則我斯安矣知其所以亡則我斯存矣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舉之不以次將相之才出矣故伊尹耕于有莘商湯聘之以為友太公釣於渭水文王立之以為師漢用韓信而舉軍皆驚蜀用魏延而群臣缺望陛下特求之未切耳禮之未厚耳無謂天下無人也脫或今日有曹叅蕭何陳平周勃王陵輩圖治於內有韓信張良周亞夫樊噲陸賈輩振威於外則醜虜聞風而遠遁朝廷安枕無虞矣雖然萬一得人如漢之盛臣又恐陛下未能若高祖之用三傑也臣觀謫李綱於散籍遣聶昌於虜庭則知陛下知求將相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矣此臣願陳者二也臣又聞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前日王師之出三軍多不同心而醜虜反能死敵是中國失人和之道而醜虜得多助之心矣臣願陛下王師凱旋之日有功當封者亟封之有勞當賞者厚賞

之仍倣唐制第其功之高下圖形於凌煙閣使
光耀於世則人人思竭節以報矣臣愚又乞陛
下多方計會金穀廣募忠勇以足軍數開軍府
於西北之鄙以捍衝要因隙地而置營田使之
屯聚攜子孫而家焉苟有變起必能家自為戰
人自為敵而邊防固矣此臣所願陳者三也臣
又聞馬者兵之強而國之富監牧所以蕃馬也
唐之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
岍澤徙之隴右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解牧
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
坊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種以給芻
秣時天下以一繼易一馬議者謂自漢以來唐
馬最盛我祖宗朝亦於秦鳳諸處置坊以市馬
其後蔡京柄政徒崇尚安濟居養之虛名而罷
廢招軍買馬之急務反以市馬之貨而易珍寶
玩好之物故承平既久士不知戰馬不堪用一
旦邊隙創開無以支梧其禍實原於蔡京臣愚
欲乞下詔委河北河東監司選擇西北鄙田野
平夷可以牧養之地創為八坊每坊以右職兩
員為監牧於鄰近運漕茶貨收歛鹽酒課利以

本志

卷本

五

克市馬之資多方搜買西北良馬又於其坊左
右前後以官田易民田二百頃為芻秣之地依
府兵之制寓兵於農而募民耕之或民苦官田
遠而不願售者給時價償之則民心忻然而從
無復嗟怨矣監牧官歲令一換使無怠心賞遇
之禮優於他職功勤既著蓄蓄有加則別議旌
酬如是則馬盛於唐西北之勢無患手弱也此
臣所願陳者四也臣又聞唐太宗斬張蘊古既
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
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
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諸州死罪
三覆奏臣以是知司獄者生民性命之所係刑
期于無刑則用刑者亦宜以寬平為尚准獄者
亦當以鑑察為先雖罪至於死尚當重審覆奏
而慮其有失矧夫構陷非辜而必寘之死則天
氣不和地氣鬱結明為人非幽致神怒毒流天
下貽禍邦家矣臣竊見比年准獄之官受私而
誣殺良民者不可勝數姦胥得吏從而挾勢肆
為蕩毒者又紛如也或受賂而欲脫死囚則嚴
拷連累之人而承之洎其奏成飲以毒藥者有

本志

卷本

五

之或犯強盜偽印之類獄吏教其牽執富民固
有訟一事而羅織數百人者或挾仇讎而遭鞭
笞者或恃酒肆狠而暴雷者或為人陷穿吏復
賂而擠之者故一富人入獄則獄吏所得多者
數百千少者亦不下四五十千富者重囚反輕
貧者輕囚反重其或詞人才士身在貧羸不幸
罹於憲網藉手無金難以求活則雖挾伊管之
術懷儀秦之辯亦無以伸其喙夫聽訟者本以
理民之寃為人構禍反受困辱抽腸擢舌於呻
吟之間不致於死者幸免而已昔漢文帝專務

文獻志

卷之六

季

以德化民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唐太宗以寬仁
治天下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
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三百九十人縱之還
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
太宗悉原之今之獄吏暴雷太甚一月之間死
者十數而未止比年以來東南獄死者不知其
幾千人也父子兄弟生致離散悉歸怨於國家
以謂不能選賢蒞官故罹此禍臣愚欲乞陛下
嚴降詔旨痛懲此弊應州縣蒞獄之官有受賂
枉法而陷殺良民者並乞處斬民受其屈而憲

使不為按察者許實封杖狀于觀察使附遞以
聞臣觀唐玄宗即位常自選守令告戒以言而
良吏布滿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稱治平
臣以此知獄吏所以誣殺良歲者守令姦賊不
能奉行君上之詔令也守令所以然者吏部受
賂多以庸狠之人而為之故也然則欲革其害
實在陛下若能効玄宗親選守令以布州縣則
民不罹此苦矣故曰百姓有過在于一人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此臣所欲陳者五也臣又聞唐
太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近背遂詔罪

文獻志

卷之六

季

人無得鞭背今天下有犯至輕之刑而不免於
死者多矣陛下當以生靈為念因類而推則天
下之幸也臣竊見天下租稅不均富者以兼并
而致豪橫貧者以匱乏而受困苦皆緣蔡京在
朝科率無度而州縣之官因而斂財於已故庶
民傾囊倒廩不足以充官府之歛又復減價而
鬻產甚至斂獲纒畢執契行貸固有買一頃之
田不能承二十畝之稅者以是富愈富貧愈貧
故產去稅存者官租無由而贍有訴于官乞為
退割則吏復受賂不為施行二稅不輸官吏催

捕獲係經繼舉善萬狀有司雖知恬不憫察
曹雖或覺察而終不能去其害嗚呼此乃產去
稅存而致然也臣愚欲乞陛下選差臺諫之臣
毒路一人巡歷州縣督借僧寺為均稅司許百
姓陳訴產去稅存者悉為均攤及天下富民多
寄稅於有官之家以免差役亦乞立限許自陳
歸正限外不自陳而為人告首者除克賞外並
沒入官應有官之家以品數量坐外餘者並同
編戶法又臣前書所論營運錢亦乞委均稅司
召集人戶依實指證重為推排如是則租稅均
而輸納易無辜而被囚者無有矣臣又嘗念天
下貧民鼠竊狗盜即妄訴以為強劫或失火燒
其廬舍則訟人以為放火有司不復體察獄吏
痛加鞭笞訟是而死于獄者多矣臣愚欲乞陛
下督責憲使常切覺察蓋今日之弊當以嚴致
平而不可以寬守之也此臣所願陳者六也臣
又聞漢高祖初定天下總攬英雄以誅秦項又
用蕭曹良平文武相配共圖治功臣愚欲乞國
家優於武學廣收虎臣其法與太學等明詔諸
路凡知兵書習武藝善謀斷籌畫縱橫辯論者

並許自陳所屬發遣詣武學補試各因其長而
收之依三舍之法而升黜之日省月試擢其才
能者而官之將見踰飛將軍而稱智囊者皆在
吾彀中矣臣愚又乞國家設德望科凡諸路孝
友信義廉耻通經史有智謀者縣薦之州州試
其所通之學而薦于省每三年令各舉一人其
所薦至之人陛下親策于庭問以古今考以時
務試以才斷有卓然不群者拔而用之然不羈
之才高世之俊非大科不足以搜羅又乞依祖
宗舊法設賢良方正科許有官君子及布衣之
士同試其黜陟陛下但舉而行之臣將見豪傑
之士于于然而來矣臣又嘗議詩賦經義二者
皆有弊彫藻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誇世而取寵
不適於實用者詩賦之弊也幼童而守一經白
首而後能言說堯典二字有十餘萬言荒唐虛
無不務根本者經義之弊也以臣觀今日文章
之弊不足以得人說若去經義而取詩賦蓋自
舍法之行學者專守一經而不該古今務為黃
老之虛詞不究經史之實錄至於歷世興亡治
亂例以為祭終之芻狗兩後之士龍略不經意

其所以釣爵位而取榮耀者不過盜竊古人緒
餘置齒牙間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較一日
之長以較豔有司耳目而已故平昔無經筭之
譽一日有瓦注之巧者紛如也問之以前世興
亡則茫然失措面頸發赤甚至身處班列而朝
廷舊章不能知者彼其所蘊既不厚則發為文
章必不汪博所識既不廣則處之事變必無持
操故自華科以來朝廷大臣抗節不回赫然與
秋霜烈日爭嚴者幾希詞學兼茂使後進仰之
猶泰山北斗者幾希奮不顧身肯死國難者幾
希沾沾小人奴顏婢膝炙手權門以求遠達者
滿眼皆是自去年春金賊入寇朝廷忠鯁之臣
惟李綱聶昌兩人而已其次范訥輩而已至於
耿南仲吳敏李邦彥之流徒能敗我國事何足
取哉臣觀祖宗朝以詩賦而取士則士無一經
之專貫綜墳典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往古
之存亡用兵之得失行事之成敗雖夢寐亦能
記錄况其醞藉瑰偉則英風銳氣無施不可故
鎮撫國家則有司馬光寇準韓琦輩肅清邊境
則有王韶鍾傳舒亶种諤輩決策運謀則范仲

淹富弼之流是也抗章直諫則唐介包拯董敦
逸鄒浩之流是也歐陽脩及宋郊兄弟則功業
之外職於修史者也楊億王安石則政事之餘
長於經術者也石曼卿梅堯臣之徒則詩高于
天下黃庭堅蘇軾則文冠于古今得人之盛未
易縷數然其間文足以拔英彊而驚翰苑武足
以奉王命而挫虜威持鯁諤之節而敢言奮忠
直之志而犯難章章不可掩者亦不下數百輩
求其所以致之者特詩賦之科而已蓋學詩賦
者可以兼經義而得之至其專於經義則其所
學必不廣矣有好為虛無之言者曰唐以詩賦
取士而明皇幸蜀者何也殊不知明皇再清內
難開元之初幾致太平蓋以詩賦而得人耳迨
其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臣浸疎讒諛竝進溺
於遊燕耽於酒色以李林甫楊國忠為輔佐以
安祿山哥舒翰為爪牙病生於心腹而不知禍
起於蕭牆而罔覺宜乎有播遷之難然則明皇
幸蜀者乃以其不能用剛正之人而近讒諛之
賊故罹此禍豈詩賦之罪哉臣愚欲乞陛下速
降詔旨革經義科許天下之士習詩賦以應選

所問之策禁絕虛無惟求古今成敗可以為後世鑑者及通於時務而有謀斷者則臣將見得人之盛又復如祖宗之朝而致治之美高邁於熙寧之初矣陛下若能用人臣之策則武學足以得虎臣德望足以被遠遠制科設而不世之才出矣經義華而博學之士至矣朝廷乏人臣未之信也然科舉之法又有大不公者臣亦為陛下縷陳之比年科舉多為富兒貴族於詔旨未下之日預以金帛賄結監司必差此官以考試本州或有得問目宗旨或有得成篇文字者或有得一二古字為三場點記者或有得平昔所講題目者甚至考官之來有求見於道周旅邸有受燕于舉子之家有攜俠客而來陰通關節又賂封彌勝錄之人錄附名士姓名恐其文章輒已陰為之記或炳於火或投於井或節其文詞使讀之無叙有司備員而不覺察且以歌酒自適殊不以考較為慮洎其及期不過苟且收拾足其名額而已臣嘗觀程試之文或昧於古今而以漢為唐或誤以神祖而為祖考或不通經旨而誤引證或錯使故事而非姓名或全錄

前輩時文而不改竄或綴緝不根之語而不答所問致有士人指考官穢跡訟于有司則又上下互相掩覆不為體究故與其選者人不以為榮至於孤寒之士棲遲乎藝苑游息乎學海反以空囊敗素無為先容遂爾擯斥甚有知其必不與選不能與羣輩較短量長於是高卧而不就試者有之此非科舉之法不公也有司受賂之弊也亦以經義多荒唐而能為空文者一人而兼數人故也信乎經義不足以得人若選以詩賦則前弊皆可革蓋詩賦不可預成縱可料題而為之亦不過得其實而已其聲律逆順非敢苟也如是則彼方為已猶且不贍何暇及他人哉臣欲乞陛下垂憫孤寒之士無負其稽古之勤嚴降詔旨痛懲此弊凡禮闈取士一切法度乞行嚴察如是則孤寒者得以進身矣此臣所願陳者七也臣竊觀天下所以入於衰亂者皆緣冗食之民眾故國用乏而軍儲不給也臣愚欲乞陛下明斷一切冗食而無補者悉行罷廢以充軍餽則養兵有糧而無匱乏之患矣臣竊見上皇國計為姦臣所誤尚賴陛下振而

起之革而新之若規規於仍舊貫則天下何望於陛下上皇何急於禪位也或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為孝此乃儒臣不知權變之言獨不聞孟子之言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臣前所謂冗食而無補者則當速改者也臣觀天下神霄宮實國之大蠹此亦蔡京王黼誘致姦黨以妖術欺君罔上故創此宮所費不貲四時祭醮又蠹國用謂之知宮者不過挾勢欺民規財養婦飲酒茹葷不修身檢恃崇道之勢動與士大夫為伍肆為姦賊求其精虔祝壽者

本獻志 卷之七 李

陵如也謂之冗食而無補信其然乎况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之歸者本一也今立兩君於宮中者其意安在哉此蔡京欲為王莽之篡故陰令林靈素以妖言化上皇而為之其意欲為分天下之讖也又况天子所都者大梁四海九州莫不賓貢今遍滿中外州縣皆立王宮是亦蔡京欲兆各據有一方之讖也祖宗之朝肯為此乎祖宗之臣肯勸勉君父而為此乎臣願陛下速降詔旨悉與罷去所有知宮道衆各還原觀仍將本宮給還原僧改正寺額所有儀像移

於玉皇殿配享此亦臣慮陛下不欲毀去恐傷父子之仁故也然上皇英斷能以理推豈肯以二已而妨天下之大計哉所有神霄宮田多者五十頃少者不下十頃所養之衆不過十數人而已臣愚欲乞陛下悉委守令拘收其田召民承佃所納稅租及宮中見存之糧見供之器悉克軍儲之用實良策也臣又觀天下僧寺多田者或至百頃妨民蠹國比比皆是臣愚欲乞明詔諸路專委守令應律寺則契勘見存僧行數目禪刹則契勘逐年所養僧行數目並與量數支給口食田外餘者並沒入官所有稅租即量坐之其田亦募民耕種以所納租為軍儲所有道觀亦依此法通計天下一歲之所省亦不輕矣願陛下無猶豫也臣又聞祿者所以代耕也方今有官君子養之既有常祿所任之處又有職田臣為陛下計莫若下詔應有職田悉皆罷支所納租米並克軍儲陛下能用臣三計則倉廩實府庫充招軍雖衆無患乎乏糧矣此臣所願陳者八也臣又聞君以兼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

本獻志 卷之七 李

亡國之風是故立敢諫之鼓置誹謗之木此堯舜禹湯所以昌也比于剖心箕子為奴折直士之氣結諫臣之舌此桀紂幽厲所以亡也蓋御史臺為朝廷之紀綱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矣頃者蔡京專權懼人議已於是擢而進者多其死黨阿諛順旨共成姦惡諫官久虛而不除臺官取庸以充位故守令奸賊殘害滋甚而朝廷大臣方且愚弄綱紀有同兒戲陰懷叛逆欲分天下而有之無肯為上皇言者浸淫日久遂致大亂幸賴祖宗之靈六賊屢敗未

本朝志

第七卷

臺

至篡國去年春金賊初起邊臣告急蔡京父子匿而不達乃收拾金寶密自為備在朝大臣亦皆作去計直至虜寇漸逼乃始奏聞此臣得之於陳東書也國家何負於大臣乃爾耶既而忿氣拂膺恨不能伏劍悉剖諸大臣肝膽而食之未足以快臣心也後聞陛下優選忠誼之士以任臺諫之職於是沈心傾耳以俟其言天下之大利害為日久矣今得其言不過紛紛細碎未有大過人者又豈太平而全無可言耶抑亦持祿保位而不肯言耶畏罪諂而不敢言為權臣

抑塞而不得言耶臺諫之臣知此而不言則是負陛下也不識今日之所謂諫臣者果有面折廷諍如王陵者乎有守節死義如汲黯者乎有刎血汗車輪者乎有出行避驄馬者歟臣知其必無有也願陛下優選直臣以任此職視策于庭試以十事評往古之成敗于以觀其所學問權臣之得失于以審其敢言如是則可以得人矣臣聞呂元膺出為同州刺史入謝德宗問其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謂宰相曰元膺有謫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李藩裝

本朝志

第七卷

臺

均賀曰陛下納諫超越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請留元膺給事左右臣以是知德宗所以能懲艾奉天之難而復治者蓋能廣求諫諍之臣而已臣愚欲乞陛下以古為法大臣朝見議政事臺諫官得隨進與聞仍許退而辯論可否以陳之或三月而不進諫者罷之又乞陛下親灑宸翰榜于朝堂昭告臺諫各宜以忠誼自立庶使崑巖遺逸之士知朝廷有從諫如流之美於是戚戚然動其心戔戔然纓其冠而未游于闕下矣此臣所願陳者九也臣又聞上言之以為命

下稟之以為令比年以來州縣之官以受賂營私為良圖以奉詔恤民為餘事至於國家頒詔本欲使天下士庶悉體聖意以布德化柰何守令非人略不奉行甚至其言微有被及於州縣之官則匿而不示遂使天子德意無由下達欺君罔上莫此為甚臣觀陛下即位以來寬大之詔屢下州縣官吏不過掛之屋壁初未嘗見其遵行今夫周官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于木鐸蓋將以禁人則宜使之皆知故曰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臣愚

文獻志

卷十七

書

欲乞陛下痛責守令應詔書到日即領于庭以示百姓應改常憲禁絕民害即令施行無致稽緩或尚循襲舊風有違御筆者即與除名勒停如是則詔旨無患乎不宣布民情無由而不說服矣此臣所願陳者十也臣所進三書條陳當世利害三十餘事實為切要然其間觸權臣者有之忤天聽者有之或結怨於富貴之門或貽怒于臺諫之官臣非不知李雲以草莽之士露布上書遂至誅死臣區區不避於此而敢抗直言者實願以身而安天下也臣初則欲乞朝廷

以一介之使遣臣奉咫尺之書說虜主而使之內附既而此志不遂猶敢以三書干瀆宸聰者臣知天下大利害皆備載于此使其言得達于陛下萬民受賜臣雖死不辭也萬一權臣嫉怨指臣為狂生幸集朝臣問之或臨御樓呼行道之人問之召京城耆老問之必謂臣之計為可行而大臣之言為忌嫉也昔蘇世長進諫至切唐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臣今日亦請以此語為陛下獻陛下用臣之計賜臣以死則臣死有光輝含笑入地無恨也若不用臣之計而免其罪則臣非所願蓋臣以寡援之身必死於他人之手矣史有之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臣雖微賤能鯁峭而敢言朝廷有直臣則天下太平矣果辱陛下恕其狂妄則臣尚有骨鯁之言上瀆天聰惟陛下裁之

文獻志

卷十七

書

淮郡文獻志卷十七

淮郡文獻志卷第十八

議

入粟贖罪議

蕭太傅

議曰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減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贖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待單于議

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克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曰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稱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窳鼠伏關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於亡窮萬世之長策也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令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贖死罪議

議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遺堯之不贖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

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
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索彊吏民請奪
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竝
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克嵩山谷吏不能禁明詔
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
愚以為此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烏孫持兩端議

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効可見前少主在烏孫
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
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
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
原起此天子從其議

竇太后配饗議

陳少府

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
不造授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嬰
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
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墓
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於
國何宜上配至尊

廣農議

東博士

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闕有饑窳欲大興
田農以播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
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害二曰地利
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
滂沱之惠水害失中零穰有請雖使羲和平秩
后稷親農理疆剛於原隰勤蕪萊於中田猶不
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
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
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
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
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
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豬羊馬牧布其境內宜
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
多田豬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壯土不
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
實在冀壯大賈羊取之清泐放豕之歌起於
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克其地使馬牛
豬羊斲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
之場此地地之可致者也昔駱駝在坳史克所
以頌魯傳却馬牧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

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汴水停滯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馬齒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彊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謹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充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耒多稔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陽而黃潦臻崇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川刺史使謹案以聞又

射鳥傷人棄市議

何中丞

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名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

歲刑况不傷乎微罰可也

母債子償坐不孝議

議曰法稱違犯父母教令恭謹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唯取信於父母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質錢為子償責嘉名雖犯教義而能名無請殺之辭今而殺之非也

子不宜隨母補兵議

議曰尋劫制同籍暮親補兵大功則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送夫夫死送子今道舉為劫若其叔父尚存應制補誥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

本

本

本

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送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誥今若以叔母為暮親今代公隨母補兵既乖大功不誥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通由於主者守暮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愚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

久喪不葬議

議曰禮云過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况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襯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等同伍積年未曾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

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欵然相糾或由隣
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此列既多江
西淮北尤為不少若但隨此三人殆無所肅開
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謂况等三家且可勿
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
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

新婦覲見議

徐侍中

議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
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
未審姻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四德舅延外客
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於舅姑本
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親
見之儀謂應可略

楚讖

張宛丘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者
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雷人者還自雷自有覆
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
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
也此理之必至又何怪焉

表

叙功銓德表

劉車騎

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
威刑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聞
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毫釐宜慎謹奉詔書
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也故太
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
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
退讓之操臣不以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
潮恒牙門皮初勳力致討蕩滅姦凶侃恒各以
始終軍事初為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
初等之勳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為善之
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狗功之士慰熊羆之
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為府行司馬使典給
功事恒為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汜
鄉令虞津忠誠烈正首唱義舉善以教不能
者勸臣輒特轉津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勅母
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
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為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
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勅孝篤著於臨
危貞忠屬於彊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

長益風教臣軌以勃為歸鄉令貞為信陵令皆
功行相參循名校實

專軌討奔請罪表

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任司方州奉辭代罪不能
奮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
舍宥被遣之職即進達祈鎮而范陽王虓先遣
前長水校尉張奔領荊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
兵距臣今張昌姦黨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
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颯風駭蕩則滄
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失事

大業志

卷九

九

機輒遣軍討奔即梟其首奔雖貪亂欲為荼毒
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今奔肆心以勞資奔敢引
覆餗之刑甘受專軌之罪

謝隨恩被原表

鮑參軍

臣言即日被曹宣命元統內外五刑以下浩澤
溷汰臣亦預焉得從漢律故謬之辨聞遭周典
肆青之科大喜卒至非顛所圖魚愕鷄睨且悚
且慙臣誠下愚不達義方然君尊臣恭豈同犬
馬且常侍臣淵穉疏草即臣所作助人為恭猶
加敬憶自己率禮寧敢慢忘由臣倖賤可悔可

誣曾參殺人臣豈無過寢病幽栖無援朝列身
孤節卑易成論破幸大明臨下仁道毓物澤洎
翮走臣單末慶然古人有言揚者易生之木也
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何則植之者難
拔之者易况臣一植之功不立衆拔之過屢至
同彼風霜異此貞脆書稱天秩有禮易載神福
在謙臣之謙禮理謝福秩仰銜俯媿行歎坐戚
即欲顛沛拜恩下庭但臣病久柴羸不堪冒涉
小得趨馳星駕登路不勝荷佩之誠謹上疏以聞
為柳令謝驃騎表

大業志

卷九

十

臣言伏承詔書加臣驃騎將軍餘如故顧循空
薄屢墜成命仰當天寵伏抱慙灼臣素陋人本
絕分望適野謝山川之志輒畊無鴻鵠之歎宜
希鄉部富期農牧夙當昌朝早值恩洽天網紛
橫皇曆歸聖左輪不啟良馬未汗功半下列爵
超上賞奮迹騰光參駕龍服翰起雲飛拂翼紅
路雖曩之脫駕拖紫矜檐丹轂方之微臣彼安
足齒齊此而歸懼塵王度况遂頻煩重彰濫越
伏願天德曲成資始令終雨露之惠自華及殞
特屈慈獎降申愚固則綢繆之施復踰造物不

勝感躍惶駭之情謹拜表以聞

謝秣陵令表 時為中人

臣照言即日被尚書召以臣為秣陵令臣負捧
下農執羈末皂情有局塗志無遠立遵命逢天
得汗官牒不悟恩澤無窮謬當獎試用謝刀筆
猥承宰職豈是闡儒所能克任今便抵召違離
省闈係總固極不勝下情謹拜表以聞

上五禮表

徐光祿

表曰夫禮以安上化民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
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

備因殷章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略有五即宗伯所

掌曲禮吉為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為下
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

齊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
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

失其時為國脩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
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埽地無餘

漢氏蠻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
道之為貴末葉紛綸適有興毀及東京曹褒南

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
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
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
之典用盡於帷蓋至于晉氏爰定新禮荀顛制
之於前華虞剛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
遺江左革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
惟陛下睿明啓運光天改物撥亂惟武經俗以
文任樂在手功成制禮弘於業定伏尋所定五
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
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
五禮諸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分任郡中
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
事付國子祭酒何胤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
年胤還東山齊明帝勅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
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
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
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
門外東昏之時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
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勅使外詳時尚
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與宜俟隆平徐

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闕故國異家殊寔宜以時脩定以為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二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連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聚掌嘉禮尚書右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代之又以暉代嚴植之掌凶禮暉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克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勅總知其事未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詔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閣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細羅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為不刊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

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百九十九條又列副秘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完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盈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庶勸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與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共條章靡不諳備

可以縣諸日月頌之天下者矣

代文潞公謝太皇太后表 張宛丘

稽留君命敢求免於刑誅惠養老臣不使勞其筋力仰睿私之送欲撫衰志以知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厚德無疆至仁在上神孫臨祭知保佑之聖功多士克庭見肅雍之盛德恩及草木喜同天人臣幸以餘齡獲逢盛旦雖蓬豆駿奔之事徒有心哉而禮樂大備之時焉後死者豈不偶爾尚足矜榮

牋

答東阿王牋

陳軍謀

琳苑罪苑罪昨加恩辱命並示龜賦披覽樂然君侯體高俗之村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秉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况於驚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豈鄙益著載懼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橫玩耽以爲吟頌琳苑罪苑罪

爲孔導辭建安王牋

何水部

士實塗泥芙蓉非竹箭昔逢際會忝申名質悠悠漢水獨鶩輕舟雖慕義如歸而暗投多懼遂禮頻上席愛比後車感此隆遇久知輕死軒蓋出內歷念陪遊府朝升進隨事多幸賜餘論於顏色奉德音於宴和藉此增榮遂延繆價今便除名身非木石總同犬馬雖朝夕曳裾無違接恃而職務一離有同賓客瞻階下拜屑涕無從永言僚故載懷罔已頡頏之禽慚悲於出幕蒙茸之獸結志於首丘

書

答陳琳書

臧太原

隔澗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贖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竊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

長短辯詰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
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
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知
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
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
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十州寧樂今日自還
接刃乎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
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
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
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
悅本州見侵郡將遊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
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
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
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
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
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
今日之戰矣何以効之首張景明親登壇歎血
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
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
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

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瀆于死亡劉子璜奉使
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
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
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
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欲一
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
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
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因
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
吾心也乃主人招烏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
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
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豆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
無乃辭同趣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
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
中扶鄰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徵忠孝何以
為非而豆下欲使吾輕本破密均君主人主人
之於我也年為吾兄分為篤友道爭告去以安
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
員不當踰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
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

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
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
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
之固驅上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
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畔哉但懼秋
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奮力作難壯
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素乞歸之誠耳主人當
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
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識吾恃黑山以為救獨
不念黃巾之合送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革命
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
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
嫌哉况僕親奉承璽書與之送事行矣孔璋足
下徼利於境外賊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
盟主滅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
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
努力夫復何言

與許文休三書

王司徒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
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

月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淡
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
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畧盡幸得老
與足下竝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連
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耿耿
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
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
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墜是時侍宿武皇
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
奉奉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
後每會群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
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復以原壤之朽質感
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為謀蓋其注意乃
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
前世邂逅以同為睽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
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
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屬
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濶
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

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二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悵有懷緬然

第二書

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授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總集觀升堂稷稷之盛禮瞻燔燎焜耀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嘗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緩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注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譙高談大噱亦足遣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

第三書

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并致前問皇帝既浚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

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羗夷異種之間永喪華夏平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錄聘請士無神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只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放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族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帶之偽弼事授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止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勳著考績勳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憐中土為王擇居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軍謀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懂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今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

大虞志

卷末

主

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之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虐所

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使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蹙猶無所救竊又

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救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我也是故三仁未法武王還師宮寺在虞晉不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紫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騎奔牛之權馬肯土崩魚爛哉故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

大虞志

卷末

主

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玉豹之誼游睢渙者學藻績之緣聞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人是何言歟夫驥垂耳於坳牧鴻雀載翼於汗池襄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為外廢之下乘也及其整臚筋揮勁翻陵厲清淨頓時千里豈可謂其借輪於展風假足於六駘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陳也洪白

登大雷岬與妹書

鮑參軍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
 渡沂無邊險徑遊棧石星飯結荷衣水宿旅客
 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
 千里日踰十晨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為客
 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邀神清渚流涕
 方曠東顧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
 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
 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
 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
 原遠隰上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
 起思鳥群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
 演湖鰓通連葦蒿攸積菰蘆所繫柘波之鳥水
 化之蟲智吞禹彊捕小狎噪鶯聒紛乎其中西
 則回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
 古迄今舳舻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漳壑煙歸八
 表終為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
 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峰
 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離錦褥若華夕曜耀
 澤氣通傳明散綠赫似絳天左右青霓表裏紫
 霄從嶺而上氣甚金光半山繞以下為黛色信

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溧洞所積
 壑所射蛟怒之所虺擊湧激之所宕滌則上窟
 蕨清下至稀洲南薄鷲爪北極雷激削長埤短
 可數百里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寓
 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潛弱草朱靡洪連隴
 感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
 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為之摧碎倚岍為之齧
 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
 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蛟水
 廂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
 箕雀鈴之疇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
 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滂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
 合孤雛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
 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颺夜戒前路下弦內
 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
 我為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觀臨塗草感辭意不周
 薛司徒記室書
 劉郡丞
 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
 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
 不能及公事免黜此春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

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踈懶衣裳容髮有足
駭者中以親老供養寡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
一紀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
其繼續或復賜以衣裳表楮諸公咸加勸勵終
於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有
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又
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
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既習此歲久又齒長
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厠迹東平之僚本無
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高此又聽覽所當深
察者也近初奉教便自希得託迹客游之末而
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
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游梁
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迹既於聞
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晨
私計志在此耳

與尚書令袁粲書

丘餘杭

臨幾新亭獨能抽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當
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如何使
陽得志身若不棘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

脯膾伊執可念

為衡山侯與婦書

何水部

昔人遊遨洛汭會遇陽臺神仙彷彿有如別離
帳前微咲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送風且歌掩
屏為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
火獨夜自燒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護
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為虛路
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為喻聊陳雅
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軸

論子書

徐光祿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
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致今日尊
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
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
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曰遺子黃金滿籬不
如一經詳求此言非徒謂也吾雖不敏實有本
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
三十載門人故舊悉薦便宜或使創開田園或
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
此眾事皆拒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

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莖以
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閒
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哭於斯慧
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
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
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為逆旅舍爾
何事須華常恨世人謂是我宅古注今來豪富
繼踵高門甲第連閭洞房宛其苑矣定是誰室
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
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幼德

文獻志

卷六

七

處小以為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
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
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
園遂不辨保貨與韋黠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
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
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滕陌交通渠畎
相屬華樓迥榭頗有登眺之美孤峰藜薄不無
糾紛之興清中竝饒菘浦湖裏殊富芰蓮雖云
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
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

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
十載矣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
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
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聖典亦稱何
以聚人曰財况世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
熟田地甚為駑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
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髮鬢孔子曰居家理故
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業進退兩亡毋
貽耻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小大宜
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露之諸女耳汝既居

文獻志

卷六

七

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
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
身而身先若能爾者便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
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
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勸畧言此意
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乖舊業
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
牽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纔可自休或復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
蹠屣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

彈琴一曲求數刻之警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
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閣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
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
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
滿度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茲無俟令吾
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
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求還

書

徐左光祿

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輝照於魯陽一志宜

卷五

卷五

卷五

通飛泉涌於踈勒况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
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特
計馳惶公孫鯁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
之析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
不聞之乎昔分釐命厲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
有日烏洸災風禽騁暴天傾西柱地缺東門盛
早坼三州長波舍五岳我大梁膺金圖而有亢
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
之恒理也至若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
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

於總章九州之音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
鐘未足頌此英華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
裡楚翼寧非祀夏之君龔定京師即是匡周之
霸豈徒幽王徙雍朞月為都姬帝遷河周年成
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慎茫茫風牛南
僂吾君之子舍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
所未喻一也又聞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殺潯
陽經塗何幾至於鐙鐙曉漏的的宵烽隔淑浦
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蓋遙憶滄城峰
彌香爐依然廬岳日者鄱陽嗣王乾治兵匯派
屯戍淪波朝夕騰書春秋方物吾無以躡履
彼有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不謂邵陵
王綸通和此國郢中上容雲聚魏都鄴下公卿
風馳江浦豈盧龍之逕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
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難如
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歎而答旨云還路
無廷斯所未喻二也又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
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
壯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一如其境外脫
須輕軀幸非遣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

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
徐船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裳裝行役淹留皆
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
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覽
何則生輕一髮身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
不任克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
憂也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
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榮聚索之儀微
騎間行寧望輜軒之禮歸人將送私具騾驢綠
道寧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

不載元

卷之七

五

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
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
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戮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
憤厲既不獲投身杜稷衛難乘輿四冢磔蚩尤
千轡割王莽安所謂俛眉頓膝歸奉冠警佩拜
腰鞬為其皂隸又日者通和方鼓曩睦克人但
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瑩之請所
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擊憾政
當菹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克情猶當未雪海
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居

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搭西流城闕丘墟葦蓬蕭
瑟偃師還望咸為草萊霸陵回首皆霑霜露此
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讐我有何勳
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
溲知於驥茂吾雖不敵常慕前脩不圖明庶為
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群亮挺爭諸賢
戮力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也為邢杲之徒耶
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又假使吾徒還為亮
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在則台司行為連
率山川形勢軍國彛章不勞請著為籌便當屈

不載元

卷之七

五

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群身寓江臯家
留河朔鄉井鄉邑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
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秘事皆若雲霄英俊訂謀
寧非帷幄或佯驚以定策或焚橐而奏書朝廷
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
沿革刑政寬猛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為間諜者哉
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
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有濟河橋馬
度曾非宋典之姦闖路鷄鳴皆是田文之客何

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
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韓山之怒則凡
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加恩禮乃至鍾
儀見赦朋哭遵途窆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
檀拭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
賄公恩既備實敬無違今者何魯翻蒙貶責若
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
悠然哀悼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
洪恩譬渤解而俱湲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
豕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况
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為生何能支久
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年若以此為言斯所未
喻七也若云逆豎戮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
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謹夫屯亨治亂豈存
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
有四介已知命儻又杖鄉計彼侯生有隨而已
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皂之方吾知其訣正
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望若
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困
文林凡曰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

爰至春秋微宜商畧夫宗姬珍墜霸道昏凶或
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滅孫有禮翻囚
與國之賓周伯無魯空怒天王之使遷箕矧於
兩館繫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比當
今之高烈也至於雙嶠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
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自求盟於楚殿躬奉璧
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憑安車而誘梁客其
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
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
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娼媚曹屈詐以羈縻桂軫
歲到於勾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朝殊險賓
戲已浚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
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奸謀而非為邦之勝畧也
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
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鼓教養以
治民預有邦家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
離冠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
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身出空桑行
路舍情猶其相愍嘗以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
事而趨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

吏明經鳴為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
膠皆遵耆耄吾以珪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
之也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
祈銜泣吞聲長對公問之怒情禮之訴翻同逆
鱗忠孝之言皆應封舌是所不圖也非仰望也
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
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
被驅掠自東南醜虜抄敗饑民臺署郎官俱餒
牆壁况吾生雖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
言念如得身還鄉壤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

大業 卷六 手

凶雷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
孫叔敖稱為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
虎非龍開詩闡禮而中朝大義曾未矜論清禁
嘉謨安能相及誇誇非周舍容顏胡廣何其
無爭臣哉歲月如流人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
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下泣夕萬
緒而迴腸不自知其為生不自知其為死也足
下素挺詞峰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
君清耳之談向所未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為謬
來旨必通分請仄釘甘廷釜鑊何但規規默默

齧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故
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
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
恒表思鄉之夢干祈已屢哽慟良深徐君叩頭
再拜

代武皇帝作相時與齊高僧書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迴環猶陰陽
之報復近者數終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選
承寶運即時高祖武皇帝之孫世祖孝皇帝之
子重光累聖紉國承家天下生民孰不歸德誠

大業 卷六 天

勅不涯踈戚希綦地圖信是奸克階茲禍亂自
王宮再淪於醜逆虜馬四飲於江沱社稷沾危
鑿與幽辱勅身居列岳自御強兵高視越越坐
觀成敗既而天維重緦國步還康翻畫凶圖更
謀神鼎且其兵馬之任資於長昆方牧之權由
於承聖操祀而斬姪魯國寵而弑君不忠不
義莫斯為甚此毒初便遣大都督歐陽頔據口
城主傅泰等兒徒數十遂到臨川吾奉承朝算
指畫戎略樊滕耿費勳力爭驅天地靈祇水陸
開道獲傳泰不勞於一箭擒歐陽無待於尺兵

偽黨皆俘連城盡拔所收軍資不可稱算去月十六日德州刺史陳洪武等願憤回戈仍秉克一夫挺劍傳首上京萬里澄清人神慶躍彼豪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歎豈可為懷今王道平夷增權懼忤朱明戒節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內清謐吾以庸薄叨秉國鈞恒務牽纏諸有勞弊自天數云否朝禍荐臻東夏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王宣力皇家靡有寧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得江右始則杜龕元惡張彪不恭據有秦稽連蹤巨震隨機討擒觸向平夷叛臣任約徐嗣徽等屢引齊虜既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為戎戍賴貌貅騁力衛霍同心殲厥胡夷不日清珍去年將夏傾國大來鐵騎八千許匹甲士二十餘萬胡塵飛於北闕虜鼓震於南宮躬率偏裨聊與挑戰虜便土崩瓦解投險赴坑大小皆擒鯨鯢盡戮三江之上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屍相枕生獲大都督蕭執王敬寶等虜中驍將唯此數人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子遺遠邇驚欣華夷怖懼如聞彼虜

稍是危亡尋命能羅欲就征討方可以雷行趙魏電掃幽并混一車書勢在朝暮而侯瑱跋扈江荆公私阻絕即平北賊仍事南討肉袒面縛歸首闕庭即為申聞優其禮秩台儀不貶位遇兼常今所擒歐陽頤傳恭等莫不弘宥授其兵馬處以榮祿坦然遊狎無界懷抱年踰武平國即清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緣王事遊踐貴鄉日想山川依然舊識吾既奉荷朝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誠為衣繡故人不見還同甯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言面無由但以情企今者王猷地載化被無垠浮海窮山固不咸格扶竿負鼎馳步蒼龍崖穴丘園爭趁金馬君之才具信美登朝如總本鄉不能遊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為申聞各處榮祿深加將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等使被指此不多陳諱白

與王僧辯書

大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揚山蕩海驅電乘雷

獵厥兇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
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虜龍圖
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
天崩地折妖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與暴
皇年構杌窮竒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
綠林青犢之群黑山白馬之衆校彼兵荒無聞
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云禍亂
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大寧瑣瑣安敢執鞭
建武栖栖何其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任天歸
鳥喙之臣豐畢將興時挺鷹揚之佐明公量苞
金鉉神表玉璜儼袞欽才平陞佇德固以留連
管樂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克徒
不騁言次巴丘鼓聲聞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
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咸奔鯨鯢
俱剪樓船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群皆輸長樂
於是手夏首西浮雲行電邁彭波東匯谷靜山
空扼鵲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關漸臺僞
帥仍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克咸剗腸於軍市青
羗赤狄同昇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園陵
盡拜忠貴長沙神主咸安勳踰高密重以秦宮

既獲魯殿猶存闢綠草於應門闢青槐於武庫
長安五陵之族鄜杜六遷之民糧負而歸都擢
斯滿鬻脂膩腑遊騎擊鍾故市新城飛薨華室
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黍豈以
鄉名穀熟邑彌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
因鳥跡劬勞王室太極生民自開關已來故未
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
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
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
強漢壞蟲之比黃鵠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
孤子階緣多幸叨遙皇華鄉國屯危公私焦迫
邳彤之切長亂心胸徐庶之祈終無開允既而
屏居空館多歷歲時繫犯幽祗躬當勦滅何圖
蒙咎災極蒼昊涕暴煩冤肝腸屠殞酷痛柰何
無狀柰何惟桑與梓鬪若天涯拔栢栽松悠然
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
窮制柰何自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
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發寢之憂當執典
親猶有危途之懼况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興
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饑飽誰經心眼程糜不

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晨夕嗚咽乃遊魂已謝
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為全死同冰魚之不絕
似蟄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
漢南亳與殷脩好徵兵彌留星館韓宣范武方
駕連鑣蘇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
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旆杖歸旂而永慟王稽
反命既無託乘之恩椒舉相逢誰為班荆之位
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求亡晉奔秦猶蒙招請
問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竝物舉時賢御
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儔耶

本志

卷六

聖

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輜軒誠為過誤珪璋
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
啓封非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
里候餼館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
逃晉已焉哉羗難得而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
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
頓伏苦廬徒延光畧夫以啣嚙燕雀躑躅鳴獮
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曾畊雨雪猶尚悲歌
蘇使幽囚無馳哽噎公履忠弘孝冠冕縉紳化
感煙雲量標海岳行糜仲月王政無寒分穀高

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訓黎庶投懷今日惟
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為漢北之塵營
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孤子徐君頓首

答諸求官人書

自古有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
門胄遂其少多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
明時也非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
門戶雖高官資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
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
相祿况復皇朝官爵上係玄天內典謂之為業

本志

卷六

聖

外書稱之為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
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刻身所望偕榮便當
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任官鬼
驅老僕為驛馬耶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
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
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使乖信此關君命僕
何以相答耶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
人才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為爾若陟大位清官
悉由玄命夫人君賓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
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梁武帝

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持不目色范曄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世喙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聖朝草創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尚無條序無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之寶難得黃紙之板易營假以官榮代於錢絹又有非舊非勳非地非才託節將而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詔議參官市中無數四

李集

李集

李集

軍五校車載斗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壯狄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耶凡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已不無寸能官乃不及父祖既是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賢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等竝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天子所用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直為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耶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

竝願與諸賢為真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銜流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爾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答通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

答李推官書

張寃丘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任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歎既有以起其蠲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未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未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未為知文謬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強艷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

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開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手

文獻

集卷

聖

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颭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執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

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是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並於奇矣故讀焉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文獻

集卷

聖

上趙殿院書

徐節孝

月日卿貢進士徐積以兩耳痛聾不敢走伏節下謹再拜授僕人獻書運使殿院下執事前年嘗為臺官者非閣下乎積思閣下之尊矣矣雖病瘳數年亦未肯自廢身居希象而志在朝廷聞天下有一利未嘗不欲與之聞天下有一害未嘗不欲去之今希四事不敢與衆人私議謹與下執事公論之其一曰明經不宜拘注疏其二曰經分大小其三曰二年一開科場不便其四曰尊經抑進士何謂明經不宜拘注疏去年

朝廷復置明經科議論者皆謂此科廢來已久
朝廷能復之是復古也於是窮經者與窮經者
相告未窮經者與未窮經者相告而窮經者日
益窮經未窮經者皆思窮經議論者以謂此科
行之十年古人之學可以復而離五策刻之學
可以廢也此豈非天下之福哉豈非萬世之福
哉今年乃見所謂明經條制其對墨義帖經對
大義對策分爲八場先四場對墨義帖經後四
場對大義對策其對墨義兼全引注文其對大
義亦具注疏本意此固朝廷欲求諫博實學之
意也然議論者皆謂此制與朝廷建明經本
意不同朝廷本意其大畧蓋患學者之失文浮
而少實雖或口誦其文而心昧其義故特建明
經科使夫樸茂之倫得以發摭其蘊今乃拘以
注疏之說則是朝廷不貴明聖人經義貴記誦
注疏而已且學者窮經必先熟誦本經然後觀
注疏若注疏之說是則取之若注疏之說不是
雖一字不取至如窮春秋必先熟誦春秋經然
後觀左氏觀公羊氏觀穀梁氏若左氏之說是
則取左氏若公羊之說是則取公羊氏若穀梁

之說是則取穀梁氏若三傳俱不是則俱不取
傳且不取而况於注乎而况於疏乎蓋注出於
傳疏出於注也然大凡注疏雖多失少得若其
說不至迂繁學者欲應此科亦須勉強而記誦
之今按一經之內積文下注有倍於本文者有
數倍於本文者有十倍於本文者又有倍於本
文而不可勝計者而疏不與焉使學者如何而
記誦之然而必不得已積日累月劬勞勞雖
無用之說百千萬億亦可記誦但恐學者勞而
無功博而寡要非英儒之學腐儒之學也自非
有爲之士則不肯窮經則不肯拘注疏朝廷必
欲使之拘注疏則自有諸科今既建所謂明經
科則不宜拘以注疏若必拘以注疏雖其人負
孟子之道韓退之之文亦恐無能此科矣且朝
廷建此科必欲人應之也今諸科舉人雖能唇
腐齒爛記誦注疏之說至精至熟然而竝不知
經義窮經之士但明聖人之道而不能記誦注
疏則此科將使何人應之哉則是朝廷有復明
經之名而無復明經之實也謹按漢之學者皆
能精通一經其時固未有注疏其所謂精通者

或得之於心或得之於師精通聖人經義也故其所學如此者於行事如何其列於史傳其見於後世如何以此論之責其通不責其實貴其要不責其多蓋精者不博博者不精此事之常也至於商農之業百工賤技皆如此也唐之啖趙陸淳此三人者可謂明經矣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矣然而解春秋多不取三傳而解已意而況於注疏之說乎故後之學春秋者必自啖趙始此皆前世窮經已然之効也自唐虞以來簡策所載天下治亂之本未嘗不繫取士之得

本意

集

卷

失也而士之所學繫上之教何如爾以此觀之朝廷固當養育天下英才使之不為腐儒之計也且朝廷亦嘗置說書科亦何嘗拘以注疏故近年多得其人為朝廷計者莫若取說書科條制仍以朝廷建明經本議再詳酌而行之以塞天下之望以網羅天下之英傑以為萬世不刊之法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此一事也何謂經分大小近降明經條制毛詩為中經周易為小經議論者以謂毛詩恐不宜為中經宜列為大經周易若據字數誠合為小經若據經義得列為

大經又曰聖人之經不必分大小其三傳春秋亦不宜各置科只宜特置春秋科使引二傳解之而附以已說今置科若以春秋為名則是尊經之義也若以某氏傳某氏傳為名則近乎棄經任傳之義也故董仲舒守公羊劉向守穀梁歆守左氏此三人者於春秋各守一傳故不能大明春秋之道此先儒之弊也其孝經論語此二者聖人言行之書恐不宜為帖經孟子醇乎醇者也此三者並宜附於易科爾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宜附於毛詩科諸所附者皆問大義

本意

集

卷

謹按帖經所起蓋自唐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遂奏明經加帖甚非古也積亦嘗應進士舉其帖經墨義但互相傳寫一本爾科場之內有同兒戲何益於事哉其帖經不若罷之此二事也何謂二年一開科場不便積常行陝西道中親見西川舉人多是徒步或自提挈或十數人共顧一僕役其甚者破產業而未及至半路或滯霖潦或不幸而有疾病故有不得應舉而歸者雖應一舉亦受盡艱險今又二年一開科場則其遠方孤寒益受其弊也然又有大不可者

今之為進士者多是不肯治經但於經史之內摘拾題目及賦中要用事迹其甚者只是記誦近年詞賦策論及諸家類題以為苟進之計今又二年一開科場宜乎學者尤不暇治經尤為苟簡之計以此論之且宜仍舊四年一開科場或三年一開若三年一開科場亦宜於轉運司類試積夙聞朝廷亦嘗議轉運司類試今誠能如此以一路州府軍監解額定為轉運司解額使天下舉人只就本路轉運司試不惟便於遠方孤寒天下舉人皆便也而又可以革寄應之弊也且天下舉人所以多就開封府寄應者亦無他蓋為本土解額人數少今天下解額又減其半則是開封寄應者益多而舉人之冒法者愈甚也今若轉運司類試總一路解額解額既廣則必皆便之是可以革寄應之弊也其福建一路舉人最多故倍於他路只宜各在本州試圖天下之便者不必同也拘一路者必妨天下也此三事也何謂舉明經抑進士近降明經條制其十通者乃得比進士第一甲今進士及第自三人已前便得大郡通判只是一賦之功其

恩例在明經之上恐非朝廷尊經重道勸天下之本意也謹按明經所學與進士所學浮實大不同其進士恩例宜乎殺於明經當此之時正宜尊明經抑進士凡此四事實關天下大利害固學者之所宜究也古聖人之為君古賢人之為臣雖愚夫愚婦菴堯賤人之言未嘗不取而行之未嘗私己之好惡而妨天下之公也至於後世則不然雖有可用之謀可行之議惡其策不從已出往往沮而不行但欲行己之謀售己之說惡其議之異於己者此皆不公於朝廷不顧天下利害也然而豈能掩天下之公議哉豈能掩萬世之公議哉徒自大其非耳今閣下為朝廷耳目之官所言所行者當思至公之道則積之所言合天下之公言願閣下早為之所幸甚

下婿夏侯陟教附 劉車騎

夏侯陟弘之婿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政哉

淮郡文獻志卷十八

淮郡文獻志卷第十九

啓

謝賜藥啓

鮑參軍

臣術躬不謹養命無術情淪五難妙謝九法馳
落先傷衰病早及遲 近臨猥委存郵痛同山
嶽蒙靈藥之賜惠非河間謬仙使之屈恩逾脯
糗惠重帷席荷對銜慙伏抱衿渥

謝假啓

臣啓臣所患彌留病頓沉痾自近蒙歸頻更頓
處日夜間困或數四委然一弊瞻景待化加以

本傳

五十九

凶衰嬰邁慘悼終鮮兄弟仲由所求臣實百罹
孤苦夙雨天倫同氣實惟一妹存沒永訣不獲
計見封瘞泉壤臨送私懷感恨情痛兼深臣母
年老經離憂傷服粗食淡羸耗增疾心計焦迫
進退罔躡冒乞申假百日伏願天慈賜垂矜許
臣連福履身事屯悴歎息和景掩淚春風執啓
涕結伏追惶悚謹啓

論國制啓

臣啓臣聞尺之量錦工者裁之衰犬之木繩墨
在馬事無巨細非法不行當今世同政睦藩國

相望君舉必善動成準式息躬聖壤十有餘載
條制節文宜其備矣諸王列封動靜無該而竊
見國之處事未盡善臣之暗蔽私心有惜伏見

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雖多殊革大綱可依愚
謂宜令掌故刊而撰之上著朝典藩邦之度下
撥國訕繁簡之宜徇酌州府寬猛之中章程久
具永爲恒制豈伊今美乃足貴之將來臣忝充
直員脫以啓聞煩而非要伏追慙悚謹啓

答林學士啓

張宪丘

伏審光膺宸綍進直蘭堂榮命始行儒林增重

本傳

五十九

竊惟館閣之選蓋待儒學之臣既非典領之權
幾於冗散又無議論之責少補絲毫宜非仕者
之願居而爲一出之所尚蓋學問者君子之事
職卑而待之不輕詩書非俗遠所知祿薄而意
則甚厚雖厭居寂寞夸者至謂之病坊而脫落
等夷赤尉均稱於宰相名既如此人猶貴之而
况將相之選踵武相尋祖宗以來捨擇爲重故
本朝之寵儒者雖他官必假此名伏惟某官文
麗而用長才周而學富父子濟美兄弟有聲行
實著於家庭彊濟冠於朝右冠豸彈擊風霜凜

然攬轡按行窳竇立解已進登於卿棘復入宜於道山豈專足止之功實示超騰之漸未准楚晚進場屋後來辱登門墻嘗備官屬當趨風於末坐乃首贊於長牋為禮則勤循分而懼孔鸞同列忘魯鈍之卑飛珠玉藏家驚輝光於貧屋永為好也何日忘之

潤州謝執政啓

伏以文章為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力所制故君子以為在天而况修辭寒澁未涉作者之流趨世闖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閑置散竟後跋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未羈孤一介憔悴餘生困蕪楚者十年追饑寒於斗椽仕已成於漫浪意何有於功名始誤寘於成均復進升於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功遂游藏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儒學之至榮豈草茆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敢自安義當引去尚叨便郡獲養殘軀靜循此恩蓋有所自茲蓋伏遇某官曲成萬類器使庶工直鑄鏐蒙疾者未嘗遽廢大宋小楠施之各以其宜致此朽虛未即捐棄獄訟

希簡職事不廢乎詩書山林幽深形骸頗為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沉痾之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

賀潘奉議致仕啓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即里閭已私知止之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親舊實助忻愉竊以人之多難在於儒者尤甚壯年講學謂富貴利祿之可期出試多遺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歲月荏苒時不待人目顧蕃裳義則當止彼貪冒無耻者率皆優佚而老惟進退顧義者不免饑寒之憂未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之喬木追計官游之康祿何有一毫復與平生之輩瓢相送三逕莫非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真學淵源懿行金玉久栖遲於末路遂高退於明時清譽益隆多祥有在未自憐罪戾久困泥塗延企高風但懷景仰

檄

為袁紹檄曹操

陳軍謀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

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季年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僭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宦徐璜竝作妖孽饗養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丐攜養因賊假位與金犖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闖遺醜本無今德獯豸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授劔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

不

本

主

一

遂與操參咨合謀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劔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充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威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雋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諛身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徬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推強翰弱杖之義且不登畔

人之黨故復援桂擢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充土而有大道於操也會後鑿駕反旆群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平侮王室敗瀆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凌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克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享國

不

本

主

一

極位操因緣睚眦被以非罪擗楚并兼五毒備至觸情任愆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意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而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特置廢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汚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饋繒克蹊坑竅塞路舉手挂網羅動

足臨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
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在貪殘虐烈無道之臣
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舍覆
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迺欲摧撓
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忘正專為梟雄注歲伐鼓
北征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
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
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使鋒銳挫縮
厥圖不果屯據教倉阻河為固欲運螳螂之斧
禦隆車之隊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

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
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深大軍汎黃河以角
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
廷若舉炎火以熖飛蓬覆滄海而注燦炭有何
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凌遲綱維弛絕操以精
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宿衛內實拘質懼篡逆
之禍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
立功之會也可不為哉

檄吳將校部曲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

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
機而作不慮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因而
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沉注而不反下愚之
蔽也是以大雅君子以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
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異乎孫權
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
以濟簡墨譬猶鼓卯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
顧行吹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
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燹鑊之魚期於
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
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
也昔夫差承閭閻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樓越
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
屠於句踐武卒散於潢池終於覆滅身罄六軍
及吳王淖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彊國富
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榮陽則七國之軍瓦
解冰泮淖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已陷
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
之衆不可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于今將三十
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如二袁勇如呂

布時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
特起鷓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
缺嬰鉞首腰分雜雲散原燎固有子遺近者關
中諸將瓊相合聚緒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
率老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
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十
萬流血漂楸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
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遊脫走還
涼州復欲鳴吹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
竝爲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
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
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植首萬里
軍入散關則群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
臨漢中則平陽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
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
胡賓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
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
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歛立
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壽命以示四
方魯及賓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

室之邑賓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
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支屬皆
爲鯨鯢起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
市非國家鍾福於波降禍於此也順逆之分不
得不然夫鷲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執也牧野之
威孟津之退今者枳棘翦刊戎夏以清萬里肅
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
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羗
寔奮席卷自壽春而南使征西大將軍夏侯淵
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羗巴漢銳卒南臨汶
江搃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
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竝
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
害元惡大慈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蔕皆非詔
書所特擒疾故每破滅種數未嘗不務在先降
後誅援將軋寸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
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
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
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睦固薛洪
繆尚開城就化官渡之後則張郃高奩舉事立

功後討袁尚則尚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
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
軍蘇游反為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
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
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
叅圖畫策折衝討難艾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
舉錯也哉誠乃天啓其心機深慮遠審邪正之
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
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
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

文獻本

卷五

十一

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
隨波漂流與烟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
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
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
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
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
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
之逋罪下人所同讐幸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
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
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

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
繡砥礪清節博學好古周恭明當世雋老德行
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艾子孫而周盛門戶無
辜受戮遺類流離淪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
魏周恭虞仲翔各紹堂構克負析薪及吳諸顧
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
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
驅迨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
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聖賢之德也
鶴鳴之鳥巢於葦若若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

文獻本

卷五

十一

江東之地無異葦若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
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入與衆無忌故設
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
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巍然大舉建立元勳以
膺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
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躊躇蛇
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其所
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聞大雅之所
保背先聖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末日
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

之亦無及已故令注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
詳思至言詔如律令

盟辭

舉義誅除董卓盟辭 臧太原

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機縱害
禍加至尊雲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
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伯陳留太守邈東郡太
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
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身喪元必無二志
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

明靈實皆鑒之

與海神誓辭

王司戶

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靡氛千里安流神之
聽之無任神羞 全文見二十一卷此篇重出而遺其半

序

文選序

昭明太子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
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
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
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為大輅
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
水曾激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

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
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馬一曰風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
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
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寔
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
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

典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

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

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愜臨

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
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關雕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
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
異退傳有在鄒之任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
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
分鑿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

有穠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其終則誅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秦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竝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纍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精英蓋欲魚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與孝教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

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于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于聖代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

陶淵明集序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舍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王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畊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

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鶯雛豈競鸚鵡之肉猶
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甯喜之倫蘇
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
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
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駱乘禍起於
胥芒饗餐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
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
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况於他人乎是以至人
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
鼓柝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
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
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辭彩精
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
素波而傷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
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
節不以躬畊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
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
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
壁激瑕惟在閒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
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

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
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庶懦夫
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傷
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宛丘

耒爲兒童後先人於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
生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
官四明道楚耒又獲見耒時已孤端叔弔我悲
懷如骨肉後凡再遇於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
每別數年一見其論議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
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
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
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蘇先生一日
言於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
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耒蘇公
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怪庚午耒卧
病城南門無大鷄畫卧悵悵端叔嘗夜過我以
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
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
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通譜於我舅行也

豈其出於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壯求
余言為贖行余在交遊中已踰為多言其敢有
愛於子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伺我久
矣西小而輕傲為變易壯大而重故為變遲小
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
不問君臣不以掛於口而慮於心者數十年矣
吾知其故誠知虜之不饒暴吾之重幣也有
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壯顧無事矣
凡為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
未可以千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
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
金帛未足賴也注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為備
禦猶今日之信壯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
軍立國驕逸悍警豈特河隴間一卷酋也吾安
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
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
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於匈奴高帝終無以困
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驚於中國
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
昊叛於羗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未聞今壯邊

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寡然跬步
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鳴不鳴要非祥
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
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磨衝也其容
有悔乎未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
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
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為樂今後者不
亦難乎夫推牛釀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
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未聞定武異時送軍吏
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疏惡終日受饗腹猶枵
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
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
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
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
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送蘇
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
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
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

夏雨霽之餘華澤克溢支節萋茂及繁霜夜零
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暴瘡而馳
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
歲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
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
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
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薰葭者乎然匠石操斧
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克棟梁楠梓輪輿輻
輳巨細強弱無一不隸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
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
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
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
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注注清麗奇偉工於舉
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
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
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
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
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
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
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已注如沐漆而求

文獻志

筆集

五

文獻志

筆集

五

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
之病子者薰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
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
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
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蓋其所短而進其所
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
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
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
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
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
害不計多手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
身者非人之福也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固有有其才可
以為而不達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
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
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繫天者其未可
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
哀痛及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不知皆為
垂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笑獨曰常有天幸不至

乏絕夫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奉
奉於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
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
故其與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
然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
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溉之功而
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繫其所遭者哉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
而工不待彫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
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號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
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鄉而感慨
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為歌詞含思凄婉
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
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
妙絕一世攜一編示余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
可歌也或者識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
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
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
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

如攬嬌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
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李德載字序

李成甫名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
不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爾載將伯助
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輪爾載夫
車之所載或輪焉繫之於輔之棄與不棄而已
則輔之於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於物有功於
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下
轡槿輪輻僕在前馬伏軻而輔不至則車不安
登險而憂顛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
焉且天下之物固有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
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於工人之寸針南越之
箭激以飛鳥之遺羽火蘊於石而金發之兵切
於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於
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於
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於我非外鑠我者也
堯舜之於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為是堯舜塗
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已學在物自外而

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跣由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理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夫下則鳥獸蟲魚器械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脩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萬物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而學廢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躐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魯之楚者必歷衛天下之所共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故

卷之

卷之

卷之

保性以爲車力學以爲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徜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說

渡河說

徐節孝

河爲中國之憂久矣古之時洪水泛濫於中國而河之害爲甚故禹於河其力最勞其功最大故導河自河關歷龍門華陰底柱洛汭至於大伾又離二渠以殺其溢其一出貝丘西南其一

深川是也過濟水至於大陸乃播爲九河以分

其勢導之北行至於海濱然後合而爲一謂之逆河注之於海夫地勢坤傾於東北者也河出於崑崙經於中國注於渤海是其勢所從來者萬矣顧其勢湍急狂悍如真行之地中則可行之地是則是返水之勢而肆其暴者也逆而爲隄防堙塞之計築垣而居水者也徒迫限其勢而激其怒爾以禹導河必於山足高地或鑿山或穿地使水行其中乘高地而入於海因高山以爲之勢因大地以爲之防因渤海以爲之壑其所以順水性制水之勢其道何

卷之

卷之

卷之

如其道萬世之道也其濬何如其濬萬世之濬也故決溢之患息而中國之憂去功施乎三代而無不賴其利矣此非聖人之知乎謹案禹之治水疏河浚川未嘗有隄防堙塞之義故絲治而績用不成班固謂禹堙洪水豈不謬哉按隄防堙塞蓋起於戰國戰國之時不仁者苟於已利壅防衆川而遺害鄰國故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濱山齊地早下齊乃築堤去河二十五里又諸侯之國引河溉田務簡一時之利而禹之故道浸徙不復漢興三十餘年乃有河決之

惠至武帝元光中河決於軹子南注鉅野通於
淮泗數塞數壞當此之時去古未遠承文景之
盛求九河之道復先王之瀆豈不易哉乃以二
十年之憂二十年之勞卒為隄防堙塞之計而
已雖復其渠終不免決溢之患遂令隨其地勢
東漸於海使水行地上而隄防竟作遺害後世
矣嗚呼隄塞者何為乎哉上塞則下決矣南塞
則北決矣今日塞明日復決矣今年塞明年復
決矣此豈水之性也哉其勢使然也今濱河郡
縣歲治隄其費不下萬計及其大決則所殘無

文獻志

卷九

五

數其小決亦不免傷人禾稼壞人屋廬殺人性
命故成卒聞戍河之命必與其家聚哭及其行
歸父母妻子送之於道路以為生死之訣豈不
痛哉戰國時隄防皆去國數十里以兩隄相去
則是不下五十里其水勢尚得往還而不至迫
隘不至大暴今之隄防近者數百步遠者不過
數里其勢迫隘不得息決矣長河之瀆浩然
之勢積斗臂之土以為禦捍之具是何異於捧
而塞尾閘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為今
計莫若遵先王之瀆求索九河故道而穿之

命通古今賢矣之士不以爵位高下而典領之
命善計強幹之臣以佐其事召募天下通知水
利及疏河浚川吏民之能者以克其使令乃過
鉅鹿由平原至渤海行視故道計其道里與其
年月商其功徒與其財費計定然後舉事此功
一成萬世無患矣難者將曰財費不便蒙對曰
復故道亦費不復故道亦費復故道其費大而
有限不復故道其費少而無窮與其就無窮之
費孰若就有限之費哉與其就萬世無窮之害
孰若就萬世無窮之利哉亦可以道而圖之爾
潛蕭索之初安史之亂兩京河東河朔其用兵
一切之費盡出於江淮然而江淮之積常有羨
餘而民忘怨嗟者用得其人爾今天下西看巴
蜀之饒南有江淮之富中有帑藏之積誠能任
使得其人明於利害而不為苛細者使領其事
又使得自舉其類而佐之則事無不濟矣難者
將曰民力不便蒙將對曰今濱河郡邑苦於水
患甚於疾病若聞朝廷興利除害如此孰不手
舞足蹈而樂聞其事哉所謂佚道使民雖勞無
怨者也誠朝廷能故濬將有以償其所勞示信

於民就而不廷而信之禹非不愛其民也然而
以地之形勢必須掘九河愛民者孰大於是誠
朝廷愛民之意深可先命溫恭謹厚有古人之
道者使行郡邑就其父老明其利害而告之且
慰安其意然後人人相告之朝廷愛民之本意
也難者將曰當水之衝必徙其民不便蒙將對
曰朝廷固當設濬資其所徙之民其間傷民之
田廬朝廷固當設濬以償之又乾數郡河地必
得美田且不下數十萬頃亦足以償其民矣民
得無水患其始既得所資其卒又得美田則所
苦於民者遷徙之勞爾商之時自湯至於盤庚
凡五遷其都民之勞又有甚於此矣故聖人將
有所為不以小害妨大利不以一時妨萬世故
將蓋之不能無損之然而所損者小而所益者
大也昔商鞅小人壞先王之濬行暴君之政以
毒天下之民而遺害萬世當時之人孰不苦其
濬沮其事然則而卒能行之者以其必行之也
而况居天下之廣居履天下之正位復先王之
故濬興天下之大利去萬世之大害有何不可
哉然而必行之則必行矣是故蓋之義貴乎剖

剖者必行之道也幸今天下無兵革之勞無刑
戮之暴內無強臣擅命外無方鎮之患比於漢
唐猶為無事至於晉宋齊梁魏之間何足數哉
故蒙嘗以為今之天下雖未可以視古亦可謂
之小康不惟復九河而已也蓋復先王之制畫
復先王之政畫革歷代之弊正在此時也如其
不足不能復其九復其六七亦可也黃河之勢
亦可分其十六七黃河之患亦可去其十六七
成河之卒亦可去其十六七治堤之費亦可去
其十六七亦大禹之後治河之中策者也水之
性性於下者也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詩不云乎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亦曰為政而不因先
王之道可謂智乎為政而因先王之道智之事
云耳嗚呼九河者不可不復也

頌

河清頌并序

鮑參軍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工言古者先考
績於今鴻義以降遐哉邈乎鑠山嶽離篆素
昭德垂勳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
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孤玄

玉章彰符命朴牛文曠爰定祥曆魚鳥動色
禾雉興讓皆物不盈譽而美溢金石頌聲為
之而寤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感歎自我皇宋
之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
君圖帝寶燦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事華前
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有四載道化
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含生阜熙文同軌
通表裏釐福耀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外
夷貊懷惠秩禮恆勤散露臺之金賑民舒國
傾御邸之粟約遠迫脅奢去甚恭謙無留飲
賦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失心幽
無怨魄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伏斧之
使禘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
名而自彰萬里神行颺塵不起農商野廬邊
城偃柝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棲爵克羅
外苑阿統纂組之饒衣履宗國魚鹽杞梓之
利倘瞻荒遐士民族富繫軼五陵宮宇宏麗
崇冠三川閭閻有盈歌吹無絕朱輪墨轍華
冕重宥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
酷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

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
禾六秀銅池發膏畝宜以謁薦郊廟和協律
呂燿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夜昧
旦若有所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
神明之既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
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
律之士蘊儻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掄揚
於內三靈佇睽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
維月連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
深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
曰影送表瑞廷德此其効也宣尼稱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
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不見者今彈見之
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
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
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博風運俗文教也誅
善錫黜束頽象闕武功也鳴禽躍魚滌穢河
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
明同贊民祗與族厥應如彼唯天為大堯寶
則之皇哉唐哉噲與為比抑又聞之勢之所

軍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
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建命潤色滕榮感
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
徒鳴玉鑿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
馳金羈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
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
代同風由是言之斯迺臣子舊職國家通議
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乃作頌曰

窺刊崩石摺逸殘竹巢風寂寥義埃綿邈鉅生
大年瞻學淵聞肇繡成景粉績穎軒徒說井科

本志

卷末

七

未觀天河亘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書史
登歌旋我皇駕換景方塗凌周蹤跋蹶唐轅虞
如彼七緯累璧重珠高祖撥亂首物定靈更開
天地再鑄羣生帝御三條龍步八垌朔南暨教
海北騰聲淪浹格高浹洞冥龜鼎遷宋玄圭
告成大明方微鴻光中微聖命誰堪皇曆攸歸
謀送筮協神與民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納瑞
璫玉升政衡機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
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禮歸仁觀恒
通變一物有違戚言毀臆菲躬簡濂厚下安宅

謙德彌光損道滋益孝崇養祀勤隆畊籍鍾耐
秋羊封壇春酪嬰老兼梁鯨旅重帛體由學染
俗以教遷禮導刑清樂管風宣分衡讓齒折訟
推田野旌伏老朝賞登賢儒訓優柔武節焱勢
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拒鈴明審程獲周備吏礪
平端民羞幸覲桴鼓凝埃烽驛垂嚮消戎長兵
歸焉農耨閭外水鄉郵表炎國隴首西南渤尾
東北絕絕嶺丹渾渾泉黑移琛雲勉轉率叩焚
狼歌薦功鳥諱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盡班白
行謠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履植離質

本志

卷末

七

養行藻性仁草晨苒德宿宵映海無隱颺山有
黃落牛羊內首閭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華作
薰風蕩閨飴露流閣器範神妙劑調象藥匪直
也斯偉慶方漢注放四瀆媚此雙川伏靈運紀
閱既遐年波澄喬嶽鏡流蕊山泉室凝鐵水府
清洳俛瞰夷都降眠驪淵朱宮潛耀紫閣陰鮮
昔在英德王風不昌迺溢迺竭或壅或亡潔瀟
濫整曾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實
鍾我皇聞諸師說天竦聽密分介焉如響匪遠
惟疾劑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戶牖人術

軒轅希簡絲言盈室穢有綿祀清豈崇日一人
之慶吹萬粟和靈根方固修源重波副睿貳哲
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羅垂光九野騰響
四遐輔車鼎足磐石虎牙世匹周室基永漢家
泰階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區宇文明樵夫
議道漁父濯纓臣照作頌鋪德樹聲

佛影頌

形生庶怪神照潭寂驗幽以明考心者迹六塵
煩苦五道綿劇乃炳舟梁爰悟淪溺色丹貌續
留相瓊石金光絕見王毫遺觀俾昏作朗効順

去逆

復古頌并序

徐節孝

漢承秦滅學能以經術取士自孝武帝始故
三代而下漢為盛至楊隋建進士科李唐又
加詩賦之類破壞學者於是天下盡為進士
而明經之路寢徒不復矣故楊綰賈至之徒
發憤建議而代宗不能行遂為庸人所沮豈
不謬哉皇帝三十六年乃詔天下復以明經
貢士明經古之道也進士非古也明經之道
寢以長則進士之路寢以消此朝廷之意乎

春秋之義貴復古春秋之所貴固學者之所
宜歌也頌曰

其難其難道亦大艱或缺或完戰國盜竊秦
暴孽遺風餘烈所存幾何枯株之柯填源之波
漢得天下方有學者其徒蓋寡孝文孝武稍稍
復古仲舒之伍嶮崑崙嶧窮先王經道乃大明
西漢之風與三代同實儒之功晉魏寇讎學者
寢浮不源而流齊梁之間斧斫刀刻大樸益殘
隋唱唐和元氣盡破為斯文禍學者皇皇賦道
大光六經逸藏冶容艷膚繡衣紅襦衆奔群趨
若大有為謂之背馳終身寒饑物不終盛皇帝
有命萬口齊慶復明經科大張網羅海隅山阿
麟之奔奔鳳之軒軒龍之統統會稽之竹崑崙
之玉牛山之木逢蒙執射伯樂進馬造父御駕
琴瑟既更詔音漢聲復還於今唐虞之謨夏商
之書其庶幾乎天下之賦摧縮消沮迷失道路
革萬世弊興萬世利繫我皇帝臣敢不歌流為
太蘇百世不磨

叔花頌

劉臻妻陳氏附

於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

靈葩爰采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記

進齋記

張宛丘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臾而不進鷄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賤幼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尊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

大戴

集

手

刻而一於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伏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哉晝之所達過於旦夜之所得加於晡矣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也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為旦夜中晷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鳴

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

至則亦以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穀烝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夫子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贊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肌膚攘剽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夫滅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愈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嗚呼民之休戚繫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為士可不勉歟

大戴

集

末

冀州州學記

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強也強使急者緩如止饑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余嘗怪今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為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為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馘皆必由之則一士之不率教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載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強授之此何為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為章甫騎者之不為四馬而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於饑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強食於飽必不行矣由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未遠矣吏未

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為此殆為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於學而為不可也謂我之無用而毀古以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任乎

冰玉堂記

熙寧中余為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時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為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絕復以親老求為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余既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論議其是非與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為小官數以事屈有勢者節高不能容於世年五十餘為穎上令即致仕歸隱於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於物人皆師尊焉於是既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余受詔校資治通鑑於秘書省是時公同時修書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

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於人者也方其於義而任雖足蹈坎井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略而視其為吏則嚴簿書束胥吏撫綏寡繩豪猾纖悉曲當皆可為後瀆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於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於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攷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汨汨知道其里閭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略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歎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范曄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學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疑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余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義仲主簿於德安叙其大父與父之事示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於床下出而歎曰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平為詞以哭曰疑之為父與道原之為子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

本殿志

第卷

里

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冰玉君為我實記之余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任春秋之意欲為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歲成一家之書與六經並傳父子之於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焉疏廣受於漢宣帝有師傳恩而父子一日棄去視捨富貴如棄塵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如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焯並著名立於父而顯於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始余應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論正是蓋得其兄之餘而義仲敏於學而健於文屹然好名而立節者也余知冰玉堂之灑掃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為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俯青雲而下睨矚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義兮父唱子和與仙聖兮為徒紆為雲霓兮注為江湖俾為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之兮指廬山

本殿志

第卷

里

乎休吾車畊山而食兮梁溪而漁儼頓轡而不
敢留兮恐其尚謂我汙也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
以追崇之於是進爵為公而國于溫惟司馬氏
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
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孺為溫令
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於朝廷施
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悍夫姦
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于太平是其功德宜

之

之

之

之

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
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於譙郡
張耒使記之耒為之言曰盛德之不仕于世久
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
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
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
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
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
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恥辨于其才故也
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

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
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
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効實難懼夫好高之難
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為嗚呼德者子
產之所難而况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
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
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
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不敢謗
其自洛入觀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千萬
環聚壘壁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
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
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
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
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
者招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
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
好德使以其說書于堂而刻之

咸平縣丞廳醑醢記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為咸平縣先是
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既

為縣即以宮為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為尉舍熙寧其年始置丞於是遷縣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餘醪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為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老而蓋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太半其花特大於其類邑之醪醪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子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於大亂自安史以來藩鎮四據而天下無

大業末

李元末

皇

皇

完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閭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於是斷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殲剪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既已擊逐鈞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為之調利撫養安居莫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章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國

嗚呼亦可謂盛矣於是封泰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示後世而况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為歷之大訓成灋者宜如何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毀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無憾者誰之力也醪醪之生當是時蓋嘗霑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為一時之物矣可不慶哉

大業末

李元末

皇

皇

雙槐堂記

古者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彈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史也為灋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

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濫督責之使無得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為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卧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罷用弊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奸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為欺給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為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熾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佐燕居之堂灑掃完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灑尋尺之外以追古循

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為之哉夫古之善為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為之書

戶部題名記

葉尚書

惟我

聖祖稽周官司徒建戶部設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以率其屬乃永樂七年己丑

文皇帝北狩於是行行部戶曹之設十五年丁酉復設行在戶部至正統辛酉

睿皇帝始定都邑去行在之名蓋戶部之有今

署也更

累朝若干年尚書暨侍郎凡若干人後以京儲事重特設侍郎以理之又若干人矣雖典籍具存然卒欲指數其名氏且不可得况其幽處履歷之詳乎洪承乏尚書後懼自今將益散滅無所紀用是謀諸侍郎吳公原侶公鐘及黃公傑繙閱故牘備錄以刻諸石年序而階刊名揭而蹟疏之且各虛其下方以俟來日洪竊惟公署之有題名固將考往昔垂無窮以備文獻之傳抑所以起問者定品評而勸戒之意實寓乎其

中蓋物聚則妍醜形焉事比則得失著焉人竝則賢不肖判焉由數十載之後覽數十載之前愛憎既公誠偽亦著是非非固有不能以毫髮爽者至於時有豐約勢有難易而舒縮之間或有異論然知德者觀之亦自不可得而誣也夫君子之為善固不為名而沒世不稱聖人猶以為可疾名之所繫亦大矣况與賢同道則名固不昌而身享天下之榮與不肖同迹則名固不隳而身受天下之辱此豈待後世而後定哉是故夙夜兢惕鑒觀前人則所以殫吾職而熙明天子之績者於是乎在矣凡我同事越後之君子宜有所儆焉洪不佞僭為之記

眺豐亭記

顧貫初

太守安侯行之以古道治平涼之八月詒清盜止令便民安忽爾構亭於崆峒絕頂名之曰眺豐屬予記之予詢之曰昔歐陽子之治滁也自記其豐樂之亭曰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事也今侯之作亭不曰樂而曰眺意安在歟侯曰噫為滁也易為平涼也難昔滁也郡於江淮之間山城僻靜賦省役輕當時契丹元昊之

撓中國也滁若不聞焉此歐陽子所以得安一郡之樂也今平涼為郡隣接西陲雖曰

聖化覃敷戎胡斂迹而使臣之奔走邊用之催徵賦日急而徭日繁吾將憂民不暇而暇樂於心乎予曰侯之憂既已知之願聞所以眺豐之義侯曰噫夫民生大命係於農事之豐歉而一郡樂則非立平地者所能周覽也獨計為臺於峻高之崆峒有憂焉則登之以眺或見夫黍之與與稷之翼翼禾麻菽麥一望而千里則豁然而喜曰民食可足也官稅可辦也而吾憂民

眺豐亭記

李

之心可釋其一二此眺豐之亭所以作也予曰嗟乎心之憂矣目始從之古之人有心乎父者乃陟岵而望之有心乎母者乃陟屺而望之有心乎兄弟者乃陟岡而望之心在於遷楚也於是升故城而望楚之心在於營邑也於是陟南岡而觀京師事雖不同而目從乎心者則同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侯有之矣雖然侯之憂民豈終于憂邪迨夫汗耶滿車穰穰滿家餼香而邦家之光椒馨而胡考之寧官稅辦而衣食克侯於是時也與二三僚友登亭眺之千

林有喜一氣無私吾恐擊解呼酒相慶相樂於
仙山泉石之間自有所不能已矣侯始咲而然
之子乃卓筆嘆曰侯之築斯亭也始也眺於是
而憂民之憂終也眺於是而樂民之樂禮曰一
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是為之記云

銘

凌煙樓銘

鮑參軍

臣聞憑風薦響唱微效長垂波鑒景功少致
源是以冰臺築手魏邑鳳閣起於漢京皆所
以贊生通志感悅幽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煙
樓樓置崇迥延瞰平寂即秀神阜因基地勢
東臨吳甸西眺楚關奔江永瀉鱗嶺相葦重
樹窳天通原盡目悲積陳古賞絕舊年誠可
以暉曠高明藻撤遠心矣夫識緣感傾事待
言彰匪言匪述綿世罔傳敢作銘曰

巖巖崇樓藐藐層隅階基天削戶牖雲區瞰江
列極望景延除積清風露合綠煙塗俯窺淮海
俛眺荆吳我王結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修靈
所扶

藥查銘

歲寶走丸生獸墮墻時無驟得年有遐方水玉
出煙靈飛生光龜文電衣龍絲雲裳九芝八石
延正盪斜二脂六體振衰返華毛姬餌葉鳳子
藏花景絕翠亂氣隱頰霞深神罕別妙奇不揚
或繁扁杖或亂蛇牀故不世不可以服未達不
可以嘗眩精逆目是乃為良

飛白書勢銘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露此瑤波染彼松煙超土
八瀆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
重似崩雲絕峰劔摧驚勢箭飛差池驚起振迅
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珪角星芒明麗爛逸
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溢故仙
芝煩弱既匪足雙蟲扁瑣碎又安能匹君子品
之是最神筆

石帆銘

應風剖流息石橫波下滾地紉上獵星羅吐湘
引漢歛懸吞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眇森弘藹
積廣遠深淪天測際巨海窮陰雲族未起風柯
不吟岩濤山墜鬢浪雷沉在昔鴻荒刊於源陸
表裏民邦經緯鳥服瞻貞視晦坎水巽木乃剗

乃鍾既剗既斷飛深浮遠巢潭館谷涉川之利
謂易則難臨淵之戒曰危乃安泊潛輕濟真表
勤言穉我戒逐留御不還徒悲猿鵠空駕滄煙
君子彼想祇心載惕林簡松枯水採龍鷄覘氣
涉潮投祭涵壁撥檢舍圖命辰定歷二嶠扇口
周王夙趨九折羊腸漢惡電驅潛鱗浮翼爭景
乘虛衛石頽鯀帝子察俎青山斷河后父沉軀
川吏掌津敢告訪途

文獻志

第七卷

五

淮郡文獻志卷十九

淮郡文獻志卷第二十

論

達性論

何中丞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
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
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
氣清醑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窳
幽賸制任伴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
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王
燭揚暉九穀芻黍陸產水育酸醎百品備其膳
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紳玄黃供其器服文
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
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情志泰樂
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
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行於是成焉故天地
以儉素訓良乾坤以易簡示物所以訓示懲勸
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喘蠕並為衆生哉
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
次漁候豺獾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麋卯庶人
數畧行葦作歌雷魚善化所以愛人用也庖

厨不通五貳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教固知請事焉矣

安邊論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未有遠志如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注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五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偽衆今若務存邊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畫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

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為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經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慶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敵敵破軍苟陵惠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書其如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渙濡湏之戍家傳羨溪及襄陵之屯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壯岷曹爽不許果亡相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畊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救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

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募偶車牛四曰計
丁課伏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
其誦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廉之設禁以威
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
後簡將授奇揚旌雲翔風卷河冀電掃嵩恒燕
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
有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
亡有徵昧弱易乳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
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
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

本志

卷五

四

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
衣皮以馳騁為儀容以游獵為南畝非有車輿
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履
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
已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恟怵未虞
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焱騎驥聚輕兵鳥集
竝踐禾稼焚藝間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
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
散金行賞捐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
因民所居竝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

其為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
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
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正昌壯
海諸郡泰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沫右沂田良野
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嶮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
性重遷聞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
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
忭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
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
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積毀猶可修治

本志

卷五

五

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
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
長吏為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
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
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
三萬矣三曰募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
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
衆故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
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
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伏勿使有闕千家之邑

戰士二千隨其便各自有伏素所服習銘刺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繇利鐵民不得辦者官以漸克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脩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成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擔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畊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

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遠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畫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殺

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厯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間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過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伏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畊農之罷為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日久邊令弛縱弓繇利鐵既不都斷注歲葉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濬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伏竝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過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接應據其師津跌其航潛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敵之要也

遠慮上

張宛丘

得享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涉天下之危害者
受天下之至安者其初必履天下之至勞夫夫
利至安豈可以苟且安坐無事而得之哉豈以
聖人雖履危害而不畏當至勞而不厭堅忍
力痛自策勵必為而為之夫然後天下之大利
立矣昔者漢武承文景積安之餘天下富實倉
庾有餘人力感彊於是大舉以伐匈奴蓋汲汲
窮追者二十餘年通西域闢朔方驅良馬勁車
精兵堅甲壯面而爭窮荒之地費財傷民甘心
而不悔大勝不滿其意而小挫未嘗不復夫武
帝之心豈其止於好大樂考而力犯天下之憂
勞樂驅其士民而殺傷之哉蓋其心以謂匈奴
之種非南面之敵異日之患或在於此吾之所
遭偶中國富強盛夫可以有為之時夫將據
里之疆國以遺後世安樂無事之福豈可以
坐拱手不傷一民不棄一絲而得之也夫使異
日之所積才足以償今日之費異日之安全足
以補今日之損失猶將為之而况費才而
損尺而得尋哉蓋自武帝力征以來至宣帝之

際匈奴之勢浸以消弱單于稱藩稽首來朝以
平日抗禮之種敵而北面跪拜樂為臣僕而不
辭蓋臣嘗讀西漢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帝于
渭上未嘗不臨卷竊嘆武帝之英才遠略過絕
天下而使其國家享安樂之福而漢之強敵獨
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苟暢遠
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為之臣矣嗚呼亦可謂
盛矣觀今日之所獲而追討前時之功費損失
者才幾何故無勞於心不動身手則百姓無富
家無事於民無勤於敵則天下無疆國嗚呼淺
夫末議猶以武帝為好大樂考之主傷財害民
而不遵文景之節儉其亦不思甚矣今日之彊
胡與漢之匈奴其何以異耶非獨其強盛之勢
僅同而已臣則以為過之何者漢之匈奴其盛
未久方秦之亡楚漢角馳於中原內患起而外
禦敵貪救目前而無暇於遠略是以匈奴休養
生息得成其種至武帝之時其盛久矣且方是
時匈奴之所安匈奴之俗也而無慕於中國今
日之胡虜豈特積歲之成哉自五代之衰蓋嘗
陵躐上國而澶淵之役長驅中原至勞萬乘之

重東之觀為之敵而却之而今北胡之所以衣冠居處官名郡邑大抵皆有愛樂中原之心其為強盛極矣而其患又豈特如武帝時也夫端然安居熱視不動而邊境之上不敢輕犯者非不欲也提兵而戰勝敗未可知終年而戰所獲能幾何孰與安坐不失而終年之獲皆良金精幣何啻百戰之積以為重賂而果得其歡心者臣不知其說也夫武帝之時匈奴止於侵邊境殺吏民而已今也空內府之積損中國之力而不免於傷威重賂結歡而未能力保其無患則其為患比之武帝之時有加矣夫匈奴之盛加於武帝之時而武帝之患則未如今日之切武帝猶憂勞勤苦積累歲月費財力而為之則今日之計尚安得深畏目前之勤而欲以苟且無事處之而望至安大和之獲也太祖皇帝嘗積練於內庫曰吾將以一縑購一胡人首而天錫陛下以勇智神武英特果斷是天之所界實在陛下

遠慮下

今得制匈奴未可以遠戰當如越之孔閭閭豎之孔孫皓擇得帥之可屬以范蠡平枯之事者

而專委之險謀有計潛漬其心腹為一戰可滅之計而其謀微者有未可遽論而臣竊謂漬其心腹矣而手足肘臂之助猶當為之經制也臣聞之夷狄之俗弱不耻受役於疆小不耻見用於大而強狄大虜當資小族傍國之助而復相與犄角為手足之勢是以中國之力卒不可破胃頓之疆也以其能服從壯夷而控弦之士至三十萬而始單之兵至百餘萬者以其能臣屬室韋高昌之屬非徒獲其兵民而為之用也其弱者臣之以為用而羈縻者悅之以為助故有嫁女輸貨以悅傍族鄰國而鄰國傍族幸其不至於征伐也為之効力而不辭夫如是故中國之伐之也力常分而不得專自漢武伐胡數年而無成功然後因張騫之言始通西域踰葱嶺闢玉關以伐萬里之國西置酒泉以隔胡羗之陸來通月氏使大夏捐宗室之子以嫁烏孫於是匈奴始子然西顧而惴栗蓋漢之兵威自龍堆之西有暢遠達不啻萬里之地斷匈奴之右臂而壓其肩而後稍稍消縮遠遁大漠窮北之野胡馬壯首而望陰山自昭至宣而甘泉之庭

強胡君長壯面俯拜而聽命於贊者矣故武帝之征匈奴不在於得衛霍而在於得西域今不考武帝故事以破棄其屬國則其勢未能遽衰也今匈奴之國何異甯頓始畢之時其所以羈縻而賴其用者亦宜不止一二而已西有西域東有東夷其姻婭之所親金帛之所悅如漢之匈奴所謂奴僕校尉者計亦有之矣臣敢有四說一曰金幣以奪其所臣屬之族昔者烏孫之初未甚樂漢也其後貪得漢物而見漢之疆大乃始自二於匈奴烏孫大國也猶如是而况於小族弱姓哉臣以謂宜得如張騫之徒果敢強力奮命遠使者稍稍致命於西北之遠邦少費而勿惜益發而勿厭師囑之以厚利而邀致於漢宜有樂從之心此離其小國之術也兵威討便以壞其援助匈奴之傍國比之漢唐雖其名號遷徙不一亦嘗有兵精地大為之聲援者以謂宜得如李廣利之徒勇敢不顧投身萬里之外不畏萬死一生之計者數出以因其國使其南面而備中國則兵力分而不專此破其援助之術也塞據要害以離其交蓋武帝既通西域

初築酒泉以塞羗胡之道其後又建張掖武威燉煌以據要害堅城積甲壓其衿領而使之不得動令誠能按圖審勢實知其咽喉或以戰取或以謀致而使一將得精兵萬人疆督利戟以守之使之欲交而不能得此破其交之道也游說反間以弊其力夫匈奴之與國誠得而通之而後使談笑辯士陰誘以利而游於其間或構其隙而闖其兵或疑其心而敗其約此四策者雖古人之所嘗試然後之人欲為之者未見其能出此也共惟陛下聖神英武受天明命以為四方萬里之主稱陛下之威神聖德則盡天地四方之所及堯舜三代之所不能服者悉得而臣之臣尚以為未足也然河隴之地玉關之東漢唐盛時畿西之民也今也中國視之如敵國矣况漢郡護之所治哉幽燕之地先王諸侯之所封而唐節使之所治也今也匈奴視之如其民矣况燕銘燕然臨瀚海哉夫以蓋天地四海之威而兩隅之地乃不能如其故是豈理之所當然哉此臣之所以深憤痛惜而又以謂天將以資陛下立英偉不世之大功也惟留神燕計之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則用大為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莫若立濬有所不治而後濬立矣履人之為履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為之度其中而為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乎吾履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不失驚履之利夫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為工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殊要以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為履足以半國人之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

用大乎夫立濬以治天下者吾之濬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巧智不足以用其奸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為忠也使禹不知世之將野則禹為不智也知而為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濬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濬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於聰明之所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濬立矣且吾濬果何為而起歟無乃出於天

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莫未害也使吾之濬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郵矣非不欲郵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濬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為大濬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為濬之畧以謂不可以施於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濬不可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為粟一粒之不精無

害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濬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為履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濬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終事之力而為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為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為利者為之也嗚呼何至屑屑騰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濬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才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為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異於常人卒然即之而不知其勇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以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嘆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則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辯給開敏而若才卒然即之若真可與有為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於謀窟計失而後悔悟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知人也於人也不觀其形似而察其中於已也不遂於耳目而遂於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窟逆於心則為慮也深彼小人將欺我也不過多為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為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不得昔者霍光之所為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

采綴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耳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以兵尊之以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委任之際朝廷之臣孰不為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為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哉識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本知人之明而遂以謂當時之臣惟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伏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強之霍光哉唐之太宗昭宗其潰亂也甚矣不憂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士投其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濟者其言動作止如可與立功也大言而不顧敢為而不憚故二君惑之雖有間焉不可得而入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官人不能少制其亂提兵數萬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身滅國弱為天下笑彼二君惑於形似故也李係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闡播授之權卒

於無成爲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不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取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取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尊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為可畏而況於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為不可慢而況於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於相以吾為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為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捨可賞可罰捨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於群有司必使之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而彼且有以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

我以謂舉不以權者凡以為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而據之久而不還以為己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可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能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為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污或以功而捨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吾無有以制之而望其不為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為之致恭盡禮而至其有罪則不恕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能致禮則宰相尊而有罪不怨也此所以為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夫曹操司馬懿父子其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唯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者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及一切自用其聰

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
輒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聲靈
則數見其所寤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
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
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
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
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為最
難或者不知其故以謂先王之時一本於忠信
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為馬
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術何害於忠信乎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為急
其不可以一日闕者其為將乎夫將之所以為
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為其
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為
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
至於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
以常得者則必預蓄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
安財用之不登刑罰之不平禮樂之不興其為
患大矣然其為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為術

人人皆見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
其術而易曉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
者大矣然人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無害
也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戰勝則生敗
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
不願見者也故其為事不常有於天下幸而千
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
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
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如有疾於此而待速
方之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
樂以化天下之俗調伏恃疾好爭之心而常陰
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常寓其機於
六鄉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
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
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際則命有
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乎車斧親金鼓
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饗宴者人情之所樂
而弓矢者威武之事田游者佚樂之事而殺獸
者征伐之容蓋先王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
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莫不陰養天下豪傑之

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攝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於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廣此先王之濳也故身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於不求焉可也

禮論一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於親親長幼之際而義生於貴貴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為禮以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至於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介猶坐於西南而主人親酬之初不敢酬賓示尊也至於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

鄉以燕而不得為賓君舉旅于賓及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於一等主人之於賓至於不敢酬而酬介則主人之禮已平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為主人而大夫為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尊而知長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於心待禮而後見於外而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於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於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其亡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於東南而坐賓於西北主人處仁而賓處義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其主人之所為賓者與衆之所尊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

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於衆也有
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後則幼之
於長有奉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
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為主夫齊衆出令
而其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以坐於西
也故父道主義為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
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鄉飲酒之禮
何也夫先王之為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為
已詳矣然至於宗廟朝廷之中習之安而用之
便者何也為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
必先有事于類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
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
將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為其難必為其易故其
心佚而不亂其體安而不愕矣諸侯之射以親
首為節親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
會盟勤燕饗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
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明尊卑之序
也卿大夫以采蘋為節而至於循濬度士以采
蘋為節而至於不失職夫循濬度不失職則其
道近在於一身而鄉飲之禮主於明長幼而未

及夫大者焉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當然也諸
侯之道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止於正尊卑
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
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
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

禮論二

昔者孔子以謂知禘之說則其於治天下也如
指掌蓋嘗求其說以謂禘者祭之一名而蓬豆
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於治國蓋嘗思之
以謂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無乃起於貴賤
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黜用之無制歟衣服
之無別歟賢不肖之失叙歟五者不至而其國
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
之於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黜用衣服賢
不肖之叙蓋已竝立而修飭矣上自王公大人
而下達於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
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
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謂明乎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
神之祀自郊丘而達於七祀均為禮也而莫重

於郊社宗廟之祭自禘祫而達於時薦均為也而莫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饗帝也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夫宗廟之地饗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為之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饗帝則三獻燭一獻熟因地以為之丘陶匏以象其性元酒以饗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略矣此其說何也夫郊之饗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見故時至然後會非禮不敢貢也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進退於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饗帝之所以疑於略歟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和而無事於簡主於悅而不嫌於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於上帝反疑於重歟蓋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故饗帝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而宗人授事以官戶之餘君與卿餼之卿之餘大夫餼之大夫之餘士餼之而後燁胞程闡無不霑澤夫餼

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此貴賤之所以別也夫追遠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也行之於君執盃末後也而從之於夫人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而不嫌於卑蓋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言笑語之容而其祭之也與尸酬酢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由篤事帝之冕不陳於廟事先之禮不行於郊等之用犧象也蠶之用山也鬱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於廷而四夷之樂陳於門此冕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衮以祀宗廟元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於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於祭一冕之不瀆不敢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以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於樂而中多者乃得與於祭而否者不與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無形也必有待以見於外射者君子之所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與於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明

親愛厚施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於禮而禮藏於器不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考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明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趨翔旋揖於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禮論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士祀莫非祭也而尤重於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

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於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頌焉故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萬物之既成而於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故曰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於陰陽而禘嘗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別天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歟然則春之杓也冬之烝也而政不與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句者始奮前者始達而平秩東作之

大戴禮

卷第

卷第

卷第

大戴禮

卷第

卷第

時也夫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民方趨於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後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厥民因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實者已歛而成者既收塞向墜戶而民率為婦子以入室備寒之時也夫物生已窳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息則非所以聽政後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敢艾其謹之如此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於春也始生而於夏也始盛成於秋而窮於冬既盛則備於初生而已窮則闕於始成故禘也嘗也萬物盛多之際也萬物盛多則品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亨也此禘嘗之所以為重也夫先王之於祭也誠而已何貴於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璜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齋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約也而廢裕也為夫物之未成而禮不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裕則品物之重也久

矣蓋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壽也以謂無物可稱而不敢近於褻是亦誠之盡於已矣所謂烝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惡其盛禘夏也於時則陽之成嘗秋也於時則陰未至於盛禘之於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慎而不敢易之於嘗祭也不亦宜乎天子禘禘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烝禘何也夫禘喪畢之祭也而禘禘烝嘗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喪畢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禘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禘者也故先所私而後禘則無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禘而後行其私此君臣之道也

治術論

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舉其為情也雜而不類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

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為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劫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帛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務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煩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四馬之於車也奔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權衡之舉物也右仰則左俯右

抑則左揚夫苟欲俯則卑之而仰者何與焉欲
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
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
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形為
也故為其所以卑高者而不為其形古之知是
道者執天下之所以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
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姦也商容以干箕
子商之望也舜欲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
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姦者而擊之天
下雖有悍彊不服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

本義

卷

重

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之善者而
度其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
而商之為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
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善執天下之轡
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
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
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
大者也梁王以為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
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
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

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王之術踈而
孟子之術精梁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
之道絀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
欲奪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
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
其私是以暑致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為
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土山
焦者所以為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
蒸鬱為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
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

本義

卷

重

能伏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術也夫術有小
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
術蹈邪逞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
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
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
常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術者之言也故
其道踈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
仁義而亡仁義同而存亡之勢異何也鳥獲之
力強而不片運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鳥
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

宋襄公不及手術者也而况乎聖人之未必不尚手術也

陳湯論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蠻夷而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誣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尊寵以勸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幽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以一切矯制生事

本志

卷三

論

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恃其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病也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

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常則未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既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

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惟其為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繼是故沮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于而至是侯者五人而止何遽有要功生事之憂哉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無疑而下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計

本志

卷三

論

者也古之善為政者行瀆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徙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是賞陳湯之論也有功於魏者有大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

郅吉論

郅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御史不能對得詭

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
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當急而
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為微幸矣謂之
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微幸以得譽遂從而冒
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詢則亦少欺矣龔
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
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
微而不冒人之美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
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
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
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
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薛吉
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
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
思歟夫冒微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
行獨為郡丞相恨也

談論

應識

豫軍謀

容有識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
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人
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
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使震撲
山東剝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群姦使已蒙囑
沓之誦而他人受討賊之勳損功棄力以德取
怨今賤文德而責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
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關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
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
也夫申鳴遠父樂羊食子季友鳩兄周公殺弟
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况將避讒慝
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
庸夫猶所不為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
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
致力乎溝洫及至蕭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
為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蓋以
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則責人以禮世亂則考

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則狂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濼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妖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既乃卓為封地幽鳩帝后強以暴國非力所討遠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主君以寬弘為守仁惠為廬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聞管蒼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旄之美則懼士

玄居釋

東博士

東子閑居門人竝侍方下帷深諱隱机而哈舍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

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耻於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華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凝然山峙潛朗通微冷覽深識夜兼亡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涇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擗步統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鷄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鱷徒屈蟠於埽井眇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自困夫何為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肝豫之誠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登海澗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為枯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馮執假力擇棲芳林飛

不待其來宿七城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
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就若茹藟冷疎終
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論
爾以幽康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
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盡戡羽族翔
林蹶紹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
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
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
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
避禪陶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
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群而耻為七人之儔
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屨者之末行
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丐夫何權威
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
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
歎展華慕落忠不足以衛已過不可以預度是
以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
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積
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
隆六合寧靜蜂蟻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

絃倘整主無矯肆之怒臣無蹙纒之請上下相
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默庭有指佞之章禍
戩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逸無險懼而
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
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
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寤陳策者言有
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隣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
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
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
之莽為臭守分任性惟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
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美齊景之
富耻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
則儋石之積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
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
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
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大虛為與
玄鑑為肆神遊莫競之林心存燕營之室榮利
不擾其覺般憂不干其寐捐奉者之所貪收蹠
者之所棄雜聖籍之荒蕪總群言之至一企索
履於丘園背纓綬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

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七

七發

枚都尉

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聞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方蘇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又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輪紛沲淡澹嗔喘煩醒惕惕怵怵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火聲精神越滌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又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

卷七

第七

六

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脆腥醲肥厚衣裳則雜選受煖燁燥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繼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酥且夫出與入輦命曰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來遊

醜縱恣於曲房隱聞之中此甘飡毒藥戲猛獸之瓜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矣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尚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沉之樂浩盪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以輪菌根扶踈以分離上有千仞之

卷七

第七

七

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鷓鴣黃鸝鳴焉暮則羸鷓迷鳥宿焉獨鷓晨踰乎其上的鷓鷓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新以為琴野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鈞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鈞使師堂操張伯牙為之歌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聲兮背高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豉竽蠓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

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犒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胃以山膚
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
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勺藥之醬薄
者之炙鮮鯉之膾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
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秦豹之胎小飴大獸如
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
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
車前似飛鳥後類駟虛稱麥服履蹠中煩外羈
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
之御秦馱樓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
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干鑑之重爭千里之逐
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
曰僕病未能也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
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辨之
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
游覽觀乃下置酒於娛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
層構紛紜玄綵輦道邪交隍池紆曲涵章白鷺
孔雀鸚鵡鷓鴣鵲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
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激濤萼蓼蔓草芳苓

女采河柳素葉紫莖松栢豫章條上造天梧桐
弄欄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倚靡
消息陰陽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
理音滋味雜陳肴糝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
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西施
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姬傳子之徒雜裾垂鬢
目窈心與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嫵服
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浩侈廣博之樂也太子
能強起游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為
太子馴駟驥之馬駕飛輪之輿乘牡駿之乘右
夏服之勁箭左烏弮之離弓游涉乎雲林周馳
乎蘭澤拜節手江淥掩青蘋邈清風陶陽氣蕩
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
之足竊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懼鷲鳥逐馬鳴鏑
魚跨麋角履遊麇蹠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
陵窟無創而死者固足克後乘矣此校獵之至
狀也太子能強起游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浸淫而上幾滿太宅客
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
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蕭紛馳騁角逐蒸味爭先

徽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捨犧獻之公門太子
曰善願復聞之容曰未既也於是榛林深澤煙
雲闇漠兕虎竝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體
體予戟交錯收穫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為
牧人席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涌觴竝
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
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斃此真太子之所嘉
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
大夫之累耳然有起色矣容曰將以八月之望
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竝往觀濤乎廣陵之曲

文選

卷五

十

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郵
然足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
所濕汾者所滌沔者雖有心畧辭給固未能縷
形其所由然也况兮忽兮聊兮慄兮淚汨汨兮
忽兮慌兮倘兮儻兮浩瀟瀟兮超曠曠兮秉意
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兮崖溪
流覽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
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
泥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急莫離散而發曙兮
内存心而自持於是瀑漑胸中灑練五藏滄激

手足頽濯髮齒投棄恬怠輸寫洪濁分决狐疑
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
起壁發轆披輦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蕙醒
釀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
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容曰不記也然聞於師
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
上潮山內出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湧而濤
起其始起也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
浩浩澹澹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湧而雲
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勁作而奔起也飄

文選

卷五

十一

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
浩颯前後駱驛顛顛昂昂据据彊彊莘莘將將
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旬隱旬磕軋盤涌裔原
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湧泐怫鬱闇漠感突上擊
下碑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
曲隨隈踰岬山進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
之津涯英軫谷分迴翔青篋銜枚植桓弭節五
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凌赤岬篲扶桑橫奔似
雷行誠奮厥武如震如怒沌沌渾渾壯如奔馬
混混庀庀聲如雷鼓發怒塵沓清升踰跽侯波

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回獸
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湧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
岬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戲巖坡池決
勝乃罷滯汨潺湲披揚流濕橫暴之極魚鱉失
勢巔倒偃側沈沈浚浚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
可勝言直使人踏馬洄闊悽悽焉此天下怪異
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
也客曰特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蒞
周魏牟揚朱墨程便頡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
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
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妙言要道也太子豈
欲聞之手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手若一聽
聖人辯士之言恣然汗出霍然病已

七召

何水部

假氏先生負茲勁挺狀群飛之喪侶似獨行之
迷徑神忽忽而若忘意衝衝而不定監丹綠其
燕主闢鑿鼓以失聽至乃冬霰積庭室靡人聲
春荒滿野地無行者圍堵常閉曲突無煙同生
芻之有束共死灰之矜然篤論公子聞而崛起
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所耻命徒御以駱駝

將有事手巖中車煇燿而流水馬津渙以追風
乃踰汗漫入朦朧至深潭之纓濱有洞室之穹
崇居隱磷而出浹望嶽峯而下上竹距石以表
通水韻松而合響地不寒而蕭瑟月無雲而曠
朗於是整容投刺履履排門揚眉就席舉袂而
言曰若五秀粟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憎共集
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群鳥獸以為娛
慶貧賤而不性欲實實於孤介乃貽譏於殫獲
至乃啗啗死於道邊貿貿填於溝壑削松筆以
畫虎鼓鉛刀而刻鵠身既勞而不勅事何感而
莫懲欲振名而帶索豈知命於泥繩何異走長
衢而避影煎流水以求冰今欲導足下以衛生
之秘術怡神之妙道譬愈疫於寒植起尸於仙
草寧願聞乎先生曰有為之生已迫無益之慮
常勞若見明於凝滯幸求教於針膏公子曰千
門始構百常洞啓激沼開渠疏山抗陸迤表水
陸廣望東西下臨江海上海屬雲霓百犬杳冥以
飛跨九層鬱律以階梯步三休而更回陰中宿
而方迷雕牆屈曲以交乎網戶周流以重積既
陰岑而影響又叫嘯而迴易沙版金鋪紫柱玉

馬輝煌煥絕硯礪溥啟圖雲霧之蔽虧狀神仙
之未往璧璫自耀珠綴常響綉動而畫喧烟
耀飛而夜朗既臨下以深沉亦憑高而決濤聞
疾雷於階陛弄奔星於帷幌亘以曲堂周以洞
房壯負連闔南注長廊綺疏奕映漏檻相望燕
飛蓮井日照杏梁陽鳥審其將動雲風矯而欲
翔若乃凌沼開源迺石崇壤疑峴閣之鬱第伴
滄溟之曠濛其中別有桂宮栢寢吳臺柘館複
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穹窿而仰漢望虬欄之映
水見丹鶴之出岍艷草奇色臺館珍名長生靈
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說奇花之春
滿摘甘實於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徒從我
而為榮先生曰多言返道辨口傷實懼貽敵於
蘇家且自求乎容都公子曰銅餅玉井金釜桂
薪六鼻九鼎百果十珍熊蹯扁掌鷄跖程唇潛
魚兩味立犀五肉拾印鳳巢剖胎豹腹三變甘
口七菹愜目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海椒魯豉河
鹽蜀薑劑水火而和調蘇蘇蔽以芬芳脯追復
而不盡積稍割而無傷孟奕流歌絕醬先嘗繪
溫湖之芙蓉切丙穴之嘉魴落俎霞散逐刃雪

揚輕同曳質白似飛霜蕭有盈丈之名柀表魚
斤之實杏積魏國之貢菱為鉅野所出衛曲黃
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柰巫南朱橘荔枝沙掌葡
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竝抗吻
以除煩永咀牙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
印玉纖星稀蘭英縹潤既夷志於坎壈亦忘懷
於鄙悵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從余而竝進先生
曰不貴媮食豈甘醇酒既深悟於腐腸豈自迷
於爽口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姬絕世如短如長
不穠不細信耳目之珍冶乃古今之佳麗妍姿
艷逸淑性閒華效施舉於宋里結墮馬於梁家
折纖腰以微步呈皓腕於輕紗臨池正領拂鏡
看花觀堵墻以颯沓傾城國以喧譁墨欲歸而
抽軹惠將返而迴車至乃鄭衛繁聲抑揚絕調
定使風雲變動性靈感召擊哀響則春臺之人
愴然而雪泣起懽情則崩城之婦媽然而微咲
嶰谷調鳳之管龍門獨鶴之柯綠珠絳樹宋腸
韓娥青春婉婉上客經過開洞房以命賞召才
人而合宴舉輕幔以徐來隔珠簾而可見牀披
象簾戶垂羅薦聽促柱之方道聞度聲之始轉

御想象以頓足腕騰連而拂面托邪視於遺簪
寄舍心而舉扇俄而夕鷲來返落日西懸綺霞
映水絨月生天解鴛鴦之繡被拂蛩炬之長穗
燭中惟而動爛香出帳而微煙願橫施以自照
脫斜領於君前此乃聲色之妖蕩將不從我之
流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之旨麗色乃余情所
素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從而至公子曰歲晚
農收時閒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效殺於
秋冬將從禽於草澤蜀地五丁齊都二子氣動
山漂汗揮雨起渥洼流頰護蘭泄血躡飛影於
未形奔流星於欲滅革車隱隱轂騎闐闐鼓噪
喧而振地烝徒駭而聒天割肉之刀飲石之箭
且羅希其一目罟網周其三面犬獮驥鷄鷹名
奔電暫離已合忽隱仍見赴迥趨危衝林跋險
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躡谿澗電舉陵陸鳥不
及飛獸不遠伏既前躡而後仆亦左拂而右
踞實駭而自救騰虛亂而相撲視瀛血之丹地
見飛毛之暗目俯窺劫欬勢極搜求文皮塗裂
耗尾生抽手羈鐵頂足批銅頭象折齒而遽陵
顛拉幽而夷猶擒高樓之度索走大樹之神牛

鴈聞絃而跼陸猿抱木而啾啾嘆楚王之靈
耻漢帝之中流此武才之矯猛豈能從我而
遊先生曰馳騁傷仁好殺非勇幸內教之
何禽荒之足重公子曰踰鳥始照宮槐遽而欲
舒頰兔裁滿庭英紛而就落譬光景於飛桴比
生靈於樓托擾擾摩肩麟麟方駕空林迫於
舉獨殷勤於用捨嗟向有而今無歎後來而前
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寢廣厦高堂俄成於幻
化若夫洗精服食慕道遊仙尋玉塵於萬里守
金龜於千年三尸可度九轉能傳飛騰水陸咀
嚼靈玄若乃壁上真詞枕中秘要彈射思神吐
納靈妙既變魄以成妍亦反老而為少亂駕天
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容與按鶴馭於後乘追
風蕭於前侶兩散漂以沾服雲霏微而襲予
躡芝闕以杳冥見玉臺之相拒蓋排煙而漸滅旌
拖風而未舉值解珮於江濱逢弄珠於湘渚薄
游玄圃弭節泰華列神童於羽帳倚玉女於仙
車潤采兮危實枝拔兮迴花聽弱水之神浪望
崑山之夕霞寤北辰之比壽指中嶽以為家此
神仙人之恍惚豈從我而翻邪先生曰捕影之言

莫測繁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先生豈復精
論於椿菌公子曰洙泗遺文郁魯餘烈其道未
迷其風不絕方領圓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
旨構紛綸之雅說陳五禮明六詩貫穿微妙辨
折毫釐既待問於重席亦覃思於下帷醜藉豈
弟和樂緝熙生徒肅肅賓友師師並接跡以聞
道俱授手而授辭心絕內戰事無外欲橫經者
比有擁篲者繼足醜申韓之濫令陋桓文之風
俗六郡湊其衣冠五陵窮其執躅信斯文其若
水實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璣產於蚌蛤珪璧出

本義

卷五

文

於山淵未有玉不瑩而為寶人不學而稱賢蓋
持身之筮筮進德之舟船響如鐘而聽扣明似
鏡以長懸此見重於經術寧降志於吾賢先生
曰誠此言之甚美此道之為曠耻見嘲於腐儒
豈求珍於席上公子曰我大梁之啓基方遠古
而無匹則先天定始比殷商而餘裕揖讓受終
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咸秩六府孔修
百司盡畢披求儒雅摭拾遺逸畀食思治雖聞
之於昔談昧旦臨朝乃見之乎茲日蕩蕩薰風
泱泱大興道舍洪而廣被澤汪濊而傷闡採與

人之片言納匹夫之小善事在微而必照物無
幽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民風無偃稼
雨不破塵觀勝殘於朞月見成俗於浹辰含羣
生兮若海養萬類兮猶春鄉無豕食之隸野靡
狼顧之民樵者目金以知耻耕者讓畔以成仁
何大庭之足競豈粟陸之能隣壁水道庠序之
風石渠啓珪璋之盛奇士輻輳而騁足異人間
幽而效命小大之獄無冤民翔飛之物無天性
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坦恢恢巍巍
赫赫政德被於霜風教義窮於足跡望雲氣而
款閭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報貢吏無虛帛
天瑞磊砢而相尋地符氤氳而不少收六穗於
征賦玩九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
時而自擾映景星於初暎聆鳳音於將曉若乃
亭毒塊坱合天地而茲施陶鈞日月與造化而
齊功故非言辭可具書筆札所能窮懷真獨往
之夫奔走而從事滅跡藏名之士顛倒而向風
三漢肩同於兕戲魏晉無礙於胸中言未畢先
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說似玉卮之無當徒費
辭而難領譬猶背日而視秋毫卻行而求鄙野

本義

卷五

文

一聞皇王之盛豁然神悟而理據志無時而可
卷邦有道而宜舒敢以淺智請從後車

雜著

瓜步山揭文

鮑參軍

歲舍龍紀月巡鳥張鮑子辭吳容楚指充歸揚
道出關津升高問途北眺魏鄉南矚突國分風
代川換氣閩澤四睨天宮竊曜星絡東窺海門
候景落日遊精八表駭視四遐超然永念意類
交橫信哉古人有數寸之簷持千鈞之關非有
其才施履勢要也瓜步山者亦江中聊小山也

大藏

多事

十

徒以因迫為高據絕作雄而凌清瞰遠擅奇舍
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勢之
多少遠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滄溟江河疋贊
丘嶽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綸維陷川闡蹙
宮豪盈髮虛曾未注言况乎沉河浮海之高遺
金椎壁之奇四遷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販
交買名之薄吮癩舐痔之卑安足議其是非

誓海文

王司戶

思帝鄉而北顧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愆諸已
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手覆舟因忠獲戾以孝

見允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無住神羞

禍福戒

徐節孝

嗚呼余嘗考諸經質諸人善惡之報實如影響
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故孟子曰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小人之澤亦五世而斬然大惡自小遇
而積大德自小善而至故君子常恐懼戒慎不
使纖芥之惡形於思慮其於行事一有謬於聖
人則其色赧然恐懼戒慎而不敢復為况至於
不善者哉小人則不然以禍福為虛名視仁義
如故物身未及害而行惡不知止殃遺子孫而
其心不知恤僥一時之幸而忘終身之患其以
一時之幸速而終身之患緩歟其亦逐獸者不
見泰山乎

安叟訓

熊熊未生時吾夜夢有一伏熊當門兩目有光
氣貌清偉與常熊不類後三日而吾兒生因呼
曰熊熊既三月剪髮為髻孩而名之曰安叟蓋
天下未嘗無英才也然希至於所謂安道者養
之弗安耳養得其所安則安於其義義得其所
安則無所往而不安也業到於古人文章獨見

於天下其濼可傳於後世身居窮荒僻陋日與幅巾短褐賤人為耦而名出乎王公大人之上天下莫不貴之而自視無有也惡衣弊冠糟糠不足以餬口人視之以為戚而已之所樂有餘猶克足乎文繡饜飮乎膏粱進則其國尊先退則其國卑辱朝廷得之則治不得則亂蓋其身為天下重輕如此然必待禮至然後進義可然後就也起匹夫徒步草萊之中解芒屨而朝脫牛衣而相其屨偃然如寢弊廬如乘故車也其君欲治於上民待治於下朝之老成賢有德與夫天下良士大夫正而無邪者同心而共講曰是濼可行於是乎行之譬如一人歌而千萬人和之也若夫君未信於上民未和於下論議者未同其謀時有未可勢有未便亦為之可也如必為之是猶救未熟而獲薪未折而費羹未調而飲之是饑渴人之事也未安乎飲食之正也為民如后稷保君如伊尹安天下如周公視其色愈下其體愈恭於是乎先之以謙也天下非之猶是也天下是之猶非也尊之如父師卑之如奴虜自若也朝為上公暮為逐客吾方

安於得失者也刀鋸在前鼎鑊在後吾方安於死生者也惟其安於死生是以不變士至於不變然後盡乎義命者也蓋古之君子其始也安於所養其卒也所安如此吾所以名汝汝之寤達貴賤在乎命者未知可也蓋父之命子不得不然汝既浸長則浸有所知思念吾所以名汝之意奉以始終無墜厥命

孟子

言性者宜何濼濼聖孟子聖之徒與孟子之言性與孔子之言性一也不信於孟子是亦不信於孔子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也性固善也善固相近也顏子之性近於孔子者也游夏之性近於顏子者也衆人之性近於游夏者也性固相近也又曰習相遠也習有善惡也善惡固相遠也習顏子則為顏子之徒也習盜跖則為盜跖之徒也習固相遠也故性之必有源流而為濼溪為大壑入于河達于海也塞其源求其流則不可也賊其性求其善亦不可也賊者自賊也莫大乎知善而不為知不善而復為也愛其財必大其垣墻固其關鍵以為禦捍之具此誠

善待賊者也至於自賊其性則不知禦捍之計是以財則用心而於善則怠也嗚呼性固善也然而不得恃而善也善養則善不善養則惡矣仁義禮智四者之性有其端而已矣端其可恃乎養之可也充而大之可也以其端賊害之其可乎則是物始萌於下而積薪繼火於其上其萌也可冀乎甚矣人之不知性也

諱言

張宛丘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為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駭陛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與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

狀而其親戚朋友為視而不敬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璩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太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而梅福劉蕡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太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

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無一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藥戒

客有病痞積於其中者伏而不得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渴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扶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不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毒下輒愈然客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前而其中茶然莫知其所來嗟夫心痞非下不可已子從而下之術未真也茶然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

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為是茶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夫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橫乎子之胃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蓋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茶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子之藥可為也客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後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復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是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客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慄然遲之蓋三投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之效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疾平客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醫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夫秦之治乎

民悍而不聽令情而不勤事放而不畏灑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瘠矣商君見其瘠也厲以刑灑威以斬伐悍戾猛勢不貸毫髮痛而力鋤之於是乎秦之政如建瓴流瀉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瘠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二世也凡幾瘠而幾快矣乎頑者已圯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亡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病皆起秦欲運其手足有瘠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瘠矣先王豈不知若然擊去之以為速也惟其有懼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苟視而憊然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子之藥

終年而愈疾蓋無足怪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初無望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客再拜而記其說

題跋

書鄭策傳

徐節孝

天下之所恃而為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一人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豈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於此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矣禽谷并斗之量各有所受也以禽合而加之斗升之上則溢矣况斗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

見譏於後也况遠不迫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蓋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責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黜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克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耶有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

書韓退之傳

張純丘

或曰操賞罰禁辱以勢臨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實罰取舍於其禁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

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毒斤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謫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予曰是何足怪也昔者先王之賞罰禁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禁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己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禁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汗政其昏惑昏亂無所取秉制好惡可否於一己之私智而濟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耻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震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踰

示通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
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而名益聞邪

書宋齊丘化書

齊丘偽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
其為化書雖皆淺穢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
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
無為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
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
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恩
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
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
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而可喜者
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
廢矣

識洞天圖後

史松泉

西王母有洞天在王屋山背蒼翠深鬱屢峰巒
峭拔隔一水人莫能到而其祠則巋然正據山
頂曰天壇祠內列羽葆霓旌奩奩具甚富麗
山前路轉處有軒轅駐輦坡流傳問道於西王
母至此也天順紀元丁丑余奉

勅巡視撫治中州因得登壇謁祠攀凌絕頂道
士指點一一能詳剔蘇玩碑多古今詩刻如王

每洞深不可測雷霆屢震蛟龍窟是林靈素詩
中句軒皇開綵仗王母闡鸞輶是元好問詩中
句軒轅堂隱紫金壁王母洞連蒼玉岫是武功
伯徐有貞為兪都御史時詩中句追想舊遊修
已廿有八年矣今得揮使金良臣出此圖恍然
我於王屋天壇之頂使人神清目爽相忘身
在塵世一何快哉古人嘗有言王屋高萬仞在
冀州為夸娥氏負之厝於雍南者是矣亦有言
西王母得道坐乎少廣周穆王觴於瑤池者是
蓋求於莊列筆端果欲得其地則渺莫知其所
之也抑孰知夫王屋天壇非少廣瑤池而少廣
瑤池非王屋天壇耶三復不能釋手遂為識之
成化甲辰三月也

春宵透漏圖攷

春之透漏非肇於開元羯鼓之催乎神鬼之透
漏非啓於開元宮中之夢乎自是虛耗鬼多蕩
莫能掩而制鬼之神亦靈矣按唐帝驪山講武
回時晝寢不悅夢鬼統駭奔戲欲呼武士俄藍

袍角帶者捉鬼擘啖問是鍾馗既覺召供奉吳道子圖進帝喜與夢同賜百金由是道子名超百代後來睢水朱德潤跋鍾馗氏小妹圖石恪畫一年少婦人四女鬼相從行筆傳色妍麗有唐人遺韻是知畫神鬼人物者必灑乎唐其有透漏者亦於斯見矣今此圖乃李在畫兩年少婦人俱絳裾黃裳長袖髻上以骷髏為飾俱負劍其一在樹底與一藍袍烏帽老判各坐石軸婦以左手挽老判鬚判亦執婦臂婦以右手持酒鍾待童子斟滿欲強老判飲時一小孩攀判手欲上膝其玩狎如此似是老判婦與子也前有四鬼擊鼓橫笛按拍跳舞以侑歡後有一鬼供食具未到備極一時奉承之態其一騎黑熊垂左袖腋一鬼使鬼把抱其足倚傍行張蓋捧袂者皆鬼惟有桃花一枝者及挈屨以杖挑葫蘆琴囊圍弱者童子無女鬼相從婦右手持酒一鍾未飲二鬼在前捧壺跪勸貌甚恭前有露頂一翁坐榆牛一鬼倚隨倒着一巾挾一靴把一笏是翁之物也一鬼因榆回拗不行倒身捧棧甚力而翁則屈其靴一足在榆背兩手

榻長管吹曲似媚騎熊持鎧者不識是小妹夫婦否手數計二十婦人之矮嬌童子之清慧翁判之傷使鬼使之怪醜畜獸之伏馭其趨躡舉止之容皆恍如生動其景則紅桃放綠草舒韶華穠麗正人間踏青遊賞折花攜酒之時而神鬼在虛無中似亦有所喜樂而遊嬉也甫曰李在以才藝為金門第一畫史於供奉退直之餘游戲神妙之筆發抉造化詭秘情狀以昭揭呈露於咫尺楮素之上復自題之曰春宵透漏而使人驚駭誇耀不能已是蓋有得手默識心融之趣而亦必自知夫得神品之妙可與道子之名超百代而爭高者在是矣豈得如朱睢陽稱石恪之行筆傳色有唐人遺韻已耶宜珍藏俟賞鑒者不可輕也雖然畫特一曲藝耳賞鑒亦特玩物耳君子觀一物遇一事則必思有律以道者在焉不徒然也夫以神鬼之所為自謂居杳冥茫昧之鄉而世人莫能知與見矣豈期乘蕩情狀一旦悉為良工于筆底透漏若牛渚燃犀焉者孰謂君子於隱微之間可少忽于不睹不聞之處可不戒慎恐懼也哉詩云相在尔

室尚不愧于屋漏此之謂也因併及於圖攷後墓誌銘

司徒章昭達墓誌

徐左光祿

周原膳膳佳氣葱葱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佐命鄰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量便著綺紈瑚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為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山巨盜憑陵上國白水彊胡戾劉中夏公傾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星儲累穢鯨寇屬幽風有象代邸方降搜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略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竝震揚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里之中殪彼群兇皆無旋踵陳寶應志懷反叛客引周迪資其食力更事窺竈公奉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步驟奔馳仍同既闕珍其窠窟若夫鳴鈇之洞溪谷隱於蒼天飛獵之嶺喬樹參於雲日宜越艇而登嶠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風海於是成俘偽師悉據高墉爰泊滄溟莫不懲入既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藩闔艦戈船窺江淹漢公纔聞羽檄遽東師馳襲荆郢應時燒

蕩方欲宣威隴汧太討梁華屬上將之韜光達中台之捲旆大建三年薨於軍幕爾乃青島柏墓白鶴標墳林有遶車樹同華蓋前旌熊軾後乘龍轡介士發三河之民東鏡同駟馬之曲長安傳坐恩禮威於西京襄陽墮淚悲傷喧於南岷

商瑤墓誌銘

張宛丘

公諱瑤潯州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為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蒸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

墓誌

墓誌

墓誌

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勳為騎都尉君少博學為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獵裏絞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一夕有吏窺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操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馬公謂其人曰我為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辨論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闔怒中

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睜視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恐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為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心罷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挈之其胸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淄川萬年之原以二夫人附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耒不敢辭乃為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虎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枵窾實靡訂訖昧訖昭有淄商侯甚蓄不施時棄其莖則已光輝彼下人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奚

歐陽伯和墓誌銘

君歐陽氏諱發字伯和廬陵人太子少師文忠公諱脩之長子也為人純實不欺內外如一漆薄無嗜好而篤志好禮刻苦於學安定胡瑗掌

本傳

墓誌

文

本傳

墓誌

文

太學踰大儒以濂溪檢束士共徒少能安之是時文忠公已貴君年十有幾歲師事瑗恂恂惟謹又盡能傳授古樂鍾律之說既長益學問不殆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至今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天文地理無所不學其學不務為抄掠應目前必刮剖根本見始終論次使族分部列考之必得得之必可用也嗚呼其志亦大矣然其與人不苟合論事是是非非過權貴不少屈下要必申其意用是亦不肯輕試其所有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君之死也今眉山蘇君子瞻哭之以謂君得文忠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徒也初以文忠公恩補將作監主簿三遷為大理寺丞賜進士出身勾當簿場遷光祿寺丞賜五品服勾當京西排岍司又遷殿中丞官制改為奉議郎監粳米中第七界俄權少府監丞遷承議郎某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六積勳至輕車都尉君為殿中丞時曹太后崩詔定皇曾孫服制禮官陳公襄疑未決方赴臨召君問其制君從容為言事在杜佑通典甚詳襄即奏用之是時方下司天監討論

古占書襄方總監事即薦君刊修君為推考是非取舍比次書成詔藏太史局襄因奏言舊渾儀壞不可用而後所造新儀攷之又不合願付君詳定詔從之本朝自至道中用韓顯符渾其後司天官周琮干澗加黃道熙寧中舊器壞詔沈公括更造括以其意增損之器成數年未能定與浮漏景表不應君較三家攷古註又自因事立制先為定儀奏之神宗召君問曰浮漏以玉筒下水者當堅久也君對曰玉不如銅沈括嘗用玉今下水比初加速矣上以為然遂以君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祖妣鄭氏封韓國太夫人初文忠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累贈太師追封充國公妣薛氏累封安康郡太夫人元祐四年十一月某日葬君鄭州新鄭縣旌賢鄉劉村文忠公之兆而憲來求銘曰
嗚呼伯和父學不欺其志而不以為利非不售之畏而不知之愧豈與世為懟其將有所取云誰之似唯文忠之子
明道雜誌八條 張宥丘

用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若以謂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必社稷天地圓丘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後世為土偶乃有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今文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為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大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

無網紀文章非其本義堯無能名亦蕩蕩也
七言五言四言三言雖論詩者謂各有所起然
三百篇中皆有之矣但除四言不全章如此
耳韻雖起沈休文而自有三百篇則有之矣
但休文四聲其律度尤精密耳余嘗讀沈休
文集中有九言詩休文雖作者至牽於鋪言
足數亦不能工僅成語耳黃九說雄雉詩何
以見取於夫子應是取趁韻耳謂瞻彼日月
以下至篇終韻極不倫也韓吏部此日足可
惜詩自嘗字入行字又入江字崇字雖越逸
出常制而讀之不覺信奇佳也子瞻說讀吏
部古詩凡七言者則覺上六字為韻設五言
則上四字為韻設如君不強起時難更持一
念萬漏之類是也不若老杜語韻渾然天成
無牽強之迹則退之於詩誠未臻其極也韓
退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古今人作七言
詩其句每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如老
人清晨梳白頭先帝天馬五花驄之類而退
之乃變句每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斤引經
微雖欲悔舌不可捫之類是也退之作詩其

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詩律尤精如愁深
花綠夜夢短越鷓鴣展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
田之類當時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筆從
來便忽略小巧故律詩多不工如陳商小詩
叙情賦景直是至到而已脫詩人常格矣柳
子厚乃兼之者良由柳少習時文自遷謫後
始專古學有當世詩人之習耳
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者最學者大病也老
杜同谷詩有黃精無苗山雪盛後人所改也
其舊乃黃獨也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為精其
實黃獨自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其根唯一
類而色黃故名黃獨耳饑歲土人掘食以充
糧故老杜云耳鄭玄解經以綠為祿以穢為
莎亦此類也古說黃目乃尊上畫人目而禁
中有古樽乃畫龜或言龜中惟龜目最黃不
然人自黃乃病也杜子美有問人求小獼猴
詩曰聞說夔州路山猿樹樹懸獼猴與猿兩
物也而子美乃聞猿而覓獼猴亦犬鹵莽矣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
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希嘗為某言學者讀書

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何涉蜀人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温公時寒甚天欲雪温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速來不易趣命温酒大盃滿醕三盃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也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鬢此言老人鬢髮嗜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語未必然某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理內侍張茂則每食不過簾飯一醃許濃膩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則每勸人必曰且少食無大飽王哲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匙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為余言食取

補氣不饑即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秘監食物尤薄僅飽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監尤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菓實而已循州蘇侍郎每見其即勸令節食言食少即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瘴鄉累年近六十而傳聞亦康健無疾蓋得此力也蘇公飲酒而不飲藥毒與容食未飽已捨七筋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任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但人任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身任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

劉几字伯壽洛陽人自言唐文靜之後登進士高科後換武官數守邊陲知兵某尉河南壽安時遇几時年已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輕健猶劇飲無日不飲酒聽其論事有過人者余素聞其善養生又見其年老不衰因問諮之几挈余手曰我有術欲授子似是房中補導之術余應之曰方因小官家惟一婦何地

施此遂不復授然見几飲酒每飲酒輒一嗽口雖醉不忘也曰此可以無齒疾肺後食少許物便已一夕與余飲各大醉就寢五更余覺覺饑甚呼人作粥几亦起曰幸留粥待我粥成几曰待我略遣宿酒余起觀之見几以被自覆漸起兩足久之乃與進粥談笑至旦略無少苦几最晚音數為余言之余亦未嘗學鍾律不能盡記其說猶記其一說頗有理几言有士人陳昭素者頗以知音自許欲自言朝廷願定大樂几問其說昭素講之已備几謂之曰不足恃也定樂之要在心通而耳曉今樂發黃鍾之鍾用銅若干今具以三若干銅火齊金汁無少異者鑄為三黃鍾舉而扣之為三聲耶一聲也昭素曰金火雖均聲不能無變几曰此須子心與耳知黃鍾而後可灑不足恃也此語有理後數年几遇余於陳几病矣無幾何而卒几有子婿陳今者佳士也頗知其婦翁之術曰暖外腎而已其灑以兩手掬而暖之默坐調息至千息兩腎融液如泥淪入腰間此術至妙几有弟忱

所書亦如此

徐節孝語錄十八條

門人江端禮

公曰凡人為文必出諸已而簡易乃為佳耳為文正如為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公曰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灑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為深隱不可學蓋不知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務奇險求後世之不曉趙啖曰

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此最為至論

公曰為文必須讀春秋而士子心於為利以求耳目之用雖教而不從近世文之簡古者

無如曾子固新奇出於胸臆者無如蘇子瞻學者能讀二家之文各取其長則善矣

公曰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素我取人取我與遂悟為學灑蓋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為善矣人所共知事可略也

陳無已謂予曰徐公善論人物試令評黃魯直張文潛之為人予問之公曰魯直詩極奇古可畏進而未已也張文潛有雄才而筆力甚健尤長於騷詞但恨不均耳然人物亦難論

孟子嘗以去就行止論孔子伊尹伯夷柳下惠蓋此數人皆一世之所繫故行止可以定其人然去就有大小輕重其小者止可以見常材而不足以見異人其大者無出於死生事觀人者必於死生之際且孔子厄於桓魋而曰天生德於予孟子有為兵而受餽然不聞孟子少動也若楊雄則云云雖多及莽時遂有技閭之矣此聖賢所以分也然人必有所養然後臨事而不惑北宮黝匹夫之勇耳亦以養而成則浩然之氣亦在養之而已且謝安王坦之在晉時無以輕重其人及桓溫之召謝安毅然不憚而坦之懼倒執手版此王謝之優劣所以定且如王儉之文學政事可視庾杲之為奴隸然儉世受晉宋高爵乃啓齊篡逆之萌及齊高祖即位儉躬執璽綬屏氣而進惟杲之不往賀使者促之亦不移疾王儉所為如犬豕而杲之之行章章不可掩此人物所以難論惟以死生方可定也如廉范之奇才在古亦少其比而終附寶憲此為可嗟然完節之士不可多得也

公曰文字要多作多作方思熟其無日不為文無時不吟哦但苦無筆力故不暇書耳
公曰孔子言其略孟子言其詳故曰孟子者孔子之解也
公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為姦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矣
公言王令之文少所許可如以房杜為刀筆吏非也且如庭議事房喬謀之矣必曰非如臧莫善之及如臧至卒用房策以此觀之則其不掩善而交用其所長固足以為賢相所以能成天下之務夫為相者能不蔽人之謀以一身而行天下人之善豈不大哉而後世之人耻謀不自我出而謂人獻言為犯分是以人受其蔽而已不知事亦多不濟也昔魏相集賈董所言而行之則其知識甚高矣然為政者必有術然後能立事故王導衣練布謝安用蒲葵扇不言而人從之蓋以術也後世宰相之行事乃欲以勢力而劫制天下又怨人之不從已豈不愚哉
公曰欲求聖人之道必於其變所謂變者何也

蓋盡中道者聖人也而中道不足以盡聖人
欲求聖人之道者必觀於變蓋變則縱橫反
覆不主故常而皆合道非賢人之所能故孔
子曰未可與權孟子惡其執一也然善論聖
人者必觀其世且如孔子處周之季天下如
何哉所以車轍馬跡徧于天下而不自以為
勞豈好為哉冀一得用以行其道而濟斯人
爾至於見佛肸南子而不自為汙也然聖人
之變疑卓爾不可及有志者跋而學之亦何
難哉此孟子所以學而至之荀揚則不及也
且在書則如堯如舜如湯如武如平康如強
弗友如樊友其世不同也在易則如泰如否
如豐如剝如小過如大過其世亦不同也若
以湯武之時而行堯舜之事如以治豐治泰
之道而行於剝於否豈不傾覆無功乎此堯
所以禪而舜所以受湯所以革夏而武所以
造周伊周所以攝也蓋皆用大過之道而適
於變者也學者不知此乃妄生議論非也詩
曰索綯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言權之遠而不可及故孔子曰未之思也蓋

機其言不合道也善乎晁錯云能明其世者
謂之天子後世學者其言其學俱有可取至
其臨事制宜則或悖亂或拘泥者以其不通
乎世變也苟不通乎世變則利不可與害不
可除事雖至於隳敗而不能救者以此耳
公曰治河誠大事然利害有可以坐而言決者
嘗因大禹治水之濶而親觀其勢且自陝以
西登高東望左丘陵右岡阜河乃行於其中
所以自古以來河未嘗決於陝同之間也行
而至於河北京東之界則地形蓋下而志平
原山足復軟不足以為之固所以釀為二渠
又為九河以殺其怒勢而決洩之河所以越
於海而三代之時無水害也而余之言河者
必歸之於天胡不折之曰周之時王與列國
之君未嘗無失道者而不聞河為患者何也
蓋有禹之遺迹也若必欲以人力治亦恐無
功蓋今之河身既狹又地軟無丘陵岡阜為
之固又無二渠復無九河以分洩其怒勢獨
行乎一道以孟子言之乃掘地而注之海今
則以人所築堤為之扞乃水行平地上則安

得不決也其不決者幸而已然不可保萬全不決於今年必決於明年或二三年斷然矣莫若略依古濬分爲數道隨其所趨而利導之寬爲河身縱其游波而不壅塞則河之患庶乎少矣

人必有威然後不爲人之所慢侮而事可立亦可以應倖然之變且如子路片言折獄以其有威所以能得人之情而下不能欺且易於豐於噬嗑有雷電之威明故皆能折獄若貴則小明不足以立事所以曰無敢折獄蓋無

雷之威也

禮文殘闕甚可閔傷儀禮粗爲完書然決非盡出乎聖人何以知之且禮者出乎人情也而儀禮有曰父在母不可以爲三年之服又曰嫂叔無服所以辟嫌也又曰師無服此豈人情哉可以決知非聖人所爲也蓋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欲用其師說或利其購金而妄言耳甚可閔也

問國之本在兵兵之本在將則將才難矣必欲選得當以何術使將能靜則折姦謀而不作

動則破大敵而制其命其用何術古人誰能之公曰將誠難事不可易言之古之名將各有所長所謂靜能折姦謀者所謂上兵伐謀伐謀者能破敵之謀不得用是也不必見於用兵然亦無迹如李牧在鴈門二十年而匈奴不敢加兵王霸在上谷亦二十年而敵人不敢窺邊近之矣然以數子之才猶須久任然後有功則將不可遽移易也所謂動則制其命者必勝之將也自古必勝之將惟武侯一人以其兵有節制而不妄動其餘皆幸甚

爾以李光弼猶戰則納短刀于鞞知其不能必勝也夫以馬隆之才武立標募卒得驍勇者三千五百人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有此三者所以能多克勝昔高崇文伐蜀卯時受詔辰時出師兵仗器物皆不假借而畢集以其有素備也所以解劍門之圍平劉闢之亂吳時有將無事時常作出兵計故敵人畏之而不敢妄動此正用兵者當濬此也然用兵必有驍將必有敢死士故古人去敵百步猶選敢死士蓋敢死士則能壯兵威而驍將則能

奢欲之氣

賢人不可多得蓋天地亦自愛惜况于朋友况于同類况于用人者可不惜之乎且天地若不愛惜人材何以孔子後無孔子孟子後無孟子也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近世拜官徒為飾詞已足耻矣而朝廷又為之濼曰至某官乃得辭免是教人為偽也其兩府有除命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自不正蓋賢者當以禮進以義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也

臺諫之任甚重不可以苟然居之非德業蚤著名譽素聞則君未見知而言不盡聽近於未信而諫矣說者以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人至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素有養素自重耶

禮云葬欲其速朽欲體魄早歸於土也故棺不貴厚近世用厚木使體魄隔絕數十年不朽非禮也古人懸棺而葬不為隧道又記曰封之崇四尺則古之四尺今之一尺有餘爾近

世用隧道與墓務高廣使後人妄意於中往往啓盜之心於死者殊無益也

淮郡文獻志卷二十一

淮郡文獻志卷第二十二

先賢行實餘錄

詔

漢宣帝賜蕭望之爵邑詔

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成帝報匡衡詔

詔曰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濳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

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安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

晉武帝答劉弘討弈詔

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驥將軍所遣諸軍赴滅群寇張弈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與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

何無忌死節贈官詔

詔曰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協英謀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廓及敷政方夏寔播風惠妖寇構亂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略而事出虛傳臨危彌厲握節墮難誠貫古賢朕用傷慟于厥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忠肅

誥

宋楚州學教授徐積改官告詞

勅和州防禦推官知壽州壽春縣事新差充楚

州州學教授徐積積無常產而有常心惟士為能古之為士者好德自修豈待爵祿而後勸哉然先王以此鼓舞天下為勸沮之術則亦未嘗廢也爾行潔而德茂學博而志恬晦跡無求鄉閭之子弟以為矜式近臣交薦名達于聞特遷大階俾視京秩疏恩不次非獨息奔競之風亦以勸無求之士往承異寵益懋遠猷可特授宣德郎差遣如故

宣教郎徐積賜告詞

勅宣教郎徐積積天下有道士知所守進則功業

是於世退而節教信於人共趨一也爾學求諸
任非難操履得古人之純孝弟為經紳之
表使者言狀朕甚嘉之夫生有封秩之榮則殁
有節惠之典僕克修於天爵亦無吝於德名庶
幾有知尚克款受可特授節孝處士

皇明 授黃寶駙馬都尉誥

誥曰郊畿鎮守既為能臣甥館擇賢且為懿戚
此國家之所倚重者也前龍江翼守禦千戶黃
寶氣鍾偉節才練武韜後軍拓地於金華鼓勇
收功於江右其勤勞可謂著矣嘗守儀真已冠
千夫之表旋從右相更聞屢捷之勳及鎮龍江
嚴司虎旅按茲堅壘靖我近疆念其尚主於王
家是用陞官於駙馬寵以銀章之貴頒茲綸綍
之新益懋殊功副於家命可鎮國上將軍駙馬
都尉

授黃琛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兼淮

安衛指揮使誥 寶賜名琛

誥曰昔者帝王皆以公天下為心朕遵古典其
餘設官雖親親必選勳能以任之世其名爵以
榮之所以示公道也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兼

淮安衛指揮使黃琛征伐戍守勤勞有年今天
下已定宜共享承平命爾仍居前職令其子孫
世襲指揮使益加恭慎勉其心力明紀律而
嚴訓練撫軍士而安庶民永保祿位延及後人
可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兼淮安衛指揮使

授楊靖刑部尚書誥

誥曰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庶民樂從者衆
違者寡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之
人皆為善而無惡共樂天下之樂有不然者故
又張刑制具以齊之既而濂行則賞當其功罰
當其罪民日遷善而去惡於是上下相安和氣
克溢天地清寧世道咸亨於戲相繼之君臣固
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持簡刑以治之濂縱
民玩故奸者得以恣肆良者含冤而受暴雖欲
善治天下反不可得矣以斯君臣言之心非不
仁蓋慮淺見薄亦欲天下治耳不期為世之大
病也此鄭子產所以有政猶水火之喻而焚溺
之戒可謂周於人情而熟於事理者也故治國
必擇人以治刑蓋非仁人執瀆國務之繫由此
而生朕甚憫焉爾資善大夫楊靖僉曰可今特

授爾為刑部尚書爾其敬慎體道唯明克允吉哉

追封金瀛沐陽伯謚榮襄誥

制曰國家於群臣之有勞勩者浹必有褒郵之典所以隆君臣始終之義也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金瀛以果毅之資通敏之才早擢制科遂司風紀陞佐外憲入僉內臺爰進位於秋官式掌持於邦禁頃因征剿閩寇爾實參贊王師叛賊既平凱歌斯奏朕承大統授以官僚兼領司徒實濼倚託胡遽傾逝良切悼傷特茲推恩追封為沐陽伯謚榮襄錫此休命用表異恩嗚呼夫士之事君也既能善始而謹終則君之待之也必使生榮而死哀朕既有以慰于卿靈卿亦宜祗承於朕命

奏記

漢鄭朋奏記蕭望之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下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踰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及至周召乃留手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事修農

圃之疇畜鷄種黍竢見二子浹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典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魚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

谷永奏舉薛宜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墜

奏記

奏記

奏記

歌王功不與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毅下不吐劉茹柔舉錯特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執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舉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舉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濬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

蕪數罷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
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
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

宋臣寮薦徐積乞以判官充教授

臣伏見楚州勅同進士出身徐積經明行修事
親至孝雖貧窶必以甘旨養其母及居母喪徒
跣廬墓日自直屨具膳如生三年無違僅不減
性無田可畊無屋可居而收養孤甥教之養之
甚於己子一方之人服其道義節行自為布衣
時已延致州學相與師事後既登第監司郡守
屢徇人之請優令在學自元豐推行學制以郡
官兼領教授自此引避無復廩祿之賴矣今年
過五十其窮益甚而清苦自守終不妄干於人
但不幸有曠疾以此不可出仕然其安貧好學
訓導諸生應酬士大夫問難質正雖貧不廢也
朝廷近下兩省臣寮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固
不易得伏望聖慈置其病苦錄其所長特除以
判司官差充楚州教授仍實三年理為一任使
積遂霑俸給伏望勅旨

吏部符徐積充楚州教授

準尚書吏部符今月二十五日卯時受中書省
臣僚上言竊以古之聖帝明王必崇獎幽素感
德之士者以其風化之所繫也臣伏見楚州進
士及第徐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聞其道義
文學顯於東南者垂三十年久處鄉校以教育
為事秉德純一士民歸仰今安貧好古之志老
而益堅臣愚以為積雖不從仕若朝廷特與改
官優加廩俸使天下之人知朝廷貴德獎善之
意足以敦厚風俗實有補於聖化伏望聖慈詳
酌施行內黃貼子今風俗偷薄民未勸善如積
之賢若蒙旌別庶幾四方之人知所矜式伏候
勅旨

發運使蔣公薦徐積乞改官

臣竊見楚州同進士出身徐積少孤事母至孝
得於天性初以進士貢有司不忍去其母遂徒
步攜載羈旅以入京師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七
日廬於墓側食粥三年瘠毀之貌見於形色逮
終喪至今猶設几筵溫清告面如事其生按自
治平中登科以耳疾不仕寓居佛寺閉門不出
一布袍二十餘年饘粥不繼而不改其樂有所

饋遺皆却而弗受今居本州州學見克教授月
得供給自奉甚薄而斥其餘以周親舊之不給
者臣久在本州察其所為出於至誠古之所謂
孝廉者未能遠過至於讀書為文長於理趣辨
論慷慨壯而不屈楚俗本薄今乃近厚實積化
之近楚州嘗據衆狀敷奏以應赦書之求伏蒙
聖慈憐其節行加賜粟帛然猶未盡旌賞之義
况積已係進士出身偶以病廢其學行足以為
四方表率欲望朝廷特賜致察與改官本州州
學教授使得微祿以終其身如此庶幾下以助

蘇序

蘇序

九

四方鼓風礪俗之方上以見朝廷表賢顯善之意

知楚州憲序辰薦徐積乞改官

伏見楚州州學教授徐積孝友之行發於誠心
義理之文資以學術其居鄉則安處窮約雖弊
衣糲食一介不取其事親則躬執勞苦雖嚴霜
烈日終身不渝交遊託以死生宗族均其俸廩
潔已刻意踰四十年平居杜門未嘗求聞於人
故學士大夫知其人者常少或稱其文或道其
行至於究知物情推見天變通政之體識兵之
機練習古今而智足以知當世取舍慨然有尊

主庇民之心雖素所從學者有不知也積始舉
進士以治平四年賜出身始赴舉時不悉一日
離其親推車載母暴露道塗有重聽之疾由是
不肯從仕元祐元年緣近臣薦舉即就除為學
官一方之人知所矜式庠序學者彬彬加多至
有莘頑立懦勇於為義序辰竊謂爵祿慶賞所
以助治然不必徧加於天下而民自勸天下之
真賢實廉蓋鮮矣果得一二而序諸位褒異寵
獎以風四方則人懷慕心衆樂遷善今積賜第
已二十有六年在任將書七考國子祭酒司業

蘇序

蘇序

十

及監司守貳薦者十數人其行實資望殆難與
比自希衣擢居學校者分較錙銖同議輕重若
必論年理任事應格濫始與之改一官是以衆
人過積恐非朝廷褒德進賢養廉耻息貪競之
意向使積早自貶損與俗浮沉甘屈首於勢利
之域宜已自致顯位其下猶不失為郎乃能用
心剛明以義勝欲仕不苟進默與道遊既未蒙
超拔佐時宜有以旌別勵世伏望聖慈更賜攷
積經行優加錄用勿限資格特與改官依舊充
本州教授仍許不理任數以優養其身而寵異

之庶幾願示中外敦厚風俗已具錄奏聞外謹
具申轉運衙伏乞更賜敷奏施行謹狀

發運使王宗望等薦徐積乞異寵

真位臣王宗望等伏見揚州司戶參軍克楚州
州學教授徐積事母至孝卓異之行遠追古人
其餘事讀書著文博瞻清臬足以為學者宗師
不幸以耳疾廢居里閭教導生徒取給而止蓋
其名節暴著尤見於幽閑窮約之間陛下即位
之初宗望以從官論薦起除州學教授歲滿復
留殆書八考前後從官國子長貳監司守臣列

文獻志

卷五

士

其行而聞於朝者非一而積行年六十有七分
老教官而秩卑祿薄不離掾屬未副朝廷所以
褒表德行砥礪風俗之意論者惜之臣等伏見
昨者朝廷以福州教授陳烈年老就任改宣德
郎俾食其祿而久其任以終其身今徐積年已
庶幾重以疾廢而宜在所禮况盛德高行不在
陳烈之下使積萬一無疾幸遭聖世不知朝廷
屢以何官為稱公義而退居鄉校已可惻然况
復限以資格與衆無異臣等竊懷區區不敢苟
默欲望朝廷特賜異寵使善類興起其勸必速

臣等無任屏營激切之至

運使章公再奏徐積乞異寵

臣近於月日內與本路監司連銜論列楚州教
授徐積至今未蒙朝廷指揮臣再詳徐積道德
文學之實高於古人徒以微疾廢居里巷非獨
當世有識之士所共嗟惜後世論事者據人考
官必使聖時有遺賢之議實非細故此臣所以
不敢避冒昧之誅而再獻前言奉奉之誠也

知江寧府曾公薦徐積乞屢以太學官

臣待罪從官職在薦士有所聞見不敢以中外
為問臣伏觀楚州州學教授徐積居今之世行
古之道安貧守約垂四十年其稱於天下不止
一善而於事親最為篤至力行之外讀書為文
雖處閭閻有志世務察其所存蓋非山林之士
沉溺枯槁者之所為也不幸耳疾不能出仕朝
廷昨用舉者屢以學官一州之人賴其矜式然
臣竊謂如積之賢不獨可教一州宜置之太學
使太學諸生朝夕親炙而則效之自然四方承
風遠近知勸其於補助教化成就人材得積一
人所補多矣伏望聖慈因臣之言詢訪近臣如

文獻志

卷五

士

臣言不妄乞優加官秩授以太學職事然尚恐積安於鄉里未易輕致乞勅本路監司守長嚴遣乾道量給裝錢及具人船送至闕下如此則朝廷待遇之禮已周積自無名辭避者昔唐用陽城為國子司業而諸生歸養者一日至二十餘人得一何著為太學生而六館之士不從亂蓋賢之所在必有宏益况今風俗陵遲士節不勵如此等人尤在崇獎此臣所以惓惓懇懇為朝廷言之忘其身之踈遠也臣與積皆治平四年進士雖知其名初未識面昨過楚州入境稱積之賢者衆口一辭既見其貌聽其言與衆之所稱者同惜乎尚滯一州掾如太學風化之地最其所宜而未有以上聞者輒冒昧以言仰冀天聽臣無任戰汗殞越之至

開封尹王革奏為徐積請謚

革伏觀故楚州教授徐積孝行之美比迹古人經術之醇見推學者自頃擢第不復進仕操守堅正始末不渝昨崇寧初朝廷方興學校之制革以本路提舉學事蔡觀之命委以計議首至楚州與徐積討論究觀條畫皆有濼度既而有

司大比淮南一路之學楚為選首今積不幸沒故不獲親見聖朝學制之大成竊聞本州士人具以昨來興學勤事之功請於部使者援張壘體例乞賜追謚部使者既以聞於朝矣按積行義不在張壘之下如蒙朝廷特賜考察節惠易名貴及泉壤不獨慰積之平生風於四方足以表勸革待罪輦較不當僭越緣往者推行學政與積共事今淮人之情寔藉以為言故敢妄冒干懇朝聽不勝下情惶恐之甚

書

漢揚興說史高薦用匡衡書

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幙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

隋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僕府學士
翁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
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

班嗣報桓譚書

若夫嚴子者莊周也絕聖棄智脩生保真清虛澹
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
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軒其志栖遲於一丘則
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罔不歟驕君之餌
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
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
躅馳顏閔之極擊既繫轡於世教矣何用大道
為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
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

魏應璩與劉靖書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
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罷
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
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康振之
實加之以明撻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
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辨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

足以方也

周昭著稱步騭等書

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
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
而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
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
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
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
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
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

齊書

卷五

六

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
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
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
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至
於趨舍太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

吳書曰臨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
降志辱身

隋晉王廣召見徐則書

六道得衆妙灑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
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

明義味曉達瀛門悅性冲玄怡神虛白餐松餌
木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
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
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
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
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落邸古今
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迷聖
聃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帶
貴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封望
披雲

晉王送葬徐則書

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
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木棲隱靈
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壑莫
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
此延屈冀得虔受上瀆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
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
變經方所謂尸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
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
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擘餘衣詎藉墳壟

但杖馬猶存示同俗瀆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

贊

漢張良遇黃石公贊

周庾信

張良取履蹤於燕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昔稱
韓相今為漢師較城餘石還歸舊祠

韓信贊

晉孫楚

淮陰屈節盤於幽賤秦失其度英雄交戰踐楚
知亡撫戈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
擒項平難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哉遘疑一朝
書叛

二疎贊

唐李華

靜專動直惟乾之德酌用不窮君子中庸矯矯
二疎知微知終功成不居父子清風天子賜金
群公出祖都門之美焯映千古優游衡門棲遲
化源日飲醇耐心閑道尊人或言利利令智昏
清行素風可貽子孫萬物營營吉凶相生環中
之樞泊然儀刑中林寂寥幽蘭自榮雖有矰繳
不羈冥冥知止不殆古先洞戒賢哉大夫終始
無悔

二疎圖贊

宋蘇東坡

惟天為德而不干時沈潛剏克以燮和之於赫
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
以濳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
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
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隋縉雲山人徐則贊

柳晉

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
崩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
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羸我王遙屬爰感
靈誠柱下暫啓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

永思靈迹曷用摠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

宋節孝徐先生真像贊

潘墳

抑抑其儀子曾子事親之容也肫肫其仁子思
子誠身之學也不出戶而知天下回黜其聰不
外身而求道類若其卓也衝口詩文皆自家意
思而甘心貧困則自然灑落也化行一鄉名高
四嶽公卿亟薦之以借聲譽天子能可之以示
優渥也寫真入石鄉社瞻依為千百世儒者之
矩矱也

陸丞相贊

明宋濂 學士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
玉雪皦如兮肯汚泥滓赤帝出海兮爾心不死

張詡

扛鼎之力合弘之量捧日南奔首居弼亮碧海
蒼屋行朝草創玉笋垂紳大學勸講潤色絲綸
王言敷暢時時從班飲泣北向大事頓非朝服
陳狀一辱犬羊生不如喪蛟龍之窟臣主俱葬
于社稷死義之攸當龍逢比干我心一樣皦如
日臨巍乎嶽壯

左丞相忠貞陸公真像贊

潘墳

扛乾坤葬魚腹不辱君也抱日月浴鯨波不辱
臣也遭古今未嘗有之大變而能全天地無所
逃之大倫也三仁之死一道三代而下一人也
於乎宋養士三百年如海之涵川之泳也胡為
手白鵬投水衆星隕海有此應也無乃素道不
交大臣奸而小臣佞也抑亦天之所廢非仁厚
以為宰也賴我公二三將相奮於後光於前乃
不幸之幸也寫真入石奉祠鄉社于小子肅然
敬也

元淮安路醫學教授潘公畫像贊

元蒯丘趙璠

望之儼然其中溥淵白雲佳趣青囊秘傳竹溪六逸飲中八仙誠之於思名實副焉

新安王節

巾有古風衣從時制學博軒岐功濟當世

洛陽朴全椒尹後死節

本是青雲器偷閑藥濟貧一誠心不易今日見斯人

豫章能夢祥

端居肅容齊莊中正樂繼安仁溫清寅敬以仁

本集

集卷

年

慶

存心本諸善行積德杏林奕世有慶

河陰能樞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道之不行寓之於醫時兮時兮風塵陸離注不可諫來或可追已而已而有愧於茲

有愧於茲

燕山野先溥

讀聖賢書求聖賢意得聖賢心行聖賢事道不

謂歟

明山東張紳浙江布政

以衣冠求君今人不異於君以貌求君亦猶今之人惟求君之心則君今人之古人至於齊君於華扁則又以跡而求乎君於手抱其真守其淳吾知君象列仙之倫

皇明 刑部尚書楊公真像贊 潘壩

贊

聖神之化教養刑政行蠻貊之邦忠信篤敬一進一退維

天子命一死一生造物素定煥乎十載勛庸與日月爭光巍巍乎三十八年身名與海山輝映

本集

集卷

年

慶

人皆謂名世為難吾獨以傳世為盛思之者傷其蚤謝人間而愛之者以得觀遺容為慶於乎先生不死小子不佞

武昌府同知潘公像贊

明孟鳳南京刑部尚書

臨民以莊持已以正威猛適中儼然人敬兩佐大邦仁洽群姓垂蔭後昆引長爾慶

宗後學蔡源江蘇

維公之生瑞世麟風精明內蘊英華外彰蚤膺鸞薦載貳荆梁公也至止威德孔良才同冉季

政邁龔黃詞華富麗琬琰瑋璋培植深厚慶衍
流長啓我宗嗣百世其昌維冰凜凜維壑蒼蒼
載瞻公像燁燁輝光

傳

元淮安路醫學教授古逸先生傳 家乘

嗚呼我潘氏有開必先我始祖諱思誠追稱古
逸先生元人也其父母則宋人名氏不可考讀
書守道含真抱朴生也不辰志與時違乃隱於
醫以壽民命蓋承先世素業益精其能至正間
用薦者教授淮安路醫學蓋元有天下非國人

本志

卷五

五

右族不能顯於時而中華士流多隱於醫儒之
職下此則與鳥獸同群矣豈得已哉今拜觀畫
像乃公教授時生面年當在耆艾間也其神儼
然其氣淵然其色粹然可謂有君子之容者孔
子曰居今之世反古之道哉必及其身我公燕
坐胡床服其服佩其佩樂其樂所謂與時宜之
者非耶一時所與游如雲門山人張公紳輩皆
四方名士其贊其跋皆直寫我公心事擬諸形
容以貽我後人公往矣神爽耿耿佑啓後人自
入我

國朝雲仍禪繼醫儒奕業不遷異物不作淫惡
公之澤遠矣詩曰念茲皇祖永世克孝吾潘氏
子孫尚念之哉

贊曰穆穆我祖悠悠我思儒者之醫君子之時
食土之毛吾將安之壽民之命天其鑒茲醫儒
奕世

皇明昌期代有顯者緊誰之遺

武昌府同知冰壑先生傳 家乘

嗚呼我大父冰壑先生其真古豪傑人哉繼乃
考孤危之迹終鮮兄弟踽踽獨行有志欲盡學

本志

卷五

五

諸家醫以廣其業遇異僧治牙有神術求之不
得遂訪之浙畫其妙歸來慕南士以儒立大業
白於父父曰此吾志也年十有八始折節讀書
不十年以禮經中景泰丙子南畿鄉試屢上春
官不第猶不忘先業手錄海內異方以貽後人
而治牙之術每行於士大夫間時方食貧色養
二親不專於甘旨報宗族以德結鄉鄰以義一
時武俊文豪爭延致之時有過從人皆以為榮
必授轄馬成化丁亥罹父憂壬辰謁選部列異
等授四川順慶府同知順慶地僻民淳畊桑自

巨公至神以恩信上下相安時濬制疎澗公白
于上並清戎之濬申保甲之令創置郵以傳命
開溝洫以濟農民至于令願之後三十年墳仕
於朝顧慶士夫知其為水壑孫者皆推愛及之
後其禮敬而頌德政不衰時迎母在官以已亥
年背養癸卯補湖廣武昌府其治一如順慶之
政丙午報政需次間與疾歸卒於家年五十有
九公諱亨字從禮號竹鶴道人晚號水壑老人
英資偉貌脩然山立襟抱軒豁率履平易然陽
明之性毅然不可犯當官任勞任怨難易畢力
至於操履之正取予之審終其身不變家居嘗
議兒孫輩婚姻公曰某無家濬難責以婦道某
富侈忍不能保其家不可卒如其言公雅好吟
咏對客揮毫若不經意遇山行野眺尤為得意
之境先後詩草累若干卷久而散逸今存水壑
藁四卷行于世
贊曰公也丈夫崛起於儒以振前驅以引後趨
其毅不朱其志不渝其養則須其樂愉愉詩神
不徂落月可呼福吾壽吾奕世永圖
淮郡文獻志卷二十二

淮郡文獻志卷第二十三

行狀

宋節孝徐先生行狀

王資深

先生諱積字仲車姓徐氏世為楚州山陽人曾
祖崇祖奕皆不仕父石神童出身知融州羅城
縣事先生自為兒童不為嬉戲寡言笑莊毅如
老成人羅城君卒先生始三歲晨昏匍匐求其
父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是時
太夫人攜先生育於陝右外家事其母篤孝
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幃頭畏首一諸婦大嘆
之翌日復如是咲不已旬日強半自是至老不
廢居家必冠帶當暑絺綌必重少喜鼓琴奕碁
皆絕人射百步外發必中能馳惡馬嘗乘醉入
華山逢巨寇視之若無人寇不敢害十五歲奉
母自陝右歸楚晝治生夜讀書達旦太夫人憂
其疲夜戒使休乃就枕伺太夫人寐讀書如故
治六經喜難注疏有不合者輒加點竄嘗恨康
成不同時與之問辨諸子百家誦一過不忘徒
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獨以別室
處之遣婢視飲食澣濯盛寒惟一衲裘以米飯

投糞囊中日食數塊而已安定使其徒飽之食
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終不可違
嘗曰吾於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
不違也歸侍太夫人與二叔父居燕何二叔父
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於是請二叔父先
取所欲餘書十篋弊屋數間而已先生怡然受
之叔父致家事替先生事叔母如母送死燕不
備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
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闌市若有所亡人
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或收或致甘脆

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餼皆自調和太
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謳
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窟巷而奉養與富貴
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
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日借書冊經夕
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
遜謝賣衣償之聞者皆不平強使賜金葉先生
終不受平居日未嘗事聲律及試有司亦以賦
中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太
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為太夫人壽數往返先

生終拒之一時儒宗鉅人與先生文字相應答
不敢以其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時先生年過
壯未娶或勉之答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予非
敢忘嗣固有待也先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
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
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柰何先
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
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
君命敢從私乎山陽太守蔡文慕其高行躬致
酒餼粟帛奉太夫人使者日踵門司起居又勒

石紀先生行事于州序太夫人以終先生踰
慟嘔血絕而復甦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七日
廬墓三年卧苦枕塊衰經不去身至雪夜哀號
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因委僵仆手足
皆裂不顧也翰林呂溱造廬下見其飲食聞其
號哭垂涕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
泣也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婦瞻仰如
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悅服而
去不敢復造有司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
郡縣吏民無長少日至東郭焚香致恭饒獻粟

鼎藥劑悉無所受鄰邑之人環廬擁道移市就之踰月乃止太守迎先生入學歲四月降甘露於所舍太夫人墓左側杏一本兩枝數年矣一日兩枝之端忽漸相向踰時遂合今尚存也先生自郊外居州學教授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親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席夏揮扇去蚊蚋思毋平時所甘日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先生嘗患鄉飲之禮在久不見行白郡守舉行其儀間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其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其

本志

後公知部使者薦之滋多朝廷命以官就除州學教授教學者以正心養氣四字為先曰脩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易明其術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夫上謁請見無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以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十餘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遺之使歸天文之學尤造其妙星辰躔度若辨白黑門

人間之答曰昔人有學天文於熊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處鄉校三十年事先聖如一日蓮豆罍皿必自盥濯春秋釋奠朔旦釋菜必數日齋戒諸生無家者每歲時置酒與之飲其殽于學者皆葬徐氏地中無人奉蒸嘗者數百人設廣坐祭之自少戒殺見聚鱉惕然惟恐踐之未嘗誦佛書而每論佛必得其要平日默履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於論天下事則滾滾不倦有客自廣東奉使歸見先生語邊事先生因論二廣山川險易堡寨踈密番馬鎗

本志

手利害口誦手畫若數一二使者嘆曰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徐公是也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不獨用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先生自少及老日任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其子書之任大河詩二百韻一夕乘興自書不改一字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計晚年益好觀書目力視小字不衰自得耳疾不發遠書其欲答者率以小詩報之然

詩亦不至京師居官得祿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有無至親舊之急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脫衣衣之率以為常故居州序三十年未嘗一日絕祿而家徒四壁立先生始受知神宗皇帝數詔召對而先生以耳疾不能從仕故元豐七年屢有粟帛之賜元祐元年朝廷以便就除揚州司戶參軍楚州教授紹聖三年特改和州防禦推官今上即位改宣德郎皆非常制累乞致仕皆不報至崇寧二年春朝廷特除提舉西京嵩山中嶽廟逾月終于舍實五月一日也享

年七十有六臨終門人至卧內問起居遽以衣覆其首曰不巾不敢延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須臾恍惚之間然而不敢少忘禮義并舉曾子易簣之事因誦檀弓一篇誦畢而化大觀二年五月哲宗實錄院取索文集數十卷并行狀載之國史政和六年緣內外臣僚薦請賜諡節孝處士先生前此二十年間一日枕書卧既覺忽問問大書曰五月榴花不肯開直候徐郎來筆踪奇異不類人世書臨終之日所居震動移時若有百餘人曳車以注鐘鼓之聲喧然聞巷

一愚婦人死而復甦曰適道傷見大宅為高門楊曰徐先生宅後數日先生卒以六月十三日葬于東郊是日門人會葬者蓋千人夾道擁觀無不流涕道人徐神翁在泰州寄聲問先生呼先生為兄先生既歿長女與其夫王仲穎詣海陵見翁問先生何之翁遷答曰仙去也先生娶李氏尚書郎紳之女再娶亦李氏越州新昌令景先之女子四人女四人有歌詩雜文訓解數十卷藏于家資深於先生實為姻家故聞見親炙之詳且舊者莫如資深謹據其行事之實不敢少文其辭也謹狀

南京刑部尚書沈公行狀

明翁世資

公諱翼字克敬姓沈氏其先自東魯徙居淮安之山陽公生而穎異峻發日誦千言弱冠入郡庠習詩經凡天文地理時令人事草木昆蟲鳥獸無不洞達其微而識其名且攻舉業日夜不輟嘗手編三場問答迄今淮之有事場屋者宗焉宣德己酉領鄉薦明年登林震榜進士第正統丙辰擢南京刑部主事改戶部以外艱去卒

首起德仍拜戶部公長於計畫且勤職務凡天下倉庫之虛實戶口之登耗與夫山川之險易賦稅之多寡無不周知時雲南思任發梗化地方弗靖

朝廷命靖遠伯王驥率師討之以公為轉輸使適雲南連歲荒歉公至區畫有方糧餉充足乙丑北虜來庭

勅公徙置東昌平山公竭力撫綏夷用得所丁卯廬州民以田土相吞併訟于

朝命公往直之公判其曲直各得分願又奏減

民田額外之稅五萬餘石人皆悅服戊辰

朝廷以公勞

錫以勅命進階承德郎已巳陞郎中官虜寇犯順京師我嚴駕糧少積

朝廷以公久在戶部計慮精詳不次進為右侍

郎公慮思圖報盡心經畫國用以克尋奉

勅備簡總兵平江侯陳豫於臨清等處訓練士

卒疏築城隍式防姦宄仍兼督漕運接濟京儲

景泰壬申

賜誥進階通議大夫癸酉陞南京戶部尚書朝

議稱快公赴官在道適山東阻饑民流離轉徙朝廷復勅公暫留賑濟民用救寧比到官持公道祛宿弊部政一新部署歲久日就傾頽公極力新之南京倉庾多緇公多方蓄峙視昔有加丙子進公資政大夫進贈二代考妣天順元年公累疏乞骸骨

詔賜致仕公即日上海抵家課子弟力田農日與宗黨者舊暢飲不知老之至而力之疲也忽得微恙弗起年六十有六嗚呼老成凋喪曷勝哀悼公性獨介不阿狗人雖有善者稍不義即

面斥之不假以辭色故人亦皆敬憚焉待宗族極厚屢昆弟篤友愛凡上世所遺產業悉推與之無所取居官以廉慎勤自許誠治世之良臣也
浙江布政司參政劉公行狀

白圭 兵部尚書

公諱安字志康姓劉氏今以高姓稱者從高祖母之姓也其先鳳陽泗州人六世祖仕宋為宿州安撫使

聖朝混一之初祖再八徙居山陽因家焉父慈公幼而警敏衆目之曰英物也九歲失怙時居

喪若老成人既長質貌魁偉舉止端重一朝感
霜露之濡撫松楸而嘆曰安不幸蚤孤固不得
孝養父母於生前苟得顯親揚名亦不失為孝
子因謀諸兄采芹泮庠肆力於學事諸兄尤謹
款睦親舊遇長幼慈愛均一交友則敬信有禮
性寬博與物無忤釋褐補上舍生宣德癸丑擢
知南宮縣薦於自守勤於自治凡利於民者舉
行之害於政者祛除之民迫於饑寒公課農桑
使足衣食俗過於質樸公興學校俾知禮義且
政尚寬恕公庭或旬月不答一人起義倉濟貧

本縣志

卷三

而不能食者置義塚葬死而無所歸者賦役適
重輕之宜居民無流離之嘆宣德甲寅夏旱且
蝗公虔心致禱三日乃雨蝗亦頓絕是歲鄰邑
皆饑惟南宮大熟乙卯歲鄰邑復蝗獨不入南
宮大熟民歌之曰侯宰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
境今之魯恭頌聲播諸遠邇時有賊張普祥等
踰白蓮會作耗河北搔動
朝廷索之急公捕其黨仲伍等檢其家得簿書
一載從妖者姓名吏欲送府以窮治之公不可
亟火之全活幾萬人邑南有李水廟碑高丈餘

歲久祠頽碑且仆公一日率僚屬祈雨至祠下
見碑石甚巨非數百人弗能起告於神曰神如
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
霑足碑亦起立公以銀觚奠神就付諸廟中又
具其事 聞且請新其祠

詔許之召工薙草萊增基址興版築掘地獲錢
六十萬繕遂為修葺之需期月而廟成輪奐之
美偉然為一邑觀正統辛酉春公慨科目久乏
人乃割已俸市巨木送學宮語諸生曰吾以科
目望汝輩不負吾所望者當以此木立坊是歲

本縣志

卷三

予忝中鄉舉遂以前所市木立鄉貢進士坊又
厚出俸金以贈之自是人才多所造就科目屢
有人矣公嘗遣疾民張宗禮等刺刀禱于神九
載滿秩民攀轅卧轍者數千人塞道不能行環
拜而泣公亦泣民脫公靴留邑中比諸甘棠既
又詣 闕借寇不果民心悵悵如赤子之失慈
母已而被薦陞知杭州府民眾事殷前此為守
者難於勝職公處之易易如庖丁解牛吏服其
能民懷其惠上官稱其賢卓然為浙江諸郡守
冠尋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且二年一日病革

吾其室勝氏曰吾得下毒沒吾寧也願汝善撫諸孤言畢而逝

墓誌銘

趙公師旦墓誌銘

宋王安石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為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遷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灋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為君訟於朝以故得盡坐用舉者為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

大慶志

卷之三

墓誌

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夷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為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為之少却是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為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賁者與卒三百人

亦皆死無一人亡者初戰時馬賁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能著寢君即大軒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為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為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

大慶志

卷之三

墓誌

州錄事參軍師陟為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城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城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為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附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為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尚書楊公墓誌銘

亡名氏

淮城楊安狀其弟尚書公行來請銘按狀楊氏世居吳江南洲莊祖壽益徙居淮陰為淮人父懋子四恭順安靖靖則尚書公諱也字仲寧少有大志頽悟不凡初登進士第授官庶吉士累遷刑部尚書階資政大夫以事免尋

命出使安南既還授左都御史未幾以故終於第得年三十有八生以至正庚子四月初二日卒以洪武丁丑七月初八日父兄奉

旨攜聖周至淮以是年九月廿一日葬於柳淮

鄉之原子一小字當當嗚呼悲夫公平生自負

忠赤束書入京不十年位崇台輔推

恩及其父母此布衣之極猶以為未盡所志踰

海嶺抵絕域欲立奇功以自表見於世為可以報

國報親夫何一玃不察齋志而逝嗚呼悲夫因

為之銘銘曰

天不靳才俾之於人已成而折匪造物之不仁

既昌其祿崇其勳天寶春已及其親當思愆遺

保其真始終失慮復何云天錫厥終全其身洪

恩沛澤思無垠終養有兄子姪勤靈其昭昭庶

無媿於斯文

尚書金公墓誌銘

明高毅大學士

景泰五年二月二十日淮陰金公以疾卒于官

計聞

上為之嗟悼輟視朝一日命禮部諭祭遣官

即其家造墳安厝棺木賻儀咸出特

恩其待公者可謂至矣然猶念公始終宣力勤

相國家贈沐陽伯謚榮襄以酬其軍功嗚呼若

公者可謂無媿於所生無媿於所學也初公讀

書邑庠博聞彊記其志蓋已不凡永樂間第進

士拜監察御史激揚繩糾緯有能舉當時咸以

公輔期之繼而巡歷廣東江右賢聲載道豪民

史慶真猖獗兩浙間人莫能制衆推公往捕獲

之寘于瀟居父憂

詔特起公為陝西按察司副使虜酋彘兒只伯

寇邊不靖公督運軍餉早夜不怠未幾陞僉都

御史提督西夏兵馬公素閑孫吳瀟與諸將論

兵指授方畧往無不克尋陞副都御史仍握兵

柄西虜聞者心懾膽落不敢南犯暇則詣黉宮

命諸生講讀經史有餘力則教以習射演武以

其地臨邊境備戎禦敵逾年召還陞刑部尚書
推轂疑獄出人素表持以剛正存以欽恤然後
發無不中外雖甚嚴內則平恕由是刑無濫及
聞人野茂七聚眾山麓僧稱偽師殺戕良善郡
邑為墟朝議非公不能了此

勅命輔行總兵事軍中事無大小悉聽履分公
惟以安輯為心撫順為先弗逞克奔誅其不用
命者全軍而還公聞母太夫人喪適前征濠隴
旬旬過家慟哭就道陞太子太保兼戶部尚
書以言者改工部尋復其舊公以三韓兼文憲辭

止曰知於國家多用心但恐賞不酬勞耳得共
可辭進光祿大夫感深知過早夜恐以假國利
民多事以來遭儲匱乏饑饉相傷公殫厥心力
籌畫罔懈鎔銖出納明白蓋其心無所私公殫
天亦久或不且其所為公曰為國任大臣之責
苟有可以安民生拯時艱者寧受謫不辭聞者
歎服由是羣小譏息得以竭力行事其忠君愛
國多類此公諱濂字宗瀚其先居北平灤縣洪
武間徙淮之山陽襟量弘濶權度精明博識高
才勤于問學雖暮年皓首於經史猶能記憶成

誦喜汲引士類人有善必獎譽之平居威重凝
肅而接物愈恭人或詞厲理直容納不拒由其
所養既厚故其及人如此今年春疾復作夢
寐間彷彿見郎吏東治官書公答以有疾不行
閱三日而卒享年六十又三嗚呼公於古人何
不可及哉其任耳目司風紀誅豪強平寇賊督
軍餉整邊務平刑益賦重儒下士無一不合乎
道與古賢豪殆不相遠然而清介峻厲有若韋

思謙謀謀經略有若范仲淹振肅緝維有若狄
兼謨寬平公恕有若李適之綜理周密有若杜
元凱公既沒朝野之士與夫將校胥史兵民商
賈謂非公不能任斯職理斯事向者之諷今則
沮焉古人云公論必於身後而定其斯之謂乎

公歷仕
五朝精忠偉望卓然為一代名臣其遭遇眷愛
生榮死哀可謂無遺憾矣是宜銘銘曰
長淮之陰土厚水深篤生賢輔果毅潛沈遭時
致用舟楫兩霖文章黼黻佩玉華簪勲庸經濟
大貝南金安貞之操忠義之心不謂大化俄然
先侵

當寧與嗟士庶呻吟佳城戔戔宰木森森生榮
死哀照耀古今

武昌府同知潘公墓誌銘 金銑

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武昌府同知潘公
卒于家其子全以公門人鄉進士馬鉉狀請銘
納諸壙公准之山陽人諱亨字從禮世業醫母
程氏以宣德戊申十二月五日生公於新城北
辰坊幼而聰明長入邑庠敏於問學即負盛名
景泰丙子以禮經中鄉試屢上春官不第卒業
太學壬辰謁選得四川順慶府同知時同鄉張

公海為守同心同德處事公而勤率屬正而嚴
在官無惰吏在野無惰農境內大治下車未幾
月迎母就養自奉雖薄養志極滋味民皆化之
監察御史何公清理戎政移文數溢者受上賞
不及者罰公受檄不以賞罰介懷直道而行不
誣民以要功不縱姦以弄濫所解軍士數不及
額侍御始則銜之及勘案牘一一可據終服其
公戊戌四川省坐造綠段五千疋前是所司製
造不如濫者自守而下降官有差落泉羣議舉
公董其事公齋白金二萬率群吏至杭不終歲

完進中慶羨餘還官臺省大加獎慰己亥母歿
哀毀逾禮扶柩歸葬服闋改任武昌府通守缺
公視篆半載斥期將及巡撫都御史馬公知公
為能官薦為守疏未及上選部先已銓注迺寢
比詰吏曹考績公居上上例在陞四品之列新
命府貳當陞而待選日久者增其祿視守仍同
知府事不從者聽公曰增其祿非不榮也顧未
得專城終難以行其志迺請暫歸以待時及家
未數月以末疾卒于正寢得年五十九公平生
儉約不尚浮靡非朝祭之服不純綺非酒食

不兼味每以古之清苦者自擬且諄諄言子
孫性喜吟咏退食自公往返仕途凡一景一物
感於情者一於詩焉發之有遺藁曰冰壑老人
集銑於公為里人差有一日之長道同氣合銘
可得而辭乎乃節其狀序而銘之銘曰
德以學殖位以才充佐守為政同寅協恭武昌
視篆寬猛得中行孚上下惠及困窮獻績者
進秩宜崇從好懷寶待時効忠胡為感疾遽爾
令終其命也夫嗚呼潘公栽培可據後必顯融

尚書葉公墓誌銘

李東陽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葉公既寢疾遺命欲得子
銘蓋子公從子副都御史贊同年進士且與公同
朝久知公賢故也計至之明日贊第實奉戶部
尚書伯公大器狀來請予以公意不復辭按狀
公諱洪字本清其先金華人自宋宰相衡為宦
族曾祖諱願以詩名世所傳樵雲獨唱者也祖
諱士廉

國初成淮安公生而長身備髯見者知為偉器
景泰間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天順間坐累出
知武陟縣連丁內外艱改清江寶坻皆有惠政

成化

初用

太僕

張公

諫薦

超擢

廣西

按察司
僉事南丹土官侵掠臨邑公躬為撫定城柳城
洛容以遏流賊蓄水通粟以濟饑民賊據南寧奉
勅督捕擒其首惡荔浦賊甚熾承都御史朱公
英檄勦平之

詔賜綺帛各二疋時俘一男甫七歲及再以内
銀去朱公道遺一俘婦公詢之即兒母也乃以
配園丁劉改山東遷陝西副使領峽州兵備松
峇賊久為邊患公至則以兵俘之又會兵勦泐
州賊甚眾擢河南按察使尋拜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巡撫山西兼督鴈門諸關歲屢獻發庫賑
郵所活不可勝紀垣曲流民嘯聚至數千督有
司撫之亂竟不作調大同兼贊理軍務請設井
坪千戶所又增築諸堡減加徵革數罷土兵戍
邊之不便者

孝宗即阼召為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進尚書
加太子少保或請設三司于鄖陽府公以非

舊制寢不行有姦民獻大名川地為皇莊責

臣主之牢不可解公用羣議卒歸于官哈密夷
為土魯番所陷守臣請暫給廩食處之內地公

大府

奏

曰

是

自貽患也遂弗給中帑告乏公議折鈔錢
清船料起存積及王府田租從有司徵納以
省侵擾其額外陳乞者後先相繼多據理止之
間以疾告

上命醫診視遣中官禮問于家小愈輒力起視

事比疾再作具疏乞休

優詔賜許給驛歸其鄉卒時年七十有六是維

弘治辛酉八月四日

朝廷遣官論祭命有司營葬如制特贈為太

子太保蓋異數云洪亮直無偽言論灑然妄事

持大體不務瑣屑初仕連蹇自爲縣以至臬司
回翔二十年以內憲領鎮又數年久在外服皆
能稱事與職

今天子更化之初入陟曹省及爲尚書愈自奮
厲中有操執不奪權執章奏剴切皆憂民愛國
語此予所及知者其詳則皆狀所云也銘曰

長淮湯湯公居其陽仕也有歸歿也有藏東充
西秦壯徽南荒出領民社入躋廟廊兵食之計
功名之場為身孔艱道阻且長卒棄其勞以佚
自恃壽本天畀人謀實良公有舊墓其封若堂

是曰太縣終無跌傷贈秩

賜葬于前有光榮名煥章道路是望百世之下
尚書之鄉

知府陳公墓銘

顧達

井妖肆毒古鏡埋煜澗猶吐臭幽蘭沉穢我維
劉正彼能反覆卓執循良乃遭乎凶人之誣辱
嗚呼鏡之垢刮之彌明蘭之枯曝之彌馨清風
泠泠勁氣稜稜壽穴藏銘千古長高

參議趙公墓銘

萬鈞銅柱拉之不折千石金鐘撞之轟烈

副使韋公墓銘

霞蔚雲容江掀山拔公之女勢壁立千仞矢穿
七札公之直氣寵蒙切齒力謀摧折閭廣才賢
思公提挈海宇金蘭愛公果決鑿堅石銘藏寂
居穴德則孔多流光後哲

河陰令張公墓銘

葉天球

百代偉人曰晉靖節五斗飄然三徑高潔孰起
其後有美檜泉河陰遺愛五載歸田彼也非時
此也感世峻節清風彼此一致賦歸有辭遺愛
有碑世有疑者執此以之嗚呼檜泉而今已矣
孝子文孫是謂不死清口之東有岡崇崇勒銘
玄室用昭無窮

淮川張公墓銘

邵經濟

冽彼淮川有浚者源平章元慶于崑肇傳德澤
景儀維曾維祖廼僑于京廼甸于楚考素耀德
曰惟檜泉河陰馨愛淮土祠賢爰及邵孺淮川
是姓鞠而捐而千古遺恨繼趙再捐感今懷先
泗埴九土慟徹九川藩侯纂言太史紀錄芝生
兔馴奇徵高躅英英淮川燁燁其雋檜藻飛葩
流潤點絢鞠藝啓與測豕考玄蒼皇訊奇汲冢

超釋謨典旨微三試南畿孝肢仕弛吾道卑比
毅皇初祀弓旌下士匪經弗庸匪行弗序惟淮
守楊淮川是徵隱約以閑遷延來征宰臣明銓
策我淮川弘詞有佐國士無先柱史再挾擢用
以日松菊蒿萊李桃荆棘長卿病肺黔婁免官
孝惟義養祿以引恬揚羽懈情考繫注念春煦
秋暉朝熹夕晷灌畦匪拙緯蕭匪勞曷飲于鄉
曷冠于朝檜泉即世戚莫與浹爨弗析姑祿可
共敬應

詔著吟歸省陳編空谷風颯白駒珊珊椒桂有

芳松筠無實惜也淮川技老嵩石彼仇者年悽
德之行偕老允言匪曰未亡題漆攸戒龜筮既
辰庭撤兩奠旌引雙輜有子曰潢有孫曰果陳
旆沈常二女是保清口崇崇龍岡盤盤槐風松
露高此銘鏡

參政史公墓銘

金銑

賢哉史公才德竝隆居家孝友立朝清忠詩文
專美書灑尤工顯融中外進退從容名滿天下
儀刑淮東樂天知命壽考善終近城百武若防
其封過者必式千載清風

參將周公墓銘

楊循吉

聖明建國德際四域來貢來輸有粟載塗輓者
萬艘由彼漕渠潭潭淮府乃握其樞既立之帥
必有副貳簡在

帝心凱曰其易周公洵英宿閑于運執德清儉
士以魁因匪直積勞實著嘉問參戎爰陟雄畧
彌振昔饋闕陝刺揖河流繼灌呂梁泉源是求
勤瘁罔懈念

國思酬跋涉川陸萬里歲周堂堂帥閭克宣謨
謀公病不起士庶悲悼仁人永淪奔走相弔有

功不刊有墓永存百爾子孫謹護其垣列銘昭
德與石同堅

少卿顧公墓銘

蔡昂

榮名顯爵世以相角我則不知棲心澹泊捷徑
旁蹊奉並競趨我則弗如抱朴以居寧闕其逢
弗喪其有我所自靳終始無咎東原之東隱隱
隆隆一丘高枕萬古清風

淮郡文獻志卷二十三

淮郡文獻志卷第二十四

先賢詩文餘錄

騷

吊伍子胥辭

明高啓

覽勾吳之故墟兮灌莽鬱其龍蓮館娃廢而為沼
 沼兮歸伍胥之遺宮奚千祀而勿毀兮繫若人之
 之苑忠昔竊逋而渡江兮奮孤跡於羈旅既入
 郢而雪耻兮又棲越而攘侮使彼吳之強大兮
 非夫子而孰為何夫差之自喜兮遽忽戒而荒
 娛陳昌言之恫款兮寔不忍視國之佔危象以
 子為回信兮肆讒辭之詆欺夫豈不能全身遠
 造以自庇兮顧先王之舊德卒待墮而何言兮
 恨終不能寤君之嬖或載鴟夷兮浮遊魂俾俾
 兮在中流江神念子兮哀憤鼓洪濤於高秋嗟
 君子之出輔兮孰不願為伊臯使言廷而志行
 兮致雍熙之陶陶何齟齬而多患兮惟重華之
 不可以屢遭鄂侯諍而就醢兮龍逢諫而見屠
 蓋自古而有之兮匪夫子獨罹乎此辜身雖殘
 而蕙安兮又舍是將焉索彼循默而苟容兮寧
 獲矣乎泚額想子猶念夾故都兮或乘雲而來

歸顧荆棘之多靈兮應攬涕而歎歎余亦何傷
 而感慨兮懼直道之墜也聊陳詞而表烈兮亦
 邦人之志也

古歌辭

渡伍員歌

楚漁父

日月昭昭兮寢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日已夕
 兮余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寢急兮將
 柰何

匡衡歌

漢諸儒

無說詩匡衡來匡說詩解入願

束皙歌

晉元城邑人

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
 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束長生

詩

四言古詩

贈王僧孺赴錢塘令

梁任昉

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教之
 重之如蘭如芷形影隨翼行今止百行之首
 立名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
 何遽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畧班藝虞志荀錄

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
晨登惜余夜燭

忠烈詩序

徐節孝

皇祐四年山陽趙公以贊善大夫守晉康未
逾厥月僂智高起於廣源遂及邕州賊乘其
銳勢如飄風突至晉康乘城而鬪公率羸師
數百身為扞蔽手殺數十人又射其二驍帥應
弦俱倒賊勢雖沮而其徒大至盡銳攻之於
是軍吏輩請公避賊公曰全家喫着是國家
底於是三百羸師人人爭奮立戰而後死

忠烈

忠烈

忠烈

忠烈

無一人亡者其赤心義烈貫通白日遂令此
曹舍生取義此君子所以為公泣也蓋歷代
之禍姦臣賊子所以得遂其惡者以肉食馬
者避其難也如今不避其難何姦之不可除
何亂之不可平耶如此則王莽之徒不得篡
其國王儉之徒不得賣其君安有世為其臣
世食其祿并其國而賣之者乎至如褚彥回
輩是肉食而避其難者也聞公之言其亦自
訕於地下矣問者曰公之死節其義則然然
而何益於敗答曰守義死節不論成敗計成

敗而後為之者是庸衆人之事也且智高本
謀出人不意而攻其所不備也如使兵無留
行直指番禺則其城危矣番禺所以得紆少
日以脩備禦者以康州力戰與賊相持故也
則廣州不陷者康州之力也何謂無益問者
又曰假使曠日持久能為睢陽之事乎答曰
凡全城者所以全人也使人相食魚肉其民
此康州之所不為也然則為之奈何曰必不
得已北面再拜以謝朝廷伏劍自殺以謝百
姓此康州之所能為之矣嗟呼使康州而無

忠烈

忠烈

忠烈

死何義之不立何忠烈之不可為耶故為忠
烈詩云

在昔皇祐蠻黨交構聚為伏巢起為攫獸出人
不意其鋒甚銳州無敵州城無守備所在奔亡
賊勢益張橫身扞蔽爰有晉康羸兵數百摧堅
沮敵殊死血戰氣吞逆賊按劍一呼皆裂吻折
凶焰方熾公方廂視人方憂死飽食鼾睡勇如
項籍哀歌惻惻為虞姬泣康州不然忘其妻息
猛如教曹強梁粗豪伏藏于橋康州不然坐叱
凶妖李陵壯夫終降匈奴老母何辜顏魯雖賢

所守不堅大節不全奇哉康州其勇絕類以義
配勇其本在內不動如山不傾如地何物可搖
何兵可制如今不先社稷所恃如今後生可備
宿衛佩刀駉乘執戟殿陛用之朝廷朝廷之綱
使當一面勝於金湯無疆無界人迹鬼方知有
斯人中國之光若斯人者決不徇利肝膽可瀝
頭壁可碎生手由是死乎由是生亦可貴死亦
可貴死而有子時方三歲死中得活此乃天意
使世其家世為忠義子子孫孫永不失墜我為
此詩激勵萬世

蘇本

蘇本

五言古詩

淮陰祠

明楊基

朝登韓信城暮謁淮陰祠荒祠屋瓦落古木聲
差差當時握漢兵劉項相交持舉足有輕重不
負高帝知區區假王封何足遽見疑全齊七十
城寔為陷穿機廬縮且稱王耻與絳灌隨居常
猶快快握手逢陳豨事起倉卒間不意成誅夷
呂后固不仁鄭侯亦忍為先王重報功無乃此
道虧至今淮水南落日啼鳥悲津頭有漂母一
飯竟哀誰

淮陰祠弔古

涂相

朝發廣陵城莫至淮陰道春桃艷芳渚莫以王
孫草慨然思韓侯於焉薦蘋藻英雄困草莽
少故相惱按劍不一施千金還自保行營萬家
墓猛志寧在小聊扶城下釣六合期電掃時來
藥滿壇橫空馳騷孃談笑七十城一呼全齊解
四面鷄鳴歌城下收旗蕞還報隆準公腰佩黃
金寶珮與瞻英姿淮波濺清吳衝冠一長嘆振
風舒鬱抱

擬魏太子鄴中集

南宋謝靈運

蘇本

蘇本

陳琳本表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

事多

皇漢逢屯邈天下遭氛慝董氏淪關西袁家擁
河北單民易周章窘身就羈勒豈意事平已永
懷德故國相公實勤王信能定發賊德觀東都
輝重見漢朝則餘生幸已多矧延值明穆愛容
不告疲飲讎遺景刻夜聽極星闌朝遊窮曠黑
哀哇動梁溪急觴盪幽默且盡一日娛莫知古
未感

詠春雪寄族人治書思澄

何水部

可憐江上雪，迴風起復滅。本欲映梅花，翻悲似玉屑。朝鶯日弄響，暮條行可結。咸言不適時，安知非矯節。

贈王左丞僧孺

欄外鶯啼罷，園裏日光斜。游魚亂水葉，輕燕逐風花。長墟上寒霧，曉樹沒歸霞。九華暮已隱，抱壘徒交加。

贈鮑參軍照

戎行

江淹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狗義非為利，執羈輕去鄉。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為漿。晨上成皋坂，磧磔皆羊腸。寒陰籠白日，太谷晦蒼蒼。息徒稅征駕，俯劍臨八荒。鷓鴣不能飛，茲武伏川梁。鐵翻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聖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

贈何旂記室

王僧孺

掩映出南浦，驅車送上征。颯颯風馳驟，濛濛展川平。不肖予何惜，無貲爾勿輕。儻有還鄉便，一言訪死生。

次徐仲車因妻行父見寄之詩

宋黃庭堅

前朝老諸生，大半正丘首。投荒萬里歸，頗公問健否。往時望江宰，今為夏澤吏。它日可教之，玉音尚無棄。

酬徐仲車見寄

秦少游

渭清非豚涇，蘭芳本無蕞。我生季葉中，乃與古人遇。職當供灑掃，輒繫愧遲暮。來章感存沒，三讀淚如注。

徐仲車食於學官吏或以為不可欲罷去之太守不聽禮遇如初感之而作

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廢賢哉。黃次公鑒裁實精詣，殷勤謝督郵。此丞乃庶吏，重聽庸何傷。善助無失意，古人骨已朽。來者復誰繼，仲車天下士。固非許丞類，至行通神明。問學有根柢，若充老更聘，自革風俗弊。太守前已聞，粟帛俄見賜。柰何少年子，輒効督郵事。道喪賢哲窮，聞之為流涕。人心如其面，難以一律揆。所望在次公，督郵何足議。

本傳

集解

北辰烈婦

徐節孝

海水猶可泛，君身不可犯。淮水猶可瀦，君名不可汗。鸞鳳猶可馴，冰霜猶可親。不是雲間月，即

是月逢雲

次韻答張文潛病中見寄

與君涉世網所得如鈞温念昔相乖離俯仰變
寒暄把袂安可期寄書屬加珍三年汝水濱
懷誰與言末路非所望聯鑣金馬門校書多
暇玄談到羲軒執云簦簪小史書垂後昆匪
惟以舊聞抵牾良可刊比狂病中作筆端淮
海奔亟駕問所苦兀坐一室閑晤對不知夕
歸途斗星翻平時帶十圍頗復減臂環君其
專精神微恙不足論愴悌神所勞此理真如
絃

感德和張文潛三首

汎汎河中舟莫繫河上柳君看道傍葉行人一
揮手枝條旦旦空顏色何可久坐恐霜霰繫諸
媚歸一朽我有千丈松亭亭不可揉生在孤峰
上獨與雲霞偶羣形靡且紛不與較妍醜群動
日夜馳而以靜為守守松者為誰白髮無憾叟
蓬蒿可藏身糟糠可餬口言者寓於詩默者寓
於酒誰知杯酌間便是無何有念子於我深我
於子亦厚記我守松篇行行重回首
張子非不厚涕泗中夜起蘭蕙雖已衰松筠正

堪佩君愛蘭與蕙忘我筠與松君愛洛陽宮

我淮上翁翁如楊大夫其心甘賤貧不投天祿
閣却反離騷文騷人雖已歿萬古為忠魂欲知
冤憤氣但看蒼梧雲冤情寄湘水冤聲寄湘竹
年年霜露時夜夜秋聲哭

鴉風一何慘物形隨以變秋風如無情虫鳥聲
俱怨我無外物累但有屋中鶯翩翩勢將去
眇如有戀此物雖至激其舊殆可念而况西郭
交年將屈五指南城文字間東臯松竹裏氣類
亦相合老少兩忘齒昔居吾舍傷今在河之涘

本集

第壹卷

船頭纜將解船上桅將起留君恨不早此後定
難止如何舍我去處我復何以君看淮泗間一
派良可喜從來病濁汙而今稍清幽人亦涉其
流冠纓殆可洗此行君樂否一千五百里未見
洛陽山先見洛陽水

題湯福新墓碣

明李叔荆

洵美昔君子耆年壽且仁浮名謝羈鞅與世自
殊倫興利著深恩輕財重交情資乏給軍餉保
障念比鄰山陽衍名昆益斯至訖訖成家見三
徙閭閻淮之濱居民聚仁里令譽日以新太山

孰云頽九原即千春封丘委幽朔碑碣流清芬
嗟予緬前修何由起斯文與交托哀此涕淚欲
沾巾

七言古詩

韓信

黃庭堅

韓信高才跨一世劉項興亡親手耳終然不肯
芻沛公頗似雍容得天意成阜日夜望救兵取
齊自重身已輕躡足封王能早悟豈恨淮陰食
千戶雖知天下有所歸獨憐身與噲等齊蒯通
狂說不可據陳豨孺子胡能為予嘗賞酒淮陰

市韓信廟前栢十圍千年事與浮雲去想見蕭
侯決是非丈夫出身佐明主用舍行藏要自知
功名邂逅軒天地萬事當觀失意時韓生沈鷲
非悍勇笑出跨下良自重滕公不斬世未知蕭
相自進王始用成安書生自聖賢左仁右義兵
在咽萬人背水亦書意獨駁市井收萬全功成
廣武坐東鄉人言將軍真漢將兔死狗烹姑置
之此事已足千年垂君不見丞相商君用秦國
平生趙良頭雪白

韓信荒城

蔡昂

漢家司展鷄用北真主南巡將星殞蒼涼故國
弔遺踪落日清淮去無盡王孫不歸城亦荒沙
頭草樹紛成行尚有千年不平氣化為雙劍騰
青蒼

過漂母墓

明唐肅

昨日下午淮河船河流滾滾不見天逆風一日行
十里黃牛黑驢牽不前今日過韓信城城邊蕪
荒田不耕人傳韓信此發跡至今城留韓信名
當時乞食向漂母母哀王孫心獨苦一朝富貴
報千金不記淮陰少年侮我來不弔韓將軍悲

歌獨弔漂母墳英雄貧賤少知己不在男兒在
女子

上趙少師

徐節孝

義高德厚賢在躬進榮退美光初終越有神明
相元功疾憂之外康寧中乃眷乃顧爰徂東徒
御雖寡人望雄其高可仰厚可宗茲行允美江
淮風父老相呼告兒童三朝無事繫厥忠公謀
公惠世所蒙肆安於賈田安農溫衣蔽體食飽
胸小攘大竊消姦凶州牢縣獄囚多空歡心蘇
氣成年望汝曹雖駭念所從汝心汝貌加愛恭

薪蒸勿采米勿舂
亟歌屢舞馳省公
有人昔與公車逢
汝陰頽尾浴與嵩
山有迹兮水有蹤
水之鶴兮山之松
一朝賜弭道遥翁
馬資僕費官與供
汝曹努力吾老癯
公若再來勤築宮

淮陰義婦

徐節孝

淮陰婦人何决烈
貌好如花心似鐵
殺身沉子須臾間
身雖已死名不滅

次韻徐仲車

宋蘇東坡

惡衣惡食詩愈好
恰似霜松轉春鳥
蒼蠅莫亂遠鷗聲
世上誰如公覺早
八年看我走三州
月

自當空水自流
人間擾擾真蟻蟻
應笑人呼作鬪牛

節孝書院

蔡昂

節孝祠前梅樹古
嘉實離離足風雨
野人采摘進中堂
堂下婆娑紛拜舞
百年淮海一徐翁
史家立論文章宗
誰使名編卓行後
翁乎上友南陽龍

奉橘圖

明危素

韓家庭前橘子熟
摘來上奉重閣親
重閣親年八十五
冰霜節操全其身
金囊擘破香在手
熙

熙顏色皆回春
韓郎作家最清苦
賴有一兒并一女
小兒讀書不識字
解向床前供笑語
小女胎髮猶未除
緝麻補衣能學母
見爺奉橘生嬌癡
幾回欲向槃中取
我知韓家有陰德
展圍見之真可惜
展圍見之真可惜
孝義相傳永為則
佐官不歸已二年
更須書後題三百

高啓

堂前紅橘吹香早
堂上白頭人欲老
韓家公子勝陸郎
摘來長帶秋林霜
萸江別後親應徒
妾見畫圖如見面
願君榮顯親平安
年年薦橘堆

金鑿君有阿婆我
無母題詩對此秋
歎久五言律詩

漂母墓

唐劉長卿

昔賢懷一飯
茲事已千秋
古墓樵人識
前朝楚水流
渚嶺行客薦
山水杜鵑愁
春草年年綠
王孫舊此遊

次長卿韻

元張楷

寂歷荒村暮
蒼茫野戍秋
王孫去不返
河水自東流
樹藹淮陰恨
山連雲夢愁
誰知一飯德
千古動豪遊

韓信城

明下榮

孤城落日下醞酒弔淮陰飛鳥平蕪沒空祠宿
莽溪起家將一劍寄食報千金楚水流不盡英
雄萬古心

淮陰侯廟

宋梅聖俞

漢家天下將廟古像公圭百戰自亡楚一待空
王齊鄉人奏蕭鼓舟子賽豚鷄不改寒湖水朝
平暮復低

淮陰祠

明馬卿湖運都御史

一飯猶思報寧忘推食恩門蘭真自刈社櫟固

本唐書

卷之六

五

常存應悔登壇業長悽返國魂淮南春草綠何

處弔王孫

韓信城

胡璉

戶部侍郎

大將真王蹟荒城故國原英雄能忍辱富貴擬
酬恩沙樹弓旌列風蓬雲鳥翻功成下鍾室感
慨至今存

淮陰祠

潘頊

將軍不愛死官家非少恩功高真宰忌形似假
王存翁走荒村臘鴉啼古木魂懷鄉下雙塚麥
飯無兒孫

漂母祠

德飽城下飯名香淮上祠廟堂厭食肉草澤多
啼饑養士不責報捐軀須有時一般兒女子意
見獨誰疵

入蘭臺贈王治書僧孺

梁吳筠

故人揚子雲校書麒麟下寂寞少交游紛綸富
文雅余本隴西使寓居洛陽社相思非不溪行
人避聽馬

晚春送吉校書歸楚州

唐李嘉祐

詩人饒楚思淮上及春歸舊浦菱花待開門柳

大曆書

卷之六

絮飛高名鄉曲重少字道流稀定向漁家醉殘

陽卧釣磯

節孝書院

胡璉

祠廟崇先里衣冠肅正儒蘇湖高第業淮海後
生模孝誼神明悅文章氣節數百年餘柳菊清
韻滿庭除

明楊谷

通政司

新宮倚東郭仰止切吾儕車行真難竝遺芳尚
可懷行人戀榆柳野老拜庭階更愛遺文在真
堪勒小齋

謁節孝先生祠

潘頊

出郭晨未啓下車瞻耿光
虫吟蝸壁靜露灑草
堦凉古道多荆棘頻驚足
稻梁先生不可作吾
輩亦山陽

七言律詩

淮陰侯廟

宋韓魏公

破趙降燕漢業成
兔亡良犬日圖烹
家僮上變安知實
史筆加誅貴有名
功蓋一時誠不滅
恨埋千古欲誰明
荒祠尚枕陘間道
澗水空傳哽咽聲

元陳孚 總管府治中

漢家羅網正高張
誰有勳名紀太常
戲爾築壇呼大將
危乎操印立真王
烟中草木疑殘幟
沙上風濤憶故囊
鍾室千年君莫怨
未央宮殿已斜陽

讀韓信傳

一怒燕齊楚趙收
將軍今古果誰儔
後來肯為陳豨計
先日何辭蒯徹謀
自是多能慚噲等
何能輕舉學留侯
可憐一片肝腸鐵
却使終遺萬古羞

楚王信廟二首

宋楊庶夫

來時月黑過淮陰
歸路天花舞故城
一劍光寒千古淚
三家市出萬人英
少季跨下安無忤
老父圯邊愕不平
人物若非觀歲暮
淮陰何必滅文成

鴻溝祗道萬夫雄
雲夢何銷武士功
九死不分天下鼎
一生還負室前鍾
古來大斃愁無蓋
此後禽空悔佐弓
兵火荒餘非舊廟
三間破屋兩株松

楚州淮陰夾漈河而邑諸聚落尤為荒涼開

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岬弊屋數椽曰是為楚王信廟丞維纜登馬堂廡傾欹幾不庇風雨兩傍皆過客詩句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讀左廂有高堵不知何人寫楊誠齋二詩其上字大不能工亦舛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云其二云音節悲壯倫擬抑揚壁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為宣成余按張留侯謚與霍博陸自不同後得麻沙印本朝天續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兩淮陰雖意不同疑亦傳複程史載岳珂叙

韓信廟

張建

一檄風馳萬墨降當時意趣已難量既能歸漢
識真主何必下齊求假王將慳深嚴巖樹碧門
旌搖曳嶺雲黃我詩責備春秋勝把君侯美
處揚

韓淮陰廟

傅若金

淮陰千古英雄恨楚樹荒荒夕照殘水夾廢城
春草合雲昏遺廟野花寒封齊安用真王印興
漢空遺大將壇高帝旌旗俱寂寞斷碑零落後
人看

韓信廟

史謹

長空烏盡將軍死無復中原入馬蹄身向九泉
還屬漢功超諸將合封齊荒涼古廟惟松栢只
尺長陵又庶塵此日深憐蕭相國竟無一語到
金閨

韓信荒城

楊茂

韓信荒城雉堞隳當時功業總成非假王本為
安齊計躡足番成赤族機草昧尚知尊漢主太
平馬肯助陳豨至今淮水潺湲處猶帶哀聲送
落暉

韓信釣臺

潘頊

城外河流灘轉聲磯邊魚陣謾相驚一竿釣漢
龍曾躍百戰封齊狗自烹漂母雙睛真詫異舍
人數語未分明祗緣躡足生雲夢堪笑謀臣婦
女情

過陳琳墓

唐温庭筠

曾於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詞客有靈
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石麟埋沒藏秋草銅
雀荒涼對暮雲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
從軍

洛陽早春憶吉中孚校書因寄清江上人

盧綸

值迥逢高駐馬頻雪晴閑看洛陽春鶯聲報遠
同芳信柳色邀歡似故人酒貌昔將花共豔髮
毛今與草爭新年來百事皆無緒唯與湯師結
淨因

浮雲樓和趙嘏

宋曾鞏

萬里聊供遠眼開簷前不盡水聲哀朝雲向拂
陽臺去羽獵曾圍夢澤來解帶欲留長日坐傾
壺聊飲故人杯迷窮萬里飄萍內到此登臨更

幾回

寄張文潛右史

秦少游

解手亭車纔幾月春色已復動林塘稍遷右史
公何忝初閱除書國為狂日出想驚儒發冢風
行應羅女爭乘東坡手種千株柳聞說邦人比
召棠

次韻徐積

蘇東坡

殺鷄未肯邀季路裹飯先須問子來但見中年
隱槐市豈知平日賦蘭臺海山入夢方東去風
雨留人得暫陪若說蛾眉眼前事故鄉何處不

堪回

淮陰義婦

徐節孝

酷賊姦讎既已除銜冤抱耻正踰呼當時但痛
君非命今日方知妾累夫舍義取生真鄙事殺
身沉子乃良圖幾年汗辱何由雪長使清淮滌
此軀

哭孝規

青衫伴我情彌重白首期君事忽乖天下若教
俱好義道備安得有遺骸且將綿蓋孤兒寢誰
沂判為稚女釵吟至此篇還索酒更持姜桂坐

寒齋

拜徐節孝墓

明張時

先生節孝誰能及百世于今姓字香學術無疵
師孔孟文章有道竝蘇黃廟門寂寂依慈竹塚
樹離離帶夕陽今日偶來祠下拜高山仰止不
能忘

再謁節孝祠

潘壘

古栢陰陰門巷深慈烏枝上哭曾參野花露滴
古今淚瓦鼎香消塵土心刺眼荆榛誰關路面
牆壁積獨知音向來耿耿瞻依切東望海山雲

外岑

拜節孝先生墓

趁草牛羊門自開一丘元氣鬼神培風前敗壁
扶欹樹雨後鳴蛙上祭臺世道總關新燕雀人
心不是舊尊罍先生當日曾科第此道于今利
祿媒

謁忠孝祠

辨香祠下走邨翁海氣山光盼變通鄉社尊民
歸厚德國家養士收全功慈烏夜夜聲如咽精
衛于今血尚紅幾度來游虛悵望落花飛絮滿

春風

元夕前一日謁昭邱院忠孝祠訪雙烈

祠有作

尚書墳上拜新祠忠孝堂前謁我師雙烈逶遲
非舊路一時感慨動遐思人心今古無生死元
氣神明有護持忍凍梅魂春未醒衰容無那海
風吹

文節書院亭名以活水易止水避江萬

里故事也安得起津老泉下一笑

吾道輝光喜自今清風百世灑儒林挽回元氣

文章掃盡紙氛節義心高仰謾撥雙鬢短幽

樓真釣五湖濶同盟止水人何在化日光天此

照臨

陸秀夫抱帝入海圖

元姚璉

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昏日月偏平地已無

行在斯丹心猶數中興年生藏魚腹不見水苑

挽龍髯直上天板蕩純臣有如此流芳千古更

無前

悼陸秀夫

明謝士元

尾蹕南奔泊海涯拍天風浪更何之托孤六尺

鬼神鑒報國一心天地知持重猶能懷信靈顯
危終不墜降旗君臣同葬江魚腹百萬蒼生不
盡悲

昭邱院落成讌白山太守 潘墳

寂寞燕田僧院閑澗毛濯雨薦草疊兩旂閃閃
雲中下一鶴翩翩江上來似有精靈通海嶽豈
無涕淚灑蒿萊人心不死還今日枯木回春亦
異哉

昭邱院落成奉次潘熙翁 張鼓仁

僧院柴門白晝開中丞太守共都雲慚無甘雨

車前足喜有清風湖上來山斗寸名今宇宙神

僊踪跡舊蓬萊瓣香還向英靈真道上雙碑竝

偉哉

挽金太保二首

何喬新

台星夜隕哲人萎哀動朝紳淚暗垂補袞每聞

聖治安邊頻見董王師堂堂遺像歸圖畫赫赫

元勳照鼎彝千載芳名知不朽何須更索說之

碑

憶昔先公秉

園釣與公情，最相親。子明舉相，惟平仲君實。
論交重景仁，速鶴不歸淮。浦月蜀觴，又怨楚山。
春不才為勒碑陰，記來夢歌殘淚滿巾。

挽沈尚書克敏

金銑

淮海龍光不乏人，黃金交淺愧浮雲。忘形誰復

能推我，巨眼從前獨有君。毋為

朝廷羅俊乂，竟於天祿借清芬。焉知今日千行

淚，翻為諸生泣紫氛。

寄史參議德敏

幾欲題詩寄遠思，此情料得故人知。鴈拖秋色

雲千里，梅泛寒香月一枝。扇影朝回鳩鵲觀，珮

聲夢遶鳳凰池。龍吟莫咲司空劍，上下風雲會

有時

壽楊克彰先生

史敏

青瑣賢郎侍

御筵翁露榮，養五雲邊官封近職。

恩如海酒送宮壺，祿似泉壽考儘膺天賜福。安

閒真是地行仙，為瞻南極星光現。更即莊椿祝

大年

寄顧存道

金楊英賢別

帝鄉銅章墨綬，治宜陽關山路。遠烟雲重草木，
春涵雨露香。休慕陶潛栽柳宅，且傳潘岳種花
方鈞。簾日與錦屏對，援筆醉吟清興長。

五言絕句

和張文潛晚春四首

徐節孝

春在亦飲酒，春去亦飲酒。若問此間時，便是無
何有。

昨日杖頭紅，鮮鮮染人指。今朝尋不見，已在千

泥底。

入生少，娛樂閑日亦有數。藥草正肥時，好望雲

山去。

風暖鶯窠牢，雲晴鳥翅健。物生自有樂，亦各適

其願。

陸樞密秀夫有序

文文山集杜

字君實，文筆英妙自維揚。幕入朝京師，陷永

嘉推戴有力，及駐厓山。魚宰相，凡朝廷事皆

秀夫潤色。綱紀之厓山，陷與全家赴水死。哀哉

文彩珊瑚鈎

奉同韻給事靈漱作

淑氣含公鼎

張九齡

烟烟一心在

歲歲

天水相與永

漢陵西南

繆朝宗

空荒咆熊羆

押伐木

摧殘沒藜藿

枯樹

平生江海心

破船

其人骨已朽

事蹟

七言絕句

淮陰廟

唐劉禹錫

將略兵機命世雄
蒼黃鍾室嘆良弓
遂令後代登壇者
每尋思怕立功

張宛丘

雲夢何須偽出遊
遭讒猶得故鄉侯
平生蕭相應知已
何事還同女子謀

明錢謙謙

築壇拜慶恩雖厚
躡足封時慮已深
隆準若知同鳥喙
將軍應有五湖心

姚廣孝

淮陰壯士豈能量
一飯恩輕尚不忘
何事鄼侯疑叛逆
殺身惟報漢高皇

題淮陰侯祠二首

周金

漕運都御史

渭川一釣又淮陰
助漢興周振古今
何似富春山下月
蘆花菰葉自消魂
一飯千金執重輕
王孫未會欲關情
可憐落魄

東歸楚執戟無人問姓名

漂母墓

陳孚

英雄未遇亦堪羞
一飯區區不自謀
莫笑千金酬漂母
漢家更有頡頏侯

漂母祠

明儲懽

戶部

層城百雉洞門開
城下淮流去不回
欲問王孫釣遊處
更無漂母水邊來

趙嘏宅

沈叡

藕花香細柳風輕
楚水光涵竹戶清
當日憶家詩尚在
至今留與後人賡

哭少參趙先生

李元

參政

金紫榮歸卧白雲
一官至死只清貧
書生未肯輕流淚
獨對青天哭正人

長短句

沙圍茶洮州綠石研贈無咎文潛

黃庭堅

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
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
自我得二士
意氣傾九州
道山延閣委竹帛
清都太微望冕旒
具官胎寒弄明月
天網下罩一日收
此地要須無不有
紫皇訪問富春秋
晁無

答贈君越侯所貢蒼玉璧可烹玉塵試春色澆
君宵中過秦論斟酌古今來活國張文潛贈君
洮州綠石含風漪能淬筆鋒利如錐請書元祐
開皇極第八思齋訪落詩

淮之水示門人馬存

徐節孝

君不見淮之水春風吹春雨洗青薰衣綠染指
漁不來鷗不起漱漱澗澗天盡頭只見孤帆不
見舟斜陽欲落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今古
愁兮將奈何莫使騷人聞掉歌我曹自是浩歌
容笑聲酒面春風餘

本意

書

天

觀省菴集奉題

明金文行人

饒陽太守淮海英讀書萬卷舊有名咲談咳唾
總珠玉迅筆所至長風生我持使節兩過此出
示製任皆新成連篇累牘諸體備覽之坐覺心
神清長篇大江流汨汨不少停短章纔數語已
合無限情詞華爛爛錦繡既音節錚錚金石聲
出杜入李駕元白追逐盧駱拊其膺乃知天生
儒碩有深意使之出為盛世鳴何當進步入風
雅韶鈞日奏 唐虞廷
淮郡文獻志卷二十四

淮郡文獻志卷第二十五

賦

韓氏五節婦賦

明大同侯傑

維吾人之參乎兩間兮寔均稟而同賦象陰陽
之奇耦兮必有夫而有婦締兩姓以正婚姻兮
遵彛倫之矩度欲伉儷以偕老兮延地人之情
素奈壽夭之弗齊兮難逃乎一定之數或先妻
而殞身或後夫而物故若情實之遽開於禮義
而鮮顧是以兩袒靡定者遺臭萬年一醜不陔
者流芳千古也適有山陽韓氏世居中土家教
清明一脉無沮兒孫蟄蟄兮戴仁以行子弟森
森兮抱義而履懿行格于鬼神響應捷於桴鼓
百福駢臻諸祥咸與朱熡皂蓋之良臣疊出屢
門衣繡持斧之烈士累鍾其戶攀龍附鳳者次
第登庸蜚英騰實者後先相覩以故有振家聲
顯祖宗之美稱而無墜先業愚不肖之為苦也
柰何傳至中葉計音相接瑞世桂枝遭淒風而
蚤歲殂亡競秀芝蘭冒嚴霜而青年夭折豈惟
奪一人以即止直至損五子而方歇烏虜哀哉
愁腸百結一夢黃梁而去不可回五室空幃

皆不可說青垂雙頰無非壓首之飛蓬紅透重
家畫幕崩城之淚血嘗謂輕銳之士多乖乎臣
道少艾之女歎堅乎婦節况當綠鬢朱顏良緣
傾絕門掩落花鳥啼乎寂寂之春燈涵孤影月
暗乎沉沉之夜斯時也金爐香燼寶鏡光寒著
間鐵響窓外風酸一身輾轉而假寐兩手撫膺
而長嘆追思所天摧心裂肝自非禮義廉耻皎
皎乎宵旰之內倘一奪志而再操他門之箕箒
寧無厚顏詭譎門之五婦同一節以堅剛耳鼻
自戕兮匹休乎令女柏舟自誓兮媲美乎共姜
大經 卷三 三
剔目示信者固可與之軒輊斷臂全節者亦敢
與之顛顛介乎黃金白石凜乎烈日秋霜是以
善行昭著遐邇傳芳郡守核實飛奏吾
皇感九重之款黠雋百辟之揄揚既而載宣
天旨式遵典章雨露淋漓而降於白屋聲名洋溢
而徧于淮陽復其家不有府縣之騷擾旌其
門而猶蘭蕙之馨香疊疊楚山而添色湯湯淮
水以增光蕩蕩兮
皇恩周洽熙熙乎風俗淳良嗟夫作善降祥天
道不誤眇眇兮茲寡婦而能然足以致

聖朝無窮之眷顧使當時一失其身孰不賤惡
始難以欲而迷後豈無時而悟觀今日之顯
何可得而遭過也亂曰區區節婦固動
淵衷臣子盡職寧無感通苟能為子先孝為臣
死忠則
朝廷崇德報功與常不同又非節婦所可比隆
余因所求故併賦此以為天下後世之啓蒙焉
序
非齋先生文集序
陳中 前八 賦長論
文章自義皇史頡書契以來汗牛充棟不可勝
紀吾夫子刪述之後六經之道始明逮漢唐以
來諸儒議論百出至宋紫陽朱子為之傳註而
六經之道復明先儒謂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又
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詎不信夫世不絕賢我
朝號稱多士淮南有若非齋先生飽經綸之學
得洙泗之傳乃為易辨疑讀書記四書直解并
雜文若干卷以訓諸子以淑諸徒其於考亭有
若坐食羹牆雖數百年之間與親炙無間嘗謂
求經於言易若求經於心若先生可謂求經於
心者也予忝論斯邑諸生持其文因伏讀之可

信道學淵源之師復見於世矣將以梓傳俾子序其顛不揆頑陋於是乎書

奉橘圖序

丘民

前四川省左丞韓公之配高陽郡夫人宋史越王之族女今尚書戶部倉部員外郎寬之祖母也初寬與其兄肅早孤夫人鞠毓之教誨之及長左丞公拜命入蜀孫肅當侍行而寬遂奉夫人留江南迨今十六七年矣夫人壽踰八十而寬亦以才用於時有祿養矣洪武元年秋寬入官於

朝懼定省之日踈親類之日遠乃作奉橘圖以志不忘且因以自勉圖成要民題其上民拜手致辭曰夫養老非肉則不飽非帛則不煖橘非肉也非帛也養老者寔無取乎橘今子之有取乎橘夫豈不曰仁者不遺其親鄒孟氏有是言也橘雖微我則奉之懼遺其親也如斯而已矣吁於微物而不忍遺其親則天下之物凡可以得親之歡心者將無不用其情矣此之謂養志者也古之人有懷橘遺母得稱者其志亦若是也然則韓子亦既足稱矣

省卷集序

錢溥

中山劉禹錫曰八音與政通塞文章與時高下旨哉斯言蓋即孟氏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之意也夫言之精者為文而文成音者詩也苟詩書工矣而行不副設錦覆阱而已爾豈有德之言乎行或副矣而立言無補於政教輪轅飾而弗庸而已爾豈用世之材乎故論人必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則政之通塞時之高下見矣然則君子不可已於言而亦不可易其言也如是夫廣信郡守山陽金君宗

潤少負材雋即肆力於古學為士林所推重既長歌鹿鳴入太學取四方豪傑士而友之益大有造詣知蘄州預脩史于內閣又得天下諸儒碩鑿校之而氣益克材益贍焉陞守廣信子使交南過其境見其田野闢風雨時旄倪熙熙然而樂得其所問之則曰有賢守也然金君亦以予同史事之雅出郊遠近至其館亟持所輯詩文若干卷以其所自編名之曰省卷集者乞予評之其詩冲澗簡亮詞工而體備文則務陳言是去而雄偉整肅成一家言噫觀其言雖越

世尚可知其政況今日擊而親見哉雖然此特施于一郡之治而已其處將愈極則言愈高而政愈遠使人仰慕觀感於千百載之上蓋不待論其世而知其人矣故序

省卷詩集序

孫原貞

詩關乎世運尚矣昔成周之詩出於盛世者謂之正雅正風出於衰世者謂之變雅變風昔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聖人之功也茲我

皇明撫運世道泰而名賢生風化美而正聲作

於斯為盛予自蚤歲竊祿于京得

國朝諸先正之詩而讀之莫不本於性情之正

發於倫理之常深有得於周詩正風正雅之遺

意竊喜遇斯盛際與聞治世之音而不覺者之

將至莫能繼其聲而蘇之徒有望於後之者實

也今致仕于家復得廣信府知府金公宗濶省

菴集日披誦之其所以理性情厚倫理無一不

本於正其體古雅而醇正其氣確健而渾厚其

思俊逸而蕭散其辭平易而精切其理趣含蓄

而悠遠其聲音流暢而有餘韻誠今之傑作視

諸先正之詩固不多讓然諸先正豈專於詩其文章政事足以佐

列聖翊泰運輔名教其功業流汗青矣然聞公嘗主文衡於江右識鑒公明備

國史於中秘文辭雅正優於文章也先守蕪陽

受代而民乞留既去而民見思今守廣信政行

而民心悅教施而民俗化優於政事也况今

聖明御天崇儒重道公之文章政事又如此不

日應

寵召入鑾坡與當世侍從鉅儒講正道於

經筵秉直筆於史館掌絲綸於閣下予以鋪張

帝載歌頌

皇風異時制作之盛又有識者為之編集校正

而詞林宗工為之序與諸先正之集並傳於不

朽此余之所望也姑書此于篇端以俟

松泉集序

劉翊

松泉集者山陽史公德敷之所作也公歸湖濱

撫松濯泉以自娛共得詩二百九十五首文六

十二篇輯以成帙乃命今名先是公參汴藩河

決城壞平生全集盡湮沒於水茲則近時所作

者可慨也已憶昔景泰間余與公會于京師別去餘四十年今讀公之詩文恍然如面談甚可喜也夫詩之作其來尚矣賡載之歌煥於虞書五子之歌昭于夏訓此其權輿也以後作者蔚起各自為體如王岑李杜之為言古風沈佺期宋之問之為五七言近體等作皆可以為後人灋以至於文則始于六經自孔子為書傳序遂有序為易說卦遂有說禮有大小傳遂有傳以暨盤銘考工等作無非垂世立教之意詩文豈易言哉公為人光明坦直表裏一致問學深博真行葦草無不能者其為古風近體清奇服則新意疊出序記諸作高古雄深理致暢達讀之使人可喜可愛其可傳于後必矣公之仲子劾尹臨胸間以此索書庸序其所以

送武昌貳守潘公考績序

王達武昌府

山陽潘公從禮坦夷餘厚君子也蚤繇科第陞太學擢任四川順慶府同知八年以內難去位改湖廣武昌又一年是為九載援例當績上天官以需擢用瀕行凡寮屬士民感公之德而重公之去乃以贈言屬予予與公同寅有兄弟之

義方自內省出守外境於有司之事政治之得失官屬之賢否民情之好惡悉未之察正資公引導而匡翼之欲公之留乃吾本心也莫忍為文以速其去哉雖然公留者吾人之幸非公志也屈公之志豈愛公之道乎夫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今之制亦唐虞之灋也

今聖天子以堯舜之仁行堯舜之政而宵旰孜孜惟欲唐虞斯世故於天下郡縣之官特加意焉既以黜陟之典屬之天官矣又

詔巡撫大臣巡按風憲歲考察之而疏其名於

本

卷

九

朝其賢者餘者則旌異之而尤不良者則罷黜之此又加嚴於常灋之外無非欲得賢才以治郡縣而郡縣之民安則天下治矣聞公之佐順慶也廉以持已恕以及人敬以事上謙和以處寮友嚴明以馭群吏剴敏集事而濟之以勤由是上官稱之下民愛戴之而順慶之治績著焉其在武昌也亦然而見重於上官亦如在順慶時而武昌之民之愛於公比之順慶殆有甚焉用是聲譽蔚然蜀楚間再考皆以最書而巡撫巡按諸公歲上其事於

朝又皆在優等於乎公之所以得此於人人者
豈偶然哉夫如是則公之峻陟華躋蓋不待茲
行前此數載有定矣吾人曠欲公留不亦屈於
公乎然公之去吾人固不能無介於懷而亦尚
有可冀焉今之方岳大臣起自郡佐蓋多有之
吾人果於公有夙契焉則承乏湖南藩臬之佐
其有待於公歟公其往矣予日望之是為序

冰壑遺藁序

郭韶

山東

熙臺潘公准之序也昔與予僉釐西土每退食
輒賦詩數而且工意者其有所式乎還僉釐東

大雅

卷一

十

七

土乃營精舍而憇焉一日往見詩草盈几詢之
熙臺曰此吾祖所遺也吾祖號冰壑老人夙以
詩鳴自賓興以至佐郡凡感時詠物撫景述懷
悼亡贈別累千餘首惜乎年未下壽秩未中大
夫乃止焉越至于今二百九十有五甲子矣吾
懼其逸也將東馬子為之誦曰美哉其善鳴乎
非道德敦學何以致是是其後之式乎夫有
其善焉莫或泯也有其式焉莫或私也蓋傳諸熙
臺曰傳則吾豈敢若惠徵先祖俾不泯其手澤
錫之叙以弁諸首則固願也不然將逸是懼予

曰唯遂為之敘且付諸梓以傳之吾聞穆叔曰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
廢此之謂不朽夫詩言之精也言心之聲也心
非言弗宣言非詩弗傳故曰詩言志歌永言大
雅不作嗣其書者或寡矣綺靡者失之靡豪放
者失之粗渾厚者失之俗飄逸者失之輕平易
者失之淺宏大者失之浮故理以為主氣以充
之詞以達之聲以暢之而後可以言詩冰壑之
為詩也緜而粹辭而雅溫而蔚雋而不露瞻而
不踈深而不僻質而不俚洋洋乎颯颯乎有古

大雅

卷一

十

七

大雅之遺音焉吾雖未見其人與其政觀其詩
則知之矣其古之遺愛也與哉熙臺固善繼也
內以補
察外以賦政允有公輔之望焉且工於詞可不
謂善繼乎君子謂冰壑之有熙臺猶必簡之有
子美也詩曰詒厥孫謀又曰繩其祖武其是之
謂乎故敘而傳之以圖不朽

三老問年圖序

滿墳

貫初先生行年八十閉戶讀書不輒有所感則

託詩文以自娛而逃之酒裕如也正德戊寅秋七月適逢初度之辰維二三鄉友各舉觴走堂下稱賀且奉三老圖祝之頃于時謫佐開州不獲從車馬後而先生若有意於頃取一言以填其左方者李君鑒之走書來告雖重遠意然忌先君子諱平生不任此文久未有以應也逮辛巳秋頃轉官道淮實維其期鑒之復申前請不獲已乃披圖序之按三老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相遇問年一曰吾憶少時與盤古有中外一曰海水變桑田吾輒下一籌今已滿十屋矣一曰吾師食蟠桃棄其核崑崙之下今與崑崙齊矣此神仙家說也先生學聖人之道以名進士宰赤縣有古循吏風入而贊司馬出而佐僕正兵戎大計懋著勞績行將柄用乃急流勇退辟居委巷者二十年絕口不談時事其真有道者也今茲之年豈假刀圭力哉蓋深知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而行之以健守之以靜者也豈神仙者流哉神仙之說誠荒唐斯圖也請以易道解之其所持一卷書非周易乎桃者其太極之象籌者其卦畫之象三老者其三

之象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三寸備矣有盤古氏之開闢斯有宓犧氏之開物此易之所以為易也聖人合之以畫天下之變而皆自一畫始散之以畫天下之物而同與太極歸矣之所以常清地之所以常寧人之所以參立乎其間而常存者斯道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此君子之所以為善用易與先生進退動息一與道俱自將優游於太極之內與三寸同老矣何神仙之足云或曰三老圖寓言也三子欲返先生詩酒之逃逃諸太始云爾

伍子胥廟記

宋王文公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容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復仇耻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忍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

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二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繫吳之興壞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為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為策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佐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字

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淮陰侯廟記

蘇東坡

應龍之所以為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歲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耻跨下洎乎山鬼反壁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

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剋掃彊楚滅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糜庶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墮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譙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

如廟

井陘淮陰侯廟記

明楊先韓

蜀憲俞王公走書至渝謂先韓曰吾家獲厥舊有淮陰侯廟在土門西道北岍上即井陘口古戰處也有宋慶曆間邢國陳薦廟碑元祐間東垣鄭靜晴重修廟記迨延祐庚申春孟朝史郝玉等卜遷於岍下棟宇聳飛貌像赫烜實傑觀瞻今敘其更修歲月于先生記之俾鑿諸石先韓不敢以衰耄辭竊謂記侯之事迹易明侯之

本心難侯事迹載在史冊所以與劉踳項出奇制勝者人耳目所熟觀不待記而後明若侯之本心則有甚難明者焉司馬公修治鑑用左氏傳事體但據班家所書載侯拒武涉削微游說之言初無叛意及書楚人告變陳稀邪謀則侯之本心不能以自明惟朱文公修通鑑綱目用春秋筆削推見至隱使忠臣義士無罪而見戮者得以自靈故於偽遊雲夢之事大書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蓋楚人告變特飛語耳實未有反謀也故綱目不以反書但書執楚王信以歸不書其所執之由不去其楚王之爵明其無故見執也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以無故而執則亦何罪之可赦又以何罪降而為侯乃使與噲等伍安得不快快耶十年九月書代相國陳稀反帝自將擊之十一年冬破稀軍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漢史載侯約稀反綱目削而不書不以反罪累侯也但書后殺以見帝方在伐罪后之擅殺功臣不去侯爵以見侯之無辜被戮書夷三族以甚后之殘忍也后曷不念昔

藍城破為楚軍所虜困辱三年及侯擊破齊殺龍且羽勢窮求和后乃得歸正位中宮微侯之力不及此果有叛迹亦宜侯帝還宮權其輕重帝寬大長者藉使不免其身亦必有其子孫何至濫刑以逞哉帝聞侯死且喜且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泯滅喜者喜其假手吕后除一隱憂哀者哀其開國元勳子無噍類且問將死何言曰悔不用削微計帝捕微至直辭以對帝釋不誅以是知帝有仁心必不忍於赤其族也后忍於赤人之族不自知其身死肉未及寒吕氏男女無少長駢頸就戮亦可以見天道之好還矣余為此記按文公綱目用春秋書禮以明我侯忠義之本心參以韓魏公留題詩曰家僮上變安知實史筆加誅貴有名邵康節亦有詩曰轉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感漢竟生疑則綱目書漢明侯本心者非一人私言乃萬世之公論而侯之心亦可以暴白於天下後世而無憾也今去侯千有餘載井陘之道猶故也白鹿之泉未涸也當時王侯爭雄如雨錫角莽為陳迹而侯之廟食益土英靈如生由其平生剛大之氣挫而

愈壯精白之操不繼自有不依形而立不
恃勢而存者使趙人畏敬奉承凜如一日固宜
乃在迎送神之樂歌二章俾趙人歲時歌以祀
侯云其辭曰

侯之來兮雲為旗從陰兵兮萬騎隨侯入新廟
兮水之涓柱石桓桓兮神親巍巍鼓淵淵兮
雜奏笙簧牲牲肥腍兮清酒載醴神欣欣兮享
我多儀

神之選兮風為馭朱雀前驅兮玄武奔屬神顧
趙人兮容與錫汝多福兮驅疫癘祈賜得賜兮

兩以時雨豐年穰穰兮多黍多稌民德神德兮
太平既醉祇報神庥兮何千萬祀

漢東海孝婦竇氏祠記

劉昭

生有以感親心死有以動天心孝婦之德何其
偉歟孝婦東海人姓竇氏方其少時遭家不造
良人蚤卒孝婦獨養姑氏誠孝彌篤勤苦不怠
越十餘歲始終一節姑不忍其孤苦謂鄰人曰
吾老久矣丁杜柰何遂自經死是生有以感親
之心也于時姑女告婦殺其母司政者嘗酷孝

婦自誣服于公為獄吏爭之不能得竟論殺孝
婦郡中遂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思求其所咎于
公曰前太守枉殺孝婦咎當在是太守用大

躬祭孝婦塚用表其基天立大雨歲熟噫不
穹蒼以彰其德表其屈則其死也與草木同腐
朽異從而知之是死有以動天之心也是則屈
孝婦者人也人非能屈之寔以彰其德於千百
世之下伸孝婦者天也天非但伸之所以警千
百世之下司獄者之不中也於戲孝婦之德匪

獨感親動天而能使後世景仰高風懦立逆順

澆醇薄厚大有補於世教其名之存殆與天地
相為悠久焯焯乎不可泯也孝婦誠千古之女
傑曹娥氏之傳曹之碑傳世既久孝婦獨無碑

記之昭忝後生同郡仰厥高風舊矣塚前祠廟
前朝勅建今羽氏李啓箴重修募郡人財為碑

昭不揣愚劣記之俾後之同志者培其塚毋毋
其垣宇庶鄉邦有所景式云

重修唐侍御史顯節侯王公廟記

李元

英爽有不昧之理正氣有相感之機理為機本

機從理運爽匪英則昧何有乎常存氣匪正則
離何有乎相感一誠貫徹上下流行異代同情
古今一致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
所以為人妙三才於一道者也於乎盛哉淮屬
安東古稱漣水有唐侍御史王侯義方貞觀儲
英永徽登仕恪遵母命警屏權奸諫鋒利而笑
刀折豸奮威而人猶悚不幸遇難令名無虧為
子苑孝為臣苑忠大節兩全光昭史冊宋錫顯
節侯爵巍然肆我

明時益隆厥典迺嘉靖改元

聖皇御極敬瀆

祖宗光揚

列聖禮樂修明神人昭格凡厥正祀咸在表揚
適河南汝寧鄭君以名進士奉

命令茲邑仰體

聖心百度具舉迺謁顯節祠載瞻遺像意感神
交長松踰空蒼蘚迷地厥心孔惕責任在躬恐
民勞弗堪也迺捐已俸以倡以勵僚友咸興士
民胥奮義者資費壯者子來未幾月而工告成
廢者復缺者補隘者廣傾者正丹漆炳煥衣冠

森肅登獻有階庖滌有地齋宿有所趨事有主
衆美既成邑人咸悅迺有鄉達耆老自邑至淮
求予以記予寔自幸鄉同顯節職忝內臺抱忠
鯁以家居仰先達而無媿况予昔按河南久知
鄭君不可以不文辭於惟顯節至今益彰適茲
循良盛舉斯會此英爽所以不昧正氣所以相
感皆不越乎一誠而已誠則無息無息則有感
必應蓋人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豈可誣哉斯廟
一新人心益勸凡我同鄉者仰之而振起凡官
茲邑者因之以佐興則此祠有補於世教大矣

哉

重修唐侍御史顯節侯王公廟記

楊谷

唐侍御史王公義方舊有廟在漣水之震隅郡
乘莫詳所始谷每讀唐書至公傳未嘗不三復
興嘆而重公之學高公之誼壯公之直且惜公
不大用於時而幸吾淮得斯人之為重也初公
起家道逢困餒輒解所乘馬以遺之聲名聳動
嘗守太宗使宰相聽其議論于其時尚書郎獨
孤慙以儒顯許敬宗推與之談公引物連類出

入百家事控恣直出其上報至罷會夫二子一時名儒也而講究異同屈下於公此其學宜何如比是蓋劉向之倫而有西漢之風者也宰相魏徵亦異其才欲妻以夫人之姪公不可既而徵卒乃娶焉人問其故則曰始則不附當路而今則感知己者也初公自雲陽丞權侍御史會李義府縱囚婦迫殺大理丞公欲勅之意必得罪問策於母母曰吾聞王母伏劍將以成陵之誼汝果盡忠吾死且不恨矣夫貴婚勢縮母子相煦人之常態也公於宰相既沒者而婚其家

本志

本志

本志

本志

公平生友善張亮亮死而厚遇其妻子南行道逢濤霧酌水誓祝天為開霽貶官之後遂不復仕進聚徒而教授焉既沒門人負半千葺築室廬墓三年乃去夫人以忠烈一節稱公知公淺矣學如是誼如是直如是生有盛名沒而感物友道善終誠信動天可謂完德是蓋有唐一代諸臣中之傑然者非獨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祀於社者也公之廟距城東十里俯瞰淮流曰赤岍母墓在其後宋崇寧間錫旃顯節侯邑人水旱禱焉有元暨

本志

本志

本志

本志

不備者也

楚州教授廳題名記

宋李邴

楚州教授廳題名有記為節孝徐先生作也教授
 楚學官而記為徐公佐記官之所縣始也何始
 乎徐公前乎無學官徐公之德足以化其邦之
 人朝廷因命以教焉故善其始於徐公也公名
 積字仲車而節孝者朝廷賜謚以旌公之德者
 也公之事親怡怡劬劬旨甘之出必自躬親既
 歿設像如生飲食焉必手進匱盥焉必關其漱
 濯衣衾焉如適其殯寒定省焉如見其起居也
 蓋終其身焉其為學無所不綜而一出於正曰
 正者所以存吾誠也正則無往而不為其夫
 章紆徐閔偉而奔放其氣渾然其為詩疎屢赤
 遠端緒若可尋索卒然失之一時儒宗巨人屬
 山蘇公軼豫章黃公庭堅鄒公浩陳公曠皆與
 公文字相應答不敢以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
 四方學者尊其道以先生稱之而楚人獨曰吾
 仲車先生也先生舉進士中治平四年第既仕
 而不忍去其親郡守禮請教其鄉之人國朝之
 制教授或置或否視養士何如楚建學始於景

祐二年養士數少不專置學官元豐末朝廷以
 此邦之人化先生之德也久因其攝即命為真
 歷元祐紹聖以迄崇寧四任十五年不易代先
 生既老且病致其仕因除張康仲代焉自此除
 代不絕二十五年間相繼凡九人今天下養士
 不登額而特置教授員惟楚學為然者縣先生
 也先生之德足以化其鄉其歿足以傳其後教
 授江夏黃君與權繼先生於二十五年之後其
 嗜學若渴其好賢若揭謂鉅野李邴曰事久且
 昧若何願得文記其事邴曰學有祠祠有記鄉
 老有詩墓有表史有錄為先生傳者不既詳乎
 凡官於此者務廣先生之道以教學者使學必
 探其源行必端其誠也凡學於此者務率師教
 而慕濂手先生入相詔於家出相礪於鄉也此
 邦之士其興起為何如是與先生為不朽也又
 何急於記黃君曰雖然事不可不謹於始也將
 使後來者有考焉且必得公文字為記者楚人
 之志也乃書其壁記建官之所自嘉康元年十
 二月初二日鉅野李邴記

重修節孝祠記

明唐龍

嗚呼士之在三代者踔乎不可尚已考德於三代之下未嘗不於節孝先生欣欣然而願執鞭馮夫天下之真以偽離也天下之質以文蔽也是故及真者剗其偽貴質者黜其文而於先生乎見之先生道必事親介必安貧學必先志事必反始行必守約教必成德文必崇雅任必居卑三歲而嬰兒六七十歲而老人七十六歲正而斃其致一而已譬猶大圭不琢其文密以理也大羹不和其味淡以玄也得孔氏之門而入之其曾子閔子之儔亞歟山陽先生生長之鄉

本家

卷三

三

也室廬墳墓猶莽然在後之人緣而為祠歲時酌之庶幾想像其儀刑而恭敬之心生也而乃木折瓦崩周垣廢缺棘蒙其區潦集其堂狐穴其枋雀穿其墻行道之人無不嗟也弟子牘以告予捫衣而弔之憮然曰古之君子旌別淑慝表宅里殊井疆而鼓勸焉先生行古之道也乃宇棟榛然塚離離然其何以為訓孰非官司之責乎遂檄郡守葛子木經理其材而董役則于邑令姜潤身屬之且戒之曰先生平時居僅蔽風雨故工無風雨震搖斯可也已至若廣椽題

窮丹堊荒度土功非所以承先生之德也勿之既落于成物情于于然而暢悅矣昔蔣轉運薦先生于朝曰楚俗之厚實積倡之至于今漢之士大夫亮節砥行不詣公府不屬官政薄田弊廬晏如也被先生之德深矣夫何民心日懈靡靡而入于奢是可懼也于是手樹先生之風聲以導之助流教化表正鄉閭猶有賴焉禮國奢示以儉此之謂也然則斯役之於民也大矣瀟得特書

節孝先生遺像記

沈彬 郎中

國家建官郡守縣令稽古侯伯主典境內祀事故安養兩澤生民咸在所秩而儀刑百代佐興來哲若鄉先賢尤在所秩今年仲春乙卯淮安郡守有事於宋節孝徐先生顧瞻祠宇塚塋彌歷歲久將圯將傾弗稱嚴祀乃諏日鳩工輪奐聿新塚封垣崇樹碑表阡茭蕪松栢楸榆行株顯列故所廟貌髦俊秀偉類非眉壽終乃復芻搜側訪得先生遷墓之雅容於郡人潘氏所歲作新肖像且又摸刻之石將俾郡之人士心先生于心者則必存先生于目存先生于目者

則必心先生于心出往游衍英爽昭晰庶幾有以感發興起而仰承風化之萬一載屬余記辭
涂謂先生潛心篤行學本至誠事母至孝喪踰中制精誠感神瑞杏連理膏露屢降詳見郡守所著墓表予以淑諸郡之人士奚庸與於言矣
聞嘗竊念先生之所自言初見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少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子朱子謂先生資質淳美一撥便轉終身不為噫寧不以其幾於不貳者耶繼自今郡之士人父兄子弟之所

大志

善書

文

中秋壬午考成適當嚴祀之日記
重修文節祠記 潘埒
嘉靖丙申前守袁公准毀開元寺為書院改祠文節二先生禮仍宋元之舊殿仍佛氏之舊閣十載殿日久日弊不肖墳謬承祠事課豚犬子乘讀書其中念非公家之急不敢以煩有司而非僧廬厓院如世所謂福田者可以踰諸阨那也會莆陽澤山姚公虞以名御史出守政尚風節不令而行乃乙巳春正月持瓣香拜祠下仰瞻殿宇愀然曰伊誰之責乎翌日乘率諸生請改任公乃召匠氏視功苦凡上兩旁風所乘以受病者悉撤之易腐以堅黜巧從櫟改殿閣為堂舍抑聲飛如鳥伏嚴嚴翼翼實實枚枚又斥其餘葺齋舍治道塗理橋梁不日成之墳乃筮日舍菜遂觴我郡大夫於遵道堂之上作而言曰士君子立身文以經緯節以綱維二先生百世之師也准之人以其道繫天下尊為鄉先生而祀之而凡吏於土者固天下人也遵其道者也情有所重則勢不得不緩豈其道固當爾邪公為政拳拳務民之義人之所重者固以為

大志

善書

文

急而於其緩者獨不敢輕其知所決擇如昔賢之果而達者執事不煩宮業為不費財用去虛華之有弊以收實効之可久庶幾乎行王道不近名者哉夫儒者不居佛氏之宮臣子敢擬王者之借公一改任舍其舊而新是圖既得我門距揚墨之心尤不倍

聖天子尊師之詔有功於世教大矣是歲五月望山陽潘墳記丁未錯月南城令前養正齋經師倪潤立石

遼陽備倭記

祝允明野記

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殺倭寇事載在五倫書悉矣近閱楊文敏公兩京類藁乃曰公鎮守遼東備倭寇至即相地形勢請於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塌築城堡立烟墩一日瞭者言東南海島夜舉火光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塌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岬徑奔塌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桿將領馬隊要其歸路一桿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舉砲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

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

聞

賜重書褒徵公至京面慰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為此皆奉行

陛下成算及諸將士効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上嘉其謙抑既而封公為奉天翊衛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戶

子孫世世承襲仍遣赴鎮公疏將士有功者陞

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

虜生口此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

文獻

集

年

歲不被其害官軍猝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屏息傷海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以至於今

雙烈祠記

馬駢

淮安府推官

正德四年冬十月莆田黃公如金以侍御奉勅來董南畿學政首以表勵風俗為己任按節至淮聞弘治間有烈女何氏以不從娼而死又聞成化初有烈婦徐氏以夫溺漕河亦赴水而死謂與烈女齊名檄有司建祠以祀名曰雙烈時駢署郡事適承是命按何氏本泗州人容止

莊懿雖小家未嘗妄笑語紡績織紝供女事甚
循整父早死母貧病無以存有夫婦僑寓泗上
詒母求女為介婦母不知其無子也而許之年
十六歸其家徙居淮之滿浦誘以為娼女泣不
從私謂鄰女曰渠以介婦聘我我寧死不受辱
越數日留一賈人逼女事之女不勝忿乃仰天
大哭以刀自刎時都憲張公敷華聞其事即遣
吏往按之至則夫婦與賈人已逸去不可得隨
命所司以禮葬之而女之冤竟未之伸已而天
早識者疑為冤氣所致郡守楊侯遜為表其墓
祭之天果大雨三日時人異而哀之及有徐氏
本淮陰農家質性專十年十九歸大河衛軍申
氏曰適克脩婦道人亦未始知名進以挽漕如
京師溺死計聞晝夜踰哭粒米不入口既而有
同舟者還寄夫之衣知為真死哀踰益甚私念
幼且無子夫既死即無所望乃衣夫之衣亦投
河以死時人聞之無不驚駭悲嘆且其夫為申
氏養子乃至以死從之可謂決烈也已其事前
烈女三十年而次之於後者以事因烈女而彰
故不論其世次也斯二者特一婦人女子耳而

其志操決烈卓卓不可及如此今夫士生斯世
名為儒者顧有蛇營狗苟於利祿之途心似
倪於權倖之門如顏婢膝語貌濫辭恬不為愧
使其聞雙烈之風而知警焉則亦面熱內慙自
訟而追悔不暇矣奚至無所用耻而顛頻若是
耶是舉也非徒表二女之烈實以興起士風而
泮礪名節是不可以不紀也祠在府治東數十
步許有堂有亭有門門北向亭之前為中門中
門之左右為碑亭以是年十一月二日始事越
二十日祠成設位以祀之且復其鄰二家以供
祠事

重修烈女墓祠記 潘壘

烈女墓瀕淮水啣祠邑侯德州王子汝楫過
而嘆曰吾責也白諸當路以嘉靖癸巳四月鳩
僦切埤厥封域新厥祠宇復居者一人守之鼓
名教也郡庠生馬壽圖輩重其事請予記之子
惟民函五性其良知一爾何獨至於婦人女子
而異之婦人女子稱異則丈夫淺矣嗟乎平居
以剝腸自負苟非其人見利則遷見勢則怵見
紛華之誘情欲之感則波蕩而風靡卒然投之

顛沛患難饑寒愁苦之中則鬼概鬼奪不知所
自我惟瓦全而苟免者之為計安望其死忠死
孝死節義為天常人紀立赤幟哉周袁列國風
顏獨衛世子妻以守義見錄唐中葉三綱掃地
義不受辱者惟竇氏二女紛紛六朝五代如江
總馮道朝仇暮恩曾斷臂婦人之不若安在其
為丈夫哉夫也不力世道可憂此列女傳所以
垂訓於古今天下而叢祠秩祀君子不以為贅
也準本禮義之邦義婦烈婦班班郡乘可考豈
無聞風而興者乎弘治間有烈女姓何氏也泗
州農家年二八美姿容有倚寓夫婦歎其母寡
而貧且愚可詒也隱其無子委禽焉促其歸挈
于淮謗之為倡女泣曰天乎奈何以婚誰我以
倡辱哉誓死不從翌日夫婦留鉅商逼女事之
女知其不免也而伴許之而悅安之而伺其不
虞已也遂自刎以死於平烈哉君子曰使天下
丈夫能持此心以往配我剛腸則何勢利紛華
之可撓何顛沛窮苦之可戚子可以死孝臣可
以死忠夫婦兄弟朋友可以死節義而枉道從
人辱身喪已者免矣此無他其良知一也是故

崇一烈女而天下之為丈夫者勤於乎偉哉侯
以名進士出宰其操心誠其律已正其為政嚴
其養民惠其教人一以忠孝節義為本書此特
識其大者云

初建昭邱院記

昭邱院者何曰為

皇明刑部尚書鄉先生楊公靖任也作者何曰
所以昭其賢邱其死也公死百五十八年家無
遺孽荒塚淒其墳有感焉白諸撫鎮儼菴應公
白石連公潤菴郭公郡守白山張公各發帑給

役募諸鄉大夫士捐貲佐費而都諫楊君龍津
方贊之上舍陸生驥力成之經始於嘉靖壬子
秋八月落成於明年之二月為屋十有七堂廡
庖福恣具封樹並舉而祠公木主於其中召禪
師悟祥司林修焉奉臺檄也是可以棲其神繼
其絕矣乎憶昔四十年前墳以給舍賜省訪拜
公墓亟言於前守漳屋薛公治其封塋表其宅
兆風衛使王子世祿結數椽以棲招復之孫曰
華者守之而華不祿又有其遺孤於家曰存嗣
而存嗣亦故於乎天之所廢誰其興之可念哉

頃自是奉藏遺像歲時伏臘不輟而今老矣恐
不可繼矣此昭邱院所以作也夫自古豪傑莫
不以身撐駕宇宙而此身終不可恃莫不以子
孫引長世代而子孫亦不可恃歷觀賢聖託其
身於子孫以傳不朽而廟食萬世者惟孔孟數
子而止自餘雖堯舜稷契率皆託諸人而付之
天不子孫是賴公何憚乎哉夫託諸人而付之
天豈身外別有機括而其所以植立之地要皆
在我如公者以十年之功業償百年之期以三
十八年之身拓千萬年植立之地雖死之乃所
以生之也公之死不暇論要之雷震乎畜木春
滋乎董荼皆造化鼓之舞之以盡神非人之所
能知也公當

高皇帝朝拔草茆置之巖廊之上不為危抱日
月按之變霜之邦不為險晝日三接不為寵終
朝三褫之不為辱其所以自立何如也充此心
也與此氣也可以塞天地耀古今不待生而存
不隨死而亡矣是故耿耿不昧所以昭寒寒匪
躬之節而凜凜生氣非烈烈丈夫其孰能之不
然何以一坯之土能繫鄉人之思而百年之鬼

能倡吾人之義哉唐韓愈祭田橫墓曰事有曠
百世而相感吾不自知其何心墳於楊公墓亦
云

淮郡文獻志卷二十五

淮郡文獻志卷第二十六

碑

忠孝書院碑

胡璉

正德己卯夏巡按御史成君英建忠孝書院於淮陰郡城東門外景先範風後學誼意得矣初比丘尼寺瀆欲毀君曰毀諸吾固有取焉也夫立教明倫表賢勸世耳道匪是存吾奚于取焉也載觀郡誌若徐節孝仲車竭力養親安貧獨守純心至性古所難能陸丞相君實以身殉國蹈死無悔孤忠峻節人所共聞二先生者皆人

本

卷

二

倫之表世勸之徵也爰舉而標準于上所以立教所以表賢理道得而風規遠矣寺勿毀吾固有取焉也於是改所謂佛殿曰忠孝祠肖像二先生以虔妥之尊儀刑歆嚮往也改所謂觀音殿曰至善堂樂盛德美深造也改所謂伽藍殿及兩序為六館曰明善曰誠身曰主善曰協一曰知本曰居敬履多士之樂虛靜者為之精舍考卒業觀成德也乃總題其門曰忠孝書院識改佐之大觀也聞之巡撫都御史董公蘭喜觀厥成肆命有司歲後二戶以勤汛掃昭久敬也

維時郡守蓋經始於薛侯鑿訖工於張侯錦而

從史是役則田同守蘭張節推賞也庚辰秋祠

既落成張侯乃以記屬璉璉退而思曰君父天

也忠孝性也夫人之所不能斯須去身焉者也

自夫利害怵心情欲蔽德然後匪躬因心之行

薄而勸戒立矣故明德教者必感人以素心展

良晤者必愜人以遠懷二先生之忠之孝固吾

淮人之所夙昔霑丐而寤寐慨想者也於是式

瞻肖像而祇承祠事山斗若臨葵牆既見素心

不有所感而遠懷不有所愜乎吾知吾淮人者

方將嚮風遵軌亮節勵行以求繼揚二先生之

塵芬他日以忠鳴國以孝鳴家者必後先興起

增美鄉國多賢之譽皆君超惠之善也是固不

可以特書哉寺舊有蘇圃町畦供養畫有分劑

俾皆勸之碑陰碑病弗稱今改勒于成通守實

而會其成於郡守朱侯寔昌也

大節書院碑

潘頌

聖人內德行而外文藝惟天地則然是故日月星辰天之文也非四時之錯行八氣之交會何以經緯而成章山川草木地之文也非海嶽之

盤結松栢之堅貞何以綱紀而成化聖人則之
是故周公孔子不失臣節三仁二義乃見人文
世變而漢而唐代亦有人宋興三百年庶耻菴
士士亦知耻慶曆以還寢以不競文之弊也皇
祐得一趙師旦在郡而四支舉紹聖得一張耒
在朝而中氣噓以復二子皆楚產也旦以太子
贊善知康州固書生爾當儂智高之叛捉羸卒
捍賊衝人怯我戰人棄我守危不滅宗死不負
國君子曰烈矣耒名能文章為時所忌以起居
舍人請郡兩入黨籍六被放涼顧義自守泊如

本集

卷五

三

也君子曰貞矣夫烈非粹至而應貞豈後黜之
媒哉迹其累官有執晚節不渝其精神氣冕庶
乎經緯天文網紀地道者也嘉定間亟表耒文
節祠學宮奉遷人忠肅陳公瓊合食激頽波軌
貞風也既毀于元再毀于我
朝至嘉靖丙申改開元廢寺為書院仍顏曰文
節而以康州代忠肅不借甘異郡也舊有殿有
堂殿曰祠以妥神堂曰遵道昭學也東西列二
齋曰崇雅曰養正所以遵道也堂之後為亭曰
止水因城陂環碧而寓之意不波以蕩也是後

也得請於督撫大中丞周公金巡按柱史蘇君
業而考厥成者楊君瞻也經始於郡守袁侯准
訖工於孫侯繼魯而觀厥成則周侯洪範也皆
所以重風教也既復守者一人乃屬鄉大夫少
司寇胡公璉于小子墳主祠事而胡公適被
召當行墳竊嘆曰國運視人才為盛衰宋家至
此若無所於賴乃二子崛起楚州節磔碑碣足
以持國脈雖病勢莫可救藥然佗日倡文山之
風作厓山之氣以收一代養士之功者謂不在
斯人乎社以祭之愧天下後世之為士大夫者

本集

卷五

四

也而但一鄉已乎任迎享送神詩以授工歌辭
曰
於物兮魚肥剪韭兮烹葵薦歲事兮椒漿瓊卮
閃雲中兮兩旗駕靈駒兮駮驪儼陟降兮在茲
嶺之南兮淮之陽參翔翔兮萃一堂曠百世而
相感兮我心悲傷神具醉兮徜徉惠我兮無疆
為濁世兮掃秕糠返雲耕兮起起聊繾綣兮遊
遷宮碧玉兮河之浹扈江籬兮寒薜芷朝出游
兮夜歸止弄明月兮秋水俾淮之人兮世世欽
於梓里

元沂邳東河元帥建武軍節度副使匡

公碑

元史管程鉅夫

撰

天子既興聖人之治忠孝貞節之旌徧天下而
下邳匡氏尤以挺特聞延祐二年九月三日遂
以集賢大學士臣顯請賜匡氏褒德之碑臣鉅
夫奉詔為之文曰匡氏漢丞相衡之裔世居滕
後有諱友者與子玠畊於下邳皆甚賢鄉人慕
之歸其居曰匡家鎮玠娶劉氏生一子曰才是
為元帥公雄勇多智好讀孫吳書仕金為武略
將軍邳徐兵馬都巡使歲壬辰金亡甲午率所

本

卷

年

本

本

卷

年

本

部歸國屬大師大赤麾下令招散亡還守邳公
言徐逼宋北邊而銅郡孟山宿遷桃源濰口皆
要地今不早乘勝攻取則徐邳不可守矣帥大
然之益兵俾與裨將百家奴進擊不旬月五城
皆破獲馬都統王統制以歸授沂邳東河監
軍丙申邳人表萬作亂陰連宋將李統制兵襲
邳公出戰大破之獲表萬加沂邳東河監戰兵
馬使戊戌徐守張名叛合宋將鮑太尉等來攻
復敗之擒其將丘太尉等二十餘人進沂邳東
河元帥兼建武軍節度副使壬子宋兵大入境

戰不利死之時年六十五夫人高氏儒家子亦
負奇操歲庚子公計事幕府邳賊夏興乘虛襲
破邳執夫人以去夫人大罵不屈賊怒拔刀斫
面仆地賊以為死獲免百家奴破賊分其產以
畀之幕府名其田曰夫人莊以旌之公死時夫
人年始四十五子國政六歲而孤所依惟母一
日宋兵暴至母子相失母哭曰天乎吾子死匡
氏絕矣我生不如死乃冒鋒鏑求於亂屍中得
之幸全中統三年李璫叛宋人伺間擊破邳盡
俘邳人國政與母與焉居之淮安至元十三年

宋亡國政率其民三百餘戶北歸從淮東行樞
密院判乞烈速失朝于上都賜宴便殿錫以衣
服鞞帽授承事郎揚子縣丞歷睢寧汶上主簿
丁母艱起佐濮州遷睢州判官虞城縣尹歸德
府判所至以廉惠稱事母尤極孝母年至五十
疾甚剖肝活之復疾復剖肝後數載又疾又剖
腦和藥以進疾竟愈母聽明康強年八十九歲
而終國政廬墓終喪有廢時至墓所若素養者
郡邑聞而異之曰父死忠母守貞子盡孝一猶
難矧兼之耶上其事表其里曰貞孝墓在里之

先塋夫人高氏附謹按昭文館太學士太醫院使完顏致所狀如右臣鉅夫曰匡元帥屢立顯功殺身為國雖三遷官皆出幕府時官制未行也高夫人不辱其身國政克制其孝有司旌之宜矣而國政間闕數千里率衆來歸僅得一二州縣世祖之惜名爵可知已國政陸沉州縣四十餘年曾無幾微怨望心不亦賢乎匡氏一門大節焯焯如此然非臣類不能上達非聖天子不能加美而褒顯之則是舉豈不君君臣臣哉

銘曰

匡氏維邈有相于漢徙騰著懿耕邛避亂乞乞元戎沉幾獨斷爰歸有德振救南輪刈旗載將捐軀折判輸忠未究居然永曩佔危天覆全家就難躒血僵屍南遷北竄婦貞子孝赫焉炳煥嗣子歸朝素髮州縣德陰報爽玄造難算文臣為言睿渥遄渙穹碑既揭河照宿爛扞誠播辭永激頑滯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楊公神道碑

張鼓仁

淮安新城去東鄙二里許有舊冢一區其累累

者將與吠豕同其卧碼埋草莽者將與瓦礫同其歲時伏臘隔壠有祭者有泣者此則凌凄然無一人拜掃與郊虛同凡幾更寒暑矣冢之左右環居者無問老幼蚩蠢咸指之曰楊尚書墓兩城父老有能稱述往事者亦曰柳淮鄉之原楊尚書墓在焉然莫有能閉其窟尋其緒而圖所以繼其絕者正德間鄉後進潘熙臺公以給舍家食慨然任曰是誰之責與於是封其墓起其碑訪其遺孤曰華者于鹽城俾之築室墓門以奉歲時之祭其墓傍隙地有為鄰人侵入者

白於郡守薛公悉還之楊氏之墟幾復煥而華折矣悲夫謂之數非邪嘉靖辛亥歲熙臺公復白於撫臺捐俸倡義鄉人陸續葺欣然協謀既築室數十楹命僧人居之以守常祀復樹石道左用表公大略云公諱靖字仲寧山陽新城人也洪武十八年第進士

國朝先是淮人未有登進士者淮人第進士自公始釋褐授庶吉士歷戶部左右侍郎十九年擢尚書二十三年改刑部尚書階資政大夫安南歸後改左都御史淮人自

國朝來名位咸烜赫弗絕而公實倡之即是亦
且為公重固不宜泯泯如是况墓志稱公素有
大志穎悟不凡平生負忠赤自束書入京不十
年位崇台輔猶以為未盡所志踰海嶺抵絕域
欲立奇功以自表見於世南畿通志復載公資
性明敏有識善教答理刑平恕

上數獎勵給兼官俸然則公之為人可謂光明
特傑為一代名臣矣使公生於二十年之前其
翊運之功當與中山開平並稱而禮樂之事或
可以廁於大平浦江之列是未可知也公卒之

日作絕命詞其略曰可惜跌破了照世界軒轅
鏡可惜顛折了無私曲量天秤可惜吹滅了一
釵須弥有道燈可惜墮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
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墓志謂其一斑不察
齋志而逝夫公之死說者雖未嘗明言其故而
其節操氣槩是寧烈烈而死不泯泯而生者使
公不死於洪武丁丑之歲而得與於靖難之師
其守死之節又當與周是修黃子澄諸人齊名
矣然則公不先期而生不後期而死者皆不可
不謂之數也烏乎公之墓在淮公之名在天下

公之威信在遠夷吳但甲第爵位為淮人開先
已邪復系之歌曰墓之西兩城屹立兮墓之東
翰華為溝前挹手白馬射陽諸湖之勝兮後枕
平河淮汴泗之流封之四尺兮崇然斯丘公之
神兮與陽侯同游公之名兮與山川並留莫必
於瓜爬盍斯而後為孫子兮凡可以延祀事於
弗替者莫非斯人之儔

檜泉先生遺愛碑

明石玠

河陰令山陽張先生於弘治四年春三月上書
乞致仕踰明年七月始得請即日戒行百姓懷

之立石縣廳以紀德愛葦城石玠曰天下事惟
至誠無偽者能成之而其民亦惟至誠無偽者
能感之故易中孚曰豚魚吉彖曰豚魚吉信及
豚魚也人能無偽雖豚魚無知之物亦可孚格
而况於人乎昔韓退之守潮而驅鱷魚之暴魯
恭宰中牟而致桑雉之馴不無以也先生治河
陰六年政善而民宜之百姓被其澤而不知其
力多矣既去乃皇皇焉如失父母作是以彰厥
愛嗚呼於此然後可見天理在人心其不能泯
者如此玠許其請而樂言之按先生諱素字玄

卿晚陳檜泉世淮之山陽人篤實孝友絕不喜遊狎華孽讀古人書無間朝夕初志惟欲擢進士為行人使於四方觀山川風物而廣其志趣作為文章詞賦以鳴於天下而後已柰之何造物不齊僅小遂於應天府成化乙酉科鄉試而累不利於甲科至終身有不得焉處之裕如也成化丙午拜今官適河南境內值歲荐饑老弱死者相枕藉於道路而生者亦未易以自存河汜鞏偃之間尤甚

朝廷雖遣大臣發

內帑以賑給之而流移轉徙者日不能止先生來知吾民窮困如此其極乃推所學於政事之間去先年一切苛政深文而務尚寬大非公家事一毫不科派於民事有不便於民而因以為故事者雖藩府檄文再至而終不應又為請除減之於是瘡痍之民賴以甯定而其蒞政立濼三出端簡民有爭訟者使各盡所言別白曲直而答遣之有隳廢職業者士教以學農教以耕商賈教以勿遊戲百工衆技教以精乃藝而實以身端之也不用苛猛之刑以傷民生不事土

木之功以傷民力不為迎送之費以傷民財不狗好惡之私以傷民情也要之先生之心大率直欲吾民無一之不得其所如古循吏卓茂陽城所為者足矣若矯情立異以邀皎皎之名好大喜誇以張赫赫之功尋微摘細以逞察察之聰雖曰得大位享厚祿有不為也故化行刑措百姓悅服溫然如戴春陽忻然如得父母安帖安泰如出陷阱而居室家也非仁者能如是哉性喜觀物理善詞藻平生所作詩文甚多有槍泉集若干卷縣治北去十餘里有山曰廣武政暇與斯文知己者時登於上覽大河感秦漢興亡之迹及山林田園之事形於聲詩而相為咏酌焉實又有得乎醉翁登滁山之樂之趣今其去之君子之心固得矣民豈忍乎哉樹碑紀愛亦其無偽之應耳否則不能也噫君子之澤愈久益長他日斯民觀峴山而望甘棠必有為之墮淚而益詠者矣玠也粗述其事而復系之以銘銘曰

檜泉先生河陰縣侯幼學壯行德富才優雖未伸於甲科實有惠於中州行已惟恭不妄不浮

蒞政惟平不剛不柔開士路之荒榛拯民命於
填溝方其教化蘇冷民事咸休賦高辭以歸去
民雖永懷而不能留愚謂今士夫節操之正行
誼之美如先生者當為第一流勒碑刻銘允燕
愧於前修

祭文

初主文節祠舍業告文

潘壘

於維二先生經世之文殉國之節若當時用其
道則胡運可過使後世哀其志則宋事可說今
世何世得士大夫而維持之元氣不脫吾人何
人率子弟而歸依之辨香敬藝於乎尚享

文節祠時祭告文

律矣二公節義文章鄉社小子飯依門墻時維
仲秋秋式薦豆觴兩旂旆並駕洋洋維神其饗
之

重修文節書院落成釋奠告文

於維二公文章抗氣運節義扶綱常人心之的
世道之防所謂鄉先生可祭於社而萬世下仰
之為景星為鳳凰前朝祠於學宮而逃廢迹乃
毀淫祠以祀與忠孝二先生並峙而表揚夫何

佛殿巍嚴非夫子之宮墻而况風雨飄凌兀神
棲其徬徨幸逢賢守解而更張其度維新其道
彌光豈惟安神明之棲抑亦為士氣之倡某既
幸云老學道未遠庶幾二三子有所興起將奮
迅而激昂工既落成式薦豆觴仰瞻雲旗來格
來享

昭邨院成祭鄉先生楊尚書文

鳳麟瑞世其出不久景星慶雲見者亦偶望八
十遇主能幾何時羅十二相國未聞白首曰氣
數其有常抑神理吾莫究天無心兮職生殺以
運化機君濂天兮標刑賞以定休咎吾淮漢有
韓侯

明有我公雖文武異用皆千人之傑萬夫之雄
生也各畢其志死也莫測其所從千載而下有
能發韓侯是非之隱百五十年來無人自我公
枉直之蹤爰考實錄與通志知公致

主以道體

國以忠

高帝喟然惜才皇天懷其慘容憇遺孤付之鄉
人以興以繼留荒塚至於今日乃樹乃封倡義

作昭邱院以崇奉僉謀與韓侯祠而並隆蓋其始也天道未定適逢其變而卒也人心不死欲表其功於乎日月明而遺照風雲散而開霽事久論定取大捐細身世短兮流芳功業著兮永世是乃不顯之光不期而遇者也酌一觴以告成導兩旂而臨祭至誠感神庶幾歆慰

論

韓信論

宋陳亮

節度判官

必有天下之大志而後能成天下之大事夫以天下之志素存於胸中貧賤患難不足以動其

論

韓信論

宋

陳亮

節度判官

心而其志慮未始不為經國之謀也一旦見之於有用而施設措慮雍容暇豫而不少亂致君堯舜之心藏於莘野極劬之時遜志典學之訓蘊於傅岩胥靡之日故能處三聘一德之隆而不愧置左右朝夕之密而不作大凡立天下之大事者非有天下之大志者不能也韓信以寄食之貧跨下之辱無資身之策兼人之勇拔之於連敖治粟之職而為登壇具禮之大將怡然居之猶其所素得至於定三秦虜魏豹斬陳餘禽趙歇戮龍且降燕弱楚動如其意若摧枯拉

朽而真有所敵之者皆其經綸之志素存其中豈偶然之所能耶吁供帳如王則大喜淮水之捷則折屐惟胸中素養之未純故於或然不虞之頃未有不亂者也大將之拜信豈忝哉

又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僥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闡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為也至若敵人去已

論

韓信論

宋

陳亮

節度判官

不速籌算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為不可當矣真夫策下必有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算則遂遠巡而不敢前則是勝算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豈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

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
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
說迺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
韓信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
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且下深溝
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迺一舉
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
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為所擒矣嗟夫此何待
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
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

大敵未

大敵未

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奪所分也信之
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
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
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
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
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謂
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
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請滎陽而所存者皆
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
之死地以決死鬪而况敵內吾於死地吾何憚

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
兵雖踰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踰二
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
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
千人扼險以為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迺引兵
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迺命挑鬪彼又不肯
戰迺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教
之也遲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
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即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
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

大敵未

大敵未

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
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
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軍逐我而况餘貪得忘
失之心置然其未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勢將相
迫迺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鬪而吾
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
不知所以為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
既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
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
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常出於敵人

之不意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為之備而况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為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信而後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為人亦足以為軍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已而問之豈真以為嚮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為信然迺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逐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又

明趙弼

蕭相國知韓信國士無雙薦于高祖築壇拜為大將信乃竭其才力取三秦虜魏豹斬陳餘禽

趙歇下齊地斃龍且卒滅項氏以成炎劉之業者大抵皆其功也觀其拒武涉鼎立之言不納蒯通相術之說豈其負漢之心哉天下既定剖符受封亦欲傳於子孫也纔及三年人有告其反即偽遊雲夢以禽之降封淮陰侯信以無罪見執寔有怏怏怨望之心矣因舍人變告與陳稀有私謀之言及陳稀反高帝討之吕后與蕭何謀給信入宮賀使武士縛信斬于長樂鍾室夷其三族嗚呼生殺之權在於一人焉有人君在上后妃擅族開國之元勳乎信果有反狀既已就禽付之廷尉待帝還明正其罪可也吕后專殺韓信又聽其言醢彭越牝雞晨鳴以致禍亂此即後日僭竊天位之端也漢之家濫如此大綱可謂正乎且漢室初興德信未孚于天下既以詐偽而執開國勳臣又以詐計而殺之人誰不自疑哉故叛者迭起夫何怪焉文公先生綱目書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不書其有罪乃書殺而不去其爵者信有定天下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因怏怏無聊以陷于此素非有反心也故綱目不去其爵而書殺非予其

討有罪乃所以惡呂后專殺云耳此文公之微
意春秋大濼也

說

前輩風範

潘壩

壩為諸生時將郡博吳先生命性見鄉先生憲

副行素章公亦城先見其二子元呼通刺公出

面西南壩拜致郡博之意公唯唯覆數語而入

命其子延坐啜以黍壩它日為給事中歸謁行

太僕貫初顧公存道公時年七十有六聞壩至

衣冠扶杖出壩再拜問居公引之上坐三讓

壩遂避至再曰老先生有三可尊何本虛此坐

以勸後進使知長少之序公懼然以杖戰地曰

老夫今日乃得聞此語坐吾不敢復讓翼日之

清江浦見河陰令雙槐張公古亦乃先謁倉曹

同年戴君中倉曹曰子往見雙槐先生乎幸

為冠先容壩使往值公盥櫛待於次而倉曹至

公乃出衣冠甚古與倉曹修禮既轉而南向壩

拜公益受扶而起壩則再拜公噴噴有歎勉語

倉曹退壩復侍坐頃之矣奴拂几案出散數各

戶器備三行飯二盃禮甚簡及壩避喧湖西公時

八十七壽不遠三十里駕小舟過訪言笑竟日

飯則飯飲則飲薄暮始歸暇日數貽以詩自署

雙槐老素其風味意態近世所未有也夫三公

皆鄉先生杜門肥遯同一高致行素未嘗與人

輕接貫初雙槐充索居離羣意更瀟散見行素

則少長截然凜若師傅見貫初遲十五年已煩

遜避增感慨其時可知矣見雙槐則起出流俗

偃然以前輩自居以子弟畜後進夫三公之行

不同同一持風範勵風節若行素之嚴而正貫

初之通而介雙槐之簡易而直皆可敬而仰者

也非某之所能及也或曰見行素壩少也賤是

不然使公居今日接見少年輩能復如前日否

耶

前輩議論

壩丁卯領鄉薦郡守雪嶧趙公克用書一聯以

贈取功名富貴屬對先孺人舅氏少司寇虛齋

葉公亦過而見之歎曰纔出門便教以功名

富貴壩聞教悚服明年登甲科又明年拜給舍

歷官都御史而罷二十年間富貴無心功名亦

薄東塗西抹迄無所成而時不我用矣謝政歸

末掃墳墓葺田廬為終老計力耕餬口不長尺寸毒惡教言益增悵恍安得起公九原下印證此心事也

陸丞相墓

匡山志

潮州府志載宋丞相陸秀夫墓在今饒平南澳嶼中嶼上石碑尚存按宋史本紀元兵破匡山秀夫負衛王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餘萬人與秀夫傳詳略少異然皆不言有得其尸以葬者先是楚人龔開為

本墓

舊墓

秀夫立傳且曰其死事得之尹應許尹得之翟國秀翟得之辛來華而秀夫在海上有手書日記藏鄧光薦家數從鄧取之不得故傳所登載弗能詳史亦言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為一書甚悉按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匡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世莫得詳海上之事金華黃潛在全陵客有來自番禺者頗能道匡山事多龔傳所不載錄其語附于傳後潛後入史館故國史多錄容語史成光薦家始以其填海錄等書上潛據其與所聞

異者附注于舊文之下以補其闕逸錄言張世傑命小舟取幼主入己舟秀夫懼世傑舟不免或反為人所賣被執辱於是擁之負靈綬自沉世傑與蘇劉義等三十餘艘斬纜乘潮而遁出仙女澳得風入洋追兵不及而還舟至山東欲向占城土豪彊之回廣艦舟南澳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擇宗室子立之六月庚辰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岼世傑登施樓露香以祝風濤愈甚墜水死諸將焚其尸函骨葬潮居里赤坎村劉義出洋為其下所殺而本紀言世傑知

本墓

舊墓

事去抽精兵入中軍大軍至會日暮且風雨驟霧四塞世傑與蘇劉義斷維以十餘舟奪港去秀夫走衛王舟負王投海以世傑遁在衛王秀夫未死之先與錄所載不同夫以世傑之忠義如此豈有棄其主不顧脫身而先逃者哉世傑傳又言世傑奪港後還收兵匡山欲奉楊太妃求立趙氏後俄颶風壞舟溺死焉章山下亦與錄異又不載諸將收骨而葬之事大抵史得於傳聞錄錄其所見者也嘗以錄為是秀夫墓其必浮尸出海而其下有負骨以葬如葬世傑

者歟余素聞海上侍郎嶼秀夫墓所在也
丞遣人往訪其碑已不存莫能得其處余讀秀
夫傳至其海上時事每時節朝會正笏立如
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
濕在衣無不悲動輒為之淚下不能忍况於秀
夫體魄所藏舊志可徵昔人蓋有以衣冠葬者
就其地封而表之亦庶乎有以慰忠魂於不死
也哉嗚呼人生而貴且富者何限未幾聲消跡
滅丘墓所在樵牧不禁者多矣而秀夫死建今
二百餘年海嶼之墓亦未知誠然乎否也默人

又
談及之者莫不為之慨慷激烈若凜然生氣之
猶存忠義之感人心有如是夫

按史及志俱不載秀夫浮尸出海其下負骨以
葬事故世鮮有知其墓之所在者也余一日檢
閱潮郡舊志云宋丞相陸秀夫墓在郡城南海
中嶼上石碑尚存與一統志同次閱新志云聞
海上有侍郎嶼秀夫墓所在也碑已不存莫能
得其處夫舊志脩於成化間碑刻尚存使當時
有有司之賢者封表而顯遂之當照耀乾坤垂

于無極矣曾未數十年碑失而墓遂泯使一代
忠烈遺魄與草木同腐噫是誰之過與余深悼
焉紀之以詩

海嶼墳傳陸侍郎一碑誰為誌幽藏如今碑失
墳何處海水遺悲一樣長

承命求陸侍郎墓訪得本郡有高士陸大策者
為童稚時得聞其先人云南關陸氏尚有忠貞
神主在堂又有墓在澳山北青徑口及譜存焉
惜手譜遭兵燹不克存者僅二葉耳亟索而讀
之公諱秀夫字君實謚曰忠貞乃楚州鹽城人

也後徙家鎮江宋景定初進士性沉靜不苟求
知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處李庭芝鎮淮南
辟置幕中擢以參議德祐初復擢禮部侍郎使
軍前議和不就二王走溫州追從之益王立福
州進端明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
濱每朝會間儼然正笏立如治朝因以陳宜中
譜遂請于潮公四子有曰繇者好漁獵而放跡
海島繇以壽終于潮而未破爛不知所云其二
葉有水村劉壘詩一章云天地無託足海天同
際光明知復何為不忍隳三綱裸薦覬少延謳

歌寧遠忘或者莒在齊聊且帝一方竭蹶意委
頓臣謀非不滅運去天莫留力盡心彌彊終不
負吾主名義天地長懷靈隨龍游舉意水中央
斯人文華士乃爾百鍊鋼機雲儼通譜應羞朝
洛陽又家藏廣陵壯丹卷破爛已甚詩讀不能
句後偶見白石樵唱稿乃宋淳祐間林霽山所
著中有題陸大參秀夫廣陵壯丹詩卷云南海
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燕
主猶有春風寄廣陵大策又於丁巳年行吊海
邊陳秀才家默念其宗在彼也因詢問鄉人此

本

卷

五

有陸氏何在或答云陸姓住于沙岡其地相去
不遠又云此陸皆宋陸丞相之後也今學士館
基址尚存時大策直造其地請陸氏老者見問
曰翁子孫有幾祖居何地家世復從何而來邪
老者曰自宋而來吾乃陸學士之後也自祖居
于此其後子孫散處有家城南者有家城東者
大策曰翁自稱陸氏之後有據乎老者引大策
入左畔青麻園指其地曰此學士館基遺址也
其蓮花石礫約丈許天井堦閣次第如故大策
曰我聞陸丞相畫驅妻子赴海寧復有子孫乎

老者曰自先人相傳陸學士有一子好漁獵被
逐遂家海島後學士奉宋幼主於此澳識其地
也老者言訖大策始告曰吾正城東陸也老者
設飯以待大策而別生得此甚喜但云墓于澳
山北青徑口蓋此一處海面有隆南青深四澳
青徑口又不知屬何澳也今大策既為陸侍郎
後即當遣人并強大策親往必求其所謂青徑
口者其劉水村天地無託足一詩說出陸秀夫
忠義肺肝與夫天運所以不可為者似可采入
新志又林霽山題陸秀夫廣陵壯丹詩卷一絕

本

卷

六

甚精絕采否希擇之儻墳竟不可求生當於韓
文公祠堂左山下稍寬平處構一祠專祀之庶
忠魂得以少慰焉

湖郡守葉元王復張
相求陸丞相墓書

跋

題宋歐陽澈告身後

明楊士奇

大學士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
悔之此誥其褒郵之命也蓋初為小人所蔽追
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
胡銓韓絳言和議何兌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勳
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

讀其克戒也哉嗚呼為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
為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
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
也

書宋丘公岳家傳後

吳訥

右宋龍圖閣學士沿江制置使丘公岳山南家
傳後有元文宗時龔璠子敬順帝時楊維禎庶
夫跋子敬云公孫彦啓以時修宋遼金三史欲
執筆者采入公傳庶夫曰自公解閫不三十年
宋亡矣予嘗怪宋史無公傳因稽宋制文臣自

本

本

本

本

少卿監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必立附傳公為學
士制使何不立附傳于理廟實錄後乎豈在趙
葵帥蕃弗能止其入洛之師而弗附耶抑史氏
失職而失附邪元初董太炳命李鑿取宋實錄
等五汗爾壯上國史院若有公附傳後何弗錄
邪元累朝欲修三史以統紀弗定弗果順帝至
正元年因授經郎危素請始詔修之命素乘傳
至宋兩鄰訪摭缺遺考落若迪公四世孫何不
以此傳獻之邪宋接晉唐正統遼金可比晉符
施附立載記當時史官歐陽玄李好文輩率徇

時亡桓僅比陳壽三國志為三史庶夫作正統
辨力辨其非噫壽之志近郝經伯常張子長
所作續漢書以魏吳附錄若遼金則陳樞子經
通鑑續編已大書宋諸帝為正統而分注二國
記年於其下矣嗚呼夷狄入主中國實開闢以
來非常大變迨我朝

太祖受命始克攘除以復先王之舊方今重熙
累洽有以宋史當正具陳簡畀文學之臣以修
訂之易易耳公之裔孫貳令方持傳求題然傳
乃勝本多訛字缺文方當考訂寶藏俟時以獻

本

本

本

本

冰壑遺藁跋

梁毅

熙臺先生以其大父所著冰壑遺藁見示思巧
而語工如春日秋雲曲盡體物之妙而優柔鼓
厚絳有大雅之風焉予讀之再日夕乃掩卷而
嘆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後其信然矣乎
世方以學杜為工其失也舍春容而趨嚴急事
粉飾而遺情與其來亦久矣豈意喧啾之餘而
聆茲和粹之遺音乎益嘗竊論之心氣厚者其
言自不能以薄心氣和者其言自不能以戾夫
心與言德之憑也和與厚仁之符也冰壑雖九

原不作然即是而觀可以論其人矣而熙寧之
所以昌大於今日者抑豈偶然哉當其為司
也批逆鱗翦大慙竟以此就謫而天下翕然想
望其風采以為瑰奇豪邁人也及予識荆於神
都以逮受知於山左則見其文章政事皆能以
道體為指歸盎然春融温然玉潤精義宏察而
温良博愛宛然有水壑之家灑馬傳曰源深者
流長膏沃者光燁是又可以論其世矣潘氏之
澤其方興而未艾乎則夫子之所以仰止德美
而不能自己者豈直以其篇什之美而已哉故
為之跋數語而歸之知言者其以為何如

又

潘墳

於戲此我先大父冰壑先生遺藁也平生精力
此固未盡要皆情之發也與之寄也蔡之遺也
神不在茲乎唐詩人賈島嘗祭其所為詩曰吾
精神在是而况祖考之神存乎詩敢不敬乎我
先大父才高志節高乃僅以一舉博郡之貳職
凡所履所遇所感要未必皆同而情繫之矣情
感乎興發乎聲此詩之所以昌也既昌其詩乃
喜其壽不俾爾者何嗟及矣肆于今遠養踰四

十年詩性散亡存者什一墳不肖深以為懼乃
手錄四卷付之沐兒奉以從宦將謀諸黎棗廡
諸家廟以傳我子孫會寅長左轄彘川郭先生
克諧過而讀之歎曰韶昔官淮之漣水聞冰壑
之風舊矣既而獲見吾子又兩省同官獲交吾
子猶夫尚友冰壑也茲乃獲捧讀遺詩蔚然而
交者在手鏗然而鳴者在耳霽然而多態度者
在目即已神交乎冰壑矣幸哉請為子托之於
木以永其傳以昭吾冰壑之神以畢吾子之心
可手墳曰此不肖之幸也遂再拜而授之

手帖

蘇東坡帖

載啓仲車先生臺下適辱奇篇伏讀驚歎愧何
以當之以太守會上不即裁謝繼枉手教益深
感作晚來起居佳勝公窮約至老居甚卑而節
獨高軼忝冒過分實內自愧相見不免跋踈未
示何謙損之過也迫行不再詣惟厚自愛入夜
草草不宣

黃山谷帖

次韻仲車年兄喜董元達訪之作南郭篇

董侯從軍來意望名不朽款門拜徐公在德不
在酒徐公雖避俗對客輒粲然耳不聞世事時
誦陶令篇

秦淮海帖

觀再拜仲車教授先生座前昨日幸獲參晤極
慰久企之懷宿昔伏惟尊候萬福觀本欲詣門
下請辭適鄉人喬吏部約同行小宦迎親遠涉
畏途且欲藉其徒御之衆遂挽舟出關以此不
皇前詣先生素見知愛必不以為責也食遠言
侍敢乞為道自重千萬千萬不宣

張宛丘帖

未拜上季春極眩恭惟仲車教授先生尊體起
居萬福未向羅宣州到京蒙除管勾明道宮尋
便居陳僅半年餘印頗優游今年閏月初忽捧
告命謫監黃州酒稅仍落職遂出陸自陳入蔡
自蔡入光遂至貶所黃在大江上風土食物却
相得太守乃楊懷寶與之親舊通守山陽人也
真長者謫官之幸未早體亦頑健新婦以次各
無恙職事亦不絕冗公私既無事事中亦泰然
其他外物應自有命非人能與也先生以謂如

何有以見教乃卑誠所願也未由參雀伏乞順
時保重

鄒道鄉帖

浩惶恐再拜浩鄙人師仰道德之重久矣官守
廣陵雖密邇絳帳顧未嘗望履不敢輒上問日
者幸甚奸叩典謁先生辱而見之獲聞至言豈
直慰素願哉永以矜式庶幾自脫於苟賤不廉
之地也感激感激

浩惶恐再拜昨崔礪宣德赴官江東經由廣陵
出先生詩一編示浩自惟坐井觀天曾不足以

書

書

窺秋毫萬分之一輒忘鄙陋嘗書編末先生既
有意收而教之矣敢以上呈亦以表素存之誠
也若其澆瀆賜罪與否敬俟尊命
書先生詩編之後

古人往矣名空存爾來冠帶誰其倫語言淵濶
行踞蹻俛仰不愧何續續先生道義完且潔去
彼取此非今人事親豈但綵衣戲刻木定省長
悲辛拋官卻掃醉經史胸中無復留纖塵履穿
袍弊突不墨辭幣與栗甘清貧自從秀髮到白
首造次於是如一展當知有昊憫澆散先生故

出授斯民嗟余粟賦雖不敷管窺偶幸知所因
講聞先生亦已久云為輒以書諸紳竭來廣陵
兩閱歲所得比舊尤加親此篇雅什盈數百覃
思成誦驚余神恍如聽樂周太廟黃鍾太呂繳
且純又如典瑞出圭璧璀璨溢目非玳瑁偉哉
固足信萬一髮髯想見容彬彬吾皇圖治急遺
逸空谷相望推蒲輪先生高卧焉得遂細札匪
日須嚴闥重慚韁鎖脫無計洒掃猶阻致此身
願言師灑不少懈異日有立逃湮淪

蔣穎叔帖

次韻仲車見示之作

欄道揚州掾新承雨露恩青衿典鄉校華袞被
王言踐履躬無玷持循論有根祇應來學者徒
此造淵源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簡

楊龜山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
聞多矣迨今三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
二年其子安道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
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余
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其美自見非

離繪所能增飭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之士
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歎慕如此鑠之金石
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亦非小
補也

雜著

季布止伐匈奴

明胡廣

單于嘗為書嫚吕后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
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
吕后以噲言為然獨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
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
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諛且泰以事
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
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臨朝遂不復議擊匈奴
事布老将也故知用兵之利害使其亦如諸將
之阿諛順旨則必騷動天下因布一言而止其
為利博哉史稱布為賢將其或以此歎武帝時
王恢建馬邑之議韓安國屢難其不可使武帝
然安國之論則邊釁無由而起衛霍無功之可
紀後亦必無輪臺之悔矣

陳平用陸賈之謀

陳平輔高祖定天下六出奇計無一不効及諸
呂擅權欲危劉氏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及見
陸賈問策賈令與太尉深相結為畫呂氏數事
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
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同心協謀卒成滅呂安
劉之功者賈之謀也平豈智於前而昧於後乎
當事機未決或思慮過當而反惑乎平當危疑
之際不自用而取人之長以成事功此所以為
賢也平嘗順后之旨以王諸呂豈亦賈策使平
陽以計給之得以成吾謀乎不然平之深念專
在滅呂其肯以高祖之業輕以許人乎使平真
阿吕后者賈必知之又安肯為平畫計乎

韓信為將

韓信擊魏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軍曰
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虜魏王豹定
河東觀此則知信之善為將矣何也夫兵力不
患不敵惟患將之與吾敵也兵灋曰凡戰之要
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
舉信知栢直為將始輕其無能遂進兵成功使
魏嘗時用周叔為大將則信必不敢輕進又必

思所以蘇之縱能破魏亦必費力不至若此之
易周叔雖不見其事跡蓋必能將也雖然信雖
輕栢直猶用疑兵設伏以計襲破之其肯真易
栢直為豎子徑前而與之搏鬪乎始而問將繼
而用計終而破敵成功審彼審己而後動及其
破趙窺知趙王成安君不用廣武君之策乃敢
引兵遂下使成安君能用廣武君之策則信必
不敢輕度井陘之險又安能有泝水之勝乎觀
其戰勝攻取鮮不用計此之所以為善將也後
之人舉知信之為善將而不知求其所以為善

將之道往往不能如信之必勝而多取敗也

徐節孝二反

蘇東坡

志林云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
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
耳曠甚畫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
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
先知此二反也

淮郡文獻志卷二十六終 卷後續有補遺

補遺

項顏齡末學以一寒暑之力遠討前古能
無掛漏因續有見聞作補遺以啓來者
先賢行實

記徐元張旺史整

胡廣

紹興十九年冬完顏亮戕其主亶明年營都燕
山二十九年又治汴京漸謀南侵三十年春東
海民徐元張旺史整共起義師以帛書求援於
宋宋守盟約不敢報元等嬰城半年虜師水陸
夾攻破之誅戮極其慘酷亮由是益疑宋得中

七

八

九

十

原心決策入寇起蕃漢兵二十七萬儻人不預
焉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明年自將巡洛至汝遣
高景山王全求求鑿此周益公文集所載而宋
史紀不見陳桎通鑑續編載金東海民張旺任
亂使徐文率舟師平之常慨宋失中原忠義之
士嬰城固守力竭城陷并遭屠戮者何限如徐
元張旺史整之徒志本為宋乃不能抹又不得
一書于史以見其起義之忠而乃書曰金民任
亂使千古之下負冤受抑何由獲伸桎之書瀆
大抵若此有不可憑要當以益公所記為定因

表著其事以雪元輩之枉

七

八

流寓

荀卿列傳

太史公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辨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行離龍爽炙穀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狗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淮郡文獻志補遺於

後叙

熙翁大老志郡之文獻既成獻若千人文若干首摠之為書若干卷大較居前代者什九我朝者什一公蓋憂然而歎病今之

詳也夫淮為畿輔

化名英為鍾生敷

孫哉顧茲乃僅然是載筆

責也公為斯懼因搜逸考異奮然

而為之以抒數十年之舊聞積志蓋

嘗燼於府東於庠徧論鄉之遠

近顧弘德以前無告也是世家者

之責也嗟乎國史既漫郡乘更舛

人文會蕞未之萌芽使公以無藉

為而廢無告焉而廢則并是什一

者將統歸之試如又何以對左司

來博大昭明若斯也哉嗟乎

宇宙即有此邦樂

所熟庸情所營五

一登是志天壤俱存也

其人再誠而人矣當必有世

執簡為侯之又何慮於浪手志

之未志也以無志為懼志矣還以不

登是志為媿賤子夙承公教今又

與聞公論竊知公心者也書于末

用敢為公望之

山陽後學吳承

淮郡文獻志二十六卷補遺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潘瓊撰瓊字伯和山陽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
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前
有自序謂自春秋以來至明正德上下數千年德
業文章會於一書今考其書擗摭陳編未見決擇
其最謬者至收入宋龔開所作宋江等三十六人
之贊此何關於文獻耶

金華先民傳十卷

〔明〕應廷育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華先民

傳十卷》提要

金華先民傳目錄叙

一卷道學傳 九七人

二卷名儒傳 九十九人

三卷名臣傳 九三十五人

四卷忠義傳 九十五人

五卷孝友傳 九三十二人

六卷以事傳 九七十五人

七卷文學傳 九九十一人

八卷武功傳 九廿一人

九卷隱逸傳 九十七人

十卷雜傳 九五十九人

叙曰金華為浙東名郡人物踵生自昔稱小鄒魯而於斯為盛其傑然者國史固已有傳而卷帙浩繁不便考求其或細評可稽史所弗錄者歷世漸逸傳聞

日微亦將聲銷迹泯竟與石火電光同歸變滅而已

此則尚論者之所憫也吳禮部錄是輯故御錄然僅止宋季且本因文以著其人其諸嘉言善行崇德茂勲無文可託者或未之詳勝國以及創業之初鄭清逸賢達傳彬彬具矣惜乎徧徇目前而往事多漏成化間太守周公所輯郡志大率襲鄭舊耳其於銓量之予奪科條之前後記載之詳略觀者均不能無遺憾焉矧閱今踰七十年亦未有嗣而輯之者居間論古概思有述輒本三公遺編參以歷代史傳及諸大

直隸通宋後

嘉 友 敢 僅 僅 人 不 馬 臣 人 客

金華先民傳卷之一

永康應廷育輯

道學傳凡七人



呂祖謙 徐僑 何基 王栢

金履祥 許謙 章懋

語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夫天地設位而道立焉聖人所以參天地而為三者亦道焉耳矣是故道學也者聖學也孟子所謂由堯舜湯文至于孔子其所聞而知之者此也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更西漢三國六朝唐五季寥寥千教百年道術將為天下裂矣至宋

周程張朱者出然後道學之傳復續當時忌者或乃剽取其名用為詆訶排擯之地而不知此道所以為借譽之深也其後元人纂脩宋史因遂以道學立傳而末章之是可以見夫理之在人心雖或暫晦於一時而弗能終掩於萬世矣吾婺道學倡自東萊呂先生寔與朱子及南軒張子為友右徐毅齋則嘗親及朱子之門而何北山又得朱子再傳之學於勉齋黃氏授諸王魯齋金仁山許白雲論者咸謂呂朱張為南宋斯文鼎峙而以何王金許為朱學之世遠且號

吾郡曰小鄒魯不其諒哉夫四海之廣千歲之遠寥寥絕響者而乃肩駢踵接踵見於一郡百數十年之間可謂盛矣今特考論其世併以我

朝椒山章先生續馬述為道學傳冠于諸傳之首孟子有言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吾衰殊以無聞為懼同志之士其亦有觀感而興者乎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宋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本其郡望東萊學者因稱東萊先生其上世文靖公夷

之款二字衍

嘉謨喜

爾居壽州至石冰從駕南渡始居金華祖謙之學本諸家庭有中原文獻之猷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萊棧朱熹講索益精南宋語道學者莫或於乾淳間惟祖謙與喜棧為得其宗天下共推仰之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焉除太學博士待次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勸孝宗留意聖學言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鉛槧傳註之間哉宅心制事

祇畏兢業順帝之則此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置
好惡不偏此聖學也規模審定慮始^圖終不躁不競
此聖學也陛下誠番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
理所在陛下當自知而自信之矣本原既得萬事有
統若網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作輟漫無操約者之
為也且言恢復大事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
攬豪傑共立事功臣願精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
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于前然後與
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

復矣召試^館職除秘書正字嘗讀陸九淵之文喜之
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
文也揭曉視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
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
討官以脩撰李燾薦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
治道體統必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
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侵細務而行
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所侵而不
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椽屬^屬凌長吏

駢語

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事誰與指麾而
伸縮之耶如曰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
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僅得
端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患何必屈至尊以
代其勞哉人之^關關高脈絡必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
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
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之所譴而益肆^慮壅蔽
外則懼為公議之所疾而益肆^慮排臣願陛下^慮慮心
以求天下之是執要以絕萬事之機勿以^圖而任或悞
而謂人多有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以徧察
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
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
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
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禮禮遜節義成之後^驛驛東南
踰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
可觀而武積未振名勝相望而幹吟未偃故雖昌熾
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吳之難韓范極一時之
選而莫能平珍則事功之不競可知矣臣謂今日治

崇謙

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以末疾請祠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刊行學士周必大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祖謙承命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一百五十卷至是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不就添差高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改主管亳州明道宮淳熙五年七月卒年四十五其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淡心平氣和

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編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憤悱渙然冰釋朱晦庵嘗言學如伯恭方是龍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參取毛鄭氏之說而斷以己意其精思獨詣往往超出前人意表而亦未嘗有輕議前人之心事記起春秋終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其條綱端緒槩見於通釋解題二書晦翁嘗云伯恭大事記甚精

崇謙

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皆行于世弟祖儉編其雜文為呂太史集及別集外集凡三十餘卷晚年會友之地曰鹿澤書院既沒鄉人即而祠之理宗朝賜謚成爵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參用宋史及正學編脩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初受學于東萊門人葉却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復及朱晦庵之門而卒業為晦庵稱其明白剛直析理殊精因命以教名齋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開熙和戎議亟大臣之首僑上書言非所以立國時多其能盡言嘉定七年由嚴州推官滿考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除國子學錄召試管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授請外知和州徙知安慶府十一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上書極言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救安於已危廷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理宗即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願置之言地不報時葛洪喬行簡在從官代為請祠迄不受祿既遂引年告

陛下國未計句
有發侯考

老紹熙六年彌遠卒朝廷更化收用老成落致仕除
直寶謨閣提點江東刑獄尋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
卿皆辭適年趣召入觀手疏以正心為本知人為急
凡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
愀然曰卿可謂清貧僑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
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未計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
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
困於橫斂軍怨於倍寇群臣養交而主孤立國勢岌
危而上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乞賜章官豆

相業案誕為二監以處國膏育而執政大臣又無和
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偏鵠將望
見而却走矣時貴妃聞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未
棄用事故僑對及之帝為之動容太息明日遂手詔
罷遠帥之尤無狀者申徹群臣以朋黨為戒命有司
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除兼
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開陳友愛大義皇
子由復辭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周惇頤程顥
張載朱熹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祀趙汝愚宜配

享宗廟庭事皆施行金使王概采無國書僑請如

晉叔向辭鄭故事館之于外典時宰議不合力求去

帝諭晉甚勤遷工部侍郎去益堅陞集英殿修撰

提舉神祐觀兼侍讀僑奏領祠勸講乃體貌重臣之

殊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年七十

八謚文清所著有讀易記三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

卷僑嘗言朱子之書滿天下學者不過割裂撮拾以

為進取之資求其精專篤實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

故其學一以真實踐履為功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

致勸懲私益為多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尤為

人所難能王禕嘗稱其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可謂

道學之宗師云今祀本府鄉賢祠參用宋史及王忠文集條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居北山盤溪之上學者稱曰北

山先生賦性端凝夙有遠志少從鄉先達陳震習舉

子業課程若不得已而潛心義理之功居多既冠侍

其父伯葵為臨川丞朱子門人黃勉齋幹達為其令

遂師事而受業焉幹首教以為學須辦得其實心地

刻苦工夫隨隨事誘掖始聞伊洛淵源之懿臨別告之

慧字據行
狀改

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決洽道理自見遂終身服習
頃刻不忘一室危坐萬卷橫陳存此心於端莊靜一
之中窮此理於研精覃思之際每於聖賢微詞奧義
義有疑而未釋者必平心易氣勿忘勿助待其自然
貫通不立異以為高不徇人而少變充其所知而反
之於身無不允踐其實嘗言天地間惟一理散在事
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此所謂
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者也自古聖賢相去率數百
年而謂以是傳之者多是做到此耳又言自古聖賢

之統統道
統之統

惟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露以語人則是兢兢業業
度得一生做得如此其精詣造約所以上接之統而
異乎俗學者觀於此可見矣船山楊與立見而五稱
許之由是學者爭趨焉凡諸問者無不竭盡而與之
言嘗謂為學莫先立志每讀朱子遠游詩見其立志
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年亦只是充踐此規模而已
所謂顧子馳堅車摧險獵其剛便凜凜乎有任重道
遠氣象若出門已便不敢展脚况南北東西豈有可
至之理又曰義理儘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吾輩講學

各要辦得箇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之頻
無我則庶無偏私之蔽縱有未明雖十往返不憚如
是則須得箇至當之歸論讀詩別是一法與諸經不
同須十分掃蕩令胞次潔淨却要吟哦諷詠使胸中
有所感發興起方為有功論讀易者要當盡去其膠
固支離之見以潔淨之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庶
有以得其根源識其綱領乃可漸觀文家玩其義理
又謂讀四書須以集註為主而用語錄以輔翼之入
當以集註之精嚴折衷語錄之疎密以語錄之詳明

發揮集註之曲折其淳固篤實謹守家法絕類漢儒
雖一本於朱子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
窮郡守起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書院皆
辭不就景定五年與建人徐幾同被特薦添差婺州
教授兼麗澤山長申省力辭以為柔者郡守嘗以開
講延聘每至每辭所以不敢當者力不足也今乃聞
朝命而遂起却其虛名而取其實辭於義得安乎下
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偽而聽之此古今之通
義也度宗立特授史館較勘兼崇政殿說書又頒詔

割敦勉備至而控辭益力不得已為改承務郎主管
南岳廟使食其祿以遂高志然亦終不受也咸淳四
年冬十二月卒年八十二平生不著述所編有大學
發揮四卷中庸發揮八卷易繫辭發揮二卷太極通
書西銘發揮三卷皆板行近思錄發揮未校正語孟
發揮未脫稿併文集十卷藏于家國子祭酒楊文仲
請于朝賜謚文定用正學編
王栢字會之金華人學者因其自號稱曰魯齋先生
祖師愈師楊龜山父瀚兼遊東萊晦庵之門栢少負

奇氣慕諸葛武侯為人自號長嘯欲以天下用其身
年三十始知授受之源慨然捐去俗學以求道與其
友汪開之同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
求朱子去取之意黃勉齋通釋尚缺論語乃輯錄精
要足之名曰通旨一日讀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
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並以魯齋更馬歷造朱子門
人楊船山劉樞堂問學船山語以北山何子恭從黃
勉齋得朱子之傳即往從之北山一見喜曰會之
吾益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以質

實堅苦之學自是發憤奮勵致人十已千之功有疑
必從北山就正每見北山以歸充然自得北山亟稱
之曰會之二十年工夫勝他人四十年矣北山文集
十卷而與栢問答者居其八卷每自謂研窮愈刻深
則義理愈呈露涵泳愈細密則趣味愈無窮無一書
一集不加標註一言之題一點之訂辭不費而意已
著明嘗手作敬齋箴圖畫出一敬字為日用躬行之
則蓋其所悟入者得諸此為多云四方學者至則館
之隨其淺深開以入道之門析殊會一未嘗不竭盡

而無餘叩者愈無窮則其出愈新又編朱子纂要示
之而舉其所嘗言曰大學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
今人却向外邊狂走此編如十躐萬徑廣立樞子使
人人皆可造大學門戶此其教人之大要也每語人
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人自任
經綸自期者皆自遺其身而已其愛人以德大率類
此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講席以北
山未出辭既而部使者踵門請益力北山亦勉其經
始而作成之振起於積弛之後氣象煥然一新上蔡

書院成台守趙景縉以書幣來聘首講謝子大居敬
貴窮理之旨教暢瑩白聽者竦然遠近風動雖鄉之
耆德亦多執弟子之禮來謁既歸講道于家學子慕
向不遠數百里相從弗置晚年積厚養固精強清勁
雖少壯弗逮孜孜迭作殆不知老之將至也咸淳十
年七月一夕方與江西來學者論學俄倦就寢戒子
弟弗強以藥垂沒整衣冠端坐揮婦女出寢門惟子
姪門人侍夷然而終年七十有八其為人學博而義
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群書如干將莫邪所向肯綮通

從而解凡朱子發其端而未竟致其疑而未決與諸
儒先闡明之未及者莫不該攝融會權衡裁斷於易
謂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
圖是逐位奇耦之交後天是統體奇耦之交惟四生
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耦下奇莫匪自然於
是後天之義始明於書則謂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
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定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
字為洪範經五皇極六十四字為皇極經謂此乃帝
王相傳大訓而以其餘為箕子傳於詩則謂今三百

五篇豈盡孔子之所刪存者乎蓋既刪之詩容或有
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槩謂古詩取以補亡耳乃
定二南各十有一篇還兩兩相配之舊退何彼穠矣
及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併鄭衛諸淫詩辨
風雅頌之正變而次其先後定為經傳若干篇於春
秋則謂朱子雖無成書而門人纂記已一洗歷代穿
鑿之陋乃輯為發揮以明春秋之義於論語則謂聖
人言行萬世大經不宜與諸子為列乃本理宗命陸
論為經之旨朱徐僑錫名魯經之請屬詞聯事集為

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為之傳且還大學知止二
條于聽訟之上屬于此謂知之至也以為格物致知
之傳而大學之書以完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
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他正錯簡明
舊古類此甚多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
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書附傳詩辨讀春秋記春秋
發揮論語衍義通古魯經章句孟子通古左氏正傳
續國語帝王曆數太極衍義周子伊洛精義伊洛指
南朱子指要擬道學志研幾圖閩學之書文章復古

文章續古漢洛文統文章指南詩可言紫陽詩額天

文考地理考墨林類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

江左淵源雜誌朝華集文集總數百卷國子祭酒楊

文仲請于朝謚曰文憲用正學

金履祥字吉甫蘭谿人世居仁山之學下者因稱仁山

先生幼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如成人及長

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乃自悔其所為之非與

所志之未定益務折節讀書取尚書熟習而詳解之

然解至後卷即覺前義之淺旁及天文地形禮樂刑

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無不博通既又聞何北山得

紫陽之的傳欲往從之而莫為之介乃謀于其友王

元章請見王魯齋而受業焉初見問為學之方魯齋

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問讀書之目曰自

四書始又因魯齋以及北山之門北山曰會之屢言

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為人自是從游二氏間講

貫益家造詣益精嘗舉進士一不利輒棄去然負其

經濟之略未忍忘世會衰樊告急因進率制搗虛之

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衰樊之圍不攻自

力謀方

正統止

解且備叙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

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時不能用識者恨之及元開

海運較其所由海道與所上無咫尺異人益服其精

確德祐初或思其言以迪功郎史館編校特起之

辭不就而元師日迫宋旋改物矣旁郡嚴陵有釣臺

書院郡守以文憲上蔡故事來聘為之一出舉子陵

懷仁輔義之說攄發仁義之蘊聞者皆勃勃有所興

起晚居仁山下講道著書四方學者承風依正戶履

常滿當群疑塞胸莫能自解而親其規矩聆其謨言

固吞消息隱惡軒露如人有疾疾察脈製劑適其浮

沉滑瀋之候而中夫攻雙補瀉之宜則動相孚格不

俟終日其或扞格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

磨礪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或謂北山之清介純實

似尹和靖魯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則兼

有二氏之長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

隸不相知者十年為之物色經傾貲購完其子後責

終不自言相見但勞問而已北山之喪率其同門以

義制服為之白布深衣加麻及魯齋之喪亦然於是

親者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不可缺也嘗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託始於周威烈王三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韓慶魏斯趙籍為諸侯秩秘書劉恕為外紀以紀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頗謬於聖人不信經而信傳不足傳信自帝堯以上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五帝之使則魯史不得書非聖人筆削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缺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壁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

通鑑下奪前
編三字

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以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為一書二十卷名曰資治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之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曰大學章句既義指義各一卷論孟考証十七卷尚書表注四卷皆傳于學者大德癸卯三月卒年七十二至正中賜謚文安用正學編修

問談聞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自號白雲山人學者因稱白雲先生父祝宋淳祐七年進士仕至主管三省樞密院深閤文字無子以從父兄日宣之子為子即謙也風憲敦甫能言母陶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既長值宋亡家破能自力學僑居城闈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年踰三十既開門授徒矣聞金仁山講道蘭江上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委已學為仁山謂曰士之為學者五味之在和鹽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未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仁山因揭為學之要而語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事物求夫中者而用之居教年遂盡得其所傳之奧而歸益肆聞多所自得嘗自謂吾無以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聞斷耳於書無所不窺窮探聖微新於必得雖殘文美語皆不敢忽有所不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浙東廉訪

傳子竹林
是純則

使制廷直奉茂才吳等副使趙宏佛佛舉道逸及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趙後在南臺除舍館迎致謙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乃幡然為之起米幾辭歸屏述東陽八華山中學者蘇糧等書從之遠自述其齊魯以及荆揚吳越甘百合重跡而至其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身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詳悉內外殫盡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

疎入於微密聞者方傾心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門人著錄者前後殆十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四方之士無賢不肖皆以不得及門為恥凡達官至於是和必即其家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以身任道垂四十年學者恒視其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焉所著書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人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

九下李月字
括是誌銘補

之義備於朱子願其詞約義廣學者安可以易心求之哉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與蔡氏有不能盡合者每誦金仁山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米遠引而以己意終之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做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總其歲年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

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丘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嘗向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列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吳師道得呂東萊點校儀禮以相參校所不同者十三條而已其與儒先意見脗合如此有自省編畫之所為夜必書之連疾筆始絕筆云將終正衣冠而坐戒其子以孝于親友于兄弟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更肅容端視項之視微頓蓮卒年六十八時至元三年冬十月也至正七年肅訪使杜秉奏請

于朝謹曰文懿自何北山師黃勉齋得聞朱子之學
傳于王魯齋金仁山至於謙而其道益著海內稱四
先生推為朱學之世遠以比孔門曾子子思孟子云
皇明成化中分巡僉事辛訪請以四先生從祀孔廟

未

聖旨准楊龜山例立祠御郡春秋致祭賜祠額曰正

學郡守李嗣因故四賢書院葺而奉之用正學編修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自號闌然居士學者因其講學

楓木山中稱曰楓山先生幼穎異隨師所授書無多

寡皆成誦比成童則已博綜群籍其學根據六經而

尤運於易天順壬午以易魁薦于鄉成化丙戌會試

禮部第一進士釋褐入翰林為庶吉士究觀中秘圖

書懋始以博古稱至是號通今者亦莫之及授編修

甫踰月有

旨元宵張燈命諸翰林賦烟火詩懋具疏率同官黃

仲昭莊景上諫忤

旨杖于廷請授臨武知縣未行有論救者改南京大

理評事既至日取故刑牘詳閱之遂通法要若老于

吏事者遷福建按察僉事盜起泰寧懋他託以清軍

行却出其不意遂擒之沙尤飢民嘯聚將為變急發

廩粟賑濟迄以無事因觸瘴成疾懼貽親憂滿考奏

課遂疏乞致仕太宰尹旻持不可三詰之而懋終弗

變尹不得已奏如其請時年僅四十有一既歸杜門

養親四方之士爭來就學執經者常數百人門人

董遵常記其論學之語有曰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

之理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與天地之用同其

周流方可謂之人不然便與天地不相似又曰學者

須大其心胸盖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

終會大又須心小正如文王小心翼翼一般必有涵

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又曰三代以下人物如

諸葛孔明范希文真是全才猶未免事求可功求成

至於程朱方是聖賢作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為又曰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

世用之不能致太平雖工何益又曰居常處困每誦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便覺悚然

自警按其他格言類此甚多聽者往往與起士習為

變士大夫東西行過縣者必造其廬以考德問業焉
如餘干胡居仁南海林緝熙嘗不遠數千里而至貧
無供具則刈蔬脫粟餉之不以為嫌廷臣屢薦力辭
不起私治辛酉奏起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懋方遭父
喪辭廷議必欲致之南京舊不設司業遂添設司業
泣監生虛祭酒位待之終喪赴官明教化飭矩矱勵
廉恥開示近裏諸生翕然向風增城湛若水既得舉
棄繻而隱聞懋泣監乃特往卒業焉正德丙寅應
詔陳言治要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

敬天戒又乞致仕累疏不報因輒移疾東出不待報
遂歸頃之逆瑾怙權公卿多遭斥辱人乃服懋先幾
云瑾既誅中外交薦擢南京太常寺卿辭更擢禮部
侍郎又辭遂聽以侍郎致仕會江西盜起徙居城中
短屋數楹門廡不備處之裕如也郡守劉蒞欲為割
俸立堂固謝而止嘉靖改元即家拜禮部尚書且遣
行人存問而懋已屬疾卒年八十有六贈太子太保
謚文懿其為人龐朴和厚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槩
於心矜虛不出於口驕恭不設於身人與之交則親

與之言則信簡文而踈目恂恂如也及其語道理講
經義窮深入微如寸莛撞鐘迎手而應論天下古今
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虧成人然後知其於書
無不讀於理無不會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
凡百嗜好一不以入其心名在仕籍六十年居官僅
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迹者蓋四十餘年
即其所自號真可謂闇然君子者矣平生篤信朱子
不欲滋為異說故無所著述姪拯編其遺文僅若干
卷藏于家今祀本府鄉賢祠恭用林見素董道卿
姜仁夫唐君脩傳脩

金華先民傳卷之一終



金華先民傳卷之二

名儒傳 凡廿九人

范浚 陳亮

呂祖倫 王師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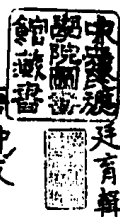
韓少章 傅賢

楊興立 黃由興

方林 吳忠

張樞 柳賢

黃濟 吳樞



潘景憲 唐仲友

馬之純

張潤之

胡長瑞

吳師道

陳樵

閩人 夢吉 朱震亨

范祖幹 宋濂

王禕 胡翰

章品

葉儀

胡翰

章品

加字衍

儒也者學道之稱也周衰道散別為九流惟孔門之學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舊而以儒名焉迹而論之蓋述詩書明禮樂要以修身範俗而經世成務與道學本非有二也自前史多以其通經者謂之儒林攻文者謂之文苑至宋復揭道學加焉觀其

陳巖尚不
孫枝者是也
未考之故也

標表之意蓋已不抑揚之差矣然則儒林其次也而文苑又其次者也若鄭清逸賢達傳舉以文學目之而漫無差別致使神傑操觚之流皆可以班於學道之士尚論者或未能厭心焉今於吾鄉先達自道學之次取其不專於文藝者若范茂明之論心性陳同甫之講事功唐與正之述經制與凡通經攻文皆足以發明道要而卓然成家者總得如千人別為名儒傳而以其諸神傑操觚之流仍歸之於文學庶幾泰岱不爽於鄒嶧瓊玖不混乎璠璣是不惟足為尚論之助就使九原有作固必有諒予為知己者云

范浚字茂明蘭谿人家世業儒父祖昆弟皆宦達浚獨不嗜榮利杜門講學篤志求道有司以賢良舉之不就陳岩道稱其危坐一室敝帚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語及世俗間事有文集若干卷朱子嘗表其心箴附孟子集註胡翰亦嘗舉其言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於此尤可以見其中所自得者夫蓋不特心箴為可取云今祀本府御

賢祠用胡仲子文集條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時目此有芒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今用兵述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奇之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令謁亮因得通交一時豪傑盡其議論乃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頰薦因上中興五論不報已而退脩于家學者多歸之隱居著書十年亮嘗環視錢塘嘆曰城可灌

也蓋以其地下於西湖耳淳熙五年亮更名曰同詣闕上書數千言勸帝移都建康漸而恢復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召令上殿將擢之官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曾觀知之將見亮亮耻之踰垣而逃觀不悅大臣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旨都堂審察命宰相以上指問所欲為落落不似貶又不合待命十餘日再詣闕上書言尤剴切上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軍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嘗醉飲言涉不遜或告刑部侍郎何澹澹

亦被亮慢語者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皆掠無完膚誣服為不執孝宗知其妄遂得免罪居無何家僮殺入又下大理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得不死歸家益勵志讀書究觀皇帝王霸之略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而識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嘗與朱熹書辨論三代漢唐之際教往返不屈熹雖不以為然至其心無常法無常廢而言者雖熹亦心服其不可易也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於當世諸儒皆不少讓嘗言研窮義理

之精辨微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秋忽較禮於分寸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孝宗崩金遣使簡慢亮復上書言恢復大計不報光宗即位策進士亮對稱旨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卒吏部侍郎葉遠請于朝命補一字子官端平初平章軍國重事喬行簡為請謚云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究皇帝王霸之略期于開物成

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所未講平生所交如
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
學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脩復藝祖法度為
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雪讐耻其忠益蓋與漢
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于後先尤不可磨滅事下大
常定謚文毅更與一子官所著曰龍川文集葉適為
序之行于世今祀本府鄉賢祠恭用宋史及文集敬御錄條
唐仲友字與正金華人號說齋父克臣為侍御史以
直稱仲友博涉群書登紹興辛未進士復中宏祠科

累官判建康府上書論時政不啻逾萬言再轉知台
州抑姦拊弱發粟賑飢叛中津浮橋以濟艱涉政聲
燁然俄為同官高文虎所忌諸諸倉使屢疏劾之會
仲友遷提點江西刑獄而劾者益力遂除主管武夷
山冲佑觀以歸開席授徒學者雲集多至教百人益
肆力於經史百家以究其業其學不專主一說務為
苟同隱之于心稽之于聖惟其合者取之所著有帝
王經世圖譜十卷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教
兵農王霸本之經典兼米傳註類聚群分旁通午貫

各為總說以附其後而於郊廟學校禮樂井野尤致
詳焉總有二十篇周必大題云六經旨趣百世軌範
悉聚此書蓋折衷於聖人以示遠示治之路非其他
類書比也又有六經解諸史精義群書新錄各若干
卷文集四十卷用文獻通考條

呂祖儉字子約金華人祖謙弟也受業祖謙博通經
史信道甚篤用父蔭入官授脩職郎祖謙之卒也祖
儉調監湖州倉當上部法半年不上教為違年祖儉
固請終喪期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

始遷衢州法曹掾召除籍田令遷司農寺主簿尋出
判台州政崇教化獄訟清平公餘輒焚香讀書手不
釋卷遺歲大稔用常平使者委廣行勸分躬履郡境
靡所不履民受實惠全活者甚衆使者言于朝因命
通行浙東視諸郡賑事其盡心一如在台時召入為
太府丞時韓侂胄用事以內批罷侍講朱熹彭龜年
引李洙為正言劾罷丞相汝愚祭酒李祥論救復劾
罷之祖儉上封事言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曾未
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

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于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觀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返是豈國家之利耶比者聞之道路左右勢御於黜陟廢置之閒得與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招擢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權門不在公室所凡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畏憚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内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私憂過計深恐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

宗社者浸寡也既上疏荷擔待罪有旨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駟繳奏不聽侂胄謂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其黨或為之謀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復授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恩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胄悟改送吉州朱熹與祖儉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群小之為不能一言以報效乃令子約獨紆憤懇觸群小而陷禍機其愧尤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能一朝居

使處鄉閭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吉讀書窮理責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明年遇赦量移筠州寓居大愚寺自號大愚叟越四年卒詔令歸葬所著有大學叟集十一卷嘉定初贈朝奉郎直秘閣官其一子嘉熙二年賜謚曰忠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宋史朱子全書敬鄉錄

王師愈字齊賢金華人少時讀書郊外潘良貴見而奇之指庵前竹命賦詩操筆之立就其卒業有願堅松栢操同秉歲寒心之句潘大差賞命刻于竹因名致門下與見楊龜山受易論語登紹興丁卯進士與朱熹同年相從講習及周旋張栻呂祖謙間益肆力於六經子史百家而以聖賢之言為必可行朋友之論為必可信調臨江軍學教授僧果有時名郡守延升高座俾說佛法而率其屬往聽師愈謝曰彼之說某所不能知然以儒官委講而北面於彼縱自輕柰辱吾道何守不能強改秩知長沙縣其政一以仁恕

為本民以事至度中降意撫循辨告詳悉事有難處
為之反覆計慮深遠不以一旦決遣快健為己能而
要以民不受獎於數十年之後已安罷里正諸無名
之歛而又為之第其丁產之高下役期之先後俾自
推擇定當役者以告於是民皆欣然就役無復以役
事訟者窮山中有叢祠號影林神愚民千百為輩操
兵會祭將為亂郡議發兵討之師愈曰此非所以靖
亂也退密召一二土豪貼以射士出其不意往悉擒
其魁桀送州而散其黨與被薦召對論人主委任之

體及應天之寔上皆嘉納又陳邊事甚悉上問卿何
以知此對曰臣在長沙戍將往來臣必詢之故得其
寔上曰卿為縣乃當番意此耶除知嚴州前守棗棧
奏蠲丁鹽^鹽細絹之稅得旨免一年師愈至復奏曰州
土^{窮瘠}瘠惟產^{蠶桑}蠶桑乃不取細絹而使折錢已非任土
之意而又所折太重民尤苦之今未能盡罷而僅免
一年不若但令歲輸本色猶足以少紓民力也詔從
之會上饒驕兵謹諫臺臣請移師愈守信以鎮壓之
驕兵聞風畏^懼憚以恩意遂以無事歲早先事定計

方仲秋即議發糶以糶或咎其太早恐後無以繼答
言此非若所知救之早則民心安而流移少且各愛
其田廬生業而無與為亂吾已預致米二十萬斛不
憂其無繼也即命揭榜賑糶始自今日盡來年八月
然後已時民間米價已騰踴命官糶之直才少損之
使不至大相絕視私價自平則又益下之故無冒濫
之奸而私價亦不得起於是人心帖然而富室自知
無所牟大利莫復有閉糶者願有以佐縣官者聽之
而亦弗之強也又益以金錢致舡粟來者舡艫相銜

日糶千斛猶不^乏常平司下書俾移五萬斛於番易
易官吏皆言勿與父老亦道泣訴諭之曰彼與若皆
國家赤子吾食既有餘亦何忍視彼之孳死而不之
救耶亞具舟輸之番易亦賴以濟召對除金部郎官
尋兼崇政殿說書教言事為上所知益以手劄訪所
宜言眷侍甚至時執政曾懷以財利進前在版曹貸
內府錢數百萬未有以償上一日以問戶部尚書楊
傑傑不知所對退取諸郡積逋民錢七百萬付金部
使者督之師愈言此錢徒有名督之未必有得而文

移一下所擾不知幾何人且中外一体若邦計未裕
不若婦誠君父以幸寬免豈宜舉此虛籍以罔上而
病民耶持其事不下俟大下樂與懷朋議之罷知饒
州時州父不理至則為振綱維決滯訟塞獎源革浮
蠹而政以大治及將受代淮甸劇賊劉五從惡火五
十餘人轉掠入境與官軍遇輒以九人分為三隊以
迎敵其鋒不可當或被圍則合衆為圓陣外向潰出
所殺傷兵民甚衆師愈調兵定計命無與賊戰但守
津要而日驅逐之俾晝夜無得休息一日乘其憊盡

獲之就除本路判官會歲早奏請出椿積粟百萬斛
分與諸郡使為賑糶又奏閩崎零夏稅免甲札牛皮
馬鞍諸賦飢民賴焉改除河北路轉運判官而河北
之旱甚於江東究心賑恤奏請規畫曲盡其致因感
寒疾得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起提點浙東刑獄未
行改福建路轉運判官承空之後為校索源流整
飭程度節冗費檢吏奸行之不疾不徐未幾幣歲盡
充而民不告病後繼者皆莫能及也移浙西提點刑
獄始至即發平江通守奸賊累鉅萬緡向肅然上章

妻下古有嘉

丐開詔進職一等提舉冲佑觀家居讀書玩理教誘
後進德望隱然為東州之重卒年六十九今祀本府
鄉賢祠用朱子大
全集
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幼穎悟日誦教萬言九歲以
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体字詔
特試禮部且賜束帛後入太學益自刻勵一時學官
如汪應辰芮燁王十朋皆推重焉登隆興元年進士
調荆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為南岳祠官秩滿宰相知
其賢欲晉官中初力請太平州學遠次以歸宰相問

其故景憲曰本無宦情今二親俱老得遠次尚可日
從容其側他非所望宰相嘆息以為不可及景憲與
東萊呂祖謙同榜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操道之意
慨然感悟遂棄所學而學焉遭父喪廬於墓者三年
毀瘠骨立未嘗見齒服除遂不復仕日遊呂氏門躬
執弟子禮誦詩讀書旁貫諸史考訂蒐輯日有程課
鉛黃未墨未嘗去手而於程氏之易尤為盡心既又
因祖謙以交於朱熹往來講論志同道合乃以其女
妻于塾熹以江西提刑入奏事舟過蘭谿親故皆往

勞問景憲獨與書曰甚願一見然子今日之行名為
召容吾是以不果來也及熹罷歸則又寄聲曰子今
幾過七里灘矣可以已乎其未耶熹嘗自謂以是媿
其為人家本富樂躬率儉素布衣蔬食一室蕭然其
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堪者晚自治壽藏築室其旁
取朝聞夕死之意命曰可庵始嘗學浮屠說至是復
取舊書讀之悠然自得殆不知儒釋之有間也病不
伏枕比終猶歛襟端坐而逝語不及私子自牧字牧
之登慶元丙辰進士仕終知常山縣所著有記纂淵

海用朱子大
全集條

時少章字天彞金華人號所性父瀾師呂祖謙登淳
熙辛丑進士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祖謙輯書說自
秦誓沂洛諾未竟而絕筆瀾補成之少章天才絕出
博極群書談經多出新意而於史學尤精根極宏深
貫穿幽邃凡三代而上帝王聖賢之奧秦漢而下成
敗治亂英雄才智設施之略無所不窺詩出入諸家
由盛唐而上追漢魏文沂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
吳師道稱其峻潔精工法度森嚴豈惟雄視吾邦蓋

一代之偉人也初由鄉貢入太學年踰五十始登第
祐癸丑進士調麗水縣主簿改婺州學教授兼麗澤
書院山長又改南康軍學教授兼白鹿書院山長用
薦者擢文館檢閱或忌其才高遂以凌躐劾之未上
而罷改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奉祠卒所著有易詩
書論孟大義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詩贊說易卦贊雜
文古歌詩教千篇總為所性集今祀本府鄉賢祠用

條志

傳寅字同叔義烏人自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

比長益求異書讀之閒從唐仲友質問所疑皆有援
據可反覆仲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陞分陝之
說語門人曰職方與地書盡在同叔胸中矣凡天文
地理明堂封建律曆兵制之類先儒置而弗講者靡
不窮究根穴訂其訛謬資取甚博博參驗甚精事為一
高累至於百名曰群書百攷呂祖儉閱其尚貢而攷
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揭其帙請申言之而
坐諸生以聽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以所不能者受教
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寅亦樂為之盡不倦

人兩高之帶言周禮致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
體給_體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山荒未必常用也况是書
服為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服之及其害人
則曰是藥出於名方云爾每恨熙寧諸賢未有如此
辯之者又嘗徧遊江淮縱_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詢
諸史牒而得其成敗廢興之故歷歷如指諸掌至於
教人每謂下_學李上達自有次第不先其近者小者而
驟語其遠者大者後生淺_薄李益不寔來李者恒以

百教必先授以曲禮_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於日用
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始相離然不
欲教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為權衡適聞權
謫之言則先入者為主壞心術矣祖儉在朝行教稱
其文學行誼一時名賢如彭子壽章茂猷葉正則吳
德夫汪季路黃文叔黃商伯無不推敬館於商伯家
最久賓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未嘗為無益語商
伯提_舉浙西常平念其家貧遺錢五十萬商悉以敬
宗族隣里無所番晷益空乏郡守孟某聞而嘆曰不

可使賢者餓於我土地報俸為倡築室買田居于東
陽之泉村好為詩閑逸古淡有靖節康節之風卒年
八十六_{用黃文獻公文集條}
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十歲能
屬_屬文甫冠登隆興二年進士第知嚴州比較務時南
軒張栻作守大蒙賞識由是益潛心載籍究極六經
諸子百家德成行尊聲望甚茂學徒全集多所成就
素有藻鑑諸生中獨以大任期喬行簡卒如其言不
喜作吏故宦途迂迴仕終沅州倅所著尚書中書庸

論語有說周禮有隨釋類編春秋左氏傳有紀事編
年詩文有豫章雜著若干卷既卒縣大夫為立思賢
坊以尊慕之今祀本府鄉賢祠_{用東陽人物志條}
楊興立字子權本建安人受業朱熹之門嘗知處州
之遂昌縣因家于蘭谿以道淑人學者稱曰船山先
生何北山王魯齋皆從而訪道焉興立一見北山而
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游始盛魯齋亦有就正於樵
堂_船始識伊洛淵源之語嘗輯朱子語略十卷行
于世今祀本府鄉賢祠_{用蘭谿志條}

業由庚字成父義烏人慕之子也以口吃不受世賞學于徐僑之門受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蚤夜磨礪窮探聖微驗諸躬行期于無間僑謂人曰成父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為有托矣與何基王栢交最密相與貽書辨析無虛月不立異不苟同虛已精索必求真是之歸有所未安雖十往返不厭為人端重寡言咲燕居謹獨盛服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危坐問道者戶外之屨常滿其學者嘗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

之能行惟恐有聞若乃為言語文字纏蔽奪其精神必待知至而後行之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為名言縣大夫過問政多以謹義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受其賜部使者蔡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傳先後具書幣請^攝鹿澤書院山長皆力辭^辭而其名聞益顯雖婦人女子亦莫不知其為脩身踐行之士也學者稱曰通齋先生平生不務著書僅有論語纂遺及詩文若干卷藏于家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宋潛漢文集}

張潤之字伯誠蘭谿人號思誠子從何基學餘三十年盡得其學之要基輯近思錄發揮未就金履祥踵成之每條必^實于潤之而后定基之壘也潤之為定士禮不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履祥嘗曰思誠子於朱門為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譙許謙亦曰先生天^機駿利襟度融朗有浴沂詠歸氣象於此可以觀其所造矣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正學編}

舉上部禮不中第主閭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登小登因得見丞相陳宜中三以策干之宜中不能^屬用後被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自是無復仕進意遂肆為汗漫造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每悼天^屬堑不守徘徊顧盼但語及宋事則仰首霄漢淒然淚下鳳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詠歌其音調多危苦悲傷深於古今之感人以杜甫擬之臨歿猶^屬屬子擣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宋也初宋季文獎鳳^屬頌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實實中正方可傳他則

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已而言果驗性不善
佛老讀書唐傳壯其為人自撫奕後關異教教
十事以擬高識篇題曰正人心書所著詩三千篇曰
存雅堂稿柳貫黃潛吳萊諸文章大家皆出其門擢
字書父亦精於詩論者謂無愧於鳳云用浦陽人物志及皇明文

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其先居處州之鹿水祖祖深
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家于永康父選武學
博士官至朝散即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倣選為古

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
以文章家知名于時用父蔭補官嘉興丞教以書
于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用鹵簿賁文及
翁顧忌爭不力措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
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為要以直
遂其志第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也宋亡麻衣
繩屨退隱浦陽家益艱虞至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
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
所善惟方鳳謝翔相與放遊山水間探幽發竒以洩

亡誤仁

其羈孤感憤之意遇心所不懌或望天末流涕脫自
甄全端子學者專其行爭師之方鳳評思齊為人如
徐積陳思道君子不以為過大德辛丑思齊年六十
四手編聖賢正考終之事曰侯命錄錄成賦詩別諸
友遂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有左傳缺疑及全
歸集若干卷謝翔人從文天祥起兵吳復兵敗亡
命浦陽志憤抑鬱或放髮狂行歌于野或登釣臺
慟哭以酬天祥酬已復作楚歌以招其鬼三人皆以
風節行誼為人所尊師而皆工為詩又多音調凄楚

往往比諸麥秀黍離于時浦陽之詩為之一變用宋
文集及皇
明文衡條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宋知台州居仁子也長孺性
聰敏九經諸史下連百氏靡不貫通咸淳中以任子
入官銓試第一授迪功郎監重慶府酒務兼總領湖
廣軍馬錢糧所會廳與高彭等疏中南八士後轉福
寧州倅會宋仁歸隱至正中應求賢詔擢集英殿脩
撰因忤執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檄攝錄事時
程文海方貴顯其外門侵官道亟撤而正之轉台州

縣下政有字

寧海縣主簿其政善發摘奸伏人稱神明有巖惡少年祖侯其間出鈔道為過客患長孺僑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除戒騎卒十人誣其後長孺至岩中人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騎卒俄集悉擒伏法永嘉民有弟質步搖於兄者兄妻愛之詒以亡於盜屢訟不獲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斥去之未幾治盜潛令盜誣其兄受步搖為贓連問不伏長孺呵曰是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有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亦曰得非爾家物乎

弟曰是矣遂歸焉其他類此者甚多浙東大侵民死者相枕宣慰同知脫歡察欽民錢一百五十萬賑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長孺覺其有乾沒意悉以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將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默然而罷尋遷長山場鹽司丞謝病歸隱抗之虎林山晚得喘疾一日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意者問曰先

生精神不衰何為遽欲觀化乎答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端忽止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端坐逝矣年七十五長孺師青田俞學古學師同邑王夢松夢松師龍泉葉味道則朱文公高第弟子也淵源既正涵養自得故其為人光明俊偉專務發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惟恐其道之失傳晚年更慕陸九淵之為人每取其宇宙即吾心之言諄諄為學者道之為文章有精魄金春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購其天文者如獲珙璧鄉闈取士屢

司文衡賤華貴寔士習為之一變在至元中與金履祥並以學術為郡人倡其風流激于當世學者尊而仰之所著有瓦缶編南昌集顏樂齋稿總之為名石塘文集若干卷其從兄之綱亦皆以文學馳名之綱字仍仲嘗被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學自謂獨得其妙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稱為三胡云用宋潛溪文集條張樞字子長其先東陽人父觀光娶金華潘氏徙居金華而生樞幼聰慧與胡外家蓄書教萬卷樞悉取

讀之過目輒不忘釋少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
臣策誠宋高宗忘親事警而追為定復兩宮之計以
謂當時扭於宴安莫知出此時前朝遺老多尚在莫
不降變弱益自愛重杜門不出頗易視當世直欲
方駕於古人或以史冊往事問之則平宇宙之分合
政治之得失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先後
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關閱與材質之良
窳歷歷如指諸掌一日會許謙漫叩以高帝何以取
天下樞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語蟬聯不能休謙大奇

春秋上應
有學字

之既而以書上謁請就弟子列謙不可始終待以賓
友由是益歛筆蓄銳趨於平寔而學日以粹其為文
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於叙事嘗謂春秋必
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
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為三傳歸一
義三十卷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而
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指以朱墨別三傳之當否歲
久漫滅浸失其真乃重加考訂言有未周意有未暢
則別出新義補之為三傳朱墨本若干卷謂三國之

正閏固不待辨自古國必有號史必從其實而書之
漢寔未嘗稱蜀陳壽苟欲帝親而以晉承其統遂以
蜀易漢抑此所以伸彼也壽父獲罪諸葛亮而壽又
為亮子瞻所薄故於亮之功烈如挫沮司馬懿之類
皆略弗著內以報私憾外以為時諱也譙周壽之所
師力贊後主納欵於魏責降覆國壽不以為非反善
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糾其訛謬之害義正其繁
簡之失宜為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
附以魏吳載記為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

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而不書或書而失實或
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為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
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於一是非疑似抑揚
予奪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謂宋之亡
也將相群臣伏節死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
吏士卒婦女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傍米
稗官得若干人為宋季逸事若干卷他所著有林下
竊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平生所作歌詩雜文
有敵帚編若干卷其言闡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据

精切而議論純正至於扶善遏惡率能使人有所感
發懲創至正初丞相脫脫監宋達金三史奏辟樞為
長史力辭辭解不拜再以翰林脩撰同知制誥兼國史編
脩官召之復辭使者迫之行至武林驛以病辭歸卒
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節今祀本府鄉賢祠用黃文
獻公集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家世縣西烏蜀山幼穎異嘗侍
其父謁神祠得傍人所遺金珠直可萬緡密伺其人
遺之卅歲受經金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詞與

義多所發揮又遊方鳳吳思齊謝翱之門學古文詞
及與紫陽方回淮陰龔開南陽仇遠勾章戴表元隆
山半應龍永康明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凡學問本
末文獻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議論言必有徵不
徒事浮藻以追世好由是名聞一時以察舉為江山
樞學教諭迂昌國學州正日與為士者教陳仁義道
德之說人多化之用薦者擢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
未上改國子助教迂博士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
業成而仕後多知名迂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

潛溪集作
七十有二
按仍應作三

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討論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
為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柄國者欲以其祖配
食孔子廟廟來莫敢忤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
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賈為言神奸能鼓
民不治將為亂亂宜下所司禁載儀曹符下本郡如其
言迂遠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始視事吏如旧比以例卷
進為米八十石米斥去之後來遂無有襲其弊者吳學
延師士風大振南康倉吏坐飛糶株連逮繫百餘人
被首撤撤其獄鉤摘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

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歸杜門不出十餘年室廬僅
蔽風雨饑粥時或不給而處之裕如也至正元年召
起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在任僅七閱月以
疾卒于寓舍享年七十有三三門人私謚曰文肅賈局
度疑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與
之處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言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
而意銷讀書博覽強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
章故實兵刑律曆術教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其
文涵肆演迤春容舒徐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覈鬱

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意味淵

永後學爭傳誦之與揭傒斯虞集黃潛齋名天下稱

四先生善鑒定古今彙器書畫而別其真贋晚益沉

潛理學以為歸宿之地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二卷

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蜀山房類藁二

十卷今祀本府鄉賢祠用黃文獻公及宋潛溪文集脩

吳師道字正傳蘭谿人自牖角知學即善記覽工詞

章才思湧出為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傳誦之因閱

真西山遺書幡然有志於為己之學嘗以持敬致知

之說有于許謙謙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

廣造詣益深元至治初登進士授高郵丞調寧路錄

事會歲大旱勸閭右出粟賑之又言于部使者轉聞

于朝益以廩粟交鈔使飢民分番來授日數千百人

有偽易服重來者於衆中指其人而數問之存活凡

三十萬餘人迂池州建德尹豪民有侵學田者按其

苗籍悉令歸學建德非茶區民若茶稅額重為奏之

得減其額用薦者召為國子助教尋陞博士其教一

本朱子之訓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咸自以為

得師以母憂去移疾乞休遂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

致仕黃潛稱其以道自任晚益運於文剖析之精接

据之博議論之公視古人可以無愧其所推明者無

非紫陽朱子之學宋濂稱其守道而不遺乎事致用

而必本於道出其緒餘施於郡邑咸足以利濟生民

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補說附辨戰國策正

誤校註敬鄉前後錄凡若干卷文集二十卷今祀本

府鄉賢祠用宋潛溪文集脩黃潛字晉卿義烏人夢炎曾孫也母童姪二十四月

夢大星墜于懷而生潛自幼俊異比成童下筆為文

頃刻教百言嘗著弔諸葛武侯辭解劉應龜見之嘆曰

吾鄉以文名者喻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之抗

衡乎因置門下教之又徧及王炎澤石一鰲方鳳年

獻之門經其指授文字益遠延祐元年貢舉法行應

試作太極賦人多傳誦明年登進士第授台州寧海

縣丞鹽場亭戶及編民之隸漕司與財賦府者暴橫

橫厲民潘痛以法繩之吏白以利害勿為動有後母

與僧通而醜殺其夫反以誣前母子獄將成潛變衣

劉謙胡

橫字不雷

冠陰察之具知姦狀卒直其子寃遠近以為神明民盜取盜捕急沈其盜于河巡兵因取他盜寃成其罪盜謀劫未行大姓或執之以畀中賞格而實無左驗皆事以弗決潛為之疏剔以具獄上各論如本法得免死者三十餘人再遷諸暨州判官巡海官船例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民取足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潛為樽節浮蠹費以大省還其餘錢於民捕盜卒陰置鈔版良民家乃白于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挺從者幾百人潛遇諸野詰儻人曰予卒額止三十安得

此曹耶可縛送于州皆相率遁去監稅杭州僅三閱月增羨錢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薦者名為應奉翰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父喪服闋徐國子博士請外改遊江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七並請納祿養親以秘書少監致仕再薦者起為翰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升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上章告老不俟報遂行上聞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職以之得謝歸卒年八十一贈江西行中省參知政事封江夏郡公謚文獻潛博極群書而約之於至

多命屬草既命字其詳具

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章典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証壘壘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決斷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為体布置謹嚴援据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諸澄湖不波一碧萬頃奄翬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凡朝廷典冊詔令及公卿大夫銘功述德者多屬草具他求文者日盈于門外至殊邦絕域亦皆知所室愛素寡嗜欲甫四十即獨榻處外及登法從肅然不異布衣時論者謂其文

辭簡嚴類王介甫操行孤潔類陳履常僉無間言所著有文集三十卷筆記一卷傳于世今祀本府御賢祠用宋潛溪文集情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生有奇質年四歲母盛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能屬文族父幼敏家多書萊往私挾一編歸晝夜讀竟又復徃易或以聞于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書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汝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萊琅琅然誦之終篇一字不遺幼敏以為偶熟此卷

三易他編皆誦如初因盡出所藏書使讀之方風時
寓幼敏家見而歎曰明敏如吳萊維汝南慮世叔不
是過也遂患悉以其所學授焉萊自是博極群書至
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教山經地志字學族
譜之屬亦無所不通年十八會朝廷將有事于東夷
即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萊持尺書諭
之足矣因撰倭論一篇議論英爽綽有秦漢風致延
佑七年以春秋貢上禮部尋以所言不合於有司退
歸松山中益窮諸經之說所造愈精間有論著絕出

於庸常教等翻閱子書百餘家辨其邪正駁其真偽
援據皆的切可傳一時知名之士如宋濂胡翰皆師
尊之濂嘗問作文之法謂有篇聯欲其脈絡貫通
有段聯欲其奇耦迭生有句聯欲其長短合節有字
聯欲其實主對待又問作賦之法謂有音法欲其唱
和闈闈有韻法欲其清濁諧協有辭法欲其呼吸相
應有章法欲其布置謹嚴總而言之皆不越乎主承
還三者而已然而字有不齊體亦不一須必隨其類
而附之不至於玉瓚與瓦缶並陳斯為得之此又在

必須誤倒

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擇不能到也又謂作文如用兵
兵法有奇正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為法度
所縛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
什自歸什伍自歸伍元不曾亂聞者嘆服鑒裁絕人
自秦漢至于近代但舉隻簡片削輒能別其為何代
何人所作或惟問之則曰詞氣音調代有不同人自
弗深察耳當其賦詠捷如風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
上堆剝紙數十番戲為長歌頃刻而盡屬對精巧文
彩絢麗傍觀驚以為神論者謂其文章置諸司馬遷

王褒劉向楊雄間未必有愧也至元三年監察御史
許紹祖以茂才薦調饒州長蘓書院山長會病弗果
上六年夏四月卒年四十四門人宋濂等僉議以其
經義玄深文詞貞敏私謚曰淵穎先生既又以為未
盡再定謚曰貞文所著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
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
列傳三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唐律刑要各若
千卷卒後宋濂編其雜著詩文為淵穎先生集若干
卷行于世今祀本府御賢祠

用宋濂集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好以鹿皮子為衣自號曰鹿皮子父取青受學石一驚慷慨負志節嘗抗章詆權人賈士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而止樵學于家庭又從李直方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性沉敏嗜學所居一室蕭然欵容危坐或數月不出戶限於世所有書無不讀讀無不解謂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乾淳以來群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洛下類因悉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逾四十年一旦心領神會自以聖賢大指可識

乃入東山太霞洞中著書其微詞奧義多前儒所未經道者書成輒刊梓以傳且懇懇然為人之每自謂當斷來說於其後云嘗語宋濂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畫書為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詞謂神所知之謂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体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体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又為語其詳曰天下國家

一積也積一爾而稯十馬積有稯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稯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積之稯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銖黍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欵之不合而一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天下國家者不以禮則彝倫敦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

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于禮焉故一体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與遺經不可識矣其詩文亦自出機軸不盜襲前人遺轍而於狀物寫情尤精讀之者以其新麗超逸喻為擬立孤松群葩俯仰下風而莫敢抗或就之學則曰後世之詞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詞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

餘傳至成均生徒競相騰寫謂絕似魏晉人作然推
獨諱之不復肯為也足迹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
朝著一時知名之士如虞集賢黃潛歐陽玄等皆向
慕以為不可及移書咨訪如恐失之每相與言曰吾
儕所為之文不過循成規無傑然而出人意表者至
如鹿友子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信可謂言人之所不
能言者矣性至孝父患風孿每扶之行歲久益
勤後為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糞截竹為筒時吸而
出之母郭沒時糞不及見見其遺衣輒奉之而泣平

生未嘗言利苟非其義雖萬鍾弗為動家素饒裕痛
懲膏粱紈綺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過儉歲竭廩
粟以賑閭里自食或不給則取米牟績之嘗發所藏
錫為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但一笑
而已所著書曰象教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
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
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
謬曰鹿友子曰飛飛觀小篆合教百卷老年猶披閱
刪脩不倦卒年八十八宋濂志其墓稱為東陽隱君

卷註此象數
上有易字

脫一葉

侍補
頁可空三五六十

此係聞人夢言
建等處副提舉不上晚避地依其女婿唐以仁居永
康之鬼山下卒年七十平生信道甚篤持已應物一
本於誠涵養既純內外一致長身山立而退然若不
勝衣氣貌冲粹如玄文之玉温潤無瑕而字尹煥然
居常不見有惰容雖祁寒酷暑必正襟危坐淵然若
有思想之起敬即之愛慕不能舍以去識與不識莫
不稱之為有德之君子云門人宋濂等謂其執醇而
弗變含和而有耀私謚曰凝熙先生用宋潛溪
文集條

朱震亨字彥脩義烏人自幼與朗讀書即了大義為

聲律之賦刻燭而成已而棄去尚俠氣不肯出天下
既壯悔之嘆曰丈夫所學不務聞道而惟俠是尚不
亦惑乎時許文懿公謙講道東陽八華山遂折節往
師事焉年蓋三十有六矣謙為開明天命人心之秘
內聖外王之微震亨聞之自恨昔之類冥汗下如雨
由是日有所悟心向融廓膚體如覺增長每宵挾冊
坐至四鼓潛驗點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疎豪峭於
粹夷理欲之闕誠偽之限嚴辨確守不以一毫苟且
自恕如是者數年而其學遂以堅定嘗再赴省試不

利嘆曰不仕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
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其家故有祭田而祭
無恒所乃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考朱子家禮損益
行之遠祖東堂府君嘗建遠意亭延徐文清公僑講
學而廢久矣震亨以為先賢過化之迹亟為脩復群
子姓肄習其中鄉有蜀墅塘溉田至六千餘畝隄壞
久水竭數以早告倡民興築坊壩鑿為三竇時其淺
深而舒洩之民賴其利包銀令下州縣承風急如星
火一里間所及不啻數十姓民莫敢與辨震亨所居
里僅上富民二人郡守召震亨自臨之曰此非常法
若不愛頭乎震亨笑曰守為官頭固當惜民不愛也
此害將及子孫必欲多及民願倍輸吾產當之守雖
怒竟不能屈縣尹勸耕于鄉將有要于民震亨惧其
臨境曳屣往迎于道左尹驚曰先生何事乃爾耶
震亨曰民有役于官禮固應爾尹曰勸耕善乎震亨
曰私田不煩官勸第公田生青芻耳時賦重種
戶多逃亡故以此為諷尹一咲而去有丞暴而好詭
鬼神將脩東岳廟恐震亨不已與以言嘗之曰人之

死生岳神實司之欲治其官孰干吾令震亨答曰吾受命于天何庸詣土偶為生死計且岳神無知則已使其有知當此儉藏民不飽糠粃能振吾民者然後降之福耳卒寵其事賦役無藝胥吏高下其手以為民奸震亨集同里人謂之曰有田則科徭隨之若等入胥吏餌而互相傾非策也宜相率以義聚其力之胸臆而敷之衆翕然定每官書下相依如父子議事必先集若苛歛之至即以身前辭氣懇款上官多聽為之裁損方岳重臣聞其名無不願見既見無不願

有以僧羅大無
告名句有脫說
潛津來金石未作
有以羅可侯知詳
為告者

文章薦之震亨皆力辭惟民庶吏弊必再三感頌告之不啻親受其病者初震亨以母病願習醫後益研究之且曰吾窮而在下澤不能及遠其可遠者舍醫將安望乎於是徧走姑蘇宛陵建業尋師無所遇回至武林有以僧羅大無告名者知悌醫甚精而性亦甚倨震亨造焉十往返不能通乃日拱立於其門雖風雨不易大無知其堅志始延見之為言學醫之要必本於素問難經而溫熱相火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長沙之書詳於外感東垣之書詳於內傷

必兩盡之治疾方無憾震亨學成而歸四方迎候無虛日無不即往雖雨雪載途不為止僕人或告病則諭之曰疾者度日如年而欲自逸耶寧人求藥無不與不責其償其困阨無告者注藥往起之或遠在百里外勿憚也凡所診治其驗如神門弟子具錄之以為醫案其為人孤高不群雖其色毅然難犯而胸次坦夷接物和粹言語有精魄金鏗玉鏘使人側耳聳聽灑然有興起之意至于天人報應之際戒厲尤切反覆故其教人也人既易知無昏明強弱皆獲其心杖屨所臨多隨而化蓋其學稽諸載籍而一以躬行為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為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一致夜昧即平旦之為暗室即康衢之見惟日孜孜老而彌篤每見誇多闕靡之士輒語之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不盡矣以多為至於浮艷之詞尤不樂顧直以吾道蠹賊目之及自為文率以理為宗非有關於綱常治化不輕作也居室垣墉敦尚儉朴服御惟大布寬衣僅取蔽體藜羹糗飯安之如八珍或在豪大姓家水陸之羞交錯於前正襟危坐未

嘗下箸其清脩苦節能為人所不能為而於世俗嗜
好淡然不入於心惟欲聞人之善如恐失之隨聞隨
錄用為世勸晚年識見尤卓嘗自括還過永康語人
曰青田之民囂悍值此法紀令爭之時必依險阻嘯
聚為亂又嘗告其親友曰吾足迹所及廣矣風俗澆
漓甚垂髫之童亦能操技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
殲之曷力善以延其胤乎時方承平聞者或笑以為
迂未幾亂起咄如其言卒年七十學者因其所居尊
稱之曰丹溪先生所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論局

方發揮傷寒論辨外科精要發揮本草衍義風水問
答總若干卷行于世其微詞奧義多發前人之所未
發嘗謂義理精微禮樂制度吾門師友論著已悉吾
可以無言矣故其所著獨於醫為詳云今祀本府鄉
賢祠用宋潘漢文集脩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莊重力學從游許謙之門立志
堅苦朝夕惕厲取四部書分程讀之義有未明則有
于謙隨所咨咸為之盡久之學業日進謙命二子存
仁存禮師事焉於是儀尤得承眷親炙於謙自經傳

之精微以及百氏之得失剖析辨論皆無餘蘊謙沒
率同門以義制服經紀其喪既而開門授徒東南之
士爭趨之戶屢常滿其誨學者規制甚嚴而循循不
倦其要歸於誠敬事親致孝伯氏客錢塘沒遣子函
骨以歸祔于先墓撫二姪如子家毀于僦屋以居裕
如也元至正中廉訪使顏不列花其行誼薦于朝會
兵起不報成戍一天兵下警與范祖幹俱以儒士召
持大學以見且言帝王治道不出此書甚被禮遇命
為諮議以老疾辭李文忠鎮嚴在公卿間名下士於

儀尤加禮敬洪武初吳學校郡守王顯宗強起為五
經師未幾辭歸嘗作一室自怡曰南陽山房學者因
稱南陽先生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周易集解四書直
說潛書詞學記覽若干卷南陽山房彙二十卷今祀
本府鄉賢祠用鐵山民私志脩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德性醇樸刻志問學投業許
謙之門久之遂悉得其旨趣謙嘗語人曰自吾得劉
名叔而學加進得李國鳳而學日彰得范景先而學
有傳其學以誠意為主而嚴之以慎獨持守之功引

訪學者惓惓真切惟恐其不入於善常曰君子之所
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又曰為學之本莫大
於正心脩身欲脩其身莫若理會君子之所謂道者
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矣若夫切己之實歸而
求之可也心不在焉而能自得其根本吾未之聞元
至正中被薦為西湖書院山長領職未踰月辭歸養
親戊戌一夫兵下發辟為諸議以親老懇辭不就李
文忠鎮嚴特加禮敬書幣往來或稱師而不字四方
大夫士莫不向問安否以為斯文重輕孝行篤至郡

守王顯宗為立純孝坊表之學者因稱純孝先生洪

武十八年疾革召門人申說大學中庸奧義越日正

襟危坐而卒所有著群經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

栢軒集通若干卷今祀本府御賢祠用錢山民私志脩

宋濂字景濂其先居金華之潛溪後徙浦陽青雲山

仍榜其居曰潛溪示不忘本也學者因稱潛溪先生

六歲入小學日記二千言九歲為歌詩有奇語人呼

為神童里人承繼之試抽架上書俾即記五百言濂

以指爪按之按畢即倍一字不遺語其父曰是子天

分非凡當令從名師乃有成道從聞人夢吉授以春
秋三傳之學凡為春秋者恒苦其歲月先後難記濂
乃併列國紀年悉能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其為
曾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
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濂通易詩書及周禮諸經其
友胡翰謂曰舉子業不足濶景濂蓋共為古文詞乎
乃與偕往浦陽學于吳萊未幾濂遂悉得其間奧為
文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既又請益于柳貫黃潛
皆亟許馬莆田陳旅序其文曰柳公之文龐鬱隆嶽

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

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

亂景濂之文其詞韵沉鬱類柳公其体裁簡嚴類黃

公蓋謂其能兼二氏之長廬陵歐陽文亦嘗評濂文

氣韵沉鬱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氣不火懾神情飄

逸如列子御風飄然舉不沾塵土詞調冲雅如殷

卣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獨存姿態多變如晴躋終南

衆嶽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兼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

於斯其為當世名賢推重如此於是柳貫即世而濂

遂踵武以文章名海內元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國史院編脩官以親老辭歸會世亂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曰龍門子凝道記及我

太祖高皇帝定謁金陵歲庚子遣使者樊觀來聘與劉基葉琛章三益俱應

詔入見

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名不降江西等處儒學提舉

尋

詔入內授

皇太子經過網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不倦改

起居注知無不言補益甚衆嘗侍

上語及賞賚進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絮蔽

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俄以

疾告還家因謝賜上書

太子勉以孝友恭敬進德脩業

上覽書喜甚召

太子語以書意且賜答書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為疏

降當依明作
科甘密非矣

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洪武二年徵總脩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時編摩之士多山林布衣其發凡舉例訂定疑信濶功為多時方剖符封功臣召宿大本堂討論五等封爵歷舉漢唐宋以來故實量其中奏于之甘露降

祥

上問災降之由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為是故也

上言古帝皇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

怡康即神仙也對曰漢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

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

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嘗祀方丘惠心不寧瀛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

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三年遷國子司業

日進諸生立兩序擬座執經教揚奧旨教以孝弟忠

信之道四年以他事出為安遠知縣五年召還為禮

部主事擢

太子贊善凡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諱

書至切于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欽容加納言則稱師父仍書舊學二字以賜

上嘗問帝王之學何事書最要瀧以真德秀大學衍義對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諸兩廡之壁時睇視之上一日御西廡指司馬遷論黃老事命瀧講析瀧講

已進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謂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和說不能侵興學校以教民則禍亂無從作矣刑罰非所先也陞翰林侍講學士兼脩國史仍兼贊善

上作祖訓成命瀧序之歷陳帝王之道及

上創業之艱以致做戒

上稱善

上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未有載籍不專誦讀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

有不從化者乎又奉

詔總裁纂脩大明日曆歷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為室

訓五卷瀧在朝久凡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歷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文名丕播四方造請無虛日苟非其人雖權要置金滿籩求一字不肯與日本遣請使文以百金為獻却不受

上以問瀧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

崇國體也高麗安南使者至購瀧文集不啻拱璧日本嘗得潛溪集輒以刻板國中四夷朝貢必令其使問宋先生安否

上欲俾參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詢訪舊章講求治道率至夜分乃退或問廷臣臧否但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為誰則曰善者與臣交故臣知之否者縱有

臣不知也凡！

上前所陳答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辭番業
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間及內事者指以示之
九年進權林學士承旨仍知制誥兼脩國史如故！

上謂之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
開國文臣之首世世與國咸休不亦美乎十年！

准教致仕推恩封其祖父二代誥詞皆！

上所新制稱其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挽之

不濁人皆為瀟榮且服！

蕭詠夢

上之知人將行！

教復番侍左右者累月遂有上疏逾萬言者！

上怒其近衍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

敬此詆謗罪當誅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國何可

深罪！

上默然已而覽其疏有足採者召阿意者罵曰方吾

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

宋瀟言不幾誤罪者耶！

上嘗延譽瀟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

係明史本傳
諸古字

君子若宋瀟者事朕一十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偽
諂一人之短寵辱不驚然始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

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矣瀟行賜楮幣文綺論之
曰朕賞于最慎嘉卿忠誠可貴金石是以賜卿卹年

幾何矣對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既歸藏一
入覲外此惟終日閉戶纂述人罕見其面所著未仕

前有龍門子三卷孝經新說周禮集說若干卷潛溪

集四十卷夢山集五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在朝有翰

苑集十卷歸田後有芝園集四十卷十三年孫慎坐
法被累謫茂州至夔門得疾不食臨觀化帖端坐而

逝藁攢西蓮花池山下永樂癸巳遷塋于成都華陽

縣安奉鄉之原正德中賜謚文憲今立專祠于八詠

門外祀焉子璉字仲珩以書法擅名當世方孝孺稱

其草書如天驕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湖渡險不動氣

力雖若不可踪跡而馳驟必合程度云用皇朝
文衡條

王禕字子克義烏人石峽書院山長災澤孫也災澤

嘗夢五色芝產門楣翊日禕生人以為文章之兆幼

敏慧長師黃潛習古文潛一見器之遂屬以斯文之任至正中見元政日敝乃攬天下事勢為書七十八言上之時幸嫌其切直格不用危素張起巖文章薦不報有齊珂者得卻子先天教以推天人興廢甚驗見禘嘆曰子克異代人物也禘亦知世無可為者乃歸隱青岩山中著書深自韜晦歲在戊戌我太祖親下婺城或以禘名聞遣使來聘禘幡然曰齊琦之言其信矣乎即日詣行在謁上署中書省掾每與商略事機悉契一

上表禮遇日至語第稱子克不名辛丑進平江西頌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父喪服闋除侍禮即兼引進使時方草創禮制多禘所定尋除起居注啟汰良多丙午除知南康府治本仁恕而出之以濂平民咸服之丁未召還議即位禮洪武元年戊申福建始平以禘通判漳州禘上祈天永命疏曰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其所以祈之者

惟在乎脩德而已人君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家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年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一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賦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一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於此者疏聞一

上嘉納之二年脩元史召還與宋濂同為總裁史事推其所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拜翰林待

制同知制誥燕國史編脩一時大詔令如封諸王開
科舉免租稅之類多其所草具五年命持詔往諭雲
南禘至其國見其君梁王把都諭之曰我——

皇上聰明聖^武隆啟大業作君萬邦皆天命人心之所
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
今能祇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
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為中國抗
哉不聽數日又諭之曰予將命遠來非為身謀朝廷
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耳曾不聞乎元綱

解紐陳友諒據荆湖張仕誠據吳會陳友定據八閩
明玉珍據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鈇鉞惟爾
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
武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賞後
服者戮及宗乃今自料勇悍^強孰與陳張土地甲兵
孰與中國度德審義孰與——

天朝推亡固存孰與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
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明池爾如魚遊釜
中不亡何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改館

禘等厚待之會故元天子自立於沙漠遣其臣脫脫
微糧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貳心
迫使殺我使者自明以固其意梁王不得已出禘等
見之脫脫欲屈禘以威禘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
朝寔代之燭火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

天朝使臣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脅為惧
耶又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與其副吳
雲俱遇害時六年臘月二十四日也年僅五十有二
而已禘於經史百氏靡不究極為文宏麗沉雄机軸

貫綜自成一家言宋濂稱其渾然天成而條理弗爽
使人挹之而愈深味之而弗竭胡翰稱其雍容俯仰
如冠冕佩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分布如風雲蛇鳥
按兵行陣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黃公如出一律所
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卷續東萊
大事記七十九卷正統間贈翰林學士謚忠文今與
宗澤並祀八詠門外二忠祠子綬字孟韞勤敏有文
尤工五言詩有愚軒集紳別見文學傳^{用皇明文衡}
及通鑑^{及通鑑}胡翰字仲申金華人自幼聰睿志氣異群見七歲拾

遺鏐道中守不去俟遺者至而還之廷長從吳師道授經從吳萊學古文詞又登許謙之門獲聞考亭相傳的緒持其所業就正于柳貫黃潛齋樞咸以致遠器之嘗出遊元都徧交當世名卿而於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尤號知己遭時不靖避地南華山中著書宋濂稱其奇適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緘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非今世物也我太祖既定金陵遣使召輸入見會有請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翰言民懦不習軍旅徒費廩粟

上可其言罷之除衢州府儒學教授洪武乙酉奉旨纂脩元史分撰英宗睿宗本紀及丞相拜住等傳書成賜白金文綺辭歸卜居長山之陽學者稱曰長山先生卒年七十五吳沉誌其墓云先生稟高明卓絕之資為精敏宏博之學其文章簡潔清峻高出於人性嚴毅寡應酬未嘗輕有所毀譽暮年請文者接踵于門不苟隨也所著有春秋集胡仲子集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潛溪文集及皇明文衡脩章品字廷式蘭谿人其上世出嗣童從其姓至品登

進士始復姓章性嗜書自少力學至老不倦八歲時就師家塾輒私做論語每闌下書子曰字而自撰語言繁之若著述狀師見而大奇之既冠入邑庠以易學知名已而又困場屋益大肆力於學五經皆通多所著述弘治丙辰年踰五十乃登進士或勸之減年通籍咲却之曰吾蚤學而晚達命也敢為欺乎釋褐久次授兵部車駕司主事陳言治安十策下部院集議多見采行滿考陞本部武選司員外即在官公暇閉門著述不妄交接所與友惟太僕楊廉即中邵宝

蔡清余祐莫非當時人望咸推重焉再滿考引年致年仕既歸不入城府靜坐一室取舊所著書手自刪校至忘寢食其書時出新見不苟同儒先之說要以自成一家卒年八十八書目曰周易羽義春秋經傳辨疑禮記大旨大成學庸大義辨疑孟子篇類正蒙發微含章子集皆板行其他周易集傳存疑魯經鄒書學庸精義正俗編金華文獻錄增註黃庭經歷代興亡鑑格物志四書奏議稿藏于家其為人勵志清苦推誠任真人皆敬信在林下一十九年正身率物

化俗之功為多蘭谿人士以比章楓山謂起標異尚
而行義頡頏無愧云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墓志修

金華先民傳卷之二終



金華先民傳卷之三

名臣傳九三十五人

駱統 馮宿

滕甫 梅執禮

潘良貴 王師心

章服 王淮

潘時 林大中

葛洪 王介

李誠之 范鐘

朱元龍 王堃

李大同 王萬

王寔 劉辰



胡則

宗澤

鄭剛中

陳良祐

應五明

喬行簡

康植

虞復

馬光祖

唐龍

猶之為臣也或澤漸乎百世或功被乎四海或利及乎一方或勞致乎一事是雖所乘所遇之不同亦由其所抱負之大小實基之也其稱名之優劣固由此其選矣若賢達傳槩以政事目之而無大小優劣之辨矣以甄人品乎且忠孝以名則為實德然稽其所錄舍一二長表外其餘亦多一節之行耳詎足以加

則當作取

於百世之澤四海之功子苟仍汎舉夫婦之諒兒女之戀而強為之軒輊或取則椽史之才而莫為之差擇是馬得為尚論之道也強特揭其事功之卓越忠誠之並著不止為一方之利一事之勞與一節之行

借誤清據去志註改

者別為名臣傳次於名儒之後仍以忠義孝友政事序而次焉庶幾覽者於茲乎厭心云

吳駱統字公緒烏傷人父俊仕漢官至陳相值索術潛號盜賊並起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愛養百姓財用豐足術衆飢困就俊求糧不與密使人殺之

即下奪時字據吳帝補

吳志作此關屬改

吳志作營案

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諷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焉用出為建忠即領武射士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後煩教重以將疫癘民戶耗損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

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己之後江境有不釋之脩徵調煩數由來積紀加以疾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宜屬民戶浸寡且多殘老少有丁壯尋思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志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少有財貨者傾居行路不顧窮盡剝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群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生不營生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

腹急則奸心動而構叛多也又聞民間以能自耕生
產不舉屯田資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
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陛下開基建國乃無窮
之業也強隣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菴月之
戍而民兵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
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慮而
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政與
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
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思慮為治副稱啟下天覆

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漸以凌遲勢
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及其未深願陛下少
以萬机餘閑機晉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固遠計育殘餘
之民阜人財之用參耀三光等榮天地臣統之大願
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從陸選破蜀
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
雕等襲中州州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亭侯後為濡
須督教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切於時務尤
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

洲誤州括吳
志改
新下政陽字

權相與反覆終遂行之用吳志脩

唐馮宿字拱之東陽人孝子子華子也貞元中擢進士
第一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掌書記與韓愈同官因
遂為文字交建封卒子惜為軍中督主留務李師古
將乘喪伐取故地於是王武俊擁兵境上觀察宿為
惜以書說武俊曰張公子與公約為兄弟欲共戮力
驅而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兇為亂
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絕外則強寇侵邊邊公安得坐視
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勳赦惜罪使束身自歸則公

有靖亂亂之功絕繼之德矣武俊悅即以表聞遂授留晉
後宿不樂佐惜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惜憾其去奏
貶泉州司戶奉軍召為太常博士王士无真死子承
宗拒命不得謚宿謂世勞不可遺乃上佳謚示不忘
忠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表為判官淮西
平除北比部郎中長慶初進知制誥牛元翼徙鄆山南
東道為王廷湊所圍以宿搃番事還進中書舍人出
為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
拜河南尹苑洛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

自第六葉以下
葉打錯亂
蓋於每葉各
注數字於旁
須逐一檢點
另舉
之字據唐書

不致捕府大集部曲輒與文書借來宿掩取榜殺之
歷工刑二部侍郎修格後救三十篇行于時累知長
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郭增兵械十餘萬詔分
餘甲賜黔巫道浩水教壞民廬舍宿脩利坊埔一方
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脩短天也
梳法以求祐吾不敢卒贈吏部尚書謚曰懿遺命薄
葬悉以平生書物納墓中子嵩字昌之連中宏詞科
大中時終戶部侍郎判度支用唐書條
宋胡則字子正永康人少儻負氣格當五代以戈

六

擬立國則獨劬學于方岳蘭若及宋遂登端拱己丑
進士宋晏士登進士者自則始釋褐調許田尉以幹
辦聞再轉憲州錄事參軍時夏用兵轉運使索湘
遣入奏邊備召對稱旨太宗顧左右曰州郡有如此
人命記姓名中書大將李繼隆與虜遇十旬不反移
文轉運司云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則謂湘曰師老矣
矯聞我糧為班師之名耳請以有條報之未幾繼隆
師還遷改著作即命書貝州觀察判官會遣使省冗
役撤則行河北道凡去籍者十萬餘民用休息陞著

念致浙江通
志引作撤

作丞知澤州時有虎患則齋戒禱城隍神翌日得死
虎廟中改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權茶事兼知睦州丁
母憂廬墓終喪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郎提
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鐵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咸快
且死則曰吾豈重貨而輕教人之生耶籍為羨餘不
之罪擢江淮制置發運使會真宗奉祠景亳則主供
贍至於禮成無纖毫之缺帝才之面加獎勞遂轉戶
部員外郎入為入為三司度支副使賜金紫除禮部
郎中兩浙轉運使移廣南西路有番船遭風不能去
且告食乏則命瓊州出公帑錢三百萬貸之吏白夷
本無信且海舶乘風無所不之則曰遠人之來不恤
其窮豈天朝綏懷意耶已而竟償錢如期視所貸且
三倍朝廷省奏嘉焉按宜州大辟十九人為辦治者
九人改戶部郎中復充江淮制置發運使太常火
御則初在許田時丁謂孫何為舉子有時名俱家許
田則待之甚厚及謂為執政而念故之情不絕至是
謂徙朱崖坐累責知信州又徙福州有官田數百頃
已佃為民業久矣計臣上言請罷之責其佑二十萬

七

賈民不勝弊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言而弗從刺史可廢矣竟得報減其直之半而民以安遷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內詮錄坐舉官累責授太常少卿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進給事中入權三司使覽寬於財利不以

冠下為功時朝廷方以兩京陝西權監病民議改通商有司憚於改作則首請如詔事遂行民皆便之進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出知陳州遷刑部侍郎移知杭州得請加兵部侍郎致仕卒則嘗奏免衛發二州

身下錢民懷其德戶皆立像祠之在方岳者賜額靈靈祠用宋史脩

滕甫字達道後以字行改字元發東陽人母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是夕甫生性豪俠九歲能其舅范仲淹見而奇之教以為文擢至蘇從胡瑗舉進士第三人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見而嘆曰名臣也當為賢將教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

累遷戶部判官神宗即位召問治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

敬卿錄作九歲能賦詩脫二字
敬卿錄作元發
正定父為元發
請勇其字其勇
范仲淹語
敬卿錄作教
以為文此脫文
字校者長福
學字非
學字非
字

如墨白下宋
文本傳有宋
西字當補

于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營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治上稱善者久之進知制誥拜御史中丞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楊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甫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人見宰相子近在

是豈復有訴事者上悟為罷之京師地震上詔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未行會河北地震漏水壞廬舍命為安撫使官皆惶寢居民恐懼棄家而

安舍於外甫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瘞死者食飢者除田稅脩隄防繕甲兵督盜賊河北遂安尋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夏主秉常被篡甫言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

裂之可不勞而定帝奇其策然不能用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問之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初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

九

言不相能方議立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遂力排甫
出知鄆州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甫曰今學無
廩食而以良田飽頑民可乎悉以為學田徙定州許
入觀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
郡守乃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將以
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
請起治兵甫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
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
諸將大服又徙青州歷應天府齊鄧二州會婦黨李

逢為逆或因擠之黜知池州改安州流落十餘歲入
朝未對不悅者或以飛語再貶筠州咸以為且有
後命甫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
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盈筐即墨何罪毀言
日聞神宗惻然即以為湖州哲宗即位徙蘇揚二州
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方歲飢預乞米二十萬
石為備後淮南京東皆大飢甫獨有所乞米召城中
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
矣吾得城外廢營田欲為市屋待之民皆听命為屋

十

項謀體休宋
史本傳改

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窰器用
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
至如歸遣上工部侍郎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絕引
綦布肅然如管陣古大驚焉上其事有詔褒美所活
凡五萬人徙真定又徙太原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
將吏善於有警因以為利故好作邊事民不堪命甫
始至番族來賀令曰謹斥堠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
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夏人獵境上河外諸將皆請
益兵甫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

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至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
將皆防秋甫曰夏若併兵雖八將不敵如其不來四
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將懼扣關爭之甫指其頸曰
吾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卒無寇皆易粟十五
萬夏人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屬河東甫曰
取城易葭城難昔棄羅瓦夏人棄我不脩葭金帛不
肯且為夷狄笑乃命部將以兵護邊號令嚴肅寇不
敢近雖瓦石亦無所失將賜塞甫請先畫界而後棄
不從夏人已得地則請畫界以緩德城為法從之甫

曰若法緩德以二十里為界則吳堡去葭蘆一百二十里為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為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甫者以年及力求淮南乃以為龍首學士復知揚州未至官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宋史及東坡全集條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家貧幼喪父母胡教以讀書遂通諸經尤深於易中崇寧五年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林少蘊薦為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俄遷九

城志編脩官秩滿除武學博士或謂執禮文儒不宜蒞武事執禮欣然就職為諸生陳說大義聞親執弧矢為倡大司成強淵明教為宰相言其賢相歎未識面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謁擢軍器監丞以親嫌改鴻臚寺丞遷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案牘山積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為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意指迫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致白之長吏疑不敢獨列上果詐也進國子司業歷左右二司員外郎召試中

書舍人移給事中林摠以前執政赴闕宿番莫復用臺諫顧望莫敢言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耶賃人室廬賞賚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郎卒留後中都者萬數群不逞為奸有旨放還而楊戩恠不遣內侍張祐董葦太廟僭求賞賚敢不行還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誇視園觀女樂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為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平豈歌舞宴樂時耶退又以詩戒之黼愧怒執禮上書求去有不能薦人材之語黼曰是欲為宰相耶會孟享景陵宮後至遂除顯謨閣待制出知新

州尋奪職明年復集英殿脩撰徙知滁州西洛歲供官炭自元豐來稱林木且盡令淮南輸執禮曰滁之材木亦盡矣經四十年久洛都當已復舊即奏免之賦益有定數而問者抑配以補政額執禮曰郡不當藉抗一邑而食益倍於粟教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德之皆繪象祠焉靖康初徙知鎮江府召為翰林學士道改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支執禮請給錢有司凡六宮庫始皆度文乃得下嘗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御封

全字字據人物志增補
浦陽人物志上有字
是問誤問係人物志改

天誤太姑
人物志改

藝柱二字

誤例

詰詳結中

上脫城字

百下脫一

字

不用費者既悟其失復取之執禮素審詔責典寶夫
 人而杖黃門由是人不敢妄取月省浮費三十萬金
 人犯闕執禮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出避用事者沮
 之京城失守金質二帝於營要金繒以教百千萬計
 曰和議已定所需滿數則奉太子還闕執禮與同列
 陳知有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者哀民力已困相
 與謀曰金人所需無極藝雖銅鉄亦不能給蓋以軍
 法結罪倘室其求宦者挾宿怨語金帥中七百萬戶
 所取未百但許民持金銀易米麥當有應者已而果
 然帥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
 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實緣比屋枵空無以塞
 命耳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坐之遠前曰皆官長
 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民王侯各
 杖之百執禮猶為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搥殺
 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某日也是日天字畫
 冥士度皆墮涕憤嘆初二帝再出如金營執禮力爭
 不從遂大恸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以生為母曰
 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宜剴心上報慎勿以老人

華休年
之誤

為念執禮乃以其母屬兄弟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
 搗敵營以二帝歸華休年范瑗輩皆謂無益獨吳華議協因
 以振給為名與宗室子防密圍結軍民旬日得十餘
 萬部分未發而及於難所著有文集十五卷建炎二
 年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為薄加資政殿
 學士謚曰節愍今祀本府柳賢祠用宋史及浦陽人物志脩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母夢大雷電光燭身寤而生澤
 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廷對極陳時弊
 考官惡其言直置不甲調館陶尉檄視河埽時方隆
 寒役夫僵仆於道中使督之急澤言于帥請少需之
 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帥用其言上聞從之遷龍游令
 民未知學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
 此登科者相繼徙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為軍書閣不
 盡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思吾言矣
 政和三年改知萊州萊州撤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曰
 時方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
 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差通
 判登州境內官田百餘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緡恒

盡下欺如字
據宋史李傳
縣誤解舉不
傳正

責取於民臣奏免之時朝廷遣使約女真攻契丹澤
嘆曰天下禍始此矣因忤道士得幸用事者請祠歸
俄坐削職羈置鎮江經郊赦復叙監鎮江酒壚康元
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澤奏名不
正改計議使衆謂澤剛方難合必不能屈且徒死無
補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乃除直秘閣知磁州從羸
卒十餘人及馬之官至則治城池脩器械廣儲蓄募
勇敢為必守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
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

兵

總管

人廷議嘉之就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直
叩磁州澤登城令壯士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
級加秘閣脩撰康王再使金至磁澤力止之王遂回
相州有詔以康王為兵馬大元帥澤為副元帥起兵
入援康王次大名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
十餘砦復冰渡河見勸進進兵會有蠟詔方議和好
援兵且屯近甸澤曰金人狡諂是欲款我師耳君父
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州次第進壘
以解京城之圍萬一虜有異謀則我兵已在城下汪

見下奪王字
据本傳補

淵謀州

河澠溝
信字係本
傳補

伯彥等難之請遣澤先行澤遂進屯開德與金人十
三戰皆捷康王承制加澤徽猷閣待制澤以書勸王
撤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趙野范訥曾林合兵入援
援三人皆笑以為狂不之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
先驅云前有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
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
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於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
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教十里澤計
虜必夜來襲營日暮移軍南華虜夜至得空營大驚

十七

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溝襲
擊又敗之既而京城失守虜二帝北行澤即提軍趨
滑抵大名欲徑渡河據其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
師無一人至者又聞張邦昌僭號欲先行誅計乃進
軍衛南上書康王勸以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
拒佞諛尚恭儉而抑驕奢體憂勤而志逸樂進公實
而還私偽既又上書勸進建炎元年五月宗高即位
于南京趣詣行在所入見涕泗交頤陳吳復大計踰
千言且曰願陛下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當躬冒矢

石為諸將先得捐報國家足矣帝欲晉用澤黃潛善沮之乃除龍圖閣學士出知襄陽府俄改青州及開封尹缺李綱援復旧都非澤不可乃以為延康殿學士東京留守兼尹閣開封府特赦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杂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咸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教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兵剽敵既而金人遣牛太監等八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

斬之有詔命延至別館澤固持不可帝親以手劓諭澤不得已乃縱而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南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二年春

金兀朮入寇自鄭州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遣精銳數千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勝敗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帥也即斬之既而俊民與虜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

為忠義鬼今乃為虜說何面目見人耶粹而斬之謂史虜曰主上屯重兵近旬我晉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亦斬之金人復入滑澤遣部將張撓往救衆寡不敵或謂撓曷少避撓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遂力戰死澤聞撓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敢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人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力謀勦敵期還二聖

以立大功言訖淚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加資政殿學士復上疏請帝還金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專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群盜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大郡擁衆各教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欲擣京城澤車騎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計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澤招撫群

盜屯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听命澤又聞王彥聚衆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承制以彥制置兩河召使計事彥以萬餘人來澤令屯于澤州以俟命遂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滑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揚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若忠義之民相應不啻百萬臣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汪黃等

積深慎保本傳改

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澤又以中原無倚謂以帝弟信王璩為兵馬大元帥汪黃因是譖澤將為變白用郭仲旬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瞋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士女皆行哭失聲遺表猶替帝還京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方是時也澤定計渡河連結諸路義兵豪傑恢復可指

良貴字依字大補

日莫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最得士心澤卒教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番守乃以穎為判官充至悉反澤所為穎屢爭之不從乃持服歸自是豪義士離心而中原遂不守矣後穎官終兵部郎中澤今與王緯同祀本府二忠祠用宋史及名臣言行錄一統志籍綱目奉條潘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生釋褐為辟雖博士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力辭而止遷秘書郎時蔡京與其子攸用事方以爭祿鈞知名士叱

張議立

立特立不為勳親故教為京致願交意正色謝絕之

除主客郎中遷提舉淮南東路常平值公燕有中官

欲與同席固持不可却之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

問孰可秉鈞軸者因極言何導唐恪等四人不可用

他日必誤社稷若欲扶顛持危之相非博詢於下僚

明揚於側陋未見其可語徹於外當國者指為狂率

黜監泐口排岸高宗即位召為右司諫首請誅偽黨

使叛命受刃國門則敵人不致輕議宋躬又乞封宗

室於山東河南以壯國體體辛淮楊養兵威以高恢復

右司諫宋文本傳作左司諫宋史增者字以字

廿三

且及當時用事者奸邪之狀狀黃潛善汪伯彥等惡其

言切直政除工部郎中主管亳州明道宮越數年始

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入為考功郎中遷左司宰相

呂順浩謂曰旦夕相引入西首正色對曰親老方欲

乞外兩省官非良責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

世人材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以示私

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

直龍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得立管明道宮起為

中書舍人直前奏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

龍下奪國字依宋史補主誤立

宋史三卷二

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之所以致亂者反此而已陛下

今日誠宜仰思祖宗創業之艱艱二帝蒙塵之久俯念

生靈塗炭之苦土地侵削之多夙寤晨興不敢少置

每行一事必先念此然後發之務以合於所謂大公

至正之道而勿以一毫私意曲徇人情則天下庶有

休息之期矣一日在廷中因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

語言煩褻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又煩聖聽

子諲欲退上諭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諲欲語

以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忤旨以集英殿脩撰提舉

廿三

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暮年除徽閣待制提舉明

道官家居貧甚秦檜使人諷令求郡辭曰從臣除校

例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而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

為也既而坐嘗與李光通書降三官卒年五十有七

平居廉介自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

過八百六十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

界法行特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

盖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常誦君子三戒之語

而以在得之規痛自警飭盖其勵志如此自魏默成

居士所著有文集十五卷朱晦庵為之序稱其人可當孔子所謂剛無欲者嘗與雷公達書有云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研味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礪行則老益精明人至老年倒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正坐不鮮讀書耳僕嘗自喻為昏鏡喻書為磨鏡藥常用此藥揩磨塵垢使之通明後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反為鏡之累故知託儒為奸如張禹孔光之徒曾不若庸夫愚婦也其集久已不傳惟此書人猶傳之謂之磨鏡帖云今祀本府鄉賢祠宋用

廿四

史及朱子大全集吳禮部敬卿錄恭修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登政和八年進士調海州沐陽縣尉敗劇賊宋江境上詔改承奉郎知長沙縣政事詳明累遷太府丞樓焘使陝西辟為幹辦公事進權工部侍郎充賀金國生辰使還知袁州秦檜方用事監司郡守皆爭獻羨餘以希進師心獨取以代貧民逋租改知衢州通判汪召錫持撥宗室令衿語言謗訕師心止之不聽獄興汪迫其行人無敢相過者師心獨遣人慰安陰調護之遷知洪州充江南西路

批撰魏據敬卿錄改

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舉前帥張宗元所與張浚詩言于朝欲併中傷之詞所連及者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多賴以免會檜死事亦熄召遷除戶部侍郎奏宜塞倖門開言路生財不如節用上勞問甚渥且曰卿以不附秦檜故去國又朕知卿未嘗忘也遷權吏部尚書兼侍讀進讀三朝寶訓終篇奏祖宗創業為子孫萬世計甚脩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鑑又奏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貌得夫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其切於治體者讀之前後進見亂

廿五

從容盡規者非一浙東水災充兩浙安撫使寬通債振之絕民不流亡改福建路安撫使時虜將渝盟師心晝夜憂念至忘寢食條上求人才通下情擇將帥等事言甚剴切乾道初以左奉議大夫致仕卒後謚莊敏今祀本府鄉賢祠宋史及敬卿錄參修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中紹興二年進士第三人調溫州判官運餓得法用秦檜薦為教令所剛定官粟升尚書右司員外郎時秦檜主和議剛中為陳虜不可信不聽擢監察御史遷致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

軍事三字據敬卿錄增

議利害甚詳及胡銓上書欲斬陳檜帝怒禍且不測
剛中率同列論救銓得編置又奏禮部侍郎曾開不
當罷左丞施廷臣宜斥柳約召侖可寢不報移宗正
少卿遷秘書少監樓炤出諭京陝辟充參謀官還除
禮部侍郎再擢樞密直學士出為川陝宣陝諭使
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護將至剛中出
關迎之父老遮止曰公不延之入而以身任危禍必
如其所欲而後已剛中曰彼入則使者安而蜀危我
出不過使者一死耳後豈無繼耶與金使反覆爭詰

廿六

辨難終全階成民鳳及秦商之半列險據要蜀賴以
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使宣司舊治河池餽
餉不繼剛中奏移治利州大開營田自階成抵秦壑
土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緡蠲民間常所歛錢七百
萬又卽州置監鑄錢以救川引之弊先是川口屯兵
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玠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郭浩
屯金州皆建節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楊仲
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皆領沿邊安撫剛
請分利州為東西路以興元府利閬興詳巴劍大安

軍七郡為東路治興元命楊政為安撫以吳階成西
和文隴鳳七郡為西路治興州命吳玠為安撫諸裨
將領安撫者皆罷吳玠等皆宿將官高驕悍難制剛
中每折之以威接之以恩無不帖服初議移屯楊政
不從剛中呼政語曰我雖書生誠不畏死聲色俱厲
政遂听命吳玠加檢校少保來謝語閣吏欲講鈞敵
之禮剛中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
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
廢也玠惶恐行禮如故虞允文嘗曰允文與諸將往

廿七

來見其私居言動罔不忌憚如家有一節宣撫在馬
剛中在蜀凡六年儲蓄豐積將士用命嚴不敢犯當
時人每與宗忠簡同稱曰宗某如猛虎之在北北某
如伏熊之在西其見推重如此秦檜見蜀富饒諷使
進金三萬兩又令下錢米荆門剛中曰今時講和正
為他時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備為先拒之不從檜不
悅令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為
之不隸宣撫司陰令刺求剛中陰事會慶索北人在
南者檜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首領李謹等十四

人皆驍勇剛中以其晉蜀父讎之必生患悉斬之檜

怒其專召剛中還文致其罪罷職責桂陽軍居住再

徙封州卒檜死後追復原官謚曰忠愍所著有北山

集周易窺餘經史專音搗碎烏有等編今祀本府鄉

賢祠子良嗣官至正議大夫用宋史及
潛溪集脩

章服字德文永康人自幼穎悟讀書不苟窮經旨至

忘寢食中紹興二年進士授處州青田縣尉常攝邑

兩稅舊上有上中下三限太守風告諸邑官及上限足

者吾任其材服答以民力不能辦且法不可為太守

怒服辭辭邑事不可則以次第督之第令無越舊旧限而

已累遠近朝奉即用魏良臣薦除兩浙提舉市舶公事

自常俸外例所得者一不取然對人亦不輒非前

例轉朝講郎差知建州軍糧久不給軍情洵洵服至

爭走新馬前時庫錢不能三萬緡服徐諭之曰汝輩

第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案稅籍得豪民姦胥

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

安於法守而州以大治連遭父母喪服闋除知鄂州

鄂當水陸之衝虜分兵扼上流朝廷出禁軍戍鄂一

日至或需紅千艘馬五千足服度不可辦者奏聞餘

悉給無留難當此時朝廷置武事不問者餘三十年

虜卒棄好民不識兵革往往流徙更居迭去服區處

不遺餘力鄂民得不以兵事恐動州額秋租才五千

上供至方斛他項稱是服視酒稅籍得贏錢立辦人

以為神而服乃戚焉若不自得也改提舉兩浙常平

先是漕司貸常平錢二萬萬久置不問服曰此非法

意也民不知賴矣立移文督之既而戶部復請貸三

萬萬服難之御命小校耻不即得出不遜語服叱之

曰此聖旨耶常平民命也猶當以法奏覆奴何敢爾

戶部尋亦覺其不可而止召除吏部員外郎再遠遷侍

御史上疏言祖宗之大誓未報中原之故地未復常

膽之志可少忘乎歡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

名歎血之好可以恃乎至於淮堙瘡痍江浙飢饉邦

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曲此

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

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群臣之說參訂其可行

者置局措畫假之歲月以責其成如以為今之大臣

不足任願精擇可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簡臣恐後日不可悔也又請博求武勇以備將帥之用三十年來將帥以事廢罪不至誤國者願一切與之自新池州魯登以竹生德實為瑞高之來獻且言飢民實賴以食服言物反常則為妖竹非德實之物是反常也竹生實則林必枯是為妖也以妖為瑞是罔上也况民飢有食糟糠者有食草木實者有食土之似粉者豈以是為珍於五足哉猶愈於死而已登牧民願使其民至此猶以為瑞而獻乎倭和成風漸不可長初

三十一

朝廷嘗揀諸路廂某土軍就閱行在所籍為忠勇軍約以防秋遣還所在郡久留未遣軍人不堪相率詣臺自言服為移牒樞密院不報即上言足食足兵為政之先務聖人以為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上語服曰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而欲盡遣耶服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耳上曰然則當盡遣乎服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心動一旦空營迸裂不補則廢法捕之則相率旅逆損威失体重為天下笑上曰當

當與大臣議之教日服又上言今逃數已不可掩急遣猶患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服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為朝廷惜此舉動耳樞臣迎合聖意得無得悔後乎上含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兼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逸無番者又相與拒聞不可補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服遂上章併劾允文挾私任情連章不已允文竟罷去中官梁彥傑幹辦皇城司轉官不行臺謝服劾其廢法彥俊坐論贖會服除吏

三十一

部侍郎辭免彥俊摘其章有不遜語上大怒責罷汀州居住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得旨放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所著有論語孟子解各三三卷易解二卷古律詩二卷用龍川文集條王淮字季海金華人幼穎悟力學登紹興十五年進士調治台州臨海縣尉初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公輔振帥蜀辟置幕府及振出眾欲番淮曰萬里將母豈為利祿計耶眾皆服其器識校書郎以中丞朱倬薦除監察御史尋迂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而不

言小臣持祿而不諫以括囊為知以引去為高顛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望物淮條奏其罪數十於是策免又劾吏部侍郎沈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狡險大將劉寶培尅交結權倖皆罷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實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改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闕中利病甚悉上褒嘉之尋召除太常少卿迂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昇儀

三十二

同三司張說除太尉與在京宮觀皆封還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辭辭深厚得王言體上命命擇文學行誼之士淮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後卒為名臣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嘗諭曰樞密臨事盡公差除守法人無間言進同知樞密兼參知政事時宰相以虛淮與李彥穎同行相事嘗論授官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不才不敢以已私蔽之上稱善進樞密使上欲省武臣岳祠員淮曰嘗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

趙雄奏宗室岳祠宜罷淮曰先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何可疎也其務存忠厚持大体卒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淳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卿八年拜右相兼知樞密院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善命相而兩乃命口笑諸郡銷錢盡獨一年為緡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迂蜀士乃安樞密

三十三

都丞旨王抃怙寵為奸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上以章穎論事狂直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造成其名上悅穎復番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李椿年老戒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純篤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番意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缺帥上問淮以劉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王

者立賢無方必曰聞有章惇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政必先知之冀願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為此門不可啟力絕其請上章求去加觀文殿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諮詢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勤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對贈少師謚文定淮相孝宗凡八年淳熙致治之隆淮

不為無助云但朱熹在浙東時劾知台州唐仲友淮與仲友媸家乃權陳賈為監察御史疏言近日道學之士假名濟偽請詔禁革熹因此奉祠遂啟慶元偽學之禍人以此少之用宋史修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累遷左司諫首諭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行細民之急上從之內發白金數萬兩回撰換會子收銅版弗造軍民翕然上銳意畜治以高宗築節比良祐言太政宗要頭垂省覽擇善而從知

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卿亦當以親徵有使臣奏公侯貴戚椒房肺腑專利冒禁願嚴戒敦帝下外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非正禮宜使之終喪事遂寢除兵部侍郎時張說為樞密都丞旨頗用事一日奏欲置酒延諸侍從上既之且曰當致酒者為汝助說退而召容至期畢集獨良祐不赴已而中使以上珍膳至說奏謝因附奏臣奉旨集容良祐獨不至是以違聖意也既奏上命黃門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三連良祐不肯來夜漏將止中批陳良祐除

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憮然而罷再轉為吏部尚書時議汎使請地良祐奏請地乃起蒙求地歌得河南棗巖嘗歸版圖不旋踵失之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為有名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身移信州九年許全自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再加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用府志及齊東野語修潘時字德和金華人良貴從子也少受業於良貴及長入游張栻呂祖謙聞力學不倦以良貴任為登仕郎調分宜縣主簿改通直郎差提舉稟買務皇城邏

卒挾恃干犯按致其罪不少貸出知興化軍女官道
士托妖妄求教賜以表其居挾樞密張說書屬時上
其事持不可說復諭意部使者撼之卒不為動歲飢
募客舟予錢博而寬其期莫有喻其意者既而糴者
得以其往返一再然後及期則糴價已久自平而民
不飢人乃服其有謀請蠲歲輸丁米錢千萬久未報
輒移屬縣緩其輸漕司不悅督愈峻時力訴諸朝竟
得罷乃已召還賜對言郡縣者朝廷之根本而百姓
者又郡縣之根本今不計州縣之事力而一切取辦

其

又不擇人材之能否而輕以畀之欲本固而邦寧其
可得耶請外提舉浙西常平江庫失漏守誣富室
以取償大擾有死者時檄罷之守怨構以他事坐削
一官移江西又移江東因劾池州守趙粹中不報章
三上遂與俱罷起提舉湖北常平入奏言比年戶部
調度不繼督賦苛急監司州縣希意避罪不暇復以
百姓為心下失人和上千天變其原在此願詔有司
速蠲民間舊逋而出內禁錢以補上供之缺更詔大
臣選官置局考校紹興以來出納之會參互省番為

衍為字

廣其極

經久計常使戶部支計有餘則州縣寬而民力舒和
氣應矣上嘆息稱善曰卿言州縣擾民之事朕亦知
之蓋所謂黃紙放白紙催若已蠲之而又責於戶部
此誠何益正當一一與補還耳湖北故多陂澤貧民
得漁其間賴以衣食者甚衆或以輸租自占而專其
利民已病之至是議者復請增租而吏緣為奸盡斥
貧民所漁以歸富室很復失業者不可勝計時至為
為申明其法悉以還之改提點湖南刑獄有盜殺人
而誣指賈人某甲為罪首者前後七推具伏及錄問

其

輒不承時至鞠之方盜殺人時某甲實在他所參驗
行由印曆錄刻不差即理出之而劾官吏失入者奏
上報可仍下諸路以為法除直秘閣知廣州兼安撫
廣南東路所部地接柳桂汀漳四州之民歲一踰嶺
貿易折閱即相聚為盜大群或至數千人時入境捕
得其渠八人即斬以徇曰三日而去者吏不得格期
外不去復捕如初於是皆散大莫山斗入海中民恃
魚鹽為命急之則相聚為盜不可禁所從來久矣新
置都鹽使者銳欲禁之檄水軍逐捕時曰水軍專屬

帥府節制非他所得調也且爭小利起大盜將使誰任其責耶卒拒不為發乃陰募其酋豪使以捕賊自致由是盜發輒得無逸者進直徽猷客知潭州安撫湖南飛虎軍驕橫不可制有恃醉挾^刃傷人者按軍法誅之遂帖然再^遷尚書左司郎中以疾辭歸卒其治郡先教化而於訟獄期會無不謹務施舍而於出納纖細無所遺為部使者廢置不避權門舉劾不憚大吏至典方面養威持重務存大体^體治民訓兵禁奸除暴無一不可為法有所張弛必先竟其利害本末

六

然後出令耻為姑息小惠以掠虛譽謂權酷茶鹽非古法不忍盡以律令從事所至必問人才與學校薦士惟公論所與閉門草奏教吏莫敢言雖被薦者亦事下然後知所部盜賊水旱無巨細必以聞以祥瑞告則抑而不省其^愛民如子馭吏如僮僕接僚屬如賓友惜官帑如私財治公事如家事事有不便於文法輒以身任之不以累其下是以人樂為盡力所至稱治嘗自謂吾之為治主於寬而不使有寬之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之迹惟其綱維總攝而脈絡流通

是以坐走群吏而我常無為也當時號稱精吏道有科指而寬猛得宜大小中度者無出其右既病神明不衰起居莊敬如常時顧諸子誦曾子易賈時語而絕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朱子大全條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庚辰進士調湖州烏程縣主簿^遷知撫州金谿縣郡督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從取告身納之求劾而去守愧謝許為父憂服除知湖州長^興縣和買比經界前增四之二大中推見衆獎獲免者四五十戶訟牒必竟曲直不^聽私解

先

科議科

監察御史
御史
御史

辨誤辨宋史
作觀

或以恐滋多事大中曰此乃所以省事之法也由是訴訟日稀所下文移無一紙番于民間用侍郎詹義之薦得幹辦行在諸司^科院求補外同擬者四人孝宗指大中與計衡姓名曰此二人佳可除職事官遂除太常寺主簿光宗受禪詔舉察官用尚書葉耆等薦擢監察御史論事無所迴避任殿中侍御史兼侍講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時政缺夫大中言孟春雷電則陰勝陽之義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其利正在所當^辨趨向果正雖一節可議不害為君

作史本傳起

子趨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害為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無責其一節之過差以消沮其正大之氣不正者當深絕其漸無以小節之可喜而長其奸偽之萌庶君子得以全其美而小人無以容其奸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大中劾其儉和罷之帝問今日群臣孰賢大中以知福州趙汝愚對汝愚由是被召江浙西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疏論之有旨減其輸者三歲因劾戶部尚書馬大同大理卿宋之瑞不報力求補外改吏部侍郎辭乃除直寶謨閣知軍國府

朱熹遺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誼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尋移知贛州贛為劇郡大中一以平心處之文移期會動有成規裁斷曲直不可搖動初有教百後惟十餘紙循吏豪民為之束手寧宗即位召選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知閣事轉佐曹來見大中接之無他語及使人通問因愿納交又笑却之會彭龜年抗疏論佐曹有旨佐曹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請留龜年經筵而斥佐曹外任不許佐曹愈恨御史汪義端以論趙

汝愚去佐曹引為內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遂以漢章閣待制出知慶元府舊傳府有鬼祟大中謂此必黠賊亟捕治既而果然併前政所失器物皆得之由是奸人屏息丐祠得請未行給事中許及之佐曹黨也承風繳駁遂削職歸與趙汝愚朱熹等俱入偽籍歸凡十三年優游龜潭別墅時事一不掛口或勸通書佐曹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及佐曹誅召見試吏部尚書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卒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

惠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宋史及墓志修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登隆興癸未進士調臨安府教授繼為浙東安撫司幹辦官樂平縣丞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王藺薦為詳定一司教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貪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無有不安其生者乎賢士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無乃中正之問未盡闢而兼聽之意未盡乎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恃勤勞而不自寧進君子退小

人以民隱為憂以邊陲為警則政治自脩紀綱自張
孝宗曰朕夙夜戒懼無頃刻忘退朝之暇亦無他好
正恐或稍宴安則萬幾之曠自此始耳次乞申嚴監
司庇貪吏之禁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獎之乂他日
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
其一人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大將李穎忠之子
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察其
冤白於長官釋之出為福建提舉常平陞辭帝諭之
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賍吏事有不便宜悉意以聞因

四三

問當世人才孟明曰有才而不學則流於刻薄惟上
之教化明取舍正則成就必倍於今帝曰誠為上
者之責孟明至郡具以臨遣之意咨訪之帝一日御
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得數人應
孟明其最也尋除浙東提點刑獄以卿郡引嫌改使
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
明者即以手札賜孟明曰朕聞廣西益法利害相半
卿到任可自詳究其實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
經略安撫使初廣西官益易為客鈔客戶多折閱

容謀客據
宋史改

避抑配於民行之八年公私交病迫連禁錮民不聊
生孟明驛奏除之禁卒未與結黨弄兵雷化聞聲勢
漸張孟明遣將縛至棘門斬之以徇光宗即位遷浙
西提點刑獄尋召為吏部員外郎改左司右司再
遷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寧宗即位拜太府卿兼
戶部侍郎慶元初擢吏部侍郎辛贈少師孟明以儒
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倖遷韓侂胄遣客誘
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固却不從士論以此重之用宋
史修

四三

葛洪字客父東陽人少從呂祖謙學得義命一語終
身服膺擢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初官既足舉員以不
登權要之門遠廼下僚年垂六十始脫選調召除籍
田今出守行貽陞提點江東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
七人雜親故不免入為樞密院編脩官尋守尚書工
部員外郎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極言當時
將帥之弊謂拊循士卒將帥之職也朝廷每嚴培克
之禁獨管運之道其微之者至矣今乃有別為名色
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者而誣以非事動輒估籍

擇廉給之稍優者而強以庫務取辦易乘抑配軍需
於拊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將帥之職也朝廷每嚴
黜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傲之亦切矣今顧有教閱
視為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
未嘗勸懲士習驕橫額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况乃
有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高而不恤國事者矣
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
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甲兵脩造戰艦究其寔則飾
舊為新而已爾自謂樽節財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

聖

剝下罔上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儆軍實
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則亦庶乎其
有用矣帝嘉納之進直煥章閣兼國子祭酒迂工部
侍郎拜尚書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事拜參知政事贊討平李金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
用進女事以止嬪御世多稱之請祠以資政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舊職充萬壽觀
使兼侍讀告老積二十六疏乃得謝還鄉首置義塾
以教子姓及四方學者延師儒以主之日往其間隨

材誘掖曰異日得一佳士為朝廷用亦誠報國之
忠也如是者幾十年乃卒累贈太師謚端獻杜範稱
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所著有奏議及蟠室集二十
四卷

用宋史敬
卿錄脩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呂祖謙遊學通諸經尤邃於
周禮紹熙元年舉進士極論朋黨之禍且言人主而
不尊道學士大夫而不明道學天下為諱則何以立
國光宗覽而嘉之擢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
除國子學錄上遠豫久不朝重華官介上疏言壽皇

聖

封諱知據
宋史改不
敢封納諫
作不知納
臺下既錄
字休史

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又缺又言婦事舅姑
如事父母不可虧中官之禮及孝宗崩介力請過官
執喪以為天下未有無主之喪者言極激切人嘆其
忠寧宗立未幾即以內批罷宰相留正介上疏言陛
下即位甫三月而策免宰相迂易臺諫皆出內批非
治世事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
為相常積內降十數知遷今宰相不知納諫不敢彈
奏豈可以之道迂太常博士韓侂胄怒介知事為詆
已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大夫

姚愈劾介與袁燮皆偽學之黨且附會前相趙汝愚
罷主官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父喪服闋除
知饒州未上入為秘書節度支判官會韓侂胄議代
金介面對首陳用兵之利有三可慮乞宣諭大臣不
宜輕舉又自以書與侂胄極言之蕪師旦建節介與
同列謁政府遇諸庭客皆踰階而揖介獨不顧其黨
徐柎劔介資淺立異復罷奉祠侂胄誅驛召入對首
論人主之權美大於自用而亦莫難於自用所謂難
於自用者以左右前後浸潤膚受之不可隄防非以

四六

外朝獻替繳駁論奏之為侵且奪也小人見人主聽
納之專綱維節奏未易撓秦則亦不敢萌干請之私
矣帝不能用於是史彌遠遂以一相專國除侍左郎
官兼太子舍人再轉而國子祭酒會不兩詔百官指
陳缺失時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
本洪範僭常^性賜若之微謂羅日愿糾合為變是下人
謀上也虜脩好增幣而猶缺望是夷狄亂華也內批
教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首是小人間君子
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致天變况兼而有之哉宰相

職在燮理陰陽而不雨久於漢法當策免乞令史彌
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轍可
以為戒除秘書監升太子右諭德篤意輔導每遇講
讀因事規諫太子嘗索館中畫却而弗與及欲設
燈^燈張樂則諫止之且乞選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
請謁宮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迂宗正少卿兼權中
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閣職為州鈴介謂
此小事而用權臣破祖宗例不可知還詞頭丞相語
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指朝廷

四七

紀綱掃地矣居教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
不行而托威禍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言告陛
下者乞歸老不許上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
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見聞而脩起
居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胡詮所請分立殿上吏部
尚書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
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
相繼而去今許奕復蹈前轍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右
大臣未有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將恐成孤立之禍

淮中宋史作

既奉乞補外以右文殿脩撰知嘉興府俄改集英殿
脩撰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
制置使以疾奉祠卒所著有春秋應說十卷通鑑解
標十五卷文集二十五卷端平初郡守趙汝談請于
朝特贈寶謨閣待制謚忠簡今祀本府鄉賢祠子楚

見後傳

參用宋史及其
西山文集脩

各各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呂祖謙之門登紹興熙四
年進士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召試館職除秘書
省正字兼樞密院編脩官累遷淮南轉運判官兼淮

四六

西提點刑獄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因
列上備邊四事再遷宗正少卿兼工部侍郎應詔上
書言求賢求言二詔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
才振而國本立國威張而奸宄消臣竊觀近事似或
不然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
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庶
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
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於理亂
粗迷古今不至抵於觸然後取之以示吾聽受之意

英雄宋史本
傳作英名是

其間意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忠言至許有
補聖明之听者固未聞米納而用之也夫賢路當廣
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
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言人君當懲建皇
極一循大公不應徇私人為其所誤凡戚畹之親
近倖之臣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紀綱上以罔人
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
間之曲直繼而不已其勢益張人君之威權將為其
所竊弄而不自知矣又論李全氣貌無以踰人未必

四元

真有長莫深謀直剝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自白
丁十年而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之
所共憤宜亟誅戮以戒跋扈拜奏知政事同知樞密
院事特議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自古英雄規恢
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陛下之
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開關智而善謀者幾人非
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馳驅陛下之兵能戰
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晉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
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備曰推擇行伍

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方今百姓多垂罄之
室州縣多赤立之庾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出也若頓
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繼進退不能他日必勞聖慮願
陛下堅持國論以絕紛紜之說進知樞密院事時議
御閱不果而驟汰之殿司軍閥為之黜主帥罷都司
給黃榜撫存軍愈呼噪行簡以聞戮為首者二十餘
人軍乃帖息尋拜右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
但當益脩戰守之脩備襄陽失守宜急收復或又陳進
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

五十一

甚剴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大雷
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而獨趣召行簡還京拜
左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任執政又請脩
中興五朝國史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每以上
游遊重地為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戍邊事稍寧
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保保寧軍節度使兼醴
泉觀使邑有社廩原屬庾司行簡曰鄉曲社倉非他
處比第恐他日有支移索取之患為請朝旨以久其
惠淳祐元年二月卒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

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知無不言好薦士多至顯
達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集用宋史條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風規峻整志氣
挺特明於義利之辨舉鄉薦第一祖謙與學者書曰
茂欽作魁大可喜使世俗知本分為學者不與科舉
相妨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為饒州教授
遭父母喪皆廬墓終制除福建安撫司幹辦嘗語其
僚真德秀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也
有上書朝貴以廩捐自誓者毅然正色曰士大夫此

五十二

身獨當為君父死耳可輕以許人乎德秀大敬服之
其仗節死義之心預定於平居盖如此性不喜覓舉
或勉之則曰彼誠知我何必有求如其不知求之何
益絕口不自言後部使者竟亦以公論所在而自舉
之遷刑部架閣文字擢國子學錄為忌者所讒量評
且上或時言自辯可免誠之曰吾不善為此態惟有
去耳遂奉祠起為江西轉運幹辦使者稱提會子欲
第其物力高下輸錢欽之試之以為富室甚鮮自中
以下安所出辦以應此令曷循舊例止以益本錢通

融可以無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
齟齬如此誠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為商君所為
乎遂辭去使者遂謝罷令而後止改通判常州時督
經總制錢甚峻前此為倖者多以缺辦致罪誠之至
即為都簿具財賦之目言于總司立為定額分限輸
錢而宿逋亦併完遠知郢州制帥頗恃才而復誠之
以書箴之曰鎮壓不可以無威必和易以通下情斷
制不可以不獨必博咨以盡群策時以為名言策金
必敗盟大脩邊防戰守之具增置邊倉粟米麥以實

五十二

之及虜犯京西制府調為援亟發州兵合二千五百
人拊而遣之併財用皆立具移知蘄州蘄為次邊自
南渡後未嘗被兵人皆謂虜必不至誠之曰大江以
北虜睥睨久矣今不為備一旦乘虛來攻悔可追乎
乃相視城壁增其城加厚五尺高亦如之濬其濠深
二尋廣五丈備樓櫓樓築軍馬墻教閱廂禁民兵之
以賞積粟贏四萬餘石舊例酒庫月供守錢四百五
十千誠之悉寄諸公帑以助兵費嘉定十四年春二
月金人犯淮南提刑獄兼知黃州何大節經理守沙

窩黃土諸關誠之曰古人守關有懸崖峭壁之險無
他岐路可入故開關足以絕其往來今五關延袤三
四百里小路可入者以百數能一一守乎若虜從小
路遶出關皆是陷民兵於死也不听大節又以黃陂
一路無山可守調民築堤為備誠之曰黃陂之旁地
多沮洳非虜騎所利萬一虜至沿江居民猶得為得
避計今築長堤則虜將藉為坦途其來勢如風雨居
民將魚肉矣又不听大節又調蘄之民兵上關誠之
曰民兵守鄉井皆有致死之心若遠出且無固志徒

五十三

令投死無益也亦不听既而虜自浮光深入破五關
踐黃陂皆如誠之言先是誠之已適滿代者不至欲
先遣其孥歸聞警報日急恐搖人心遂止喟然語其
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當共
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耳時州兵半發迎新又
為憲司所調僅存千餘人乃揀城中丁壯參以寄居
宗子士人分布城守所儲守具弓七千有奇矢一百
二十萬有奇剗車弩八十五座其他如三稍五稍旋
風蒺藜火炮車鉄菱角金汁錫火麻搭竹節筒之類

峙積如山不可勝教區畫既定乃集官屬凡城守者諭之曰虜兵雖多不足畏也今乃以順討逆何患弗克但能堅守此城旬日內援兵必集援兵攻其前我師開門乘其後可使虜及馬不返此諸公取富貴時也宜相與勉之虜既圍黃州分兵擣蘄州將及近地誠之語衆曰虜氣方銳今乘其未至挫其前鋒則虜懾矣募敢死士迎擊遇于橫槎橋大破之虜為連珠營百道攻城誠之躬擐甲胄朝夕駐城上與相持不復顧其家有歸正人張奇者久居蘄廩食于官實為

五十五

虜聞誠之得其情併捕其黨誅之衆心益固虜至城外亟呼其名不知奇已死矣居數日虜擁衆臨沙河置橋欲渡誠之急出兵奮擊毀其橋虜又折民居板木為排墻以進則設火箭攢射沃以脂油火發須臾立盡虜又縛筏欲以渡濠則急遣敢死士各執火炬攻之死者甚衆筏不得成又明日虜兵大至鑿渠決濠水誠之急出兵拒遏填塞之虜又為排墻以進積火焚戰樓則以布囊絞水沃滅之又明日虜移兵要衝為必渡計誠之募敢死士繼城預渡濠破其排墻

燒其板木射殺渠帥一人生擒別將七人會遣張亨焦思忠合兵三千來援為虜所破殺帥潘樞擁兵观望不敢進虜知援絕攻城益急以擁雲梯牛皮洞各數百火砲車數十進薄城下誠之奪而毀之殺其都統帥一人三月朔虜攻西門有將據胡床指揮者誠之一矢殛之虜大怒以擁雲梯火炮座千餘併力來攻則多以三鬚鉤繫以長繩拽其雲梯近城乱斧砍之墜者如雨虜驅所掠男女向城哭歌以搖城中誠之令軍士奏樂而歌之又令妓婦歌舞城上示以閑

五十五

暇虜遣人持書來賜降急命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虜鼓衆欲入軍馬墻至則先已伏兵墻內出掩之多墜濠死虜又用砲擊城不止則用布囊萬數盛土積壘城上砲至皆無所傷居數日虜挾鵝車洞子攻北門銳甚誠之煎金汁以油沃其上灌之無不糜滅虜於城下掘地道欲陷城則預料其來處燒毒藥以觸其鼻皆不敢前又擲火牛城外掘地道者皆死又布兵車軍馬墻外擊之皆敗走又埋甕於地中令人潛伏聽虜動息皆知輒隨其方禦之夜則繼壯士搗其

嘗每報克復虜以擁雲梯四面臨城則又併力奮奪
入城凡數十座又縱火焚其牛皮洞子烟焰所及皆
為灰飛虜久不得志欲去會黃州城陷虜自黃益兵
來凡十餘萬人心惴恐誠之不為動激以忠義日出
奮擊皆捷下至婦女亦皆運木石火牛與士合力呼
聲動地虜增炮座繞城幾遍誠之製皮簾預張於炮
來處護以土囊炮至輒墜虜計殊沮初帥閻命裨將
徐揮以兵八百來援誠之察其心有貳止令助守不
許出戰揮詐稱欲出迎接師又不許中夜揮竟帥其

五十六

衆城下誠之引虜登誠之帥兵巷戰從子至寅子士允
從子士宏皆力戰死誠之自顧力竭亟入郡治閉門
設香案望闕再拜謝罪曰臣以死守城禦賊不幸為
徐揮所陷不能全城有悞陛下使令當以死報之密
以印囑郡兵周俊抱歸朝廷急呼其家人曰城已破
汝輩當速死毋為虜辱妻許氏子婦趙氏王氏孫女
和娘瑞娘皆赴水死誠之乃仗劍出謂其餘衆曰大
丈夫當戰死不應就執賊手遂開門奮關引劍自刎
死通判秦鉅教授阮希甫亦皆死之自城守至陷凡

宋史作餘意
非史改作此

卷下既書字
據宋史本傳

衍說字

二十六日時三月十七日也事聞贈誠之朝散大夫
秘閣脩撰加封正節侯立廟于斯斯賜額曰復忠許
氏贈令人士允贈通直郎士宏贈承務郎趙氏王氏
及和娘瑞娘皆贈安人惟長士昭在家獲免難以誠
之喪歸葬于縣東七里東山之原今祀本縣褒忠祠
及本府鄉賢祠用真西山文集
及復忠錄參脩
范鍾字和仲蘭谿人嘉定二年進士歷遷尚右郎官
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對曰仁宗
治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治雖無事余患至於

五十七

今日帝悅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密院事明年
進參知政事淳祐四年進知樞密院事五年拜左相
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自為參政樞密以至拜相每
每疏疏乞歸田詞意懇切六年加觀文殿大學士醴
泉觀使兼侍讀辭改提舉洞霄宮卒贈少師謚文肅
鍾為相清直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
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所著有禮記詳用宋史脩
康植字子厚義烏人父穎淳熙十四年進士仕至吏
部郎官以清白稱植用世科登嘉定七年進士授奉

化縣主簿三遷為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以需次之暇
執經於徐僑之門者三年端平更化侍赴京時喬行
簡為相欲處以職事植亟赴書記任制置使史嵩之
團結漁舟防江植持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未
幾除刑工部架閣迂園子學正改通直郎輪對言事
亢直忤時宰意責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
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遷兵部郎官除浙西提點
刑獄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兄
也時為宰相併連及之謂宅之不思掩前人之愆專

史

務聚歛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大不忠也嵩之不
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
之大者也群臣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
而不敢櫻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
宗震怒欲重罪之知樞密院杜範力諍謂憲臣言事
既不中又加之罪天下其謂何理宗尋悟乃徙宅之
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
舉常平奏免和余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
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緝寧國府賑水災拯鹽藥政

惠大孚中赴闕奏事卒于建溪驛在徐僑之門游從
最久與秘書丞王世傑皆號稱高第王栢嘗稱其操
尚之堅風力之勁有文清之遺則云今祀本府鄉賢
祠用王忠文
祠公集條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蚤受業于徐僑之門既又從
袁燮游其學實能合朱陸之異同而會通其歸趣登
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温州平陽池州青陽兩縣尉調
饒州司理叅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死縣
卒獄上元龍辨其非辜得不死後皆舉進士有名他

五元

所乎及類此者多紹興元年以處州縉雲縣令治最
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嘉
納語近臣曰朱元龍好臺諫官除宗正寺主簿陞本
寺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責勢求舉牘輒斥
之曰舉牘可以勢取耶內侍陳詢益求建節事下都
司元龍擬云優異內官寵賁節鉞雖出於特恩主張
國是愛惜名器必由於公論於事為不可宰臣傳上
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
民訟圩田衆莫敢決元龍曰於法品官不許佃民田

奈何天子屬籍之親乃有爭田訟耶殺然決之時方
括兩淮浮蓋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
踵諸閭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蓋自今始不可又兩
上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哭流涕言
之於是史嵩之入相疾其言直令臺諫官劾罷之差
知衡吉二州旋皆奉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既而鄭
清之再相尤素惡其剛直遂以朝散大夫致仕或告
以有可回宰相意者應之曰吾生為正人死為正鬼
耳家居凡十年乃卒有遺業十卷曰朱左司集用王

文忠公集修

王荳字子文金華人介之子也以父蔭入官登嘉定
十二年進士仕潭時真德秀一見奇之延致幕下遂
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學荳曰所為警于先生
者義理之奧也德秀益器異焉紹定初汀郡盜作碎
議兼參贊攝劾武縣繼輯軍事盜起唐石親勒兵討
平之後為樞密編脩兼檢討兼蜀事急議遣使講和
荳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併力攻守上疏條陳八
事尋為副丞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不

學程舉休
字文不傳
史改部

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樞院下劄三關諭旨嘉
熙元年輪對米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
明武推說復革兩劄推廣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
實激發帝意史嵩之起復荳上疏乞聽終喪拜禮部
尚書疏奏十事而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
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三可行以察訪使出視江
防首嘉興至京口增脩官兵船守險備具除知鎮
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謂守江尤重於守淮瓜
洲一度甚核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守江而置游兵

三

增水艦就揚子江教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楊
子橋有警急發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而退迂沿江制置
兼江東安撫使巡江引水軍大閱軸艫相叩凡三十
里馮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推京口法創遊擊軍萬
三千蒙衝萬艘艘江上晏然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與宰相不合罷提舉洞霄宮卒贈特
進荳工于詩書法祖唐歐陽詢作大字尤清勁所著
有奏議文集若干卷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敬卿錄條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師事倪千里傳永嘉春秋之學

宋文作教
之而退教
二字不可少
幾能凡

由太學生登進士第以揚州酒官上繹熙殿四十八
規理宗大喜擢主管戶部架閣文字累遷太常博士
太宗正丞出知信州時高之開督府以御劄畫收列
郡利權因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大忤其意有旨除
都官郎中御史金淵承風旨奏竊新命違奉祠歸秩
滿差知興化軍不赴高之雖去而鄭清之再相亦其
所忌退居東岩十有五年清之罷董丞相槐力薦于
朝待次桂陽軍俄除金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實錄
院檢討官入見改尚書右司郎中輪對舉大學正心

字三

誠意為綱分好樂忿憤為節目援漢文帝欲造露臺
以為好樂之勸上嘉納差知寧國府改瑞州會疾革
請納祿得旨轉朝散大夫致仕卒著有成己集告
忠告蒙遠齋集八十餘卷用人物志條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于朱熹呂祖儉之門貢入
太學年踰六十開闕不第講學益力登嘉定十六年
進士由郡教授為國子博士輪對詞意激烈上嘉獎
之累遷右正言兼侍講首陳謹獨之戒謂人主燕閒
敬畏之心易縱莊敬之容易弛情欲一肆如水橫流

喬致偽

而英之遇况復有宦寺之屬窺伺歡娛導淫勸侈以
盡上心竊弄威福上所為之改容次論人主能容諫
不能從諫大臣能所言不能用言會有星變上疏趙
葵分野乃有災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
長慮而却顧者臣願陛下勿以星辰為小異而或加
之忍一諾一言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消災
變至於用兵攻討尤切謹重迂太常少卿除侍御史
其言不激不隨斥去黨論善類皆推深識與真德秀
同在經筵德秀進講大學言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

字三

可作槁木死灰大同謂不可二字未安蓋此心自是
活物豈當作槁木死灰德秀嘆服時僑行簡獨當國
大同以親嫌累疏乞外迂刑部侍郎兼脩國史進刑
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乞祠除提舉太
平興國宮辛年八十大同資稟純厚神氣清和端
行拱立望之使人意消至於忠言嘉謨上裨釋熙下
濟民生嘉熙端平之治大同之助為多所著有詩文
十五卷奏議十卷群書就正六卷群經講議十五卷
通鑑隨錄六卷唐事類編二卷用宋史及傳芳錄東

王萬宇處一浦江人父約之遊江淮間生萬於濠州登嘉定十六年進士調和州教授迂主管戶部架閣轉國子學錄添差過判揚州改鎮江萬自少忠伉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極知邊防要害嘗為書歷告重臣大官論沿邊事宜謂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為限擊尾首應正如常山蛇勢當併兩淮惟一制閩之命是听兩淮惟濠居中濠之東為盱眙為楚以達盩城淮流深廣敵所難渡淮之西為安豐為光以達信

字

陽淮流淺濞敵每揭厲以涉法當調揚州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擣虜常往來宿亳間使敵無意於東而我併力於淮西淮西則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梁安豐光為臂以黃岡為肘後緩急之助又必令荆襄每候西兵東來輒尾之使淮寨之勢亦合而後規模可立其他數陳類此甚多擢樞密院編脩官時金初滅鄭清之欲乘虜取河洛萬曰今朝廷勇於復疆怯於備邊莫若移勇於怯為自治之規模不然非萬所知也清之不能用已而

光下脫州字據今拓記增

北兵壓境三邊震動其言果驗理宗下詔罪己命中

書舍人吳泳視草萬謂泳曰用兵固失矣亦豈可遽示怯哉今邊民生意如髮宜奮厲震發以感人心泳然之因輪對言於上曰天命去番原於君心陛下下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勿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弗替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蔬食敝衣終日坐公署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多改業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帖然丁歲稔極力拯之無飢死者往往感

字

之但言萬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才五月乞祠歸或饋藥材力萬却之僅取附子一枚而已迂屯田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輪對言君臣上下克盡私心則可以服人心而回天心擢監察御史首論刑部尚書史宅之故相之子昔嘗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諭旨再三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平江府高之自江上董師入相氣象迥違人心傾搖衆莫敢言萬首論之會命相之議已決疏入除大理少卿即日還常熟寓舍遷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又辭

光下脫卿字據今拓記增

召赴行在奏事出為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
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轉奉即守太常少卿致
仕辛初萬與李衍遇行勉萬從事朱熹四書之說以
之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是而行
違非言之偽也習未熟耳熟則言行一矣故終身言
行相顧發於設施論諫忠懇剴切無所顧忌初官不
受人薦平生不交權貴書絲毫不妄取所著有時習
編易詩書論語孟子中庸太極圖說若干卷奏劄十
卷後高之罷相人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視降劄

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為直郡庶平古之遺愛特贈
集英殿脩撰予錢五千緡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賜
謚忠惠今祀本府鄉賢祠用蒲陽人物志條

宋史作金華人
馬光祖字華父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
有能名見真德秀講學悅之遂執弟子禮從焉積升
右曹郎官出知處州為政治大體決訟如神舉行荒
政咸惠並著累遷戶部尚書浙西安撫使觀歷陳京
艱食和桑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學士江東
安撫使知建康府至官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

存疑治
觀上脫入字
京下脫師字
閣下脫真字

終下脫真字

繕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砦
給錢助諸軍婚嫁屬縣租稅折收然綿絹帛倚關除
免以教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
選進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去而建康
之民思之不已上聞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
兼江東撫安使再使建康府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
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
緡魚利稅課悉罷減予民脩建上元縣學及明道南
軒書院樽節費用建常平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為庫

貯粟本二百餘萬緡補其折閱發粟常減於市價以
利小民脩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公田法行光
祖移書賈似道言公田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
之罷光祖可乃進大學士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
府浙西安撫使制治浩穰風績凜然會歲飢榮王府
積粟不發光祖謂王辭以故明日又往亦如之又明
日又往卧於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
孰不知大王子為儲君大王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
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粟若干王

六

無辭得粟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
兼福建安撫使罷擢舉洞霄宮再以江東安撫使知
建康府前後三至建康始終一紀其為政寬猛適宜
務存大体民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為立生祠亦
所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進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以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今祀本府鄉賢
祠用宋史脩

王寔字定叟東陽人豪之子也少有奇氣舉進士試
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十四年中絕倫吳等喬行簡考

宋史本傳
作江岸江
山不能種屋也

試別頭喜曰吾為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即從事
于鄂沿江制置使李璣置幕下寔於軍事知無不
言謂招募良家子不可以黃緣開節冒濫其間防守
江面全賴正軍若義勇民兵特可為聲援耳而所謂
大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
江面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禦諸軍伍法既廢平居
既無以稽其虛藉冒請之弊無以糾其竄逸生事之
人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志無以連其進陣
不進之心此耐縲子所以著部伍之令太公謂伍法

四下此則字
計誤恭依
本傳增改

應語台
開誤閣

為要者謂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為勝負惟教習
之精否則勝負之形見矣久之特差浙西都監鎮江
都統趙勝辟為參議官時李全寇益城攻海陵勝當
出帥揚州屬官多憚行寔慨然曰此豈臣子避難之
日至揚前後與賊一十八戰每戰必身先士卒無一
不利賊氣為忤差知台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召試為
閣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模曰機會願
今日之規模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加
將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幣之

蘇蘇芬

弊浸深軍儲未豐而和柔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
蕪民因賦役而破蕩訟獄類成冤抑銓選率多濫晉
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微
官易以忤意而遭譴以言郡計則分耗於囊橐苞苴
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處養虎
貽患輕敵開邊以肉餽虎夫以規模之切要者而不
滿人意如此臣豈敢輕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哉凡
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之使人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
模既立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惟

買下脫馬字
據李傳補

光孫江

陛下堅定而勉焉之上稱善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
樽節浮費采粟買以備不虞尋差知安豐軍臣僚上
言王震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還任職事脩舉
特轉橫班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逃相屬於道朝論以
為震可守之乃迁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
行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戢守之具大戰于
謝令橋光人遂安尋召為吉州刺史仍知江州震固
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高之皆教以書番震寔不
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

國孫谷

年

閣謀閣

擊下脫單字

閣門舍人迂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
都統制論遊擊九事不報罷提舉崇禧觀起知高郵
軍流民俞邦傑聚眾三千人為盜震勸其渠魁餘黨
奔散時議出師和者甚眾震以為莫若遣間探覘敵
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故自蕩其根本是外
兵未至而內兵先自慘烈也諸軍畢行惟高郵避之
境內賴以全安由是與時忤罷提舉雲臺觀尋起授
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司計議官震乃撰
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槐鄧泳交薦差知

壽昌軍改蘄州移書丞相杜範謂兩淮藩籬也大江
門戶也京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戶既
危則堂奧豈能久乎乞瞰江察形勢置三新城蘄州
置于龍服磯安慶置孟城滁州置于宣化不報尋病
卒所著有玉溪集孫安國見別傳用宋史條

明劉辰字伯靜金華人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
天兵下婺城辰上謁署為典籤奉使方谷珮珮今
二美姬以進辰峻却之左丞李文忠開省于嚴辟辰
叅其軍事大將葛俊守廣信當祁寒集丁夫浚城濠

王

民苦之將為變文忠止之不從大怒欲臨之以兵辰
請往諭以大義俊悔听命事遂解以親老求歸養未
幾父母繼歿執喪哀毀薦起為監察御史立朝持正
蹇諤著稱擢知鎮江府兵廢舉墜動於其政郡有濱
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民為請于朝除
之京口開廢舟楫不通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
出江多阻風濤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濬淤塞
條開壩順水勢之出入公私便之漕河源淺易涸恒
你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久廢亦條築之於是漕

舟既通而湖下之田亦給浙人轉漕道其境上死者
收瘞病者給米以小舟送出境賴全活者甚衆丹陽
道接句容民負債者往往因日暮行劫商旅患之辰
嚴為禁約盜遂息宗簡公墓在丹徒荒穢不理墓
田據於民即加封樹復其田命墓傍寺僧收田之入
以主其祀永樂元年召脩——

高廟實錄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
能知知之有不能盡者歷歷言之听者如身在其時
目睹其事考之記註無不懸合書成超拜江西左叅

七三

政兩滂江溢飢民為盜富室多罹其患撤郡邑勸富
民出粟以貸飢者官為立券期以來年償本蠲其後
以為之息民遂相安無事南贛諸府荒田糧亦萬餘
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其弊辰以聞悉蠲其額
浚坐同官累免歸六年召起為北京行部左侍郎以
老不任政日被顧問晉京師者三年——
敕賜致仕踰年復召至京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給
驛送還卒于常州毘陵驛舍年七十八為人直諒多
聞有節士風所著有國初事迹行于時子徵字廷獻

博覽能文年餘七十猶力學不懈嘗著金華名賢傳
用皇經濟脩

唐龍字虞別號漁石蘭谿人性慷慨負大畧論議英
發襟度豁如游學章懋之門與章拯陸震董遵同稱
高第而尤以古學自名文師左氏班固詩師杜甫人
推作家登正德戊辰進士授郟城知縣劇賊劉六等
犯境亟集丁壯禦却之追殺數百人賊怒還睢城又
殺其驍勇十人時賊所過破城邑劫獄庫焚廬舍而
郟迄無事擢監察御史出按雲南疏諫巡遊及斥孽

七三

倖錢能不法事皆人所難言再按江西承宸濠亂後
禁兵駐境內盜恣雖為患亟疏請班師民用安堵又
請蠲租賦賑貧乏表忠義核實功輕重惟允凡所以
綏輯而安定之者知則以請于——
朝倡其厲而力為之遂赫赫稱名御史矣其奏疏人
或擬之陸贄陞陝西提學副使進山西按察使入為
太僕卿尋擢僉都御史總漕繼淮上所至皆有聲績
以副都御史召入臺進吏部侍郎總緝銓事人不敢
以私干會闕中告飢西陲多警以才望簡擢兵部尚

書兼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至則賑貧恤災流徙
未復御將士推誠置腹咸樂為用乃簡兵三萬行邊
耀武直指陰山虜皆畏憚不敢動已而虜犯寧夏敗
之于柳門犯延綏敗之于清水大酋吉囊自以十萬
衆犯安會連敗之于吳武于乾溝旬月之間露布三
上前後俘斬功次幾千數奪獲夷器無算召還為刑
部尚書時都御史劉源清以勒大同亂卒過嚴即中
劉淑相以奏訐執政皆坐重罪原情獻上咸得末減
會一

九廟成降赦條宥大禮大獄諸臣得放歸者二十餘
人於

清朝欽恤忠厚之政裨助為多以母鄭年八十餘既
乞終養給驛歸朝野榮之召赴為南京刑部尚書尋
改南京吏部未上改兵部起令赴任加太子太保轉
吏部尚書衆方仰其猷為而疾作矣猶孜孜人才手
疏舉諸恬退幽滯廢棄當錄用者凡四十餘人

年仲子汝楫狀元及第授官翰林脩撰疏請

劉川大史

賜謚文襄平生任官不廢書冊
故學自入官後益精進遂以名家筆流咸推讓謂弗
及云所著有江西雲南督府奏議及漁石集若干卷
行于世 用墓志脩

金華先民傳卷之三終



金華先民傳卷之四

忠義傳凡二十五人

胡楚 梅溶

項德 許瓊

姜綬 劉滂

應純之 徐道隆

陳自中 唐元章姪良嗣

胡嘉祐 劉良

陳遠 龔泰

龔金安 董存德

陸震

樓澤



申屠大防

陳德固子穰

呂祖泰

許伯繼

章培弟堅

唐元嘉

樓璉

語曰君臣有義又曰臣事君以忠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君而致其忠者固其義之所當然也死生亦大矣不幸遇時弗淑至以其身殉之而生無所惜死無所畏其為忠不尤烈乎夫大臣同國休戚乃其分也至於冗散之官朝不坐燕不與而能守其先資之信任職死事守土死封不又難乎此而弗錄人介焉不避亦其分也至于草野之賤不膺一命

人下有脫文

不沾斗祿而義憤所激生可得而不用患可避而不

為不其尤難者乎此而弗錄何以勸盡節愧苟免而

全其無所逃之義於天地間也吾郡俗尚氣節士多

忠義艱難之際代不乏人亦可謂無負於山川之靈

也已揭其表表顯著如梅執禮李誠之已見名臣外

錄自胡楚而下總得如干人述為忠義傳若呂祖泰

期以死諍而偶不至死此其忠義固視死為烈而不

必於死者也亦因而附見焉

胡楚金華人事親以孝聞崇寧間應八行舉除婺州

教授宣和二年冬方臘反清溪據歛睦明年兵及婺

境官吏皆聞風夜棄城遁諸生勸楚避難楚曰我先

世以武功顯而我應八行舉豈可上負朝廷下辱先

世耶城陷闔室皆死之事聞贈朝奉郎官其二子今

祀本府鄉賢祠用府志脩

梅溶浦江人以儒士薦起為單州助教宣和初緝處

州松陽丞方臘之亂官吏多逃溶年已七十誓死禦

賊兵力弗支竟死之事聞贈溶京秩官其二子敦成

與敦時制詞曰頃者寇攘驚擾州縣之吏棄官守妻

戒誤浙江
通志引作
戰機當作
草竊家之
向有誤浙
江通志引
無此句

此條見宋史
翰復傳
奉議林據
宋史改

城邑望風逃遁往往皆是爾以助教揖丞品非正員
乃能忠憤激揚節義自許寇至不避用死其官朕聞
而閔之且嘉其身隕名彰肆命改爾以京秩併官其
子二人非徒使忠義之士聞風益勵庶苟免幸生者
少知愧焉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浦陽人物志條

申屠大防東陽人勇果有武藝妙於城城法往往偽遁
誘人追之背手取馘其捷如神宣和初睦寇起草竊
衆之官吏逆走民竄山谷大防毅然以身禦寇勦除
虜賊仙姑之類邑人賴之時有薛太尉者奉命討賊

撤大防權東陽縣事約往永康收方岩賊撤既行而薛
後期大防無援力戰死焉錄其三子避迤迤各授承
信即用人物志條

項德武義人充郡某卒宣和初盜陷婺城縣亦隨沒
德率潰亡輩破賊於城隍廟東抗江蔡西拒董舉北
扞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先入則殺後俘馘不可
勝計賊目為項鶴子聞其鉅則道適王師至謀合而
殲之賊聞盡銳邀德于黃姑嶺下德力戰死邑人哭
之聲震山谷遂肖其像于城隍廟祀焉用府志宋史

許璣字子英東陽人睦寇竊發璣集鄉兵捍之民賴
以安奉檄援郡城有功補奉義郎緝領郡事既而兵
食不繼與寇力戰死之尸僵立如生載所乘馬上而
歸鄉人為立廟祀于岩巖閔之陽

陳德固金華人靖康初為京城守禦司屬官嘗獻守
禦之策朝議沮之及京城失守督士卒與虜力戰而
死潘良貴哭以詩云點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
趙北闕君獨南門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
淚落桂酒與招魂蓋紀實也今祀本府鄉賢祠子岩

肖字子象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
所著有庚溪詩話二卷

姜綬武義人靖康元年虜再犯京師內外不相聞詔
募士赴南京趣兵入援綬以忠翊即應募緘書于股
縫下南壁遇虜騎被執大罵不屈而死今祀本府鄉
賢祠妻陳年二十三守志撫其孤特立成人以右科
仕至寧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用宋
史條

劉滂字德霖武義人自少誦說輒能屈其師與浦江

梅執禮同游學人士多傾下之號東梅西劉登大觀已丑進士調知新昌縣縣在豫章萬山中俗嗜聞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揖之滂臨以誠未幾稱治雖勞邑訟不能決者多請就滂決之蔡京與滂袒布衣交滂至京師京曰吾故人有孫耶除勅令所刪定官欲挽滂為黨會常璩書詩屏間京疑其訕已屬滂踪跡之且遷滂曰此胡為及我哉京聞之不悅滂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建炎中上問人才於近臣汪藻等薦滂可用起知建昌軍舊守多懦夫威權

不立兵習驕悍邊求無度滂至一以法絕之兵不勝忿持戟入市掠人物即拒者刺傷之滂捕繫追償兵遂為變滂死焉妻湯侍姑側兵及身猶不去遂併遇害滂好學善屬文與人交終始如一聞有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於難朝廷既誅始亂者復用御史言褒滂為朝請大夫官其子痛

呂祖泰字恭然祖儉從弟也寓居宜興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遍游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

以去無衣色飲酒至數斗不亂論世事無所諱聞者或掩耳而走祖儉謫瑞州祖泰徒走徃省留月餘語其友王德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卒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者自古所持以為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名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侂胄重釋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

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妄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祖泰挾私上書言語狂妄拘曾連州諫議種程松與祖泰狎友恨相連及遂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縱宥不殺猶當杖黜竄之遠方乃命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

城祖泰自期必死莫以身悟朝廷了無惧色押至臨安府尹陽為好語誘曰誰教汝為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侂冑恨弗已使人迹其所至將其心焉祖泰匿棄郛間以免侂冑既誅詔雪祖泰冤補上州文學改迪功郎監南岳廟母喪無以塋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死且不憾獨未能塋吾

母為可憾耳及卒尹王柙具棺塋焉

應純之永康人孟明子也以蔭入官歷知楚州兼京東經略安撫使收捕李全等所向多捷會李全來歸密請于朝謂中原指日可復史彌遠鑒開禧事不欲大舉但勅立忠義軍令純之節制既而升兵部侍郎秋八月與金人戰亡于陣朝廷嘉其忠遣使塋之徐道隆武義人仕至大理寺丞出提點浙西刑獄咸淳末元軍渡江道隆領兵援吳興戰敗抗節不屈與其子俱溺死臨湖門外聞者義之今祀本府鄉賢祠

許伯繼字為可東陽人父子良仕至台州守伯繼以蔭入以官咸末添差婺州通判時李珣開府處州辟伯繼主管机宜文字未幾移閩永嘉元兵入臨安三宮北遷宰相陳宜中以衛益二王如永嘉元兵追及之力戰數日城破珣降伯繼被縛不屈死之

陳自中宋丞相宜中弟也本永嘉人自中娶于蘭溪楊氏因家焉好學善屬文頃刻數千百言悉有理致咸戊辰登進士第由郡別駕擢太常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督府

司馬提兵守分水關食盡援絕士卒多散亡元軍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

唐元章一名太初字子煥蘭谿人韶之弟也為文思院官宋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元章與韶子良嗣起義吳復官撥砲手三千為之助時元兵壓蘭谿元章與戰於黃湓灘破之斬其將達奚魯元兵退保桐廬遂進兵拒守嚴州朝廷以元章為朝請大夫知嚴州良嗣加閣門宣贊武翼將軍江淮閩浙都統兵馬使相持二年糧援不繼戰不利將趨閩以苗再舉元兵大

將下其服一
單字

服疑父

至元章戰死於龍游白雲寺前元主帥唆都以雙虎符金牌招良嗣不從亦戰死於仙霞嶺今嶺上有唐將廟存焉

章瑄永康人咸淳末都城失守浙東諸郡多陷時衛益二王在福州瑄念自祖服以來世受國恩與弟瑄捐家貲募忠勇得義兵數千收復婺城制置使李珪以聞授瑄直秘閣知婺州瑄主管官誥院通判衢州與元兵力戰于丁巖山援絕城陷瑄與堅皆死之永嘉吳洪為傳其事贊曰瑄兄弟必有文名留滯下僚

卒以孤忠自奮狗國忘身功雖不就其忠憤矣志

元胡嘉祐字元祚永康人居邑東魁山下至正乙未縉雲蕩溪賊應君輔杜仲光剽掠逼境嘉祐不忍鄉井罹其荼毒白邑令為防禦計乃散家財集丁壯立保伍大書其幟為義兵賊偵之不敵輒犯詐遣其徒來降尋復旁出抄虜會官兵至嘉祐率其兵助討之賊退去兵駐邑中願恣睢嘉祐扣軍門白主帥帥出旗樹於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皆如約鄉民安堵令嘉其能上其名于憲府署曰義士俾與方

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元玄明軍方岩致書嘉祐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保其不至乎曷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嘉祐曰吾眾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邪益厲固守賊至山砦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嘉祐與戰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于前倉又破之明日賊盡勒其眾間道出方岩與呂元玄明戰岩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于陣又明日賊復至嘉祐遇于占田嘉祐盡銳以戰顧謂允中曰賊衆我寡惟死開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酣不解方允中呂伯川歿于陣嘉祐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縣令野連達而以其事聞未報而一

王師下婺城褒恤遂無及云士民莫不為之流涕劉良金華人侍郎辰之從父也仕元為常州萬戶府知事乘仕誠圍常州援兵絕不至遣其子毅貴蠟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良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

宿下脫衛字
據兩浙名賢
錄

唐元嘉字顯德元章女孫也進士釋褐授仁和縣丞
江浙行省掾至正末從丞相荅刺罕節制金陵兵敗
被執不屈死之

陳連字元達蘭溪人父萍仕元為宣政院使連自少
徵入宿衛學書于康里子山詔書欽安殿榜稱旨擢端
本堂司經近文學立朝蹇諤劾禿魯帖木兒怙寵專
權獲罪不測賴太子救免遂解官南歸依永嘉祖墓
以居父之以翰林學士召弗起

王師下温州連沉淵水軍士引出之持佩刀自裁乃

斷髮示無復用元亡安置濠州遇赦還蘭谿患瘋痺
聞有薦于

朝者却藥弗御而卒用皇明文衛條

明龔泰字叔安義烏人領洪武丙子鄉薦仕至戶科
都給事中革除壬午靖難師逼與其妻訣曰國事至
此我自分死矣爾第携幼穉歸急則俱投于井無自
辱也語未畢宮中火起泰赴之道為兵校執送金川
門驗非奸黨中人釋之泰遂自投城下而死子永吉
方四歲其母傳守志撫之成領永樂庚子鄉薦授兵

部職方司主事歷官至大理寺卿

樓璉字士連義烏人從宋濂游經學淵邃文章峻潔
為同門所推洪武中召授宣寧縣主簿歷藍田知縣
擢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洱海衛著居夷集五卷
革除間薦陞翰林侍讀靖難師入城召方孝孺草詔
不屈改命璉入見方受刑之慘惶恐承命歸而憤嘆
其妻問曰得無傷方先生乎曰我死不難正恐累汝
曹耳遂雉經而死

龔安全字希寧童存德字居敬俱蘭谿人樓澤字濟

霖永康人正統十四年全安以通政司左通政存德
以廣西道監察御史澤以刑部主事扈駕北征師潰
于土木俱死之天順初查復忠節全安子廷輝存德
子燧俱蔭國子生澤因無子故恤典弗及云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受業章懋有經濟大志登正德
戊辰進士除知太和縣時逆瑾擅政以逋醜誣民縣
當償銀萬計于連數百人震力辨諸當道釋之鎮守
中官歲取貢絀固請得減教民賴甦息地方盜起立
保伍法令民隨所居村落相附多則五十家少或一

金華府先民傳卷之五 永康應廷育輯

忠孝友傳九三十一人

顏烏 斯敦 許孜

馮子華 應先 唐君佑

陳太竭 何千齡 董少舒

陳天隱 金景文 鍾宅

樓蘊 周祖仁 鄭綺

呂皓 徐文震 賈南金

朱環 鄭德珪 鄭文嗣

鄭太和 鄭欽 鄭淵

鄭濂 盛本源 張壽祖

宋祉 應綱 徐文敏

王晁 倪大海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孝友之心豈由外鑠哉惟迂之以妻
子貨財之私漸之以習俗之靡於是民秉之恒猷遂
為衰世之絕德孩提之所能而成人乃有所弗能者
矣間有拔出傳伍竭力盡思以致隆於其親合教世

會駕狩北邊 駕稱威武 兩駕字俱接寫不必提起

駕狩北邊歸將復出上疏請謹大札守大法以隆治
道指陳時弊不少諱幾獲重譴陞員即獨破例不持
怕謁印後監越明年江彬盡感以

名錄

駕稱威武大將軍南狩舉朝憂駭而美敢先諫震遂
與武選郎中黃鞏聯疏陳崇聖學通言路正石號戒
遊幸去小人建儲或六事言甚剴切既入日待罪
關下由是群臣相繼伏闕諫者餘二百人譴下錦衣
獄杖之止荷校詭諸門者五日既又以震鞏等首議
三加訊杖再繫一月乃釋及出獄病勢已迫一日索
筆作書與諸子曰吾雖死汝等當勉為忠孝翌日與
其配徐拱手曰吾與汝別矣言訖而卒年五十有六
嘉靖初追憫其忠與一子蔭今祀本府鄉賢祠

之異而同財共爨以居者則上之人必甄而別之以
樹風聲警諭薄是亦治道所當然也吾郡自漢始置
縣烏傷實因秦孝子顏得名繼此以孝行蒙甄者代
有其人若浦江鄭氏族屬同釜爨者凡一十有四世
宋元及今三朝國史莫不有傳其視唐之張公藝宋
之陳競又若過之鄉俗之美於斯蓋可徵矣然則安
可以弗錄也謹按自顏烏而下總得如千人錄為孝
友傳而於鄭氏特加詳焉其名儒名臣有以孝友著
稱者各附見於本傳又不在此數云嗚呼孝友之心

人皆有之觀此不亦可以油然而興也哉

顏烏秦會稽郡人其故址在今義烏縣境內性至孝
父亡負土成墳群烏啣土助之烏吻皆傷漢初置縣
因遂名烏傷云歷朝縣有司皆廟而祀之額曰永慕
今祀本府鄉賢祠

吳斯敦東陽人父儒為廷尉失議當坐死敦叩關泣
血乞以身代吳主嘉其孝赦儒罪仍旌表其門閭俗
呼其墓處為孝義塘今祀本府鄉賢祠
晉許孜字季義東陽人從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易

浙江通志引
此作烏傷人

季義事

詩書禮記孝經論語冲亡孜為制服三年二親沒柴

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

悲號禽鳥翔集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

植松栢巨五六里有鹿犯松栽孜悲嘆曰鹿獨不念

我乎詰旦忽見鹿為猛獸搏死於所犯松下孜悵惋

不已乃為作塚埋於隧側猛獸即至孜前自撲而死

孜益嘆息又取埋之自是林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

十年乃更娶妻立宅墓次蒸蒸朝夕奉亡如存晉元

康中郡舉孝廉不起卒年八十餘邑人號其居曰孝

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疏聞于朝詔旌門閭蠲其賦

役今祀本府鄉賢祠子生亦有孝行家于墓側置孜

像于堂朝夕奉焉

唐馮子華東陽人宿之父也性篤孝親歿廬墓有異

芝白兔之祥時號孝子馮家

應先唐君佐東陽人皆以孝行著稱天子表其閭門

賜粟常州縣存問復賦稅略見于唐書孝友傳總叙

而不立特傳其事今亦可復詳矣方自斯敦而下本

縣立祠祀之謂之六孝子云

唐書作孝
馮家無字子

君在唐書作
君祐

陳太竭浦江人父武昂與母繼歿太竭廬於墓次手植松柏終身衰麻形有枯瘁哀哭弗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啄今祀本府鄉賢祠

後梁何千齡浦江人四世同居孝友著稱梁貞明六年旌表門閭

宋陳天隱字君舉蘭谿人端重好學父兄早喪事母馮以篤孝稱母卒卜塋三壟峰之陽時六月赤日如焚先期禱乞雲霧覆棺已而果應塋畢雲散人皆異之築廬墓次垢面蔬食終三年喪宣和五年郡守范

之才表聞詔恤其家今祀本府鄉賢祠

塋

董少舒字師仲蘭溪人性篤孝父亡負土築塋廬于其左有灵芝之祥陸寇壓境妾稱聖公能役陰兵愚民多休而婦之少舒援唐永徽中陳碩真吳妖伏誅事綴文示衆衆悟相率抗賊保全萬餘戶宣和五年郡守范之才表聞詔恤其家今祀本府鄉賢祠
金景文字唐佐蘭谿人少好學博通群書不求聞達與其妻包俱以孝行稱祖患啞醫不能療景文虔禱即瘳父患疽禱乞身代父疾減而自罹患經旬遂皆

無恙母塋廬于墓次天光下燭五采爛然繼廬父墓食蔬誦梵鳥鼠環听風電環四隣不入其境鄉人遇旱請景文為禱即應淳熙四年郡守李椿表聞詔恤其家六年郡奏朝旨勸率義役景文首割腴田侑子煇促成之不踰月而辦郡守韓元吉表其鄉曰純孝里曰純義以旌之咸淳四年知縣事沈應龍奏請立三賢堂於學講堂之後並祀少舒天隱景文以其德應八行仍立八行碑其中今俱祀本府鄉賢祠

鍾宅浦江人母病剔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封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封股療明皆瘳知縣李知退義之為代輸租稅三年宅家三世同居其子文厚文廣尤極友愛文廣妻求分異即出之當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剔肝為餌而安人謂染宅之化云

樓蘊字季發義烏人性至孝母喪廢擲沐盥酪不入口躬負土築墳日課三十肩積久墳高數仞結廬墓次繞墳哀號聞者為之墮淚鄉人合辭請于郡刺史遣從事勞之回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賞也迄不能

祀誤祠

強破後右史龔應之上其事于朝從祠祀顏氏永慕廟
今祀本府鄉賢祠

周祖仁義烏人親喪廬于墓側朝夕號慟甘露降于
墓柩人稱之曰周孝子

鄭綺字宗文浦江人祖淮靖康中歲飢破產以賑鄉
人因以仁義名其里綺明春秋穀梁學撰穀梁台經
論教萬言性至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綺欲見不可乃
以頭觸圍扉流血上書請自代郡守錢端禮義之為
白其誣母張病臥寧保持若嬰兒但如圍心抱就之

張下脫死字
據揭其斯耶
或孝友傳補

三十年不懈張樂飲白麟溪泉夏旱水竭綺濬之弗
能得仰天大慟水忽為湧張歎壑通大雪綺哭禱甚
哀塚上雪一夜獨先釋人以為孝感臨終終召子孫
立先祠下歎血誓曰吾子孫有不孝不弟不同饗者
天實臨之言已而逝後子孫遵其遺言起宋建炎至
國朝正統間歷三百餘年更十有四世合居聚食自
綺始今祀本府鄉賢祠

浙江通志引
作子陽

呂皓字子陽永康人自少負志節學于林大中而友
陳亮呂謙祖以出粟賑濟受知于倉使朱熹薦諸朝

耳字衍據
通志引刪

補郡文學淳熙中舉上禮部會父兄為忠家誣構遠
繫大理獄結叩匭上書理其冤願納所得官以贖罪
且言無使聖世男子不及漢一緹紫女子為沒身恨
翊日下都堂議宰相白無例孝宗曰此義事安用例
由是其父兄與連坐者五十餘人皆得釋再再試禮
部不第遂絕意仕進隱居桃岩山與陳亮講學克已
脩德孜孜不倦父母繼歿茹素三年廬墓以終喪割
兄弟所遜田為義庄以贍教鄉族制置使劉光祖即
守王夢龍陳騏以遺逸孝友交薦于朝俱不起嘗作

雲逸叟自傳以見志第源亦以孝友著稱

徐文震字伯光金華人尚義好禮敬世同居宋淳熙
中表為義門德祐初丞相劉夢炎復署之曰金華孝
友之家

賈南金字國寶金華人性至孝家貧傭書以奉菽水
端平三年登進士第仕至饒州通判二親繼歿晝夜
哀號或於夢中有見恍若未忘覺而求之弗得涕泣
弗已遂以喪明旋違疾卒

朱環字君玉義烏人襁褓時無兒啼聲仲父桂奇之

養為子桂後生璧父定周因外環環益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內多盜桂有白金數百兩與璧窖藏之璧夜發去反誣環桂怒褫環襦袴立雪中一晝夜不使去環恟恟謝過無一言辨其寃桂猶日雇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恒順受之不怨桂死過壁益厚璧子慶多暴或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室祐中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于家

鄭德珪字子潤綺四世孫與其弟德璋友愛天至德璋性勁直與物多忤值宋亡仇家或誣告其罪當會逮楊州罪且不測德珪哀其弟之見誣遂奮然代出就吏其弟尋躡至楊州德珪已斃於獄無及矣德璋仰天號慟絕而復甦負其骨歸塋廬于墓者再期德珪子文嗣幼病瘵德璋鞠之如己子既老矣但語及楊州事輒對之流涕

鄭文嗣字紹卿簡易有識量志在濟人有告糴者諸子方執量出戒之曰當思久執此勿促之人稱為長者文嗣與德璋子大和思先人誓言之切益感教奮

勵欲齊其家自綺至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四年春二月奉敕旌其門曰孝義鄭大和名文蠡字順卿德璋子也文嗣既沒大和繼長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班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弟皆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稱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術無敢參差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部使者余闕為書浙東第一家以褒寵之大和性好禮不奉老子浮屠經像冠婚喪祭必稽

古禮乃行子孫從化馴行孝謹不識市儷嬉戲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髮事咸有文可覆浹日則會不公則監視者發之諸子昼趨功入夜輒聚坐一室溫溫語笑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不敢挾此有一毫自驕意諸婦惟事女紅不使預家政宗族閭里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與臺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有家範二卷行于世自大和至其孫挺凡九世同居重紀

至元二年太常博士柳賈以狀上請詔復其家大和既歿從弟大雅繼長家事至其從曾孫燁凡十世同居如初龍鳳六年五月分樞密院李文忠奏請奉敕教旌表其門

鄭欽字子敬大和弟文厚子也大和無子立以為後孝友天至年十七生父得羸疾醫言人血可治輒刺膚瀝血和藥以進既歿致喪三年痛悼終身母病凡三度藜頂灼臂以籲天撫弟妹惟恐不至未寒而與粟先飢而推食雖盛怒中見之必欣然改顏弟妹皆安之不知其身之蚤孤也遇一家如一身長幼有疾一夜六七起或終夕不瞑病勢稍減則津津然喜色溢眉宇間資婚嫁有嘉之庄遇疎族有續食之粟禦寒之衾恤異姓周窮匱有推仁之財免利之黍勸學有義方之塾送終有義塚之阡嘗自誦曰民吾同胞彼病吾病可不盡心乎大和著家規五十八則欽補其未備者續規七十三則家後有古槿大數十圍嘗自號曰青槿居士云

鄭淵字仲涵德璋曾孫也祖文彝父鉅淵事親極孝

母疾逾年侍奉湯藥終日不離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淵後見瓜輒涕泣終身不忍食因念母不置遂得贖疾繼居父喪哀毀骨立三年服除猶癯然不勝人事凡遇忌日必先期齋素七日至期慟哭奠獻如初喪歿身不變師事宋濂以古文詞知名于時所著曰遂初稿十卷續文類七十卷及卒宋太史表其墓曰貞孝處士子楷別見文學傳

鄭濂字仲德文嗣孫也性寬厚言笑喜怒未嘗形于色人稱為長者主家政幾二十年以身下子孫從化無敢有違諸婦或寡居必以守節自誓其家歷宋元以來同居家長歲率子弟入覲洪武十四年有以寄鈔事其家者濂遣番京師從弟湜代詣吏濂迎謂曰我家長也當罪於是兄弟爭就獄事聞

太祖召至殿前慰諭之且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濂以謹守家法對

上喜賜酒饌遂命除湜福建布政司叅議十八年復有以盜糧誣其家者

太祖曰鄭氏義門焉肯與人作如此事遂宥之十九

年度天下士田遺太學生督繪種吟為畜生或以賄
敗事連大家多坐死吏連滿從弟洧毅然請曰兄以
八十之年而遠行尚為家有人乎遂代就吏竟死京
師人哀之私謚曰貞義處士有家僅施慶者親喪哀
泣不輟三年不御酒肉蓋亦濡染有自云

盛本源金華人洪武中兄本道被鄉里誣誤罪當正
本源謂其兄曰未有嗣理不可死我子女四人願以
身代兄在我猶不死也遂毅然就吏代死之聞者莫
不嘆異杜長史桓嘗為作傳

成誤或據
通志所引改

張壽祖字伯樺浦江人性至孝早喪父獨奉母居母
患乳核在背二十年或癰弗潰壽祖以口吮出其毒
遂愈祖齊賢年九十餘寢疾累歲壽祖侍湯藥不懈
母後亡哀毀骨立家貧不外慕授徒為業洪武二十
五年以耆老召赴京歷事戶曹除襄陽府化光化知
縣

宗祉字濟才金華人性至孝父疾竭力就養及歿廬
墓三年母陳目志雙瞽祉每旦出郭汲溪流為母洗
滌且以舌舐之目遂復明母後以壽終塋日陰雨幾

成下脫字

不克塋祉號泣呼天天忽朗霽禮成復兩人以為孝
感復廬墓三年天順中有司上其事
詔旌其回門曰孝行以國子生授知瀘州
應綱字恒道永康人幼喪父母胡守節撫之成補儒
學弟子員綱事母克孝母有疾或不食綱亦不食成
化七年應試回經錢塘潮覆其舟人多溺死綱以老
母老寡居為念水中若有援之者獨得無恙人謂孝
感後任歸德州訓導奉母就養孝愛適篤母歿水漿
不入口者三日廬墓三年弘治十七年有司具奏數

救旌其門曰節孝所著有孝經刊誤集註
徐文敏武義人父早喪母朱遺腹生文敏及長事母
克孝不憚辛勤母患風疾文敏百方醫療不痊乃斷
酒肉每夜叩首北辰祈以身代越四年弗懈一夕忽
夢一老人示以藥方如方製藥母服遂愈鄉人嘆異
之恒持齋保母其孝敬老而彌篤正德四年
朝廷旌其母為節婦後逾十年知縣湯沐核其孝行
具奏未報而文敏卒其母年逾九十而終
王晁字公亮東陽人居貧養親誠意甚至母病思食

鳴由晁典衣買鴨奉母剖其脰脰內有白金適如其
 直人謂孝感母卒廬墓三年知縣張立嘗雪夜親往
 察之見晁嗚咽僵卧大加嘆賞翊日給俸助之由是
 聲稱日著太守劉灌大書孝行之門四字旌之仍蠲
 其家丁役

倪大海永康人祖病日夜侍奉不離側焚香告天願
 減已齡以延祖壽後祖年逾九十乃終大海哀毀逾
 禮廬三年繼母李志難叱之而愈及歿又廬墓三年
 值歲飢餓者施粥死者施棺仍割田儲廩贖其族人

有司具奏
 旌其門曰孝義

金華先民傳卷之六

政事傳九七十六人

漢楊璇義

張敦蒲

傳柔蒲

朱幼義

韓晏東

唐厲文才東

宋樓焄東

吳傳蒲

蘓簡金

賈廷佐東

范溶蘭

葉衡金

喬夢符東

楊大法武

葉介武

章徠東

葉恭義

石範蒲

朱賡義

徐邦憲武

葉秀發金

喻侶義

徐雄東

胡岩起東

胡佚東

王夢得金

黃夢炎義

許子良東

唐韶蘭

陳萍蘭

趙大訥蒲

王餘慶金

永康應廷南

蔣邵

陳脩東

馮審東

傅雱蒲

徐良能蘭

厲汪東

潘燾蘭

孫杓東

趙希偃東

李大有東

楊邁武宜入
雜傳

樓大年義

陳琰東

范士表蘭

吳直方蒲

蘓友龍金



吳履蘭

馬薰東

朱文義

諸著伯衡蘭

李希明東

朱肇義

何士英東

王應浦

朱仲智東

王世榮金

陳原武東

陳俊東

邢旭金

邵玘蘭

謝忱東

杜瑄東

朱勝湯

馮傑金

盧慶東

章聰金

李叙東

趙良東

潘璋

黃傳蘭

徐沂東

章拯蘭

潘希魯金

徐讚東

李滄東

宋濂有言政事之於人大矣操厚倫敦俗之具執陽舒陰慘之柄御賞善罰惡之權任出生入死之寄其在朝廷則四海被其澤其在一郡則一郡仰其賜其在一縣則一縣蒙其福苟得其人則上明下淳歌謠太平一或反是則流毒四海神怒民怨至或有激成他變者其所繫甚重且難也蓋如此人能以一善自效于官者豈可使之泯泯無聞乎縱曰往者之不可作寧不使來者之知勸乎嗚呼此紀載之文所以不

璩後漢書有傳

太下脫字字卷誤合後漢書增改

可少也吾郡先達以政事著稱者奕世踵作隨其大小靡弗可書蓋不惟有益於當時抑亦有光于鄉土矣揭其表表鴻偉者別見名臣外越稽楊璩而下經得如千人錄為政事傳其或軼出他書錄所弗及者博聞君子尚幸有以補吾之缺云

漢楊璩字機平義烏人父扶字聖儀為武源令

趾刺史所至有恩惠州人為之謠曰楊聖儀政多奇

璩舉孝廉歷官為零陵太倉

縣賊衆而璩兵弱人心憂恐乃特製馬車教十乘以

排囊或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教

弓弩冠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

因以火燒布燧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

鉦鼓鳴震群賊大駭破散追逐殺傷無數梟其渠帥

郡境以清三迂為渤海太守所有在異政以事免官

尚書令張溫特表薦璩徵拜僕射請老以歸

張敦字伯仁浦江人為諸暨令海寇二百餘人剽鹵

將軍

蔣邵字景倩浦江人為益陽令遷洪撫二州刺史擢

虎却蝗民蒙其惠轉交州刺史

傅柔字仲席浦江人為宣城令無為而治歌謠載路

遷鄂州刺史

朱幼字長明義烏人仕南齊歷高辛平昌淮陽三郡

太守遷揚州刺史兼度支使治楊有功人歌之曰朱

幼渡江東人安盜賊空

陳脩字奉遷東陽人起家為穀城令遷合浦太守大

著治聲嘗以喪紀之法遍書于鄉使民知習卒于官

合浦民懷其惠護喪歸塋

韓晏字德茂東陽人初舉孝廉遇盜于途鈔掠俱盡

及行數里見車下有盜所遺纜追與之盜感嘆悉還

所掠之物起家為永寧令遷張掖太守後為河南尹

所至以仁惠稱

唐厲文才東陽人貞觀初為道州刺史是時南土未

靖荔浦之寇獨獫狁境文才臨郡期月群盜悉平威

愛甚著改容州刺史未幾辭歸鄉里卜居縣南以山

水之樂自娛壽終于家

鐵錐

馮審字思遠東陽人宿之從弟也擢進士歷官國子
監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額審請琢周
著唐時論處之終秘書監

宋樓焯字仲暉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
府戶曹泰軍遷尚書考功員外郎高宗在建康焯言
今日之事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
可以保淮南則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而恢復力
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兵會以養國
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銓曹患員多缺少自

俸貳以下多添差焯言光武併省吏員今縱未能損
其所素有又安可置其所本無乎紹興二年召朱勝
非為詩讀罷給事中胡安國焯與程瑀等言勝非不
可用安國不當責皆落職六年召為左司員外郎尋
遷致中侍御史明年遷起居郎言今暴師日久財用
匱乏考唐故事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
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難行若叅倣唐制使戶部長貳
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出
入外則可以制諸道之盈虛詔三省相度措置施行

又言監司郡守保民甚切乞令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命書門下置籍七年宰相張浚兄浚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燾封還以命始始又封還乃命權起居舍人何倫書行於是始與燾皆請外以直秘閣知温州未幾除中書舍人尋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以金人來和降詔肆赦其文昭具草也有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與蓋哉字內之干戈用全民命進兼侍讀

下所字長在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始奏京城統制吳玠死於范瓊知環州田敢成忠即盧大受死於劉豫乞賜褒恤以表忠義又奏陝西諸路有不從偽命之人所籍家產並勘驗給還始至東京檢視官室兼詣永安軍謁陵寢遂至長安會李世輔自夏欲歸朝始以書招之世輔以二千人赴行在所賜名顯忠後卒為名將又至鳳翔以便宜命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吳玠帥鳳翔還朝以親老求歸首于明州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十四

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簽書樞密院兼奉知政事尋為李文會磨大方劾罷與祠起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後賜諡褒靖

吳傳字清與浦江人登宣和三年進士歷官至監察御史四持憲節廉明之聲甚著初州縣官遇賜燕有飲至夜分者傳奏不許見燭上許之

傳零浦江人多膽略遇事奮發有為與李綱宗澤遊建炎元年黃潛善建議與金講和白道零為祈請使進階宣教即未行李綱為上言今日之事正當枕戈

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反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詞厚禮恐終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而已乃改命周望為通問使而零副之上命李綱草二帝表付零零以行獻二帝衣各一襲且致書於粘罕零與王倫俱晉軍中久之乃歸官至工部侍郎

蘇簡字伯業其先眉山人父遜文定公徽長子也建炎初知婺州奏減和買羅額二萬八千民為立生祠因晉家馬簡以祖蔭補承務累官直秘閣帥廣東措

書下脫郎字

置海盜有方除直微猷閣遷龍高閣直學士卒所著
有山堂集

賈廷佐字子野其先真定人博學多聞剛毅有大節
宣和二年入太學會金人犯闕隨父淵扈蹕南渡遂
家于東陽登紹興二年進士除左迪功郎嚴州桐廬
縣主簿時金遣使張通古偕王倫南來以詔諭江南
為名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讐耻之不可忘
名分之不可貶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
意用兵其詞肯剴切大略與胡銓同以官卑遣不為

秦檜所忌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
遷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後知處州遂致其事卒贈
朝奉大夫所著有善願集愚齋雜著若干卷今祀本
府鄉賢祠曾孫昉之字成甫幼穎悟日記數千言從
永嘉諸老遊嘉泰中登進士仕終台州黃岩令所著
有柳齋集及記纂淵海

徐良能字彥才蘭谿人紹興五年登進士歷知宿松
安吉二縣皆有惠政其在宿松梅流亡勤勸課不以
土產供餽遺前政私增俸給盡削去之吏白旧例所

當得則曰此贓也爾欲以是餌我耶聞者皆服其廉
及為安吉賑艱食之民除木炭之賦民感其惠為之
繪像祀于學宮及刻石以紀其政去之日衆爭致贖
一無所受待次家貧至鬻產以供給處之泰然以薦
起為御史檢法官繼除太常博士首陳預謹邊防精
擇守令虔恭祭祀三事由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
給事中又在言職凡所開陳皆當上意以疾在告除
龍岳閣待制以終有雜著若干卷藏于家

范溶字茂實蘭谿人賢良浚之兄也以祖諤任為太

廟齋郎歷司理士曹知歷陽武康二縣權通判饒州
溶練熟吏事決獄詳明三為刑官再治邑皆以平恕
稱在澶淵日有毆婦人傷重者四十九日而婦人死
溶曰破骨法限五十日而創傷華不踰月今四十九
日笑矣脫不破骨能無冤乎生固不容剔肌以辨今
死且腐骨可驗也驗之實止創傷遂得不死武康父
老訴前令物力溢故額科輸不前欲更之吏白板已
上郡須三歲可改溶曰是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
乎立除其十之二繼列其弊白于郡追易前板民利

穎之及在饒州值旱災備走群望竭力禱雨因得疾卒

宋史有傳

里下脫正字通
誤連據宋史本
傳增改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調福州寧德縣主簿以獲盜寇功改秩知於潛縣戶版積獎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賠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四等貧者預種徵科為期限榜縣門俾里諭民不遺一吏而賦自足歲旱蝗不入境治為諸道最以政績聞召對權知常州時水潦為災衡發倉粟為糜以食飢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

河珠湖

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飢而不救耶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甚衆除太府少卿合肥瀕湖有淤田四十里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稅三年後阡陌成做管田法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侍郎時監課大虧衡奏年未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養鹽之地為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灶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鹽之私販自絕矣丁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丞旨奏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

千足歲終計其教為殿最李廔應賢良方正對策近

許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甄容諫之盛乃賜座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偽濫者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尋遷戶部尚書進簽書樞密院叅知政事衡奏二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才以稱其職必以任以盡其才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教盡以京會立限易之上皆從焉拜右丞相兼樞密使賜坐從容講論机密或不時召對一日曲宴宰執於凝碧池上

曰自三代而下至於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極治稱成康而已上曰朕觀無逸篇周公為成王歷言夏商周之君享國長久真萬世龜鑑衡奏願陛下常以無逸為龜鑑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正論其人才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咲之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武誠非難事御寶寔封令與臨安府實恩禮改合入官衡奏選人改官非

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劫一旦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成法之意上亟收前命因薦司諫湯邦彥使金邦彥恨衛擠已奏衛對客有訕上語上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柳州安置未幾復官與祠卒贈資政殿學士衛負才足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未有如此比云

厲汪字萬頃東陽人登隆興元年進士嘗簿永嘉宰樂清民以厲佛子稱之積官至西外宗丞卒子模以蔭入官五更慶節所至著稱累贈汪至中奉大夫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從學呂祖謙嘗作不欺論祖謙奇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知歙縣有大遠當水衝居人歲苦霖潦夢符為築堤鑿渠人免水患號喬公街後守潮陽會宰相薦士二十九人以夢符為首改與六院差遣尋除大理正奉旨鞠郭倬獄于宿州不畏權勢獄具進監察御史卒所著有西山見類稿十卷揚大法字元範武義人登淳熙二年進士授知龍游縣累遷至監察御史時四方多水旱疏論三事一曰民訴災傷不可疑其不實二曰減放租稅當使民被

實惠三曰某邊疆使穀粟流通尋除殿中侍御史冬雷繼以淫雨上封事推明天人之理乞法孝宗敬天治國以自警省除侍御史兼侍講乞置言事官章簿以備燕覽內侍鄧彰等指使殿人至死奏行法當自近始乞付有司以竟獄事除國子祭酒兵部侍郎請外除集英殿脩撰知鎮江府乞祠以華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贈中奉大夫在言路所上凡六十餘奏言皆剴切有益於時嘗與朱文公遊往還詩簡甚多所著有易說

潘燾字無愧蘭谿人以祖任補官仕至中大夫直秘閣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其權知邵州日朱子安撫湖南與周必大聯章薦之稱其以問學持身以文雅飾吏不鄙夷其民政先教化崇學校祠先賢民有訟諭之以理敏於決遣囹圄屢空雖湖北徭寇犯邊而處置得宜民用安堵其為大賢所稱如此葉介字方叔武義人淳熙八年進士歷官通判邵武軍泉南海寇為亂介召軍將密授方略出其不意悉擒之後以奉直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卒

章傑永康人淳熙甲辰進士歷官右文殿脩撰時陳
賈議貶道學傑與劉光祖極論道學之正光宗嘉祐
及趙汝愚羅相傑復與章穎抗疏劾侂胥專擅坐
罷官歸寶慶間召為宗正少卿兼侍讀卒贈少師所
著有凝塵集

孫杓字居敬東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第三人累遷
大學士時寧廟拱默杓奏對慷慨直蒙褒獎且諭大
臣擢用迂博士進監丞會京尹厚武學生不以其道
杓抗疏爭之不報請外知漢陽軍六館之士傾城出

格
格

錢都人以為羨談尋知黃州憲湖南所至皆有善政
嘗書真實心地簡徑法門八字於座此杓之所自得
也仕終兵部郎官所著有畸庵集及大學講義子德
之一名道子博學善屬文舉進士中宏詞科仕終秘
書丞所著有續東萊大事記

葉蕃字實之義烏人父維休伯父維芑連擢進士第
蕃以世科累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清
心虛已以求賢為務時宰不樂改軍器監丞差知荆
門軍建堡柵開溝洫蒐練民兵人思奮厲會京帥幕

講築城東蒙兩山之巔蕃以山無水泉且條其不便
者六制置使趙方主先入之說不從蕃嘆曰敵民誤
國軍有去耳遂解印綬歸有旨除夔州路轉運判官
俄復與祠結廬東山扁曰抗雲祠滿差知武岡軍未
上卒子由唐見名儒

石範字宗卿浦江人天資穎茂從呂祖謙造索殊精
切中紹熙元年進士調奉化尉歲飢貧民為變範賑
之不誅一夫而定海寇為害設計捕而殺之再遷知
婺源縣有月椿錢二萬皆取之民民患苦之範建

請獨其十之二權通判袁州洞獠弄兵衛潭賴告四
州被禍尤酷袁當其衝人情凜凜範揮州事練軍旅
閱民兵廣儲蓄博訪守禦之策威聲甚震洞獠不敢
近轉通判泉州蕙南外宗正卒範守正不撓初為尉
時或勸其謁權貴人美官可立致範曰吾儒者政官
為縣亦固當爾何以僥倖為卒不詰士論多之
趙希偁字景思昌陸陵九世孫也建炎南渡徙家陽
東陽登紹熙元年進士歷官知瑞州又知衡州就除
湖南提舉強敏不撓廉公有威所至吏民畏愛聲績

甚著遷兵部郎官轉江西提舉橫階朝議大夫以卒
希復清介有守所居僅負郭舊宅有田不足供伏臘
人士皆推重焉

朱贛字仲文義烏人文學呂祖謙而卒業於唐仲友
中紹熙四年進士第二人廷對陳春秋大義以復讐
為說孝宗在重華宮聞之大喜累官著作郎兼侍左
郎官開禧初金使人見倨慢贛上書乞斬之不報尋
擢右正言迂左司諫奏疏論邊事甚悉既而韓侂胄
北伐無功更欲議和贛上書猶以為和不可恃侂胄

怒改贛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嘉定再和遂以謫
去用累赦復官予祠差知道州致仕卒所著有易說
舉要奏議詩文雜業若干卷

本文有傳

徐邦憲字文子武義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為名物義
理之學博通史傳百家言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進
士第三累官為秘書郎韓侂胄開兵端同惡附和無
敢先發一語言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乞外出知處
州陞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
釋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洗兵之咎省邊戍之師

發倉廩以賑饑莩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
議正與息兵相為表裏也侂胄惡其言喚御史徐枬
擊之錮秩罷祠未幾復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
郎官為淮東總領侂胄既誅尚書倪思舉邦憲以自
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卯同論兼檜
專權天下猶可以葺理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甚矣進
尚書右司郎中兼太子侍講遷左司為金賀正使接
伴除宗正少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改江州以
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謚文肅

李大有字謙仲東陽人慶元二年進士累官通判通
州民田歲苦旱大有相地勢鑿五狼山石麓引江水
入河以溉之自是以大稔而商船亦竟連城下為通
州無窮之利攝郡事支持案白事例錢合自支送大
有判曰有例可送無法可支悉却之入朝主管官諸
院改太常寺主簿遷博士卒于官大有與弟大同極
相友爱內外教百指猶同堂共食無間言寧宗為大
書怡怡堂三字以旌之

本文有傳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深於性

理之學擢慶元丙辰進士授福州長溪縣主簿轉光
慶元府學教授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
子且曰聖門授受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儻一
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
他人之器以為用用之於己且惴惴焉不敢以為便
况欲假人乎哉一時鉅儒如樓鑰史彌華妻坊鄭性
之袁燮楊簡皆相器重願與之交而於簡間難尤詳
簡每自謂得所欲發秩滿陞政和令調桐城丞金
人犯蕪黃桐城為隣壞人凜凜不自保騎兵將迫家

樊發楚據宋
文憲集改

繹騷弗寧秀發上五策曰防海道審邊城擇武守練
軍實畜財用而以作人心正士氣為之本所言多聽
築高沙三十六湖建石礮以距水勢濬泄有恒無乾
溢之患其後馬光祖來為守行礮上思秀發之功構
堂焚梁之隈以祀焉疾作上書乞致仕力劾去貪墨
吏數人或勸何自若如此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
殘吾民以逞同列來問疾惓惓以究心邊務為祝無
他言卒年七十餘所著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行
于世學者尊曰南坡先生

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
也雖死何憾苟先之如一城生聚何脩城浚濠日為
構禦計會金使謀者至秀發擒之並斬於城門以徇
金人計沮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間忌其功不自
已出上其擅斬非法坐貶秩未幾徙知休寧縣俄以
前論奪^官秀發退居十餘年無一毫缺望意史彌遠當
國有自桐城來者歷言秀發撫綏安定之詳且言某
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葉丞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
遂擢知揚子縣遷知高郵軍高郵為淮東繁治時尚

李下脫官字

喻偁字伯經義烏人學于陳亮登慶元己未進士調
宣城尉有境外盜狙入尉界內偁登執之歸于府府
帥丘崇異之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
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當敵衝又護兵寡弱令畏縮
不敢前偁奮不顧難遂行卒致餽于濠糧有羨歸于
公弗私再遷宜春丞俗善訟珥筆成風偁聽斷常得
其情民退無後言凡訴部臺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
死無憾改奉議即發書鎮南軍判官廳公事請祠歸
築室香山夫人峰下自號蘆隱所著有蘆隱類藁五

十卷隨類錄二百卷

楊邁字德夫武義人從學呂祖儉之門嘉泰中國學
釋褐補鎮江教授歷官秘書丞起居舍人集賢條撰
進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贈龍圖閣學士太常議謚謂
其以問學結主知以義理悟上意以中庸九經為人
主用非敏而好學者能之乎經筵論奏志在弭兵息
民若預防夫十年以後之事者可謂有安民之大慮
矣請以文定易名考功覆議謂其間日一侍立四日
一晚講初寒隆暑積忱愈謹惟一德以事君即詩所

謂夙夜匪懈者也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敏而好學
曰文遂定曰文簡

徐雄字子厚東陽人幼而能文年踰強仕始登開禧
元年進士淹回州縣冥心進取帥守授以京削力辭
不受端平初喬行簡薦于朝授書庫官累遷國子博
士再轉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奉
祠以歸雄立朝清峻議論不阿嘗奉書省檄兩決疑
獄皆雪其冤所著有易解漢評南園詩集

胡岩起字伯岩永康人父粟欽州司法奉軍岩起登

宋文憲集
有傳

嘉定甲戌進士授知閩縣事車行危論奇文瑰句士
大夫皆自以為不及廣帥真德秀雅敬重之為江西
提刑司幹辦公事值賴卒朱先嘯亂殺提刑使者岩
起相度事宜佐新提刑陳愷密設方略一指揮間遂
夷其亂民免橫羅賴人作平賴錄紀馬子居仁登淳
祐甲辰進士累官知台州其文詞政事亦絕出於四
方

樓大年字元齡義烏人登嘉定癸未進士調青陽縣
尉累遷知南昌縣為治先教化建利去病若嗜欲然

民夜行為警家所殺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
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賂使焚屍以
滅迹大年聞于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後復受賂如丞大
年正色抗辨錄事為引去上之憲臺令觀察推官重
讞事始白民敬之為立生祠遭通判吉州提刑李迪
以大年廉慎命錄一道滯因隨輕重而疏裁之枹成
案就迪言成聽未幾攝郡事大姓查氏以父遺書據
幼弟資產幾六十萬弟長訴之州縣歷二十年不解
迪下其事大年奉張詠決于婿爭財故事為例命婦

其弟人以為允換承議郎提領戶部犒賞所主管文字陞朝奉郎卒于官

胡侁字子先永康人寶慶丙戌進士累官陞監察御史內侍董宋臣竊弄國柄侁屢疏劾之理宗顧宋臣寵未衰為奪侁言職調將作少監即日棄官歸稍治田園自給泊然不復以勢利經心後累召之堅卧不起人稱雲岫先生所著有孝經論語釋

王夢得字起岩金華人中端平乙未進士調鐵塘縣主簿兼領學事脩廟學築江堤不憚劬勞京尹白于

朝連進兩資再遷知鹽官縣史嵩之當國或薦除掌故力不敢躁進未幾嵩之去國人服其先見京尹因怒於潛宰欲劾之以辟夢得夢得曰奪人之職以自利吾不忍為也並奉母東歸差充安邊所主管文字為之置籍俾諸郡課入易於拘催積欠累鉅萬疏別白于朝截界蠲免除太常寺主簿有薦于丁大全者者欲引為察官固辭遷寺丞差知建昌軍事擒捕巨寇羅動天法外臬其黨幾二十人因自劾請祠歸公論俞然惜其去家居三年儒素如故積階朝散大夫

嘉定金華賢
連傳作淳祐
按登科錄夢
登進士第賢

連傳作淳祐
是也

陳瑛字中叔初名夢雷精春秋學源疏由翰略入右序嘉定十六年擢武舉進士第二人時母兄宣子自太學內合同年登第一門兩科鄉邦榮之仕幾步兩司禪贊非一端平間召試後省除閩門舍人出知辰州撫綏軍民安輯溪洞郡以大治卒于官所著有太平十卷罪言一卷春秋傳解十卷左氏世系本末四十卷

黃夢炎字子陽陽義烏人博學善屬文嘉定末登進士第調陞入京湖制幕以掌故準備差遣平反盜公庫

銀寬獄得釋者數十百人入淮東制幕主管機宜文字建議蠲免屯租邊民賴以安業出判平江府樽節浮蠹以輸代民輸租白免淮西總領所累歲所索無名錢民力以甦除司農寺丞輪對力陳時弊請減浮費戒宴私度宗嘉納除樞密院編脩官累遷戶部左曹即官仍兼編脩與時宰不合引年以朝請大夫致仕扁所居曰桂隱室曰澹齋有詩文十卷
許子良字肖說東陽人登嘉熙戊戌進士除監鎮江酒庫前此贏羨率自入于良自一劄以上咸歸之於

公辟淮東運司主管瀕江有蘆蕩三十里所民資其
利守邊吏議清野悉欲芟去子良諫之止遷知晉陵
縣版籍紛亂官賦多放失諸司督逋急如雷電吏竄
匿殆盡前令以不辦去子良為之稽逋亡考隱漏僅
科定徭條緒粲然改宣教郎知都昌縣庫藏赤立于
良節縮浮冗兩年之間供輸遂有餘轉承議郎差幹
辦諸司糧料院當輸對不欲立異惟取廷臣所言有
關天命人心之大者重陳之不汎不激上為首肯再
三有俾閱滯獄八十餘子良為繕案一一獻之雖累

歲不引決者一日曲直皆白轉朝散郎差知台州弊
蠹相仍負上供錢三百餘萬子良節縮如都昌九舊
例守所宜得者皆謝去居半載郡計裕如子良聽訟
據案與兩造相爾汝以察其情情既得即決遣之吏
袖手旁觀具文書無所容其私賈似道開閩荆湖辟
主管機宜文字卒于官子良平生自奉甚儉前後歷
官二十年蕭然如寒士客至啜茗清談飢則煮餅而
已

范士表字叔端蘭谿人丞相鍾從子也嘉熙戊戌以

清
集

別頭試登第歷官為衡倅通郡民有嘯眾為亂者守
懼毒印去人情大震老幼星散奔進士表攝郡事恹
僚佐集籌畫為守備計登城撫勞益兵誅討旬日元
惡就戮郡以全

唐韶字子和蘭谿人嘉靖四年以漕鬼中南省第二
辟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制使史岩之遣往襄陽勞
師時元兵在境江面繹騷韶駕舟直上使其子良嗣
率死士前進所向皆克徑造襄陽呂文煥喜曰不勞
師者已三年矣留與飲燕韶曰久住此外必堅備何

以為歸乃出軍數萬攻其兩端韶與虜大戰中流破
賊而出岩之上其功陞南陵知縣經界不勞而辦郡
守趙興謀留使馬光祖列薦于朝有旨籍記姓名未
及錄用而卒

元陳萍蘭谿人丞相宜中弟自中子也宋亡育于外
家楊氏元世祖物色宜中子孫得之奇其骨相厚遇
之萍刻意於學兼通梵教至於騎射亦精其能賜名
鞏真伽刺思入侍東宮日見親幸成宗時吐蕃強威
邊人告警以萍領吐蕃宣慰使帥兵討平之悉定其

由下脫帽字
據新江通志
引李書補
由孫曰階上
脫進字

突地賜上尊製衣獎諭甚至及武宗朝以萍習知西
事特命撫寧邊陲初入境有數千騎整衆而來萍與
之遇亟令縱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郭左右指
揮外示閑暇敵疑有伏惧莫敢前有以所戴白揭于
竿首者萍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駭而遁曰是諸郡服
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階銀青光祿大夫
吳直方字行可浦江人自少有大志能力學坐書塾
凝然如痴他生晚各散去猶執卷呻吟弗輟稍長出
遊浙東西習刑法于帥府及行中書復北走京師在

折駢折

逆旅三十年備歷艱困或勸其南歸則曰生為寄死
為棄等死何分冀北與江南乎其志愈壯不火折用
薦者以說書事明宗于潛却會明宗出鎮北鎮藩復
罷去奉省檄除上都路儒學正欲上己為代者所先
留守馬札晃台聞其氣岸恢廓延與共語說之使教
其子脫脫及也先帖兒元統二年脫脫為御史中丞
奏授直方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宣政中正院架閣官
勾陞長史至元末脫脫從父伯顏為相恃功專恣出
入擁重兵自衛人情震悚上召脫脫問計脫脫以謀

帖下脫木字
據行狀補
宣政中

名士勝脫一
字據浦人

于家為對歸而語直方直方曰大夫失言幾事不密
則害成矣脫脫驚曰謀將安在直方曰宜亟黜之以
謝天下脫脫以親嫌為辭直方曰傳有大義滅親
大夫知有朝廷耳家固不宜恤脫脫曰事不成奈何
直方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復何惜即死亦不失為忠
義鬼脫脫曰吾意決矣乃入奏之會伯顏侍皇太子
出獵柳林脫脫欲發直方曰皇太子在軍中倘挾之
以生他變何以處之脫脫悟急白太后傳旨趣取以
歸開京城自守遣使持詔散遣諸軍出伯顏為河南

行省平章上多直方協贊功特超十餘階授集賢直
學士陞本院侍講學士賜黃金繫帶脫脫進位丞相
國有大事必謀于直方而後定直方每引古義告之
民被其賜者甚衆拜集賢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卒年
八十二直方為人深沉有謀人莫測其喜愠陰夷一
致可厲以天下大事縱群議沸騰不少動為人謙下
待人恒如布衣時一飯之恩必思報之人以是稱焉
子策見名儒
趙大訥者良勝字叔敬浦江人起家譯曹掾調泉州

錄事盜起寧都泉之無賴男子嘯衆應之遂謀來攻城大訥沿河作大柵以遏其衝簡強壯教百乘城親騎白馬奮呼先士氣百倍寇度不可攻而退中書遣使造海舟十五艘期五十日成官降錢不與材等民相顧大驚畏使者不敢發一祠大訥獨列民貧困狀請益之轉興化錄事官賦多隱弊歲勤受役者代輸大訥搜舊官書驗之則鄰民產也賦遂以清遷漳州路龍溪尹俗尚鬼壘石作祠以祭紫衣神黥民將為奸利必牲犬以祭大訥棄神江中移石脩孔子庙庭

據宋大書等作趙侯神道碑其墓下係甲字

縣多山畬峒獠官稍侵之輒弄兵暴掠至煩大將出屯經年不鮮大訥調御得其術服從如良民富民蘇甲怙勢殺人行賄郡守出其死大訥抱案詣府歷斥其奸守怒陰中以他罪上官察其非實獲免調温州永嘉尹轉運司以益擁不行計民口賦之吏並緣為民病大訥請令富民買而售於民民安而謀登旁州縣列訴于府請如永嘉法瑞安縣吏何良偽為官書誣平民盜版盜民自殺者三人府下大訥訊之正良罪徙之臨汀州城枕大江水瀑岸善崩大訥出新意

自元朝一子

並江教千尺列植巨木先障以冥芒後浪勢次填沙土而甃以石遂不壞遷知永新州州民素橫勢出守吏上每論後甲乙相譁教月不定大訥登正版籍列為十年使之次第相承素巧避署者不能脫苟有辨集又度其力厚薄為差官賦視常歲輒早登鵠湖羅陂皆群盜淵教時出鈔道為過容患昔嘗置戍軍終莫能禁大訥出奇剪渠魁八人餘黨奔散鄉飲酒禮廢久大訥講而行之賓主就位獻酬有節揖拜有容觀者嘆悅請老加婺州路總督府同知致仕戊戌國兵破睦州次至浦江大訥蒼皇弗及避或誘之使降大訥曰吾元朝老成臣惟有一死報國耳毋多言或強之行大訥曰吾老不能步復使之乘大訥曰吾不能乘馬亦之不殊病創竟死大訥性剛直平生不識請謁義所當為雖尊貴官人勢相統屬者無所遷當自誦曰我有命在天不以柔媚而得剛直而失年既老賓客故人多勉為子孫計大訥笑曰吾在泉時琛見俯地可拾尚弗顧今肯爾耶君子以是處之王餘慶字叔善金華人受業許謙之門嘗遊京師有

番僧官為總統者勢焰烜赫得其一言官爵可立致
或以其名聞僧召之拒曰吾學將以伸吾正道寧有
屈身而道可伸耶縉紳悉服其操行至正初入經筵
為檢討官累拜監察御史政弊者稱後使廣東詢問
疾苦惠政為多

嘉慶二年
宋文憲所作
墓志補

蘇友龍字伯夔金華人遷之後也嘗學經於許謙以
才推擇充府史入閩海為奏差遺憲使以廉直為同
官所忌嫉御史劾之章未下即命奪使印友龍毅然
持不可使亦据接同官之過欲訟繫之友龍復詳曰

嘉慶二年
馬球馬球文
墓志補

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明公奈何類之已而皆止汀
寇謀襲臨漳遣友龍督長吏為備長吏欲藉民為兵
友龍曰民不知兵久矣一旦藉之必大致紛紜此非
禦盜是增盜也長吏問計將馬出友龍曰吾知所處
矣閱兵藉得放逸者二千使帥之擊賊竟獲其首禍
者再轉江浙行省書吏海盜起省發官粟募民舟載
軍捕之舟未盡發而盜請降省速民歸粟友龍曰民
得粟食之且既今將馬徵即徵惟徵未發者乃可耳
省臣從其言紅中犯杭州官吏多逃惟參政樊執敬

中謀中

蕭子休
墓志補

坐堂上以死自誓友龍說曰明公以身死國義則得
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衆不下數十萬公庫金帛
以萬計與其委諸盜賊曷若募民使戰耶戰而不勝
就死何晚也樊不能從上馬迎敵而死友龍與樵李
樞謀以樵李署號召民殺賊殺一人即擄首受錢二
百五十緡民持刀爭奮教日之間獻馘充庭未幾辦
軍兵至破賊走之友龍絕口不言功滿考謁選擢授
蕭山尹民詭名匿其田賦科徭不能均一友龍令其
自實田輯為冊書凡有徵發皆視書輕重之兵興以

蕭子休
墓志補

米民輸糧衝處二州因憚遠征多以厲吏吏並緣為
奸糧不時集主運者毒擊恒坐繫友龍釋之而坐吏
期月咸足為立法每鄉置督運一人趣民以糧至江
濱仍驗多寡賦錢僦舟以行民大便之縣為吳越要
衝師旅經從無虛月誅索焚芻不少愜意則侵掠居
民友龍儲峙已充有犯擒置於法士卒入城如見大
將不敢出相誰何會歲儉弛湘湖之禁以利民不足
啓常平倉以賑餓者僚屬力沮之友龍大言曰故天
子粟活天子民有何不可儻有譴責吾自任之民賴

以生者蓋教萬計帥圃以元日至檄縣市殺核諸物
友龍發視恚甚執筆書檄尾曰四郊多壘臣正子痛
心疾首之時奈何襲太平故態飲酒為樂耶聞者愧
焉改本路總管府經歷不上轉行樞密院照磨偽吳
張仕誠降友龍持詔往湖州責其戍將潘允明行郊
迎禮禮成允明置友龍坐西向友龍正色曰以官則
我幕僚雖相向坐亦以為過然我所持者詔書君敢
與詔使抗禮耶挾胡床中席而坐允明惧服陞行省
都事參政石抹宜孫分省處州請友龍與俱友龍勸

其禮賢下士安輯流亡招徠群盜撫之以恩衆心翕
然經略李國鳳循行至處久留不去以十羊授友龍
牧友龍曰某以非才為省屬天使命之牧羊固當然
大敵壓境天使能出奇殲之雖日烹百羊何害否則
某亦不保首領欲久為天使牧羊得乎李默然而罷
處多盜征行吏多受盜金既降而復叛友龍秋毫無
所犯大溪吳誠七成擒官簿錄其家得帳籍驗之獨
無友龍名已而浙東悉入——
皇明版圖而七閩猶未附怨家告友龍長子仕闈坐

半

徙滌陽邁款還卒于家

明吳履字德基蘭谿人景奎子也受學于闈人夢吉
俊邁有奇才屬文以遷固為法尤工行草書為時所
推重論者謂如寶劍行空芙蓉出水當與鮮于太常
齊驅國初用薦者起家為南康丞南康俗悍以履儒
者易之履處之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偽有所摘發
一探驚伏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所訴召使
前與語弗加咄叱有所徵調集大姓坐之廡下聽人
人自說便否由是民愛之如父母而吏卒不敢為奸

縣令周初正召民轉輸至郡不得躬至鄉召之一民
逸去命卒笞之不服走入山訕令曰官當在縣何以
至此令怒入吏卒言因欲盡誣一鄉民獲六七人下
獄捕者復四出民大駭將為亂履破獄戶縱之曰若
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夫耳
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其耶令意
慙而止履為丞六年遷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
用法急南康民作亂命師討平之死者過半南康民
泣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時安化初降附有萬夫

奈下脫何乎
據宋文憲評
作吳履傳補

長易俊原獨特其驍勇與麾下教十人遁入山保險
自固江陰侯集兵將勒之召履計事履曰易俊原未
有反狀奈激之使生變乎不若以計致之果反用兵
未晚也履乃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止
一老人出對客履謂之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
事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皆為齏粉然殺一縣父
兄子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愿明
府哀憐履因謬謂曰俊原或未肯來得其子及麾下
三四人先往可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履言兵止

不發既而盡致其麾下性餘俊原一人度其勢孤乃
招之曰君侯愿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
縛送京師事平民安堵無擾江陰侯微取故兵之為
農者民驚奔相告勢甚危履諭民曰侯所取兵民無
與也籍其愿為兵者數人而已長沙郡令造戎衣履
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
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
大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三歲入朝遷
知萊之濰州民蓄官驢守核其孽息與籍不合曰驢

當歲產駒今閱數歲何少也欲責其欺罔且徵償諸
縣已勒民買駒履獨戒民勿償守罔狀履曰民實
無欺罔惡可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為吏者正宜布
宣德澤為民除疾苦寧少教足驢耶守語塞履復條
其不便者數事守以為然併諸縣已償者皆罷之山
東民願以牛羊代秋稅者官從其言履計牛羊後有
死瘠將為民患止令輸粟已而他州縣牛羊送陝西
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獨濰完郡令役千人部送鄰
縣牛履陳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

代之脫道中死牛誰當代償耶竟却之履為吏不求
威名以愛民為先凡有訟召訟者面直之釋其怒乃
已不忍置民於獄獄屢空當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
其期約故物價不踴民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
民皆樂其易簡居濰二年會州改為縣召還遂致其
事歸民遮道泣留不能得競留其靴亭貯而祀之宋
濬曰俗吏以嚴急督責為足用謂儒者懦緩償事而
不知得民非儒者不能也以余觀於吳德基恂恂不
大聲色而衆庶安其政既去而思之視世之督責者

果孰多耶古稱平易近民愷悌君子之其德基之謂歟

馬燾字原清東陽人幼有志操博通經史洪武初以薦授懷安丞招徠流散撫綏凋瘵甚得民心既而調丞壽陽有候卒於廢寺得埋金五百兩以進燾命簿錄其數藏于官帑後歷遷山西按察司副使在官獄獄詳明民無冤滯以親老請謝

詔進一階致仕卒鄉人為傳其事私謚曰孝廉

朱文字悅道義烏人從王禕游學博才瞻剛方少許

可人洪武六年舉明經授知星子縣廉介自持興學勸農奏其縣山高水冷非茶所產上可其奏遂罷茶貢後陞贛州府同知盡心撫字秩滿民庶擁留不能得因立生祠祀之

諸葛伯衡蘭谿人少清介持名節從吳禮部游獲聞前輩緒論精求實踐鄉里咸推重之洪武初薦授北平雜造局大使不以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遇雨輒草行泥塗中弗厭也遷趙州吏目州建峰廟有青蛇惑人凡入人家必有禍伯衡殺蛇罪巫者民以不惑

用太學董倫薦召問治道對以——聖明之世紀綱正而法度脩民皆安業惟庶耻之道重耳——

上大悅擢陝西叅議以道途遠近定轉輸之法民甚便之後改廣東叅議卒于官

李希明字濬文東陽人父唐從許謙游潛心經史為詩文必以理勝一時名輩如胡翰宋濂雅相推重仕為本郡儒學教授所著有靜學齋尚綱集希明夙承庭訓於問學多所究通洪武中舉孝廉入太學舍選第一授伴讀侍——

太宗於潛邸從容輔導甚被禮遇陞監察御史進江西左叅政時陳友諒餘黨依險縱掠——

朝廷將出師勦之希明奏乞矜其勢窘不得已賜行招撫如不服加臣沮計之罪與師未晚從之希明榜示流民爭先來歸卒以安業擢刑部侍郎卒于官

朱肇字本初義烏人洪武中領鄉薦入太學召對稱旨授戶科給事中永樂初奉——

命按治江西黜貪去弊政若神明立朝敢言嘗以論事忤都御史陳瑛中以他事當坐死得白左遷湖廣

宣慰司教授用知府唐徽薦陞長沙府同知政化大
行宣德初罷歸

何士英字子文東陽人洪武中舉人材授知平涼府
以親老乞歸忤旨謫蘆州判官臨民廉謹再乞歸養
永樂初起知平涼府比至編氓相慶以為重得慈父
母會主者較郡庠朽數千石士英方自劾民爭輸之
如教考滿去父老避番戴道安府以詩送行有前任
多只琴與鶴此行惟有影和身之句——

御屏紀庶吏十八人士英居其首陞兩淮鹽運使先

是民苦部差督鹽課者所至苛擾及歲課孳生馬駒
陪納不及士英一切奏罷之遭母喪去吏部尚書蹇
義以其廉能奏欲奪情堅辭終制起復蒞前職始終
一節致仕歸卒一統志云士英知平涼有廉能幹濟
之譽郡人感其德久而不忘

王應字思正浦江人祖澄勇於為義遺言效法鄭氏
合族同居父仕覺與諸父士麟士偉參定家則一卷
勒之於石不分異者五世應以薦起為廣東布政司
左參議盜發南海官軍不能討應率義旅以棗船為

聲援入其巢穴擒渠魁而殲之餘黨悉平丁父憂復

除河南左參議坐累而卒

朱仲智永康人洪武中以人材舉授吉安知府寬厚
廉潔剴革吏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被召改重慶府
知府吉安之人思慕不已後得蘭方繼之其善政大
類仲智今吉安人稱賢守者必曰朱蘭

王世榮金華人洪武中以人材辟授東莞知縣存心
愷悌敷政慈祥時縣遭草寇人多流離上司督糧甚
急世榮設法以徵不擾而辦招逃亡恤無告力行寬

惠以蕪民隱縣人至今稱之編脩劉存業脩東莞縣
志編入名宦其所稱述者如此

陳原武字仲毅東陽人洪武間由太學生授戶部主
事歷陞保寧府知府勤政愛民賦役均平凡有興作
必察其食衣病者與藥雖勞不忍在任戶口增詞訟
息遠近稱之陞福建鹽運使致仕卒

陳俊字俊民東陽人登永樂乙未進士除監察御史
巡撫南畿劾贓吏革宿弊郡邑肅然累升應天府尹
以嚴峻繩下吏有犯贓者或杖殺之處同僚不阿以

私嘗曰吾不能自立清流然隨波汨泥亦不為也後
卒于官

邢旭字景陽金華人父沂從范祖幹游以詞翰知名
與邢侁成濬俱嗜吟咏互相唱和號山中三詩友旭
學于家庭登永樂二年進士累官河南叅議道歲旱
勞脩舉荒政民賴以安奏免二程子孫徭役賜田土
正統初陞四川布政革弊去奸撫養軍民恩威並著
夷酋王永壽董敏失和治兵交攻朝廷遣師討之旭
身詣其寨喻以禍福皆釋甲待罪請遣子入質進馬

謝恩師遂不戰解還未幾致仕卒蜀人追思惠政立
碑成都三都三公廟祀之所著有退省集

邵玘字以先蘭谿人登永樂四年進士擢湖廣道監
察御史忠言直節上簡

聖棗超拜江西按察使丁內艱服除調福建宣德中
陞南京右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貪縱
效尤成風玘奉

敕考察奏黜不才御史二十餘人紀綱大振興北院
顧佐齊名憲臺為之一清玘居家有孝行在官能以

威嚴憚吏遇事善斷所至政聲赫然

謝忱字惟壽永康人貢入太學領應天府鄉薦登永
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貴凡為
巡按詰奸某暴無所假借人稱謝閣王漢府謀不軌
庶得其實以一聞命勒之賜反屬男女吳德等四人
因忤尚書蹇義僅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歲歉民多抵
法忱聞之為求可生之途適地方多虎患示以得虎
皮三者免一命人爭捕之於是虎患息而民命以全
卒于官歸葬之日行李蕭然

杜瑄字季璋東陽人永樂初由鄉薦入太學授兵科
給事中陞廣東按察司僉事遷卒獲海舡內四十餘
人俱飢困瀕死議者以為盜欲棄于海瑄持不可令
飲食之明日俱甦詢之乃寧波追賊軍舡遭風飄泊
者遂移文遣之後陞陝西副使以疾乞歸

朱勝字仲高蘭谿人其地今割隸湯溪由舉人授刑
部主事累升郎中出知武昌府未幾調蘄州府所至
多善政蘄人歌頌十善流傳中外奉

敕褒嘉超授江西布政使卒于官今祀本府鄉賢祠

馮傑字孟英金華人永樂中貢入太學時方營建考

艱卒于家

選管工授瀘州判官佐政廉平民夷從化正統中薦

李叙字秉彝東陽人永樂中由鄉薦入太學最為祭
酒胡儼所器重宣德初試授監察御史嘗奉一

升監察御史巡福建奏減銀課巡兩淮奏寬鹽禁人
多懷之景泰初廣東盜起州縣騷動朝論以傑歷練

命錄囚辨出交趾俘囚凡三千餘人出巡淮甸首擒
豪右范端操等十餘人置之獄餘皆屏迹官吏有貪

老成升授按察使隨方撫捕未幾盜平致仕歸卒

墨者一切汰去雖親戚故舊不宥容按泗州有老嫗
鬻子以供權貴賂馬叙會權貴即出法語以禁止之

盧睿字世昭東陽人登永樂辛丑進士授監察御史
正統間升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進貢者歲千餘

中使取珍禽異獸至淮者叙陳其害民悉報罷一
上問都御史顧佐諸御史盡職者有幾佐首以叙對

人所至日費羊貳百隻邊民以供給為艱睿奏請每
歲於邊糧折銀買辦民甚德焉鎮守中官郭敬怙勢

風裁凜凜朝野稱之凡巡按例皆一歲周交代叙獨
保番淮上三年及還一

玩法睿每裁抑之誣奏睿減虜供給廷辯得直升右

朝權貴構以事下獄必欲擠之會八百車里二蕃讐

副都御史總督陝西邊務尋請致仕卒

殺累遣廷臣招撫不服朝議以為惟叙可左遷行人

章聰字俊民金華人登永樂二年進士宣德二年擢

領一

監察御史嘗奉一

特旨往諭之至則曉以禍福逆順皆聽命息兵通貢

教撫諭南夷及監軍問罪西戎規畫得宜戎夷歸化

上喜復以御為史竟為諸權要所誣構謫戍大同天

正統二年升廣東按察使奏徙南丹衛治于賓州奉

順改元赦還復職遂乞致仕歸優游林下凡二十年

議衛治于貴縣戍卒無烟瘴之患置巡司于潯梧柳

慶要害之地民免團軍之擾升本藩右布政使丁內

艱卒于家

以高壽終所著有困庵集南征紀行錄藏于家

趙良字時中永康人登成化己丑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中覲介敢言因災異條陳謹天戒重國本恤民艱鎮
邊境四事忤一

旨杖于廷幾斃歲丙午左右請立宮膳所生二戲子
為太子抗疏力諫止之及一

孝廟正位東宮又疏請簡正人為師傅以職輔導滿
九年升本科都給事中先是重臣王越被劾時之譖
于中官汪直誣以言事不謹謫四川廬山令弘治改
元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升副使卒于官

潘璋字秉夫金華人由進士任工部主事監稅荆南
有水蘄聲升四川提學僉事善於作興士類競勸凡
所品題後皆顯名尚書周洪謨謂全蜀之士仰之若
山斗愛之若父母尤尊禮儒先嘗啟蜀憲王改堊宋
文憲公親誌其墓且錄其後一人于學以主祀事升
陝西副使仍董學政未幾卒蜀士聞之相率哭于三
公祠下且舉入名宦祠所著有靜庵齋稿

黃傳字步瀾蘭谿人登弘治庚戌進士除知江陰縣
吏民以其年少頌易之傳內精敏鋒穎不露南面受

志翁字從
原論之論採

署十日而布令踰月令大行獎善禁奸豪猾皆避罪
徙之他鄉先是民俗置置持吏長短吏多罷免簿書
叢委紛不可治傳提綱挈領事事條舉倉庫錢穀斷
以十年按劾進考無私竄自逸者由是四境肅然官
無負租野無弊民性尤崇正黜邪興學校禮賢良去
境內淫祠幾盡升監察御史尋病卒

徐沂字希魯永康人登弘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彈
劾不避權勢時壽寧侯張鶴齡等恃恩冒法及中官
李廣矯命干政皆抗章論之改南京工科奏罷嚴取

蕪州細密字麻福建改機陝西統絨民稱便馬升廣
東丞議卒于官歸裝惟圖書而已

章拯字以道蘭谿人愷之姪也受學于愷以明經潔
行聞登弘治壬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改刑部
廣西司因忤逆瑾以斷獄不先白逮問謫梧州通判
及瑾誅召為南京吏部稽勲司主事再遷兵部車駕
司郎中陞廣東督學副使振孤寒抑僥倖志翁翁然
分哨督兵勒新會逋寇加俸一級升右布政使轉廣
西左使尋升右副都御史撫治鄧陽等處治尚清靜

民皆安之改總理河道時河決魯橋有獻議者欲挽河使北漸復禹故道者拯議以河徙而南久矣我朝初自陽武而注于壽次決榮陽通渦又決蘭陽儀封以至于宿皆其支別之遺迹可考者也自正德中決楊家口當時惟利通舟不暇他顧由是支別皆絕經流行出單徐猥灌汶泗當潦水方至民用昏墊及其勢落反壤填淤以故勞費無已為今之計當逆前續而度時宜增卑倍薄塞潰疏壅分殺其怒民寬蕩析漕紆裕阻斯為實幹若庸弗詢之謀而希高世之

舉蓋出漢人之下策欲求夏禹之全功工役一興必至疲民誤國所不敢為也昔人謂治河者不與水爭地今所以爭尺寸之利者直為漕渠故也然其流湍悍多泥故善淤易徙雖神禹復作不能使九河復其故矣泣事之明年山東大水助河為虐議者因而譁張之廷議別遣重臣按視商度得

吉即升拯工部侍郎兼副都御史仍治其事乃請浚孫家渡分殺河勢甫興工而夏潦驟溢未及底績言者論之不已改督視

頭陵工程以威應期代之別議開昭陽湖新河後丁夫十萬衆費銀五十萬兩功竟不就再以潘希曾代之乞用拯議而河以無患

頭陵之役始估用銀十七萬兩拯請就陶於安陸伐石於唐子以近減費僅用銀十萬兩畢事而以其羨歸諸內帑還朝升尚書理部事給事夏言建請分祭四郊拯偕僚屬上議乞如舊制合享而以民困財乏為言因此忤

旨適饒州進祭器不如式責不先言罷官歸

頭陵同事內臣嚙其減費不為己利又以寢殿琉璃滲漏中之鵝秩閑住既歸足迹不及於城府簡牘不及於京師優游林下凡一十八年乃卒其歸時年僅五十有二而已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璋之子也七歲能詩文登弘治壬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故太監汪直義勇汪鈺乞升錦衣衛鎮撫帶俸守陞希曾首抗疏論之謂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勇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蔭

疏入中官皆切齒既又上疏勸一

上隆大孝勤聖學節游樂遠佞倖大忤逆瑾意乃差往湖貴二省計處邊儲時差者還例賂瑾以免禍有司致千金為備希曾却之既還瑾怒賂不入矯詔杖之闕下除名為民瑾誅乃復官升刑科右給事中持節假一品服往使安南道轉禮科左給事中還升工科都給事中內官監奏請脩太素殿天鵝房諸費累鉅萬抗疏爭之不報升南京太僕寺少卿進本寺卿奏易買馬為折色以寬滌和民因而價尤易完還南

京太常寺卿改提督四夷館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惠州點賊賴貴聚眾肆虐進兵勒之空其巢剽頭餘賊曾蛇仔七巢並興流毒江廣發諸路兵夾攻賊窮襲通判董鳴鳳以要撫希曾督戰益力賊眾大敗而通判卒獲全召入為工部右侍郎會河溢沛縣漕渠淤塞或議開昭陽湖新河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而工不克就命希曾兼憲職往代之希曾議以沛漕之淤塞由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由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

長堤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於是停築派人夫十數萬僅用河夫二萬餘不期年而功成既而河溢境山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流流下射高教奴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希曾乃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邊逼之東仍於徙河兩崖下埽以漸相屬埽漸逼河流激溢因決入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人皆詫曰今人未見禹之行水第不知與公何如耳論功升俸一級召入改兵部右侍郎卒于官贈兵部

尚書所著有竹澗文集若干卷子徵嘉靖己丑進士累官至江西叅政用墓志脩

徐讚字朝儀永康人登弘治乙丑進士授知東強縣劇賊劉六等流劫郡邑所過屠掠一空讚繕兵城守先自為備賊聞獨不敢犯東強界民飢捐俸募粟作糜食之富人義激爭先效糜所全活以萬計升山西道監察御史理醴長蘆兼巡河道逆瑾遺黨楊虎等流劫開濟聞熾甚讚以計擒之械送京師巡按江西勦湖寇徐九齡等數百人論功升俸一級時宸濠久

蓄異志潛結群寇以自樹此舉實剪其羽翼也又累
疏請寬逋負罷征役釋寬平獄風米翼然升知蘄州
府抑奢麗剔蠹弊課才惠民百務厘舉宸濠之變治
兵給餉遣戰艦出江為上流聲援濠遂挫於安慶不
能直窺南都者讚實與有力焉——

大駕南巡讚慮吏胥傍緣為民擾乃戒所部飭儲峙
而不從公歛既而駕至鎮江旋旆蘄民宴然若無事
加升河南右叅政仍掌府事佐巡撫都御史李克嗣
荆白茅港以洩太湖之浸授任責成具有方略後鉅

費省而工速就為蘄松常及嘉湖諸府久遠之利在
蘄凡七年其政大要以愛民為本後蘄人舉詞名宦
其稱之者曰寬厚有三代長者之風循良得兩漢牧
民之體僉以為實錄授江西左叅政升貴州按察使
尋改湖廣又調雲南土舍安銓叛讚造小旗千餘書
同心協力各保身家八字令聚執聽撫以陰誘其脅
從之黨賊勢遂衰及土舍鳳朝文繼判與安銓連兵
進窺省城上下震悚讚挺身登陣諭以——
朝廷威德問其未敢眾皆伏地曰不敢有他但欲平

爭襲耳讚權許之令退舍俟命即走使各哨並集諸
軍合擊俘獲以數千計升本省右本政使尋轉左使
以母夫人程年登八十疏乞終養以歸在家得命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改撫河南值歲
飢盜起條陳救荒三事曰寬賦欵以安人心廣賑恤
以救民命嚴備禦以懾強梁又條陳便宜四事曰處
歲派以資歲用均地糧以蘄民困移水次以便兌運
處馬政以節民力事皆施行升工部右侍郎丁母憂
歸以哀毀厲疾讚賦性寬和雅量汪涵若干頃波雖
至親密者終身未嘗見其怒容或謂比之劉寬妻師
德未知其孰優劣云

李滄字一清永康人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工部
營繕司主事嘗差督甃儀真及司龍江關抽分廉慎
有為人不取以私干雖中官同事者亦嚴憚之公暇
輒與崑山魏校永豐夏尚朴讓學窮理以求檢身之
方一切世味泊如也卒于官貸馬賃屋乃克歛鄉人
高其風操率私錢為樹坊以表之楓山章先生題其
額曰清脩吉士云

周鑑抄

計共抄八十六張 共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九字

已補區缺情

金華先民傳卷之七

金華先民傳卷之七

文學傳 凡九十八人

劉峻

鄭灼

婁幼瑜

龔孟舒

駱賓王

徐安貞

馮定

舒元興

劉昭禹

徐無黨

于房

朱臨

杜汝霖

錢通

曹冠

范端臣

鞏豐

喻良能

何恪

陳炳

馬士仲

傅芷

邵因

徐畸

倪千里

倪朴

戚如珩

徐次鐸

徐木

趙彥鉅

潘輝

夏明誠

章如愚

應鏞

楊忱中

龔應之

陳大猷

王世傑

鄭宗強

王邁

石一鰲

王炎澤

劉應龜

葉謹翁

黃景昌

胡助

傅野

陳克道



同傳

文集十六卷

韓孟舒附見南史
史顯越傳史位
撰宋陽翟孟舒
此以為金華人不
知何據

韓孟舒金華人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為海陽郡丞
元帝在江州躬帥事馬禮之甚寵陳天嘉中官至太
中大夫

唐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其文名與王勃楊炯
盧照鄰相亞天下稱為四傑初為道王府屬歷武功
主簿裴行儉為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應詔長安主
簿武后時獻上疏下除臨海丞執鞅不得志棄官去
及徐敬業起兵巨復廢陵工署賓工為府屬傳檄斥

武后罪后讀至一經環之士末乾六尺之孤何在覆
曰誰為之或以賈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
敗賓工亡命不知所之後宋之間遇諸靈隱寺蓋已
祝髮為浮屠云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命都察
卿序之

徐安貞本名楚璧字子珍蘭溪人今其地割隸湯溪
嘗讀書于九峯岩巖以文學知名神龍二年第進士又
舉制科第一以武陟尉選入殿刊正補鹿正學士累
遷起居舍人賜名安貞又遷中書舍人進檢校工部

徐安貞唐書
本傳以為楚璧
亂兵人

侍郎卒贈尚書岩陰有石洞相傳為安貞讀書處

馮定字介夫東陽人宿之弟也其文學與宿齊名人
以方漢二馮于頓素著之頓在襄陽定徒步上謁更
不肯白乃亟去頓聞片吏遺錢五十萬及諸境定友
其遺以書讓頓不下士頓大慙第進士異等辟浙西
薛平所以解尉為集賢校理始定居喪毀甚故歎移
疾大學士疑其簡忿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為鄆
州刺史坐遊宴不節免起為國子司業再遷太常少
卿會有詔以寬裳羽衣合雲韶律于定定部諸樂工

歷代通鑑輯覽
書卷四

立懸問端凝若植文宗異之問學士李正珪以定對
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親誦定送客江西詩石
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是時
甘露雜作中外惶恐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伏士良請

仇

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改太子詹事鄭覃兼
太子太師上日欲會尚書省定據禮奏常集詹事府
詔可論者多其正換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
贈工部尚書諡曰節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
水碑畫畫鶴託帝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

畫畫畫畫
畫畫畫畫

其文名傳播戎夷如此

舒元與東陽人始學即警悟家江夏郡度使都仕美
異其秀特而文數為延譽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鈞
校苛切既試尚書雜水炭脂炬燧具皆人自將吏一
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園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
未有輕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非賢不在選而
有司以錄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也羅棘遠截疑
其為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律非
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避辱自引去徒得不

肖者為陛下用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篋笥皮幣
何輕賢重金玉耶又言取士不宜限數有司多者三
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
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絕數人而曰必二十謬進者乃
過半謂合格令可乎俄擢高第調_郿尉裴度素學與
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_拜監察御史按劾深害
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與自負才有過人者銳
於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
張嘉貞代人作奏起_逆族卒為名臣今臣備官于朝

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

無因入又不露所長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
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可上八萬言其
文鍛鍊精粹出入古今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
輔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
比哉感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昂出
示宰相李宗閔以為浮誕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
都時李訓居喪尤與元與善及訓用事固言輔政擢
權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與奏辨明審不三月即真

美刑部侍郎因附鄭注月中遂以本官同平章事頗
知加禮舊臣如裴度令狐楚鄭覃悉召自閑散處以
高秩與訓注謀誅宦官不克竟罹甘露之難元與嘗
為牡丹賦時稱其工後帝觀牡丹凭欄誦賦為之泣
下第元與元肱元迥皆第進士元與又權賢良方正
終司封員外郎
南唐劉昭禹字休明金華人刻苦工詩有云句向夜
深得心從天外歸嘗謂五言律詩當字字揀汰如四
十個君子雜一個屠沽不得仕湖南為天策府學士

劉昭禹非其人
李商隱作金
華人誤也

入南唐為嚴州刺史有詩集一卷凡三百篇

宋徐無黨永康人從歐陽脩學古文詞脩嘗稱其文

日進如水湧而山出又云其馳騁之際非常人筆力

可到嘗註五代史妙得良史筆意皇祐中以南省第

一人登進士第仕止郡教授惜弗究厥施云

于房傳全錄
清陽人志記

于房浦江人父高有學行尤長於文詞會五季之亂

抗志不仕以布衣終房為文有父風而精簡過之遠

邇學徒咸從之游其與學者論文有曰陽開陰合俯

仰變化出有入無其妙若神人以為名言中嘉祐四

年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番

守司先立壁皆舉進士第清穆去為浮屠亦以能文

鳴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能暗記六經三史

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旁引曲証各歷誦

全文一字不遺時號雙壁初世封善為文頃刻數千

言縱橫通變無不如意自謂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

歐陽脩脩不然之世封慚脩因授以為文之法於是

其學日進世封著易書詩傳四十卷正封著春秋三

傳是非說二十卷正封善正書酷類顏真卿世多傳

之宋濂嘗言過左溪山見正封所書碑字勢雄拔如

蛟螭虎豹盤拏後先慨然想見其為人登高遠望精

神飛動有方蒙者學于世封輯其家三世能文者七

人號七星集云

亦見浦陽人物

朱臨浦江人少穎悟從胡瑗授春秋瑗嘗著春秋辨

要惟臨得之為精晚年好唐陸淳學淳之師啖助趙

匡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總其說為纂例辨疑二書

臨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

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舒為兩漢通儒第一然猶拘

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其所學蓋卓有定見如

此初以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

作即致仕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詩文又別有集藏

于家

杜汝霖字仁翁蘭谿人嘗學于安定胡先生甚為李

公擇所稱其孫陵傳其家學生五子楨字伯高楨字

仲高楨字叔高楨字季高楨字幼高皆博學善屬文

人稱為金華五高伯高登東萊呂成公之門淳熙開

熙間兩以制科薦所著有橋齋集仲高嘗占湖漕舉

首與吳儼揚長孺友善著有杜詩發微癖齋集叔
高嘗問道於朱子與辛幼安諸人游端平初以布衣
召入館閣校讐幼高所著有碎葉集陳同甫與仲高
書云惠示高文麗句見所謂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
一雨春無力令人眼動及讀別纜解時燕度緊離觴
盡虜花飛急然後知晏叔原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
雙飛不得長揜羨也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
和鸞俯仰於節奏之間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
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此非獨

一門之盛真可謂一時之豪矣禁正則贈幼高詩云
杜氏五兄弟詞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秋
其為名流推重如此伯高子去偽仲高子去輕叔高
子去非幼高子去莘及去偽子濬之亦皆以文學名
當宋季士競為舉子習而杜氏一門咸尚古學自汝
霖至濬之六世雖仕不顯而文彩聲華聯襲不墜時
罕有及之者濬之又別見隱逸傳用龍川文集
及縣志條
錢通字德脩浦江人自少強敏記問過人登熙寧九
年進士調洪州推官守將王韶由樞府出咸重異常

浦陽人物記
作于德編

寧諫利據浦
陽人按記改

僚屬不敢仰視會有疑獄適正色爭辯至怒罵不
少奪後卒如通議歷遷通判越州吏挾守為奸留
難訟者常數百人通攝府事終二日獄為一空建
中靖國初擢殿中侍御史出提舉湖北常平與利
除害發奸摘伏風采凜然人畏之如神明崇利初
復執法殿中遷侍御史進中丞會籍玩祐久適以
為多滯落為給事中劉遠所駁左轉戶部侍郎遷
工部尚書兼侍讀為言者所論出知滁州歷宣州
秀州越州浮沉外郡久之大觀初復故職以疾致

仕起為寶謨閣直學士改述古殿皆奉祠適家居
十餘年無益之事不為脩築三大湖以利鄉民
德之宣和二年方臘陷婺城通避兵蘭谿靈泉寺
為盜所害事聞贈太中大夫通無所不學晚尤深
於歷書為文章明白簡切自成一家言所著有文
集八十卷用宋史條
曹冠字宗臣東陽人博聞強記書一覽輒不忘以文
詞知名于時登紹興甲戌進士第二人擢太常博士
兼檢正諸房公事初入太學秦檜嘗諫孫師事之

浙江通志引雙
士有及字是

及檜攻坐累罷秩後起知郴州轉朝散大夫卒所著
有經進雜論萬言書恢復秘略時政採弊裕民政要
補正忠言帝範十贊雙溪集二十卷廬陵楊萬里見
其雙溪集贈以詩云莫將沈謝鴻鴈行便與倚那薦
清廟其為名流推服如此

范端臣字元卿蘭谿人賢良後之從子也受學于浚
紹興中登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雖入官未嘗廢學
文詞典雅尤工于詩有集三卷出入諸家卓然名世
至於篆楷草隸亦造其妙學者稱為蒙齋先生

從下應有為平

鞏豐字仲至祖庭芝家鄆之濱城學于劉安世人稱
為山堂先生弟子受業者蓋數百人從浚江即所寓
土斷著籍武義豐學敏而蚤成自童壯時前輩源緒
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固已多所該習宿艾駭服
以為積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循不
能到淳熙中以太學上舍生擢進士第除教授漢陽
軍調福州帥幕復從朱熹講明義理之學聲實甚著
累官知臨安縣改提轄左藏庫奉祠卒所著有東平
集二十七卷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詞半簡

按宋源漢學堂
傳世教授漢陽
軍以授授漢陽
州司馬劉安事
母喪哀痛水
遠齊州建州
司馬

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為詩多至千餘首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與兄良倚伯壽弟良弼季直
皆有文名而良能尤傑出為當時所推登紹興辛丑
進士初授廣德尉三獲強盜應賞格辭不受調鄱陽
丞遷國子監主簿述忠義傳起戰國王燭止五代長
孫晟通一百九十人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嘉
嘆顧侍臣曰喻良能質實平正御書其名屏間丁內
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請外
知處州尋奉祠以朝請大夫致仕鄉人慕其名立石

表其地曰郎官里所著有諸經講義五卷香山集二
十四卷家帚編十五卷忠義傳二十卷良倚與良能
同登進士卒官臨海丞所著有唐論四卷詩文十卷
良弼由太學生特科補新喻尉所著有杉堂集十卷
樂府五卷陳亮嘗稱喻叔奇為文精深簡雅讀之愈
久而意若新喻季直蔚茂馳騁蓋將已羅衆體而一
字不苟讀之疊疊而無厭云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性好古藏書至萬卷博覽而工
於文陳亮嘗稱其奇壯精敏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

其意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初主承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詣闕上萬言書及復後十二策與朝論不合歸治田園築亭奉母為樂所著有南湖集二十卷

陳炳字德先義烏人好古文務為奇語陳亮嘗稱其清新勁麗與喻良能良弼何恪同傷號為傷四君子云乾道二年登進士第為太平縣主簿所註有易解五卷進卷五卷巖堂雜策二十卷

馬士仲字次辛本建陽人從遊朱子之門擢紹熙元

年進士乙科寓居東陽遂為縣人歷仕州縣以廉能著稱嘗知古鄞撫循兵民捍禦邊寇郡賴以安尋請祠歸士仲議論典刑詩章爛雅所著有得齋集

傅芷字升可義烏人六經俱通尤精于史學從游之士戶屢嘗滿登淳熙五年進士授仙居尉未上而卒

所著有講義及南園雜策二十卷

蘭谿人 州教授

邵困字萬宗登淳熙八年進士第授改潭州朱子時

為南湖帥薦其學行有文學自將諄諄不倦之語晚

歲以楚州倅奉祠家居名其堂曰今是所著有禮記

登上脫蘭谿人二
字按下脫州
按四字據浙道
志引其靖道
志補
湖字誤倒

解讀易管見今是堂遺策總若干卷

徐疇字南夫蘭谿人自幼穎敏力學好修嘗學易于漢上朱先生震得其旨要兼明春秋戴記皆造其微嘗言人出而仕必行道濟時求不負其君憂而隱必立身行善求不負其先否則碌碌耳其居家孝友處朋友鄉黨正直不阿為文雅贍有法隱居教授學者稱為天民乾道間詔求賢良旨意諄切務在得人有所以疇應詔力辭不就或有勸之仕者答曰以經淑人得之而仕是亦仕也其所著有周禮發微三卷禮

記心法二十卷文集若干卷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登淳熙十

四年進士又以春秋試中教官文墨論議藉甚一時

多士從游戶屢常滿擢監察御史公饋不入門私書

不出國退食蕭然如山居連右正言以論事忤大臣

改除起居舍人兼寶錄院檢討國史院編修官卒贈

右文殿脩撰階朝奉大夫

倪朴字文卿浦江人豪俊不羈喜舞劍談兵耻為無

用之學紹興中聞金主亮將謀南侵草書數千言欲

獻之闕下謂虜敵可以必滅者有五不可以不滅者其
說亦有五而滅虜敵之策有三其事勢相闕不可緩者
有七三策謂兵法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今虜雖有
意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而屯戍未備宜先令諸
將出其不意水陸並進襲其屯戍奪其要害使中原
之民知所向慕然後車駕進駐江表以壯諸將聲援
之勢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
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若大軍已舉警備已嚴當
令江淮之師堂之之衆出壽春盱眙漣水以迎其前
然後一軍出荆襄一軍入陳蔡繞出賊後以濟河洛
一軍出隴蜀入散關據關陝以震兩河關洛震動則
則賊勢必分而我事專何有不濟若其鋒未可當宜
欽江淮之兵列江而守虛兩淮之地以待之虜所恃
者騎耳舟楫之間非其所長彼兵深入吾境臨江不
敢輒渡吾深溝高壘據江不與之戰延日持久彼糧
運不繼則士心危其衆不自亂必且自潰此不戰而
屈人兵之策也已而亮弑兵潰略如其言且以用兵
者必先審知地勢而後可以制勝乃適考以群書以

浙江通志引
兩浙名賢錄
作字少伯

當時州縣為半由漢以來其間郡縣雖合廢置變名
易實不可按辨者皆會而歸之於一允古今帝王之
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
關防津要戰守會盟之地故基遠迤搜括無遺其有
幸謬為之據據引証以相參考名曰輿地會元志允
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徽塞之遠近繪為
一圖縱廣各丈餘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
城可守常思一效其能而時無知者獨永康陳亮故
馬晚知不用痛念國家樂侮用兵之失復著鑿錄
五卷為人亢直不能委曲里人接益恭乘其與縣宰
有隙遂以豪俠中之從家筠州會赦東歸卒謝翹嘗
取其所著書遠為一編號曰石陵倪氏雜著吳萊為
之序稱其學博而有用云
戚如珥字少伯金華人自幼能力學長游呂東萊之
門其學務以脩身齊家而見諸實用不為空言東萊
每嘆異之紹熙元年登進士兩科授郴州教授學校
事與連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為諫官諷使勢敵確然
不屑乞外出知台州尋改袁州政績大著及卒門人

私謚曰貞白先生今祀本府鄉賢祠

徐次鐸字文伯一字仲友東陽人登紹熙元年進士

又試宏詞科為山陰尉著復讐湖議人以為確論為

樞屬以西府典故散在方冊自建炎以來攻守之具

編纂成書名曰中興兵房事類止三衢倅當做周禮

二言浙江通志
引作言

作漢官又作唐書傳註補註音訓總三百卷自號徐

氏唐書又以唐書糾謬訛作釋糾謬十卷

徐木字子材永康人與陳亮為友威有文名又因亮

交于朱晦翁講學求道亮嘗與晦翁書云徐子材不

獨有可用之才而為學之意亦甚篤晦翁嘗過其家

為書家人卦辭于廳事之壁登乾道丙戌進士仕至

寺丞輕財尚義朋友有喪不能舉者輒助舉焉陳亮

又云陳聖嘉之與人交應仲實之自處徐子才之特

立皆吾所願學也晦翁所書卦辭板壁其家今尚實

存

趙彥祖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精左氏春秋初

以右科入仕著春秋左傳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

特指一資提備和州觀察使金吾衛上將軍充持伴

類稿浙江通志
引作陸莘

使事訖撰虜使問卷一編上之特轉一官紹熙元
年登進士甲科換宣英郎不遠眉州通判以卒彥祖
好學有文著述不倦有古律詩長短句等作凡數百
篇名西征類稿藏於家子滄夫亦工於詩氣韵清逸
落筆人爭傳之

潘輝字經之金華人號介岩仕至秘書監條撰書因
蜀人所編朱子語類取其中論語一門補其未備為
論語語類行于世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其學本自呂東萊而自負甚

高登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一為安慶節推遂致其

仕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約為是梅之辱柳貫稱

其理明文莊詞全韵勝必如是而後可以為文信鉅

作傑製在天地間如福物異瑞要不可多見而屢得

之也其文今見吳禮部敬鄉錄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自幼穎悟負才尚氣慶元中

登進士第累官國子博士未幾改知貴州開禧初被

召上疏極諫時政因忤韓侂胄罷秩歸結草堂山中

與士子講學遠近咸帥尊之稱曰山堂先生所著有

陸應傳免

應備字子和蘭人登陸履五年進士中博學宏詞

科官至太常寺主簿出知開州所著有書約義及禮記纂要衡禮記集解中所引應氏邵氏即備與邵

楊悅中義人
自高州此
寺

楊悅中字德夫登嘉定元年進士仕至園子監丞階朝請大夫出知新州嘗著易原三卷其言欲觀八卦生而為六十四卦請玩先天圖欲觀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則繫詞說卦之可言亦不可以無改廉節之

極數知來妙在於加一倍法而重卦之本指則恐不專在是自為一義可也其不苟同如此孫焯炳煥俱以文名于時

龔應之字虞善義烏人受業徐僑之門登嘉定癸未進士久淹下僚理宗語從臣曰朕猶讀龔應之書義此人今安在堂諫即漏舍傳上旨於是驟加升擢歷踐清要遷右史以中大夫直寶謨閣致仕陳大猷東陽人登紹定二年進士由從仕郎兩浙都運司準備差遣除六部架閣而卒著書集傳用朱子

按東齋先生
乃鄭昌人與
東陽陳大猷
非一人

釋經法做呂東萊讀詩記米輯群言附以己意宋李其說盛行經傳中曰東齋陳氏即大猷也世稱為東齋先生今祀本府鄉賢祠

王世傑字唐卿義烏人其上世為樞史有陰德世傑受業徐僑之門與廉植朱元龍龔應之皆號稱高第由太學生登端平己未進士需次長州尉嘗洪請主義塾來學之士多為聞人及宰新昌從游益衆有唐震者以死節著名世傑累官秘書丞差知安吉州尋請祠歸以高壽終

鄭宗強字南夫金華人自給醫知好學既長游于東萊之門講貫理道篤志根柢久軒稱其學業精深履行純篤累官朝請郎建康崇道宮使以朝請大夫致仕卒所著有坦溪集行于世
王邁字正叔義烏人學通諸經尤長於詩登第後需次弋陽尉諸生為結廬龍門山奉而學焉淳祐四年郡守趙汝騰察其明經篤行與何基並薦于朝基召除崇政殿說書而邁以有官不召尋病卒
石一慈字晉卿義烏人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少從

王世傑游得徐僑之端緒蘊奧學茂而聲遠從學者數百人多取高第晚年覃思於易著互言總論十卷子定善車維母以孝稱

王炎澤字威仲義烏人其外祖葉由唐為徐僑門人傳考亭之學炎澤從之游處開發為多初治舉子業會宋亡科廢遂專意探索聖賢微旨而所得益深遠用却使者薦起為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稱已而棄官歸隱卒學者稱為南棧先生炎澤氣貌充偉而襟度踈暢待人一本於誠

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為諸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事支離穿鑿文簡質而主於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以雕刻為工所著有南棧類藁二十

卷

劉應龜字元益義烏人磊落多大志宋咸淳間遊太學馬承高其材欲妻以女不可由是名稱藉甚常以優升解褐會德祐失國遂退歸隱於南山之南賣藥以自晦人勸之仕輒不應居久之使者行部知其賢強起主教鄉邑調月泉書院山長轉杭州學正卒應

而于脫字

龜學本經濟而以易簡為宗積書務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其為文雄肆俊拔馳飛水賦一出於己無少賤以追世好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遺往不群之氣所著有夢養齋稿聽雨稿門人黃潛重如詮次總為山南先生集若干卷

葉謹翁字審言金華人曾祖大冶主簿受業呂祖謙父霖克承家學謹翁性明達於書無不讀由家傳之端緒沂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諸儒宿如許謙柳賢張樞皆樂與為友而於黃潛交尤密舉枝官授浦

江義烏二縣教諭連衡之明正書院山長再調晉江縣主簿為同官所構改婺州司獄請老授瑞安州同知致仕卒謹翁事親孝念母老不可一日去左右所至必侍奉以行仲弟無依贖之終身治家有法吉山慶吊一遵呂氏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所為詩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稿曲全道人集若干卷

黃景昌字明遠浦江人年十二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齋謝翱遊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言尤為意春

為張所辨
陸氏記

師下脫說字

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異說學者不知所從景昌
據經所斷各采其長有不合者痛辭闢之不少怒作
春秋舉傳論已川揚格著夏時考正言三代悉用夏
時不改月數景昌以左氏縱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
在孔子後其言當不誣作周正如傳考建安蔡沈況集
衆說為書傳世無敢議其非者景昌獨踴其倍師者
數十百條作蔡氏傳正誤古今詩體製雖相襲而音
節則殊近代以此名家者罕知其說景昌以古人論
詩主於聲今人論詩主於詞主於聲則動合律呂可

翟疑羅侯考

以被之金石管絃詞則文而已矣乃集漢魏以來諸
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古詩考其持論出入經
史深：不窮如議法之吏反覆推鞠人不服不止九
所論著緯有理致晚自說曰君子作田間古詞九章
一曰耕田二曰抱甕三曰翟間四曰暴日五曰候樵
六曰倚窻七曰聯簾八曰釀酒九曰開徑每客至沾
醉輒取歌之以笑擊几為節奏音韵激烈超然自得及
老猶執筆冊述不已或勸其少休景昌曰吾豈不知
老之宜佚哉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見古人耳卒年

七十六

胡助字履信號古愚東陽人性純朴恬靜稍長知讀
書自以蚤失怙刻意樹立凡經史百家悉究通大旨
不屑屑為章句學年三十舉茂才授建康路學錄燕
太學齋訓導監察御史周景遠薦江浙博學之士宜
居館闕者七人以胡長孺為首而助與馮會吳澄南
歸過金陵見助詩文大加稱賞由是名振一時調美
化書院山長滿考赴京用諸翰林王士熙馮祖常等
薦改國史編脩升太常博士致仕助狀貌清古平生

開心見誠人有善亟稱之素薄勢利故於人無怨惡
家食時所作有巢雲集至建康有白下稿前后編集
共三十卷名曰純白類編有刻本其子家藏尚存
傳野字景文陳竟道字景傳皆義烏人好為詩黃潛
嘗輯其詩為繡川二妙集而序之曰吾里前輩以詩
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為巨擘傳君景文陳君景傳其
流亞也景文之詩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萬頃
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莫得而測景傳之詩涵肆彬
蔚若奇葩珍卉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玩之不

厭其為名流推許如此

戚崇傳字仲咸以字行其先居金華父象祖仕為道一書院山長晚依其婿呂汲居永康之太平因遂為永康人仲咸端居苦學閒弄翰於詩文皆精麗綿密可喜年二十七始盡棄其學從白雲許先生講道於八華山用意堅確晝夜弗懈博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尤潛心於儒先性理之說探幽發微義極其根柢而後已同門推為高弟克己勵行能為人所難能衣粗食淡待親朋一以清約不曲徇時尚而改其度每

謂人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呂氏創義塾延仲咸主其教事師法嚴整學者皆敬憚之居常默坐一室環以書數百卷非有故不妄出其室扁曰朝陽人稱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原指三卷四書儀對二卷復古編一卷嘗考許氏說文叅以近代諸儒之所訂定用古篆繕寫易詩書儀禮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將請頒行于四方未及上而卒

呂溥字公甫永康人從學許謙之門講究經旨悉領

其要為文馳騁雄暢落：有奇氣詩動盪激烈可喜治家以禮冠婚喪祭一遵朱子所定嘗註大學疑問史論其詩文有竹溪集若干卷兄洙字宗魯亦從許謙遊同門服其精敏俄以病卒嘗著太極圖說大學辨疑

于石字介翁蘭谿人貌古氣剛喜恢諧早慕杜氏五高之為人後從王定庵業同詞賦接聞諸老緒論其學多所通解自負甚高宋改物後隱居不出一意於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望而知為山林曠士一時言詩者皆莫能及仁山金先生嘗為序其集云

陳璪字仲飭永康人清修苦學淹貫經傳文詞典雅至正間縣尹丁從政辟為縣學訓導所著有質庵稿若干卷其門人胡仲勉廬誼林維亦皆以文學知名于時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仲文七世孫也性敏好學受業許謙不出戶者十年六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其學以漁洛為宗粹然一出於正廉訪副使楊薦聘講

淮陰思誠搜別經隨意融而言暢聞者傾服武戚余
闕持節海右特傾下之或請闕書九州箴未悉所出
懷德曰此出右文苑即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
濂會宿錢塘相與辯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歷誦其
文以對如撞巨鐘隨叩隨應濂推其博思誠曰徒博
陸澄之書厨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
使者薦擢金華縣學教諭遷衢州學錄未上卒所著
有破萬總錄六經問答鈎芒集書學指南存齋稿總
百有餘卷

鄭濤字仲舒浦江人受業柳貫黃潛吳萊工於詞翰
受知丞相脫脫薦為經筵檢討秩滿除國史編脩復
入翰林為應奉遷太常博士論張仕誠父祖不當賜
謚忤時幸意罷歸臨川范素嘗稱南宮冠而仕者以
德行言之當推仲舒為第一流所著有葯房集若干
卷

吳景奎字文可蘭谿人酷好為詩常游山澤間方苦
吟而雨至雨濡其衣弗知也其所著集曰葯房樵唱
宋濂為之序曰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

翰規做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玄酒
於周庭襲懸黎於梁苑彫龍彩鳳不足為之麗衝馳
激浪不足為之豪其悽惋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
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趨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故
體無不備讀之者如入玄圃而攬明月木堊之珎如
登崑丘而睹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作者之林
競英文藝之場者已子履別見政事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性警敏嗜讀書雖祈寒暑雨恒
至夜分乃寐自經史以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

靡不詳究初業舉子尋棄去專力為古學時柳貫黃
潛吳萊皆以文章鳴于浙水東良往來門下盡得其
間與貫卒良為經紀其家持心喪三年乃歸余闕持
憲節過婺聞良善歌詩與論古今作者詞旨優劣闕
欣然曰士不知詩久矣微子吾不敢相語乃盡授以
平昔所得於師友者於是良之詩名遂雄視乎東南
結屋縣西日與同輩討論聖賢微旨家事有無悉置
不問親黨或勸以營產業為子孫計良謝曰子孫貧
富非吾所可知且家業儒詩書之外亦不能有他尚

也起為月泉書院山長後生小子接其風猷無不以
踐履實學相勉勸也至正丁丑以薦擢江北等處儒
學提舉時事不靖度無可行其志乃棄去益肆其力
於詩文瑰奇磊落清新雅潔往往無愧於古作者暇
則與其鄉之名賢寓公羽流釋子相與宴集為樂酒
酣賦詩擊節歌詠蕭然有塵外之趣洪武壬戌以禮
幣徵至京召見試文若干篇欲官之以老病辭忤旨
旨待罪久之明年夏四月以病卒于寓舍良神氣爽
朗不妄喜怒善誘掖後進晚自號九靈山人學者稱

九靈先生所著有九靈山房集三十卷和陶集一卷
春秋經傳三十二卷

明朱蕪字伯清義烏人高祖中從徐僑游究心理學
著太極演說經世補遺曾祖約祖叔麒通相傳授析
理精密父同善幼承家學復從許謙講究經旨學者
師之稱曰裕軒先生蕪少讀父書刻苦勵志淹貫經
傳既而學文於黃潛遂以文章知名于時歸國之初
郡守王顛宗辟為群學師浙東右丞李文忠開府嚴
州聘主鈞臺書院洪武三年召脩元史及大明日歷

擢翰林院編脩八年扈駕幸中都進紀行詩十首
上覽喜曰佳詩朕為汝和有頌示和六詩時以為榮
既而授經筵府遂升長史久之以曠弊歸研探聖學
所造益深嘗取朱熹語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言
其為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一十七卷子棟強記過人
亦以文名永樂初薦授國子助教

蕪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友龍子也自少警敏絕倫書
過目輒成誦初習舉子業中年專肆力於古文遂以
知名一國初召為國子學錄升學正舉入史館纂脩

元史書成升國史院編修以曠疾辭一賜文綺楮弊
遣還久之復起為處州教授以表箋失誤坐罪而歿
士論悲之所著有文集一十五卷宋濂劉基為之序
濂稱其精博而不粗澁敦^腴腴而不苛縻基稱其語粹
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人皆以為確論今祀本府
鄉賢祠

張孟兼浦江人勤敏志學以文辭知名性耿亮不喜
為阿諛每良朋盍簪抵掌笑談胸中森然芒角必盡
吐乃已洪武初薦入史館與脩元史書成授國子學

錄果官山西按察僉事彰善糾惡細肅然升山東
按察副使與布政事論異端中以允法殲於京師縉
紳惜之所著有白石山房稿若干卷

太祖嘗與劉基論當時能文之士基首推宋濂其次
自謂不敢多讓其次則推孟兼謂其文甚俊而奇氣
焯然云

吳沉字瀟仲蘭谿人禮部郎中師道子也自少以學
自振文名于時洪武中一朝廷登進老儒特召為翰
林院待制未幾升東閣大學士遂以文章擅名朝野

久之因事忤一旨卒於獄君子以為斯文之不幸云
所著有應酬稿淑川集葢于家當時同邑又有趙良
恭敬德董梓良仲嚴天瑞景輝徐原均善董思曾心
傳皆從游禮部之門而與沉為友並以文學知名
李華字宗表其先汴人元季徙家錢塘少從永嘉鄭
傳游傳奇其才以女婁之學成結草閣北關門外以
居人稱草閣先生後避兵金華翻翔永康東陽二邑
間入一

國朝有司舉上考功奏補國子助教未幾以病免歸

卜築永康魁山下開門授徒與諸詩人唱酬為樂吹
不以貧窶介意其詩精熟清新氣雄而詞暢一出李
杜二家機軸其友天台徐一夔嘗稱其緣情指事機
動韻鳴無窮搜苦索之態而語皆天出不煩彫刻不
渝盛唐之家法識者為確論門人唐仲暹編其詩文
為草閣集凡七卷子轅字公載亦能詩嘗被薦為宜
倫縣丞所著有筠谷集

金信字中孚金華人穎悟工詩從楊維禎游往來吳
越間詩聲大著部使者以茂才舉不應歸隱金華之

優游洞以詩自娛學者稱為漫吟先生有春草軒集
傳于世子聲字伯鏞亦能詩與呂肅劉廷猷袁仲仁
陳大有高希閔朱德茂周弘義方景琳樓用中皆以
風流儒雅能詩聞于時號十才子云

揚希字仲彰義烏人徙居東陽性穎悟立志於學早
從陳樵游復登黃潛之門文詞典雅操筆立就二公
皆受敬焉洪武初聘起為義烏學官膺薦上京以疾
辭歸所著詩文有百一稿無逸齋稿又輯元詩為正
聲類編總若干卷學者因其自號稱鶴岩先生子猷

歐俱能詩歐嘗補金華賢達傳

汪仲壽字仲山金華人善記覽經史百氏靡不窮究尤明於性理之說號靜齋所著有靜齋稿若干卷子兩龍繼家學詩詞俊雅與呂肅陳誠汪旻為文字交人稱四友

傅藻字伯長義烏人受業黃潛刻苦為學以文章知名洪武五年由本縣教諭召授翰林編脩尋改應奉文字拜監察御史擢東宮文學出知武昌府升河南按察使所至皆著聲稱

四字疑誤

呂熒字慎明永康人父稟博覽經史熒幼承家學稍長復備薦于灑遊為文章純正蔚瞻有奇氣洪武中吳沉以才德兼備薦于朝歷官周府左長史改刑部郎中未幾因事忤旨坐罪而致縉紳哀之所著有雙泉文集

貝泰字宗魯金華人自少以文學稱永樂初由太學生中京闈鄉試授餘干縣學教諭連國子助教尋升司業超拜祭酒以文學受知
宣廟召見便殿賜一

御製招隱歌前後在太學四十餘年六館之士翕然從化後致仕歸縣尹欲為造大司成坊木石已具固謝却之尹不得已改為縣儀門所著有文集若干多卷

杜桓字宗表金華人幼穎敏翹然出群既領薦鄉闈以親老家居就養不赴春試因而博極群書登永樂七年進士授趙府紀善悉心輔導知無不言王禮遇之未嘗稱名屢欲奏升長史懇辭不就后以年及乞致仕桓學識醇正志行剛介為文典雅詩尤俊逸所著有尚儉齋文集若干卷

鄭棠字叔羨浦江人與從父兄楷弟栢俱業宋濂之門以文詞知名棠尤善馳騁永樂初纂脩大典用禮部尚書李至剛薦入館書完吏部銓試第一除翰林院典籍

仁宗為太子監國南京選儒臣進講與王汝玉等九人在選中數陳從容眷待殊渥秩滿升翰林院檢討以疾辭歸所著有金史評元史評及道山集二十卷楷字叔度蜀王聞其賢奏除王府教授賜號醇翁

升長史致仕所著有鳳鳴集栢字叔端隱居著書或以其名達之蜀王顧其兄楷曰叔端可謂清逸之士人因以清逸處士稱之所著有

聖朝文纂文章正原續文章正宗金華賢達傳進德齋稿

王紳字仲縉義烏人忠文公禕仲子也禕死節時紳年甫十三聰敏過人落筆為文不可禦未幾母何兄綬相繼歿寃寃憂患中而傑然負奇志益取經史百家言窮其浩博會其指歸出入上下務探擷其精奧

乃已宋潛溪一見奇之曰王子充為不死矣蜀王聞其賢馳書聘致待以客禮紳痛父死節遺骸未返立齋白王躬趨雲南訪求不獲乃即死所立主設奠慟哭招魂而返述滇南慟哭記以著志或薦于

朝徵授國子博士俄以疾卒所著有繼志集三十卷其文豐蔚雅贍稱其家法詩冲淡古雅有陶韋風致子稔字叔豐勤敏嗜學亦以文詞知名所著有青岩集

王汶字允達禕曾孫也少孤思繼家學讀書極勤苦

素貧能守道自樂登成化戊戌進士上疏乞就郡教授奉文忠祀不報例授中書舍人居官守正不阿甫三載見同列有進不以道者恥與為友伍因謝病歸築精舍齊山下取累世所積書讀之若將終身焉弘治改元兵部主事婁性都御史虞瑤交薦于

朝遂與翰林檢討陳獻章同被召猶力辭侍講學士謝鐸以書勉之行逾年始就道至淮病偶增劇未抵京師五十里所著有齊山文集若干卷

方太古字元素蘭谿人自少警敏好吟咏其父遺從章懋受經不屑治章句遂棄去專力為詩有聲縉紳間居女埠溪上自號曰寒溪壯歲出遊三吳與姑蘇揚循吉都穆文徵明結社倡和而詩益進既又遊八閩舉人林空一見莫逆為作錦囊十詠贈之一時名輩如林泉山林見素皆爭相引重出閩歷探匡廬九華秣陵之勝僑居吳中久之從者雲集晚好黃白術歸隱金華鮮石山中山本晉徐仙鍊丹處也建樓真接朝夕其間迹不入俗者凡幾年老乃返寒溪故居潘臬郡邑吏與鄉大夫士多就其廬禮訪焉其詩頗

似却島大率感時憤俗之意為多

董遵字道卿蘭谿人受學章懋之門潛心理學專志力行七試鄉闈不偶貢入禮部試居首選授江西南昌府學訓導正身率物多士向風督學使者邵寶蔡清相繼徵主白鹿洞書院轉溧陽縣學教諭陞知江浦縣立積散法為備荒計在任一年百廢具舉因疏乞近地便養忤當道意調知廣東感恩縣懇請得終養歸居家風兩不敵擔石寡儲而養母曲盡孝道或以孝薦薦之不報卒所著有金華淵源錄及文集若

干卷今祀本府鄉賢祠

應典字天彝永康人因其所居里石門學者稱為石門先生性沉篤刻志問學登正德甲戌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與江山周文興論學有悟遂引疾歸與傳居應良黃岩黃煇過從講切又師餘姚王守仁授致良知之旨建書院於壽山龍湫下集諸生講學四方會者率嘗百餘人再起兵部車駕司主事念母目病無見復引疾歸養而母目針治忽明人謂孝朝野多論薦連母喪不赴服除巡按御史周汝員徽郡守

姚文炤縣尹洪垣禮訪勸駕乃引與徜徉壽山五峰間以示無起意周固弗能強也自釋褐至啓手足名在仕籍三十年前後兩任僅一考而已

金華先民傳卷之七終

金華先民傳卷之八
武功
文學傳凡廿一人

留贊全

陳宗舉東



趙權東

王蒙東

陳巖東

杜栢傳東

胡本初簡

黃仁環滿

呂渭孫東

王安國東

丁廷玉義

陳連大滿

陳顯道東

呂文燧木

吳志德滿

蔣可大滿

王威義

吳文秀滿

田子貞木

周得璇東

人有恒言文以致平武以戢亂夫文武雖有二用然無二道也是故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又曰我戰則克夫孔子嘗鄙仲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而復云：何也蓋以武非脩身之要而實濟世之略豈誠鄙武為可以無用也方致平時武備亦所當豫而况於戢亂乎彼長鎗大劍安用毛錐者固武夫之謬言若云挽五百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又豈非儒生之迂談也哉吾郡相承以文儒為業聞有由右科者如王寔陳琰輩亦皆通經博文之士非止介冑之夫也然

聞疑問

吳志德傳注引吳志德甚詳此大簡且有詳說

吳志德傳注引吳志德甚詳此大簡且有詳說

而俗尚忠義故當艱難之際往：奮而為仁者之勇不待廉粟之譽名爵之勳樂捐其身以衛其鄉每有秦人無衣之風焉此尤足為難矣除駱統王震已見名臣陳琰唐韶陳萍已見政事及死節已見忠義外餘謹表而錄之為武功傳非特以表其人亦用為世勸也

吳留贊字正明金華人勇果絕人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之贊刺一足屈而不伸操刀自剖其筋血流氣絕家人驚怖遂引其足：伸創愈駱統聞而壯之

乃表薦贊疊有戰功稍連屯騎校尉直言不阿權右憚之隨諸葛恪征東大敗魏師連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拜左護軍道病卒

宋陳宗舉字彥升東陽人宋宣和初盜發睦郡邑無賴民有慮之者宗舉力撫諭之得不從亂安撫使劉述古因命宗舉糾合義兵以衛鄉井民用安堵述古欲官之辭建炎初群盜四起宗舉復出力捍禦累立奇功及論賞又固辭郡錄其前后功次奏補承信郎轉承節郎行貽守奏為沿邊巡檢不赴卒於家

江渙字德濟武義人其父有膂力號江鉄棒渙亦壯
勇幼時以杖擊石：碎而杖全陸兔起驟撤其父子
防守柵隘屢以少擊衆保全鄉井免平渙應效勇得
官後隸淮西鄴瓊麾下紹興七年瓊叛殺恭謀呂祉
舉軍降劉豫將出境渙與其屬謀曰吾儕誓忠義死
君父詎可爲降俘夜與其徒還得祉之首至揚子江
無舟可渡埋其首于江岸識其處遂解甲揭槍浮渡
遠行在所時方收勸社家屬渙力明其不叛具告所
以然命押渙取祉首得之埋處已腐不可辨獨呂氏

嚴字伯成見
成化東陽縣
志

伯孫相據浙
江通志改

時官當係浙
江通志作伯孫

王豪東陽人刺史寔高祖也陸兔傲極豪集衆捍禦
有功補忠翊郎連帥嘉其材俾攝縣事檄授四明巡
檢不赴卒

陳嚴東陽人宣和庚子陸兔據郡盜賊四起嚴集鄉
兵禦之大破賊徒境內以安

杜相伯僖字安常東陽人宣和盜起大將楊惟中帥兵
進討相僖獻策棘門遂留幕下參謀軍事運籌制勝
超授成忠郎調台州黃岩戍鎮將歷史館檢閱紹興
十八年賊聚東鄉將官王公雅問計于相僖對曰

女言父行時將拈髮我製以紫羅緞以皂線按驗不
証遂赦其家出獄者咸拜渙曰微公吾曹安能生忠
義得白皆公力也紹興末任廣東統領克海寇以一
矢殪渠魁後卒於官

趙權義山東陽人氣豪有才略宣和中睦寇猖獗詣權大

將揚惟中請獨當所居縣北水亭一面連破青石光

明上清諸洞生擒其洞主乃令里人協力固守其地

而自部槍拔手四出殺賊事平劉安撫上其功補迪

諫充本縣尉

見浦陽人物
志

愚民迫飢寒弄兵山谷間非其本意但穢屢渠魁則
脅從自解若縱兵窮討必且滋及無辜公雅從之
民獲保全後其子幼常幼偉孫士賢俱登右科顯仕
于時人以為陰德之報

黃仁環浦江人方臘之亂縣民往：曹聚從賊仁環
以能自歸得官授沿邊差蓬蓬建炎初山賊何三五作
亂仁環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恨無以報誓當以計
擒賊乃與唐子容謀偽與賊合賊信不疑仁環語其
首曰今欲破縣兩主首俱行誰守洞汝等番屯吾先

迪下脫功字

浙江通志引其
居義山縣志權
傳載其人

破陳於是引衆鼓而東行十餘里至朱郭分路口將
獲賊乃斃分兩道出攻虛整部伍密令子容等各揮
竹葉為標識與賊兩相夾部分既定仁環乃呼曰
轉陣殺賊與子容夾擊賊千餘人得脫者無數革諸
首留者仁環令諸子饗于家酒酣用大斧自後斫殺
之初仁環有女嫁盜黨中或曰公報國固善如愛女
何仁環曰吾恐事不就一女何惜至是其女竟為盜
所戮後仁環官至訓武郎卒鄉人感其德立祠祀之
今縣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存焉

呂渭孫字希祖東陽人紹熙四年武舉及第開禧初
從軍為殿前司統領官薛象先宣撫荆湖用為本司
神勇軍統制使募兵禦虜象先悉帳前千人授之渭
孫坐教場立紅白二旗于庭下謂衆曰此行當以死
報國能偕死則偕往一貪生敗吾事矣愿行者立紅
旗下不愿者立白旗下趨立紅旗者僅四百人渭孫
以六百人還宣司因下堂勞四百人徧拜之然後出
軍令有軍士入民家擊碎二釜者渭孫立誓之衆大
驚所過秋毫無犯更募士得四千人率守樊城累立

王安國上應
有九字

于孫于帥誤

戰功後為副都統魏交諒見疑被其塔所殺

王安國字靖翁東陽人寔之孫也個儻有志略以門
功授成忠郎當入官會宋亡不果于時元始有江南
人心危疑未輯往：兵起安國以策于大師干高興歷
陳撫綏之計與語義意合即署東陽尉能布威立信
以馭其民明年玉山人專軍等恃險為亂殺宣慰使
陳天祐行省左丞史弼將兵來討安國詣軍前效謀
親入賊窟手縛其渠魁以獻弼喜曰使吾兵不血刃
而獲賊者爾力也延至麾下將薦用之以親老辭後

寧海妖賊楊鎮龍反玉山境接寧海據為巢穴勢甚
猖獗安國覘知其無能為率鄉兵扼險要拒之賊乃
從間道出義烏遇官軍與賊衆奔潰遂擒其首安
國為人謹厚重然諾民服從之有訟不直于官而惟
尉言是直鄉閭賴以安靜者二十年歿後民有肖其
像而祀于家者

丁廷玉義烏人受業石一鰲之門為人個儻多智數
元初得宋盜數起里有豪猾徐甲者嘯衆為亂縱火
焚縣治剽掠甚廷玉散家貲團結義旅攻殺其渠

魁俘餘黨獻官鄉邑以寧事聞授武義縣醫學教諭卒七十餘

陳達大字宏父浦江人少好學治尚書個僅有為時邑里初附山谷強獷嘯聚為寇達大計執其渠魁而餘黨悉平郡上其功得試容州判官遷平陽州所至皆著聲績以風痺自免歸

明陳顯道字如晦東陽人好學明經旁通天文地理律歷兵機試鄉闈一再不偶則棄去謂人曰大丈夫守當勲業垂竹帛安能與群兒爭長於鉛槧間也元

季光兵起悉散家財團結義旅以衛鄉井據險守要寇不敢侵戊戌歲一

高皇帝下婺城駐驛亦松宮顯道詣行在上謁具陳濟世安民之略上悅留置左右參決大事時方谷珣據台溫明越未下特命顯道往諭至則谷珣納款上賜顯道手劄及其詩以寵嘉之歷官江南湖廣二行省都事擢將作少監督造宮殿尋復遣諭國珍兄弟納土入覲升尚寶司少卿以忤旨出為臨洮知府俄召還復職卒

上甚悼之命官造墳護喪歸葬

呂文燧字用明永康人元至正十五年括寇吳英七等聚眾為亂郡縣發兵討之皆敗遠近騷然文燧與弟文燾燾元明文烜兼明姪元吉季文等合謀散家貲率其宗族鄉黨以備之設禁令明賞罰殺牛醜酒飲食之諭以大義出粟布以給其貧乏者於是其眾皆有固志十二月賊陷縣治分其黨四出焚掠文燧使元明季文帥四百人迎敵于箭山下杜屠戰皆襲會沿海翼萬戶石抹互孫統兵適至與元明等夾攻賊

遂敗走縣治以復帥府署文燧諸暨州同知元明永康縣主簿季文義為縣尉皆辭賊既招安而恣睢不受約束人心憂恐文燧等益添兵革械為守禦計十七年賊復驅煽飢民相率為亂其勢益張文燧先詢知諸憲府白之憲府即命文燧總制民兵討賊邑大姓朱世遠俞榮卿董仁恕孫伯純等皆以象來會文燧命元明出方岩季文出東宕而自屯青山口累與賊戰于左庫獲牌胡陳皆捷斬獲甚眾因義士胡元祚敗死占田賦乘勝陷縣治執連魯花赤野達達而

葉作以

田子貞名貞以字行永康人至正丁酉寇起緝雲鄉民多奔竄若穴且飢餓頻仍道殣相望子貞出糶粟賑之皆羅拜曰我等已在鬼錄賴公生我倘有所役雖悼水火無恨子貞因結為義旅使捍鄉井寇不敢犯廉訪使者檄授以巡檢辭不受戊戌天兵下浙東而七閩猶未歸賊方陳友定遣使持空名敕書授子貞武義縣尹子貞知天命有歸遂縛使者戮之而焚其書

周德璇東陽人自少好勇有大志哉

太祖兵克婺城德璇委身歸附累立戰功授正千戶尋陞

駕前親軍指揮僉事

上以其勇而有謀命鎮守北平永樂間朔虜犯邊嘗

帥兵逐北追至黑松林獲其輜重斬級功多陞隆慶

衛指揮同知子孫世襲其職

胡本初蘭谿人宋宣和之亂偕同邑唐堯卿糾集義

振捍衛鄉井方臘不能犯境事平論功授忠翊郎左

侍禁余聞其後裔孫石川子授云

金華先民傳卷之九 永康應廷育晉庵輯

隱逸傳九十七人

龍丘萇 樓惠明 徐伯珍

張志和 俞紫芝 弟濬 方勺

陳鷲 黃璣 張志行

朱友聞 杜濬之 李直方

劉涓 何壽朋 汪興立

唐光祖

語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則君子固非

期於必行亦非期於必隱惟其時焉已也是故孔子嘆若人之未見而又每惜荷蕢之果訊微生之固且嘗自謂其異於逸民矣夫豈偏以隱逸為高哉由夫世之溺志利祿沉身富貴毀節喪生覆轍相尋而後車備不知戒是猶蝓蟻轉丸於糞土而不覺其為汙犬豕矜飫於糟糠而自忘其為禍者也於是高不事之志如嚴光決見機之智如梅福安食力之分審遺安之謀如徐孺子龐德公之流者真猶鳳凰翔于千仞之表而起然其弗可及也已矣是故前史每從而

款緝之論其品目直欲躋諸王公之上豈非將以激揚風流為世勸戒哉吾郡壤接鈞臺俗尚志節如龍邱先生實與嚴光同時而隱繼此不應微辟光昭史冊者代有其人揭其大者如何王金許四先生已見道學苑浚傳寅張潤之張推陳樵葉儀范祖幹已見名儒外謹哀錄其餘為隱逸傳

漢龍邱葉新莽時隱居九峰若三公四輔連辟不就更始元年任廷為會稽都尉縣吏白請召葉廷曰龍丘先生躬履德義有伯夷原憲之節都尉酒掃其門

長隱本不在公此非不應列人此書龍丘行葉先後漢書往傳注

猶懼辱焉寧敢召之達功曹奉謁疾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歲餘葉詣廷乃署儀曹祭酒尋謝病去

兄弟又開康之傳

宋棲惠明字智遠金華人夙性貞固以篤行聞晦迹金華山中有道街山僧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螫苦宋明帝齊高帝召皆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轉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妖賊屠城惟豐安獨全人以為先覺齊徐伯珍字楚文金華人其地今隸湯溪少孤貧著葉學書誦讀不輟積學十年遂通經史太守王曇生

吳郡張澄齊宣帝聘咎應召便退如此者屢精釋老術嘗早筮之如期而兩宅南去九峰山數里伯珍移居之庭除木生連理白鶴雙巢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徵兄弟四人白首雍睦人呼為四皓辛年八十四受業生徒千有餘人

唐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為蒙罔白馬証諸篇佐其說毋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賜名志和後坐事貶

南浦尉會赦還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叟徒著元真子亦以自號又著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返為築室越州東郭

屬張隱據唐書本傳改

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斧斤約席棕履每垂釣不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菴無忤色嘗歌以大布製裘嫂為躬紡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之為終日番表其居曰元真坊以門隘為買地大其基人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

青溪清溪本
傳改

漁童樵清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大虛為室明
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
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蔽漏請更之
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辨捷類如此善
圖山川酒酣或擊鼓吹笛箏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
高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
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流云愚謂志和遊名者也其
志直欲與安期羨門相期於寥廓之外雖天子高真
求之尚不能致豈以一按察使之顧盼為光寵哉巷

曰回軒橋曰大夫此下俚之號遠為志和潤耳作史
者因遠志而誇之過矣

宋俞紫芝字秀老弟澹字清老金華人工為詩放游
江淮間與王介甫黃魯直秦少游為文字交志操脩
潔多為諸公所稱然秀老恬靜而清老頗使酒嘗欲
為僧介甫之鑑畫付酒家不果為今各錄其詩一章
以見其為人之大致云秀老水詩村云畫樓兩兩枕
汀沙隔岸烟蕪一望餘翡翠間眠居藕葉鷺鷥別業
在蘆花溪雲漠漠遠源屋野布翻翻露酒家一幅江

宋俞紫芝字秀老弟澹字清老金華人工為詩放游
江淮間與王介甫黃魯直秦少游為文字交志操脩
潔多為諸公所稱然秀老恬靜而清老頗使酒嘗欲
為僧介甫之鑑畫付酒家不果為今各錄其詩一章
以見其為人之大致云秀老水詩村云畫樓兩兩枕
汀沙隔岸烟蕪一望餘翡翠間眠居藕葉鷺鷥別業
在蘆花溪雲漠漠遠源屋野布翻翻露酒家一幅江

此書遠以清老
其意為傳也

南真水墨無人寫得寄京華清老旅中論懷詩云白
浪紅塵二十春就中奔走費光陰有時俗事不稱意
無限好山都上心一面琴為方外友數篇詩當囊中
金會須將爾同歸去家在碧溪烟樹深

方勺字仁聲金華人後居湖州西溪自號泊宅翁蓋
取張志和浮家汎宅之語而返之以見志潘良貴嘗
贈以詩云學道悠悠未見功敢云凡質有仙風他他
年一鉢江湖去擬向若溪訪葛洪詩序稱其超然遐
舉無仕進意神情敬朗如晋宋間高士其詩文雄深

雅健追古作者所著有泊宅編十卷

陳鵠字孟容義烏人志趣高邁不喜自衛靖康初遊
太學京城陷東書東歸結茅為屋於鷓鳴山之陽采
蔬拾薪以供母而母亦歡然志其憂自鳴號靜翁有
詩稿五卷

黃璣字敦政義烏人少剛直負高世之志絕意仕祿
建炎初從其舅宗澤至汴將授以官即辭歸贈以白
金計所用而反其餘澤後奏補迪功郎卒不受終老
于家自號葆真子所著有升齋類稿三卷

張志行字公澤東陽人力學砥行御閣推仰以祿不
違親遂不事科舉州郡屢辟不應紹興二年浙東宣
諭使朱異表聞賜號冲素處士

貫字以意改

朱友聞字子益浦江人幼孤長能刻苦為學夏不避
蚊冬不擁爐久之志通諸家書作文尚質實有理致
性好飲酒視富貴無所屈縣令丞而下欲見之不得
能得同郡呂祖謙名重一時知其有守而多聞訪之
逆旅中再以書達之止脩報謝亦竟不行祖謙愈重
焉

杜濬之字若川蘭谿人伯高孫去偽子也明春秋領
鄉貢宋易世後感激自悼矯行晦迹寄食西峯寺僧
以終其述志詩云寧相^枉百里步曲木不可息寧忍三
日饑和蒿不可食雖云食息頃便分淑與^隱志士當
暮年聞道轉歷歷要使此一身如琢復如滌整冠典
納履微嫌費疎剔何如瓜李地絕不見吾迹^書警詩
云食李勿厭苦食梅弗嫌酸不為身所累且從心所
安吾安分固云薄吾志亦非卑靜者如山禍差之一
念間所得甚渺渺所喪已漫漫百年脩不足一朝容

易殘難處四壁立如享萬鍾寬靜坐明月窗濯足清
風滿觀此二詩可以見其志節之所存矣

試誤據據浙
江通志改

李直方字德方東陽人為入沉毅方介少以世業治
尚書舉進士不第退治河洛之學德祐初會求直言
抗疏闕下不報歸家益潛心六籍旁搜百氏之書議
論風生聲實著宋亡遂絕意仕進隱居教授其受
業弟子陳^藏陳士允皆以文學知名晚歲家益
落與其弟子耦耕南山之麓以自給人皆以龐德公
擬之後以高壽終至元間錄故上書言朱丞相者至

金字據浙江
通志引本書
改

訪其家則稿焚且久矣學者稱復庵先生
元^金劉涓字德源義烏人從許謙講道於八華山稱為
高第既又從黃潛學古文詞與朱濂王^棉朱^燕為友
其文雅健有奇氣當其來與援筆頃刻千百言不自
休性樂恬澹絕意仕進虞集柳貫交章薦之皆不起
入
國朝州縣屢辟^辭曰憊尊青黃直木所願孤豚之
好游戲汗漬且吾髮已種種焉能跨馳箠組間哉於
是厭所居迫市徙去縣南蜀山之下青村以居朋舊

扣門輒焚香滄若促席對榻抵掌劇談客去輒復閉
門不妄出學者稱曰青村先生所著文集有湖西棗
青山棗總四十卷

明何壽朋字德齡金華人受學於葉儀竊理守道隱
居教授不妄干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
歿舍所居宅易地塋焉學者因其自號歸全稱曰歸
全先生

江與立字斯道金華人受業於范祖幹其德行與何
壽朋齊名而文學稍優議論亦差勝嘗謂學者當視

古人為不足毋視今人為有餘人以為名言隱居教
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高壽終

唐光祖字仲暹以字行其先金華人說齊先生裔也
父以仁嘗從閩人夢吉學夢吉奇之壽以女元末奉
夢吉避地永康魁山下遂為永康人仲暹幼承家學
長又從李卓閣游學閩淵源屬文典實有法而宿諾
理言動必則古昔雖造次無詭言無戲容隱居教授
儼然以師道自尊邑大夫累以人材起之不就號委
順夫所著有委順夫集子道隆孫蔭皆淳朴有父祖

風

金華先民傳卷之九終

金華先民傳卷之十

永康應廷育輯

雜傳九三十九人

楊喬義

范大錄蘭

吳圭義

喻葆光

李悅

潘祖仁

何敏中浦

傅光浦

徐端益金

陳昭義

黃中輔義

張垓金

汪大度金

喻南強義

丘一中蘭

郭德誼東

葉大同蘭

蔣沐東

陳德高東

姚猷可義

胡植蘭

俞時中金

吳謙浦

鄭謚金

金似孫蘭

汪開之金

倪公晦金

辛惠武

李寓東

徐鈞蘭

呂默東

袁仲仁金

朱仕真

吳綺蘭

盧崑民東

韓循仁東

趙澶蘭

應恂東

許墳東

徐蒙六東

俞統東

雜傳者何錄諸傳之所不該與夫槩之於傳而未審者也是雖或得於性資之偶合與出於意氣之激昂

與動於聲名之慕免又或限於紀載之疎舛與格於物論之異同固未必其犁然皆當乎人心要之亦板乎流俗脫乎汙世而有足以自異於人人者也別前此郡邑之志亦且多錄之矣茲固不得而遺也夫大山高矣本卷石之積耳滄海深矣本勺水之會耳自善取益者觀之則偏長之懿又豈不足為成德之資乎緣叙群行而錯書之不可以一端定名也故謂之雜云

卷之十

漢楊喬義烏人容儀偉麗漢桓帝時為尚書教言事

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七日而死用漢書條

宋范大錄字中孚蘭谿人為縣吏持案公平不撓法以求賂雖貧寒甘心焉初無子因逐主司至白砂收一流離女子後生一男謬官至少卿孫曾教世登第多為顯官追贈大錄正議大夫

吳圭字彥成義烏人個儻好施與太學生程績從故人貸錢三萬將塋其親同舍生漢臣給取之俾歸受償於其兄番滯弗與如教代償焉初至京方入國門

浙江通志引
如上有圭字

道過鄉士葉祖信為大學陳生哀具棺歛去還曰溥

者如許須衆則事緩矣立如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

類如此敬用人物志

喻葆光義烏人娶黃氏睦盜起青溪婦翁以白金一

千五百兩屬葆光窖藏之盜平婦翁亦死三子俱幼

莫知金所藏處葆光舉而歸之三子請奉教百兩為

謝葆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

李悅字公愉東陽人方臘之亂悅避賊匿灌莽中聞

其兄為賊所得欲殺之悅起出願以身代賊義而兩

釋馬賊平劉元帥欲悉誅縣民之從亂者悅力諫止

之所全活凡數千人

潘祖仁字甫亭金華人好學能文自號竹隱老人有

子女七人子奕京方京奇育女攻祖仁嘗做杖乘七

發作七進詞托諸子女各有所獻自酒芍鯉茶局博

而卒歸諸書以見志奕後名良佐以子時貴贈通奉

大夫京後名良貴仕至中書舍人以清節直道為時

名臣方後名良瓊終大學生奇後名良翰仕至大府

丞育後名良能仕至秘書丞惟毫早卒祖仁年九十

卒

何呈字

餘清素之風行于家庭好事者因作七進圖傳為美

談于時金華潘氏有三族人稱其家曰清潘以別于

貴潘富潘云用敬錄及鄉志修

何敏中字元功浦江人自少為學恐飲酒廢業終其

身弗御游太學時同舍生方立卒敏中驚行索時持

其喪歸鄰州起將壓境敏中攜家避山中比鄰從

者以百數道遇擁及來者衆相顧泣且死其魁首大

呼曰此浦江何公也吾昔為尉所縛藉一言而免是

嘗有恩於我者命兵護出之用人物志修

傅光字子溫浦江人仕為諸王宮教授未幾還歸里

田里方臘反縣民多託之為亂任士安統兵至怒甚

欲盡屠之光適與任厚往諫之曰亂者惟通化一鄉

餘皆良民將軍奉朝廷殺賊耳奈何延及無辜任悟

如光言光孫如松如川皆從呂祖謙學知名于時用

人物志修

徐端益金華人靖康間以右科為紅縣尉張邦昌手

書至縣令以下迎拜宣讀如往昔迎詔儀端益獨植

立不為屈滕高宗即位向子諶言于朝為易文資用

一統志條

陳昭字襲明義烏人遊太學借陳東上書乞斬六賊不報棄繻東歸後舉進士調錢塘尉御史陳堯臣為堯臣為權倖所擠下其子於大理獄昭為紉告身贖之再調戶部膳軍酒官用薦改宣教郎卒所著有易說用人物志條

倭人作位

黃中輔字槐卿義烏人紹興中秦檜和議既成日使士大夫歌誦太平之美但有言其奸者輒捕殺之中輔作樂府題太平樓有快磨三尺劍欲斬倭人頭之

語檜聞大怒踪跡不得而止中輔居鄉每為仇家所挾將發之會檜死乃免自號細高居士名其齋曰轉拙用人物志條

張垓字伯廣金華人以蔭入官葉正則未第時貧甚垓館于家資給之後正則帥建康辟垓為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呂祖儉得罪貶垓方在官所即解裝貿輕賁迨至信安贈馬陳亮破誣繫大理獄罪且下測垓不避禍奔走經營卒脫其難

汪大度字時法金華人受業呂祖謙自號獨善慶元

初呂祖儉觸權奸貶韶州大度往送之伴送者凌辱祖儉大度以義折之直欲與之坐獄從至貶所久之乃還所以經紀其家者甚至朱熹致書深加敬嘆弟大章字得叟亦從祖謙遊祖儉之卒也大章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故人路知監卒于斬不能還塋大章走斬載其柩歸割地塋之用敬卿錄條喻南強字伯強義烏人自少負奇氣父直方謂與陳亮類俾從之游同門者數百人南強周旋其間探深索隱精粹鋒起亮每稱其議論可畏讀書至名義可喜事輒擊節慷慨謂戾契可致及亮以非華事下大理罪且不測門人畏當路威焰喋不敢出聲南強義形於色貽書誚責言先生無辜受罪將貴恨入土吾曹為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為士類耶復走東甌見葉適備述亮冤狀適曰子真義士也即秉燭為作書教通南強走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之冤累貢于鄉不得第用右科調富陽尉禮部侍郎真德秀以言事去廟堂風京尹迹其所至欲并以為罪德秀舟過富春江南強亟見且賦

四上脫十字
楊漢集

詩為餓人皆壯之其為文喜馳騁下筆數千言不煩

絕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愛惜惟梅隱

筆談四卷藏于家
用潛漢文集條

邱一中字履常蘭谿人能文章有聲望仕至武學博

士添倅江州為閩帥汪紫源所知一中家居薪米不

繼戲作自寬詩云仙都有物到林泉誰信祠官無俸

錢陶醉猶能鹿客去顏飢何至乞人憐鹿蕉已是今

無夢枸杞曾傳昔有仙餓死亦堪垂不朽無緣箇箇

耳貂蟬用縣志條

郭德誼名欽正以字行東陽人輕財好施鄉邦倚賴

嘗開石洞書院以教宗族子弟鄉之秀民願請業者

亦聽學焉撥田數百畝以隸之後進多所成就從兄

良臣建西園書院姪伯廣建南湖書院蓋皆慕欽正

之風而興者其卒也朱晦翁為銘其墓云才百夫之

特而身不階於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於一鄉

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州閭識通悌之方霍然其贊

豪傑之窟煥乎其闢禮義之場是則其思百世而長

勿替繩之有永彌昌子津字希呂學于晦翁嘗有書

問往來見大全集用朱子大全集及錢山民私誌條

葉大同字會之蘭谿人為入重氣義言必稽古昔有

友人死而無槨者其家欲責廬以為槨大同曰吾未

死已有木友已死乃無木吾縱死不至剝廬友雖死

不可無廬遂輟視已者視焉兄弟三人其兄紹彭早

世且無嗣大同以幼子後之或謂法廬三分其產大

同曰嗣可三產不可三明義利也義利明則吾兄真

有後矣王魯齋曰世有繼嗣之爭者觀此可不愧死

耶用縣志條

蔣沐字澤甫東陽人居橫城有才幹而個儻尚義即

所居之西建義塾一區割田租一萬隸焉迎致禮部

尚書方蛟峰為之師擔簋負笈者不遠數百里而至

其教法一遵白鹿洞遺規月書秀季考礪石題名二

十名以前給贈幣帛書籍其餘分贈有差喬見山陳

月齋呂存齋繼主師席前後題名者六百八十有五

人名人魁士項背相望里人孫德之宰相賈似道客

也忌其得時名讓之賈以豪俠坐徙廬陵至元中江

右行省詢知其奇士薦授建昌縣主簿以病免歸曾

孫大同字伯康思紹先緒重脩義塾以教鄉里子弟
幾數百人供給衣糧庖湯者垂四十年用黃文獻公集宋潘漢其

反府志

陳德高東陽人辰州太守瑗父也慕范文正公之義
割腴千畝立義庄以贍宗族又設義學延師儒以訓
厥子弟婚宦死喪皆有助焉族人遭困厄不自給者
袖金助之不令人知有貧而鬻產於德高者如其請
畀之金積其入及元互則舉以還之山陰陸游嘗為
為撰義庄記用人物志條

孫浙江通志引
蓋原金華府志
卷傳卷之四不
知何人云法字

姚猷可字君俞義烏人隱居郭西門風度孤騫不同
於物年飢不粒食種菜承松菜茄子啖之無鹽鹽人始但
憂其貧不堪既而見其父不屈稍聽向至老克有嘉
行迄無妄求因遂翁然信重之葉尚書通布衣時嘗
訪之猷可曳破鞋出迎悅如舊識既屬疾度不起以
書造適曰我能守義不辱子宜為我銘臨終戒其弟
曰棺前止須布帛一幅置瓦爐於案知我者當自來
哭其不知者雖哭吾不對也蓋其卓立自信如此用人物志條

對下應有也子

元俞時中字器之金華人宋李遵兵山谷開叔母劉
為元兵所得欲殺之時中聞其聲挺身出曰此吾母
即欲殺當以身代主者壯其言釋劉而挾時中北行
至京師語其事公卿皆嘆奇之使受學羅即中所時
羅方責倖嘉時中才命為其婿父之以薦入翰林纂
次本草遂為太醫令歷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求便
養得諸暨州判官以歸抵家父母壺割已前卒乃為
位制服晨夕號慟如初喪聞者皆為之流涕用黃文獻公集條

吳謙字仲恭浦江人任月泉書院學錄與方鳳吳思
齋謝翱為道義交宋亡同寓謙家翱卒無無嗣謙為
經營喪塋刻石誌墓復輯士大夫哀誄為哭謝編孫
志德別見武功傳用人物志條

胡植字鍾卿宋淳祐間以薦徵入史館歷官至秘書
校勘兼諸王宮講書及宋亡其偕子登仕即時可國
子生時中潛貢進士時亨國學進士時敏及時中子
國史檢閱同老約教俱不仕元扁其庵曰忠孝以自
見志余聞其裔孫石川子授云

鄭鑑字彥淵金華人嘗註心學高說蕪平仲為之序云彥淵優游事外于凡聖經賢傳旁及釋老之書靡所不覽而未嘗阿以為同冥思而默體深造而自得其說直欲適濂洛涉洙泗窺先天之秘其用心亦可為勞矣非儒者能與於斯乎惜夫是書出於三百年之下而諸大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余平生為學不敢偏信成言亦不敢輕出臆說觀彥淵之超詣獨得多所發揮寧無慨然者乎 用縣志脩

金似孫字叔肖蘭谿人少俊敏強記工舉于業文科

既廢遂力于詩警拔有思致善風切人然傲俗寡交好使酒多與忤既薨不得施家事益落感激悲憤一發于賦詠吳師道稱其負才不屑于俗殆古之所謂狷者其詩觸事感時亦足以附于風人之列云 用縣志脩

汪開之字元思金華人獨善之孫也居貧力學與王魯齋為友魯齋故友錄稱其堅勵勇往能自拔於困苦中晴窓夜燈更改互磨剝辨不置始余為為己之學實開端於元思云開之嘗自著貧約有不衣絹帛

不食夜飯不顧僕從不妄收買不趁人情不作雜書不轉假借不轉想事不為妄費不借人物凡十條其卒也魯齋率朋友飲之又請于何北山為銘其塋 用縣志脩

倪公晦字孟陽金華人受業何北山之門與王魯齋為友魯齋故友錄稱其服善喜聞過專志于下學之實仕至轉運司幹辦公事清介廉直有聲于時兄公度字孟容公武字孟德亦俱以學行稱孟德所著有風雅質直六書本義等書 用縣志脩

棄惠字仁卿武義人家貧介然自守不能與俗浮沉唯日夕訓諸子弟鷄初鳴輒起懸燈讀書食時使往從師或值雨淖親持蓋候之還凍餒日不自免聞有佳書輒多買歸伴讀之人皆笑其愚或勸之曰子貧如是何不學他技朝出門暮即可得錢讀書固佳其效乃如捕風耳仁卿笑曰信如子言吾家學將絕吾手矣乃召其子以時謂曰此妾人耳其慎無聽之吾之貧乃由天於讀書何預哉策勵比前益前急其子竟舉賢良三遷至衢州府通判以政事聞仁卿嘗質

田於隣翁已而失其券乃以計給仁鄉至家使重書之或躡其足曰翁券已失矣慎勿書仁鄉嘆曰吾甯得錢而因失券負之如內愧何其誠慤蓋至此

用潘漢文

集

李寓字至隱東陽人性怡澹質直嘗習詞賦為舉子業值宋亡遂隱居不事進取日以文史自娛手不釋卷邑令以下咸禮敬之壽逾一百一歲而終胡助為作期頤傳表焉所著有隱居雜稿若干卷

徐鈞字乘國蘭谿人父時升仕汀州知州鈞以父任

為濠州定遠尉宋亡不仕家故多書惟以經史文章自娛款致金仁山先生于家教其子朝夕以脩己治人之道相勸勵著詠史詩一千五百三十首許白雲張子長黃縉潘御皆為之序云

用縣志脩

元呂默字審言東陽人自號白玉山人隱居不仕問

學該博性嗜吟詠鹿皮子陳樵見其泰素擅詩有秋光有白生虛室春色無青到朽株之句深加歎賞所著有耕餘野唱集若干卷

用人物志脩

袁仲仁名大珍以字行金華人敦行信義養二親以

早諫子

孝聞兄大通客死未嘉仲仁不憚勤親往取遺骸歸塋先隴嫂張氏吳氏寡居無子乘居海菴吳居鄞之故里俱迎致而終養焉二姊適甯氏皇甫氏早喪所天男女執執養于家且為之婚嫁其男女置田廬以贖其生友人張邦彥希自雲南經歷致仕于家一日夫婦俱為仇家所殺盡劫掠其財一女銀奴甫生仲仁往哭之抱其女歸撫如己女日夜為踪跡其賊竟得之伏法鄞人蘇甲趨公事來金華病莫能行同事者委之而歸仲仁適見攜還家迎醫治其疾疾愈其

諫下脫字或係以拾而字供考

人德仲仁不忍背去憫郡民貧者無塋地每至焚屍沉骨負郭有沃地直可五千緡輒捐之為義塚鄉里咸稱曰義士云杜紀善桓嘗為作傳

用縣志脩

朱士真名助以字行金華人其居址今割隸湯溪性

孝友樂調窮匱尚惇厚以勝倫薄與禮讓頑鄙兄士

安謫戍麻陽歲具衣錢供給事母極其婉順每於歲

旦出粟貸貧不取極其息以為母延年之祝宗族媵

故既於貧窮患難者必厚贖之里中有甲當償乙者

償之不及五十緡乙索之不已士真代償之其他善

趙國公下蘭谿游兵侵擾居民李可趙見趙國願嚴軍某以安民業趙國授以大杖有犯某者令得杖之由是軍旅欽戴民皆安堵焉

行甚多典籍王杰嘗為之作傳用賢達傳及縣志修吳荷字季可蘭谿人一國初趙國公鎮嚴州蘭谿民有越境就食者遷得之以得為謀欲置之死李可請見其部領謂曰此平民耳無能為也乞縱之全活教十人既而趙國公下蘭谿游兵侵擾居民李可趙見趙國公下蘭谿游兵侵擾居民李可趙見趙國願嚴軍某以安民業趙國授以大杖有犯某者令得杖之由是軍旅欽戴民皆安堵焉

夫主頃之失者泣而至覓民詢得其實舉以還之其人分半相酬覓民却之曰吾豈利若物哉其人泣謝去覓民後嬰疾危甚夢神人謂曰汝還珠之德賜汝長壽復示藥方服之果愈年至八十六乃終明韓循仁字進之其先金華人明經潔行隱居授徒一時名士如宋濂吳履皆其深交元末兵起避地居永康之岡谷專以山水文籍自娛貧寒無所介意宋濂嘗為循仁作菊軒銘稱之曰進之耆年碩德為後進矜式濂四十年老友也所著有南山集

應恂字子字永康人醇朴好古博涉書史治家勤儉自足一介弗苟取於人訓誨子孫教授門徒必依於孝友勤儉禮義忠信嘗自贊曰不能執中寧過於厚不能有為寧過於守晚號純朴翁所著有純朴翁稿

許頊字時舉東陽人從游王汶之門篤志好學汶遂以女妻焉以春秋領鄉薦因遇疾罷試禮闈性孝友父母有疾不敢離側既沒却酒肉廬墓三年每過忌辰悲泣如初喪事兄堪垣如事嚴父至死弗異農家素饒裕平生食不重肉衣不華飾淡泊如寒士其卒也侍郎謝鐸為銘其墓

徐蒙六永康人正統十四年括寇掠境居民多避窳城邑總于兵火先是縣收折縣銀糧數百兩付蒙六傾銷未交官而寇至蒙六以棺貯埋土中而逃人無知者後寇退官將重徵于民蒙六橐其銀以獻曰銀故在勿徵也官大異之顧而嘆曰此善人其後必昌今其子孫多殷盛人以為積德之報俞統永康人成化十九年大水家被衝沒妻女俱淪

死先是有商人市苧者寓數十金其家而去至是商人泣而至統曰無庸爾為也家雖破銀幸收檢尚存單而還之弗與毫釐云

金華先民傳卷之十終

金華先民傳後序

世際成周人文私定貴時惟齊魯晉鄭著號多賢羸炎以還風氣彌豁則吳越翹楚於斯為盛考德考德較烈未讓中州矣然而孕璞非一山鼉米擅名於崑岳產珠非一洲夜照並稱於合浦豈不以川嶽饒秀故珍瓠寔繁物固有之于人為烈若乃一郡之內八邑之間上下數千載後又燁聯譽髦增作前後輝映非其地靈氣淑其能爾乎茲維浙左金華荷歎盛矣永康應會憲君仁卿負宏衍之才精人倫之鑿振跡藝苑標聲仕林朱顏解組博趣縹囊素髮操觚研神野史悼夫御彥肇遊懿行泯傳信國史之漏則逸民抱遺珠之戒遵方志之略則後學誤捫教象之盲于是遠接列史近網逸編參遺論於舊聞酌公衡於獨斷輯金華先民傳分為十類列姓氏若干人以道藝彙其優劣以世代次其後先異同核其詳略得體辟之鐘簞並陳官硃商別寶藏齋韞壁合珠聯科似聖徒評非月旦真琴郡之良史尚論之昭鑑也方之汝南先賢襄陽耆舊諸編斯其上乘矣乎走不佞勉綴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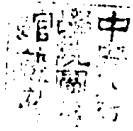
5
2121.5
16a



ZW 21181808514122

2072200

辭用酬嘉命未能遠獵漢苑徒欲近訪南朝無補名
流有汙芳帙伏惟俯賜刊定別求首序姑置末篇庶
自得冠玉之飾亦不辭續貂之耻矣
嘉靖壬戌歲秋日
賜進士同知金華府事前工部員外郎吳郡周後叔
胤昌甫謹序



金華先民傳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應廷育撰廷育字仁卿永康人嘉靖癸未進士
官至按察司僉事是書取金華歷代人物自漢迄
明各為之傳分道學名儒名臣忠義孝友政事文
學武功隱逸雜傳為十類自正史外並參以諸家
文集及家狀碑記於每傳之下各注明用某書蓋
倣金履祥通鑑前編之例所據舊籍共四十餘種
而其大概則本諸敬鄉錄賢達傳金華府志三書